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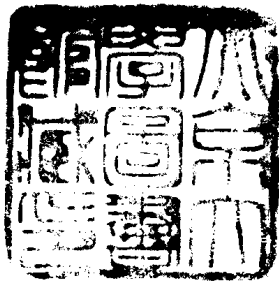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四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ZC01/1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四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2.25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圓

經部第一四三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集古傳註二十六卷卷首一卷或問六卷

〔清〕邵坦撰

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刻本

..... 一

讀左補義五十卷首二卷(一)

〔清〕姜炳璋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 二六三

春秋集古傳註二十六卷卷

首一卷或問六卷

〔清〕部坦撰

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集古

傳註二十六卷或問六卷》提

要

克寬先生存秋集古傳註序

孔子作春秋上於天道下質人情考之古參之今據事直書而撥亂反正之思隱然寓焉其之表後傳因其文約詞微體例始歸彼此前後不同於是乎為之傳註左氏公穀而外講是經者不下數百家求其上探淵源深明體要與當年之大書特書撥亂反正之微旨一一有當者甚寥寥焉然或各有所見互有所長畧其短而取其長自足以羽翼微言闡明聖教此克寬先生存秋集古傳註之所為作也先生姓邵氏坦名安徽泗州五河縣人歲貢生家貧嗜古學研心經籍錢與外間斷絕見問生平撰述於詩序傳論皆有發明而於二百四十餘年之大義尤能洞悉其微而皆有以窺其大畧教十百

春秋集古傳註卷首序

一

家之傳例不惟考訂其說而皆有以辨其是非是者從之非者駁之意雖是而未暢論有偏而可疑者則姑從其說而以己意參正之又以或問申明之善乎先生之言曰其仍遺其為孔氏之春秋而已乾隆間

聖朝敷幸江南先生屢欲獻其書而無由一時名公鉅卿典學至泗者耳先生名爭快觀其書欲為之表章而不果聞先生易賈之時顧其子若孫曰我一生精力全在集古傳註一編無妄棄遺失倘後之人稍有力能鉅刻之以行於學宮使聖人之遺經不為浮言所蔽而後儒知所適從庶不負余平生之願力云云今年三月其曾孫蒞州虞部雲鶴揀發南河學習特出是編求校正並求為之序以付梓人余因得縱觀其全編綱舉其義類反

覆詳求漢狀先生之深於春秋也於古法中其特見於  
眾論內有定計綜聖經之前後意義會通貫串博考而  
吏前是不惟聖人之道昭然如日月之經天並後儒之  
傳注是諸者孰細孰優皆得以判然著明而不夾其衡  
先生之苦心孤詣易容沒哉余故取取焉而為之序  
咸豐九年歲次己未仲夏之月壽陽祁篤藻

春秋集古傳註卷序

二

春秋集古傳註序

克寬部先生著春秋集古傳註二十六卷或問六卷乾  
隆間兩江總督上其書於

朝經當時備臣校勘載入

四庫全書經部第三十一春秋類一百第八卷先生安徽五河  
縣人卷中題作淮安人或係進書時傳寫之誤按先生  
作書二十年始成壽陽祁相國序云乾隆間

翠華南幸先生屢欲獻其書而無由一時名公鉅卿典學至泗  
者百先生名爭快觀其書欲為之表章而不果則先生  
在日其書固未顯也先生歿後百餘年其曾孫荻洲虞  
部出家藏原稿謀付剞劂而問序於案竊維說經之有  
門戶自春秋三傳始左邱明身為國史聞見最真公羊

春秋集古傳註卷序

三

毅梁同受經于子夏所說已不能無異後之傳是經者  
或顛守一師之訓更非叠勝黨同伐異攻擊愈多經義  
愈晦譬之醫之治病始也以藥救病建誤一藥則又以  
藥投藥轉轉訛謬所謂源遠末益分者與先生是編  
事蹟據左氏其所集傳註則兼採漢唐以來諸家之說  
融會貫通而又問出新意發前人所未發如春秋首隱  
公之義諸儒皆謂傷世無道先生則謂隱公于次當立  
而攝讓出於私意也隱二年夫人子氏薨三傳互異先  
生証以全經而定其為隱母也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  
邢諸儒皆謂傳寫之誤先生則謂考全經書名之義而  
知滅邢者既滅其國又殺其君也惟改君氏為尹氏孔  
子越境乃免之言及滅楚邱一條傳註與或問兩岐伏



讀

四庫全書提要特舉此二條駁正則全書之善惡可知矣先生  
世居五河南鄉績學不仕以明經終所著尚存毛詩書  
音集古序說今佚孫洲名兵鴻讀書成進士由部曹改  
官外仕益能世其家學者讀是編喜先生之羽翼微  
言嘉惠來學而又幸孫洲之能守先澤也是為序同治  
二年歲次癸亥孟秋之月盱眙後學吳棠撰於清江營  
次

春秋集古傳註卷序

四

春秋者誅亂賊之書也。平賊之嚴誅奸諛於既死以正君臣之  
大義使大逆不道之臣子縱幸免當時之誅不能逃後世之  
惡名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自左氏有秋君君無道之說當  
時六卿分晉三家僭魯造為曲論而左氏述之已失聖人之旨  
唐劉知幾史通云賢君見越而賊臣是黨求諸例理有為違  
元趙汝亦云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君父天也魯君不君得  
失之地乎其義正矣嗣是說春秋者一壞于杜預再壞于胡安  
國當世盛行而經旨日晦鄭君射王中肩而杜以為邪志在位  
免王時之非以孔父仇牧之忠而杜皆深文周內肆其說詳胡  
傳聖洩帝之死而斥李札之名賢河陽之狩而以為全其忠是  
虞之幸而以為略其愆竊謂杜既習見典午之篡欲胡又窮舉  
奸相之議抑二君心術若此宜其解經之頗也泗州部克寬先  
生著春秋集古傳註二十六卷或問六卷其會孫孫秋洲太守以  
家藏舊稿見示余受而讀之各萃先儒之說斷以己意而於杜  
胡二家從其善者不為曲徇可謂擇精諦詳矣先生深斥感麟  
而作與文成致麟之說為粘滯附會善夫家則堂之詳說曰春  
秋賦亂賊同王法之書也始于魯大亂君之亂以三世終于齊  
大亂君之亂亦三世陳桓公君孔子時不行春秋所以作亦  
春秋所以止此說深得聖經之旨何取于感麟之附會哉聞畢  
即歸其稿附錄圖言以貢太守并以告後之善讀春秋者  
同治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山陽丁晏書後

春秋集古傳註卷序

五

春秋之作游夏不能贊一辭聖人既沒諸弟子迺以所聞轉相授受不能無同異至漢惟公羊董梁二傳傳於學者左傳後述其述君子之六有失之誣者魏晉間學者多治左氏范甯注穀梁時有反唇而二傳浸微漢晉間專門之學遂廢自是以後著書益多雖空境湖入自為例欲折衷一足難矣橫渠張氏謂非理明義始始未可學朱子亦言春秋義例時亦近見其二而終不能自信於心然則春秋一經其終不可通乎善哉子孟子之論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明乎春秋之作所以維王迹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明乎王政不及於諸侯不得已而與而與亦所以尊周也曰其文則史明春秋為魯史而夫子本先王之義修明之知乎此則知以夏時冠周月之非而黜周王節之說其獲罪於聖人久矣董子曰春秋甚幽而明

春秋集古傳卷序

五

無傳而著又曰春秋無達例此謂學者宜原始終實事求是不可徒徇傳說以自綱而非謂傳之可廢也得此意以治經而諸家之離合庶幾可見矣五河郝明經克寬氏今蘇州觀察家嘗謂也食貧遺學二十年成春秋集古傳註二十六卷於古人之說無所偏主合於義則取之有不能盡者參以己意無可取者直以義正之又恐讀者不明其取舍之故別為或問八卷發揮其蘊奧並附問大吏經世著目於四庫全書提要迄今百餘年學者慨慕而不得見觀察將授之劄劄以示後世屬序其概時兩受而讀之其持議平無深文苛察之弊其比類切無牽涉疏謬之談理當其可而不苟異同詳達而止而不煩馳騁以此由孟氏董氏所論而上窺筆例之旨其不榮於眾說而有所折衷學春秋者之最也觀察續承家學

而公之扶林亦無忝祖德者哉時兩老而荒經無引引申鄭先生著書之意而以附名簡凡為已幸也概其嚮往之私如此

三

同治十一年歲次壬申孟夏之月全椒後學時雨

春秋集古傳卷序

六

存秋序

易曰義以象文教有宗聖聖相承源流不息心法治法無  
 味者也然三帝三王躬聖德而得時位故舉而措之無雜獨  
 孔子生於衰周天既未欲平治天下而其學實能法天地綜  
 帝王集聖聖之大成謂非天之為生不可聖人上承天心知  
 世運不能治而無亂而後聖之世不可無治法以維持於  
 其間治法之所出必本於帝王以來相傳之心法道既在已  
 可無以垂法於萬世乎於是因魯史而筆削之其書蓋成於  
 晚年故七十子之徒無言及之者獨孟子以為孔子作春秋  
 是太章之功在孟子矣其論治統則謂春秋天子之事引却  
 我罪我之言以為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治法之所  
 繫莫如春秋其論道統則謂詩區然後春秋作引其義則某  
 竊取之所以為不同於晉之乘楚之檮杌是心法之所寄莫  
 如春秋山是觀之孟子固深知春秋而其所以為說者皆必  
 衷以孔子之言然則孟子以前百餘年孔子自說春秋之辭  
 固猶在人耳目間也惜齊魯之儒不能心知其意以傳其是  
 者如孟子曰自是以來幾二千年儒者之稱述難以編舉獨  
 趙子之說則得子所謂中庸為得其要領茲於此兩言有悖  
 潛玩既久則知聖人從心不踰之妙隨筆所至義類環生賢  
 者皆當俯而就不可背者皆可仰而企竟命辭以允執萬象見  
 而知之湯文間而知之皆是物也使堯舜生當定哀之時吾  
 知其舍是無以為教矣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在  
 茲而不能播諸天下後世將蘊諸聖人一心而已乎吾知聖  
 人有所不忍也其作春秋以垂文教是其所以師表萬世者

春秋古傳註卷序

七

山論語以言見猶待於門人之記春秋因行事以見聖人之  
 用固其所乎可以為一生之業莫大於此也倘因其義之難  
 通而視為孤經聖道隱矣故不自量集為傳註復為之約其  
 源流序其作經之意云  
 乾隆乙丑三月戊寅邵川序

春秋古傳註卷序

八

春秋集古傳註序

春秋孔氏之書也經文既簡而意該非傳註無以明之乃  
隋王通云自傳作而春秋之義散論者謂其言之或過而  
不察其見之為真也傳者傳其事也使第傳其事又何必致  
疑其而傳者多論之之語其人之造而既未足以窺聖人  
之堂與則其發為論說固皆憑臆而造牽經文以從己成一  
家之言若是而稱曰某人傳註春秋即為某氏之春秋而非  
孔氏之春秋矣矣不可耶然則說春秋者宜何如曰據傳之  
事以推明經文所書之意不施於聖人探事之模範取義既  
合乎中正推之而可行行之而皆準世變雖百千其態而哉  
成不惑於毫髮之差如是則古今一揆之旨如日月之經天  
江河之行地人人皆可得而見見之皆可得而學而後聖人

春秋集古傳註卷序

九

筆削之深心不蔽於護殘守闕之口指雖多而不離其本語  
雖詳而不碍其通常持此以衡古先大儒之說得者固多而  
失者亦不少也自漢以來晉杜預一集其成而其注遂多確  
不可易者矣歷隋唐宋而臨諸出明道先生以爲開元秘書  
言春秋者七百餘家今大全所載增以元明而祇存百餘家  
此百餘家又有詳有畧有偶一言之中者有屢言之而偶  
中者有屢言之而多中者亦有不中者其屢言之而多中如晉  
杜預唐孔穎達啖助趙匡陸淳宋孫復劉敞孫覺程頤許翰  
胡安國高閔陳傅良張洽趙鼎飛家鉉翁元吳澄此十七家  
集中多擇用之此外言有中者亦不微遺至於經文有本不  
可以遷就其說者而諸家互有偏執竟使聖意終晦則不憚  
參互考訂勞精竭神以求其義之安集中如此則大疑者三

百餘條其他傳載顯然而未經融合其說者亦必撮傳意而  
說之如此者亦百餘條實昭昭而後古註漸少大抵人之精  
力有限故如此耳今亦必如前逐條發明又取會盟侵伐等  
例先備所已言者與所未言者纂輯十五篇并於古首以爲  
提綱綱維之資遊用古註者本心也必無可遺而始自爲說  
要其要其爲孔氏之春秋而已夫春秋所載上自天文下  
至山川草木中括朝廷典禮以及立心制行經緯萬端無所  
不統既有作於前豈可不大彰於後將謂春秋祇利於二百  
四十二年而不利於千世萬世之後乎不學春秋則不見聖  
人之全身而所謂尊聖者猶未至也聖人惡鄉愿其作春  
秋明是非定猶秉後世未全明乎春秋恐賢豪間者猶或流  
於鄉愿也宋有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是商鞅之法者

春秋集古傳註卷序

十

送爲廷臣所尙不猶是鄉愿之氣象乎學者欲一言一行不  
涉於鄉愿惟究心於春秋之法而已是集雖未及夫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而於伊川所謂於一言一事求聖人之用心  
者庶幾其不義云  
乾隆乙丑二月戊子邵坦序



春秋左氏傳說

吾民之傳至今可謂大有矣而學者皆疑信之見其原皆由於管子許季之說管子之說益由於范寧左氏說而當其失也諱之諱此其故又皆由於漢之時左傳後出遂滋異說耳據唐陸德明所考左傳淵源有自始則管仲傳之漢時則賈生謂之賈生最早遇之漢安言治末戰以見書上開故文景之時未列於學官而董生略學未見左傳祇得公羊春秋而習之故公羊說行范寧方注穀梁故不專信左氏而管子論文前以為浮誇異於春秋之譯嚴夫左氏之文充類廣引誠有如管子所謂浮誇者至其載事皆本於當年之史策非臆撰也苟因其辭華而並疑其事實是蔑古也蔑視此書又何從而得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迹乎故先儒謂左氏所記皆

春秋左傳註卷之七

十一

有案據之書此言得之其間偶有貽誤亦非妄傳如謂莒莒弒君因當時人皆以為弒君也如記鄭伯卒于春正月叙述偶差亦因魯史未書鄭伯之卒也若其論斷經義合者少而不合者多亦其諸力未遑於可與權之域故其所謂禮也乃列國之所謂禮也非聖人之所謂禮也其所謂君子曰乃其斯度之辭非聖人之本論也其發凡以言例合者十有三三不合者十有七八也今讀其傳不可輕信其例要必參觀經意不可輕疑其事要必融貫合經其事有不見於經者聖人之所刪也參考之而經意愈決矣杜預以為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釋理或錯經以合異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誠知言也其書止于穆悼公之時其人之後聖也無疑而亦不甚遠也後世以秦始有臘祭而左傳有虞

不臘之言疑左氏為秦人抑思秦處西陲其地皆寒其有臘祭安知不在穆公以前而魯與秦亦近西北安知不皆有臘祭乎此未足以為斷也况秦初并天下即信李斯焚滅經書又焉有一人敢出而作春秋傳乎胡氏以左傳繁碎之書對帝言之故其解經雜用公穀信左不專其書不能為全璧也宜哉

春秋左傳註卷之七

十一

公羊穀梁訓詁義問之功為多先儒稱其清俊裁癖其  
文辭則皆然矣其義理不皆然也豈非聖人之道大中正  
得其傳者言而中失其傳者語之弊乎唐啖助趙匡宋孫復  
劉敞皆披經義以吸其說其詞者多矣今其與存者尤不  
可以不擇所從也韓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  
備而盡識也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  
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源遠而益分公羊穀梁何所  
謂承其末流者乎語其序則公羊先而穀梁後故穀梁善辭  
多同乎公羊而往往小變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至其敘述時  
事有與左傳合者其辭亦大異有與左傳不合者其辭更詭  
詭全非國史之體蓋取民間之私乘而潤飾之未可據以說  
經也如充饒破抄友琴相傳正所謂先生雜言者今以朱子  
所云公穀去聖既遠都是想像胡撰因此而欲盡廢之則實  
始開解經之法而有所不可也故莫若擇焉而後議之為  
得也

春秋集言傳義卷二

三

凡例

經文悉遵用左氏本惟紀子伯左作昂戶氏左作若鄭輸  
平左作淪三字不用左氏以其近似而訛也此外悉用左氏  
蓋逐一詳考之其義確也

據左傳以說經是此集本意而不引用左氏全語者蓋引其  
全語數句恐所遺者正多也故止撮其字眼指歸以立說而  
左氏全支因此而益富全讀矣

杜注集漢一代羣儒之說確切者最多不擇其確切者讀之  
恐於經之文辭先有所不達也故首載杜注而其未確者不  
錄

孔疏就杜注而分解之博洽多通其繁辭不勝裁切要者必  
錄之

春秋集言傳義卷二

古

啖趙二子推明經義片言居要陸氏師其說以傳於後精粹  
多此唐一代之特出者也然少有不協亦不敢徇焉

宋儒言春秋者最多今擇其大醇者十餘家尚氏於討亂賊  
正人倫言之剴切故得列於學官其實春秋不止於此類而  
已也向使無一秋父弑君者其時遂得言治乎孟子固曰世  
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則其所該甚廣也孫氏則言一論切允

當者尤多高張陳趙家氏融貫詳明者不少故取其於經義  
尤備者用之而其未甚合者置之不必駁也他如石介王沿  
楊時胡銓集中取用其說皆極精當但不多見不得比於孫  
劉十數家耳

一元儒吳澂誠議不減於高張其他儒有一言之中者固皆取  
之

明儒言存伏者雖多誠恐遂矣然亦有非其言而此條經意  
卒不能明者何故不偏題而取之也汪克寬李王世燾卓  
爾康等數家是矣

取用先儒之說各標其姓以識之不必全錄其名字以其皆  
開列於首卷也世燾同者後出則錄其名

一著述無庸自標其集凡自說之條遂云參曰正曰者非敢自  
拔也蓋家說林立不標明恐不醒目

一凡傳參曰者參用傳感及先儒解意而非錄其原文故以參  
曰起之曰者專出己見也即有可訂正於其中亦皆謂之參

一凡補正曰者或經例顯然而古今說者不能發之或情意  
據而古今說者偏背不能達之或先民善說者片言居要而

後來說者不能推明之或執私以害公或見小而忽大其弊  
不止一端愚竊究其旨殫力發明之說來邦易曉也故加正  
曰以起之

春秋集古傳註卷第 圭

春秋篇目

卷首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第九卷

第十卷

第十一卷

第十二卷

第十三卷

第十四卷

第十五卷

第十六卷

第十七卷

第十八卷

第十九卷

第二十卷

第二十一卷

第二十二卷

通例彙纂

隱公元年至

桓公元年至

莊公元年至

莊公元年至

莊公元年至

閔公元年至

僖公元年至

僖公元年至

僖公元年至

僖公元年至

文公元年至

文公元年至

宣公元年至

宣公元年至

成公元年至

成公元年至

襄公元年至

襄公元年至

襄公元年至

昭公元年至

昭公元年至

昭公元年至

春秋集古傳註卷第 圭

第二十三卷 定公  
第二十四卷 定公  
第二十五卷 哀公  
第二十六卷 哀公

春秋左傳卷目

一一

引用先儒姓氏

漢董氏仲舒

徐氏邈

何氏休

晉杜氏預

隋范氏甯

唐孔氏穎達

啖氏助

趙氏匡

陸氏淳

李氏瑾

宋孫氏復

邵公

元凱

武子

仲達

叔佐

伯循

伯沖

明復

春秋左傳卷目

一一

石氏介

王氏沿

劉氏敞

杜氏諤

孫氏覺

程氏頤

蘇氏轍

楊氏時

葉氏夢得

呂氏本中

許氏翰

胡氏銓

守道

聖源

原父

莘老

正叔

子山

中立

少蘊

居仁

崧老

邦衛

祖徠

伊川

穎濱

龜山

石林

澹庵

祇傳纂例一書後所用例語是



王氏棟	彦光
胡氏安國	東侯
高氏閱	即崇
陳氏傅良	君舉
呂氏祖謙	伯恭
張氏洽	元德
戴氏溪	肖望
黃氏仲炎	若嘯
趙氏馮飛	企明
趙氏孟何	木訥 <small>與前同姓列傳皆伯符說發傳皆木訥說也</small>
黃氏震	東發
呂氏大圭	圭叔
家氏鉉翁	則堂
趙氏與權	
元吳氏滋	幼清
陳氏深	子敬
程氏端學	時叔
王氏元杰	
鄭氏玉	子美
李氏廉	誦山
明汪氏克寬	德輔
李氏本	明德
趙氏恒	彭山
王氏樵	明逸
	方龍

蘇軾詩集卷之二

二

黃氏正憲	去病
卓氏雨泉	天如
張氏溥	

蘇軾詩集卷之三

三

春秋通例彙纂

年時月日

正曰春秋之名杜氏錯舉之論確矣然魯史之所由錯舉春秋以爲名者蓋前古之史與列國之史編年紀月記日而不書時惟魯史必書四時故得於四者之中錯舉其以爲策書之名也既以春秋名其書故月日或有不備而四時無不備者其偶闕一二乃後世傳寫脫漏爾○孔曰年時月日四書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益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史文既有詳畧他國之告亦且有詳有畧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况仲尼從後修之何由而詳之乎既有詳畧不可以爲獲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正曰以日月爲獲貶公穀之阻例也先儒亦既辨之矣然其事實有必察年時月日而稽者則其所係甚重也故愚每於日月考之而得舊說之所忽集中間有之

錫歸朝聘

錫子也天子寵嘉諸侯則有錫命然其或曰錫或曰賜何也文既不同義當有別有因而子曰錫無因而子曰賜皆以命爲言則以命爲重也或云賜以命圭或云賜以命服物各不同其有命而以將之則一如昭七年追命衛襄其辭可考僖二十八年策命晉侯雖有大輅等項然云策命則命爲重也莊元年錫桓公命因魯主于姬之昏而追錫也文元年開始即位而錫也惟成八年無事天子或降以殊恩誠爲無因故異其稱曰天子曰賜也○歸餽也有物賜之以示惠但指其物而言故曰歸

春秋通例彙纂卷一

一

春秋通例彙纂卷一

一

歸合歸朝歸服是也歸之爲言列國亦得用之秦人歸從是也若錫賜則不敢干矣○朝者親君之禮稱周之盛時諸侯五年一朝於天子東遷以後諸侯不時朝王者不朝之貶亦不能行於列國故經不書諸侯之朝主而於內之朝又皆因事以書凡以見諸侯之廢朝禮也書齊鄭等國來朝魯者又以見小之朝大書公如齊晉者見其專事強國而不能朝京師也宋衛未嘗來朝國勢敵則相聘而已○杜曰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家曰春秋時爲會爲盟皆非盛世之常典惟聘禮近古王制之所得爲也然聘不皆書惟天王使下聘不以小大皆書大國之使來不皆書有故則書列國之使來不悉書有所喪貶則書魯大夫之聘列國亦不悉書有故則書汪氏克寬曰經書公如他國者朝也書內大夫如他國者聘也故趙子以爲凡內朝聘書如以異外也

會遇平盟

周禮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王朝先爲四方之禁約有時會諸侯以發之傳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正謂此也曲禮諸侯相見于隙地曰會乃謂春秋所書之會諸侯相見者也會而不爲盟者以謀事也會而爲盟者以結其交也兩君相見曰特相會三君以上曰參會衆多曰殷會先儒謂凡書會皆惡之此揆以盛世諸侯不私相會爲是言爾其實春秋之時會盟征伐列國之大事天子欲作春秋舍是無可書矣不得以皆惡了却經旨也其書之者謂即以今時之所尚而論之亦有大中至正之理存焉惜乎其某事失之過某事失之不及某事顯然大悖某事雖微差而卽爲大謬此所謂見諸行事者也

凡會皆書爵以其為嘉好之事孟子所謂朝廷莫如爵也非書爵即為衰惟北杏之會諸侯始尊桓為伯犯不禮之罪聖人別其爵傷王降而伯一經之變例也志內之會則曰公會其不言公而但言會者誰公也志外之會則曰會于某又伐伐盟盟而言會者外為主而內往從之也及者內為主而與之也○遇者衍古遇禮而私謀二國各簡其禮若適相值者不使人知其謀也○平者平其忿怒即傳所云成也國勢相敵而日平交相平也小國之從大國而日平請服也以一國而平二國解怨也凡書平者皆成而未及為盟之漸○凡曰請築各有表字上事天子秀文鄰國天子不信諸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違背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禮曰社牲曰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

春秋列國表

三

國盟曰盟盟其辭謙  
伐伐圍人  
正曰若伐伐者先備以爲備諸侯之損與大意因不出此然伐之義應代傳註無確切者尚氏的謂將罪致討曰伐諸師掠境曰伐以爲確矣愚謂不然使亦有管罪若言伐于之無登不替其罪而伐且討不可以釋伐孟子言天子討而不伐豈非不易之論伐亦非諸師齊合八國以侵蔡豈能諸行乎然則何曰之伐者攻擊之辭故伐木伐水皆言伐齊氏履謙以爲伐者謂之犯名引則禮九伐以証之經有言伐而又言圍者曰伐而又言圍者言伐而又言取滅者其言戰圍人取滅而不言伐者以伐可知也此論甚善伐者近也揚兵聲言可以言伐而不可以言侵必貫踐其境實被以兵而後言侵楚侵郢囚其帥

春秋列國表

四

戰敗取滅  
戰敗取滅

傳曰皆師曰戰謂兩君既成列兵刃相形存秋言戰謂其因怨  
合兵戡民以道故孟子曰無道也戰而敗則言師數戰勝負  
相當則曰戰而已志外之戰不志伐以戰為重也古之戰  
行先言後者內言戰言戰也其不言伐而但言戰者皆敗  
也後言及而不曰內言戰者皆不虛敗變例以者納子糾不克  
即子糾敗可也○傳曰戰曰敗胡氏祖其說曰誦道而勝  
之曰敗是皆不深考也志內之勝告曰敗某師告文以守內也  
子內之敗離之于內之勝則不虛矣故皆言公若左師左氏見  
傷有出於計謀者遂以詐戰為言其實不皆計也言之敗秋皆  
曰敗者皆文以器外也豈皆詐哉故謂敗之為言與敗績同  
文一任上一在下爾大崩之說亦太泥力屈而北即敗績也豈  
必鳥獸散乎○取之為義趙子為確其言曰凡力得之曰取不

春秋通例彙纂卷五

當取也不是其專專雖取本邑亦無異辭又曰凡內取之邑不  
繫國者皆本邑管邑皆為他國所奪今却取之既是本國邑不  
可繫之他國爾其論徐人取舒曰國而曰取不絕其祀也由是  
推之邑皆言取取車斐取長葛取邾是也國曰取者本是小國  
取之以為己附庸仍存其主不絕其祀取須句取邾邾是也項  
書滅者實絕其祀云滅也胡氏滅而書取為君隱之說穿鑿  
極矣其謂志虛而得之曰取則專為取帥言可也○滅國大惡  
也傳曰勝國曰滅之胡氏曰毀其宗廟社稷曰滅皆未確也狄  
入衛鄭入泅毀其宗廟社稷矣胡不曰滅也滅者存併之辭破  
其國奪其地絕其祀此其罪大惡極故皆書人以深貶之言罪  
當視其所滅也又諸侯陣亡亦曰滅以君為重也

執獲戎救

決者就而擒之也或因來朝或因在會或因入其國執之者討  
之也然諸侯無置征討之義况又因事執乎故皆傳人以貶  
之惟晉文執曹伯其討其罪是皆備置置有務討其罪全執  
得其罪又不以誦其國故皆傳所以示其罪也○執者戰而得之  
也杜曰國君生前曰獲死曰滅大夫生曰告曰執亦言獲以  
狩而得之也傳例曰得用曰獲獲國君何用乎獲王大有用  
矣何不云獲而曰得也蓋得其所本有者爾所以明先王之分  
器世守之而不可失者也○成者益兵而守之也或所守之地  
或險要之處其本境師徒不足以守禦故益遣兵以助之守也  
成卒必有歸故公曰買成衛不卒成刺之○救者救其患難  
鄰國有救患分災之義故書救多美辭然亦視其於義何如耳  
若伐者合義則救者各為其私而已楚救鄭衛衛人救陳豈曰  
予之乎而以為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泥難而不可通矣又  
云救在此則罪彼何牽引無據也惟救而書次則罪其緩救而  
書以則罪其詐是為經旨

春秋通例彙纂卷六

奔者逃往他國以避禍凡君奔者皆其臣逐之也而經一以自  
奔為文所以明君臣之大分臣子不得加惡於君父也然為君  
而出奔則其躬為不道不能於其臣可知矣臣之不臣逐黜其  
君亦可知矣古臣奔者皆躬負罪惡懼討而出奔也故陳氏傳  
良曰凡奔非其罪不書奔某國見某國之黨逆臣也傳曰君  
子道不道非國而經所書皆臣之奔多往盟國蓋欲因以為亂  
也其實一書奔而罪自著矣本國之不能正典刑而至於佚賊  
亦著矣列國之奔皆言出不言出者非自國中出也滅國之奔

奔叛放殺





年之後聖人固皆默識其所以然而學者則難枚稽其數也

宮廟城築

古制左祖右社古人向有社者神位故祖廟次之周禮之曰太廟伯禽之廟曰太室魯公廟公孫說如是然魯宮廟之制所書其明從未有社之者是將桓公位公院大昭位之昭太廟而下有社餘昭穆皆也魯信天子禮樂他皆有微惟昭三昭未明昭其辨昭穆之制用昭穆昭穆亦未可知昭昭穆四宮皆不惟說記禮者所謂是昭廟王考廟祖考廟廟是也其辨說者皆別立之宮集中詳之○孫氏曰城邑宮室高下大小皆由土制不可妄作是故城一邑新一廟作一門築一園時與不時皆詳而錄之時謂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非此不時也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力重典作察

春秋禮制卷九

九

魯公之深有也葉氏清臣曰城郭雖立以為國非恃以守國故先王成國設障修之於無事之時而魯城多出於畏齊畏晉畏邾莒不然則大夫疆而自城其邑或過其度未有無故而為也既不能愛恤其民以時舉其政事至而旋為之備以奪其時此經之所以書也○築者興修之辭先儒以城為完舊築為創始殆未深考也城不皆完舊也上經魯登因其舊而修之乎築之為言春秋不以施之於城蓋謝苑固可云築也由此推之耶之言築亦祇邑屋墻垣而已

蒐狩軍賦

蒐狩軍賦所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誠先王之制也而周禮謂蒐苗獮狩因振旅裝舍治兵大閱而行之且因田而獻禽以祭其祭名曰社社者然與詩所謂祀祀祭嘗者不合蓋此數者名目

皆古所有而周禮從後代服官之不能無誤惟時乃成周盛時所作其曰于公先王則四者皆宗廟之祭無從因田時之用以講武不過古制中之一端爾春秋時以兵事遂用其制以講武

仲虺之言之蒐曰于敵虜于童子夷經書皆之蒐曰于紅于其滿丁呂問皆習戰也既多違時復非古法故書以誤其書行書又皆違敵之事非禮其矣河陽之狩托名以尊天王非設狩也苗圃之制蓋不行矣非因經不書而知其不行也以其屢書蒐而知其不行也倍伯又言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夫兵乃要務豈可三年一治之蓋謂四時之田已講習之矣至於三年國雖無事又一大習之經書大閱即謂此也其書治兵則因師次于外非舉國之兵皆在又非當大閱之常期故不言大閱而曰治兵且古有出而治兵之名故云然周禮編之以對大閱

春秋禮制卷十

十

誤矣○軍者一將所帥有佐有參舊說以為萬二千五百人不過謂其數曰晉初作二軍魯舊二軍豈二萬五千人乎經凡言帥師者或一軍或二軍或三軍人既眾故帥師也傳之作三軍舍中軍皆誤其變更軍制柄歸權臣○賦之名哀公時一見於經而傳曰賦者多矣田民為兵併其所需皆取于民者也故謂之賦書用田賦逸承作上甲之文謂多于上甲也書作上甲遠承初稅畝謂初之所稅者猶專在錢穀也後因錢穀增而益其兵數則專指人言故云甲也田賦亦但以入言其田財仍是什取其二非又增也

郊社考疏

經書魯郊曰僖公三十一年始蓋前此史無書下郊不從及牛傷牛死之事聖人不得而益也郊有二日至而郊祀天子國巨



但書其名者鄭突齊小白陽生是也試出而自其書其名者則則但書其名鄭州吁齊無知是也魯為卿則曰公子某齊公子向人楚公子比是也

大夫名氏

正曰經書列國大臣皆曰大夫傳有卿大夫士之別說者謂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一卿命于天子以經所書考之次國之卿亦有再命三命之分如隱桓莊之春秋內大夫有受氏之卿如公子益師公子翬受氏而為上卿者也無駭翟挾柔溺未賜氏而為次卿者也鄆有宛廕宋有膏萬亦如是而已劉氏微曰春秋之初接近西周先王餘法對存諸侯借猶鮮故魯卿執政多再命無駭翟挾皆是也何休亦曰公子者氏也益師者名也公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

春秋列國大夫

三

稱公孫愚謂稱氏者皆上卿至桓公時稱公子鄭祭仲宋仇牧皆上卿也至莊公中年以後齊桓劍伯列國僭佚益甚遂無不受氏之卿矣惟諸小國之大夫終春秋稱人有時必以名者亦不稱氏稱氏者齊晉宋魯陳鄭八國之卿而已秦楚雖大其本封爵微處遠故皆從小國之例祀薛曹滕地既稱小爵位賤降故與諸同班惟楚白莊王稱伯以後因卿皆以氏書則與上國等矣

廟號卒葬

胡曰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廟志葬者赴告及魯在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廟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廟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程曰吉凶慶弔諸信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

書程氏編學曰諸侯書卒止也書號者臣子之辭也故內書號而外書卒○杜曰魯使大夫會葬故書葬與卒解公者據彼國之辭也○曰會葬者謂有告書使名其不書使名者知是大夫自也大夫本而出使遊正卿不書名大夫之君不書葬者不可言葬果王也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劉曰諸侯何為或卒或不卒或葬或不葬卒自外錄也葬自內錄也不卒非外也不葬非內也葬者臣子之事國滅不葬無臣子也又

同諸侯也卒即位即位稱君不即位不稱君此乃常禮以年為限不以葬為限若即以葬為限葬畢可以稱君何謂葬也葬也元耶嘆曰夫人之尊與君同故葬葬一如君禮也案春秋書葬之君卒多不名舊說以為赴不以名或又以為史失之皆非也齊鄭等國無有不名者史何不一失之小國之事大國倍嘗

春秋列國大夫

古

何大國皆赴以名而小國反不以名如此疏忽蓋魯與齊鄭等國並密邇之邦邦交有常告終稱嗣必書其名以紀世次其他小國體勢不敵赴告難及史記其卒不記其名以示不得高等且我之思義亦不厚加於彼也及至後世彼之事我者有加而我之交於彼者亦厚故書名書葬不復拘前例矣○杜曰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趙曰外大夫卒不書葬內大夫吾史也不書葬降于君也程曰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曰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畧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集例跋語

石纂例十五篇稿謂讀是經者持此以為衡庶幾無越思矣所

述先儒舊說皆釋其確切者無庸疑也至於自為說解意似創  
然皆合全經而考之無一言之所依依者故避匿而致噴致  
聖經終晦於歧出之見乎此外尚有歸納逆歸致女夫入稱謂  
等項皆春秋大端也以其式易明集中解之不復舉例夫例之  
說後人之見也聖人操筆時皆嘗先有例以閉之若其從心不  
論之妙處所書而自成例後人舉以為說亦不得謂無中造也  
其有變例則以其重獨異故因而異其文以書之非違於前例  
有妨也前例定乎正例其常也變例其偶也惟說者以為  
變例始生人疑曰夫內說無善事佛盜無異解後有變乎苟  
執之以疑正固失之而誤正以為變乃大失也是在學者循例  
以達於解因文而通其義以見聖人於千百世之上而已

春秋通例義舉卷中 圭

春秋通例義舉卷之首終

丹徒莊忠核校

春秋卷之一

邵山集古傳註

佳日春秋皆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  
月繫時以時繫年而具記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  
年以首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隱公

正曰春秋之義在於明王法訓後世也有國者之所首重莫  
夫於嗣立故托始於隱公見其於次當立而攝讓出於私意  
正曰也元年史不書即位盟會不嫌與小國敵大夫入楚  
不嫌與小國之禮出不書至皆緣於攝讓之故而不知其所  
以攝讓也卒聞觀觀尤後世所當鑒者此春秋首隱公之義  
也

已卯年元四年

春秋通例義舉卷之七

參曰謂始為元唐虞已然春秋祖述為編年法古之帝王義  
必自取而後備遂曰為聖人之書法鑿矣書法益不在此

春王正月

參曰周正建子何以為春四時先春歲首正月月改則春移  
建子之月一陽來復故周以為春也加王于正者言是今王  
之正月也春秋一書無事不出於尊王況首舉正朔可以為  
魯史而不書明治統繫天下之其主乎不書即位杜以為隱  
攝君政不行即位之禮故史不書於策也○程曰春天時也  
正月王正也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云  
爾王者所行必本於天以正天下而下之奉王政者乃所以  
事天也明此義則知主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程曰凡盟內為主傅及鄆子克字儀父附庸之君傅字同王  
朝下大夫也○又曰春長首古內盟東遂以後之諸侯無  
復遵先王之法制特信明義以馬那交而專事盟誓以相愛  
禮儀公始立與附庸結好而為盟于蔑也儀父附庸之君魯  
為盟國當時有朝嗣君之禮儀父宜來魯矣乃公出而迎之  
于蔑以成鄰好自謂居攝而執謙以接小國之君謙而不中  
禮者也

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孫曰克者力勝之辭鄭伯遂成段惡至于用兵此兄不兄弟  
不弟也故書鄭伯克段于鄆以交讖之○參曰不言其弟責  
段之不弟也既不言弟而猶目君不殺其兄弟之實也始則  
縱之以成其惡繼則用兵以除其害無復君兄友愛之義故  
以如二君相爭之辭書之謂之克言其徒以力勝也段固有  
不弟之罪而鄭伯之失道亦明矣春秋之初諸侯兄弟之間  
有如此者夫子豈能已于作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册

參曰宰官名而人名喪事有册以來馬束帛仲子不稱諡  
明其非夫人也隱公繼室之子于次當立桓公仲子所生不  
可謂嫡惠公欲以愛易序隱公追成父志謂桓當立而少已  
攝立焉天子知其然故遣册惠公因册仲子是成其為夫人  
也弑逆之禍基諸此矣然天王失道其臣莫能匡正而奉命  
以行是君臣有同惡也故傅名以示昭明乎所書之義而君  
臣父子夫婦之倫正矣○程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  
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

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為人倫之本最高先以夫人禮  
明人之交亂倫之甚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正曰左氏稱宋魯有怨在春秋以前此盟為始通則宋不當  
以敵者會今宋以敵者盟公而宿亦小國之君也於禮為不  
敵故雖不書公見公之自卑而與敵者盟失居尊之道均非  
所以善其邦交也

十一月祭前寒

程曰祭前寒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魯不言朝不與其朝也  
當時諸侯不修朝親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為  
王臣不能佐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  
以明其罪不稱使其王命也○參曰不可朝而不與朝故言

來蓋王朝公卿豈可以朝禮施之於侯國者言有不順故

不言朝也

庚午年五年

春公會戎于潛

參曰春下不書王正月蓋史官記事有以事承時者本無月  
故無容益也會戎于潛左氏以為修惠公之好是魯與戎世  
有交接隱公因而與之會春秋首紀內會而書會戎見戎儕  
于列國等下侯伯公不能強于內治而與之私相會此魯之  
所由積弱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參曰左氏稱莒子以向姜故入向此細事春秋不書然莒子  
不能刑于寡妻而至於用師徒入人國暴矣故但書莒人入

向以軍之至于姜氏則置而弗道也首紀其端而書營人  
向見當是時列國無大小皆指與師使以相侵陵是王法所  
當治也

無曠帥師人極

自無曠帥師不書氏未賜旆師屈小國也參曰春秋記  
自與師營人入向而書無曠帥師人極其以著周室陵替諸  
侯置國之罪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參曰會清請盟而公辭今復請盟于情為不當也列國諸  
侯皆恃盟以結好又何禁于戎此春秋忠恕之道故傳曰復  
修戎好也

九月紀製繡來逆女

卷之四

程曰傳稱卿為君逆以君命來逆夫人在魯故稱女內女  
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  
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者迎于其所館有  
親御授綬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  
○陳曰內女為夫人凡八見于經未有來逆者書逆紀伯姬  
吾女遭人偷之變者也伯姬喪在廟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  
問不及焉故詳之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劉曰婦人謂嫁曰歸歸于諸侯則尊同則志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參曰伯左氏本作帛於義亦不可通此闕文也○胡曰凡闕  
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如昭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

之暴卒不書葬之類是也有本陳傳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  
有先儒傳長承誤而不敢增者如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  
子盟于密之類是也闕疑而慎其餘可也必曲為之說則  
謬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正曰此夫人三傳互異諸儒紛紛以葬而折衷于穀梁愚意  
穀梁後出見經不書葬遂疑二傳而史之不知不書葬乃  
隱公以攝位之故不備夫人之禮以葬其母而同盟亦無索  
會之字故史亦不得書于策如不書即位也穀書夫人乃史  
官本君之辭子為君尊君曰夫人如謂妾母不當稱夫人  
孟子而在則然矣夫子修春秋至此豈苟然而已蓋時場從  
宜之道也愚初玩其文意不知其為隱母偷無公羊可証亦

卷之五

斷然主此也穀梁何極率顛倒至于如此乎

鄭人伐衛

參曰傳稱討滑之亂滑段之子也鄭伯既克段滑懼而奔衛  
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衛固長亂矣為鄭伯者克其父宜撫  
其子為之規畫處置則滑有以安其身而衛亦滋其愧不此  
之務而恃兵力以致討其何討之可名故稱人以斥之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參曰日者敬陽之宗也雖行有常度然每食必書謂其陰侵  
陽也君子為之恐懼修省謹天戒而已且治曆明時此亦其  
大端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杜曰周平王也不肯葬魯不命胡曰周人來而魯不往會葬是無告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正曰左氏本作君氏如當年相輔誥言尹氏下有誤樂左氏誤認爲君字公殺經文尹氏卒是也但以爲周之尹氏亦未必然夫尹氏之見於高者當周上時已爲亂臣未必至是然後卒也況卒而不名與劉卷王子虎異矣安知其非鄭之尹氏僭公侯歸者乎公在鄭娶于尹氏而昌其卒亦未可知然存秋一書若此類者尙有之存而不論可也

秋武氏子來求聘

參曰求猶貢也聘送葬之貨財也魯聘不入周來求之故書以彰魯慢而王室陵夷下求于侯國不能明法飭罰亦見矣

素集傳卷之四

六

曰武氏子者見其父有位於朝而其子聽命出使用以譏世官非公適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張曰齊鄭盟于石門二君終身未嘗相伐蓋齊方盛強而鄭方無宋故鄭莊恃齊以敵宋雖齊宋間有盟好必多方離間使從己石門之盟雖不寒而未許諸國交受伐矣春秋書之見二國相與之固祇爲不義之資也

癸未葬宋穆公

上桓王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范曰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

以彰其惡○陸曰凡先言伐國下言取邑者明是其國之邑也

戊申州吁弒其君完

州吁何以不稱公子諸秋君而稱公子公子而爲大夫者也公子而不稱公子公子而未爲大夫者也○參曰桓公己五十六年州吁猶先君寵愛之遺意以弒其君所謂堅欲而求知之何者也大夫何少之故哉爲人君父多疑寵

亦謂不早所之管矣

參曰據左氏稱未及會期聞衛亂而遇濤及下文伐鄭不異

素集傳卷之四

七

時則知此遇也宋公三聽州吁要魯以謀伐鄭公未之拒而亦未決許也夫弒逆之賊公明知其惡而不以討賊之義命宋公退而與眾仲私議之宋來乞師而辭師之命不能行于權臣則公亦附於黨豈曰此遇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崔曰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撰諸侯以伐諸侯固爲罪矣而衛弒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徇其請與之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參曰宋陳書齊君將也蔡衛書人大夫將也爲此東門之役宋鄭之怨自此深矣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參曰鞏不稱氏非上卿也公解宋使鞏固請而行強君以不義也書會四國著其與亂黨合也上伐鄭圍其東門五曰夏



事也此五國復伐鄭敗其徒兵秋事也經書白明說者以為

之非兩役春秋後記言乎賢者過之之論爾

人殺州吁于濮  
國地所以厲忠臣孝子之義使人人皆得殺  
於魯又使魯國於一時而天地之  
之廣微造無所也○參曰陳地也書于濮而陳人  
亦善矣

公曰人地公于首于那而立之諸國立之何獨于  
之蓋首立是為宣公宣公無道之君公被弑宣  
公由是得立此之謂以亂避亂聖人憫衛之亂無已時故特  
書衛人立晉以善衛人不請于王而擅置君不察晉之不可

春秋左傳卷之九

八

以為君而報立皆非也詳味經意其請以桓向有于平說者  
則去其公子以明不當立非也春秋凡立為君者皆不稱公  
子公子者皆為卿者也故鄭突門亦齊小白皆不稱公子  
五年  
春公矢魚于棠

胡曰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信伯之忠言不見納又從而  
為之解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禮也特書矢魚以譏之矢陳  
也陳魚而觀之也

夏四月非衛相公

參曰弑而書詳賊既討也歷十有四月亂故也

秋衛師入邲

程曰衛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為先居喪

為重乃興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參曰考成也始成而祀也禮曰安母不世祀乃庶子為君之  
禮也若庶子未為君而祭其妾毋則因無其禮也隱公追成  
父志欲以讓桓為別立宮以祭其母春秋書之譏變禮也稱  
仲子而不益嫡妾之名正矣○胡曰六羽者六佾也佾者于  
羽之總辨羽以象文德于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陶奏文  
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初者事之始仲子天子之禮樂也  
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于太廟以祀周公已為  
非禮其後蔡公皆借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  
用六羽書初獻者明習用八佾之僭也  
邲人邲人伐宋

春秋左傳卷之九

九

家曰邲小國而序乎邲之上主兵也邲見侵于宋當告之天  
子請之方伯管其罪而治之今乃問宋邲之隙而借邲以伐  
宋春秋所不與也邲以伯禽而序于邲之下亦所以貶也○  
參曰邲人不量力窮兵以還邲人欲報怨輕舉以從晉人  
賤之也至邲以王師會伐則沒而不書知邲伯以避王之故  
而能在石王師王之末意也

孔曰與食禾心曰與言其姦冥冥難知也○胡曰國以民為  
本民以食為大詩云去其螟螣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以  
為國之大事也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為人牧者不必為國  
傷之事抑何其不講於聖經而誤天下後世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原曰公子翫滅偃伯也孝公于高曰其子城係遠嗣是為哀伯自是終春秋滅氏世預魯國之政  
宋人伐鄆圍長葛

宋曰宋得公受國于宣公及其卒也復以歸宣公之子而使已子馮出居于鄆公不仁且殺馮為事報幸者侯伐鄆以有東門之役自是兵連不解宋應實為禍首昔伐昔圍其暴也

春秋六年  
春鄆人來降

胡曰輸納也平成也公之未立與鄆人戰于狐城止鄆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四年題于清又與輔會伐鄆然則停宋為盟與鄆有舊怨明矣五年鄆伐宋入其郭宋來告命魯救之

春秋六年 十

使者失辭公怒而止鄆伯知其有間可乘焉是以來納成爾以利相結解怨釋難離宋魯之黨也○注曰輸之為言必有貨賄行乎其間而非虛言求平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吳曰前此魯未嘗與齊交自鄆輸平之後而公始與齊盟蓋鄆莊之謀也齊侯與魯為盟為鄆結停也

秋七月

杜曰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成歲也○程氏端學曰凡夏秋冬無事必書首月本與春無事書首月同義但春為一歲之始王所頒之正朔而多一王字爾

冬宋人取長葛

杜曰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鄆圍長葛長葛鄆邑可知故不

鄆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正  
公殺持言久諸備遂主其說以為圍之經年而後取愚謂  
宋師若未退而鄆來輸平于魯凡人皆恥為之而況國乎即  
或雖肯為之魯允其平而書于策當有救援之師不改鄆人  
失地也備者不達緩急不知兵事鄆豈有師徒歷境經年不  
思所以退之者乎宋豈有暴師露軍選日寒暑而圍人之  
邑者乎長葛豈有無盡儲蓄善守累久而後降人者乎東門  
之役四國連兵祇圍五日伐鼓之師三國合攻且見禽而  
圍長葛之圍及期謀矣故杜以爲上年圍師退而今年復興  
師取之爾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春秋七年 十一

何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入嫁備數十五從婦二十承事君子媵賤者後為媵終有賢行紀侯為齊所滅紀季以鄰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竟全婦道故重錄之

滕侯卒

參曰不名信史書小國從畧也

夏城中丘

程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民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夏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入君之用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其子尚禮秩如輪卒後蔡貳之禍昔弟見其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參曰因艾之盟後遣使以結好

李曰邾人與鄭伐宋已及二年而魯始為宋伐之者蓋鄭既

也隱在位十一年天王聘魯者二亦何有一介之使如京師

以答天王之勤哉諸家多責天王反聘諸侯為非禮然是時

王室微弱諸侯強大孔子作春秋正以扶王室豈有反責天

王之禮天王亦豈得已而下聘哉

成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參曰非國而言伐重天子之使也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賈于

秋備書見其來也無拒其去也無追如行乎無人之境戎則

大逆而諸侯不能為王敵愾失屏藩之義均之罪也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參曰有會期而請先相見宋衛為黨無意于釋鄭憾也瓦屋

之盟議在此矣其以遇禮見者欲秘其謀也故雖不違齊命

月鄭的使宛來歸聘

正曰助說者以為鄭之湯沐邑也在泰山之旁鄭桓公在魯

王欲親故賜之祔以為助祭泰山湯沐之邑焉此鄭桓公

羊諸儒多從之而為之附會其說孔穎達謂鄭既有此邑因

立州廟引劉炫之言以為邑內有宗廟之祀蓋祀桓武之神

祀子亦祇以為王巡狩鄭有朝宿之邑近于魯曰助思為

鄭之有祔當不如諸儒之論天子巡狩諸侯朝于方岳其祀

亦久矣諸侯從王助祭其為時亦暫矣豈其置邑于此鄭伯

十二年一至供其祈時之湯沐乎且湯沐之名秦漢以來始

有之春秋時未有也公羊以後世之名號釋先代之典禮殊

欠雅馴且以為諸侯皆有更可替也東諸侯不下數十豈其

賜有多邑甚布星列于齊魯之間哉然則祔之義何解乎當

玩左傳可推得而得其義焉左氏曰鄭伯請釋余向之祀而

祀周公以泰山之祔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祔不祀泰

魯之有許田杜氏之論確矣其未嘗明言易程子已言之  
李氏大之說尤周詳焉季日前年鄭雖納平於魯而交  
贈未固不星以離宋密故復以初結之初田近魯魯所欲得  
而鄭遠控制為難用東以與魯以利而魯之西也然度其時  
猶恐魯人不遂當其言易許田不然則許田何待四年之  
後始加璧以假乎左氏所謂易蓋因其終而逆探鄭志爾  
康廣茂人勅

許田但元年乃卒易初田知此人未肯受而行之參曰  
因鄭之歸我使吏治其地政而主有之當書曰取言人者未  
卒易有之未固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西

參曰傳稱齊侯卒平宋衛于鄭而說者以宋為絕鄭益宋之  
怨鄭也深不欲與之成好而鄭伯亦知其有異志也故不與  
是盟然三君俱未嘗明言于齊侯也故齊侯與宋衛為盟自  
以為能成三國矣方盟而退鄭伯陪齊侯以朝于齊鄭之交  
不愈固於三君之相與乎瓦屋近在王畿而宋衛不朝此不  
王之所由來也

八月葬蔡宣公  
杜曰三月而葬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家曰與小國之大夫盟不諱公以公自欲與之盟也魯莒有  
禾平之怨前此紀人為之平而魯莒之好對未合也今公欲

降心以釋怨而結之君卒不至以字國之君而盟小國之臣  
諫而不中禮者也

冬十月無駭卒  
魯不氏未賜族也羽父時之而公命為展氏蓋公子展之  
孫也其後世世為展氏

丁卯九年  
春大王使南季來聘

程曰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  
以信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  
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可見答失道  
甚矣○張曰隱公之時宰桓凡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為周

公之尚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朝聘之禮不行於王  
室春秋詐王使之來魯則知隱公之罪大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胡曰震電者陽精之發而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  
也雷未可以見電未可以見而大雨震電此陽失節也雷電  
既已出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公子單之  
譏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  
應俱存惟明于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  
意矣

挾卒

杜曰魯大夫未賜族  
夏城耶

參曰或云邲道于宋城以備宋也非時而妨農務無愛養斯民之意矣

七月

公會齊侯于防

參曰宋為瓦屋之盟在王畿內而不往朝于周不及鄆平鄆伯在王左右故乘其隙而加以不王之罪也前已輸平于魯歸勸于魯茲以王命來告伐宋知魯必從而齊侯亦怨宋公不終平鄆之約也故與公會于防以謀伐宋皆以求濟其私爾春秋書之而不一言及于王命見其與擅興者無異也

七年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鄆伯于中丘

注曰防之會魯始與齊謀伐宋至中丘之會復借鄆合謀而

齊魯齊魯之

夫

決出師之期經傳錄之著伐宋之兵所由合也

夏衆帥師會齊人鄆人伐宋

參曰伐宋之役公將自行繫乃先期而往故經先書衆帥師會齊鄆伐宋著其專兵之迹謂其有無君之心也齊鄆稱人明其所會者二國之將也等列之辨其嚴如此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首

參曰帥師書擊敗宋書公知公之所用者即擊所帥之師也公既會齊鄆二君不待彼兵之合而以速戰敗宋師其急於功利如此

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參曰鄆人乘宋師之敗入其二邑以歸于魯鄆則矯王命強奪之而私授之其罪大矣而經以自取為文明乎魯以戰勝

為功食其上田而私受之也以王法則不救以邦交則兵端何日而已哉說者較量大意小惡非經者也

秋宋人衛人入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鄆伯伐取之

參曰宋師既敗于首喪其二邑未能即與三師相抗也然報鄆之意不能少緩須臾故乘虛而入之更召蔡而伐其屬國車料鄆伯承其後而夾攻之三師皆向鄆戴無害也春秋書之非與其用兵之奇捷乃著其報復相尋殘民覆轍王法所不容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鄆人入郟

參曰宋衛方睦鄆所與也初鄆人以王命來告伐宋並告蔡衛鄆以衛故不會伐宋之役既罷齊人鄆人借違王命

齊魯齊魯之

七

以討此交相倚恃侵小白利者也鄆固知伐宋之命非王之本意矣

已酉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張曰二君同時至而不特言來朝者同日行禮也同日行禮惟天子可受之今隱公于天子未嘗朝親而滕薛相率以朝又不特見而使同日旅見非禮甚矣

夏公會鄆伯于時來

參曰時來鄆地會于時來謀伐許也許與鄆接壤鄆之所利齊魯無與焉者也而公與謀蓋鄆莊數以小利所之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鄆伯入許

杜曰與謀曰及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陳曰以王命

討不應頭因以為暴許無君者十有五年其矣鄭之專也  
莊公會衛不書其罪也凡非其罪不書

冬十有一月王辰公薨  
程曰人言終于路寢見鄭大夫而終乃止終也薨于寢寢不  
正其終也薨不書地也賦云不書葬無臣子也

春秋集古傳卷之一 隱公

大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一終

丹徒莊忠核校

春秋卷之二

胡川集古傳註

桓公上

春秋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孔曰請侯遭喪繼立者必於年正月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  
國史因書即位于前以表之此新君之常禮也今但雖實錄  
正歸罪為氏詐言不理賊謀而用常禮亦既實行即位國史  
以實書之仲尼因而不改亦足以明桓之忍心害理不廢即  
位以念先君實是篡也○程曰桓公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  
極也而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復如其意而書  
即位與文成等同辭其惡自有不可掩者所以深罪之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春秋集古傳卷之二 桓公上

張曰桓公篡立欲結外好以自固鄭當歸祔亦欲乘此機以  
求許田故會于垂篡弑之人法所當討而鄭莊首與為會故  
書公會鄭伯言出于鄭志所以深罪鄭伯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杜曰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朝宿  
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又曰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  
不宜易取祔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祔稱璧假言  
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程曰隱公八年鄭使歸祔益欲  
易許田魯受祔而未與許及桓弑立故為會以求之復加以  
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于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  
正曰假田之說杜程論之精矣然聖人所書之意則猶有可  
得而言之鄭賜魯桓之璧而索取許田魯欲結鄭自固而納

地攻略一言而兩告之罪類然著矣其所以假借者從其所  
執以通好之物而告之猶處於徒取也謂之假則取與均為  
一義矣 為通好者其出入動已書出以通好於許復  
即通好者其出入也聖人自論其義之可言不為之語其價值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邾伯盟于越

杜曰公以葵立而修好于鄭鄭因而迎之成禮于垂終易二  
田然後結盟○程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  
為盟也執君之人人當討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  
秋大水

水者陰也陰之盛至于大水為災則陽不勝陰而陰  
專盛矣聖人既著其為災之跡又以見當時有召災之實○

程曰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有以  
也夫

冬十月  
存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程曰桓公無主而書王正月正宋督之罪也弑逆之罪不以  
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主而天理未嘗亡也人臣死君  
惟書及以著其節孔父名也○張曰公子馮在鄭鄭莊欲納  
馮宋鄭屢伐伐華督馮之黨也將弑與夷而惟孔父故先  
攻殺孔父焉公怒則弑之遂召馮而立焉書與夷之弑而後  
及孔父明孔父之死為君故所以著其節也

滕子來朝

杜曰隱十一年滕侯侯今稱子蓋時王所黜○楊氏士勛曰  
周公之制爵有五等所以擬其黜陟此時周德雖衰尚為天  
下宗主滕今降爵明是時王所黜也○正曰十一年滕侯降  
侯旅見朝齊用朝天子禮因是得罪王朝故皆稱爵滕稱子  
薛稱伯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何曰宋公馮與督其弑君而立諸侯會于稷欲其誅之受賂  
便還令宋亂遂成桓公亦本弑隱而立公子伋同類引養小  
人同惡相長故賤不為諱也○程曰宋弑其君而四國共成  
定之天下之大惡也○參曰書四國會稷而直言其所為春  
秋不多見也宋有弑逆之亂而莫之討則亦已矣乃虛張討  
賊之勢取其賂而定其位此又與於弑逆之甚者也故聖人

直著其誅貶嗚呼屢矣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劉曰此取之宋其謂之取大鼎何郟所守之大鼎也武王克  
商封諸侯班宗彝以為子孫藏御以不義失之宋以不義得  
之雖久非其有也故謂之郟大鼎○程曰四國既成宋亂而  
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為功而受之故書取明不  
當取也以成亂之辭器重於周公之廟周公其饗之乎故書  
納納者強致之辭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正曰左氏以為不敬其過之大小雖不可知下書入杞禮故  
於此也杞本侯爵稱三恪至其降爵當在齊桓糾伯之時故  
莊二十七年書杞伯焉





此淵源何怪諸儒咸以為善乎然亦有一二特見者加劉敬  
則謂春秋亂世齊衛凡君會而相命蓋何足算張洽之對朱  
子則謂諸侯上僭齊衛勢敵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之意俱載  
准適從焉愚謂劉張之說近是而未得所原傷不足取信于  
後試再釋經文証以史事庶幾得聖人書之志焉余得天  
下改命為制命為命是制命之名三代未嘗有也天子所  
行于天下者謂命命是具大目也諸侯受命于天子命  
命止行于國中故惟天子得以命諸侯而諸侯不得以相命  
今齊侯往會齊侯王藉以言事也所言之事必天子所以命  
諸侯者聖人責其不聽命於王而私相命以為是于天子之  
大命也故明正其爵質言其命以制其無王之罪焉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 桓公下 六

參曰杞微弱國既被兵猶因鄰以請成于魯而公會之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謂日既盡也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變  
大矣

公子翬如齊逆女  
止曰翬稱公子桓德之進爵為上卿也○汪曰翬為桓執隱  
復為桓逆女以結齊好不待貶而惡見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讎  
參曰據左氏逆紀伯姬傳曰卿為君逆也此齊侯送女傳曰  
非禮也上卿送之是疑之往逆猶為得禮而齊侯送之踰境  
為過於禮也

公會齊侯于讎

張曰聖人制禮不可過不可不及齊侯友其友之過至主越  
境而送之遂使齊侯之出不為親迎而為齊侯在讎特往會  
之傳公之送桓公之會皆非所以重其禮而止人倫之始春  
秋所以書之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杜曰告于廟也不言翟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於讎○張  
氏謂曰自魯至齊來聘成其志焉春秋惡文姜之終不得  
不詳其始○參曰文姜始至迎送之間雖未盡合于禮然有  
倚於情而流於過者無有節於禮而失於不及也聖人詳書  
之見其為夫人也名正而言順卒宜其躬執小君之禮專主  
內治奈何肆為不道如後之所書云云也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 桓公下 七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杜曰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  
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  
之

行年  
正曰年殺順成人民安樂有年之書史之常也聖人修之則  
有年不悉書謂天生物以養民其常理也今桓公甫立三年  
而經書有年說者以為僅有年者是也蓋元年大水其為無  
年可知矣五年旱六年非時而雨雪十三年大水十四年  
無水皆微見自此有年之後其無年之多又可知矣桓行  
逆德召災病民他年之歉可憫也此年之有可幸也聖人重  
民命書之以為人君不德召災之戒也

十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孫曰狩冬田也天子諸侯四時必田者蓋安不怠危治不怠  
亂講武經而教民戰也魯徒身盤遊遂爾獸而已哉然禽獸  
多則五穀傷不可不捕也故因田以捕之上以供宗廟之饌  
下以除稼穡之害故田必以時殺必由禮田不以時謂之荒  
殺不由禮謂之暴惟荒也妨于農惟暴也殄于物此聖人之  
深戒也○程曰公出動獸皆當書于郎譏遠也

夏天王使宰來朝

參曰宰太宰也渠宗地伯爵糾名也王朝公卿例書爵而名  
之貶也桓公弑逆天王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其責當在  
天王而移其責于宰者蓋糾位高職重宜其以禮匡正今乃  
承命而來可知其為阿諛順旨不忠不智而不足為宰所以

春秋傳卷之三十一

八

不貶王而貶宰也

杜曰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  
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也他  
皆放此

對曰何休曰下去一時貶天王之失刑非也史有遺缺日月  
者仲尼皆不私益之日月無足見義而益之似不信故不為  
也

春正月甲戌已丑陳侯鮑卒

參曰書二月先儒以為闕文甲戌之下有脫事焉傳稱公疾

而亂作化殺太子免當在此時此亦以意度之耳

夏齊侯鄭伯如紀

杜曰外相朝皆如齊欲善紀人懼而來告故書○劉曰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善疾之也齊欲善紀人懼而來告故書○劉曰  
高紀人知之然後以朝及如者朝禮也齊不朝乎卑大不朝  
于小不重其為詳以國人之國任若其朝然疾之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胡曰仍叔之子云者蓋世官非公選也古者世世祿而不世  
官周衰卿大夫子弟以父見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  
敗矣廷至季世小人得借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  
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于草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  
然在國則與國無涉不能善其後矣春秋古武氏子仍  
叔之子云者成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  
居公選之列以敗亂國家欲其深省之也○家曰宰糾名貶

春秋傳卷之三十一

九

也仍叔之子不名亦貶也責者以名為貶少且賤者以不名  
為貶皆以其獎逆之罪也○參曰童用幼稚施惠與逆一  
舉而兩失之其責則在仍叔莫能回救之過也使其子而繫  
之以其父與名糾之義同春秋以為王綱之不振非獨一人  
之咎苟在朝者咸與有責焉耳

齊陳桓公

城祝丘

高曰祝丘齊魯境上邑齊將擊紀公欲助紀而畏齊人之侵  
故非時城此以備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參曰王自將以伐鄭而能合三國之兵其不能以上命命方  
伯連帥可知非復成世之征討矣三國稱人貶其不能為王

敵愾也然春秋之義時王為大故不先序王師而特言從王見三國之人猶知從上之義而君臣之分不終絕于天下也書伐鄭見天子尊其罪而三國從以伐罪在鄭伯可也戰于繡葛不書以天子之尊非鄭伯可得而仇也敗績不書以王者之師非諸侯可得而禦也夫鄭伯以不朝之故致王親往之又拒而不服鄭伯之罪不容誅矣

大考  
祭曰春秋之記祀典皆謂非常者也月令大考常用成樂天子事也高侯亦有雲祭蓋劣于山川百神每歲行于定已之月遠為百穀祈膏雨常祀也常祀不書故經無六月考者他月因旱而考則為非常故書魯僭天子禮樂舊矣春秋魯史孔子不敢斥也其或災異非常改作不時者則從而錄之以

若其僭天子之失此大考書於秋蓋因旱而考春秋以其非時而書之志早也謂之大義僭也  
程曰蝗也既早又蝗饑不待書也  
冬州公如曹

止曰經曹州公傳曹于公未有一國二號者自當以經所書曹為正而傳所謂曹于或其氏或其本國王命為卿士遷于畿內之州故得解公為程胡一傳俱謂其嘗為王臣得稱公鄭莊亦嘗為左卿士矣何以經所書者但曰鄭伯也皆謂州國在清于之地萬不可通矣其書如曹為下文來魯而書也  
乙丑王十六年  
四年

在正月寔來

程曰五年冬如曹尚為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大夫也故書之來來魯也陳曰以為來朝則非朝也來奔則非奔也但曰朝公來朝疑於來朝故書曰朝曹春正月寔來是不復其國之辭也古者君去其國大夫取卒廟之主以從而託於諸侯曰寓公先王所以通不得已也州公如曹寔來紀侯大夫其國不書奔通不得已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杜曰齊欲滅紀故來諸謀○高曰以紀之微而捍齊之強者十有七年亦紀侯莫畏諸謀之功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程曰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感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為之矣動也有警而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冬曰大閱簡車馬之名也古有其制冬則行之今魯懼齊鄭而以非時閱兵車故書周氏謂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却倒說了即遵信周禮亦是先大閱而後狩此大閱並不狩

蔡人殺陳佗  
參曰佗殺太子免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其為君以其見討名其為賊之義也蔡人殺佗而立厲公厲公蔡出也殺之似為私然而春秋與之不書人陳蔡人不用師徒也不書殺之地是殺之於陳也蔡人不煩兵而已殺其篡立之主是陳人不戴佗以為君而樂與蔡人殺之也故書曰蔡人殺陳佗于蔡以討賊之義而又以罪陳人之不能討也春秋之作首

重討逆簡直曰昔明乎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能無懼乎  
九月丁卯子同生

何曰所以吉也公生者感應也之謂生也無正故也之謂映  
曰君嫡子生以天子生之禮也

冬之侯來朝

宗曰夏會于葵冬又來朝紀之求援于魯至矣卒不能有益  
坐而滅亡存亡之責紀之不能自治其國苟焉國存責魯  
宗受鄰國之朝莫之或採也

十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曰焚火田也譏盡物也○參曰去秋大閱今春火田見桓  
公志于觀兵肆行遊獵非安國恤民之道也

夏穀伯來朝穀伯來朝 上

夏穀伯來朝穀伯來朝

穀伯來朝以小朝大勢之常也陸渚紀年葛昌小國  
也來朝未有書名者諸侯不名惟失地名葬則赴以名穀鄧  
生名失地也穀鄧皆在兩陽迫于楚距晉千數百里遠朝于  
魯何益哉蓋為楚所逼失地而奔越蔡許陳曹宿諸國不見  
容者懼楚也至晉遠於楚而容之以朝是故書朝以美地  
故書名

秋冬闕見四年杜注

八年

春正月己卯祭

胡曰周官大司馬烝以中冬今以春正月何也周書以周月  
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獻命以享承所習自夏而魯之祭祭在正月是春秋用周正  
紀事也詩云正月五日再水則讀矣故書此以起之

天王使家父來聘

杜曰魯與魯主昏也魯將為紀謀納女于王王使家父來聘言  
娶於紀也○家曰天王下聘逆人初而貶以正法也再而貶  
申著其義也至於三茂盡於前不貶猶貶也

夏五月丁丑祭

程曰正月既祭矣而非時復祭者必以前祭為不備也其黷  
亂甚矣○胡曰再書而一貶

秋伐邾

趙曰儀父益知義者也隱有遜于乘之心則即位三月儀父  
來盟桓有篡逆之惡則定位六年儀父不至非義何恃哉桓

公憤其然無故而伐之責其不至也然知終不即至之十五

年因事人萬人之來不得已而與之俱而後朝焉以是知義  
之果可恃也桓以不義而伐人之國用兵何名哉故不書公  
不書帥以見貶

冬十月雨雪

程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杜曰祭公諸侯為天子三公者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  
為主昏故祭公來受魯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  
蘇曰王將逆后于紀而使魯主之故祭公自魯如紀不稱使  
謀昏也遂繼事之辭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



年書王紀常理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漚上弗遇

胡曰衛初約魯為會于漚上至是中變而從齊鄭於是其有耶之師言曰弗遇惡衛侯之失信也

冬十有一月丙午齊侯鄭伯來戰於郎

趙曰言來者言齊國不當來爾言戰者言敗之常也○孫曰齊魯代者不與齊鄭加兵於我也○張曰春秋以主客

之斷法用兵之曲直殘民之輕重其罪魯而書公及諸侯戰者之齊者今年郎之爭直以三國來戰言之蓋魯桓之當討固有大罪極惡齊衛鄭之君既不奉天討而與之會盟矣今

春秋傳卷之三 桓公下

二

乃徇私欲爭小故以無辭伐有辭則罪在三國故書其來戰此春秋之特筆也

庚申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陳曰此郎之諸侯也戰稱君盟稱人凡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異之也

趙曰三國既伐魯何用復為盟蓋齊鄭連衛以伐魯而衛嘗期魯為挑上之會猶疑衛復與魯也故盟之然以私忿絕魯敵血要神盟雖固何益哉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參曰擅執鄭卿而迫之以亂嫡庶宋首禍也故貶人之祭仲

不能處命不諭而以出君易死尤大惡也鄭曰此無寧字矣

公子交字二十二年宋鄭交伐連兵備怨皆始於此○正曰

左傳祭封人仲是有祀於莊公使為卿克段傳有祭仲交質

仲有祭星為傳有祭仲是古人傳名或多或少一字或少一字

往往有之此稱祭仲蓋止稱其名之一字非傳其字也其曰

祭則因其本為祭封人而賜族曰祭使為上卿也謂稱字貴

命卿曲說也

突歸于郎

參曰不徇公子突未為卿也曰歸自宋歸也宋納之故與祭

仲俱歸其不言祭仲者舉突為重也忽未出而先書突歸明

突歸而逼忽其篡也不繫鄭明突不宜有郎也

鄭忽出奔衛

春秋傳卷之三 桓公下

三

參曰忽繫鄭明忽之宜有鄭也○蘇曰鄭忽未踰年之君也未踰年之君稱子不稱子何也不能君也國人不附大國不

援援至於出奔故不成其為君也

宋會不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且謂宋魯大夫未賜族者○孫曰蔡叔蔡侯弟也○參曰宋人既誘祭仲而執之與之盟立突矣又與三國為盟約其定

突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

參曰魯以大夫會盟于折宋公猶以為未得魯君之會也故

至于夫鍾而公往會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闕

參曰宋公歸自夫鍾賁賂於鄭而鄭人不與故復結魯以圖

鄭來會于陽

也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參曰紀莒小國見公數會諸侯有禮而兩盟故未至魯壇而公會之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參曰公之欲平宋鄭於下二會見之左氏逆探於此公尚未之明言也宋莊欲結前二會之好復約燕人與俱已有連兵伐鄭之意亦未之明言故三國遂盟以結好其欲交相為援之意則同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襄公下

四

公會宋公于虛

參曰宋之所以會魯者怨鄭背己而欲結魯以圖之也魯之所以會宋者將為鄭請而欲平其憾也二君意不相侔故數會而成未可知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邲

黃氏正憲曰大鍾闢之會是宋欲親魯伐鄭故數會于魯地宋為主也虛邲之會是魯欲平宋鄭宋不受平故數會于宋地魯為主也

丙辰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參曰虛邲再會而不盟宋公辭平也武父一會而為盟謀將伐宋也鄭伯開宋之辭平急欲得魯以為援而魯桓亦憾宋之不從已故與鄭遂盟公之所以結鄭者亦欲其背齊而共

援紀也

丙戌衛侯卒

參曰上書丙戌是十一月丙戌見魯與宋之連也此書丙戌從起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于未戰于宋

參曰宋人辭下聘未加兵於鄭而魯鄭已與師伐宋所謂先人之兵也然魯鄭之義用賢治不肯不以亂易亂宋雖可伐而魯桓數與魯鄭突乃其所立何遽舉兵以相向乎故書師書伐而書戰見魯鄭之情兵也不稱與鄭伯貶也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襄公下

五

參曰去冬魯鄭伐宋宋人憾之故與齊合兵不先宋而先齊者明是齊侯伐紀也伐紀者齊之本謀宋欲報怨而必借齊伐紀者知魯鄭必救紀欲致其師而與戰也戰不書地于紀也以四國之眾而師敗績曲也豈起於宋而以齊紀主是戰者聖人重滅國著齊侯圖紀據諸侯以合戰之罪也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癸卯王二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吳曰前年魯鄭救紀而敗齊宋之師蓋與齊宋之報怨也故

為會以謀之曹若也協故會鄭于其地

無冰

胡曰古者藏冰以節陽氣之盛亦輔相變調之一事也今建  
子之月燥而無冰則此治氣強不明之所致也故書于策夫  
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案於四時寒暑之變  
詳矣

夏五

參曰夏五或以為舊史有闕或以為修經以後傳寫脫漏如  
其舊史有闕因而不益是聖人之慎也如其傳寫脫漏則亦  
無從稽考存而不論可也皆傳疑之意也何必執口之乎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襄公二十六年 六

曹可以已矣乃鄭伯以篡逆得國惟恐魯援之不固也復使  
其親信之弟以來尋盟於我是猶以曹之會未嘗盟尚不足  
恃也春秋治其以私意交隣故直書使其弟語譏其同惡相  
濟故書來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杜曰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

乙亥嘗

參曰災之三日而遽舉嘗猶未及平嘗之期也魯之君臣何  
急於祀先如此蓋因御廩大變必有譴之者以為害於粢盛  
將無以奉宗廟且天怒神怒此其見端也桓公不知恐懼修  
省而汲汲焉以自媚於神速舉嘗祭謂御廩雖災固無害於  
祭也左氏以為書不害魯人之私見而為之說也非春秋

之義也聖人所書之義謂其非時而舉以災之餘而祭則  
不敬莫大乎是且非所以消災變之道也

冬十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參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以用也權天子得用諸侯之師列  
國不謂為用也若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則大亂之  
道也人合秋以來諸侯連兵攻伐者多矣皆不書以以其非  
一國之志也突與其兄若齊衛陳蔡皆以討之則有名之  
師也不然而特罪於宋問其所以立突者宋亦何辭以對乃  
皆不出此惟宋以責賂之故徵師四國四國苟焉以從是宋  
以一己之私怨挾四國之眾以求逞於鄭其矣宋之專也故  
特書曰以以著其首惡四國協從均罪也故與宋俱貶而稱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襄公二十六年 七

甲寅王正月有九年

春二月壬申使冢父來求車

參曰書天王使來求車則知魯之職貢必有缺入者王室微  
弱特遂其辭曰求車豈誠財用不足貪求無厭哉春秋於內  
之惡皆婉辭以見義觀其所書而無王之罪見矣至於魯當  
供車與否王朝求車何用或託車以為言或因王疾將弱而  
備喪具皆不可考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正曰突實魯立以其君鄭故稱鄭伯突避祭仲而出不言祭



仲逐之者凡諸侯出奔皆被逐而奔非自奔也春秋一以自奔為文者所以立君臣之大防不使亂臣得以加惡於君也然書若奔而逐君之惡自不容掩矣突出納能復而經書名者以其立本不正在正者代立其位宜自此絕也

杜曰忽實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為文也○孫曰稱世子者明世嫡當嗣也○陳曰忽實不稱世子此其加世子何從其恒稱也○陳曰忽實不稱世子以其歸國也稱世子春秋無加損焉○孫曰忽實而已矣○參曰忽因突出而復歸春秋原其始而稱世子謂是君終而未立者避亂出奔今復歸國宜立乎其位也惜也其不能據全鄭使突得入也有國四月而已

春秋傳卷之三 桓公下 八

許叔入于許

參曰隱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莊公奔於鄭伯使許大夫奉許叔以居許東偏則固嘗許而未絕其禮祀也所少者未得正位於其國都耳今鄭莊已卒公子爭立許叔乘其亂而逐公孫獲入其本國是謂有興復之功故書許叔謂其兄終弟及宜有許也書入而不曰復入謂其自許東偏而入非從外入也春秋之義以興滅繼絕為大非逆而取之則宜其與之也與叔而鄭莊之禍許至於今十有五年其罪亦著矣

公會齊侯于艾

高曰齊襄公嗣立復通好於魯也

邾人牟人莒人來朝

對曰孫薛之族見也與邾牟為無異孫薛之貶輕而邾牟葛之貶重何也曰古之諸侯朝者固曰間於天子之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焉耳孫薛是也今天上崩魯與三國未嘗奔問弔唁修臣子之職而方沛然以朝禮自處其義上僭是所以責之重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張曰春秋止書突入櫟而忽登儀之事皆不書者所以見大鄭獨國既入於此則鄭國之命已制于突與入其國都無異又以見忽登儀之為君者未矣而不足紀也○正曰櫟鄭之大邑入櫟則未盡得鄭也而遽書名以忽之歸仍前不能君也忽不能君則突雖入櫟其有鄭自此始矣裁培傾覆天之道也推凶固存聖之訓也春秋何容心哉所載皆經國要典

春秋傳卷之三 桓公下 九

國不二君於是忽立四月遠君子近小人不與賢者國事權臣擅命國人宥有殘童之刺將不能有鄭矣突入於櫟而諸侯助之國人君之春秋書名以著其失國四月始復有鄭也○以突亂故程子曰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入取之矣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參曰地而後伐先行台禮而後伐也突入櫟以逼忽諸侯苟顧順逆之理伐突以定忽斷義舉矣乃志在納突以四國之眾而攻偏安之鄭猶且弗克帥之曲也故先書會而後言伐以著諸侯之蓄私謀而亂正也

乙莊王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杜曰前年冬納厲而不克故復謀伐鄭也○張曰於此又載

蔡與同事黨益張矣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伐鄭

程曰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賊伐鄭也○呂氏大圭曰會於曹蔡先而伐鄭衛先蔡杜以為後至蓋當時諸侯皆以一切強弱目前利害為先後不復用周禮春秋因事紀實以是當時之亂無復禮也

秋七月公會自伐鄭

程曰不惟告廟又以見勅勞於鄭突也

冬城向

趙日向介莒魯之境上本非莒邑故莒魯交爭互以為己有而其交爭自今日城向始故謹志之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秦季春卷之三 桓公下

十

家曰朔殺其兄而居其處因以有國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因眾怒逐之而立黔牟春秋書名以奔之以其殺兄篡國罪固當逐蓋之也莊六年王命子突殺黔牟則知朔以有罪見黜於王而黔牟之立王實命之則黔牟不得謂之篡而朔非君也

丙莊五年 成二年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參曰艾之會齊既通好於魯故今年公欲平齊紀齊侯亦欲納朝遂偕紀而參盟于黃也盟非春秋所貴刑牲歃血之文豈遂泯其爾虞我詐之情哉至夏而遂戰于奚齊之不信於魯是滅紀之先聲也傳稱襄公立無當不誠然乎哉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雒

家曰隱公初立即為茂之盟桓公十有七年始為此盟蓋篡國之君儀父惡而遠之八年見伐十五年乃與平葛來朝至是始會而盟稱曰尋蔑之盟儀父之不倚有所附可見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參曰齊背盟而伐魯桓公但教疆吏以守備是齊人為志平此戰也故不書伐不與齊之背盟而伐我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李自陳歸于蔡

癸巳葬蔡桓侯

正曰蔡李桓侯之書於春秋說者以為不書名而書字不書奔而書歸為蔡李之賢桓侯不書公而書本爵為蔡李之賢而請諡是皆以意造作不衷於實而可信者也愚謂蔡君乃

秦季春卷之三 桓公下

十一

從君以次而稱非字也十一年折之盟有蔡叔在焉則知此時所立之弟獻舞即蔡叔也季何以當立季之去其與桓侯有所齟齬而去歃今此之召而歸在喪既踰月固非為嗣立而召亦但為親視而召耳二月而葬桓侯非禮也魯謂賢者為之乎春秋諸侯無大小葬皆稱公惟此一稱侯遂以為請諡於天子夫周之舊典今不獲見然考之於史確有可據者參得天下以為周有諡法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其餘諡法此不可以証諡為臣子所定乎請諡之說不過據貞惠文子之事而比度言之耳他無所考也衛文子之事亦祇恃君寵愛而為之耳豈遂為周之鉅典耶若謂稱侯為請諡則宋之稱公豈世世請諡耶且侯爵稱公祇僭一級而子男稱公則踰三等豈小國之放肆三倍於大國耶而謂春秋

書公以著其僭則二百四十年間雖無大賢侯豈遂無次上之賢遠過于桀者乎名卿大夫豈遂無過於桀者乎奈何皆謂於其下耶諸儒之為此說者特以其可明尊王之義近於理耳不知欲明尊王之義自有大經大法因從違以定褒貶不在此一字之異也其有謂字誤者是也至於蔡季之得書春秋非無所謂也缺舞之立十一年即為楚虜在楚又九年此時蔡之宗廟社稷非季其誰比焉季之居攝者九年而缺舞竟卒於楚季立其子勝是為穆公以是為蔡之社稷臣也故錄其歸

及宋人衛人伐邾  
卓曰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趙之盟而伐邾故止書及以著其反覆之罪

《春秋左傳卷之三》 桓公下 十一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春秋左傳卷之三》 桓公下 十二

春王正月

參曰桓公終於是年無王之人已沒故復書王見王法之永存也試道之罪王法之所不赦也

公會齊侯于濰  
杜曰公本與夫人俱至濰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濰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呂氏大圭曰古人制禮尺寸不敢踰毫髮不敢越者也夫豈強拂人之性情而以繁文末節為尚哉經國家定禍亂而杜未然也泉水在衛女思歸而不可得載馳載駭許穆夫人欲歸

唁其兄而義不可夫人之適其國父母在則有歸寧既終則大夫行聘問而已古人之制禮嚴矣違此者未有不敗公之與夫人如齊是夫而不能夫也夫者以智帥人者也智不足以帥人而可謂之夫乎○汪曰不言及而言與及者以尊及卑以此及彼皆及者為主與者相與而不相屬之詞若曰夫人專行而公從之也易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桓公不能制義而從文姜以正其咎可知矣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胡曰魯公弑而葬者則以不地見其弑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於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春秋左傳卷之三》 桓公下 十三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參曰隱不書葬而桓書葬者桓公戕於齊不得以本國臣子弑君為例故書葬非謂可以釋讐不復也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三終

丹徒莊忠核校

春秋卷之四

御田集古傳註

莊公上

成王元年

春王正月

孔子無事而空書首月見莊公于此月雖不行即位之禮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史書其事謂此月公宜即位而先君不以其道終不忍言即位也門傳亦然

三月夫人孫于齊

杜曰姜氏齊姓于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于其奔去姜氏以示義○祭曰夫人其如齊而齊孫于齊誅絕之義也不曰姜氏謂其與齊不為親也同姓宜淫尚可言其姓氏乎于其去魯書曰孫于其往齊創姜氏見其無地可容也

齊魯春秋之旨莊公上

晏單伯送王姬

正曰單伯天子之卿單采地伯得也王將嫁女子齊命魯主其昏禮使單伯送至魯而後歸齊不言王使者王不自主也春秋所以紀之者見王朝不察襄公之悖亂反與為昏昏有不共誠天之讎反受命為主奉命而行使于其間者單伯也夫救正之術矣○單伯諸儒皆據經文書會書至遠擊左傳而以爲魯臣不知公殺命大夫之說原屬無據諸侯自分封以來大國三卿爲天子所命故卿曰命卿皆諸侯自擇賢才而任之既已受命即爲魯命後雖有罪國君不得而專殺之必請於天子今謂單伯爲魯之命大夫單伯字則文十五年有單伯登其子若孫可同于祖父之字耶謂後之單伯亦命大夫登其子孫皆賢足當天子之命耶抑一命而子孫

世襲耶此又無其制矣其言曰午氏或於單子爲周臣故云爾彼爲單子非單伯也不思單爲斯內邑名天子封得或曰伯或曰子因其功德之深而命之非單邑止可稱子不可解伯也如祭邑前有祭伯後有祭公被何不一之也有謂十四年單伯會齊侯等于郵書單伯會而不以單伯齊侯列序則其爲內臣明矣不知春秋內尊尊周有魯之君臣則書曰公舍或某人會無魯之君臣在被則書曰單伯會齊侯等于某見其以王臣而來會諸侯非諸侯之要結三臣以會于屬國之體未爲失也又有謂單伯至自齊既爲王臣安得告至於魯不知彼爲魯事而來被齊人執不書其至於魯史豈其久繫于齊而不返耶趙氏鵬飛憤從左而不悔者欲聞其說安得以愚此說告之據經擊傳洵爲特譎然于公殺則可矣

齊魯春秋之旨莊公上

欲擊左傳勿輕破齒

築王姬之館于外

杜曰公在諒間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于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于外○張曰築館所以爲王姬之舍以待齊侯之逆也然魯主王姬非一前此必有其所今特築於外者知哀痛哭泣不可雜于吉事故築於外也然桓公戕于齊未及一年其創鉅痛深當百倍于先君正終之日又可以于外爲安命國人以築與春秋所以著其忌父親讎之舉也○參曰或疑夏送秋築館不已後乎不知此築館乃魯人特起之見故春秋書之以明其雖築于外猶爲未安豈必館先成而王姬始至以居之王姬之至必有常所秋又築館于外者爲齊人來逆時之用也何妨既至而後築乎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杜曰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褒稱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衛襄之比○張曰莊公主王姬之昏故王寵嘉其父遣使錫之兼命然桓叔隱在王法有賊殺其親之罪乃司馬九代之所宜加王不能討又以惡為善示以哀嘉故特去天而止書王也○參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大王今不書天見其所錫之誣也

王姬歸于齊

孫氏悅曰不書來逆者視迎常事不書齊與魯為隣國而魯主其昏又在衰經之中不書王姬之歸無以見魯之失禮而天王失命也

齊師遷紀邢部部

三

參曰邢部部紀之三邑也齊取而有之以云遷蓋陽存三邑之名徙其官署器用于別境而陰收其土地人民如此則必用大衆故書齊師雖不遠滅紀而滅之形成矣紀為魯甥又王室姻戚齊娶王姬而魯主昏旋與師以迫紀非但無魯並無王矣其暴不已甚哉

己丑王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參曰慶父莊公庶兄於餘丘杜云國名公殺皆云邪別邑然未有伐邑而不繫國者杜註近之其所書之義或云罪莊公非所伐或云罪莊公初年即委政慶父以釀禍端亂本然傳

無其事未知其所以伐之故何從而決其是非也姑問所疑

秋七月齊王姬卒

參曰魯王其嫁故齊人來赴來赴故書卒或云比之內女或云公為之服皆非正義其書之者謂莊公宜與齊絕今乃因王姬而視厚若此非徒視王姬也實親齊也如不同天之恨何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祿

胡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祿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也或疑子不可以制母趙子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

齊侯會魯之西莊公上

四

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敬之不至爾

乙酉宋公馮卒

春王正月湯會齊師伐衛

參曰湯魯大夫未賜族者伐衛納朔齊志也魯何以與之會莊公尚幼謀國之大夫知有勢而不知有義主王姬之昏聽夫人之會與齊親矣故復與之伐衛皆庸臣詭隨之行君子之所深疾此春秋書湯之意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薛氏季宣曰七年而葬閔王室之無臣子也

秋紀季以鄒入于齊

孔曰季紀侯弟鄒紀也齊之謀紀久矣前年遷其邑國有旦夕之危紀侯不能自入為附庸故分季以鄒使事於齊大夫之後季為附庸先配不廢社稷有奉季之力也故書字不書名書入不書叛也判分也傳曰始分為紀侯大夫張本也紀侯之後叔姬歸于鄒明為附庸猶得專鄒故可歸也以叔姬歸鄒知鄒為附庸附庸之君雖無命而分地建國南面之主得立宗廟守祭祀○胡曰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忠則春秋貶之庶則書名書奔今季不書奔不書名見其迫於強暴奉命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乎是無譏焉入者難辭也

冬公次于涓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四莊公上 五

參曰次者止宿之名師過三宿曰次言久於其地也公往會鄒伯謀共救紀而鄒伯辭以難故止書其次涓見公此舉為無益之行也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孫氏曰春秋諸侯相見皆謂之會未有言享者其因會而相享亦不書以會為重則享不足校夫人無道而享齊侯亦因會而後享也然經不言會而言享者姜氏會齊侯又享之播惡於二國之間會已不可况享乎以享為重故書享也姜氏齊侯之惡不待貶絕而見矣莊亦不免於罪也大飲賁曰享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鄒伯遇于莊

許曰齊與陳鄒遇于莊蓋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也○參曰齊知魯之援紀不可回也然非得陳鄒之助亦不能獨援故託於不明而會者以見陳侯鄒伯令勿助魯則取紀之謀成矣兩君相見而曰遇春秋猶諱之況三君乎其為簡畧變詐亦甚矣

紀侯大夫其國

張曰自桓五年齊鄒如紀以至莊三年凡開紀之存亡者一佈書紀侯圖存不獲困強暴之陵迫委宗廟於其弟而去之故特書大夫而不曰出奔所以責強暴閔小弱而寓興滅繼絕之志也○參曰前年使紀季以鄒入齊已有去志然宗廟社稷難以輕棄故猶遲之及魯君次涓而鄒不應陳鄒遇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四莊公上 六

垂而聽於齊然後遲難之議決脫然而舍去聖人通其不得已之情書爵書去書其國見其無自取滅之罪也不詳所如而特書曰大其以去之京師而依於天子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孫曰紀侯大夫其國紀無臣子故齊侯葬紀伯姬齊侯不道遂紀侯而併其國葬伯姬以市恩甚矣齊侯之詐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雒

參曰齊侯稱人貶也桓桓公辱夫人乃罪大惡極之人無時焉可與通也禮節二年姜氏會齊侯之處也莊公釋不共戴天之讎與之會獵於此徒知供樂而不知內慚此之謂失其本心故書以示譏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余曰師者眾多之地不投人知而直往於此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記惡莊嚴固不能為夫人諱也由會而享由享而如師已甚愈甚之辭也

秋鄭黎來朝

孔曰鄭之上世出於祁國譜云祁祁城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為附庸居於鄭曾孫黎來始見春秋數從齊桓尊周室王命為小邾子○王氏葆曰鄭國小故與介同稱名鄭猶有禮故不止言來而兼曰朝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齊魯魯之旨莊公上

七

程曰諸國稱人違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陳曰不言納以朔人為重也入則不言納故伐鄭納突伐衛納朔書入而已矣

癸丑王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范曰徐乾曰王人卑者之稱也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故加命以貴之○正曰杜云稱字以其加于也徐云加名以其稱突也愚謂稱名為是加于者乃春秋稱美如子夏之例書王人者見其出於王命也子突奉王命以存於衛而拒朔如是則王命所臨宜其莫敢干矣故不言帥師正也言救非正也有不用王命者而後言救也諸侯苟順順逆之理問王命而輒止伐衛之師則廢置之

憤之天子暴逆之賊傲自退避不即為有道之世哉惟五國守意納朔以尚其私恩抗王命而臣王師使子突此舉空存救衛之名而無其實則救之者未嘗不善而伐之者亦不害矣

夏六月鄭侯朝人于衛

劉曰朔同官有國矣入而不復者不與復之意也為諸侯受之君君所不命而自取之雖有鄰國之出六亂之道也為此乃非所以復也○正曰朔有殺二兄之罪徒逐出奔於年之立王命之完諸侯之約王言之矣乃以抗拒而入肆其放殺是莫而已矣

秋公至自伐衛

余曰言至與之也傳曰不致則無用見公惡事之成也

齊魯魯之旨莊公上

八

齊人來歸衛俘

高曰朔之奔齊侯容之其入也齊侯連諸侯納之故以賈賂齊而齊以分於四國焉故主齊言之而曰來歸衛俘則同黨之罪各有所歸而齊為首惡○胡氏銓曰諸侯逆王而納朔志乃在於為衛盡志於利則叛其君矣春秋書齊人歸衛俘以見諸侯之違王命本志於利也

甲申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孫曰恆星星之常見者也常見而不見此異之大者隕墜也夜中星隕如雨謂隕墜者來也○張曰蓋王邈將終而霸統

方作之祥自此毫辨禹湯文武之紀綱法度掃滅殆盡矣○  
正曰天地之運數與人事相表裏人生而父子相繼之際不  
過三十餘年故論者以三十年為一世及其易世而氣象有  
變受者天地之運亦皆是而已矣故春秋所紀天地之變異  
不出乎三十年上下之間以為兆端應感之始其識於幾先  
者微矣自入春秋以來三十六年王綱不振諸侯放恣雖極  
壞亂然而王迹猶未盡熄諸侯各不相統今天著其象常見  
之星當夜而隱至於夜中星見矣而隕墜之多如雨此非常  
之變也以言乎邇則大水為災以言乎遠則刑罰內侵王道  
終而南功伊始越一年而小白君齊矣

秋大水無麥苗  
杜氏語曰八政以食為先一穀不登曰歉莊公不能以禮為

國屢致災異此年大水麥苗見害聖人錄之以示憂民之教  
俾後世人君以重民命為心也○張曰周之秋今五月麥熟  
苗將秀因水漂盡故麥與苗俱無民食乏絕有閭之大事故  
書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敏曰一歲再會稔惡已極無知之禍行且及矣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杜曰期其伐廊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祭曰慶父  
在而稱帥師與大夫敵也書次又書侯深責其無名妄動之  
罪也

甲午治兵

程氏論學曰自文事者必有武備故治兵於閒暇之時而用  
之於不得已之際則師出以律矣今魯師輕次于外俟陳蔡  
而不應眾心離散然後治之未矣

夏師及齊師圍鄭鄭降于齊師  
張曰晉及內之志也魯與鄭皆文王之昭蓋同姓兄弟之誼  
親者莊公忌視而志于取鄭始俟陳蔡而不來然後要齊以  
圍之鄭所以不服齊而降于齊春秋直書以見其從權而貪  
利資人以虐小二國同役不同心敵遂得乃同之魯師之出  
大無功也故著其輕用民力之罪

秋師還  
胡曰書師還讒役久也輕舉大眾妄動久役俟陳蔡而不至  
圍鄭而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病民莫此為

甚矣○正曰春秋凡書師皆公不在軍之辭今先儒據左氏  
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遂謂公亦在軍稱師為變例不知  
慶父之請自軍中請之於朝公之不可自朝止之於軍故往  
反稽遲至秋師始還也若在軍中不可則疑即還矣不待秋  
也春秋所書之意譏其勞師於外與鄭棄其師祇一聞爾其  
不書慶父帥師者猶制在公也若書慶父則專非慶父矣此  
罪廟謀之失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祭曰無知不稱公孫非卿也○陳曰弑君者連稱管至父其  
專罪無知何君弑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子矣春秋誅利  
心是故連稱管至父實弑齊襄無知與聞乎故者也而無知  
受之則無知為逆首○張曰齊襄之見弑以禍本言之則無



知之亂嫡積漸於僖公之時而獲公之積惡不可掩考其即位以來所善齊事無非匹國公身之媒所謂積不善之有餘殃也

春秋集古傳卷之四終

莊公上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四終

江都郭夔校

春秋集古傳註

卷之四終

莊公上

九年

齊人討之

齊人討之者齊人討之也曰齊人討之辭也執君之賊人人之討之故稱人以殺人者眾辭也無知不稱君既以為賊而討之矣故齊人討之不成其為君也

公伐齊納子糾則知齊大夫之背盟也  
正曰齊有亂子糾在魯故公召齊大夫而與之謀立君稱大夫者當國之辭也齊無君則大夫當國矣公無所當言故以大夫稱而不名無嫌於仇昔其所盟者正也齊大夫既受明則宜其逆子糾而立之何為返國而即逆小白于莒也下書

春秋集古傳卷之四終

莊公上

公伐齊納子糾則知齊大夫之背盟也

正曰左氏本作子糾証以經文後稱子糾不應前後互異故仍從左氏經程子以小白子糾為襄公之二子考襄公之立在此位十二年立五年而始娶王姬又一年而王姬卒則嫡子之有無未可知也若以子糾為襄公之長庶則必生於王姬未歸以前十餘年則襄公太長恐非王姬之匹也且倍之在此位三十三年則襄公亦未必甚長恐未有此二子也自此年至會于葵丘計三十五年而桓公已稱天子則小白之少於襄公能幾何故說鮑叔牙當亂未作即奉公子小白於莒是襄在日而其臣奉其公子以奔則可謂大駭恐無此情事也如此則以為僖公之庶子者是已倍之庶子何首有臣以奉

之蓋鮑叔夷吾之事見襄公無道必不能久於其位見終弟及則二公子皆先古之國也各奉一公子全身遠害以爲將來親親之計耳然則二公子孰長曰先高謂糾兄者是也夫以夷吾之智名譽之信不奉長而奉少彼知其不然矣且以子路子貢之言觀之更有可信者皆曰桓公殺公子糾則是殺其人而奪其國之詞也故二子皆憤其殺而責管仲以死也若彼糾弟固無害於桓公之爲君而於其來爭拒之是矣既殺之而子路子貢亦但以桓爲忍人將置而不論也何皆切切於名義之間向夫子而致辨哉至鮑叔之奉小白又自有此鮑叔之智固不及管仲而其平小白卒能有成功則于意之一得也彼固管仲於二庶子之爲人惟小白能得衆則以次之理或考定也是又鮑叔之獨見也公納子糾

蔡案梅蕪之五 莊公

二

而先言伐齊者齊大夫背就之盟逆小白而拒子糾故伐而納之也凡言納者皆內弗受之詞糾繫子明其罪嗣也小白繫齊非子其當立者其有齊人之內援也二子同時爭國小白有內援故得先入先入故得有齊人者國逆之文亦竊入之辭故凡有爭者皆言入也孫說得之○孫曰夏公伐齊納子糾其言齊小白入齊者小白爭立也言入者皆非世嫡

秋七月齊齊實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正曰凡戰若不言公諱也出師敗績乃敗矣此何以書敗績明不能納子糾也小白據國而爭立管納子糾而敗績故特書我師敗績以明小白之多助而子糾之弗勝也其弗勝者勢而已矣非義有不勝也故不諱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劉曰此齊人殺也其曰齊人取之何甚齊侯也內私人之國而奪焉齊人之師而殺焉是取其子糾戮之而已矣○正曰前兩言大夫此則齊人非止貶齊桓並貶齊大夫也此年齊齊事詳且悉者齊桓始立之不止也論次爭立又賊殺其親以是得國而衛諸侯其本固已失矣此其所以專事詳而遠於王者之道也

冬

齊曰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猶有臣齊之心故洙而深之以爲防禦書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人心成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務以深險自守不知困民於無益古人未雨綢繆之意不如是之陋也

蔡案梅蕪之五 莊公

三

丁丑王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正曰案經凡內勝皆曰敗某師則詐戰之說謬矣前年齊已敗我師殺子糾今復加兵於我師亦何義哉故經不書伐深疾之不與齊之加兵於我也書公敗齊師見齊魯之自此相惡也

二月公侵宋

張曰莊公以僕侍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致鄙之師也

三月宋人遷宿

高曰宿介於宋魯之間屬於宋而親魯宋人以爲貳於魯而遷之○參曰遷宿于別境宋有其故地猶存其祀故不言滅

宿自是亦微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郕公敗宋師于乘丘

許曰齊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是以再不戰志於魯○  
案曰齊宋書師著兵力之強也書次見其難出之無名也次  
未及戰而書敗見其以計敗之也齊方圖衛而宋以威魯  
魯自致意而詐謀以取勝皆非善鄰之道也故筆貞之

秋九月制敗蔡歸于蔡以蔡侯之歸

杜曰制楚宋死其國制蔡一六二名以爲國號亦得二名  
終莊公之世蔡者書制蔡之元蔡者書楚人伐蔡以後蔡稱  
楚也○案曰制自方叔伐之後人存蔡則蔡國不亡不  
作故也○吳曰蔡侯乃楚所獲而以之歸蔡於楚九年至莊  
十九年卒○李氏廉曰楚勢浸強齊桓方謀魯以圖伯於東

蔡蔡梅蔡之五莊公中

四

而制亦故蔡以爭強於南故執君滅國之禍皆始於此年○  
正曰蔡侯昔名不復其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解治

張曰齊桓方有志爲政於天下非特不能興滅繼絕而以私  
憾覆滅小國其罪大矣○正曰孟子曰霸必有大國春秋先  
書齊襄世紀大書齊桓滅諸小國所以著齊人之廣地以資  
前圖也滅國桓書人以見貶此書師者著其始用師於大國  
以聚暴寡也譚子不名卒以不祀也

戊申年十一月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郕

張曰宋師再至再敗兵燭旋及其君魯雖再勝其國亦困於

兵矣

秋宋大水

杜曰公使弔之故書○張曰比歲支兵怨不廢禮蓋古意之  
存存者思自公不重禮而而自新宋自鳴乃童子  
所刻出狀書以誌管之而不知變者春秋之存災異可不察  
哉

冬王姬歸于齊

張曰王女下嫁與諸侯之女適人者無異詞蓋夫婦之道三  
綱所繫宜於早正故因其始嫁而一之於諸侯女歸之辭焉  
陰陽唱隨之義天地之常經不可紊矣○案曰魯王王姬之  
嫁多矣在他公時以爲常事不書惟莊公時兩書之適襄公  
書之詳議親醴也適桓公書之略齊魯數交兵亦敵國也不

蔡蔡梅蔡之五莊公中

五

然則以爲常事不書矣  
己丑年十一月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胡曰莊公四年紀叔姬歸於鄆於今九年叔姬始歸於鄆者紀侯  
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辭以宗廟在鄆歸奉其  
祀也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已矣不歸於魯所謂  
全節守義不以己故而妨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  
加焉是故其歸于鄆其卒其葬史册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  
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焉後世勸

夏門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胡曰君弑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有死於



正曰公子御說文仲久已知其宜為君則是賢也又為世子則是當立也而欲遂所建商叔大心已合五族與曹師定亂而立之此杏之會也何德於宋而責其曹乎蓋當時諸侯繼立必與於諸侯會盟而位始定桓公就此以圖伯諸侯因此以尊桓宋公定位是時宋突無報禮於齊之事故桓公責其曹會約二國以伐之且謂王師以假示尊周之意然假之者宋有不自敗者故不俟王師之至而先與陳曹專伐討春秋稱人以貶罰其專征以示威也

夏單伯會伐宋

正曰不稱王使明齊侯之請非王自命也繫之於夏非單伯之後至議齊侯之先行也說者顧猶以為魯臣豈密通親國踰時而使人往會明示以慢乎且說桓伯者動云尊周室

春秋左傳卷之五 莊公中 八

不於此者其尊周必待二十一年之後乎魯臣豈密通親宋曾書帥師此不言帥師王臣視列侯君將不稱帥師之美也

秋七月荆入蔡

事見左傳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正曰單伯取成於宋而還至冬復會諸侯于鄆以成宋好書

曰單伯會見其以王臣而來會非主之也去齊侯也諸侯欲

推以為伯春秋據其事而書之蓋亦因而予之矣

二十五年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許曰自北杏至此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慎重是以盟則衆

信矣敬諭也○祭曰復會于鄆陳侯亦至序於衛上重三浴也宋當鄭信得如前桓伯於是乎畧定故左氏曰齊始伯也夏夫人姜氏如齊

祭曰桓伯之人於今七年姜不如齊以齊魯用師也柯之盟齊魯已平今復如齊桓公不之拒蓋徒欲展親結魯以定伯業而不知詳於慶義者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祭曰鄭附庸小國而叛宋宋自伐之有餘矣必連三國者蓋齊桓專尚威力挾邾以助宋脅服小國耳書人者畧之也邾人伐宋

張曰問諸侯伐鄭而侵宋不誠於服齊而背二鄭之會鄭之反覆於齊楚之間蓋始於此

春秋左傳卷之五 莊公中 九

冬十月

祭曰王 十有六年

春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孔曰往年齊桓伯救患討罪未敢即尸其任今為宋伐鄭仍使宋自報怨故宋主兵序於齊上也

秋荆伐鄭

王氏曰齊方圖伯楚亦浸強北侵不已陳蔡鄭許適當其衝鄭之要害尤在所幸故鄭者齊楚必爭之地也○祭曰楚伐鄭及陳而還於是諸侯懼而益從齊矣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囿

陸曰清問於師曰會公會也不書公為公諱也桓之謂諸侯服之矣不從之則禮便危矣故不書公為公諱。正曰按陸氏之引而不發蓋謂自糾糾以未數與齊爭衡會于柯諸君相盟也至此則不得已而從諸侯服於齊矣故諱之程胡首叛盟之說蓋不如此之得其平也鄭伯一歲兩受伐焉至冬卒從於齊河濟秦岱之間諸侯之同方岳者無不合矣桓桓於是乎成故於此一書同盟傷周道之衰志弱事之興也

邾子克卒

甲午年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

祭曰去冬既同盟于幽今歲首諸侯朝齊鄭伯不朝而使詹

往故齊侯憤而執之春秋書人以示貶謂朝齊非典禮之存而詹以無罪見執也詹不稱氏非上卿也

夏齊人殲于遂

張口絕滅社稷以及其君慮其民之思舊主而以兵力強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息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蓋王者之道貴於與誠繼絕而齊之滅遂不止於殺一不辜而已故聖人於此不言遂人殲齊戍而書其自殲所以伸遂人復讎之志而著桓公不仁以至於自殲其眾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陸曰凡言逃者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張口口列國六氏

踰歷三時不令其服罪而去防閑弛慢國凶凶遂齊之罪也

竊身逃竄同於苟免之匹夫無大夫之行失節辱國詹之罪

也為通逃主以取伐於伯主齊之罪也

冬多糜

胡曰糜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又宮祿也故書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祭曰不言戎侵我又不言敗戎師而但言公追戎則知疆場無所守之衝戎來侵掠已得其志而去公躡其後而追之耳

于濟西所極也濟西猶魯境道之至於此則戎先深人可知矣書之以明備預不虞為國之要務也

秋有莩

何曰言有者以有為異也○杜曰莩短狐也含沙射人○張

曰稟者迷也莩者惑也是時文姜為亂於閨門之內其遺毒餘也至哀姜卒再成文姜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頗矣○

祭曰次年文姜再如舊○

應幾乎息矣孰知哀姜接踵而至故陰類之異物屢有之春

秋悉書其觀於物者微矣

冬十月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廬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孫曰廬書者為違事起也結締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若云

大夫出境得以專之則秋與齊侯宋公盟而冬齊人宋人陳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人加兵於魯非所謂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也陳桓人者勝  
不當書故盟言之也○正月結稱公子已受氏焉鄭也魯於  
是時列卿始齊等無不受氏之卿矣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  
友咸孫辰公子結皆見於經于鄭乃其盟之虛非勝之止處  
也盟必書地連上殺者正以見方行勝事而遂盟于鄭也勝  
止於何地不必追求矣

夫人姜氏如莒

家曰前此姜氏如齊齊莫之拒遂使肆然罔忌勝遊及莒非  
惟魯之辱亦齊之辱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何曰鄙者邊垂之詞○許曰公之事齊後於諸侯又受鄭賂  
未討齊宋在鄆將以陳人伐我而結知之故權國重而與之

春秋集傳卷之五 莊公中

十一

盟示先下之以禮齊宋以公子之盟未足以結成也故卒來  
伐而取蒙焉○家曰是歲周有子頽之亂倚師燕師伐周立  
于頽天子攝邊於外桓公不能討乃以三國伐魯是春秋所  
貴也

丁丑年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張氏海曰莒非父母國而如者意夫人為齊桓所絕也夫人  
行年六十而不知恥莊公成君二十年而不能子是可哀也

夏齊大災

杜曰來告以大故齊天火曰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成惠王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王氏孫曰鄭伯有納惡王之功勳在王室而不免諡為厲者  
其始以賂而篡立中以虐而出奔周室雖衰公議尚在臣子  
舉諡不敢妄加美名古意猶可考也

春秋集傳卷之五 莊公中

十三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五終

江都郭夔校

春秋卷之六

鄧坦集古傳注

莊公下

春秋卷之六  
莊公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張曰有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堯舜三代之法不可偏廢者後世兩夫之偏慘刻者不復察其情舉過失而盡刑誅之及姑息之過如莊公者反取大罪極惡而列之於後災以從肆赦之例估終得志其善瘖暗謂之肆大眚以譏其務小惠而失大德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程氏端學曰姜氏弑逆淫亂得罪宗廟國人所當誅也而得成禮以葬魯之典禮廢矣其不從夫禮與七月而葬乃其細

春秋集解卷之六 莊公

事不暇論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邵氏寶曰御寇陳世子也何以殺之欲立嬖姬子款也殺者宣公而歸之陳人者何陳人之志猶公之志也是以與申生異辭○正曰稱人而不名蓋陳之譏人陷世子於其君而君殺之也法不當專罪聽譏者故不目君而稱陳人以兼罪進譏之人也不曰世子而曰其公子者對陳人而言不失上下之分也若稱世子則當目君矣或曰申生之殺亦信譏也何以目君曰彼信嬖姬之譏女子不足責故專罪聽譏者觀此御寇之殺完以賢公子而亦奔則陳人之構禍大矣春秋之法條分縷析如此後世君臣所當深戒也

夏五月

祭曰以五月首時一經無之杜云闕終是也或以為議莊公

要事聖人不如是迂曲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程曰高侯上卿稱無仲微者與盟之禮益詳公盟後與隄為昏密之大也

冬公如齊納幣

呂氏本中曰莊公失禮者三娶嬖女一也喪未畢二也親往納幣三也

庚申王 戊午年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

張曰書至告於廟也春秋書至蓋原於書巡狩而歸格于藝祖用特之意聖人以舉動之公往返之節質之幽明而無愧

春秋集解卷之六 莊公

也今莊公忌父讎而娶其女自母喪而往納幣以此告廟其

心將何如哉此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比事屬辭示人之意顯矣○趙氏與權曰莊公踰年而後反居喪告朔之禮俱廢焉

祭叔來聘

正曰聘兼自行之禮也何以不稱使蓋祭叔祭伯之弟也為其兄來聘於魯時史得其情實故不書天王使之也言祭伯使則圻內諸侯上有天子不得有所使也故但書曰祭叔來聘聖人存而弗削以為祭伯列爵王朝不能上輔天子明正典刑以令於諸侯而反私行聘問以結外好由是諸侯之無王者有內援而益肆行無忌矣周之衰也孰非此庸臣誤之也哉



晏公如齊觀社

吳曰社者諸侯祭其土示之常事未聞鄰國之君往觀之者  
而齊而曰觀社此何禮哉蓋齊俗每因祭祀則蒐軍以夸示  
故眾而聚人觀之故莊公得此為名以加齊也○祭曰公  
如齊觀社曹劌諫而不聽春秋書之所謂君舉必書書而不  
法為後戒也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正曰春秋小國大夫例稱人荆雖疆實荒遠故春秋從  
小國之例於秦於吳亦然然既與通聘猶當稱君使稱臣名  
而不氏若衡若椒乃止稱荆人者蓋隱桓莊之時小國來朝  
大國者有矣未有行聘者荆遠行大國之禮故春秋抑之也

齊侯與魯公

三

後所稱屢異說者謂漸進之非也立文各有當爾本註詳之  
公及齊侯遇于穀

正曰進穀與觀社同時說者皆習焉而不察蓋公之如齊特  
託于觀社以請昏期乃未見齊侯聞荆人來聘而即返故書  
其至以著舉動之非禮及其既接荆聘旋復期齊侯遇于穀  
凡稱遇者皆托於不期而會以為私謀故傳謂志相得也觀  
其至秋而即丹桓宮楹則知其昏期已定塗師官廟矣

蕭叔朝公

陵曰人君相見曰朝皆受之於廟以重禮也○胡曰蕭叔附  
庸之君也為禮必有其所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  
嘉禮不野合而朝公於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  
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

何曰楹柱也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夸大示之○正曰五  
廟不稱豈何以稱桓宮蓋桓公於隱為弟未當易世遷主又  
不可隱桓同宮故別立桓宮莊公將娶于齊於桓宮廟五廟  
未必不修丹桓宮楹者明桓死於齊齊女不可入于桓宮  
也況丹之亦非制乎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正曰公子結盟齊侯宋公子鄆至冬而有西鄙之役蓋大夫  
而盟諸侯未足深恃也前年齊高侯盟公于防亦大夫而盟  
諸侯者故齊桓以為未足恃復為扈之盟也書會齊志也蓋  
齊桓欲得諸侯莫先於得魯猶有西鄙之憾故盟于扈以釋

齊侯與魯公

四

之盟會國之大事說者與遇穀同議以為昏娶之故非其倫  
矣○遇穀魯志也可以要結姻好論盟扈齊志也惡可以為  
昏姻之故而還至鄭地乎是其議之所從生不過因後二年  
方逆故為此說耳有謂齊女待年未及或可信也至謂文姜  
所制踰時而娶則又不深考矣莊公年二十六豈有至今始  
娶之理倍公之母成風說者以為莊公之妾莊何緣而有此  
妾乎蓋必其先安於風姓成風其賤也嫡既匹而始讓娶齊  
百說春秋者皆執不再娶之說不思邾文公夫人有齊姜有  
齊姬豈其一娶一姓乎據經所書莊公如齊之類數蓋其  
依齊以為安肆志寵樂動不中禮自持禮而已然矣然前十  
五年猶望其有為也故書其罔歸書其敗齊師于長勺北杏  
之會不與柯之會與齊特相盟兩會于鄆皆不與是公之不

苟於從齊也豈不可以發信自強哉迨十六年諸侯從齊于  
幽而公亦俯首矣故諱不書公所以傷其無能為也自是所  
書無非苟從於齊之事雖倖得無事然不能正身以禮自治  
其國其如後患何

辛惠王二十有四年  
亥七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楨

杜曰刻鏤也楨棟也將逆夫人故為盛飾○胡曰丹楹刻楨  
自常情觀之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  
也齊桓之儲國也為子者不能復而盛飾父宮夸示難女廢  
人倫悖天理者也御孫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  
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故詳書以示戒

葬曹莊公

春秋集傳卷之六 莊公

五

夏公如齊逆女

啖曰凡昏姻合禮者皆不書如魯往他國親迎皆常事不書  
他國來亦如之凡書者皆譏也

秋公至自齊

祭曰踰時然後至見公之久於齊也納幣久於齊親迎久於  
齊視在他國無異本國政治不闕而溺於宴樂怠荒甚焉  
書公自至而不書夫人借至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也故別  
書入以譏之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祭曰豈其妻妾必齊之姜不痛於文姜之亂而復娶哀姜者  
秋於其始至書曰入說者以為宗廟弗受之辭也固得其旨  
而聖人書入之意則以其禍奢視文姜為尤甚若曰召慶父

之亂者已自此入也蓋比之與戎入寇者矣

戊寅大夫宗婦說用幣

祭曰左傳公使宗婦說用幣御孫譏其同於男賈是為無別  
禮於微夸耀一時無別之亂由微而之著則其禍大矣越七  
年而見之○正曰諸傳皆以大夫宗婦並言是不細閱左傳  
單提雙承之過且大夫即見用幣亦常禮也春秋蓋不書正  
以示婦之用幣即著其無別非必待男女混雜相見然後知  
其無別也言大夫以宗婦繫之大夫爾

大水

冬戎侵曹曹出奔陳赤歸于曹

祭曰戎不逐焉而納赤何為焉之奔赤之歸皆在此時然春

春秋集傳卷之六 莊公

六

秋祗書曰侵蓋不以廢立之禮與戎也若曰戎以侵掠亂曹  
曹世子驁以戎亂故不能自定遂出奔陳庶子赤乘戎亂而  
歸國以竊其位曹之富國大臣不能輔佐嗣子捍禦戎師以  
致庶孽亂正則將焉用彼相矣

郭公

祭曰郭公先儒皆以為闕誤胡氏既以為義不可曉又取郭  
氏之說載管子善善惡惡一段是以似亂真雖其言足以為  
訓見於他書可也

辛惠王二十有五年  
子八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杜曰女氏叔字李友與原仲有舊故女叔來聘李友冬亦報  
聘○正曰凡聘皆使卿卿例書名此稱女叔蓋叔為陳侯之

弟陳侯寵任之過封之別邑而氏曰女焉春秋書之正以見大都偶國為非禮也二十七年季友會非原仲比於國君著義益明矣○陳氏深曰自十九年公子結因慶而失原之好遂與齊宋來伐今乃來聘以結好故傳曰始結陳好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杜曰日食應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於社請教於上公伐鼓於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張曰日食陰勝陽微之徵事同天下固不止為一魯而諸侯亦有臣民則因天變以自省加洪範五事敬謹於視聽言貌思之間一失其正則咎必應之古人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故高宗彤日洪範之言乃古人之所先務如周

征周禮所載乃禮文之末爾一時遭變禮文固不可廢然正

七

其本而後末可理也今莊公於克陽之本蓋藐然矣鼓何益乎又用牲而欲以物求免書此以見本末之皆失也○呂氏大圭曰天子伐鼓於社社陰之神也日食則陰勝陽也天子尊故責神諸侯卑自責而已諸侯鼓於社非正也復用牲非禮也

伯姬歸于杞

胡曰其不言適何也逆者非卿姓名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其禮之失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胡氏銓曰未聞大水而用牲者況伐鼓于國門乎此非惟避其失禮惡其不務修政事以消患彌災而為是區區淫巫瞽

史之見也

冬公子友加陳

杜曰報女叔之聘也凡魯君卿出朝聘皆曰如公子友莊公之母弟

春公伐戎

許曰隱桓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淪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陳曰凡殺大夫恆名之此其不名何惡君也戎侵曹羈奔陳赤惡曹羈而殺其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此專殺大夫之始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八

趙曰徐偃王偃王王穆王滅之別封其系以祀伯翳其地介於魯宋之間為二國患此必犯宋之牧圍故宋伐之然齊實伯主而以宋主兵何也儲徐者宋故齊以宋主之

冬十有一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祭日凡書會齊外為志也蓋伯姬來寧其父至於洮而不肯入國故公用會之也如莊公者當以義訓之令其歸國何至輕身以往會于外乎春秋書之比於兩君相見之詞並責之也

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杜氏謂曰諸侯同志而盟共戴天子齊桓主之○參曰此書

同盟左氏以為陳鄭服也皆考諸經自北杏以來陳人未有

異志何與鄭並論乎蓋在會諸侯宋桓晉莊數從齊侯已狎

伯政惟陳鄭差遠至是而同心戴桓願為此盟以其尊周室

則此盟出於陳鄭之謀也邇人安遠人至矣天子於是年使

召伯廖賜齊侯命其亦因諸侯之所同欲而賜之賦春秋再

書同盟于幽蓋亦節取尊周之義而予齊以伯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杜曰原氏仲字禮大夫既卒不名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具

見其事亦所以示譏○吳曰無會葬鄰國大夫之禮季友與

原仲有舊欲往會其葬以大夫不可私行出境請於公命之

春秋集解卷之六

九

行故書

冬杞伯姬來

參曰歸寧曰來常事不書此書者以其非為父母而來為叔

姬之嫁也為杞國夫人寄內政焉父母在歲一歸寧孝也他

事則不可以輕舉今春來寧其父忌見後母但會于洮而反

此則因叔姬之將適莒也而輕於一來故書以著其數為非

禮也

莒慶來逆叔姬

胡曰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

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

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紀伯來朝

參曰杞伯來朝從伯姬也非人君之行矣伯姬以私事來禮

己虧國典杞伯不能閉自家而復以身徇之雖以朝禮來惡

能掩其從婦之恥乎春秋聯書於此以彰其同時偕行而不

能正夫婦之倫且以明朝禮之不可衰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曰賜齊侯命為侯伯會于城濮將討衛也○參曰君行師

從桓公既受伐衛之命而至于城濮則其以兵臨衛也明矣

公問齊侯在彼而往會之從齊可謂專矣公不與伐蓋齊侯

辭之他事皆合諸侯今此奉王命以討衛乃獨行之則是欲

專其名且欲專其利也當此之時為衛計者知王命之不可

抗則請服於會何至有來春之敗乎

乙惠王十一年二十有八年

春秋集解卷之六

十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參曰衛有伐周立于頹之愆惠公為之也今懿公之立已二

年矣不朝於周以蓋前人之愆此伐衛之命所由來也幽之

再盟衛又不至以抗伯主之令此齊人之伐所由至也城濮

之會齊侯觀釁也衛不微辭請罪以彌兵於未動今春之伐

齊奉王命也衛直抗拒而與戰故書衛人及齊人戰以明衛

人志乎此戰也敗績不書師以明主戰之罪也齊奉王命以

致討宜若無罪矣而稱人者以王命始而以取賂終春秋責

其不忠於王室而貪以成私也故與衛俱貶焉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正曰救兵未有不善之者而齊宋稱人何也魯君親行齊宋  
豈以彼者會乎蓋齊晉之霸皆以爭鄭為先務此其始也荆  
之伐鄭救之宜矣十六年之伐何以不救之也考齊桓之始  
入也用管仲以圖伯內務富強外吞小弱無非驅逐迫齊利  
已病鄰之事救患分災非其本心之誠然故荆人北侵蔡鄭  
受禍而桓公若罔聞知甚至王室有難亦坐視而莫之拯也  
向使率諸侯以舉大義北殺王都南紓蔡鄭登其力之不足  
鄰之不附乃不勝其求利之心與小就之心也經營二十年  
乘道行義者有幾乎自幽之再會鄭伯輸誠以服天王因之  
錫命桓公感而思奮於是乎有向義之心荆復伐鄭始救之  
矣然其救之也猶以為可以圖伯而後救之也故聖人書教  
以善其成一匡之功善人以譏其行霸者之術此王霸之辨

春秋集解卷之六 莊公

七

冬築郿

誠偽之分韓子所謂謹嚴者也說者顧猶以為將軍師少  
欲為桓公管仲護並為聖人護愚姑勿多辯楚師強矣將軍  
師少救之而不勝且奈何

孫氏覺曰郿魯下邑郿故無城新築為邑春秋之法與作皆  
書所以重民力謹天時也先書築郿而下書大無麥禾則公  
之興作不重民力可知矣

大無麥禾

張曰不言水旱而言大無麥禾天時人事兩不足也○湛氏  
若水曰周之冬乃夏之八九十月也至收成之時而後知麥  
禾皆無故曰大無也

臧孫辰告糶于齊

泰曰國有饑饉鳴出告糶古之制也故左氏以為禮然不曰  
如齊告糶而曰告糶于齊所以著魯之君臣不能務農重穀  
節用愛人歲一不登上下相顧無以粒民遂仰求於鄰國也  
而惠王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廩

程氏端學曰新者徹其舊而一新之也延馬廩名去年大無  
麥禾告糶于齊上下困之可知矣今春正當賑給勸耕惠鮮  
窮困而奪其力傷其財見莊公無志於救荒而厲民以畜馬  
有國家者知所鑒矣

夏鄭人侵許

蔡曰許不與於後幽之會又不救鄭故鄭人侵之

秋有蜚

春秋集解卷之六 莊公

三

蔡曰蜚不常有先備或以為負蜚蜚中之臭惡者左傳隱元  
年有蜚不為災故不書今書者為災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杜曰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

城諸及防

家曰魯國比歲凶饑莊公輕用民力不惟城一邑又併城二  
邑故雖時而必書所以譏也

春王正月

夏次于成

正曰公次也不書公諱也齊將有事于郿公次于成既不能  
救又不能取無名矣動故諱不書公他本作師次于成文非

不順然失實矣不書公而公在可知師亦可知書師則公不在矣次郎是也

秋七月齊人降郟

杜曰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通以兵威而使降附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張曰紀叔姬從一而終不以存亡貳其心故詳錄其生死又

紀符之往葬皆以正夫人之禮書之所以明禮行示後法也

○家曰梯陵不葬此以賢叔姬故與伯姬俱得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范曰救日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月而又伐鼓亦非禮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張曰隨禮以讓軍旅之事所關定其交而後求者與

齊人伐山戎

齊人伐山戎

泰曰會于葵丘之日宰孔有言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

伐山戎今書此役所以著齊桓始勤兵於遠也○張曰中國

之聲教未洽近有荆楚為患尚未及制而勤兵於遠其治之

先後兵之大者皆失之矣

春梁丘子帥

胡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

候四時夫國梁臺於遠而不緣占候是為遊觀之所厲民以

自樂也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鄭氏曰薛有二蔡有二薛國在徐州蔡國在魯莊公築臺

于薛于蔡皆魯地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趙曰獻捷於七猶可言也獻捷於魯其卑甚矣齊蓋以為威

魯而魯坐受戎捷其為榮大矣又何懼焉

秋築臺于蔡

張曰莊公一歲三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息故者則治國家

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逾年身死而蕭牆之禍至矣世而

不能定也可不鑒哉

冬不雨

孫氏覺曰春秋不雨者七陰陽不和之異也人物在天地間

皆仰陰陽以生陰陽不和則物必不遂故春秋之法一時不

雨則書不止為災也異之大者不可不記也○程曰一歲三

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

春城小穀

張曰小穀魯地孫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泰曰齊侯欲會諸侯以謀楚以其伐鄭也宋公請先見夏遇

于梁丘則其所謀者必曰伐鄭之役距今五年請君觀望而

動故遂不會諸侯所以志者為其深謀制楚也宋公亦善輔

霸矣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泰曰牙將助慶父以竊位辭歸於君前季子致君命於鍼季

經 143-60

使敵殺之殺之當其罪而又微其跡蓋牙有兄弟之親苟過其惡於未形則遂隱之可也故春秋書卒使若死於位者然大義滅親而為之立後後以大夫之禮變而適於中者也聖人無識焉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范曰在喪故稱子般其名也莊公太子不書殺諱也○陳氏深曰子般血任所出始之不正故羣公子心不服季子以死奉般而立之正也然季子不敵叔牙以過其惡則公不得正終般不得繼立既立矣其如哀姜如悍不樂孟任之子得立而慶父久通哀姜志欲取國哀姜力為圖之則子般安得保其位此皆莊公內治之失稔成其禍僅免其身卒秋二嗣也

春秋集傳卷之六

主

公子慶父如齊

祭曰慶父如齊告立君也慶父敢於如齊者非既蒙弑逆之惡名而倚權藉之在手也彼不手刃嗣子而使國人舉賊之當其時豈遂罔然於人耳目哉固將歸惡於季以掩飾於一時立閔公以彰立嫡之義以此赴告於齊謂是齊之所出齊必為援內有君母之助外挾伯主之令豈不可以素然惟吾之所欲為乎向使就逆彰者徒倚權勢豈敢輕去國都以自取滅哉自事後而論以為齊桓既新縱容逆賊徇私害義自當世而觀彼實家亂情事未悉欺以其方故齊以常禮接之而慶父晏然歸國矣

狄伐邢

杜曰邢姬姓周公之後○張曰狄北狄前此雖未見於經然

自伐邢而滅衛二年之間華辰兩國首以伐者其強也

春秋集傳卷之六

主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六終

江都郭棻校

閔公

庚辰王十  
元年

春王正月

季曰莊公薨於八月子般卒於十月明乎子般已立為君也已立而見殺則嗣立者不書即位陵氏曰凡先君遇弒則嗣子廢即位之禮禮有所不備故史亦不書即位也

齊人救邢

季曰文王為西伯其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駕周祐以對于天下桓公欲修方伯之職自北杏至此二十餘年矣狄人肆橫侵陵中國宜其振旅以往遏止狄家各守封疆不復再出斯為義舉乃僅從管仲同惡相恤之言一紆

襄公

邢思春秋書救非不善之也而猶稱人謂其不能服狄使蕃毒而復肆於後其視文王之業大小之相去遠矣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季曰十有一月而葬蓋以國亂子弒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曰盟而後請復季友也春秋之初凡君即位必會盟於鄰國况伯主乎公子慶父守其他舊臣相幼君以出會齊侯既盟而請復季友其不自召諸陳而請於齊侯者蓋在內則制於慶父而在會則依於伯主故必次郎以待而季子由是得歸慶父亦不敢去之矣○正曰說者皆泥定一也字若特為請復季友而盟遂多方曲折以求通而議多不安愚謂也字乃左氏常調不必泥也因盟而請復季友亦可云請復季友

也是時慶父當國若前定請復季友之議慶父豈許之乎  
季子來歸

張曰邦之視臣有親且賢孰不賴之季友過惡於初萌子般之亂力不能討而遂去之非其罪也故魯人思之齊侯從閔公之請使召歸陳季子始歸春秋從諸侯昆弟之例而書子書來歸所以著季子足以為國之輕重而教魯人喜其來歸之情也○正曰稱季子內辭也若曰吾季子也云爾國亂君幼凡百弊於我者皆以內辭何之不稱其職名齊仲孫齊高子皆從內而尊禮之之辭也張註極其精核餘無取焉

齊仲孫來

正曰內難未寧而鄰國使使來省問是豈不可以深嘉其意乎故稱字而不名其不稱使者為其不能著罪致討以平魯

襄公

亂失救患分災恤鄰討罪之義則省難之舉僅等於私交故不稱使而但言來謂其無成事也依其自斃非討也問管可取邪心也務寧魯難不即行之意也齊侯不誠於修伯業而仲孫亦坐無輔導之術矣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杜曰陽國名蓋齊人過徙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季曰魯用天子禮樂蓋習行之春秋不書今魯人以禘為大祭禮物儀章倍極隆盛專於太廟亦可移於他廟故意有所崇則舉所謂禘者而祭之蓋取其名之重與其禮樂器物之隆而於追配之義置不復論也禘本吉禮他日不言吉此言



吉對喪而言未應吉而吉也于莊公不稱宮廟即於寢而祀之也○張曰喪未三年主未遠則廟君幼弱而以吉禮盛樂用於神主忌哀俯上反易人心何秉禮之有此蓋出於哀妻慶文來哀謀與而為之又非他日借禮之所得比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陳曰慶父使十駟賊公於武園魯史必以質誓古者史不諱國惡也聖人俯之曰公薨諱之也遇私君父之大哀也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且不葬葬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吳曰哀姜不奔齊而奔邾者蓋有淫行與弑謀身負一惡自歎於心而畏齊桓故不敢歸齊也

春秋左傳卷之七

公子慶父出奔莒

高曰先書公薨而繼書孫邾奔莒則知姜氏慶父實弑公者○張曰慶父與哀姜謀弑閔公欲自立而不遂此魯國乘禮之驗也方季友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既立僖公則正慶父之罪致辟於甸人以致兩弑其君之討乃以賂來於魯不許其請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大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而閔不書葬歟

冬齊高子來盟

杜曰蓋高侯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秦曰昔高子美稱也齊來盟定齊也二君見弑魯亂已極齊侯知之而不早為安定故不稱齊侯使高侯也

今僖公新立高子一來魯亂已下因結盟以定其位聖人歸美於高子而書來盟謂其能終事而志魯人之德之者深也

十有二月狄人衛

孫氏曰曰左氏載狄人伐衛之事是衛已滅也春秋但書入者蓋狄雖迫衛至於奔逃尚未嘗居有其地其後衛復見於春秋非滅而取之故不曰滅衛○楊曰衛之淫恣亂惡乃禍亂之所從始肇於晉而成於朔其禮先亡而國隨之矣

鄭棄其師

胡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子尊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案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雖而避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柄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而稱國者二三執政股肱

春秋左傳卷之七

四

心背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驅逐小人而因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秦曰師者高克之所帥次於河上者也因惡其帥而不召遂棄其潰散則奔其臣不足責棄其帥為可罪矣書國者國以民為本而謀國者君與大臣也以鄭之國是為日非矣何其不憂楚患也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七終

江都郭慶棧

春秋卷之八

鄒垣集古傳註

僖公上

王惠王十一年

春正月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高北救邢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高北救邢

蔡曰不言狄入邢蓋既入衛而又移師于邢也○嗟曰教者

救其患難凡救患皆為美也凡救當奔命而往救次失救道

也救邢之師先書次于高北誠不速救而下書救邢言有成

事竟得其後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孔曰傳稱師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則是諸侯遷邢也而

文作邢自遷者以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為文謂是其國之意

自欲遷非他人強遷之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蔡曰先書邢遷而再敘三師城邢別而言之不以遷邢累諸

侯亦不以邢自遷而沒諸侯城邢之功也見聖人之所予矣

○家曰桓公存三匹國惟救邢最力使其疾驅而往尚能存

之于未潰惟其有高北之次而邢遂潰矣然狄入衛毀其宗

社國君死焉邢則其君尚在率其百姓而去之謂非救之功

不可也故先書次以誠其緩繼書救書城再敘三國以美其

救不沒其實也○正曰功在師逐狄人楚丘緣陵何有焉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張曰書薨于夷諱國惡也言齊人以歸則為魯誅其罪而以

歸

喪歸齊可知矣自文姜戕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數十年間濁亂昏迷卒成再亂其亡之禍今齊桓舉方伯之風慶父哀姜皆誅死不赦然後三綱樹明人倫祖正此縱罪誅惡失得之明驗也

楚人伐鄭

蔡曰前稱荆此稱楚杜云始改號蓋其國本號楚國于荆州之地之中故得稱荆楚詩云齊伐荆楚自武丁時已然矣春秋之初以其未與中國通故據其所居之地屬在蠻夷但稱荆以著之非以其盡有荆州之地也今併有申息之地已踰荆州之界起而與中國爭諸侯稱荆不足以盡其界分故自正其號不曰荆而專曰楚春秋亦據實書之稱人稱伐鄭恃強陵諸夏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人于榿

蔡曰七月鄭有楚師八月鄭伯在會則知齊桓徵會以救鄭

楚師遂退諸侯會于榿謀將伐楚而不遽舉慎重而不輕出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蔡曰姜氏孫邾卒為齊戮株因懼魯出兵以成虛上建會榿之後邾人以為既結好矣故命還師公乘其將驕而詐詐之是棄信而忘義也春秋書之非特著魯信無睡鄰之道亦

以見霸政之不足一人心矣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郟獲莒挈

蔡曰莒人以求賂與師卒致軍敗將虜因為罪矣而季友於其仲奔莒之曰不能聲罪致討僅以賂求及其既得慶父而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遂敗高求賂之師獲莒子之弟雖曰有功亦但以詐而已聖人不貴也故脩書其事以交責之義利之防可不謂嚴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杜曰魯公請而葬之故告于爾而書喪至也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尸歸絕之于魯魯公請其喪而還之到曰哀姜與乎亂安可復祀宗廟歸葬臣故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故臣子可緣伯主之命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絕魯私請今齊以公義誅之而魯以私恩請之是魯之不忍也而不可通于春秋故去姜以見焉○蘇曰不稱姜何也文姜之孫也不稱姜氏以為義當絕齊也哀姜之死齊既自絕之矣是以不稱姜也

哀王十一年

春秋左傳卷之六

三

春王正月城楚丘

正月楚丘衡邑桓公實帥諸侯城之而經不列序蓋列序諸侯則是序其績也故沒而不書止書曰城謂魯人城之也或曰人有功而沒之可乎應之曰功之成也必視乎其人常人功雖小而不沒可也若王霸之功必有偉績然後足紀春秋之時王者不作而霸事始興如有偉績聖人亦必表而出之以彰其匡救之力如城邢召陵是也今狄之入衛也而齊救不至則是忘于救患而無功于衛也及其虜于曹而僅為之遣成歸之乘馬等物特小惠而已其為安寢者何在乎論年而文公欲徙楚丘詩人脩述其望景觀卜營治宮室而歸美于其人曰秉心塞淵則是文公猶能自立紹復先業而諸侯助之板築舉一魯而地可見矣此春秋設齊桓之微功而但

書城楚丘以志衛之自存也善哉乎原父劉氏曰齊桓城楚丘蓋賊者非獨魯也而獨魯者以彼之為未足以為功故反循吾之常義而博城焉耳存扶貴義不貴惠貴正不貴功畧小善而優大節以正待人而已矣○公羊從左氏封字封字與不與專目之說遂致後儒不能脫不知左氏封字乃安年之八月非封建也蓋衛木嘗滅于齊人可知矣何云復封乎故專封之說如嚼蠟耳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程氏高學曰姜氏淫逆得罪宗廟其死也不葬于其所而歸其喪以歸葬之以禮又別為之謚僖公知有母而不知有宗廟矣其十月而葬非非所論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春秋左傳卷之六

四

程曰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為主下陽邑也虢之亡由此故即書滅○張曰晉武公以曲沃伯晉獻公嗣立尋以兵存陸近地之小國虞虢與之為鄰自莊公末年因虢人侵晉而謀于士為以圖虢今始與虞伐之蓋先以重賂間虞虢之交使虞人不知其謀忘輔車相依之勢兵道晉以滅下陽下陽者控制虞虢之要地晉取下陽而二國舉矣故存於此書滅以虞首兵所以見虞之自取滅亡也

秋九月齊侯來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趙氏虞權曰楚強于江漢若舒隨蓼六皆屬之江黃介其間以弱役強間中國有伯而危者安亾者存故不遠而來願就盟焉桓公之伯亦盛矣惜乎為德不終卒滅于楚亦可傷也

齊亦病矣。○季曰：江黃楚之東北境，可出兵以伐齊後者也。得江黃則師無左顧之憂矣。○正曰：此記江黃之所由滅，以見伯者之規模有始無卒，不能及遠也。故諸家舉齊者皆不錄。

冬十月不雨

孫氏覺曰：春秋之法，一時不雨則書，過時不雨則加自文，以別之。僖公三時不雨，而首時皆志者，傳謂之閏雨，僖公有恤民之心，一時不雨則憂其災及于物，春秋據舊史書之，以見其有志于民也。○參曰：此建酉之月，來歲之麥，于是始播，久而不雨，生殖難矣，故以不雨告，而史書之，是上下皆以無雨為憂也。

楚人侵鄭

秦秦晉傳卷之六

五

正曰：此言侵何也。前年伐鄭未得其志，今此迫近鄭地，因其帥聘伯書之以見其憑凌諸夏為已甚也。○家曰：會于懼謀，救鄭楚人比歲侵鄭而歸，不出何哉？王師不討有罪，幾百年矣，以伐楚為先務，可謂天下之至難，必萬全而後動，明年楚伐鄭師乃出，春秋不以緩為譏於其難也。

甲子年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杜曰：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張曰：春秋傳心之要，典歷時不雨則饑饉，存養民命，危此雲漢，所以編於詩而去冬及今年春夏三書不雨，雖記陽亢時災，然書法異於文公，亦因以著其君尚憂民之憂也。

徐人取舒

正曰：書取或以為易，或以舒為附庸，或以為未滅之辭，皆非也。趙子以為不絕其祀，其說是也。蓋舒近楚而遠於徐，徐何能居有其地哉？徐服於齊，齊桓將伐楚，謂舒者楚之黨也，秘令徐人襲奪其險阻城池，因其資糧，師以守之，所以孤楚之勢而通諸侯伐楚之徑也。速伐楚之役罷，則將棄而去之，舒豈能絕乎？如是則止，可言取，不可言滅。故書曰取，或曰如此，則入之例也。應之曰：凡書入者，雖不有其地而亦毀其宗廟，停其器用也。今徐之取舒，非為計利計而欲塗炭舒也，何云入乎？

六月雨

剛曰：雨云者，喜雨也。閏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意，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

秦秦晉傳卷之六

六

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凶無日矣。○高曰：建己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零而祈雨，則六月之雨尤為可喜。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正曰：桓公將伐楚，復為陽穀之會，蓋江人黃人來盟于賁桓，自喜已得遠國之交矣。今歲再會申伐楚之約，令毋從楚而已。諸家言正言奇言關其前，躡其後，是聖人為霸者考兵法，也有是理乎？試觀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攻戰者多矣，烏有一國關爭而復有一國出奇兵以攻其不備者乎？但桓將遠涉江漢，乃頻數結好于江黃及其既得楚服，遂忘前好而不以二國之慮也，惜哉。

冬公子友如齊淝盟

季曰齊桓將伐楚不煩諸侯而使大夫受盟焉不限先後故不以大會書○季曰蒞臨也往盟于齊故言往彼臨視觀此蒞盟則知實與陽穀之會惟宋與江黃矣

楚人伐鄭  
注曰楚師三至於鄭連年伐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知于懼于貫于陽穀之會皆為伐楚救鄭之謀故也

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蔡曰五伯據諸侯以伐諸侯孟子以為三王之罪人齊侯此舉猶未免焉而春秋詳錄其侵伐次止有許之之意何也蓋東遷以後諸侯相侵伐非報怨則利人土地耳無有以王事

秦書魯傳卷之六 僖公上

七

行者今鄭近王郅而數破楚伐不獲楚則鄭將與楚矣鄭與楚而楚之威令迫近王都不為遂其無王之心乎此桓公伐楚救鄭之謀始於過梁丘而定于會程楚又再二伐鄭然後八國之師乃出也其先之以侵蔡何也蔡姬之故桓公之私憤也蔡久附楚天下之公憤也此蔡之所以受兵諸侯強盛楚不敢救而蔡遂潰矣蔡潰而桓公乘勝以伐楚春秋以逐事書言是諸侯之本謀也楚于是焉有畏服之心不以兵拒而使使來齊侯命管仲責以王事則仗義執言之師也楚使一任其罪一云問諸水濱辭雖未服而已不敢抗矣辭未服故復進兵不敢抗故師次于陘聖人節取其難王之義兼許其不暴之師故詳書以示意然而侵伐異文先蔡後楚則又以彰其不能一出於正也

夏許男新臣卒

趙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而歸卒于國故不言卒于師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參曰屈完書名氏楚同乎大國之卿以其與諸侯盟也曰來盟蓋言已服而求盟也曰于師陘也使即盟于陘焉夫退而求盟者何因其服義而退舍于召陵說者以桓公之待楚進退皆有禮矣故春秋交善之不曰及屈完盟亦不曰屈完及諸侯盟但書曰盟召陵斥責之辭也然楚盟亦不能服楚而楚于未會聖人之書法其于名分之際亦嚴矣善乎本訥趙氏曰楚服也楚屈完來盟于師不書使不與楚子當齊侯也曰盟于召陵以自盟為文不與其得抗諸侯也此亦異子榘在完之陋解矣

秦書魯傳卷之六 僖公上

八

齊人執陳轅濞  
董曰齊桓合諸侯其後矜功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功未良成而志已溢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九國叛矣○參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湯十一征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今師道陳而陳患之則齊侯之師不以律矣不知反求諸己而徒責濞塗之言為不忠不顧陳君同伐楚之好而驟執其夫夫是謂不能愆忿望然以禮接下者也故稱人以貶之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程曰齊命也○參曰大夫兒執陳侯歸其國心有所不服齊師道陳不加禮焉桓公命三國伐之我師不書主名以此伐非義舉也○吳曰時江黃之師在其國伐楚之後未嘗勞之

且以其國近于陳故令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黃遠國不可無魯主兵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趙曰伐楚而至其功大策神乎廟為得其實此因其實而書之以見善者也木訥○吳曰公與齊桓為他會皆不至此獨至者重大其事且以師出三時久役之勞也

葬許穆公

冬十月○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杜曰茲叔牙子○張曰再侵陳者陳近楚伐而未得其成則陳猶不服故伐以列國之師待其服而後已大兵之後復以師出重困諸侯故春秋詳書伐侵以著其罪

春秋十二年五年

秦晉傳卷之六 僖公上 九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張曰春秋斥晉侯而曰殺世子者蓋獻公嬖寵庶孽聽讒如流輕世過之重忽社稷之計申生既死而公卒之後奚齊亦被殺徒設此心兩俱棄之致晉亂二十餘年兵敗國危可以示有國之鑑戒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

張曰杞伯姬來杜云寧戚風也其子蓋年十餘歲杞伯在而使其子隨母以來也然朝者宗廟朝廷之上諸侯相見之禮父在而使其子行之又使婦人參之著杞伯與僖公之失正也○正曰杞之蔑禮於此見之矣後此所以貶稱子

夏公孫茲如平

杜曰叔孫戴伯娶于平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于平因自為逆○注曰內大夫書如聘也戴伯因聘而娶不書逆者不予其因聘禮而行私事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世子子首止

正曰書及同列之辭也書會于世子子首之不使與諸侯齊列也○胡曰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秩禮殺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齊矣○高曰天王以惠

后故將廢鄭而立帝齊侯以為議之于朝觀貢之以諫辭從則世子安不從則廢之是從違未可知也莫若為會以尊世子使天下曉然皆知世子之為鄭而其尊之則雖有惠后之愛天王不得行其私而世子終可不易矣此齊侯之志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正曰會盟異時則復舉諸侯再志盟地一經之通例也惟毫北不稱諸侯以有齊世子光在焉不可槩曰諸侯也說者以為書重辭復於此見美惡焉陋矣○張曰會世子之禮既畢諸侯復為盟約以同戴世子其義既明其禮復正所以成一匡天下之功

秦晉傳卷之六 僖公上 十

鄭伯逃歸不盟

胡曰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而行匹夫之事故書逃歸以深貶之或曰鄭伯亦聞王命而為之何非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天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翼戴儲貳以正國本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不能以義制命

鄭伯逃歸不盟

胡曰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而行匹夫之事故書逃歸以深貶之或曰鄭伯亦聞王命而為之何非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天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翼戴儲貳以正國本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不能以義制命

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不能以義制命

身取展春秋書逃者亦變之中也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故曰春秋以道義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參曰弦為江黃之姻好以不事楚而見滅則江黃之會盟于伯主者亦徒然矣書之罪楚亦以病桓也

九月戊申朔日百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無曰下陽二國之門戶虞虢所恃不可失也今虞公會璧馬之進貨忘國家之將絕而以國之所恃資敵故書滅下陽於前而書晉人執虞公於後則晉虢無道絕滅虢叔虞仲之祀與夫虞公之自取滅亡片言具見所以戒後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

春秋卷之六 僖公上 十二

丁惠王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高曰鄭伯逃歸不盟遂與楚通是啟諸侯之伐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家曰桓公伐楚數其無王之罪此尊王也然自始謀至出師皆以鄭故鄭以齊之強不若楚楚之伐近齊之救遲不願順逆蓋諸侯之首叛者齊侯之義不容已故皆爵而無貶楚乃圍許以救鄭齊侯以諸侯之師赴之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書遂美其救之速也

冬公至自伐鄭

參曰不以救許至而以伐鄭者以先事至且出踰三時見久

役之勞也

戊惠王二十七年

春齊人伐鄭

參曰鄭猶未服故齊復伐之其稱人何諸侯已加之兵已替其罪於是時也當修文德以來之不此之務而徒恃力征以致鄭之君臣有朝不及夕之慮殺其大臣以自解說則齊人急於用兵之過也故稱人以貶之觀其甯母之會納管仲之言修禮於諸侯至冬而鄭伯使請盟焉德禮之效顯不遠歟夏小邾子來朝杜曰邾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鄭殺其大夫申侯張曰魯言申侯申侯自楚奔鄭蓋惟申侯不忌故國所以道

春秋卷之六 僖公上 十三

鄭伯背盟從楚以廢霸王之命而致殺身之禍與張氏曰申侯告齊相以齊糧屢屢引鄭伯以王命從楚縛以利就

人其見殺也宜矣然鄭伯始則比以趨利既則借以舒禍不罪已而將殺失道甚矣書殺大夫志非刑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參曰左傳言齊侯惟王氏略得其次第愚謂謀鄭句言其本志也管仲四言當在未會之前修禮句總會盟之始終言之蓋齊侯納管仲之諫而以通王貢召諸侯自始會至於既盟齊侯一勤於禮諸侯感而使官司聽齊約東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此句當在既盟之後蓋桓公責楚以不供王祭而楚人服罪故此盟以通王貢為先也鄭使世子華句當在未會之前鄭難殺申侯以說於齊齊師退而鄭伯猶未遽受盟

此時聞齊有通王貢之命故使太子聽命于會非因兩伐鄭而來受盟也觀傳未使請盟句可見中間辭子華又以見齊侯能納諫以正待人也依此次第以請左傳則知盟之美者無踰于此王元杰曰鄭伯逃盟于首止齊合六國以圍新城後與伐鄭之師鄭猶未服管仲之諫修禮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乃使世子華聽命于會其德禮之效歟

齊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祭曰此如齊與會盟甯毋不異時說者皆謂勤於事新懇請傳稱諸侯官受方物此其證也

冬葬曹昭公

春秋傳卷之六 僖公上 三

己丑年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正曰王崩而難作叔帶與世子相持未知其誰立焉然會于首止王世子已定雖未立乎其位其所宜有也故其所使得稱王人王人者位卑之稱也而尊序乎方伯諸侯之上尊王命也尊王命何以使之亦與諸侯之盟蓋王人以告難而來必結盟于諸侯同獎王室故春秋不以盟王使為嫌也權事之宜正名定分莫善于春秋別言乞盟何也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逃在盟先也而書之于後者鄭伯之棄義也盟于洮鄭伯請服亦在盟先而書之于後非謂其不得與盟也謂其卑屈以乞異乎前日之逃也南面之君舉動不由于禮

豈能遠恥辱哉春秋不列序而別書之善其反覆之罪也○後備疑左氏問月王崩次年冬來告喪之說以為祀之難祿殊為不達國體蓋首止之後惠王已不易太子王若未崩難何由作乎若王廢疾則中外事宜尚以王為主二子即行爭立乃不孝之大者此王人執使之王既不使世子使之乃是背父私使聖人豈成其為王使而別無說乎不發喪之說乃是謂君未立無主計者非祀之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乃是謂為冬十二月丁未天王崩傳非謂正月二月位即定也諸侯盟于外未嘗躬履王庭且鄭與叔帶各有黨與亦難遽定於一時又安知其不至於經年也歲終平定始行告喪之禮魯史承告而書之亦非史之不信也且以見王室久亂而後安卒賴齊桓與諸侯之力也

春秋傳卷之六 僖公上 三

夏秋伐晉

趙氏與權曰晉與狄鄰故有疆場之警故士以居羣公子又為采桑之役內聲頻仍狄安得不肆乎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晉之謂也○祭曰齊桓嘗以諸侯之師逐狄人而救邢春秋美其功此書秋伐晉見狄之服於東而肆於西桓公之據秋亦僅矣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正曰春秋書禘者二一以五月一以七月豈古制無常期乎抑魯人以意為之也禮記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廟公于大廟其果是乎雜記又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此時獻子猶未生經現書七月何謂獻子為之乎孔氏以此禘為得常若非用致夫人則不書然謂于大廟為得常是則然矣



七月為得常豈其然乎娶之禘之說聖人已不言其間書一  
二於春秋者微示借禮之意顯著變常之非至於周初所定  
年數及時月日期則難稽矣說者以為三年一舉理或然與  
其時月則經及禮文交錯互異未可取衷也用致夫人左氏  
以為禘而致哀姜為非禮也又發凡以申之曰凡夫人不薨  
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杜氏據經書  
葬禮謂之曰為已殯廟赴同祔姑惟以不薨于寢為不得  
致何怪乎後人之不信此而歧其說于穀梁乎愚謂左氏發  
凡言禮有是周之舊典者有是我周列國之變禮者總非臆  
造也如此四者哀姜俱有焉喪三日而殯經書七月薨于夷  
十有二月喪至自齊于外已半年矣其於三日而殯台乎否  
乎齊人殺之于夷以歸于齊魯人請而復歸于魯遠近孰不

春秋傳卷之六 魯公上

志

彭聞魯豈遲之又久而行赴告以彰其禮德于同盟乎姜氏  
刑戮之餘魯猶秉禮之國葬以小君猶可言也祔而列諸宗  
廟禮臣持議有不許矣是囚者哀姜俱犯之故曰則弗致也  
經書用致固以著其用之非書夫人而不以姓氏謂前于差  
葬已著姓氏矣至此而削之以見義林氏以為見絕于宗廟  
之辭是也穀梁以為非夫人則聖人全用反言且風氏於前  
無明文至此而暗指風氏聖人必不為此埋頭語也諸家祖  
其說言之津津而不知於聖人之文有弗順風氏之可取於  
王之昭葬而貶之不必於此暗伏也穀梁立姜之辭乃想像  
語無足據者且經書夫人必其是夫人削其姓氏而後可以見  
義未有非夫人而先正其是夫人又削其姓氏而不知其誰  
何也況成風聞成季之繇遂事之而屬德公焉固幸僖公之

立而已得為君母何用僖公以子立母致之于廟而適足以  
彰其為妾乎凡此皆二傳以想像無據之辭致後人之紛亂  
經旨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正曰此月之前難猶未靖亦未改元故襄王定位而後赴以  
十二月

庚辰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季曰不書葬者襄公方有子喪而出會于葵丘故葬禮遂闕  
諸侯亦不遣人往會爾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杜曰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叅曰會于

春秋傳卷之六 魯公上

志

葵丘尋挑之盟且修諸侯之好天子使宰孔賜齊侯胙以饒  
嘉之因列宰周公于會首此班序之自然東周之盛舉也而  
宰孔有以窺齊侯之不務德蓋霸功極盛桓有驕色宰孔和  
其有將衰之幾矣其先歸者為賜胙而來不至與諸侯結盟  
諸侯亦不敢盟天子之宰此之謂有禮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孔曰此內女之許嫁於國君者故亦書卒但未往彼國不成  
彼國之婦故不稱國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東牲載書而不歃血  
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  
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車

無攝取士必得無尊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權無有封  
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啖曰盟稱  
諸侯者前日後凡之義且明周公之不與盟也不與盟禮也  
天子無疑諸侯之理○張曰一命之辭三綱所繫蓋修身正  
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義略備  
故曰葵丘盟之美者也

甲子晉侯詭諸辛

祭曰甲子書于戊辰之後或謂從趙或作甲戌未知孰是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家曰奚齊死於喪次君臣之分未定卓子死於詭諸既葬君

臣之分已定是以書法不同○正曰君之子則奚齊之非世

子也明矣曰殺其君之子則里克之無君者矣以其殺之子

秦晉傳疑之大 僖公上 七

喪次未及葬其先君而稱嗣君故不成之為君然不曰殺公

子奚齊而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則亦弑君之變文也片言之

間而獻公殺適立庶卒致禍敗里克違命弑逆其罪莫迷昭

然只見嗚呼噫矣

春王正月公如齊

祭曰始朝伯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杜氏謂曰溫天子之近國而狄滅之諸侯不能援而正之所

以病齊桓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張曰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以死正諫而中立以求免

坐視太子之無罪而死以成驪姬讒賊之謀及其終也逆獻  
公之遺命而弑二君夫奚齊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以  
立乎其位則固晉君也君臣之分已定而犯上作亂如此故  
正名其弑君而荀息不失信於君得以死節善此其定罪所  
以為輕重之權衡非聖人莫能修之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許方患楚而敵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許方患楚而敵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許方患楚而敵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許方患楚而敵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許方患楚而敵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許方患楚而敵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許方患楚而敵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許方患楚而敵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許方患楚而敵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許方患楚而敵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許方患楚而敵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許方患楚而敵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許方患楚而敵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許方患楚而敵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許方患楚而敵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許方患楚而敵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許方患楚而敵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許方患楚而敵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許方患楚而敵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克多殺故至鄭雖有私謀其心春秋不以討賊之辭背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祭曰此齊侯之女也婦人不得與國事兩君為會國事之大者而位姜氏與焉禮禮遠嫌者願若是乎倍公扶姻好之重以親親桓公挾霸功之盛以撥樂皆越禮縱恣之為非道德思永之主也宜乎伯業遂衰四夷交橫黃虜而不能救均此陽穀之會前後傾殊矣惜哉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陣曰然不言伐此書伐病桓公也以陽穀之會貫之盟徒以臥其國爾

春秋卷之九

九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八終

江都郭慶校

春秋卷之九

僖公中

僖公十四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趙曰冬伐而夏始滅黃守以待救也三時而齊救不至黃向何以存之桓之伯業於是乎不克終矣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甲寅王十有三年

春秋侵衛

春秋卷之九

一

胡曰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志龐樂其行荒矣楚伐黃而不救是不從德書其壞寡矣故狄人復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祀也自古帝王之道至誠無息伯者之為假借一時雖欲無息焉得而無息哉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趙曰鹹之會謀城杞說者疑夏會而明年春始城之謂城萊陵非會鹹之諸侯不知夏會而冬城是乃所以為得時也然則諸侯止於鹹乎曰非也各返其國矣秋大等登公不在而等公子友如齊登齊侯不在而聘耶先會于此以謀之至三月移畢而戒事日至而畢務故書於明年春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於是而卒事諸侯至各書於冊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黎日夏會而冬復使大夫聘焉蓋其所以謀于賊者將畢事而致命於齊侯也

乙亥王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正曰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蓋避淮夷而遷之於緣陵則所以為杞謀者亦隘矣國之所恃以立者在有令政不緣城郭溝池以為固也若云緣陵阻險杞可以安則我能在遠亦能往杞不能自強而畏備於淮夷天子又不能討有罪而保小寡則所恃以存其國者惟伯主耳為齊桓者不因淮夷之病杞而帥諸侯以致討如召穆公之來求來鋪平淮夷而定杞焉乃為苟完之計輕舉土功遷徙罷勞重煩諸侯故書之於

齊魯春秋卷之元傳公中

二

策以著伯業就衰國區小補非復堯丘以前之事業矣會所謀者成周城杞二事秋諸侯成周不書書城緣陵足以見意矣彼可毋書也○夏會而春城既不害其為土功之始終則此總書諸侯乃前日後凡不比會扈盟也左氏有闕之說亦無足取況穀梁散辭之陋乎說者必欲與城邢城楚丘比豈城邢可曰諸師諸侯會釋傳有謀衛之說乎愈比愈不得其解屬辭比事非此之謂也經之意蓋謂諸侯城王城則可矣諸侯城緣陵不可也城邢之所以善者邢遭潰滅遷徙以救邢之師助之城有合乎濟變之宜若遇有敵國外患又未遭破滅而樂以此術施之則所見既小而失諸侯居尊之體似以羣臣而趨君上之事者惡乎可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陳曰朝未有言使者則其曰季姬使鄆子來朝何惡魯而賤鄆子也於是乎姬來寧公以鄆子之不朝也怒止之遂及鄆子遇于防使朝焉魯為已汰鄆為已卑矣於婦人乎何議惡魯而賤鄆子也○正曰為國以禮其禮先凶而國隨之鄆之所以不能自存者兆端於此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正曰自莊七年星變至此凡四十一年中間無甚災異蓋伯功亦有補於氣數如此今山崩之異忽見於晉地以言乎邇則晉方內亂而繼之外患以言乎遠則桓伯衰而將終天下之勢日見分裂數年之間災變相繼內有廟震之警外有隕石退鷁之奇齊桓宋襄喪亂接踵天王且出居于鄭也此沙鹿崩之所以為咎徵也

齊魯春秋卷之元傳公中

三

秋侵齊

張曰狄數犯讓內諸侯而齊桓不能治霸圖弱而王室卑諸侯受禍著齊桓之意也

冬蔡侯薨卒

莊曰穆公也父獻舞見獲於莘莊十九年留卒於楚而立

內襄王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張曰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

楚人伐徐

季曰偕三年徐從齊取舒舒楚之與國其能不甘心於徐乎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

于匡

公孫放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張曰蔡丘之會諸侯既聽命矣此為楚人伐徐而合諸侯即  
驅之討楚救徐可也又從而盟之諸侯不一故也人心已一  
而復貳非伯主救災恤患之心息而人心始懈乎君子屢盟  
亂是用長此心之盛衰爾業之所由盛衰也故特書盟于牡  
丘而伯主諸侯之心皆疑不足以保徐斷可知矣○陳曰救  
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桓公合八國之眾以救徐而僅使  
大夫將桓志荒矣卒不競於楚故救而言次甚說之也有諸  
侯在而使大夫將始於牡丘桓公為之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祭曰不書日朔俱失之

秦晉屠維之元傷公中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祭曰厲楚之與國此分兵以伐厲翼楚之救以解徐也然楚  
有以窺其兵勢之不合救徐必不力故久而不退必勝徐而  
後已其不救厲者以厲猶可以自完也

八月

九月公至自會

祭曰以會至者出險三時救徐不親行無功而先返故不以

救徐至也

李姬歸于節

陳曰內女嫁恆書歸不書歸必有故也李姬來寧公怒而止  
之故前不書歸至是而後言歸也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杜曰夷伯魯大夫大夫既卒書字○趙曰古史之體應合書

日而遇晦朔必書之以為歷數之証○祭曰此必遠廟之宜  
殺者故於其殿而書之以示制

冬宋人伐曹

張曰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宋人至今憾之今諸侯始貳  
曹方有事於厲而襄公乘虛伐之永嘉薛氏以為伐厲而宋  
人內叛此則桓德之衰襄志之私皆可見矣

楚人收徐于婁林

趙曰八國之大夫救徐而徐不免於敗則大夫果用命乎八  
國之召各返其國是意於救患君忘尚何以責其臣宜其運  
捷不進也則夫楚敗徐者大夫之罪而大夫不進者諸侯之  
罪也

秦晉屠維之元傷公中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祭曰韓為晉地則秦伐晉可知既已戰矣無用言伐不書秦  
伯伐晉自文也自晉致戎又不自咎而逆驕焉經曰晉侯及  
秦伯戰則秦晉之曲直罪之輕重皆可見矣獲而不言以歸  
者秦名晉君於外已而歸諸晉所以不言以歸也

丁卯年十月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杜曰隕石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  
之是月隕石之月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為災異告  
於諸侯故書○程曰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  
逆飛也必有氣驅之者春秋所以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  
之之道故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雷震夷伯之

廟此天應之也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言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信者見此因盡廢之○陳氏孫曰星陽之象見於上而動之類墜于下而靜之類化為陰物林而神氣反為風高也獨見於朱首齊桓終而宋始而也然宋無其德故天見災異之象於其地以警悟之而宋不知警六為退飛欲進反退倒逆而飛其宋襄欲霸反為楚解之兆也

三月壬申太子季友卒

張曰書季友蓋公子友以立僖公之功於其卒也喪之有加禮賜之以氏俾世其卿也故特書其氏以著待大臣不以禮法為陰枯槁之戒

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

齊魯紀年之九傳公中

六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王氏元杰曰淮夷病郟相率諸侯而東畧即其國而會之齊霸於是乎登衰其事才終於此矣○卓曰邢侯從未嘗與會今忽與焉者邢自前從與會爾邢以侯爵而序乎鄭許之下主會者之所為也

成王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張曰英氏舉陶後之封也為徐伐英氏桓公之與師未矣

夏滅項

正曰公出會淮猶有諸侯之事而我師滅項蓋前定平其謀

也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說者以為非公命權臣所為夫傳之在位已十七年季友雖死陳文仲猶在執為權臣而專兵以附其君於不義乎無據甚矣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平

張曰齊侯歸自會也山平魯夫人須其至也會之子卜非禮也魯夫人持齊女之親以齊侯止公故會而爾釋之然而婦人無外事公不在而世境會齊侯夫人蓋亦專矣齊以南面之君而與女子會如兩君相見之禮齊侯亦忘矣故趙子曰參議之地

九月公至自會

吳曰以夫人會齊侯故公於中路得釋而歸公未至齊故不至自會

齊魯紀年之九傳公中

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呂氏本中曰桓公雖能用管仲有一匡天下之功然仲無正心誠意格君之學徒急於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家法不正也管仲且有二歸之失豈能正其君哉

迎王正月

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杜曰納孝公○張曰長幼有定分桓公管仲既失其制命之義而輕屬幼少以為亂階今喪在二膺長子已立宋襄不能因勢從宜而長幼之序以撫定之使得以終桓公之喪乃成桓之私意帥四國諸侯奉少奪長六亂齊國春秋以宋公為戎首專以伐齊而不及納深罪之也

夏師救齊

正曰我師夏至齊已無救于公子無防矣而猶得以救齊者聖人諒其救之存義而不計其功之成敗也然曹衛祁已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廩丘師敗績

杜曰無影既死曹衛祁先去故宋師獨與齊戰○程曰書宋

及則齊宋也奉少以奪長其罪大矣書齊師敗績實齊臣也

狄救齊

正曰齊師已敗而狄救始至則無功也春秋稱錄之不沒其

善也以是知宋襄公之伐為已甚矣○呂氏大圭曰桓公舍

當立而屬公子昭於宋不可謂之正又敵於雍巫之言而許

立無防不可謂之明身死之後豈才易身立公子無防其名

齊襄公之元傳八中

則立長也宋襄伐喪而納公子昭其名則桓公之所屬也彼

此交爭國門大亂凡皆桓公之為也春秋不書昭之當立與

否而但書其戰伐救之事其義深矣

秋八月丁亥齊桓公

杜曰十一月而葬亂故也○張曰桓公自入國以來急於功

利志於富強其處已待人皆不以正心正家為務肉未及寒

而庶孽爭國宋伐其喪家子見殺國幾於亡足以見霸者功

烈之卑聖門不道之意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

祭曰邢自遷於夷儀未嘗一與桓公之會以其國小而不煩

之也僖十八年忽會于淮其亦休息日久國勢漸張而有志

於諸侯之事歟今狄人救齊無功而遷於衛邢亦不念其

舊惡而借之以伐衛則是邢人志乎讎衛也故以邢主兵而

狄稱人則因乎邢稱人而並稱之非于狄也○劉曰驛駟角

弓偏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衛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邢棄

兄弟之親而從狄其為反也不已甚乎使衛怨之卒以滅國

其為然也不已信乎詩又有云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如是

則雖閱猶禦其外矣奈何而內侮哉

齊襄公之元傳八中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家曰宋襄欲廢齊桓而行事當滿命於天子號召四方同獎

王室今執滕子及狄圍曹皆不待王命春秋所貶也○正曰

宋執滕子以其不從伐齊之命也自以為任征討之事可以

繼齊桓而伯矣不知其威加乎小國而大國未之或附也其

齊襄公之元傳八中

矣以伯耶滕子書名執而不復歸滕更立君故與蔡獻舞同

書名也○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國同姓則名此是禮家撥拾前

人說春秋之言考之於經未為合也曹伯襄衛侯鄭皆執而

不名歸而名是失地不名得地名矣楚滅麇不名殺般名是

滅同姓不名異姓名矣此其例之難通也使讀者因之二千

餘年莫得其條貫可慨也夫愚謂諸侯以國世者也凡書名

者始終之義所以紀世次資考信也故卒則書名既夫國而

復始得國則書名若滅國而國遂滅者君死不名生亦不名

奔亦不名故譚子不名成公不名謂其無復世系之可稽也

滅國而國不遂滅者則書名以志其終以見其復有開立者

也故蔡侯般世子有許男斯皆名以此推之則路嬰兒沈嘉

頓游胡豹皆可知也特以其國小而夷史有闕畧耳如此則

失地之說畧得其近似而亦非正義至於滅同姓之說專起於衛滅邢又其然乎

夏六月宋公曹人邢人盟于曹南

杜曰曹雖與盟而猶不肯致餽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正日是羊子魚有將以求南之言則知此盟為宋襄圖霸也襄公既為盟主故首書其爵以著其事然非受命之霸曹邢小國之君迫於威力以私相從是無王也故奪其爵然則聖人不欲中國有霸乎非也霸之事古未有齊桓始創為之故北杏之會桓公為主首書晉侯以志其實而四國書人以貶之及其經營積累之久遂成一匡天下之功春秋於是乎有美辭今齊桓既沒宋襄慕其事行而未有德澤未加而欲欲合諸侯從之者僅一小國不待執于孟傷于泓然後知其無成事也故聖人與北杏同議而曹南則兼以其卒致敗也而議之若晉文能成乎伯則不復議矣此聖人待衰世之意權衡悉中者也

鄒子會盟于邾

杜曰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鄒子乃會之于邾故不言如會○參曰言會言盟是鄒子欲往會而受盟也可以諒其意之無他矣言于邾明其不及乎曹南而道經于邾也

已酉邾人執鄒子用之  
杜曰邾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為罰已虐故直書用之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為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高曰宋公之盟曹南怒鄒子不至故欲用之而子魚諫焉邾人修節舊怨遂承其意執而用之也不然則

宋修爾業邾從宋盟安敢輒戮鄒而不懼討乎宋既不討則意從可知矣方欲圖霸而縱容同盟暴虐與國何以求諸侯經書鄒子與蔡世子有皆曰用之而不書所用之逆蓋聖人所不忍言但曰用之則知其以人為用也諸侯終則名鄒子不名變文也

秋宋人圍曹

參曰夏與同盟秋復圍之以討不服者豈獨曹哉襄公不聽子魚之諫而意在速伯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曹叛而不反求諸已視齊桓之親魯衛陳鄭大不侔矣無怪乎諸侯之解體也

衛人伐邢

參曰莒圍之役文公憤邢狄之伐而以國讓所以激怒國人者至矣故今年蔡猶未息而勝其君以伐邢也此後懲之師故與伐衛者同貶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參曰傳謂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忌齊桓之德則此會是五國之君就盟于齊也曷為內則諱公外皆稱人以其引楚而與乎中國之會盟故貶之也○胡曰楚自入春秋其勢浸強齊修伯業猶能制之桓公既沒鄭伯首朝於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齊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惡諸侯之失道謹盟會之始也

宋公

齊襄公

十

齊襄公

十



黃曰民罷而潰則國已亡矣國亡而後秦取其地非因秦取之而後亡也故春秋不得言秦取而以自亡為文明自亡者民之也

辛未二十二年  
春新作南門

劉曰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天子諸侯皆南面而聽政門必嚮南其來舊矣新其舊而書新作是必有舊制焉南門之制自嬴公始築其不可為而為故曰新作○正曰案書顧命云遷太子於南門之外是天子之路寢宮門名南門也諸侯亦有路寢其門曰路門不得謂之南門今嬴公改舊制而新理之名曰南門是僭王制也故書新作以示譏

夏郕子來朝

秦穆公之元伯公中

三

秦曰郕之初封文王之子噶季之甥其後制弱附庸於宋意此時宋襄無道却以為難恃而魯為同姓望國故來朝以求依附先儒有如此說郕惟此處一見他無所考

五月乙巳西宮災

正曰西宮上宮也成風居之君所居曰中宮太子所居曰東宮成風屬僖公於成季之本儀圖位之私今得居上宮已二十二年乃出災害以陰譴之春秋明於天道故書西宮災以見意

鄭人入滑

王氏孫曰滑與鄭為鄰齊桓時與鄭同盟于幽今列國無伯鄭首從楚遣二卿長驅入滑無忌憚甚矣故人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秦曰前年諸侯會盟于首以無心齊桓之德此復伯之責也孝公若能依服諸侯領承父業何憂乎備之而耶不能平其怨哉乃不擇所從遷邈狄以為盟謂可以全耶而究無以全耶也邢之從狄伐衛已失齊之援狄盟邢豈得故春秋於其盟齊親楚而貶之於其盟邢親狄而亦貶之也

父楚人伐隨

秦曰楚方欲爭衡於上國而隨顧以漢東諸侯坂之此楚人之所急欲服也隨服而楚勢愈張宋襄欲伯合諸侯以援而遠之可也乃引而近之可乎

壬襄王二十有一年  
春秋侵衛

張曰因邢之盟也孝公不能嗣父業楚狄皆因之以為患此

秦穆公之元伯公中

三

齊邢之盟所以兩善而邢衛並受其禍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秦曰盟齊之後楚人再至于鹿上所以視齊宋之能否也而齊宋皆庸主孝公之舉動好為苟同襄公之願欲專於侈肆楚人知其無能為也故因其求諸侯而以詐許之春秋列序而人之此三君者無一善可稱者也

夏大旱

杜曰雪不獲雨故書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正曰孟之會楚致諸侯以會宋公是許宋以伯也故序宋於首而稱得楚及諸侯因皆稱爵會未有不稱爵者也楚子之先諸侯何也諸侯聽命於楚故推而先之也然則此會也宋

公既威乎伯而忽焉中變即言以執之且加兵於其國則楚子挾詐之所為諸侯皆從而不敢宋於是宋果伯矣其所以國伯者非也故詳書以參識之

冬公伐邾

正曰魯須句故而伐邾邾未終乎伐之事而楚便適至因遂罷兵計明年復伐之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參曰諸侯從楚以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若自屈於魯實假宋捷以威魯也故春秋不予其恃強挾詐而書人以貶之其不言宋捷何也不從楚以伐宋正也受其遺俘非正也故既貶楚子而又不明言宋捷見我公之不饒乎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齊侯將飲元儀公中

正曰公受楚捷而往會盟皆其善楚矣乃但以凡舉不予楚子以主諸侯也書盟于薄而即繼之以釋宋公見我公之往盟為請釋宋公非苟從楚而已猶愈於會孟之請侯從楚以執也且以見會孟之不與為得其正也雖楚人以獻捷來誘公而公以請釋往會盟未為不義也春秋之處強暴惟化之以禮而已竟售其奸也哉執而不言以歸故釋而不言歸宋其不背名與歸者猶未離乎宋也○或謂責我公之不能拒楚豈時措從宜之道或又謂不與楚以專釋將誰欺耶

癸亥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杜曰任宿須句順與皆伏羲之後封近於濟敵世祀之須句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順與之比故滅奔及

反其君皆畧不備書○正曰取者收斂之名取非其有也苟不因以為利聖人豈善取乎知滅之而後之雖不絕其祀然遂以為已私屬則是我取之也蓋天子其借口於崇祀紆禍而增益附庸也豈謂其因威風之盛而非之乎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家曰三國不以宋公見執於楚對從伐鄭問即楚之罪故魯之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張曰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也觀此則知春取須句非有存已絕絕之公心矣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張曰以宋公主是戰則知聖人罪其慢謀求欲曾不度德量力而輕用師徒自取喪敗之禍其愛重傷與二毛視執滕君用節子輕重為何如聖人蓋置而不論也楚子救鄭而不言救又貶稱人惡之也

甲寅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甲寅二十有二年

參曰孝公承衛國之餘業不能救宋其成安撫之功又肯納己之惡業其敗而加之以兵此公私兩忘忍為不義者也故

目齊侯而伐衛並書以著其惡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參曰陳未有從宋之役而楚討其賦於宋蓋緣其後鄭而誣之此禍陳之始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參曰杞始書卒而子非其得其義安在左氏曰杞夷也儒者或不信夫左氏說事之外論斷之辭誠多不可信者若參之於經而自合則亦未可厚非也

春秋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家曰鄭伯不聽王命而執其使非叛而何王怒而討之齊魯宋衛皆無敵禦者乃命狄出師厥後從太叔以攻王遂至京師失守是王威之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齊魯周禮之元傳公中 夫

張曰鄭非王居而言居于鄭者皆天下其非王土也然王之失德自我侵寇故自周無書出者而特書出居于鄭如王者無欲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皆言其自取之以見天難忱斯不易惟王不可以不戒也

晉侯夷吾卒

杜曰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故書於今年

西戎王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正曰朱子謂諸侯滅國未嘗書名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使書衛侯燬卒恐是傳寫之誤愚謂一字之誤或有之若謂此條全誤則是疑經也烏乎可然則衛侯何以名以其殺邢侯而名之也殺邢侯何以不書邢燬滅矣無復嗣緒之

存不當復書名不書名則亦不書殺於名衛侯而見殺焉蓋

請侯敵體也不可以相殺相殺罪之大者也不可以殺罪首故書其名書名以滅則知其殺邢侯也國曰滅君死亦曰滅經曰衛侯燬滅邢既明著其滅國之罪而又較他滅國者別書名焉則是既滅其國又殺其君負兩大惡故必顯著其名以待罪之及焉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張曰姑自逆婦公不使大夫主之皆非禮也兩譏之

宋殺其大夫

正曰宋成公即位及楚平往朝於楚今年晉文公即位成公以其善於晉也將叛楚即晉於此時殺其大夫蓋委罪於其臣以掩其從楚之失春秋以其非大夫之罪故不著其名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注曰頓國小弱而介於陳楚之間陳欲迫而兼并之故前年楚伐陳城頓而還此年納頓子保全微國以示恩重義於陳以示成其意皆預為圖伯之地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一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趙曰莒自獲季之後未嘗一通於魯其怨深矣衛成雖立新焉在衰經之中為會于洮以平之蓋有比小事大之義周禮有調人調和萬民合方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則平怨於人亦聖人之所許也然平莒而莒子不至何以為平哉蓋平之意出於衛莒猶疑替之不肯平也故以大夫聽命焉則夫

之盟平未成也明年向之會而後成矣○正曰衛稱子立未  
驗年也稱慶而繁之以國不稱族小國大夫不得比於大國  
之卿名稱之際其嚴如此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九終

六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九終

江都郭慶校

春秋卷之十

邵垣集古傳註

僖公下

僖公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趙曰洮之盟衛以君會而莒以大夫向之盟衛以大夫而莒  
以君會何哉初衛欲平莒魯而已不親之何以必信於人故  
雖難苦魂之次必躬行也莒魯之怨舊矣莒子安能測魯之  
心哉故先以大夫聽而測魯之情也既為洮之盟矣莒知魯  
肯下平已矣今將與魯為會而已不躬行非所以為平故莒  
子必親之二國既從則斯盟之信在莒魯矣衛侯無與焉故  
以大夫與敵質信而已聖人兩無貶辭外雖盟大夫內不殺  
公不以為抗也

齊人伐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不及

一

趙曰齊魯固有怨矣宋納孝公而魯救無虧雖救之不捷而  
於孝公為嫌也然既為齊之盟前怨固已釋矣魯無虐齊之  
心孝公因其不虞而潛師畧其西鄙故魯人以見其惡齊侵  
我劉魯固當禦公追齊師驅而出境可也乃遠追以至于鄆  
則伐非義師追非義師戕民而已矣○正曰初則忽于禦寇  
後乃追之失也言有畏者則非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趙曰齊孝此舉不義甚矣鄆之役魯追而弗及初未報齊也  
何為而有北鄙之伐哉孝公不知有義者也宋有納己之恩  
尚利其危而伐之何有於魯

衛人伐齊

祭曰衛與魯盟于泚故憤齊之一再伐魯而與師伐齊不言救魯言不至危而望救也尚欲修四鄰之好半其怨可也伐之則過矣非已亂之道也故人之

公于遂加楚之師

孔子凡乞者有求過理之辭執謙以備成其討兵凶器戰危事用神必有死傷不可必全得歸本不可謂之假借故皆以乞為名○張曰僖公初年能勤於治務農閔雨田以殷富中半以來民事既荒國備不立齊人再伐已不能支而遠乞師以刺其亂孔子罪賊文仲竊位蓋此行文仲為介也使其立展為以為政所以輔僖公者必有道矣何至乞楚師以伐齊哉○祭曰公于遂始見經而以乞師行然則遂亦使佞諂說之流而不知義者也

春秋傳卷之二十一

二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正曰楚責夔以不祀而夔辭涉於怨望楚人怒而滅之備者言禮使其為禮夔子豈不能據禮以對而待後儒言之乎但楚欲并夔其讓之者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夔子不名夔遂滅矣夔子淹留於楚後嗣無與復者又何名焉故止著楚滅國之罪

冬楚人伐宋圍諸

范曰楚人出帥為竹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兼書所以責楚○祭曰楚師一出而三國受其禍魯之乞師引之也罪可掩哉

公以楚師伐齊

正曰僖公此役雖能掩憾於齊而不知其即楚之罪為己甚

矣春秋言以謂其倚刑權之力而陵辱齒之邪非所以為自強之道也齊孝連兵構怨謂魯弱不能報乃楚師一至遂坐困失地是其自取之也

公至自伐齊

成康十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正曰成公卒稱子桓公來朝復稱子傅謂杞不共豈非以其用夷禮為不共歟杞之用夷禮自伯姬來朝其子已見之矣故春秋謹而書之也先儒謂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表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然則聖人何容心哉必謂聖人避借不貶人之爵獨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況矣之本爵非子而稱子記曰四夷雖大稱子此言是也若謂時王所

春秋傳卷之二十一

三

黜則當時王命樂不行於天下矣獨行於魯爾之杞乎且即以王命黜之春秋必不彰之權衡之精非淺識所能知也春

秋書王命者庸有幾乎

杜曰弟潘殺其子而自立是為昭公○許曰齊桓既沒諸侯思之而孝公不能借之以興觀其問楚之勝以困宋襄又侵伐魯魯不已有以知其為謀不遠霸業之所以廢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祭曰三月而葬蓋昭公方殺其子而自立何有於哀戚之情乎

乙巳公于遂帥師入杞

正曰責杞無禮而帥師以往蓋臨之以威也聖人惡其用大

蒙陵小國故書人其實晉之人杞與他人國者蓋有間矣杞子任其咎而不拒則晉師亦未必甚焉暴也故大羊伯姬來魯焉又四年而伯姬來求婦焉而知此人未絕其刺好也桓公在位日久能因此而復修其禮故文之十二年進而稱伯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程曰楚稱人貶其合諸侯以圍宋也○陳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嫌于楚以伯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杜曰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葉曰晉文公之與首伐衛以致楚而公為之成衛則公之附楚審矣圍宋之役初雖不與會而為盟意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四

有意於救宋哉殆亦若成衛以成楚志爾楚子居申而後子王夫宋是會陽非解圍也○家曰春秋之法盟主傳而諸侯人者首矣未有盟主人而諸侯傳者也人楚子而諸侯不與楚子以主盟也亦以正諸侯從楚之罪也

己未年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及曹首伐衛

家曰去年書圍宋盟于宋者宋之急也今年編書伐曹伐衛攻楚之必救以救宋也楚攻宋不己是併兼之計也而文公首以救宋為事春秋不問事而重舉晉侯謂其先天下之所難繼諸侯之望爾○黃氏正憲曰是時諸侯俱已事楚獨宋尚存而今日受圍晉所恃以協力排楚者齊秦兩大國而兩國之師又未能即至於是侵掠曹境以搖四國之心晉言伐

衛以致楚師之救及楚救衛晉又不與戰而入曹不過使楚人兩地奔馳寬緩時日以待齊秦之至也

公子買成衛不卒成刺之

張曰懼於晉而殺公子買者其實也謂不卒成而刺之者以解於楚也蓋成衛者楚命也齊衛本兄弟之國若推至公之心俾買往成則買之不卒成可誅然其名如此而其情則不然書之詳所以見其辭之不直而情之甚私買之死實非其罪不止於專殺大夫而已也○趙曰晉殺子買本有兩意謂晉云公子買比來成衛今不使終其成事是以殺之謂楚云比令公子買成衛買不終成事是以殺之蓋以爲晉楚之強弱猶未判也楚勝則從楚晉勝則從晉殺一子買以從晉於晉楚之間以觀勝負故城濮之戰公不與至踐土之會而後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五

朝于王所其不與曹伯同執者幸也殺子買以誑楚或晉晉則免於難矣子買何罪哉彼公子遂之徒不忠不義之心於是成矣○正曰內殺大夫曰刺蓋內不可以言其大夫也言殺則專殺之義不著故變文曰刺謂是隱中以刃與外之殺其大夫者同也春秋何嘗爲晉諱哉

楚人救衛

高曰此書救者非善之也者衛國附楚之罪晉文果能致楚師之出也○吳曰蓋楚人分圍宋之師以救衛也狐偃固已先料其必然矣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杜曰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誦而不正○劉曰稱侯以執者伯討也其為伯討何曹共公為

無道遠君子而近小人服赤帶者三百也界與也晉侯執曹伯易為與宋人為誦也○張曰曰晉侯使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

夏四月己酉侯晉師宋師圍許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陸曰晉文始見於許且曰晉師與其功不旋踵而建也  
昔者齊桓公敗楚人復張明其不道欲宗諸侯與宋並爭會  
諸侯以晉者數矣今又聞之雖半天下諸侯莫能與仇  
晉文當起存存晉衛服強楚討逆誅亂以紹桓烈故召陵  
之盟敵敵之戰專與齊桓晉文也○劉曰戰而言及之者主  
之者也○陸曰晉侯志乎為此戰也云爾當是時晉碎楚三舍  
欲戰者得臣也而春秋書晉焉得臣雖有必戰之意由先軫  
激之是以書晉也

秦晉盟于平陽

六

楚殺其大夫得臣

陸曰楚子自得臣伐陳立為令尹授以兵柄無非狂勝之事  
故逆知晉之不可敵而不能使之退師師敗而不能自反其  
平日亦勝無厭之罪方且責其無以見申息之老故春秋謂  
得臣乃楚子之大夫平日縱使求勝乃一敗而輒殺之也○  
黃曰楚殺得臣而晉文為之深喜則知得臣者固晉文之所  
已也國有人才敵國望而忌之今楚殺之以快陳以是知楚  
之無能為也

衛侯出奔楚

吳曰衛侯黨楚之情深固晉雖私許復之終懷疑而不敢信  
故問楚敗懼晉害已而出奔楚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杜曰王子虎臨盟不同敵故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  
受盟非王命所加從宋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  
高曰晉一戰收是城濮諸侯向之附楚者皆會踐土而請盟  
焉晉於是遂霸諸侯也○張曰文公負震主之威不帥諸侯  
朝王而致天子屈尊下勞失正位居體之道非所以正天下  
大分諸侯之受盟陳侯之新附皆為文公而來若書天王下  
臨而列踐土之盟則尊卑倒置綱常易矣故即其可書者記  
之而天王下勞沒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故曰非聖人孰  
能修之

陳侯如會

杜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汪曰  
陳穆公如會於盟踐土之後則不與於盟如會於朝王所之  
先則亦與於朝矣是時晉文始合諸侯陳侯雖乘輿即同且  
疑且畏其來向緩故不及於盟敵也至于溫則其公居喪而  
巫舍不敢少忘矣

秦晉盟于平陽

七

公朝于王所  
杜曰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趙曰王之所在諸侯朝  
之禮所當然然兩書王所之朝則見諸侯之不常朝也諸侯  
不因晉文之會未必朝也聖人書此以見諸侯之罪而顯晉  
文之功歟○吳曰諸侯朝王于踐土之宮春秋書史故但書  
公朝非若晉一國獨朝而諸侯不朝也○正曰天王下臨於

其既會朝王而書之所以尊天王也而說者以為踐土之會  
諱之豈知春秋之法者哉不曰公及諸侯見諸侯久不朝王  
於此一朝不足書也書公朝而曰于王所見公之久不朝京

師也於此一朝病為得禮惜乎其不能撫而充之以復見西周之盛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杜曰元咺雖為武公訟訴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也呂氏大書曰凡書自皆著其昔在彼而今歸於此也書自楚歸則即楚之罪著矣○正曰衛侯初歸而殺叔武再歸而殺元咺元咺書而叔武不書叔武無罪也謀殺也尊者謀殺無罪雖不義不書治也又何書焉殺叔武不足以償之然可以諒衛侯之情矣故春秋皆沒而不書舊說皆或於書名雖多而無當也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春秋左傳卷之八

八

杜曰莊公女歸寧日來○正曰伯姬已老矣其來不止於歸寧而人化之貞杞伯自知其非故不深憾於魯而伯姬復來親魯也春秋書之所以志其能篤姻好

公子遂如齊

吳曰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幸而季公適卒未及報怨晉文既伯齊魯均為受盟之國故齊不敢背晉盟而報魯怨魯因使公子遂聘齊講好而釋前怨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杜曰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其公降在鄆下陳懷公稱子在鄆上蓋主台所次非襄貶也○吳曰諸侯從楚而圍宋者陳蔡鄭許也楚既敗蔡鄭即從晉陳雖後盟亦來如會獨許最小弱而猶不改圖故合諸侯以討許也衛侯既救之使復

國矣猶欲討衛者元咺再之於晉晉聽其訴而又欲討衛也踐上無邪奈至此則小國畏威大國聞風而至可見晉伯之盛矣

天王狩于河陽

味曰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歎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高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發禮者也○張曰召不謂召不順以天子之尊而下從臣召其名不正古行巡狩之禮天子以來未之有改王狩而諸侯朝則名正而言順矣故書之○吳曰城濮勝楚之後襄王下勞晉侯故踐土之盟晉侯以為榮而夸示諸侯今溫之會晉侯又欲如踐土故召王來狩於其國之地然踐土是天王自來故沒而不書存君體也會溫則晉實召王故書天王自狩存臣禮也

春秋左傳卷之九

九

壬申公朝于王所

杜曰壬申十月十日有日無月史闕文○吳曰踐土之盟天王在盟所若主是盟者然故既盟而晉率諸侯以朝王溫之會天王在會所若主是會者然故既會而晉復率諸侯以朝王也古者天子巡狩于方岳其方伯連帥率諸侯以朝焉此禮之廢久矣今一歲之間天子兩受諸侯之朝晉文之心不過欲假此以夸諸侯非真能尊天子也實諷而名則正心非而迹則是故啖氏亦有取焉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孫曰為元咺故也晉文既勝殫楚不能招攜撫貳以崇大德助其臣而執其君非所以宗諸侯也故曰晉人以疾之○程



曰歸于者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強歸之辭君臣無狀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咺辨曲直衛侯不勝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于王而實強致之故曰歸之于京師○正曰歸于者一之字猶所謂放之于越蓋禁錮之傳曰真請深室則其權在晉天王無與也故衛侯歸而不言自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高曰晉文君其臣之訟而執其君非伯者靖亂之道也書曰自晉晉侯之罪亦已明矣○陳曰歸大夫不言復必諸侯也而後言復若有歸道也大夫言復者仇也是故元咺復歸魚石樂盈復入皆仇辭也○吳曰元咺諸訴衛侯之甚而晉侯怒之深故執之以歸于京師蓋將假王命而廢黜之此晉文之意實元咺之謀也故咺自晉歸衛即別立公子瑕為君而無所忌憚挾衛主之威而易置其君咺之罪大矣吳晉富服今將之味而已哉

春秋左傳卷之十

十

諸侯迷附許

杜曰會溫之諸侯也○吳曰會溫本欲討許然既會之後朝天王執衛侯歸元咺而後圍許故書圍許為繼事也晉文一年之間自春初侵曹伐衛入曹兵威若振禍又合諸侯勝楚盟踐土霸業成矣是後當休兵息民修德行義以服諸侯之心而禮煩威黷踐土之盟血未乾又合諸侯以會盟城濮之大勞甫息又率諸侯以圍許諸侯亦罷於斃命矣是以合四國之力能勝強大之楚合十一國之力不能服弱小之許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蓋圍許之諸侯亦強從爾氣豈其心力哉

晉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孫曰三月曹伯襄執此言復歸者晉文放之也晉文執之曷為晉文放之春秋亂世強侯執弱小國之君無復天子命執之故之曰我而已○孫曰其言是者見曹伯方釋桓姜歸伯主之令小弱之君不違處亦可憫也

庚襄王二十九年

春介葛盧來

杜曰葛盧介君名不朝朝不能行朝禮○陳曰介一歲毋至意將安在乎故重書之介人侵蕭譏有以來之也

公至自圍許

張曰其致以圍許久役而不能服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春秋左傳卷之十

十

杜曰晉侯諱助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避禮盟公侯王子虎違盟下盟故不言公會又皆稱人○陳曰此許初以大夫盟于子也向也踐土之役王子虎不書流盟也今以大夫盟王子文公之志荒矣大夫之委敵於是始文公為之也不斥言王子虎為尊諱也以其人王子虎不可不徧人諸侯之大天以其徧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沒公也

秋大雨雹

泰曰董曰雹散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為雹程曰雹者陰陽相搏之氣盛於陰也陸佃曰陽散陰為雹陰包陽為雹據此則雨雹皆陽不勝陰之異言大則為災矣當秋而一陰初動猶未盛也乃能為陽而大雨雹是其疑聚不和反其前道害及物類不善之積亦如是耳○汪曰傳公頗能勤於政

事以銷天受故及末年始有失政之漸遂為文公繼權之張  
木天之示人顯矣

冬介移盧來

何曰前公剛許不在故更來朝

春三月

夏秋使齊

何曰左氏云秋問晉之行鄭康也侵齊晉文若移圍鄭之師  
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春秋校齊下書圍鄭義可  
見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正曰元咺不君其君春秋猶曰其大夫不與羸臣之背其君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十

十一

也殺元咺固得其罪而殺乃其所立故以殺之者及之專罪  
元咺也元咺之歸曰復歸明其擅反而專衛也立瑕不書不  
與其所立者得為君也故瑕立踰年而猶曰公子瑕其與元  
咺並疎而書曰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一以君殺臣之  
罪言之明此則知君臣有定位而擅行易置者徒取連坐之  
戮爾

衛侯鄭歸于衛

正曰歸不言復自京師歸非自他國比也復書名者外見執  
於晉內有元咺立瑕之亂故復書名以歸記其始得國也

晉人秦人圍鄭

正曰翟泉之盟非義舉也春秋深貶之鄭人不至可謂知義  
矣晉侯以其無禮於己即為亂於楚也春侵之及秋借秦伯

圍之是不自咎其盟之泚而專肆其虐於鄭也春秋循其本  
而以貶翟泉者貶之故稱人焉秦伯如知其非義相與俱去  
可也胡為而私及鄭盟為之遺戍背首徑歸以就秦晉交爭  
之費豈非見利而忘義者歟

介人侵蕭

張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請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荆人秦  
術之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張曰天子三公兼冢宰而使來聘魯用見周室陵夷大臣失  
職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杜曰如京師報宰周公既命聘周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十

十一

蔡曰如魯以言遂疾不專於王也遂如京師拜周公之聘也  
曰因是而往聘晉焉非尊天子之道也

春取濟西田

正曰濟西田魯之振壤也取之曹不繫曹者晉取之曹以分  
魯非魯力奪之曹也曹次國也能有幾何田以云分之諸侯

乎蓋晉方伐衛魯殺公子賈以助其威晉德魯之深魯事晉  
尤甚晉文憾曹故削濟西田以惠魯他國無有也春秋以其

藉大國之力奪人之有故書曰取不繫之曹晉之惡亦著矣  
曹自是不與於會盟者十有六年蓋削弱之甚力不能支也

說者顧以為晉之故地曹侵之而晉復之不思曹最弱小弱每  
會盟從許男下安能侵魯之田乎況曹伯常朝魯又安敢侵

魯之田乎

魯之田乎欲主汝陽田之例而棄左殊未有論世之誠也  
公子遂如晉

正日如晉拜曹田則知濟西之為特賜也  
夏四月四上邾不從乃免牲

杜曰邾曰上不從不吉也上邾不吉故免牲免翁縱也○啖  
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禘穀于上帝於郊故  
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用天子禮樂亦有郊祭郊皆用辛日  
故以二月十三月上辛不吉則上中辛又不吉則下辛所  
謂言事先近日也上三旬皆不吉則不郊○趙曰牲一也或  
曰免牲或曰免牛何也未牲曰牛既上曰牲性具而上邾不  
從則免牲免性則不郊矣○正曰入春秋以來近百年矣而  
魯郊始以上書知前此不上也前此不上也何以書魯公

齊魯晉楚之書

賢君在位日久心疑其禮而決之於上也上之不從而不知  
善矣故書曰乃免牲惜乎其不備而充之以盡革其俗也猶  
三望也後此之下知其跡此而為之者歟然于四月則言上  
正月則言牛知正月不卜而輒行之也春秋於牛傷而書之  
是亦卜之不從而書之之意也九月則書用矣亦甚矣

猶二望

啖曰邾後必望祭若不郊則不當望書猶非禮也○正曰虞  
書云望于山川左傳趙子軫云祭不越望江漢沮漳楚之望  
也其專以水言者對祭河而言也周禮有四望蓋天子有天  
下者也故四方之名山大川雖不在畿內皆得望而祭之今  
魯僭天子望祭而經言三者蓋東方之山川莫大於海與泰  
山魯既得以封內之望而祭之矣南北西三方非封內也魯

亦故天子之祭法於郊配之後而望祀之蓋既用天子禮樂  
必備用之也而說者猶以為比天子闕一又以三望為泰山  
河海豈天子之四望增一而足乎一者何乎江乎淮乎衛乎  
華乎若疑望不止於山川則虞書一言比諸他書益祖宗也  
秋七月

冬祀伯姬來求婦

劉曰其言婦緣姑言之之辭也婦人不專行祀伯姬來求婦  
非禮也姑無自求婦者也○正曰來正也來求婦非止也春  
秋以其不謹於大昏之始故書以罪之夫始之不謹未有善  
其後者也故叔姬歸紀不首於經而其終有見絕之事為人  
父母而不備禮于婚娶之始遂致失所於其後禮之於人大  
矣可不謹哉

齊魯晉楚之書

狄圍衛

吳曰去年狄侵齊今又圍衛若無晉伯然豈以晉文居狄之  
久而狎之歟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祭曰帝丘古帝顓頊之墟亦衛地也衛避狄難遷都于此蓋  
亦擇其地利而為之春秋書之著狄熾也而晉文上諸侯狄  
乃至於斯其為伯亦僅爾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狄衛人及狄盟

胡曰其不地者盟于狄也再書斬人而稱及所以罪衛也盟會衰世之事已非春秋所貴況即其處刑牲賦直以要之哉

又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正曰晉之亂防於殺申生故春秋專罪獻公至於重耳之出奔復國殺懷公皆略而不書以獻公為首禍也此亦如齊桓公屬其子昭於宋襄復有弒命以殺無虧見殺昭弟潘復殺其子而代之春秋皆不書以為是其父之生亂其繼事不足以寓夫衰敗故略之也晉文之國伯始於救宋春秋重與之豈非以其不滅二國不侈殺傷首以救民為務進賢為急制楚難出於詐力而功實被於諸侯朝王雖不于京師而意實致尊於天子故一年之內五舉諸侯盟慶土會于澤均為美

秦晉之亂也

辭惜乎其不能善持於後也自是執衛侯圍許盟翟泉圍鄭無一不致其譏貶矣王道公而溥伯事私而編經聖人之裁訂無不各見如此

甲襄王二十三年  
千十五年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正曰秦本欲襲鄭及滑而謀洩使其全師而退猶未為失也乃乘便入滑繼兵劫虜所謂動而無所必有悖心者於此驗之矣穆公貪而無謀三帥輕而肆虐君臣皆惑同罪之師所必加也然言入滑則不但無及於鄭而亦不能有滑矣既入滑則晉師雖至亦無救於滑矣是豈不可以徐為圖也乎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秦曰報公子之聘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正曰秦穆公竄戊于鄭晉而去後間杞子襲鄭之謀遂違大臣之諫而專任孟明孟明不能推事之宜審酌行師之道以正救其君而喜於權寵出師而東皆所謂以貪勤民者也即使謀不洩於滑師能及於鄭越國以鄙遠知其難也況晉方強盛出師以斷其歸路鄭人必不用命以助秦三帥孤軍其不至於覆滅者鮮矣晉亦何遽失乎弱今既未能至於斯肆其悖心滅滑而遷其罪自不可掩為晉計者宗本而後及於宋先家而後圖其國葬期伊邇大禮當終人道莫重於斯時一失則後雖悔之無及矣晉之君臣宜慎其葬事俟其既畢而後告於諸侯明正其罪鄭滅滑之罪合兵西向則晉意秦人束手而情成移後也秦人既屈有晉之強有諸侯之從

秦晉之亂也

秦亦安敢肆其報復之志哉不務出此而必伐秦師之言豈功利於一時當是時樂枝已有違言矣豈亦有見於得失不在斯時歟惜其勢處同僚不能如晉文之止子犯也先軫激於一發襄公易衰而行連兵姜戎掩秦師殺傷慘烈三帥並囚彼以爲可以懼秦而使之不敢再出耶殺尸成積秦人之怨深矣諒陰不終人倫之本薄矣縱敵患生殺敵而怨遂釋乎違天不祥登天奉爾以爲暴乎三帥獲而正其罪君謀利之罪猶可言也從夫人之請而釋之遇先軫之怒而追之襄公之行事顛倒錯亂不可言矣般之役晉人遺一時之功利而反致秦人報復之無已不能以其間修禮於諸侯同獎王室南服強楚此聖人之所深致憾於晉之君臣者也故於此晉人以貶之而於他年之交爭亦互讓之至文之四年始

正書曰晉侯伐秦則前此之同貶可知矣說者顧亦從功利起見謂殺之勝乃晉不失伯之機墨其經乃以權變禮之義大節以得中為貴也秦師還矣既葬而伐之未為不及也當喪而從戎日多殺則過矣

癸巳葬晉文公

高曰此見襄公父死未葬而尋干戈也

狄侵齊

吳曰據左氏傳狄之敢於侵齊者聞晉之虞因晉之喪則狄未嘗無畏晉之心也晉縱狄而莫之攘是為可罪焉爾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張曰僖公廢升陘之祭以晉文方伯而未敢與報死之師今

秦晉傳卷之六

晉文方廢秦狄內訌故君臣厲存事而交伐邾以取利據事

直書其罪見矣

晉人敗狄于箕

正曰狄之為列國患自莊之季年始矣經齊桓晉文迭修伯事未嘗一挫狄師春秋屢書之傷王道之衰志伯功之狹也今晉敗之十算是亦計之得乎春秋宜有美辭乃其書法與敵之役不異豈謂狄不當敗耶蓋聖人以倡明大義責晉襄而不以一朝伴勝望晉襄狄之侵齊在文公既葬晉之敗秦在文公未葬與其廢喪紀而敗秦曷若既成禮而伐狄安攘之義有在之矣不務出此而聽其侵侮由是無所畏忌加兵於已然禮廢之雖能敗狄亦祇云自完耳春秋以其不足以示義故稱人以畧之獲白狄子不書以其績為不足序也

冬十月公如齊

家曰天王聘不往朝國歸文來乃躬報謝不加貶而義自見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胡曰左氏云卽安也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既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眠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晉子謂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益降于王其以路寢為正則一爾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止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劉曰九月其封為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

秦晉傳卷之六

君令而後殺也隕霜不能殺草此君諫不行舒緩之應也○孫氏覺曰陰陽四時之氣天地所以生殺萬物者也雨露生之霜雪殺之天地自然之氣而四時之常也皇極之道行而和氣塞於天地之間則陰陽有常而生殺以時舜倫攸敷天過於陰陽而常生者不生當殺者不殺○泰曰草可以殺而隕霜不能殺李梅未可以生殺而結實此萬物不順天威之象也繼公薨而書此異其以僖公猶能總理庶政而後此將有縱弛之患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正曰許從楚最堅雖十一國圍之且不能服今首合東鄭伐之許即從晉豈非文公所不能致而襄公能之乎晉以是告於諸侯亦一時之盛舉也而夫子修春秋至此則從而畧之

祇書人焉明襄公之圖伯伐小以示威雖得許之服未可即  
謂伯事之修也故畧之也觀楚師至而陳即與楚成鄭亦受  
兵則伐許之役何足與乎

襄公下

干

春秋卷之十一

文公上

乙未十六年

春正月公即位

味曰廟子為君明年正月朔就位南面改元○高曰即位於  
未葬之前稱公者既除年也一年不可二君故終年稱子又  
不可曠年無君故除年雖未葬稱公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杜曰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家曰僖公  
魯之賢君書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天子所以厚諸侯無貶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襄公上

天王使毛伯來錫命

杜曰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  
合瑞為信倍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祭曰書錫命  
於倍公既葬之後蓋以重天王優沃之典文公繼正以是加  
之不為過也特視文公所以仰答之者何如耳

晉侯伐衛

王曰衛成怨晉文執歸京師故季年不朝而且侵其鄰國示  
不從盟主也襄公嗣位欲修伯業先以衛侯之罪合於諸侯  
復聽且居之言朝於王所乃命大夫伐衛取其戚田諸侯於  
是畏威復歸於晉春秋以其克續父功繼為盟主故書曰晉  
侯伐衛與之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杜曰謝錫命也得臣叔牙之孫○家曰拜錫命也在喪不能躬往使臣可也除喪朝王然後於禮焉盡而文公循習舊事不能法也

齊人伐晉

趙曰春秋之時所宗者衛主衛聖人苟苟抑諸侯而私衛主哉存衛主所以使諸侯有所宗也今衛成抗衛主而伐之是亦犯上矣故聖人於晉伐衛書侯而衛伐晉書人均諸侯也貶衛而予晉者存衛主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吳曰凡晉卿會外君直書不隱以見其非○正曰晉之取戚不書方于晉侯不即彰其取地之非也故會晉侯于戚晉侯之疆戚田者矣晉侯之取戚田亦書矣此春秋是非之公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二

惡不能相掩者也魯公不自往而使費失會伯主之禮此

之所以來討而處父之所以盟公取辱之由其在斯與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頌

何曰言世子者甚惡世子弑父之禍也不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所以明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

公孫放如齊

高曰會晉歸而復聘齊魯人於是兩事齊晉且圖昏於齊也

丙寅王二十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正曰伐衛稱晉侯于晉伯也此稱晉侯無異詞也書及慶長

也殺不言戰秦師欲歸無意於戰也此言戰者秦人報怨晉美禦之均志乎戰也殺曰敗秦師晉也此曰師敗績罪秦也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此類是也秦以負物民自取喪敗不思悔過息師而復事報伐其何善之云晉侯方修伯業敵加於已然後應之春秋無貶也說者泥於書及謂晉不諱之以詞命為志乎此戰也不知稱侯稱師不書及何以成文城濮書及亦有責晉意乎使詞命而可以卻敵暴師露眾孰不憚之安見晉之無尺書至秦也茲彭衙之役書曰秦師敗績見秦人黷武累敗可以知止矣秦績敗而晉績亦有足錄者矣

丁丑作僖公主

正曰三傳言作主皆闕不時如左氏說則是自卒哭至今始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三

作主也夫既葬及虞其無主况僖公之葬天使來會正以五月之期禮莫隆焉豈廢虞祭既不廢虞又豈無主而虞此必不然者也如二傳說則是練祭宜作主贖期二月始作主也夫古有練祭小祥之祭也自虞而練自練而大祥自大祥而禫皆在喪之祭以漸而殺不遽用吉也豈必易主如何氏所云埋虞主於兩階之間乎此皆據禮文之末以說夫子之經不知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求禮者當於春秋其所書皆大義之所繫不區區於小過不及之間也夫十二公作主禫廟豈必毫無過差乃未嘗書獨於此書之蓋從古未有今乃作主也變禮之大者史書於策聖人存而弗削其言作者安作也然則所作何如主吉主也作吉主何意為將大事於太廟欲躋之也喪主不可入於太廟故作吉主然則十二公之

主三年之內皆不應祭乎考左氏所得及展氏鄭氏之論得其樂矣左氏曰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適於廟其誤以禘爲時祭且勿論其言特祀於主服氏云特祀在廟是其義也又云三年喪畢遺祭於廟宜左氏意乎鄭氏云惟耐與練祭在廟祭之反於廟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思按此說則云反於廟卒哭作主耐廟即於廟祭之祭說主反於廟宮而祭之祭說主反於寢其始禘不與焉遺蒸嘗迎主於廟宮而祭之祭說主反於寢其始禘不與焉故若禘於莊公則謂之謂喪三年不祭者應說也三年喪畢主刻而文之廟則易橋改塗其謂於練焉壞廟亦應說也然則倍公此主一躋于太廟反於何所乎倍與閔爲兄弟不官易世還廟又不可與倍同官故別立倍官其主蓋反於倍官

喪祭禮之文公上

四

也桓公於隱爲弟不當還廟又不可應相同官故別立桓官桓官倍官不在四廟之數此其制未爲失也但親盡則宜毀至哀公時親盡久矣猶不毀故見災焉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杜曰處父爲晉正卿不能臣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爲稱○胡曰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於晉也諱不晉公者抑大夫之抗不使與公爲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爲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吳曰晉以士穀主盟晉以公孫敖仇三國之君皆非禮也故書以譏之衛敢於伐盟主者孔達之罪也今陳侯爲請而執孔達衛服其罪故免於晉之伐也○程曰士穀以襄公之命

盟諸侯則是大夫主盟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祭曰自冬至秋中歷春夏久而不雨爲災已甚不曰旱文公不憂旱也在位十八年雖不書勞益知其不知憂旱也故歷時而總書不雨者三皆以著其情使時政不憂天災輕忽民命之甚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倍公

祭曰祭於太廟或曰有事或曰大事何也先儒謂有事者時祭大事者合祭也毀廟之主求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太廟三年一舉五年再舉是其制也不書祭名於祭無識也躋升也升倍於閔之上是爲進祀也倍爲閔兄繼閔之統不嫌以長繼幼謂至於祭事又可與其君臣之分統承之次乎

喪祭禮之文公上

五

聖人謹而志之以習其失垂萬年之法也此擲下墓所以稱夏父弗忌爲不祥而仲尼又以罪賊文仲爲不知與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祭曰晉合三國之兵以伐秦晉聲其聞鄭入滑之罪責其彭衛逞忿之私須其既服取成而還雖非招攜懷遠之道猶爲霸者已亂之師乃不此之務而徒曰報彭衛之怨復相衛寧有已乎取其汪邑侵及彭衛秦人猶未心服先且居等飲然無功而還也此其所以見貶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何曰倍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日又禮先納宋問名納吉乃納幣四者皆在三年之內○孫曰納幣之禮婚姻之將成也文公於納幣之時猶在喪制之月春秋以其喪而



婚故書以罪之也

訂襄王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趙曰內書得臣則外亦大夫矣外書人則亦人內矣晉襄紹

兩未嘗一出與諸侯為衣裳之會而輒以大夫王之吾於此

知其不足與有為矣襄公之弱易於桓文桓制楚於方張文

敗楚於既城惟乎為力襄公之世商臣有滔天之惡楚人乘

之此襄公之弱資也乃不能就而竭力於無事之秦以大夫

主會卒之大夫橫於內諸侯受其弊區區潰最爾之沈以為

能伐楚之盟國也嗚呼隘矣宜聖人人之以示貶也○秦曰

征伐會盟使大夫專之桓文已見其端而襄公為尤者彼豈

知大夫交相依附無益於人國哉伐秦而僅取一任預楚而

止潰一沈以三軍之風要而於秦獨裨於天下之公義在焉

稱國之計耳聖人見微而知善於此兩役獲而志之所以

感通之下移而他日形諸嘆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夏五月王子虎卒

杜曰不書爵者天王赴也翟泉之盟雖假王命周王因以

同盟之例為赴○趙曰天子內臣無外交之禮今死而赴故

書以誠伯術

秦人伐晉

趙曰秦穆公伐晉以報前日三敗之辱也實念兵矣前日之

兵端豈晉啟之彼君子默固亦慮公室恐秦實伐人自取

其敗論者徒見殺之敗有悔咎之晉孔子列於周書遂以為

于秦穆今自殺之敗兵連禍結以戕其民安在其為悔也

人特取晉之文而已非謂進秦穆也今焚舟之勝雖霸西戎

春秋書人其貶可知矣○正曰後世列秦穆於衛徒以王官

之役偶一勝晉耳聖人蓋不予秦以伯也彼徒與盟主爭而

又未嘗終能勝晉主盟中夏何尚伯哉

秋楚人圍江

黃曰晉襄嗣位伯業始衰楚人已有侮心矣近又與秦為敵

無暇圍楚商臣遂發兵圍江以威江惟聞小國非專報伐沈

之役也

雨甚于宋

正曰彗飛過宋遇雨而降宋人以非其地之所生異且為災

故以雨彗來告春秋書之以示恒鄰之憂○說者以為自上

而下眾多如雨故曰雨此言近浮以為自上而下天降之災

取曰雨此言近雖大無害也言非亦非也言非亦非也言非亦非也

雨則星履當云雨星也使無雨而可云雨則雨也亦非無雨

也不水而言雨以其雨也履霜不言雨以其無雨也聖言皆

實說者以游移之詞前後相蒙經義何日而明乎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秦曰晉以處父盟公於其國無禮甚矣今乃知懼而請改盟

宜若過而能改可復於無過者故書公之往朝而無所障乃

晉侯素慢不即修禮於諸侯使公久留於其國然後盟禮定

焉依然知悔而不知改故書時書月皆日以彰之見其所以

禮諸侯者亦偽耳豈能免於無禮之譏哉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陽處父帥師不急赴之乃先伐楚欲其引兵自救而江圍解非救楚之師也故明年秋楚人滅江○正曰晉侯致勤於江請師於周周伐王叔桓公臨之處父苟能知義尊王臣以為上將帥師底江奮於內王師晉師伐於外楚人不懼而遁者鮮矣如此則江圍既解而楚亦不再動無益之師天討既行而晉之君臣亦顯匡扶之力尊王救忠定伯在此行矣乃不此之務而獨出詐謀引兵伐楚以僥倖於江圍之晉解遂自謂其能救不知以是詐楚而益中楚人之隱憾是連江之也也往年夾派之役陽處父以詐謀得志於子上春秋鄙之而不肯今復施之於救江是專向詐謀者陽處父也故書以罪之王叔桓公之行非天王之本意故不書

成十九年

春秋左傳卷之五

八

春公至自晉

祭曰書公至於春見其以盟晉而廢朝正也

夏逆婦姜于齊

劉曰逆婦姜于齊書之畧者正始之道也待之不以夫人之禮故夫人不以其位終由文公闇弱不能率禮而行以為苟若而可故卒至於禍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可不慎哉故聖末以原本因微以知著又非獨文公之過也雖夫人預有貶矣當是時夫人冒大禮以往遂無所依據以危其身而凶其子由本不正故也殆而呼天不亦晚乎以此觀之禮之於人大矣是存則存是凶則凶文公不能保其後嗣者由無以刑其妻也夫人之不能安其位者由無以謹於禮也此正始之道也

狄侵齊

祭曰書狄侵齊晉襄無撓服之功也

秋楚人滅江

趙曰江之滅晉之恥而處父之罪也晉不能服楚則何以庇江方江受楚圍使處父帥師直赴於江江圍於前處父持之於後楚兵未必不敗而奔也乃揚言伐楚欲楚兵釋江以自救宜其不能滅楚而致江之滅也

晉侯伐秦

正曰秦屢伐晉非止報被之役亦以爭強也蓋以為得志於晉則主盟中夏不得志於晉亦成振西戎聖人惡其伐盟主連兵交爭使不能撫綏中國撓服楚狄故貶秦至是晉侯伐秦秦人知晉之不可與爭也不復再出則晉伐為有功故以

春秋左傳卷之五

九

晉書得撓服之功矣先備晉以報復為說不得經旨

衛侯使甯俞來聘

吳曰衛自孔達見執之後蓋甯俞代之為政至次年春衛從晉伐沈自此衛服伯主而無事矣又次年春晉逐歸孔達其夏衛侯朝晉至秋而來聘甯俞事大睦鄰以安社稷或者皆出甯俞之謀也夫子稱其知可及蓋如此夫

冬十有一月王寅夫人風氏薨

蘇曰僖公之妾母也凡魯君之妾母其生也稱夫人其沒也稱夫人之禮成之而天子諸侯亦以夫人之禮禮之考之禮典則非禮也然春秋書之不為異辭者君臣之禮也

己亥王三十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杜曰珠玉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贈成風莊公之妻天子以夫人禮贈之○胡曰歸含且贈者厚也及母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夫婦人尚之亦宜○注曰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以含贈焉而成之為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也○注曰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以含贈焉而成之為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也故特不稱天以詳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胡曰仲子雖聘其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何以為疑故別為立宮而別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附於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附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襄公葬之

文公上

杜曰召伯天子之卿召伯來會葬○景曰天子於魯侯有會葬之禮非所以施之妾母也元年書叔服此年書召伯五年之間後先兩會葬或稱天王或王不稱天比事而觀者豈不甚明乎○祭曰薨葬臣子之詞也貶斥之義無所施故書之無異詞天王法紀之宗也而優禮侯妾喪法亂紀故不稱天以示貶其再見者等失也故其貶同也

夏公孫敖如晉

高曰王舍且贈又來會葬矣捨天王而禮事晉不待貶而惡見也

秦人入郟

趙曰穆公之霸西戎以威勝而已無德以懷之故不足以宗諸侯也楚商臣不君郟叛楚即秦以穆公之霸為足恃也及

楚滅江則都懼而貳於楚秦不能以德柔之而稱兵入郟會亦念所以致郟之貳者誰乎秦誓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吾見能能言之矣

秋楚人滅六

正曰書滅六之意不出滅文仲敷言惜乎解者之弗善也愚謂聖人之後三代紹其封所以建德也分其土而治其民所以庇民也今一旦滅六而盛德之後失其封建晉為伯主不為之援故曰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其所以譏晉襄者深矣聖人所書之意亦若是爾

冬十月甲申許男乘卒

林曰僖公卒昭公錫我立

子十一年

襄公葬之

文公上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杜曰臣非君命不越竟故因聘而自為娶○范曰行父季友孫

秋季孫行父如晉

正曰如晉聘也求遺喪之禮以行蓋聞晉侯有疾慮事之周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杜曰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葬速○注曰趙盾患秦之送公子雍欲禦秦師故急於葬事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正曰晉殺陽處父三傳皆非爲論左氏以爲侵官臆斷也公殺以爲君漏言擊空也彼蓋以爲襄公死河君功求其爲君殺而不得故鑿爲君漏言之說以罪襄公於既死至其所以爲說者一則曰射姑民眾不悅一則曰趙盾賢射姑仁意既相背語亦不經處父至自濫而有改蒐易中軍之事則不待君漏言而知其爲陽子之所致矣襄公亦可謂能從諫進賢者矣陽子亦不得爲擅權侵官者矣況襄公卒賈季猶與宣子議立君宣子不從其議使逆公子雍賈季亦召公子樂趙孟使殺請郕賈季之怨始深思趙氏之所以班在已上者處父爲之也故使趙盾居殺處父則其謂剛言而怒出刺陽子於朝者安也然則聖人所書之義三子蓋皆不察耳若謂實處父之黨趙氏則不當顯其罪於狐射姑矣若謂專罪射姑

義舉錄卷之三 文公上 三

之殺處父則不當書殺而書晉人殺矣蓋陽子之所爲者爲晉也事繫於公而射姑以私怨殺之則晉當以公義討之而宜于富國乃歸獄於纒簡伯釋首惡而不討又使史駢送其幣其於晉國之法枉矣故先書晉殺處父繼書射姑出奔則實殺處父之罪在射姑也明矣晉國置公義於不問其過賊也罪亦著矣義關於國故稱國焉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何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便大夫兩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尊也言朝者敘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漢鬼神故事必於朝者厥月始生而朝○杜曰諸侯每月必告朔轉政因朝宗廟

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杜曰春秋志文公廢告朔而猶朝廟是幸其禮不盡廢聖人愛禮之深意也○王曰不曰朔而曰月蓋朔者月之初吉而月則積日而成也以閏月而不告則一月之政俱不舉聖人變文而書爲政政而設也○朱曰閏者所以定四時成歲天子以爲月而頒之焉諸侯而不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黃曰自文公忘棄時政以閏非常月而廢告月之禮漸至其後雖常月亦不告矣此子貢所以欲去告朔之餼羊也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杜曰倍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今邾文公子叛邾在魯故公使爲守須句大夫也絕太皞之祀以與鄰國叛臣非禮○

義舉錄卷之三 文公上 三

祭曰倍公取須句於邾反其君書曰取遂以爲附庸也文公復取須句於邾實邾文公子遂以爲屬邑也苟因以爲利皆書曰取所以正封疆止貪暴其義嚴矣

遂城尹

杜曰鄆魯邑因伐邾師以城鄆備邾難○孫曰重勞民也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汪曰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爲昭公○李曰昭公初立羣族作亂於是送終之禮廢矣故凡不書葬者非皆出魯不會亦有其國葬不備禮而謝絕諸侯者宋成公是矣

宋人殺其大夫

杜曰鄭固一子在公宮爲亂兵所殺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

者眾死者無罪○祭曰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  
公孫固直書曰盜而曰宋人者著其黨眾也又以見昭公之  
失眾也稱大夫不名無罪也大夫無罪而見殺君向何以堪  
之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晉先蔑奔秦

正曰襄公卒太子幼有先君托孤之命而趙盾輕議立長君  
逆公子雍於秦先蔑昧於奉使荀林父不規趙盾而規先蔑  
知趙盾剛愎不聽其言也乃先蔑亦弗聽而遂使於秦及夫  
人曰抱太子以啼而誦先君之言以責趙盾趙氏始知其不  
可而背先蔑立靈公迨先蔑還而秦人多其徒衛以送公子  
雍事既驗年是明知其立君已定而輔雍以爭國也故秦晉  
皆貶而稱人晉曲為甚故書晉及夫立邇之義春秋所重故  
書子同生而趙盾謀國廢立之際反覆其義以致秦晉兵端  
復起於令狐之役內則君臣之際不能善其後為大臣者可  
不戒哉先蔑書者以先蔑為知罪矣盾罪不益著乎奔不言  
出自軍中去也

狄侵我西鄙

祭曰經書狄侵列國所以責諸國不能讓也說者以為問晉  
難蓋是時晉襄已歿狄復肆爾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於扈

吳曰經書諸侯皆前日後凡此年以前並無諸國之目若  
無左傳則不知其為齊宋衛陳鄭許曹七國之君不列序諸  
國而但言諸侯以無盟主而大夫強合諸國之君故畧之也  
○正曰先儒多從左氏公後至之說不知左氏傳例原不足

以盡春秋之義據其事以說經可也據其例以說經不可也  
吳氏此條深得經旨細釋之而趙盾不善相幼君以紹伯業  
諸侯以親從而聊且會盟皆可見矣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蒞盟  
高曰莒為徐所伐故來求援而請修泚之盟故娶於莒故許  
其盟而請往蒞之○吳曰魯每欲娶婦必請於君行聘會  
之禮假公事以遂其私君無政臣之無禮也況代弟逆名  
况不正卒以淫奔禽獸行也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子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祭曰扈之盟公有後至之慢晉人來討公子遂會趙盾盟于  
衡雍因以無事斯盟所以志也然而晉魯之政在二子矣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孫曰一人行二事相去四日於經可以言遠乃兩稱公子遂  
二事皆受命於君而後行非繼事之謂故不曰遂也○胡曰

聖人不可以遂事書之所以辨內外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孫曰公孫敖如京師弔喪也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文公不能  
誅放得以自恣文公之惡亦可見矣不言所至者舉京師為  
重也○張曰國君為天子斬衰於受命以赴天王之喪屬君

孫曰一人行二事相去四日於經可以言遠乃兩稱公子遂

二事皆受命於君而後行非繼事之謂故不曰遂也○胡曰

聖人不可以遂事書之所以辨內外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孫曰公孫敖如京師弔喪也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文公不能  
誅放得以自恣文公之惡亦可見矣不言所至者舉京師為  
重也○張曰國君為天子斬衰於受命以赴天王之喪屬君

命而徒反已爲不教之罪况懷柔中之行而淫奔乎文公容其復而奔魯之無政則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正曰殺其大夫是矣而復稱司馬奔稱名氏可矣而止稱司城皆不善其名杜氏前謂不名爲無罪此豈有異耶考傳之所載樂豫合司馬以諷公子即詩解司城以與蕩意諸是一言皆善也君親親之任也豫詩懼禍不爲司及意諸爲之皆一心以事其君也夫爲人臣者一心以事其君又未嘗有長君違君之事豈非君所持以無恐者乎乃公子鮑厚施於國裏夫人助之戴穆之族協從怙亂志在翦君之翼殺公子即等春秋直諫逆黨以宋人殺之不但曰殺其大夫而更曰

襄公五年春

司馬明乎司馬近君而爲守衛者也且六官獨司馬意在君也逆黨殺之以孤主勢國法宜何如哉不曰公子即稱司馬而其人可知也且明即之無罪也孔叔鍾離不書非卿也奔者非其罪不書若書蕩意諸來奔則罪在意諸也故誓司城而隱其名且明司馬之外獨司城意在其君今因亂作而來奔則昭公固孑然獨立者矣此來奔之不可無書也然意諸非負罪而奔者又何名焉善乎黎氏錡之言曰司馬殺而司城奔則主勢孤矣宜昭公卒死於弑○說者皆云昭公無道二子不能其官信斯言也彼四官者可謂能其官矣何不已宋之亂也昭公無道傳誠有之其誤在乎欲去羣公子宋亂遂以不歇爾其他惡不少舉見考其始終不過無爲之人也視彼逆黨其輕重爲何如哉春秋撥亂反正於亂之中又亂

異其君若臣不衛之以國法大失經旨雖多言如嚼蠟爾

襄公五年春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一

江都郭慶校

存毛伯來求金

高曰公孫放既不至京師魯遂不共天子之喪故毛伯於是來求金也家宰秉國之鈞豈可以用度之闕而下求於諸侯乎○趙曰春秋書天王來求者三求聘求金不稱使皆天王諒陰家宰屬政故不書使若家父求車在王未崩時則書使矣哀公不在是所書者責諸侯不貢而致天子下求也夫人姜氏如齊

說見下至自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十二 文公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正曰詞先克之賊而殺先都士殺箕鄭父宜書圍殺而稱晉人殺者晉君方少趙盾當國不能安靖羣僚使以爭政之故怨讎相殺交斃四卿晉實內亂直以為趙盾殺之而已矣人者孰謂謂趙盾也春秋以趙盾之用法為已頗矣射姑與三子同罪射姑奔而且使與駢送其幣三子則殺之是以一人之私意為刑戮也故稱人以切責之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桀曰內夫人出十有四皆不書至非不致也諱而沒之也父母在而歸寧惟出姜得其節故書其正以見其不正焉泉水載馳之時婦人內不忘其宗國而外能止於禮義是以嫌疑之隙無自而萌而廉恥之心油然而存而不以魯之亂始於

不能正家正道不平常自歸寧始春秋書變事不書常事夫人歸寧常事也宜所不書而不一書則終無以著其正故以出姜一見法焉○家曰姜氏始歸於魯不氏不書夫人至貶也全歸寧於齊者夫人姜氏如齊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始正其夫人之歸魯也之於前復正之於後皆所以垂法也夫人歸魯當備其出其至皆書辨上下之分示眾妾不與夫人等因歸寧而見義非為歸寧而得書也文公無正家之法驅臣僭妾比而為妾庶子奪嫡有萌而不悟春秋特書以正之晉人殺其大夫士殺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十二 文公下

張曰楚自城濮以來不得志於天下其君臣之心未嘗一日忘也趙盾為政欲攘楚而大其列國正當力據其始以振霸國之勢乃視為常役而緩不及事師及鄭而楚已囚鄭公子而去登奉天討拯災溺之舉哉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何曰天動地靜者常也地動者象陰為陽行是時魯文公怠慢政在大夫齊晉失道四方叛德星孛之萌自此而作故下與北斗之變所履同也○正曰自僖十四年山崩至此凡二十八年而有地震之異是氣連不轉而為治日入於亂之象也以言乎邈則大旱案年以言乎邈則上應星變弒逆之禍

接踵而起南北之勢受符左字內之弗寧又將閱世矣

正曰楚君以自通自會而已然矣楚臣以名稱自獻提而

已然矣夫以其與諸夏交迎故建同於諸侯而昔曰楚子

使俄來勃然不稱氏猶從下國大夫之例也至楚莊既霸

則楚國昔氏皆盡同於大國亦其勢然矣聖人何容心於

其間哉故之來聘因晉君少而大夫交亂欲乘此以圖諸侯

故來結魯耳

秦人來歸倍公成風之疑

杜曰衣服曰疑秦欲通敬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贈倍公

並及成風○高曰秦晉方不睦而魯數與晉通故秦人歸疑

以觀符之情也○張曰是時秦楚交病列國秦欲伐晉而歸

秦襄王本末

三

楚於晉獨楚欲圖北方而來聘也○正曰倍公成風之稱自

設梁生事候祥遂版千餘年儒林之說愚謂杜註確不可易

先倍公而後成風程子以為雖子母先倍後夫人體當然也

是亦一說也愚謂倍公先薨成風後薨歸死者之體以楚之

先後為序不以子母易也成風不稱夫人蘇轍以為非楚非

葬名有所不必盡是亦善解紛之說也愚謂舉諡配姓尊稱

已極不當贊加夫人也全經曾見有稱夫人某妻某高者乎

或難愚曰如此說則成風無死矣應之曰王歸合則曾葬兩

不稱天矣何庸再貶乎

葬曹共公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辛卯滅孫辰卒

張曰文仲魯之名大夫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自莊公

末已而聞國政而四十餘年間皆政多疵文公先甚○注曰

民伯之孫文仲也其子評嗣為大夫是為宜叔

夏後復晉

同乎晉之謂也晉之役雖敗自晉次年秦取武城以報之

使晉人謀亂置秦不校修德息師則聖人必書於八年曰夏

秦人伐晉以彰其殘民修怨之罪而於晉無譏乃晉人不悔

其反覆晉爭之甚而於今年春與師伐秦取其少梁秦伯因

是伐晉以取北徵此秦晉交攻亦頻數矣若詳書於春秋則

是史也何名修乎故聖人削其兩役而於此書秦伐晉以志

其殘怨相伐無復彼善於此之可言越一年而河曲之戰並

秦襄王本末

四

稱晉人秦人與此文異而旨同○稱國師為狄之此無據應

說聖人不如是迂曲也彼益以狄則書狄例之而徐吳多稱

國所以外之故謂書秦為狄秦書晉鄭為狄晉鄭不思荆自

改稱楚之後侵伐多矣何不一狄楚也例一例而不能通則

其例於義無當矣又有謂此三條皆闕文以夏五闕月為比

不思夏五闕月則不成文其為闕無疑此三條何不闕他字

以害辭獨皆闕人字若合符契不潛心以考左傳求聖人情

意而聊且遷就其說無惑乎聖經雖存而其義不用於世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吳曰商臣弑君父天地所不容宜申為工尹不能與同列共

謀討賊乃北面事之越十年君臣之分已定而乃謀弑其義

不足稱也然其謀不遂而身見戮聖人不以其當受今將之



誅而以國殺大夫為文其意深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棠

杜曰蘇子周卿士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僖十年蘇子奔

衛今復見蓋王復之○家曰頃王即位諸侯莫有朝京師者

王命蘇子盟魯文公儻知事君之道辭不敢盟躬親於京師

而請職事焉可也今及蘇子盟不恭甚矣故春秋諱公而貶

之意深矣或疑蘇子外交夫蘇子乃流離困頓之人何有

於外此實王使之盟耳

冬秋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蔡曰楚蔡以晉晉傷晉伯之不競以致楚子齊蔡侯舉兵出

春秋左傳卷之五

五

次以厥貉夏也先平厥貉之次則為會于息陳鄭從楚矣後

乎厥貉之次則為田孟諸宋亦從楚矣春秋皆沒而不書謂

三君者皆迫於威力姑從楚以紓國難非果協謀尊楚以伯

也惟蔡侯堅於厥楚故於其次厥貉而書之見楚子僅得蔡

侯之從先儒以為著楚之圖伯而未集得其旨矣

頃王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

蔡曰孟諸之田春秋不志以其為遊獵之事不足志也麇子

恥從役而逃歸楚子怒而伐之既敗之於防渚復追之於錫

穴而未聞其與楚成也是麇猶能自守而楚子出次伐一小

國而未得其志支在其得志於諸侯也其稱爵者從次于厥

貉之文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杜曰惠伯叔彭生字曰郤缺為會諸侯之大夫莫有至者

魯獨遣彭生如會不以是強替於從晉春秋亦褒魯矣

秋曹伯來朝

公子至自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杜曰鄭瞞狄國名助風之後漆姓○趙曰狄侵列國自晉人

敗之于箕後又侵齊魯宋而不敢犯晉之牧困敗之之力也

今八年之間侵齊三而侵魯宋各一可不有以制之哉叔孫

得臣出其不虞追而敗之于鹹自是有懼心惟十三年一侵

衛而已不敢窺齊魯之藩籬也則鹹之役不惟有功於魯且

春秋左傳卷之五

大

有功於天下不可不錄也

西頃王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鄭伯來奔

正曰太子朱儒稱鄭伯立踰年也不稱名位未絕也書來奔

而不書以地見太子即位欲徙夫鐘未為大惡而鄭人擅易

其位罪在不赦故魯以諸侯逆之即以諸侯復之其不書先

鄭伯之卒與朱儒之歸者春秋之紀小國每不致詳左氏說

記鄭伯卒於今年春遂做異說之紛紛百劉謂先鄭伯以去

年卒太子即位日淺人猶謂之太子左氏遂誤以為太子出

此不易之論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正曰叔姬稱子見絕於紀不富繫紀自魯錄之父母辭也不  
書來歸而書卒以叔姬無可絕之罪而執直以類也說者以  
為許嫁而未笄如倍九年伯姬卒誤矣

夏是人的事

秦曰魯舒叛楚而楚遂圍巢則巢亦叛楚可知矣雖江淮間  
小國尚且難心況諸夏乎徒以力服宜請侯之禮而思晉也  
秋祭于來朝

秦伯使伯來聘

張曰秦人以賄結晉而晉亦以厚賄答之賓主相與以貨利  
而坐視伯國之受兵比事以書而自見矣○趙曰往年秦將  
伐晉來歸伯公成風之權今又將伐晉故使術來聘○正曰  
術不稱氏從小國大夫之例也聖人於名稱之際不視目前

秦襄公八年

七

之強弱則其感秦之親遠而德薄也意顯然矣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杜曰不書敗績交綬而退不大崩也○程曰凡戰皆以主及  
客秦曲故不云晉及○張曰秦晉對兵殘民其罪甚矣故秦  
伯趙盾皆以人書貶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郟

張曰郟魯之東郟魯魯爭郟始於此則此莒未嘗與魯有爭  
且未嘗有事於郟今行父帥師城二邑以起爭端魯自此興  
有讎由郟始

丁卯年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補子遂降卒

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杜曰諸侯宗廟使致煩煩故書以見臣子之不恭○正曰大  
室者伯國之廟也謂之大室者所以別於大廟也周公封於  
魯伯國始就國魯人以大廟為公立大室祀伯禽蓋緣其  
始就國之義而百世不廢也諸侯無其制仿於周文武  
之廟而為之此書屋壞文公之意也或者猶以為大廟之  
室如是則當言大室壞不當復言屋壞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杏

秦曰先之以承陸之會而後公朝於晉非獨魯之從晉為堅  
其所以謀合諸侯者在此行矣衛侯不欲從楚要公於路而  
會之求通晉也○衛侯列國之情可見矣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

杜曰棗鄭地鄭衛貳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趙曰衛鄭會  
公蓋謀晉之伯也然不直附於晉而問交於晉者以魯深睦  
於晉知晉之強弱從違之計卜於晉焉故明年遂為新城之  
盟此衛鄭所以會公之意也故二國皆無貶辭

戊申年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秦曰邾人報七年取須句之怨而魯師旋即伐之何相報速  
哉春秋聯書交讓之叔下脫仲字季氏水云

又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齊侯潘卒公陳侯為齊郭伯許男皆首而趙盾於內同盟于

齊侯潘卒公陳侯為齊郭伯許男皆首而趙盾於內同盟于

齊侯潘卒公陳侯為齊郭伯許男皆首而趙盾於內同盟于

齊侯潘卒公陳侯為齊郭伯許男皆首而趙盾於內同盟于

齊侯潘卒公陳侯為齊郭伯許男皆首而趙盾於內同盟于

齊侯潘卒公陳侯為齊郭伯許男皆首而趙盾於內同盟于

齊侯潘卒公陳侯為齊郭伯許男皆首而趙盾於內同盟于

齊侯潘卒公陳侯為齊郭伯許男皆首而趙盾於內同盟于

齊侯潘卒公陳侯為齊郭伯許男皆首而趙盾於內同盟于

齊侯潘卒公陳侯為齊郭伯許男皆首而趙盾於內同盟于

齊侯潘卒公陳侯為齊郭伯許男皆首而趙盾於內同盟于

齊侯潘卒公陳侯為齊郭伯許男皆首而趙盾於內同盟于

齊侯潘卒公陳侯為齊郭伯許男皆首而趙盾於內同盟于

齊侯潘卒公陳侯為齊郭伯許男皆首而趙盾於內同盟于

齊侯潘卒公陳侯為齊郭伯許男皆首而趙盾於內同盟于

齊侯潘卒公陳侯為齊郭伯許男皆首而趙盾於內同盟于

其不能致詞於秦自己召之自己禦之則固無詞於秦也是

以不能善其後也若然之弗克納不遂非庶幾乎寡怨之道

矣以首之強而云弗克又以見邪之能以禮義卻敵也

九月甲申公孫放卒于齊

杜曰既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張曰特書卒于齊見其

俯仰愧怍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死而無所寧其身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陸曰消問於師曰春秋之作本懲奸惡也若未踰年之君被

弑而不日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也故原

其情以立此義晉奚齊本不正又里克不代其位故異於此

也○孫曰人子之心則未踰年而稱子國人弑君則未踰年

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篡弑之禍

宋子哀來奔

張曰自宋昭公在位始終無一善可稱大臣死禍出奔者比

比皆是獨高哀潔身而去不蹈隕身濡尾之悔觀諸君再

歸而卒不免則哀之見幾而作豈非既明且哲之流哉故書

子哀以與之○正曰先儒皆謂子哀為字愚謂不然王朝大

正曰舍以七月見弑而齊以九月吉雖有疑於魯也不過按  
禮也天子不因其苦而命力伯連帥以討之使單伯如  
魯討故不書王使所以存大法齊人憾魯之暴揚其  
末有知之何也

齊人執子叔姬

杜曰叔姬魯女齊君舍之母不稱夫人自魯嫁之父母辭○  
正曰以不稱夫人為父母辭猶未為確愚謂稱子為父母辭  
因其見絕於齊不當復繫齊故繫子以別之男子為子女子  
亦為子○家曰是歲春頃王崩以不赴而不臨不聘不奔春  
秋不書普天下諸侯之無王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一 文公下

十一

己丑王

西元年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祭曰齊執單伯並叔姬非但不許其請且辱齊已甚行父為  
是告於晉求合諸侯以討之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正曰稱宋司馬非其君所使也可馬華孫之官征伐其所有  
事也華孫不名貴之也其所司司者盟討齊也行父以齊  
難告於晉晉以兩令令宋司馬來盟于魯示從其請而為之  
合諸侯以討齊也獨遺宋臣者宋先諸侯也傳載華孫為其  
先人弑君之罪因感於所盟之事而言也聖人重討罪之義  
且以我故故異其文以書之齊人問斯盟也亦靡而歸赦喪

釋單伯矣惜乎晉人以爲苟若而可也

齊信來朝

正曰此書來朝因乎而朝繼華孫而來也故齊人憾之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祭曰大夫喪還不書此書者齊人之懼討而宋之以歸敖  
喪也左氏國故之說謂此也為孟氏之說杜氏所謂善魯感  
子以赦父致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是其義也聖人書之自  
有輕重之權衡故不曰公孫敖之喪至自齊而曰齊人歸公  
孫敖之喪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高曰社公兩以日食鼓用牲于社其非禮妄作義已著矣今  
文公亦復如此必以爲先朝故事可舉而行之也後世人君

春秋集傳卷之十一 文公下

十一

有舉行先朝故事不顧義之可否皆因陋承誤不知春秋之  
義者也

單伯至自齊

正曰單伯為魯事如齊被執若書齊人釋單伯是張之也豈  
可測乎書至自齊以禮書也魯君與之飲至故書以終其事  
而齊之釋亦可見矣說者疑其同於魯之臣子豈至之一字  
惟臣子得專之乎又疑其不言歸京師前不書王使後豈復  
言京師自相矛盾乎春秋於王之使於諸侯前之者多矣皆  
以其不足以明尊也此義其知之乎伯之爲爵前辨已悉說  
者謂如士伯趙孟春秋何不一書士伯趙孟高仲國叔耶遂  
臆叛左反笑人之黨左不自知其例有不通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己○祭日魯君寧以略求盟而不自親往者不遠違其初心  
此則東國之說也齊侯受略而與公子遂盟忘其請伏若  
謂之言無往而不失其本心矣魯之納賂其亦厚其毒而益  
其美歟

五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杜曰倍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正曰國有大喪而汲汲毀泉臺知必因喪而毀也傳載蛇自  
此出而夫人適薨故毀之而經止言毀泉臺所以齊魯人之  
說也蛇自此出是為妖孽徒毀泉臺不足以息禍惟夫人之  
薨有數矣豈出此哉聖人苟欲置蛇妖而不言則何如并泉  
臺之毀而不書其書毀而不書有蛇者所以明魯人之所指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非其應也毀一泉臺以厭之亦誤矣然則蛇之為妖何在乎

蛇者陰類伏處者也今卒起而入於國是羣有竊柄之象也  
言其近則應在惡視頃命言其遠則應在公室四分聖人於  
此蓋有所不忍言者矣春秋亦不當書者矣蛇恆有者何嘗  
為泉臺雖有異毀之何益焉○說者皆主不如勿居之庸謂  
則是書毀者明不當毀也為國者而多築臺成何理乎築之  
毀毀之誠是聖人作春秋使人主無所措手足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張曰庸乘僕帥鬪楚楚一畏楚則無以保其國然御變  
待敵亦制服之而已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楚克庸而  
遂滅之其罪大矣是以人楚子而罪其滅也○戴曰秦楚相  
遠其所以得伐庸者由巴蜀以通道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正曰公子鮑厚施以結人心遂釀成弒君之禍而代其位此  
與齊商人不同然而得逃首惡之名者彼未嘗躬親弒也  
夫人主乎內國人懷惡者願乎外六卿獨司成左右乎昭公  
則其餘皆逆黨可知矣故春秋直誅逆黨以宋人該之凡與  
於弒者皆莫逃其罪也而鮑亦在其中矣竊意諸死於君難  
不得此於孔父仇牧荀息者往年奔智其行已玷不得以全  
節書也聖人豈有漏義乎說者不察爾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高曰齊猶以公不親盟復來討而齊公出盟於此見鄭丘之  
盟無益矣○正曰齊侯既與盟復有西鄙之伐季文子所  
謂多行無禮者於此益信矣公始不出而今與之盟殺未能  
始終不試其操也公性素慢又迫於商人之屢侵故其氣遂  
靡而俯首請盟二君者皆將殆矣

諸侯會于扈

杜曰傳不列諸侯而言復合則如上十五年盟扈之諸侯可  
知也○家曰兩廂之會諸侯不序春秋所以朝晉弔而著其  
黨惡之罪也自齊桓之伯列國無弒之禍及齊商人宋鮑  
弒君新國無討又從而安定之自是篡弒之禍接跡於天下

魯赤首靈皆斃於強臣之手趙盾實為之也人以爲盾有無君之心故當通賊而不問盾何以辭其責故總書而不列序不以晉主諸侯之詞也

秋公孫自設

秋公孫自設

祭日何類拜殺之盟則魯之事齊可謂謹矣而齊侯又將戒師則喪心已甚其能久乎

壬戌王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於臺下

祭日前書毀泉臺此書公薨于臺下用見魯臺之多也臺下亦非正終之所以公爲未能得正而殞矣

蔡伯僇卒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文公下

七

祭日蔡人適社魯登習不食其類者魯用人以殉聖人罪之而削之故穆公之卒不書悼三良也而康公之葬不錄福節著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正曰邴敬閭穢侯御小臣書齊人正也說者疑其不書盜謂穢罪於齊人無乃鑿乎且商人之見弑有天道焉聖人直書其事其義自見又何暇廣其罪於眾乎書人者非一人之解謂二人也且賤官也商人弑君爲君旋即見弑垂戒之意然矣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家曰書如齊繼書子卒二臣挾強援以弑君也赤之死接之

立乃賊臣變委之本謀文公憤而不悟爾凡使不書介得臣預逆謀故並書

冬十月子卒

正曰諸侯未諭年稱子其不名者先君既葬也一年不二君故不曰公薨曰子卒文雖異而實一也此與隱閔之書法同見弑也惠伯不書卒嫌自卒也非自卒何以不成卒弑且不言何有於及之者此諱國惡之體也使有識者問惠伯之卒於何年則知其懷忠義以死樂樂乎千載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胡曰稱夫人姜氏則知其正且非見經於先君也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廟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遺母其罪並見矣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文公下

六

季康行父如齊

高曰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齊實問乎故所以惡齊也宣十八年行父云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夫乃遂仲族則行父實與謀弑惡而立宣公故出姜歸齊而行父還如齊焉惡實齊之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訴而來討於是議納賂而平焉行父之罪亦與遂得臣等爾

莒弑其君庶其

啖曰稱國以弑自大臣也○正曰稱國以弑者有大臣與乎其間不得稱人稱人則其通乎賤者也故止稱國非聖人得諸史冊者有不實而渾乎其辭也韓子曰春秋謹嚴況弑逆大故尤宜謹者有一言之畧乎先儒疑傳中稱國人以弑紀公以字當改作之字又有謂以己二字通用作己字解則

不用改此皆說之未安者也左氏記事惟憑當日之策書載  
籍大國之往來吐告每詳小國不能煩交於大同大國之史  
書其事每多踴躍德結之辭如紀公見弒太子竊寶出奔當  
時人皆指為弒君如李孫行父罔以為言矣左氏無由詳其  
事蓋意在乎當日弒君之辭以記之其實大臣謀其弒君太  
子懼禍出奔遂因出奔而得弒君之名且因其被弒而謂其  
有幸弒之心遂却以弒君之名也聖人知其無與故以國書

春秋集古傳卷之十一  
九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一

江都郭嬰校

春秋卷之十三

郭坦集古傳註

齊宣公即位

齊宣公即位者首宣公實篡而比為繼正忍行即位之禮也  
宣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

奈曰遂與得臣如齊謀逆時已結婚于齊故即位未幾而即  
如齊逆女春秋首書以著其惡哀越禮急就其弒逆之謀也  
魯之君臣同負大惡而齊人竊逆其罪不容掩矣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趙曰訪侯娶元妃以奉宗廟非徼私黨以濟其惡也今宣

春秋集古傳卷之十三

公娶齊何急乎公子遂與得臣之謀既成矣出姜歸齊猶恐

惠公聽其愬也故即位未幾不顧喪制迎娶於齊既得齊女  
而歸則齊豈視魯出姜有言惠公不信矣如此則宣公之位  
定敬嬴仲遂可以無虞春秋悉書其事意可見矣不稱氏者  
夫人不得以禮至也夫人亦與有貶矣婦者有姑之辭嫡主  
母已歸齊其姑孰謂敬嬴也遂與敬嬴實為此謀其惡不  
亦著乎

夏李孫行父如齊

高曰公既昏矣然後行父如齊納賂請會蓋當時國君不以  
其道立均一預請侯之會他國不得復討其罪文子此行欲  
假大國之權以定宣公之位也宣公之位定則一時臣子竊  
亂誤國之罪皆可以逃矣○奈曰嗚呼豈能逃春秋之誅哉



晉放其大夫荀甲父于衛

杜曰荀甲下軍在荀甲之子放者受罪則免有之以遠○胡

曰余晉放于河曲凡東野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

高以晉為自正治軍門之呼估取可也而獨放荀甲父則以

之罪其志固形於此

○吳

曰河曲之戰及今八年豈有不用命之罪八年而後討哉必

荀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托此以遂之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張曰凡亂臣賊子所以不敢繼其欲者以有伯主大國能討

之也齊與魯為鄰力足以正魯而惠公不明於義利邪正之

辨始許仲遂以亂晉之嫡庶終會平州以定賊子之位則亂

齊集傳卷之三十一 二

賊復何畏哉會者外為志管宜求會以定位而書齊志所以

治盜惡之罪與桓公鄭莊垂之會同晉為盟主諸侯所取正

而齊宋弒君威弗能加晉亂不治失衛主之義矣

公會齊侯

祭曰公既會齊侯襄仲不踰時而如齊拜成弒逆之賊以得

免於討為幸是以如是其急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

胡曰齊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

討賊尤嚴於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弒君篡國

人道所不容而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人頹滅而為禽

獸也故齊侯受賂以成魯亂春秋明書取田以著其黨逆之

罪舉法如此然後人不散趨利忌義而亂賊之徒孤立無助

盟庶可彌矣

齊師伐宋

祭曰大國既與之會則小國自當朝之矣蓋朝者非獨邦也

而獨書都者以晉與鄭邦交有不終三十年而與取釋之師

齊公之無政也

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張曰不討有罪晉固無義而亦未至加僭王之罪大也鄭舍

晉從楚故人之○呂曰盟會而書楚子自孟始征伐而書楚

子自侵陳始大厥貉晉書楚子矣未加兵於列國也伐宋書

楚子矣不過加兵於其與國也征伐而書爵者皆伯之之詞

侵蔡遂伐楚書齊侯侵曹伐衛書晉侯喜列國之有伯也侵

陳遂侵宋書楚子傷列國之無伯而楚執伯權也

齊集傳卷之三十一 三

晉趙盾帥師救陳

正曰書侵陳遂侵宋是楚鄭既侵陳而移兵於宋晉師無及

於陳矣而猶得以救陳書蓋楚鄭雖侵掠二國間晉師起而

遂去未得其放故晉救為足錄也然止錄救陳而不錄救宋

則又以宋人有罪當討救之者非義舉故削之爾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萊林伐鄭

杜曰晉師救陳宋四國之君往會之其伐鄭也不言會趙盾

取於兵會非好會也○家曰不言晉會四國而言四國會晉

寡四國也諸侯多從楚而四國去楚即晉春秋雖惡趙盾未

嘗絕晉也○吳曰晉師即趙盾所帥之師也陳被侵伯主所

自救鄭附楚伯主所宜討惜乎晉伯不競荆楚方強晉師能

救四國之從晉罪致討不能勝楚而反遺楚禽也

冬晉趙盾帥師侵崇

正曰晉將恆書趙盾此書穿者侵崇之謀出於穿盾規其謀遂委任於穿也崇者秦之屬國趙穿度秦必救崇欲因以求成此小人行說微傳之術也盾何以曲徇其言輕用為將哉蓋盾倚穿為腹心故穿因盾而竊柄春秋書趙盾帥師侵崇若趙氏之專晉也秦林之役既未得志乃欲結好於秦未為失也胡為乎不遣一介以通好乃用詐謀以取怨乎春秋謂晉人既喪於東又驚於西權奸得政釀為亂階欲毋失伯南服強楚焉可得乎

晉人宋人伐鄭  
正曰北林失解揚晉之私也為晉討者修德息師以懷來者上正其君心下開其臣僚無剛而動庶有濟乎乃以頓折之

餘借賈罪之朱輕用師於鄭未報怨非義舉也故春秋貶而人之大棘之敗實播端於此

甲寅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趙曰鄭伐宋而以宋主之春秋被伐者為主例之常也楚未嘗伐鄭鄭穆無憂而從楚晉再伐而不反固已悖矣今乃為楚伐宋可勝賈乎華元兵敗身獲直書不隱傷其力不敵而責晉之不救也書敗書獲甚鄭從楚之罪也○吳曰鄭附楚侵陳宋晉為宋故再伐鄭而無功鄭受楚命一戰宋而乃大勝楚之氣益張矣

秦師伐晉

呂曰晉文之前秦與有功晉伯之衰秦與有罪城濮之戰秦得晉以弱楚故晉伯而楚衰自文十六年秦當是以滅虢而秦為楚伐楚方陸鄆北方而秦復與師伐晉是故楚伯而晉衰晉欲通秦以執楚而趙穿為侵崇之計是動秦人之兵也故書秦師見晉之被兵自致之耳宋方敗于鄭而晉復勞于秦伯業之衰不已極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杜曰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侯之師將為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高曰自是楚與晉爭晉不能競反有弒逆之禍於是楚益自肆明年遂有問鼎之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胡曰趙穿弒其君蓋狐觸於盾其助盾之說辭曰子為正卿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趙盾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蓋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歸於君見弒不於其身而誰責乎凶而越竟謂去國而不討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問乎故也假令不與問者而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弒矣惡莫慘於此今以此罪盾乃問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正曰春秋誅意必有所據使盾非反國而不討賊誰得逆探其出奔之前有弒君之意以命穿乎越竟乃免之說為無今將之意者問一門路非為盾鳴冤也正以盾罪當其實百夫于忠恕之道見於言表諸家蓋不達而輕議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乙亥王三年

春王正月鄭平之日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黃曰魯郊借禮也鄭平之日傷改卜牛牛死是於借禮之中又知天意之不享也

猶三望

注曰襄七年三十不吉而免牲十一年成十年四十五上不吉而不郊雖曰不郊非其本意然因是而止猶庶幾焉倍之天年免牲猶三望此年成七年不郊猶三望可已而不已其

豈益甚矣

胡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被者往會魯侯不臣其

秦集傳卷五

六

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杜曰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僖二十二年秦晉逐之於伊川遂成戎號○正曰定王新即位楚子不惟不朝于周而且托為伐陸渾之戎近窺河雒觀兵周疆示威於嗣王逆情彰矣乃王激不振反使臣勞之楚子敢於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此其罪在必誅之律矣王孫滿引天命明德以折之是周猶有人也聖人閔宗周之危疾荆蠻之橫就其所伐而書之楚子親伺之情見矣晉伯之衰見矣周鼎之不可撼亦見矣

夏楚人伐鄭

正曰今年春晉侯伐鄭鄭及晉平不書不足書也而止書楚

人侵鄭所以言楚之暴則鄭之從晉為反正楚之侵鄭為情

夏皆可已矣晉成初立未幾修所以服晉者而遂出兵伐鄭

雖得鄭平楚之爭鄭方自是始也何足取首於春秋

秋赤狄侵齊

張曰赤狄狄之別種謂之赤狄白狄晉向赤衣白衣也地諸

州州晉赤狄之地○正曰先是狄晉侵齊春秋但書狄以

宋師圍曹

罪伯王之不能正也今別言赤狄侵齊著赤狄之所由滅也

秦曰曹從武穆之族以伐宋固不得為討罪之義而宋躬身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秦集傳卷五

七

葬鄭穆公

趙曰葬不月闕文也丙戌卒而丙戌葬無是理矣諸侯五月

而葬今十月卒則葬在三月之間則鄭之葬速殆在歸生歸

牛富國者也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莒人不可公伐莒取向

高曰莒鄭相怨而鄭乃魯之姻國公欲為鄭平莒而挾齊以

為重公之義不足服莒人之心莒所以不可也向者心以為

然而從之也曰莒人見其不可者非特其君也不知自反而

伐其國取其邑為已甚矣公既無以得莒後書鄭伯姬來歸

則鄭亦不能固其姻好也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正曰公子宋與歸生謀弑君歸生以耆老懼殺之言止之則

歸生已不至其已亂之情已不篤及宋反歸生懼而

弑之春秋獨書歸生弑君說者不察皆謂聖人移從為首曲

生或謂愚謂不然向使歸生不親弑無由見其從之之時即

其以言詞許諾則一言已足以殺其君矣如之何非歸生首

弑也則鄭人討亂弑子家之相逐其族則通國以為首惡何

必孔子歸獄歸生殺者疑釋公子宋豈罪趙盾而遂釋穿耶

書其重者爾

春秋傳齊

宋曰赤狄遠侵及齊其肆為暴亦諸夏之憂也故每侵必書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春秋傳齊

八

祭曰君行必書至重君舉也故義開天下之公則書至重其

事也行係比暱之私則書至志輕舉也故宣公朝齊因其庇

已而結私好焉其出類數其書至亦類數人君之舉動觀於

春秋可以惕然深省矣

冬楚子伐鄭

正曰楚子再伐鄭以其未服也而經書僭書伐豈予之哉晉

為盟上不說於楚楚子自將憑陵諸夏如入無人之境則獨

著楚子之伐而已矣乃晉救不至而鄭亦不與楚成是鄭猶

能自固也○說者謂鄭弑其君諸侯不討而楚討之故予楚

而義鄭如此說寧不礙後再書楚子乎況傳無事跡何得想

當然哉使楚果討罪聖人亦必待其有成功而後權與之如

殺夏徵舒是也此處渺無形影當靠左傳為說

丁丑王

己丑五年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杜曰公既見止連持於鄰國之臣賦尊殺列累其先君而於

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之以示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杜曰通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高固齊大夫

不書女歸降於諸侯○家曰魯而求昏已為不可而又以大

夫伉禮於國君所以陵魯者甚矣春秋書之責魯也責齊也

正高固陵犯之罪也○正曰此處叔姬之上著一子字義無

所繫前世殊欠系酌左氏經文既無子字但當從左

叔孫得臣卒

黃曰其卒不書日諸家皆生義例未必其然或云闕文者近

之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杜曰禮送女雷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

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家曰反馬不躬至

歸寧無並行高固列國之卿而挾婦俱來前日以臣伉君猶

以為未足更挾婦以要魯宣仲錫之禮宜固無所嫌魯之宗

廟朝廷質重為之辱矣○正曰叔姬繫子未成婦之稱也娶

而繫于春秋明微之意深矣卿非君命不越竟高固與婦俱

來犯禮以行其私能無咎乎

楚人伐鄭

春秋傳齊

九

正曰楚子三伐郢亦猶去父之伐也而經更曰人豈至此而始乘楚乎蓋晉以的休文致鄭鄭固不從楚矣乃救鄭而失

正曰晉之所以不競者以趙盾當國上不能輔功君下不能

正曰趙盾不能服羣狄近不能安中夏情勢難言自天以

秦集傳卷五

十

免使陳以陋之為大臣者可以為明飛矣向使春秋不作

夏四月

秋八月

冬十月

春衛侯使孫以夫來盟

趙曰夏夫之來為晉求魯也魯宣以接立之賜事齊而外晉

尊盟主所以外楚而為自安之計也故聖人子之無貶詞焉

正曰凡因聘而盟者先書聘次書盟此言來盟其夫為

高曰公方與衛盟將復從晉而又應齊侯之命興兵以陵小

秋公至自伐萊

泰曰宣公苟從於齊以強陵羣魯民何不幸而從伐哉書曰

大旱

秦集傳卷五

十一

而早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旱或旱而不雨不旱則無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正曰晉成合諸侯于黑壤以修伯樂春秋書之謂其猶有取

春秋遂不書盟謂其不足取也夫諸侯之會講信修睦盟其

以利為重宜其卒無成功也說者皆謂為公諱恥夫恥固當

諱而有關於天下之故者因逆削之非聖人之權衡也蓋魯

取賂均之罪也又何書焉况夏夫來盟豈不致命於晉公之

書也

庚定王八年  
春公至自會

祭曰踰時且廢朝正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杜曰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

非禮也○祭曰乃者專詞也復者事未畢之詞也不言有疾

有疾猶不得反也昭公言有疾君也人臣不得以疾廢君命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杜曰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有事為釋張本不言

公子因上行遠聞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垂

齊地也非魯竟故書地○陳曰大夫卒恆稱名其兼字之何

自是仲氏世為卿故讓之也○祭曰登宣公德之故於其卒

而定為仲氏俾其後嗣世為卿如季友之比

壬午猶釋萬人去籥

杜曰釋者陳昨日之禮所以資尸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止

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釋故內舞去籥

惡其習聞○胡曰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釋

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釋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仲

遂國卿也卒而猶釋則失寵過大臣之禮矣聖人書法如此

存君臣之義也

戊子夫人麻氏薨

啖曰成風之後妾母皆借用人禮故亦書葬以著其非

晉師白狄伐秦

祭曰晉為盟主白狄既與之平無邊陲之患矣於是時也修

德息師懷服諸侯南抑強楚可以復文襄之業置秦勿問可

也不此之務而乘白狄與秦有微連兵報怨未矣楚以其間

信小國亂其為中國患也豈有已時哉

祭曰舒麥國名羣舒之一楚人滅而驅之東盟吳越勢益強

矣胡曰經斯世者當以為懼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范曰宣公立妾母為夫人君以夫人禮卒葬之故主書者不

得不以為夫人義與成風同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胡曰敬嬴以其子宣公屬爾妻神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

於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傳而哭

而過市市人皆哭讀者有傷切之意焉敬嬴逆天理拂人心

其狀慘矣於其終事雨不克葬者咎徵焉而謂無天道乎此

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正曰古者史不

諱國惡況送終大典上以己丑葬以庚寅惟雨之故尤不可

以不書聖人因之以明嚴氏罪大惡極干天之怒而降之罰

不允於身死葬埋之時所以示譏貶者至矣不必於其名稱

之際改其舊以示貶也說者又謂稱婦姜為罪敬嬴既迂曲

之甚又謂雨不克葬為治喪無備何好禮而不哀於實也况

其說又與著咎徵意相背豈可並存以亂經旨

城平陽

高曰置晉故也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困民力也

楚師伐陳

高曰陳以晉衛來伐復乘楚而從晉故楚以為討然晉不能救陳遂復即楚○注曰晉師書伐所以著楚之彌而傷晉

前之平服也

齊王正月公如齊

孫曰公有母喪而遠朝于齊公之無哀也甚矣

公至自齊

夏仲孫段如京師

胡曰宣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以觀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緣一往聘其朝齊者

齊侯伐萊

數矣何其輕重之倒置也戰國時周衰益甚齊威王往朝于周天下賢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觀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禍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也

齊侯伐萊

萊曰萊於齊為近故齊必欲服之觀夾谷之會萊人以兵劫魯侯則萊之屬齊有自來矣

秋取根牟

奈曰根牟微國本非魯附庸今用兵偏取為附庸未絕其祀故不書滅

八月滕子卒

奈曰不日不名舊史從畧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奈曰會于扈以司不睦謂陳晉即楚也晉侯一出而四國偕

會是晉猶足以宗諸侯也故列序而書之林父以諸侯之師

伐陳晉侯不往亦不敢輕役其君也於此見伯者之義諸侯

之師偕從伐陳制楚服陳在此舉矣是以見貴於春秋無如

晉侯遂以疾終林父聞喪而還大勳未就禮有以限之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胡曰晉衛二君卒何以不書葬魯不會也衛成事言甚謹而

魯宜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及會

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

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社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

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葬誤矣魯人不會亦無

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忘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

人若日月之無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

宋人圍滕

家曰匪惟因滕之喪亦因晉之喪晉政不競諸侯擅相侵伐

貶宋亦以譏晉也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正曰楚子四伐鄭師敗于柳芬而經猶書傳謂其爭霸也晉

侯兩合諸侯卒無成功今已即世景公嗣立未有令政楚子

獨擅其強之時也故北向爭鄭春秋書簡以善之卻其新得

晉政懼於矢伯帥師救鄭可謂知務矣故書救以善之鄭伯

乘晉之救與楚師戰敗之于柳芬夫以楚之強僅一挫折於

小國而遂歛首退縮哉故子良以為憂而春秋不錄歸之微  
功也世或謂之而以必書楚子也歸使我師攻齊而  
伐齊其不容也矣

陳殺其大夫洩卒

黃曰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卒所以見君殺謀臣未有不喪  
匹者也是故桀殺龍逢而夏亡紂殺比干而殷亡觀洩卒見  
殺其明年靈公弑又明年楚莊縣陳可為後世明戒矣○正  
曰洩卒以忠言見殺春秋書名以旌之豈但曰無罪而已

春秋集傳卷之十三

去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三

江都鄭夔校

春秋卷之十四

邵川集古傳註

宣公下

宣公十年

齊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入歸我濟西田

至自濟西田言有也以之略齊書齊人取著齊人受賂篡道  
之罪也今宣公數朝齊齊侯悅其媚已而歸田以示恩云我  
者我何以與之齊何以受之而歸之兩罪俱見不足以為惠  
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春秋集傳卷之十四

一

張曰特魯其氏見崔杼之宗強勢足以偏國今雖逐之他  
日尚能復歸於齊如崔成之徒卒自遺滅宗之禍豈非族大  
勢張而不知制節謹度必至囚於家禍於國也歟○正曰趙  
謂崔杼之事距今五十一年此時尚未成立疑非崔杼愚謂  
惟其尚幼未能秉政故春秋不書其名而統云崔氏蓋列國  
之卿例書名也未為卿何云有寵蓋惠公任用其父其父既  
死則寵愛其子高國雖忌嫉惠公而在不敢逐也今惠公卒  
恐其為先君之寵愛成立之時必得齊國之政故逐其族杼  
幼無能為仇因遂出奔耳張氏說本許翰而語較回密

公如齊  
杜曰公親奔喪非禮也

五月公至自齊



蔡曰惠公卒後公既奔其喪自是不復加齊矣其德惠公之深為何如哉其事天子之禮何闕如也如至之晉見公之行悖也

蔡曰陳夏後舒弒其君平國

也洩治盡忠以諫之而平國不納且縱賊殺之也身死株林名臭史策內多愆而外拒忠言者可以察矣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為微舒者不勝其恥借其母以餬口於四方其亦可也憤而弒其君可無誅乎

六月宋師伐滕

趙氏孟何曰春秋舉重前年宋人圍滕今又伐滕其悉書之者問晉之不競也滕小國也介於大國之間上無天子下無

齊集傳卷之四

二

方伯則為之私而已齊桓卒而宋人執其君晉伯衰而宋人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蔡曰歸父襄仲之子遣卿會葬所以厚齊者過矣而缺於天子可勝責乎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家曰自晉襄沒案成景皆不克負荷而楚莊日以疆盛北向而爭諸侯陳侯鄭觀兵周疆將逞其所大欲晉人僅出偏師畏縮不敢犯荆楚之鋒惟何其去稱憾於小國今又討鄭縱能服之豈保楚之不再出乎自趙盾為政宋齊晉皆弒其君盾內有所欲置而不問卻缺為政又不能治諸侯之賊其君者乃率三國爭鄭而以討逆遺楚遂使楚挾仗義之名以

風示夫下晉伯自是愈衰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蔡曰王朝大夫例書字曰王季子以貴弟之親而為大夫者也此時尚未封劉故止書其字前年仲孫蔑如京師王使微聘而後往也天子厚賄之今年秋即使王季子來報聘王朝之厚諸侯亦至矣諸侯莫能相繼往朝于周是簡慢王室王聘自是不至王靈於是益衰可勝悼哉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釋

張曰詩云保有兗釋邾文公卜遷於釋皆此山之地為邾魯二國之境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齊集傳卷之四

三

冬公孫歸父如齊

蔡曰季孫為頃公立故而如齊聘嗣君以修好猶可言也歸父為伐邾故而如齊則是聽命於齊也不可言矣聘書于策以著魯人聯就之非

齊侯使國佐來聘

高曰嗣子踰年即位始稱君未踰年稱子惠公之葬既速又示踰年而君命遽遣使來聘焉議伐莒也當因而行吉禮忌哀而結惟好書曰齊侯著其惡也

饑

張曰王政以民食為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饑饉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水之後特書饑者者宣公煩於事外國用無節上下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之食

百

楚子伐鄭

正曰楚子五伐鄭晉士會救鄭遂楚師于潁北可謂能弱楚矣而鄭猶書傳且不書救也後謂鄭不當救楚伐為義哉四國伐鄭已書人以譏之此時救鄭成鄭不旋踵而鄭復即楚又何足貴於春秋蓋前年晉景初立卻缺救鄭春秋書之者以其捐志乎紹伯也今立既踰年諸侯不見德楚子亟尹鄭鄭人叛復之靡常晉於是不足以主諸侯矣故獨著楚子之伐以傷晉之益衰也

春王正月

正曰此書王者今年楚子主盟故特著天王一統之義示楚

子不得而無王也此之謂謹嚴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正曰楚子亟爭陳鄭春秋每以爵書謂其駸駸乎有霸諸侯之勢也今台二國為盟又以爵書非子之也謂中國無伯楚子儼然主諸侯是中國之憂也陳鄭從楚以盟品不晉人以貶謂二國迫於強令晉人不務德以撫之懼而從楚非其罪也且不書其例則疑於微者猶不足以著楚強也此辰陵之盟序而書爵之義也盟討夏氏於傳無之不必章也俟其既討而後予之可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家曰前伐邾取繹此會齊伐莒皆歸父為國生患求多於小國書之所以罪也○汪曰伐邾伐莒皆以歸父將軍重兵而後

此會齊侯會楚子皆歸父特會國君以見宣公之德仲遂而寵其子使專權於魯也至筮之逐得非肇端於此歟

秋晉侯會狄于穀

陳曰楚方倡義於天下而晉孜孜於羣狄至往會焉晉卑甚矣是故楚莊之春秋晉有諸侯之事不悉書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范曰變楚子言人者弑君之賊若曰人人所得殺也○孫曰此楚子殺陳夏徵舒也其言楚人者與楚討也陳夏徵舒弑其君天子不能誅諸侯不能討而楚人能之故孔子與楚討也

丁亥楚子入陳

正曰滅而不有例書曰入入者暴虜之辭也使莊王不欲圖

陳無暴其民止取徵舒而殺之則春秋必書曰冬十月丁亥楚人殺陳夏徵舒不復贅一辭如此則討賊之義無欲之公豈不顯著於天下後世哉惟其縣陳得申叔時之諫而復封之春秋將書其滅則實能納諫而舍之矣將不書入則實欲得陳而縣之矣故先著其討賊之義而後紀其入陳之非冠

以下亥實錄其入陳之日也上書冬十月而不言日事同日而先書其善者若不使其善惡混也

納公孫乎儀行父于陳

高曰二子之惡乃其君之所由以弑者亦與徵舒何異豈可復居陳大夫之位已絕於陳故不繫於陳而書納○張曰孔寧儀行父必因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徵舒而縣陳徵申叔時之諫則陳遂亡矣楚莊懷貪婪之志而尚能以義自

克故封陳而不取然見善不明非實有改過不吝之心故雖封陳而終有其亂臣復納諸國聖人予善之宏待人之公先施其討賊之義然後著其人陳且納亂臣之罪使楚莊善惡功罪顯然明白詳味此論非聖人莫能修之也

評定王十年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杜曰賊討國後二十二月然後得葬○余曰見弑之君書葬者以賊既討也於此見春秋重討賊之義

楚子圍鄭

正曰鄭既受盟于辰陵又邀事於晉楚之得鄭徒恃力爭非能服之也故今年楚子圍鄭春秋書之以著其暴不書人者以其能許鄭伯之請退三十里而與之平雖克皇門未嘗肆

齊集每卷之旨

六

虐於其國中猶未成乎入也故止書其圍以見無有能固其困者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晉師敗績

張曰林父此行本為救鄭而鄭已服楚先穀之徒恃彊專制林父雖知楚之不可敵而不能止諸帥之從楚師春秋不書救鄭而以林父主此戰著其敗師之罪也○趙曰鄭自春被圍今六月而後救何益於救哉故晉本救鄭緩不及事而聖人不書救無其實不可假其名也凡師被伐者為主楚伐鄭而以晉主之內晉於鄭也晉雖安舉無功而聖人以內解晉之所以抑彊楚而存大義也若曰貶晉與楚則非經意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高曰楚既得陳鄭又敗晉師遂深入內地悲陵小弱滅人之國書以著其暴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程曰晉為楚敗諸侯盟而同盟既而皆欲故晉人以貶之○趙曰同盟非大夫之事也諸侯同盟不盟於方岳之下猶以為借而況大夫乎晉景將求諸侯而以大夫用同盟之禮諸侯亦以大夫受盟大夫果足以結信乎故牲醴未掃而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宋衛交兵互相矛盾則今日之盟何足恃也故聖人皆人之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趙曰楚方雄視列國諸侯所宜戮力一心以抗其鋒者也今晉為清丘之盟陳人不與宋師伐陳同陳故也而衛叛晉附

齊集每卷之旨

七

陳以闕宋兵卒之陳卒不至而宋受楚圍皆衛之故聖人於宋書師子其間罪之舉於衛書人責其交亂之罪也

丑夏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正曰春秋舉重此知言也經文既言簡而意微舍傳以說經吾知其難通矣如齊師伐莒之書傳稱莒恃晉而不事齊據此以求經意則知晉主夏盟小國事之以為無恐非一日矣觀春秋所書十數年來知晉之不競而當時小國未之知也朝聘不缺於晉庭固以為可恃獨魯以齊為強與之比周春秋固已屢書以譏之而齊亦自以為強故責莒人之不事己也說者皆謂魯起於不肖平夫莒亦何恃而不肯哉恃晉也莒恃晉而齊伐之晉為盟主也幾何矣春秋再書伐莒罪齊

之陵虐小國問晉之不競也是按之師所由肇端也

夏楚子伐宋

宋曰宋晉救蕭又晉伐陳以是見楚之怒而楚伐之春秋書楚子伐宋其為中國患愈深矣

秋冬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宋曰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然經不書海之師而書殺先穀於此其請以刑之為已後乎

西定王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家曰據傳孔達自以其身紆國患然達為政而背清丘之盟

齊集易難之旨

八

救陳諸楚謂之無罪不可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卒

晉侯伐鄭

趙氏孟何曰晉君將晉不書矣楚人陳得陳圍鄭得鄭且將圍宋也而晉師不出楚之得志於諸侯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景公為鄭故伐鄭告於諸侯蒐焉而還則其得書何天下不可以終無伯也景公有志文襄之業自伐齊而後一合諸侯伐鄭四同盟皆其君親之於是齊魯從而鄭服楚亦無能為是故晉侯伐鄭始書之子之以復伯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趙曰伐宋而宋不崩繼之以圍其必宋之服也番矣楚將橫行於列國陳蔡鄭許俱已服從乃次及於宋宋列國之門戶

也得宋則齊魯以之此楚之必於服宋也歷三時而圍不解卒得宋平而後已毒哉楚之用師也晉畏楚而不救救宋宋豈能獨抗楚乎則及楚人平非得已也

齊魯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宋曰申舟之聘齊不終楚子與圍宋之役齊侯因是至穀期晉為會齊又素倚齊以為重者故使歸父往會之蓋謀所以禮也楚子至宋而齊魯震悼有如此然會者兩君相見之禮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皆非禮也歸父怙寵兩會齊楚之君甚矣其事也故書以參識之

丁定王十有五年

齊集易難之旨

九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宋曰於之會齊魯已定向楚之謂孟獻子又有惟恐無及之故今春楚子在宋而歸父往會之為賄以謀其不免也聖人書之善楚之威及於齊魯而為諸夏危也譏魯之君臣無善治以固其國失中夏信義之交惟荆蠻蠻力之懼而卑屈以圖苟免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陳曰凡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有與楚平者矣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至宋始書之僖二十四年宋魯及楚平矣至莊王始書之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正曰義繫於平陳氏言之詳矣書及正以見宋人之不得已也說者猶從書凡生騰

以為貶下之專不知此平之善惟有晉人而已矣華元子反議其始若昔華元子反乃適以晉其專也若昔宋楚則疑其君自為之也古人既不沒華元子反之實又以見宋之謀國者其窮力務去服於楚楚之謀國者聞宋以病告許其請而書於王王即歸師若楚是則使元退師者仍在其君也何云下書于義繁於昔人則誠貶為先義繁於昔及昔平則疾楚禍宋憂天下之意深切者明矣若貶其人其必不平而後可若無其人其必兩君相語而後可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杜曰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正曰不稱林父疾晉庭諸臣導其君以從事於邊陲之役而不殲諸侯之憂言晉之失所當務非獨林父一人也赤狄肆其為暴兩見於侵齊又見於橫函之會戰狄叛之其致滅八由來遠矣潞子國滅身虜而書名其後蓋有剛立者不終滅也

秦人伐晉

正曰秦桓公伐晉未得志焉而春秋猶書之貶其交亂侯國與楚同肆其暴不以成敗論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杜曰稱殺者名兩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正曰春秋明大倫正大法大倫莫重於君父大法莫重於殺戮經意曰王有召札之子攬殺二卿是無君無父之人也罪莫大焉外有齊楚侵陵諸侯齊晉不能修伯業為周室輔內有亂臣專殺卿佐宗周之危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傳稱王孫蘇使之殺而經坐首惡於札

子者所以戒後世貴尚不可與權臣交通而自蹈於無君無父之罪也故曰為人臣子而不問春秋之義者必陷於大惡之名

秋

胡曰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本故庚辰廬之六年燕七年旱十年大水十三年又燕十五年復燕府庫既空原湯調度不給而言利冠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雙

奈曰齊惠公殺魯事齊稍忘公不朝齊惟公孫歸父兩嘗齊侯自會楚子于朱歸父亦不復如齊豈以齊楚之交厚而晉有向晉之志歟至此二卿為會傳無其事亦以晉齊魯之交

自是疏也

初稅畝

杜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黃曰古者井田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入家耕之以奉其上所謂藉也藉之為言借也借民力為之而非稅也今魯初稅畝是於公田之外又稅其私畝也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壞井田之制閱厚斂之門使民不聊生國無善治蓋自是始矣○正曰左氏云殺出不過藉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稅之為言是於藉之外又增益之無疑矣古之大儒主此者甚多不獨朱子也乃胡氏以公殺無藉之言混入何也

冬蠶生

胡曰始生曰蠶既大曰蠶秋蠶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者恐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念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築政重賦以威之國之危無日矣

胡曰春秋歲歲多矣書於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蓄雖有凶荒民無菜色是歲蠶絲而遺至於饑者宣公財用耗竭增制取民水旱蠶絲天降饑饉國無蓄積亦無以振業貧乏矣兩書蠶示後世為國者之宜務本也

春王正月首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齊襄公傳之書 宣公

十一

杜曰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並盡其餘黨書及所以別二族○家曰晉滅潞氏則曰討有罪也既滅之矣而復用師不已是必窮其黨而盡滅之夫豈仁人之所忍為哉故書人以貶之楚人聞宋坐視不救諷曰恨長不及馬腹既滅潞氏又滅甲氏留吁可已而己志存乎逐利而不能赴人之急調諸侯何

夏成周宣榭火

杜曰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黃曰登望氣祥榭講軍實成周之地有宣榭者與王之遺迹也宣王承厲王之後積勞衰弱於是修車馬備器械南征北討中興王業其用武於四方則必有講榭之所即成周宣榭是也宣榭火與王之迹泯矣故聖人重之而書示不忘古也○正曰榭無神

主故止言火不言災人火之例未確  
秋郊伯姬來歸

祭曰伯姬見出而來歸猶嫁者明不終絕於郊也邦子輕棄魯女其不愆於魯甚矣書之以見夫補之道失則鄰之情疏皆由宣公不德無以懷服小國魯道日非至伯姬之復歸於郊不足書也

冬大有年

且曰書大有年程胡二傳皆云記異遇謂不然夫異者非常之謂也以有年為非常則必以無年為常矣非天地之心仁者之言也二百四十年間有年多矣何不屢書以為是常道也天地常以養民為心聖人常以愛民為志故常有年亦不書也一遇水旱蠶螟之災則謹而書之以為天地以非常者

齊襄公傳之書 宣公

十二

致戒於人君之不德民物因之以罹患為可憫也至於旋見有年亦不書矣惟宣公既以篡得國又不修所以愛民者水旱蠶螟饑饉薦至不一歲矣幸天地不終絕夫民命於災祲屢見之後繼以豐年聖人書之以為天地始復其愛養之常道有如此所謂無往不復也既足以著宣公之世俗徵為多又足以著困敝遺民有更生之樂然見於十六年不數歲而公已即世則亦未為宣公之幸也

己丑五年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祭候申辛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桓曰初晉為清丘之盟以求諸侯而以大夫主之者侯亦以大夫聽命宜其不足以結信也陳人不會宋師伐之而衛人叛盟伐宋卒致楚兵圍宋九月不解而宋與楚平其失皆由於清丘之會晉景不親之也今楚兵雖退而宋已為楚北方無宋藩籬益薄矣晉侯懼而為斷道之盟所以固晉衛曹邾之心勿視與會敗其餘以為宗主故皆舉其爵而予之以振南土之停燼也○正曰觀左傳首一句則知斷道為復修伯業而盟其辭齊人蓋亦有愆於清丘之大夫歟是盟為討貳向使齊侯親至則所討者當在陳鄭諸國矣惟其不至而以四大夫應之故遂先討齊也前世大儒以為斷道盟討齊以繼事為正事誤亦甚矣

春秋集傳卷之四十五 南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胙卒

趙曰經書內臣卒未有稱公弟而且字之者今公弟叔胙卒舍依之變文胙恥食污君之祿而不仕是以聖人異之書曰公弟且字之以別其賢也○程氏端學曰此記叔氏之始也胙文公子胙之子公孫嬰齊嬰齊之子叔老老之子叔弓弓之子叔鞮鞮之子叔詣弓之曾孫叔還世為卿

春秋定王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趙氏孟何曰自晉文公卒齊不復從晉盟晉是以不競於楚而歷三君問不及齊齊東方大國也晉不得齊則諸侯不附景公為斷道之會始徵會于齊而齊侯不至於是自將以伐

齊庶乎知所伐矣

公伐杞

高曰杞自文十六年來朝宣公立不復至故伐之已不修德而欲人朝已亦不思之甚矣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

正曰不言伐入蓋邾子假會盟之禮而陰賊之也邾郕世讎何以得入郕而戕郕子於此見邾人忽於禦寇幾於不國故言邾以顯其臣子不能衛君之罪也邾人方從晉盟於斷道旋即肆虐於小國伯政之不足以已亂也如是夫邾子不名與僖十九年用之同解見昭之十六年

甲戌楚子旅卒

春秋集傳卷之四十五 北

高曰前此不書楚子之卒此書之者以楚人為害甚於前日列國不能自正乃相與為朝聘會盟以通好故自此詳志其卒也○家曰楚僭稱王春秋改正日子書卒而不書葬抑之也示其主在周雖欲僭而莫得也

公孫歸父加晉

家曰歸父為宣公謀去三家以張公室其心雖未可知其事未見非正而謀之不臧乃欲因大國之力鋤而去之豈不思晉之諸卿自趙盾秉權而後怙黨植私漸至不制晉宜欲去彊宗夫豈晉卿之所願哉宜其謀之不遂也○正曰以有寵之故而欲去三桓借張公室以遂其爭權之私耳晉直世卿太多文公時六卿見經宣公時又書叔胙卒怙權爭政公室日微自是始矣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

家曰李氏不以君薨為戚肆出怨言逆僇既在首遂其腹心  
用事之臣此時此心犯上作亂何所不至春秋於公薨之後  
繼書歸父奔齊所以著李氏不臣之跡其旨微矣自茲以往  
政在還家魯君不復能君禍端亂本實乘於此○正曰書還  
自晉以為善之此左氏指祖括哭踊而言也然此禮文之末  
凡為臣者皆能之且彼自謂能忠於君哭而盡哀亦其情也  
但聖人所書之意不在此書曰歸父還自晉不止謂其聘晉  
已畢事也謂其所謀於晉者洩也曰至華謂其未入國而已  
問李氏逐之不敢以入也曰遂奔齊謂其負罪而逃始而謀  
人終且不能以安其身也夫大臣之道同與協恭以禮匡正

春秋集傳卷之十四

未

豈可陰相謀哉相謀則是相奪也歸父不幸而謀敗權歸季  
氏矣若幸而謀遂二桓族滅魯政必盡由於歸父位重權高  
始則君德之深寵遇獨厚繼則威震其主嫌隙互生貴戚之  
中復有如歸父者則又陰與其君謀之矣此長亂之道非靖  
國之計也春秋之法凡奔非其罪不書書歸父奔言罪之在  
歸父也季氏由是專魯延於奕世其罪亦馬可掩哉  
論曰宣公之編悼晉伯之葬此與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  
事者意若相背然亦各成其是而已道言也彼所學者正心  
誠意等事帝王之遺業也則其視桓文之為無一本於躬行  
心得者相去天淵矣宜其鄙之而不屑言也至於聖人之作  
春秋舍桓文之事無以寄其褒貶蓋世運遞降已末如之何  
而二百四十年間無非列國諸侯大夫會盟征伐之事其孰

得孰失無聖人筆削於其間則至理遂隱而斯文在茲者無  
由見矣故聖人因當世之行事而作春秋以垂文教說者曰  
春秋以道名分夫名分之天者莫大於尊其主為周之臣子  
而一念不在於宗周非人理也齊元勳之後也許胤之宗族  
也二國相繼而主請侯於長周有夾輔之義故雖矜其勳功  
猶有俾於當世楚則僻處蠻夷其僭尊號是與周為敵其爭  
諸侯未云也已也問鼎之意可無寒心乎晉伯之葬周室之  
不幸也此宣公之編每致意於言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四

七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四

江都郭慶棧



成公上

春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杜曰陽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也冬日冰者陰之

疑建丑之月水澤腹堅之候也凌人以此月藏冰而無冰可

藏故以無冰告魯史書之以為寒暑失其序也聖人因之亦

以為寒暑失其序也而其意則謂輔相燮調之不職以致陰

陽寒暑之變易使察乎此而振肅其紀綱庶政以制治於未

亂慎其所成也○正曰胡氏成公幼弱等語專為魯言天時

不寒豈獨在魯一國乎況此時政猶未專在三家未可舉以為說

月作丘甲

正曰作者制制之辭丘者十六井之地甲者土率之總名也

案胡氏所考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

方八里秀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長較一乘此司馬法一

成之賦也又曰唐李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

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兵七十五人據此所引甸八

里六十四井秀加一里得七十二井出步卒七十二人是井

出一卒也其甲士三人必選才技奮勇者為之雜限於一

此先王賦役之均若是則七十五人不止出於一甸而一丘

所出止得十六人而已乃又謂丘出十八人甸出七十五人

是未合秀加一里而計之也夫甸出七十五人核之周禮左

氏亦云帥甸是雖秀加一里仍謂之甸甸出三甲占軍制之

名也二十五人為一甲此必不可易今魯以甸出三甲為少

甸有四丘故計丘出之則一丘所增又得九人比前一乘之

甲增四十人矣其所謂用必自有方不必推求也但其變占

軍制求多於民為可罪也故書曰作丘甲以志變法之始也

其所以作者為齊難故也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正曰斷道之會魯已向晉齊使四大夫往晉人辭而執之旋

有陽穀之役齊遂怨魯之不堅於從楚協己而抗晉也將出

楚師以伐之魯聞之求援於晉晉雖有好今魯既易世使臧

孫許請尋斷道之盟晉侯與之盟于赤棘以伯主而下與諸

侯之大夫盟是兩陣魯與列晉侯不以為嫌者以魯侯新立

表制未闕也以大夫而上與伯主盟是謂抗身出位臧孫不

以為戒者請修舊好要結外援以安社稷也聖人書及著其

能從盟主知有所擇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杜曰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自敗為文不書

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正曰不書劉子重王師也

王師所以討有罪天下莫得而抗也惟王朝無與復之列以

致諸戎逼近於王都內臣無與却之謀與師與戰而取敗以

叔服之言觀之則背盟取敗者劉子也宜書以彰其罪然春

秋之作明經世之大法不專為一人之失算較優細也若祇

責劉子反若王師不可以伐戎矣故首書王師明至尊之不

可諭雖為茅戎所敗然不言茅戎敗于師而言王師敗績于茅戎則冠履之義既顯而茅戎之罪亦著且以明周道之衰而後學於振興之有時也

冬十月

申 宣 十 二 年

春 齊 侯 伐 戎 北 鄙

正曰宣十八年晉衛伐齊齊侯既與之盟于緄以世子彊為質是齊魯衛俱從晉之國也乃齊侯信不可知旋加兵於魯則知其與楚之深而從晉者特詐而已矣故緄之盟不書而北鄙之伐目齊侯而深斥之也此蓋王之師所由致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一正曰傳稱衛侯使大夫將使齊衛魯敵哉其侵齊者乘

齊師使魯而使之蓋將以救魯也齊知之即以伐魯之師擊

之於新築故石稷欲還亦以伐魯之師既退衛師即可以還

此全師之道也良夫不可而與戰喪師辱國其罪大矣春秋

以良夫主此戰言戰之不可輕也於衛稱將帥師而於齊

則畧言師其為伐魯之師明矣其戰之地以新築則齊之恃

疆而深入亦明矣既伐魯又敗衛齊師不出其將能乎說者

皆主笑客跋扈之故謂四國之卿忿兵戰齊失經意遠矣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御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正曰凡內大夫帥師惟晉主帥今四卿並書見行父不能統

一軍政而分其權於四卿是公室之兆也春秋之法凡被

伐者為主今書四國主之非釋齊也著四國志在克齊招兵

者齊也傳言魯衛如晉乞帥皆主御韓子蓋知師克怒齊獨深故因之以請而晉帥之出則以魯衛被兵之故非徒為御免釋忿也觀齊侯請戰傲狠畧無遜辭高固入晉帥築石以戾人齊之君臣氣輕而無禮特知而好戰其取敗也固宜自此之敗而從晉者二十餘年則何如從斷道之會而與魯衛諸國講信修睦之為得哉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輿

止曰齊師既敗力屈勢窮然後使國佐納賂請盟此苟盟棄信肆其長虐特濫好戰之所敗也書曰如師盟不盟未可知之辭也復書日者見如師之時猶有違言至此日而盟禮始定也書及者四國之大夫已列序於前不當復序也袁輿之盟雖云以力服齊然亦禁暴已亂之舉也晉不失伯其在斯

手○諸家多引召陵比說豈知召陵以大夫而盟諸侯聖人書法自是有別此四國皆大夫齊侯君也固當稱使來者身

內之辭齊侯以君臨臣自是不當書單兩之辭曰來盟乞盟也聖人因事立文而禮義行乎其間未嘗取召陵為比而後

書此說者何得牽引而鑿為之乎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遯卒

取汶陽田

石曰內取外邑皆曰取外歸魯地皆曰歸汶陽田魯地也齊

以歸於我當日歸今日取者蓋因晉力而取之也歸者其意

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於後齊復事晉故八年使韓穿來言

歸之於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

經 143-128

者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見魯國之命制於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假然有之其猶寄爾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於外者齊取於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

冬楚師歸師侵衛

十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鄆  
胡曰案左氏傳衛從晉以伐齊故楚令尹子申為陽橋之役以救齊曰師眾而後可王卒盡行二國稱師著其眾也侵衛則書侵我師於鄆致略納質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如降班毀列下與大夫會也○正曰楚大夫書氏書名非書其盛也見莊王強盛之後楚政亦建於大夫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鄆

春秋左傳卷之五

趙曰公與外大夫盟例不書公此書之譏公棄晉從楚也○程曰楚為疆威陵轍諸侯諸侯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楚與之要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國則魯可知矣○正曰說經者見鄆之盟從楚者十一國以為莫盛於此矣抑亦未識所書之意也乃經之意則謂楚莊既殺首方服齊楚大夫挾師徒之眾要市於外以救齊焉名侵衛魯諸侯畏其疆也咸使大夫往會之以紓一時之難嬰齊以大夫而主盟已恃矣故貶而人之乃又以強弱為先後也右秦於諸國惡齊之從晉於衰喪也降齊於鄭下禮樂征伐皆自嬰齊操之矣然則是盟也其不可以明示天下也故經皆貶而人之傳云置盟以譏之蓋畏晉而竊與楚盟亦云置而已矣豈所以講信哉次年晉侯伐鄭四國

之君從之諸大夫之皆從於蜀何足算也

魯哀公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高曰去冬之役鄭為楚導而宋魯衛曹雖盟于蜀猶不敢背晉故罷盟而遂會晉伐鄭焉鄭罪當討故春秋正諸侯之辭以示義鄭敗晉游兵於丘與使皇戊加楚獻捷終鄭襄公之身不復從晉矣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杜曰三年喪畢宜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高曰君

春秋左傳卷之五

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宣公秋君薨立生不能死方立廟述遇火災春秋志此示有天道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張曰汶陽之田持書曰取足以見疆場之令不出於王矣今為取田而往拜賜於伯國晉假然受之而八年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足見私情之納侮於晉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高曰疲命於晉楚而復怒許之不事已興師伐之君子以是惡鄭也

公至自晉

胡曰公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殯子受王命然

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於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於晉其行事亦悖矣春秋所為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胡曰傳言取汶陽之山棘不服故附之棘者汶陽之邑也復其故地而民不聽至於用師蓋是時魯初稅畝作丘甲賦役日重所以棘雖故地不願為之民也成公不知補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

大考  
晉卻克簡孫良夫伐虜皆如

宋曰克與良夫得志於寡不知自戢更為此舉春秋書之誅好戰也楚方躡藉中原晉人不務修明伯棄圖其遠者大者既滅潞氏又珍留吁以為未盡復與此役此逐利之師春秋

襄公集傳卷之五 七

惡之屢書皆所以貶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高曰庚晉之下卿良夫衛之上卿而魯人盟之先晉後衛豈非畏晉之強乎

鄭伐許

正曰鄭一歲而再伐許不書將帥前已書矣故此畧言鄭見其伐許之頻數也夫顯武窮兵為國之大忌一之為甚其可再乎君子以鄭為不恤其民矣况鄭許俱為從楚之國均小弱也於弱之中而又以疆弱相侵陵甚哉鄭之不惡傷其類也

甲定王十四年 戊十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吳曰晉衛宋三國相繼來聘以三年春同伐鄭交結和好也三月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杜曰特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城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郕

趙曰郕即汶陽之一邑也以田言之曰汶陽以邑言之曰郕

○城曰魯既得汶陽故城郕乃自國

襄公集傳卷之五 八

鄭伯伐許

程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正曰公孫申顯許田鄭悼未嘗自出也觀其初心亦知居喪不可以即戎矣迨申為許人所敗遂不忍一朝之忿自將以伐許也因忿論閔世濟其惡君子不能為悼悼公諱也故雖未論年特書鄭伯以著其罪

乙定王十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家曰春秋之世倫分廢缺夫婦之道乖矣有出而允於義者有出而悖於禮者杞伯來朝之明年而後叔姬乃歸此與他悖義之出不同必叔姬自不安於杞非杞絕之也故其卒杞復迎喪以葬叔姬繫於杞義未絕也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高曰荀首逆女于齊而僑如往饋之此之謂非禮之禮故以大夫會大夫書之

梁山崩

胡曰梁山在韓國韓滅於晉書梁山崩而不繫晉者為天下記異也左氏載釋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及夫恐懼修省之實也豈足以盡聖人所書之意哉○正曰自文九年地震至此凡二十三年而復有山崩之異可以知天地之奠定雖異世而不獲見矣山止而不遷者也今而崩頽異之大者以言乎邇則大水為災天王即世以言乎遠則晉景之紹伯也將數年而殺繼以不令之主得諸侯而不終非止晉亂亦天下之不幸也

春秋左傳卷之五

九

下之不幸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孫曰蟲牢之盟鄭服也天王崩晉合諸侯同盟于蟲牢不願甚矣○趙曰晉景即位十有五年矣蓋嘗為晉所斷道之盟以求諸侯於時楚莊方張諸侯二三其德晉不能宗主也今蟲牢之會始能復振其勢且反鄭於久叛雖未足以成桓文之功而志有足嘉也

西閏壬午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參曰會而不致此其致者以蟲牢之會猶可言也獨惜其不如京師以奔王衷耳

二月辛巳立武宮

孫曰武宮者武公之宮也其毀已久宗廟有常故不言立此宮立非禮可知也○高曰武公乃伯禽九世孫獻公之子於公為十一世祖毀之已久而佩立者蓋武公故在宣王時南征北伐佐王師有功而諡曰武焉至成公時李孫行父自多其功一旦出私意再為立宮聖人於此書立武宮以著李氏僭亂妄作之由

取郟

杜曰郟附庸國○正曰凡書取者力得之不是其專奪之辭也郟不列於五等之爵故杜以為附庸今魯取之為已附庸

春秋左傳卷之五

十

其與吳者不廢其主也胡氏滅而書取為君隱之親也甚矣

晉孫良夫帥師侵宋

家曰去年冬宋實預蟲牢之盟今一辭會而遽加之以兵以為未快復命魯人繼之前日楚莊圍宋歷三時之久國幾斃而晉不能救今宋人辭會而伐之至再晉景憐愍諸侯大夫浪肆事多類此春秋聯書衛魯二侵責晉深矣○正曰主侵宋者晉伯宗夏陽說從之者尚有鄭及戎蠻何皆豎而不書而獨書衛孫良夫春秋欲著霸政之失使宋衛不得全其鄰好故獨書衛孫良夫若衛之自欲侵宋者且以著孫氏黨晉之深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上申鄭伯賈卒

秋仲孫蔑以孫倫如師師侵宋

高曰使魯伐宋者雖晉之命而魯不以大義論之遽為與師

則軍專在魯矣故書曰侵與衛孫長夫同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正曰鄭既從晉為魯率之盟楚伐鄭使晉宜救也聖人亦書

其致勤於鄭不肯盡率之盟而已矣其侵蔡復過楚師於蔡

既不戰而還能不遂其遷戮免於貶足矣聖人原不書也又

何說焉說者誤爾

春秋左傳卷之五十一

丁酉年七年

春王正月癸丑食郊牛角改卜牛醜風又食其角乃免牛

趙曰歲風食郊牛角者三改卜牛而又食者惟此而已魯鄭

僭也天豈享僭哉歲風之害說者以為養牲不謹非也歲風

豈人致之而亦豈人所能驅之天意不允於魯也故遺其害

而著其譴魯不之察又改卜焉避天不詳宜其又食也○黃

氏震曰愚聞之師曰甘口鼠噬人畜不知痛

吳伐鄭

正曰吳蠻夷國也周制東建諸侯爵以五等地分五服蠻夷

要服吳雖泰伯之裔僻在要服其爵為子水微國也今雖始

大侵陵中國聖人猶從其本而書之不稱將帥但曰吳而

已從卑稱也其後有必當以爵書者則曰吳子有必當以大

夫書者則曰吳人合是則概曰吳而已皆從其本而卑稱之

也豈有所軒輊於其間哉其由微而漸烈大雖烈大而不得

陵僭意皆可見矣諸家符之外之秋之之說盛皆未其義而

不得遂為想當然之辭耳其伐鄭者始與中國爭諸侯也晉

用申公巫臣通吳罷楚吳於是兵連上國此時吳子壽夢之

二年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廟三望

正曰廟三免牛則不郊矣免牛者不卜牛也不卜牛向何郊

之可言哉此復云不郊者蓋魯初有二一在春正月一在夏

四月此五月矣云不郊者並夏四月亦不郊也承免牛之文

而言不郊猶三望則望行於五月也若春正月之望當在彼

春秋左傳卷之五十一

時矣聖筆甚明說者誤釋免牛為放錯看不郊為復云間有

事以起下文徒費周旋爾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高曰去冬欒書救鄭而楚師還未得志於鄭故復伐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

同盟于馬陵

王氏葆曰齊桓之救徐先盟于牡丘盟救徐也晉景之救鄭

後盟于馬陵非特為救鄭也有宋莒在焉宋以五年解會魯

衛受晉命侵之莒自晉文之卒至是始與盟約故知其因馬

陵之會以固結之耳○家曰晉前此救鄭皆以大夫帥偏師

至是合九國之師自將以行春秋爵諸侯而書救鄭褒之也

公至自會

高曰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鄰至

吳入州來

陳曰吳與楚伐鄭故人州來州來微國○高曰吳楚爭疆始見於此州來屬楚吳以兵入之著楚雖特強而吳敢與之敵也○陳曰吳楚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始大通吳於上國晉大夫之也盟于蒲景公將始會吳吳不至子鍾離而後至盟于鍾離悼公又逆吳子吳不至于威而後至吳不敢自列於諸國而晉求之惡將以罷楚也入州來不可不錄其始也

魯孫林父出奔晉

高曰衛定公惡孫林父故逐之林父以七年而恃晉反衛復專衛政又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呂叛則定公可謂知所驅

春秋左傳卷之五十五 卷上 五

矣

成簡王八年

春晉侯使韓宣子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劉曰臺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朝晉而事之晉侯說使魯衛皆反其侵地古者諸侯不專土歸汶陽之田于齊非禮也○高曰魯國之分地晉不當為齊請於魯齊不當求之于晉韓宣子為晉卿不當為齊言於魯魯不當以晉令遂以與齊又曰歸之于齊還歸之辭蓋以明晉之失言也夫汶陽魯田自齊歸魯曰歸可也自魯歸齊安得謂之歸○正曰說此條者皆善而季文子之言最為精核來言者不當言也蟲牢馬陵二會伯事庶幾乎修矣而此一言諸侯無不解體是晉景之世一大開會也

晉驥書帥師侵蔡

宋曰蔡近楚服楚之日多從晉之日少晉未能制楚侵小國以為功春秋不與也○正曰不書侵楚以其徒能獲申驪未足以為功也書侵蔡已足以著此行之陋矣近地諸侯且將焉試何有於蔡

公孫嬰齊如莒

杜曰自為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

宋公使華元來聘

高曰凡諸侯相聘必有事焉非專行聘禮也華元之來蓋圖

婚衛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孫氏覺曰納幣禮之小者無事則不書特書宋公納幣所以

春秋左傳卷之五十五 卷上 五

起伯姬之賢也婦人無外事其行事不見聞於人惟備書之可以見其賢爾伯姬傅姆不至不下堂而火死當春秋淫奔

之世伯姬決禮以死春秋賢之故著其始終以見意納幣致

女三國來媵卒葬無遺焉聖人樂人之善如何也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盾

參曰二子死於讒晉失政刑矣其罪不止於專殺也然名氏

書於冊與殺有罪者無異其亦趙氏專晉之禍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杜曰大王天子王者之通稱○正曰簡王即位於今二年魯

未嘗有朝覲之事又未有勤王之積天子忽使召伯來賜公

命其將以愧公之不朝歟聖人書之所以傷王靈不振王室

益微矣

益微矣

冬十月癸卯祀叔姬卒

正曰為祀所出猶繫祀者以喪歸祀故也卒而得書叔姬之於婦道為無虧矣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胡曰吳初伐邾既不能救及其既成晉獲已也而又率諸侯伐之何義乎昔來聘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為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可知也○正曰自春至凡四書勤政之矣

衛人來服

程曰服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服之故書以見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乎○參曰諸侯有三歸固然矣而從服之數與從嫡之數俱三及左氏同姓服之異姓則否

春秋集解卷之三十五 上 五

之說似皆不可信然此俱非經旨獨舉程子之說可也

己酉壬卯四年九年

春王正月祀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胡曰凡書於冊者皆經邦大訓祀叔姬一女子爾而詳錄之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大婚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男而賢也得叔女以為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為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祀叔姬之行雖不可知觀祀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魯在春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為後鑒使得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家曰夫

婦大倫有過而不出不獲已也而禮有無子而出禮之疑也檀

弓有孔氏不喪出母又疑也觀春秋皆以姬之事見聖人厚倫之意自始歸至卒以及逆喪皆繫之祀春秋與其能歸而為之書也未聞既出而遂絕既絕而不可復也彼謂子思不喪出母齊東傳聞之說不得不辨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張曰晉因諸侯之或不反其失信反汶陽之非而復會諸侯同盟以威制約束之然自此鄭魯俱有叛晉之心執鄭盟魯紛紛其矣治人不治反其智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春秋集解卷之三十五 上 六

杜曰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禮之致女所以致成婚禮為昏姻之好○劉曰致女者何婦人既嫁三月而見於廟稱婦致之者成之也

晉人來服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高曰鄭伯雖與楚會旋即悔過而躬朝於晉是已知前日之失而自服其罪矣晉人當捨其前失而待之以禮可也乃因其來朝而執之豈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又况鄭使伯適行成而殺之耶春秋所以深罪晉而人之也又曰自文宣以來晉楚爭鄭鄭從楚則晉師至從晉則楚師至然自鄭之戰鄭之從楚者十年其後晉侯伐鄭更蟲牢馬陵之會然



後鄭伯受盟及請之會所以晉鄭之盟也而晉人乃執鄭伯又使使書伐之明年又使使伐鄭又會諸侯伐鄭方是時楚適備吳未暇爭鄭故鄭之在晉者亦五年及楚一求成於鄭而鄭伯甘心於是者蓋楚怨晉之不德輕辱其君故與楚伐許使宋同撓列國凡二十年間諸侯之師伐盟會皆無虛歲思然常以失鄭為憂是禍也實有以救之蓋以不信蒲之盟故爾

冬十有一日齊齊頃公

楚公丁嬰齊帥師伐高唐申高潛楚人入郟

家曰楚之自陳伐高以救鄭也莒同盟馬陵及蒲晉坐視其危區而莫之郵春秋所惡也鄭會楚則執其君以伐之莒敝於兵則置而不問盟主之道固如是乎○正曰不書侵陳而

春秋集傳卷之五 卷上 七

書伐莒莒者楚兵之窮遠而伐晉之與國以救鄭也不言救鄭者楚人虐莒之罪晉無救莒之師徒使小國因敵為可憫也家氏之說得之情陋無備傳紀其事非經意所及也

秦人白狄伐晉

參曰此年晉執鄭伯以伐鄭又不救莒凡兩書伯政之失秦人乘諸侯之貳於晉而報輔氏之怨白狄亦背橫函之會而從秦伐晉書之者不特以惡秦狄亦以善晉人之致外侮也○家曰宣八年書晉師白狄伐秦誠在晉也然晉猶書師今書秦人貶秦也何貶乎以其黨楚而為之出師也

鄭人圍許

參曰鄭欲得君而為讓以圍許聖人書之豈以善其讓哉善晉人失道並許亦愛其禍也鄭稱人貶其當國大臣安生事

端徒以虐許也

城中城

趙曰前者楚人伐莒入郟郟逼於魯魯嘗懼之今城中城備不虞也中城雖遠於楚觀莒之潰亦不可不備也死得時乎此不為貶

春秋集傳卷之五 卷上 六

大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五

乃徒莊忠誠校

成公下

庚子年十月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謂曰衛侯以首師侵鄭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劉孫林父衛殖出衛侯而而立劉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爾此阻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為後戒也○正曰不稱為卿也黑背之子劉卒有禍國之禍其亦衛侯遺之厥故春秋明著其始

夏四月五下邳不從乃不郊

師氏協曰下至於五其前於矣皇天饗道果可以僭而微其

春秋傳卷之十六

吉耶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正曰晉執鄭伯其過大矣聞鄭已立君留一人無益疑書議伐鄭以歸鄭伯其事又不容緩而晉侯有疾方求醫於秦則往來非數日之期也至則病在晉首問其疾之久可知矣晉侯豈能扶病而往乎立太子州蒲攝君以行必出於晉侯之命則制命從權非出於私黨其亦至公而無害也聖人因之書晉侯亦其事有合於聖心之權衡自不得以處常槩論也晉侯卒以丙午距伐鄭歸鄭伯二十五日其不在軍明矣何謂傳安○首以歸鄭伯而勸諸侯其行事之悖可勝責哉書晉書伐非子之也著伯政之失也晉宗將終而行事日非樂書為卿而煩擾益甚伯事不足言矣

齊人來媵

高曰伯姬嫁已久者後以其賢猶來媵之厥言已備其數多則復加乎

丙午晉侯始卒

庚子月公如晉

高曰公昔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晉之喪又為齊人所執使之遂葬故聖人於景公之葬設而不書也

冬十月

齊人來媵

齊王三月公至自晉

杜曰三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參曰書公至以三月見公之久羈於晉晉為無道也

春秋傳卷之十六

晉侯使卻鞫來聘己丑及卻鞫盟

杜曰卻鞫卻克從父兄弟○高曰公留於晉者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公反於國而使大夫盟之見晉侯之無禮於公甚矣

夏李孫行父如晉

張曰公之至自晉也既受盟矣及文子之聘亦且盟焉春秋皆不書而獨書卻鞫之盟何也蓋成公自汶陽之歸齊欲試晉而不果然嫌隙竟章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卻鞫來聘而泐盟俾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據猶人之勢要君臣之盟皆皆之也惟驪聘而盟春秋以苟庚辰大例而書之若成公之受盟與行父之泄豈能得晉君而盟之乎亦大夫盟之爾不書而諱皆



入伐秦

高曰公事宗師專行之有違公事會伐秦道過王城不得  
不朝王而道者志欲伐秦也書言宋乞師下書公自京師  
定會伐秦則是扶他事以注其志其不敬也其辭  
若此而高欲志不敬此合使秦人後指與以自去  
于京師罪之大者故聖人言其罪也宗曰劉康  
公成肅公皆有不言者皆與秦私問上公不當與俱不書劉  
成義在此乎

曹伯歸卒于師

高曰非戰死也死於行師故不書地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孫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

春秋左傳卷之六 成公下

五

冬葬曹宣公

甲申 葬曹宣公

春王正月葬于宋卒

徐氏謂葬於宋而高君無諡以公配而吳楚稱王所  
以祭春秋亦不得稱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許曰人臣不為其之為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已此能為  
君之惡者冠惟其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歸  
易辭也自言公之故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正曰鄭介晉楚之間二國之所必爭乃鄭每於息爭之時又

自為挑釁公于去疾伐許卒攸執君伐國之禍今晉楚為成  
公子喜又伐許是之北師非馬也故謂取不書鄭伯復伐  
不書而獨書公于宮所以見其罪也夫臣不能安靖國家而後  
為思戰耳如內以逐君之惡外以取釁於鄰國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張曰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

冬十月庚寅衛侯賦卒

曹伯卒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劉氏炫曰仲途受賜為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爾○孫氏覽

曰嬰齊公子遂之子而歸父之弟也公孫歸父奔齊而仲途

之後遂絕魯不欲絕仲途之後使嬰齊後之故曰仲嬰齊也

○賀氏仲軾曰是時魯有兩嬰齊一為叔臧子一即仲嬰齊

皆公孫也皆見於經如以稱公孫則此卒者知為何嬰齊耶

故仲嬰齊從君賜稱氏而叔嬰齊稱公孫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

戚

程曰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殺太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

之盟矣方決之楛天討也故書同盟見其既與盟矣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陸曰春秋執諸侯者多矣此獨稱晉侯以其執既當其罪又

歸京師得侯伯討罪之義故書爵以表其善也○張曰春秋

魯厲公而執曹伯與其討也然猶不掩曹伯之與盟者以為  
先決曹伯以今諸侯然後盟之乃蓋善也視曹人請君於魯  
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出一舉措之不當遂開城之門  
尊小失哉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家曰晉楚為成期以息兵甫及三歲而楚伐鄭首禍也書楚  
子曰其人而貶之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  
奔楚

春秋左傳卷之六 成公下

七

杜曰湯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罪○王氏曰華  
元初欲奔晉至河而復是未至晉也今以自晉歸宋其又何  
也蓋其奔也欲求晉討疆臣以張公室今為魚石所止許討  
湯氏則與晉討無異華元遂反其位春秋善之故書自晉歸  
于宋以成其志也○家曰湯山殺公子肥弱公室也華元起  
而討之以其族大不假霸國之援事弗克濟故自晉而歸山  
乃即刑春秋去山族與以討亂然不與元以逐桓族以其挾  
晉力盡去異己不純為國也○參曰魚石等五人與山皆桓  
族故山得罪而五人待放於睢上意在復歸華元止之不堅  
固遂奔楚是又將挾楚援以求復也書奔楚志亂本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  
鄭公子釀邾人會吳于鍾離

程曰吳益強大求會於諸侯諸侯之眾往而從之故書諸國  
往與之會也將諸侯皆楚故也吳視後相向之會與此同○

趙曰於時吳楚兩強晉既庇楚則不得不與吳以益楚患此  
所以合諸侯而會於鍾離也然五年成之會吳人在焉而  
不味會何也蓋鍾離相向皆近吳晉合諸侯往會之故曰會  
以會成而地晉侯合諸侯於成吳以大夫來會故不殊會事  
殊文異無用多疑○正曰殊會吳者或曰魯之或曰外之先  
儒亦既非之矣然殊會之義猶未盡其說也聖人必以吳為  
可會故書諸侯之會之也吳之難就足以敵楚而又為周之  
族姓也晉伯之所以取貴於春秋亦以其為周之族姓也雖  
其志在於功利猶必假尊周之義以行之則於周有擁衛之  
益而無窺竊之患吳則僻處東南遠於京師未遽資其夾輔

春秋左傳卷之六 成公下

八

之力而其勢足以撓楚晉率諸侯與之通會未為失也故聖  
人本其結吳罷楚之意而以殊會為文則亦謂其以客禮待  
吳也不書爵者明削其僭王之號而隱謂其小之能大夫諸  
侯既以客禮待吳列序則非其實故書會吳稱爵嫌其過尊  
稱人疑於大夫故但曰吳而已此聖心之權衡不絕遠秦伯  
之高而亦不諱諸侯之遠與相親也

許遷于葉

杜曰許畏鄭而依楚故以自遷為文○參曰書許遷于葉危  
諸夏也許為周之封國不能安其故都而遷徙于荆蠻之邑  
此即謂之楚人遷許其亦可已乃聖人義不予楚故書許之  
自遷存周之諸侯也然目于葉則其實亦不可掩矣晉伯不  
足恃而小國遷都以附楚誠者能無憂諸侯之心乎至於許

之輕選失所依歸則亦自取滅國之道也

西曆一千九百零六年  
春正月雨水冰

王氏保曰陰陽甲則雨雨者融陰陽之和氣以潤澤於草木者也今乃得著於木則陰勝而陽不足其矣○朱曰上溫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參曰此亦非其夫異而春秋於歲首紀之說者以爲涉陽皆巨之微愚謂一大夫受困數月何足以動陰陽生備既云冰爲兵象則楚亦木名也荆蠻皆之歲六月而有鄆陵之敗春秋書此見天人之應若是則定之敗宜也然此亦不必深究讀王氏朱子之說是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春秋經傳集注 卷下 九

高曰鄭至是附楚爲楚加兵於宋故書侵自是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之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鄆伯戰于鄆陵楚子鄆師敗績

高曰晉將伐鄭鄭告於楚楚子遽引師而來於是晉不服侯諸侯之兵先與之合戰而敗之我既未致伐於彼彼志於來伐於我故直言戰而已敗不言師言楚子者楚子傷也○家曰晉自靈成景天下諸侯去而從楚及厲公者乃能率其驕狠惰慢之卿與楚一戰城濮以來所未有也論者乃謂欒黶欲戰不如士燮僞逃不然也惟厲公志得旋驕以速其死良可惜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欒公合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信且謂是罪不在公故書曰晉侯之信誼明我公之無罪之楚國難故也晉不見爲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恥也是以不諱

公至自會

趙曰以會告也公雖不見而實往會助不在己可以成事告也故書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杜曰尹子王卿士子爵○正曰春秋之世天討不行故王臣

春秋經傳集注 卷下 十

有與於征伐之事者皆非王本意所使亦不書也今書尹子豈無謂哉蓋晉厲於伐秦之役則合諸侯先朝京師曹伯有罪則執而歸于京師曹人請君晉侯爲請於王而釋之數持尊王之義有以感動乎王心故王知其有伐鄭之役而使尹子與乎其春秋書之所以明天討也夫楚師既敗而鄭猶不服知有楚而不知有周是天討所宜加也胡氏疑而不言其他說者皆謂晉假王命以行之不知聖人之權衡未之或爽加晉以伐鄭告於周尹子臨之則與晉以江故告於周王叔桓公臨之無異矣於彼不書而於此豈書之儒者皆因晉厲爲無道之君遂偏持不善以說之百聖人權事之情義屬矣

曹伯歸自京師

程曰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  
正曰彼欲表歸者例書所以志其有因也惟曹伯之  
歸罪是實故曹伯歸京師曹未嘗立若曹伯在京師國猶其  
國也且諸侯於王初有往來之義不比鄰國之有限制也曹  
人一再請於晉晉侯為之請於王王命釋之則固無害於其  
君曹也聖人亦書其罪以罪建繫於京師者二年今幸得王命  
而歸傷不與晉同得之也論其進則名止而晉順核其實則  
天子不能止曹則曹伯以冀試得國子滅不從諸侯之議亦  
紙成其為在隱之流一書而義無不各見如此

九月晉人執李孫行父舍之于晉仁

程曰董之於晉上也○參曰晉用僑如之語執晉正卿伯政  
非矣故稱人以貶之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六 成公下 十一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參曰僑如聞晉將殺季孫故懼罪而出奔

十月乙亥季孫行父及晉卻鞫盟于扈

孫曰不書盟詞書晉大夫與之盟則盟之可知矣

公至自齊

高曰大夫執則彼行又不致者公待行父借歸焉舉公為重  
也然伐鄭之會公不得復而國之宗卿於是見執公勞得於  
外以求自明於晉能便僑如見逐季孫受盟而公免於難  
焉扶而出齊之而歸始以伐鄭出會而不得與乎其事君辱  
臣執亦國之深恥也及公之歸不可以伐鄭致故託云至自  
會以見公之不與於伐鄭也

乙酉刺公子伋

吳曰彼謀殺舜及舜為天子則封之舜豈不知象之謀殺已  
哉故孟子以為仁人之於弟也不執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  
而富貴之此舜所以為兄之道而為人倫之至也假雖為穆  
姜所指然不過晉公使穆姜歸而穆姜自有其謀而假  
實言不物之也  
母威權任已則假雖亦有邪言亦處所聽乃不能信其母而  
怒其弟竟與之親也  
正曰未見假實有  
正曰未見假實有

春高北宮括帥師侵鄭

正曰侵鄭所以救晉之二邑也鄭之侵晉所以堅楚志也不  
見於經君子以鄭之狂悖為已甚矣不足書也故止書侵鄭  
而亦不言救晉所以正晉伯也言侵者侵掠其地傳言至于  
高氏則不必及其國也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六 成公下 十二

夏公會于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正曰前年伐鄭諸侯之軍有領上之失今年春鄭復介恃楚  
眾侵晉之二邑又使太子為質於楚以求助是固與楚以抗  
諸夏也王復命尹子會諸侯伐之益之以單于士朝亦可謂  
能振征討之義矣故並行而不削晉雖主兵必先尹單以王  
命為重也至於曲洧而不進亦晉侯不善用之爾

六月乙酉同盟于洧

正曰伐鄭未得其罪而中道有事於晉盟是疑諸侯也况尹  
單亦與盟非待王臣之禮晉厲之誠意亦已鮮矣不誠無

物又焉能有成事也

秋公至自晉

吳曰方欲營鄭之罪以致伐而楚長已至諸侯畏楚而避未嘗得致伐也故不以伐而自晉後

齊高無咎出奔莒

案自鄭國作以高無咎故使營孟了之而而並及高無咎然則無咎之逐非其罪也春秋書之若齊靈之輕棄大臣以釀慶氏之禍爾

九月辛丑用郟

吳曰九月乃夏時孟秋建申之月魯鄰之時乎不卜日不卜牲而強用其禮焉故曰用非時之甚不敬之大也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

春秋左傳卷之六 成公下

主

正曰再伐鄭而無功復來乞師春秋譏其德不足以服鄭而徒知用眾也故書

冬公會單于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正曰王朝以子無功而獨使單于會伐晉侯以國有亂故而使微者來會則伐鄭之舉亦將忘矣而春秋仍前錄之所

以明大討之猶存也鄭恃楚援而不服其罪當討春秋謂是已討也故書至自伐鄭以終其義焉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王申公孫嬰齊卒于裡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欒卻至

張曰郟氏雖多怨既為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不正其有

罪無罪而用寶章荷重長魚矯之干一朝殺三卿又叔梁紇

中行保能無及乎此春秋所以列古而深罪之也

楚人滅舒庸

春秋左傳卷之六 成公下

春于正月晉殺其大夫胥董

高曰宋督殺孔父而弑虜公春秋書及其大夫胥假殺胥董而弑厲公書晉殺其大夫蓋孔父忠於魯公者也發臣道君

為不道因其身以及其君故春秋兩治之以為萬世戒

庚申晉執其荏州蒲

正曰經書中行假使程滑弑厲公而經書國者蓋不可書二人弑君滑又小臣從令者也故書國而三人之罪莫逃矣

春秋左傳卷之六 成公下

南

子曰稱國以弑自大臣也又何疑哉弑君殺大夫凡三稱晉見晉為盟主其國大亂君臣皆惡亦天下之憂也黃曰晉

厲公弑於數年之間北挫狄於交剛西敗秦於鞏庭南破楚

於鄆陵名震赫赫遠過前代而卒以驕侈失德致殺身亂國之禍此可為萬世永戒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參曰國佐聞慶克之穢行徒以言論之而不能制之於先迨

諸言既行高氏逐鮑氏則則佐亦危矣於是不忍其忿殺慶

克因遂去之可也乃據邑叛君齊侯與之盟而復之遂復其

位其何以立於齊庭也哉卒以殺身佐固不免於罪而齊靈

將何以為國耶

公如晉



參曰傳言朝則君尊公立故也

百天子之尊也夫天子之尊也

參曰傳言朝則君尊公立故也

參曰傳言朝則君尊公立故也

參曰傳言朝則君尊公立故也

參曰傳言朝則君尊公立故也

其地自去矣唐隴吳晉往來之道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齊侯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之

所以皆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六

成公下

圭

參曰杞桓公因朝魯而得聞晉君之明於是朝晉請昏而託

國焉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圃

許曰大夫擅國威權曰夫而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謂冥

豫在上何可長也

己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正曰楚救彭城而以侵宋書不予其救也晉悼師于谷以

救宋楚師遂去則有功也而春秋猶不書謂是不足以爲悼

公善也

晉侯使士匄來乞師

十有一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詩曰襄公不曾在襄也晉不亂故也悼公所以仁諸

侯也○高曰諸侯師而先楚鄭之師已退故宋人辭者侯而

請其師以圍彭城而先焉此盟也○陳曰崔杼嘗奔衛不言

歸其再見何齊納以爲大夫也向曰崔氏今日崔杼則已爲

大夫也前年逐高無咎今年殺國佐而杼當國已而殺高厚

齊無世臣矣於是伐莒伐魯皆杼帥師焉而後弑齊之禍

公爲之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六

成公下

夫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六

丹徒莊忠誠校

襄公上

己卯年元年

春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師民將曰苟書彭城而不書宋則無以見魚石之不臣楚子之獎與以大夫諸侯討叛之功矣○趙曰伐叛討逆衛主之事○宋之腹首合諸侯之大夫為宋圍彭城討魚石得其職○宋其列國和會而願奉其役也然魚石之在彭城實楚置之○以逼宋前年伐宋取彭城則彭城非宋之有久矣聖人書之必繫之宋者正名定分如鼎取於宋必繫之郤名分正則天下定此春秋之教也彭城雖為楚所奪以封其叛人然本宋邑也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故必繫之宋焉子蕓之義於是甚明觀乎此而知聖人重名分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七

一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高曰晉以韓厥已足以當鄭不欲重動東諸侯之師故使次于鄆以震鄭心且備楚師之出也○正曰彭城之役樂驥主兵正月圍而克之執五大夫以歸至夏復使韓厥伐鄭討其從楚取彭城之罪齊人以不會彭城見討故使崔杼會伐鄭杞人亦至齊及曹邾前已會彭城今復出而會伐鄭故復書會此兩役也其書大子蕓者見晉人不急合東諸侯之師以唐鄭而次鄆者足以為之援也至於晉既敗鄭以鄆之師侵楚則不書矣以其窮兵遠畧不能得楚之服義無足取故止

書其伐鄭次鄆有會於討罪用師之次第以為晉悼始伯之善也

秋楚公子王夫帥師侵宋

宋曰楚實救鄭不書書侵宋見其已無及於救鄭猶不還師復釋賊於宋以抗晉也鄭亦侵宋取大丘不書惡其既敗於洧上而猶從楚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剡來聘晉侯使荀偃來聘

杜曰冬者十月初王計未至故傳善之

春王正月癸酉王崩

春秋集傳卷之十七

一

鄭師伐宋

許曰書伐宋者積鄭之疚○秦曰鄭受楚命以侵宋故書師書伐以甚鄭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輪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正曰晉宋書師荀偃華元在戚徵者將也衛孫林父亦在戚此書寧殖者二卿並出蓋鄭人曾伐衛喪寧殖實為乘喪伐鄭之謀以請於晉故獨著其名以寧殖為不仁矣此所以能為出君之惡也然書侵則三國均罪矣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秦曰會于戚謀伐鄭於是鄭方有喪齊及滕薛小邾皆不至

未為失也孟獻子進城虎半逼鄭之計苟帶由是遂能以待告於晉晉請於齊行諸異日則亦有不伐喪之善矣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晉荀息荀齊推杆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半

趙曰安一國之功小安天下之功大安一國者以一國之辭

書之固宋彭城是也安天下者以天下之辭書之遂城虎半

是也固宋彭城為宋治叛臣爾其利不及天下故繫之宋遂

城虎半天下均蒙其安非鄭所得專也故不繫之鄭晉楚爭

鄭五十年乍叛乍服惟強是從鄭成一叛入楚晉厲敗之於

鄭陵三合諸侯征之而不反遂鄭入楚則楚兵將橫行於宋

春秋左傳卷之七 襄公十一年

衛之郊天下諸侯為之不舉今晉悼之興求所以得鄭諸大

夫謀城虎半以偏之虎半既非鄭有鄭何恃以抗列國哉故

兵出虎半則直指鄭郊非特鄭無所恃楚失之蓋亦恐矣故

雞澤之盟鄭不伐而至天下無兵車之役者六年則虎半之

城誠有功於天下也○正曰不繫鄭者若書曰城鄭虎半則

是為鄭城虎半也言遂者見城虎半之謀善而晉人從善之

速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奈曰申為司馬而以受賂問因為罪矣楚人殺之母亦聽說

之故而濫於刑乎書之者所以著楚人內政之暴也

辛丑王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許曰國政失御大臣相殘又外結吳怨而內與晉讎此其王之所以不康也

公如晉

高曰童子侯不朝王豈不可廢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

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葛

杜曰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家曰不於國都而盟於

外謙也晉君童穉之年晉悼勤於用禮書以美之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于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

同盟于雞澤

杜曰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

春秋左傳卷之七 襄公十一年

譏○高曰此因城虎半之故鄭服而同盟又諸侯同心病楚

而王臣亦與焉故書同○正曰同盟大盟也始於兩國之盟

後之修病事者多用其禮以在會雖眾而志無不同也桓之

同日同盟周晉之同曰同外楚外楚即所以尊周也故惟稱

者之盟得書同虛打之盟晉悼始立而合諸侯也雞澤之盟

鄭服而悼公之伯有駁盛之勢天子亦寵嘉之而使卿士泄

盟焉故聖人書王臣書同盟無貶詞所以予晉也而說者猶

以盟王臣為譏蓋亦不察聖人所書之意矣楚子亦晉主諸

侯盟何不一書同乎

陳侯使袁僑如會

杜曰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自來故言如會○高

曰陳自辰陵即楚二十有八年晉屢爭鄭而不爭陳者非不

爭陳也得鄭則亦得陳也今周鄭伯受盟故俾大夫求成於晉亦非晉言不之使時故書如晉

及前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滿盟

杜曰諸侯既盟袁滿乃至以晉為盟也

大則在雞澤之諸侯也然則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

僑也○趙曰悼公與諸侯在雞澤陳鄭陳鄭即楚久矣今

一與虎牢之役未加以兵而鄭來歸陳鄭之歸而亦遣袁

僑如會焉一會而得二叛國其亦偉矣然鄭以君會而陳以

臣至勢不可以君臣同盟故雞澤之盟以諸侯盟鄭之君戊

寅之盟以大夫盟陳之臣尊卑之分正矣蓋鄭伯之來既與

雞澤之盟袁僑至而無以質之則懷附之心不固苟復自及

其盟則袁僑質仇而霸王之權不尊故以大夫盟之則晉無

春秋左傳卷之五

五

屈己之辱而僑無仇君之罪其禮甚安而分甚明此足以見

悼公之賢也書曰諸侯之大夫則大夫奉君命而盟袁僑也

秋公至自晉

冬晉荀息帥師伐許

趙曰陳鄭既服於晉甚比於楚者許也故夏盟陳鄭而冬伐

許然許為鄭所虐遷於葉以避之葉逼近楚倚楚為重必不

能遠叛楚而遠事晉也惟晉能服楚則許可得不然徒征之

無益矣

夏四月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壬子夫人嬖氏薨

杜曰成公妾襄公母嬖氏

葬陳成公

注曰陳即晉晉會其葬故書○祭曰陳方即晉而其君遂終

嗣君從晉之不固良可惜也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嬖

許曰得葬季文子欲不以夫人之禮葬定嬖而不得已於人

言卒夫人之禮此葬禮畧也○正曰魯自成風妾母始借

夫人禮猶為未久季文子欲不成嬖氏以小君之喪猶未周

禮之驗也但成風死之破廟後之魯人已習為故常故以君

長誰任其咎恐季氏遂成夫人禮似此借差聖人宜有明文

即云國史宜諱亦當微示其意如書公薨不地乃所書全同

乎正夫人豈非以正夫人先薨妾母無厭之者即用夫人禮

春秋左傳卷之五

六

亦變之無害於義者也故因而書之如孔氏穎達之說賦

冬公如晉

祭曰為兩屬部故有母喪而如晉朝後又不利屬部皆當國

者之不善謀也

陳人圍頓

祭曰頓雖為楚間陳陳宜置之不校完守封疆若楚人來侵

則請救於晉以禦之如是則可以終先君從晉之志乃不忍

其忿而遽圍頓以怒楚非息爭之道也故貶稱人

已酉年五年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杜曰發子產父○高曰鄭白雞澤之會始來聘於諸侯得以

息兵修好也

正曰無禮無以立部雖小亦國也不宜為魯附庸魯不宜為

部首不宜為魯附庸魯不宜為魯附庸魯不宜為魯附庸魯不宜為魯附庸

皆非禮也故有魯部世子來此諸魯大夫參議之部由是

而曰就滅公矣晉魯亦不能庇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杜曰晉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

之故曰會吳○奈曰晉將合諸侯於戚使魯衛先會吳告會

期其急欲修好者猶是通吳羅楚之計也聖人書之蓋亦許

之

秋大雩

春秋集傳卷之七

楚殺其大夫公子王夫

杜曰其王敗於鄆陵後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八年之中殺

三卿欲以屬諸侯故君子以為不刑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

子光吳人帥人于戚

杜曰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石曰戚九年為蒲之會將

以會吳而吳不至故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

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

會之於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會戚序吳於列而不復

殊者因其來會也○正曰戚之會陳侯至言楚患故命諸侯

成陳也吳使大夫來聽諸侯之好故列序於會稱人從小國

大夫之例也部已屬魯復列於會魯人不利屬部使部大夫

聽命於會魯之反復連部之匹也然則此會也雖盟而不固矣故不書盟不以諸侯累魯公也

公至自會

陳

杜曰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成陳各還國遣成不復有告命故

獨書魯成○程曰非王命而勤民遠戍罪也而善於成陳何

哉蓋陳附晉而楚爭之則成之者在於助陳而距楚與之可

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

救陳

高曰陳方附晉諸侯既成之復為楚所伐又相率救之救之

義事也○家曰成者成之於無事之時救者救之於被兵之

日悼公既以諸侯之師成之及楚師之來以成為未足又動

大兵往救焉書成書救以善晉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高曰自文子卒而魯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文子雖專而猶

忠慎僭亂未啟也其于衛嗣是為武子季氏之疆萌於僖公

大於成公燬於襄昭極於定哀

甲午五年

春王三月杞伯姑容卒

趙曰杞自入春秋至是始以名赴於諸侯而葬配以諱其初

蓋微弱不能行其禮諸侯亦從而泐之葬有所不會至此始

會之故書葬杞桓公

夏未華弱來奔

蔡曰華弱以見辱而被逐疑非其罪然與蔡詳用押而至於相說故辱之由仍在此也故書來奔以爲大臣襄道之戒

秋李孫宿如魯

魯人滅郕

正曰魯初弱郕既受其賂矣越一年復以屬郕爲不利使郕大夫聽命於會是委郕也郕人猶恃賂不傾守封疆至爲郕所滅郕不能自立魯不終其託莒滅人之國晉不治莒惡均

有罪矣

冬叔孫豹如郕

春秋集傳卷之七

九

高曰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四年有狐駘之戰至是往聘修平

季孫宿如晉

杜曰宿始代父爲卿見大國且謝公郕聽命請罪○張曰晉不討莒而討晉偏矣宜乎無以正小國之罪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高曰齊國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而遂滅之

乙未

春邾子來朝

夏四月三十邾不從乃免牲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胡曰費李氏邑也文子相三君而無私積則固忠於公室而

不顧其私邑矣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政羣小媚之無

故勞民安國是彼李孫宿張其後孔子行乎李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而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書城費志堅冰之戒疆

私室弱公家之漸也

秋季孫宿如衛

杜曰公即位衛侯使公孫剌來聘晉侯使荀偃來聘既而公如晉者再大夫如晉者三而衛之聘則未嘗報也今七年而後李孫宿報之其緩可知矣衛弱於晉雖不敢責報然亦疑魯之外衛矣故冬孫林父來聘且要盟也

八月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王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春秋集傳卷之七

十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郕

正曰會于郕以救陳也不言救陳陳不克荷也楚圍陳非諸侯救之楚聞救而遂解陳侯何以來會于郕乎陳侯來會郕伯如晉其從晉也晉侯侯何以逃歸鄭伯何以被執鄭子

志在從楚因鄭伯從晉之志不可回遂陰弑之於郕託於疾卒以赴於諸侯豈果足以誑陳侯哉陳侯視此爲鑒又迫於二慶之言遂逃歸爾晉已成乎救而陳鄭皆叛故不書救

陳賁陳之背惠非賁晉之不救也復詳書鄭伯之卒憫鄭伯之見弑善鄭之所由叛晉也陳侯逃歸則遂叛晉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而戍卒于郕

杜曰實爲子駟所執以癘疾赴故不書弑書爲卒書也如

會會于郕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郕鄭地不當再稱鄭

伯故約文書其名於如會上。○正曰鄭伯之卒春秋承偽赴而書里。鄭之臣子忍心害理不討弑君之賊聽其偽赴於諸侯春秋何緣書弑君然其形迹之顯著則有可得而詳者鄭伯之出從晉會于鄆也故書曰如會則非自疾矣諸侯在鄆則賊臣無敢陰弑之矣然則雖書卒于鄆而鄭伯之寃已見乎諸賊臣可為寒心矣

陳侯逃歸

祭曰陳之先君不待伐而從晉陳哀公為權臣所脅而自會逃歸向何以責晉哉春秋書逃歸責陳侯效匹夫之為非人君之禮也

申七年八年

春秋集傳卷之七

十一

齊王正月公如晉

孫曰公會于鄆不書至公自鄆朝晉也。○祭曰傳云聽朝聘之數蓋晉悼修文襄之業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杜曰鄭侵蔡欲以求霸於晉既無晉令又無直解主少興師動而無謀以生國患故貶之稱人。○王氏沿曰鄭欲從楚故侵蔡以致楚然後告絕於晉而與楚平春秋惡之故稱人以示貶。○正曰人見子產之言正而無理多主其說而其父方以無知識之則鄭之秘謀當如王氏之說無當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鄆

杜曰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惟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

而公先歸。○陳曰人諸侯之大夫不以大夫敵盟主也傳曰大夫不書晉侯也是其義矣。○卓曰鄆丘之會諸侯朝聘

胡氏曰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是謂姑息愛人非也此正晉公之罪也。○陳曰諸侯與國為我敵國則大夫可以命之召而歸而臣歸伏不夫晉中之常又而政體其使雖以釋襄而晉其不合其與會也。○正曰委政於大夫誠有可貶如悼公初年彭城黃師戰役皆使大夫在所宜貶矣而猶不貶者晉悼始人即云。○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自是以後前用鄭伯大夫在鄆雖以大夫從役皆其所使命非大夫親專之也故晉人不貶焉。○鄆丘書人假為貶辭然使書鄆之名與晉侯鄭伯列序則是仇君失禮非戰命之體矣。○書人以被之示不敢敵尊也若云貶之則邢丘命朝聘之數亦未必專為列國而全不及王朝也何貶之有若云委政大夫則晉侯現躬視之此言更謬矣烏可以說趙盾者說晉悼也

春秋集傳卷之七

十二

公至自晉

晉人侵我東鄙

高曰鄆田接於魯而疆界不明故與兵伐魯以正之鄆遂屬於魯矣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家曰鄭侵蔡以自結於晉然從楚者本謀也楚至而服惟恐其後矣

晉侯使士句來聘

祭曰來聘以行禮所謂拜公之朝也書將用師於鄆是其事

也

九年

春宋災

杜曰大夫曰宋災言故書

夏李孫猶如也

五月辛酉大夫及姜氏薨

秋八月至宋葬我小宮穆姜

杜曰黃公母四月而葬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月己亥同盟于戲

杜曰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正曰晉率諸侯伐鄭帥于汜將圍鄭鄭人恐乃行成晉人知其成而不結也苟假

則決欲圍之以致楚師而與戰此晉文伐衛致楚之謀也苟

帶則欲許之盟而還帥三分四軍以敵楚此巫臣使楚能於

無命之計也晉於是乎用苟帶計而鄭成而同盟焉是盟也

晉人安盟鄭人復自為盟辭然猶亂有以知其必叛矣聖

人猶苦同盟于戲則以鄭之從晉於義為安既同盟矣在所

必錄不逆其將來以正待人之意也

楚子伐鄭

趙曰楚子伐鄭鄭復為楚故阻之會鄭不在焉○正曰盟戲

方罷而楚已伐鄭則諸侯伐鄭之績不必紀矣故不書至楚

以傳其非子之也著楚子之爭爾也

戊戌九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會吳于柎

齊世子光會吳于柎

杜曰吳子在柎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趙曰晉率十

二諸侯會吳於楚界謀楚也宋嘗伐楚何以知其謀楚蓋謀

制楚以服鄭不志於伐也晉甚重鄭久矣前日伐鄭鄭既同

盟而晉以吳為楚之患也吳出則鄭可久安故晉侯會

吳于柎以吳為晉已得吳吳將長言而將楚楚謀出兵則懼吳

吳其後然後晉得以服鄭鄭得以從晉而無楚患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杜曰因桓會而滅之故曰遂○正曰偃陽姒姓之國也據傳

偃陽之傳句假上句請之罪會桓之本謀也乘便滅小國以

于宋新政之虛如此故書遂以惡之

公至自會

春秋左傳卷之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奈曰鄭從楚以伐宋固與楚也諸侯之師豈能已乎

晉帥伐秦

正曰晉帥伐秦其使事在前年而經不書者蓋是時晉無政怨

於秦之甚而楚子囊又謂晉不可與爭則楚之為秦援與秦

人之侵晉皆味於一來不足言也但書晉帥伐秦則可以知

其先鄭秦後圖楚得用帥之次第矣

秋晉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

杜曰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呂氏大

圭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



譏言專以疆弱事勢為先後也○趙曰楚鄭伐宋故晉金諸侯伐鄭鄭不服於是成虎牢

冬盜殺鄭公子驂公子發公孫雍

正曰稱盜之殺左氏言無大夫杜氏因之皆非也五族聚羣不逞之人以作亂非盜而何況又劫其君乎不言大夫杜云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者是也○胡氏銓曰盜乘釁而至者也苟無釁盜豈敢犯哉三子不能佐時憂國日尋干戈何異負販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乎如此則盜之招也殺之何悔哉○張曰鄭之從楚以勞列國皆公子驂之罪也鄭成公卒諸大夫欲從晉公子驂以官命未改止之及鄭之役倍公加會以從盟主而驂弒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驂請從楚以任其咎故公子驂者弒君之賊也而公

子發公孫雍惟驂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殺之所謂上慢下暴而致寇至孔子以為盜之招也

主

成鄭虎牢楚公子員帥師救鄭

正曰諸侯伐鄭師於牛首未及攻圍邲鄭有內亂若乘亂攻之入鄭必矣蓋不志乎克鄭而志乎服鄭也故聚兵於向所城之虎牢以敵鄭焉迫鄭以必從之勢故鄭及晉平書曰成鄭虎牢言已得鄭也楚人救鄭鄭復涉頓而與楚盟晉救非子之也諸侯之師繼在鄭故得言救也諸侯之師迭還則不卒成矣故明年復伐鄭說者論鄭論救皆傷於鑿

公至自伐鄭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七

江都郭雙校

春秋卷之十八

襄公中

存正月作三軍

杜曰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家曰析二軍以為三而三家各有其一為國君者擁虛器於上國非其國乾侯之禍惟與於此春秋書城費於前書作三軍於後所以示人臣首固跋扈之戒○正曰三軍之說杜云魯舊二軍如此則三軍之名始可云作故云魯舊三軍今廢公室之三軍三家各有其一是一是之謂作如此則作之名有弗順況夫子書作猶繫於公之辭也實則分於私而夫子以之繫於公所

以存公家之與也師三家亦以為國之三軍也特於各征其軍私竊其柄耳故私乘盡混入於公季氏尤專恣盡征其民人孟氏取其子弟之半叔孫取其子弟二家猶有留於公者其所以盟者知季氏於三軍取一猶以為未足也胡氏疏據詩稱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以為魯舊有三軍夫魯為大國孰謂其不能備三軍乎但春秋之時時勢變易衛孫良夫同晉荀庚來聘魯人言衛於晉不得為大國當征役煩多之會魯豈肯拘始封之名自謂大國建三軍之號以應制令乎況詩所稱亦約畧言之焉可取以為証也公車千乘七萬五千人也不止三軍矣公徒三萬尚少七千五百人也不足三軍矣此何必多辨杜乃古注從之可也所以書作三軍者變亂軍制私家分公室也

軍制私家分公室也

夏四月十四日鄭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之帥師侵宋

杜曰欲以救諸侯也。宋曰鄭至是亦欲固與晉矣。恐晉師之不致力故侵宋以激諸侯之伐。復欲從楚以擾之。待其師勞力竭不能與晉爭而後固與晉舍之。之謀亦狡矣。春秋據事直書非予其謀之善也。惡其不直從晉而妄與大眾侵犯鄰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高曰以前伐宋得志而鄭復侵宋故也。○正曰光何以又進於邾莒悼公以其先至於鄭而進之也。悼公以齊為大國志在懷齊不願等列進齊世子於小國諸侯之上。急功廢禮伯者苟且之術也。世子光失謙退之節。儼然受之。長於六國諸侯。抗亦甚矣。何以善其後乎。

春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杜曰伐鄭而昔同盟鄭與盟可知。○正曰會盟異時異地何以不言諸侯以齊世子光在列不可以言諸侯也。光未為諸侯而然然白列於諸侯之間是謂棄禮春秋謹禮於微故變文不書諸侯以示教焉。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高曰蓋用公孫舍之之謀以伐宋自信於楚而數叛晉使楚道數而固與晉以託國焉。○參曰不書楚伐鄭者鄭伯逆楚子而從之伐宋無待於伐也。

楚子鄭伯伐宋

高曰蓋用公孫舍之之謀以伐宋自信於楚而數叛晉使楚道數而固與晉以託國焉。○參曰不書楚伐鄭者鄭伯逆楚子而從之伐宋無待於伐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趙曰晉悼公年之中五合兵申何急於此。鄭蓋在楚則楚通於北方其謀未易欺也。得鄭以力外禦則諸侯可以少安。然鄭自下邳之死。晉悼公有言晉之心誠之盟毫城之役既服而又取者。以動之。不置曰悼公知楚遠於鄭故屢出而畏之。楚知鄭終不能為楚也。數發兵救不勝其疲。故亦置而不問。為鄭人欲固事晉兩犯宋以致晉師藉諸侯之兵。叛楚而從晉也。蕭魚之役楚疲於外鄭服於內不戰不盟以會終其事。故列序諸侯伐鄭而再言會于蕭魚。鄭亦默與其間。後此二十餘年鄭不叛晉而楚亦不伐明悼公所以制楚服鄭之功豈不比於桓文耶。

春秋襄公二十二年

公至自會

杜曰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高曰春秋以變文為褒貶。屢書盟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為誠。屢書伐而無功則以不書伐為實。

楚人執鄭行人其書

杜曰書行人非言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為讓也。○趙曰稱行人將使命於楚也。鄭既從晉矣將命於楚何故告絕也。故楚子怒而執之。然執鄭行人何益哉。適足彰楚之虐而表鄭之誠也。

冬秦人伐晉

正曰秦為楚救鄭雖師伐晉無及於鄭而增怨焉。故不書晉敗明不足以為秦功也。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四

春正月齊侯使使來聘

正曰魯自敗師之後敗伐東鄙此則合者志在取台也迫

取高偪人轉書連事之隨者其勢也直落人之自取非責

人不能保部之見端也並舊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杜曰謝前年伐鄭師許曰晉悼服鄭却楚而聘晉善詩

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高曰秦人與焉而削之者楚人率秦故事專罪楚也

公如晉

春公至自晉

夏取郟

正曰傳稱救郟遂取之以救亂為名而因為利蓋郟人感

符之定其亂屬屬魯為附庸務遂受之故書曰取取非其有

之悔也雖不絕其祀亦會其利矣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高曰防滅氏邑也故武仲請侯畢農事城者備齊也

王蒙王十有四年

三年

十有四年

十有四年

春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董曹

人魯人陳人杞人杞人小邾人會吳子向

林曰魯使二卿會晉敬事伯國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

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吳宋在會而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

正曰信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是乙帥滅文仲為介亦卿也不

書是春秋無書介之例也今書叔老是晉人列二卿於會無

正副之別矣向之會因吳告敗於晉晉率諸侯之大夫往會

之吳伐楚喪諸侯已心非之故皆不使卿惟鄭新附晉使卿

魯季孫宿等國欲請事晉故挾叔弓以行晉人喜其禮之隆

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列二卿於會亦猶進齊世子光之意

也春秋書之著伯者苟且廢禮之失然是會也范宣子數吳

之不德以退吳人而猶書會吳于向者明不絕吳好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董曹人

魯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高曰春夏與師煩擾列國將帥不和威德兩弛晉國之政衰

矣○正曰齊未貶稱人以其不濟涇也觀聖人所書之意而

知伐秦之為是矣假為主帥號令不肅以致下軍怒而歸貽

遷延之譏春秋貶不濟涇者則知荀偃之罪大也以羣臣主

國是者類如此聖人洞徹萬世矣

己未衛侯出奔齊

正曰為君而至於奔亡不君甚矣考衛侯出奔之由不禮於

大臣並不禮於其母能無罪戾之及乎然君雖不君臣不可

以不臣為林父者見迫於君去之可也乃懷祿顧寵至於逼

逐其君則罪不容誅矣春秋書衛侯出奔非臣子道逐之而何哉林父與前通逐立公孫則而相之存秋以刺不當代立衛侯不當失國故不書其名以終其位見其宜復歸也

晉人侵我東鄙  
杜曰報入鄙也趙曰李孫宿入鄙非兵首也而晉猶以為微侵我東鄙報入鄙之役至十六年晉亦於晉晉人執而釋之然後少懷故二十年為向之盟而魯始無東鄙之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趙曰楚康即位修舊怨於諸侯謂楚所以不得志於北方者吳實為之棟也故置宋鄭而首伐吳焉此伐未得志故二十二年親伐之其讎吳也深矣

冬李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盩宮人邾人于  
襄公卒  
襄公卒

許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弗勝矣林父在會是以知其謀定剽也○張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林父於會晉為衛主抑君而臣是助其善於策則晉大夫之黨林父罪惡具見

癸亥王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成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成盟于剽

杜曰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卒之盟  
剽夏逆王后于齊

杜曰剽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剽夏非卿故書名○胡曰婚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剽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剽夏而不書單子得禮者不書失禮然後書

夏齊師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邺  
杜曰公畏齊不敢至成○高曰衛侯在齊李孫宿會于戚以定而齊不與焉齊固有憾於諸侯矣伐我北鄙以此之故魯於是時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已不足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邺

李孫宿與孫豹帥師城成邾  
祭曰昔二帥帥其得眾也書城成邾著其不協力以救成至齊師虞其邾然後勞民以城之謀國之疎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張曰悼公卒政建大夫之微也

邾人伐我南鄙  
祭曰楚鄭之役方罷而邾莒不安於息爭無事春秋屢書以罪之又以見三軍既作反不能禦寇於四境私室強而不盡力於公有如此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許曰悼公之初功亞桓文平公父之道烈猶存祝柯澶淵之盟是已自是則晉日替矣

甲寅王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鄭氏王曰欲會諸侯而逆葬其親背禮莫斯為甚何以為盟主而令諸侯乎宜晉霸之不競也  
三月公會晉僖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泲梁戊寅大夫盟

杜曰不書高厚逃歸故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其盟雖澤會重言諸侯今此並無其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正謂泲梁之會高厚逃歸之後也賈未及期宴於溫而使大夫舞晉侯樂也下是以前有為可知也諸侯皆至而齊以高厚來齊齊有異志矣歌詩必類而高厚之詩不類高厚有異志矣高厚有志乎以齊霸亦何必歌詩以見之此取戾之道也宜苗偃怒而並疑諸侯矣晉侯使大夫盟高厚以其分相敵也高厚逃歸不盟諸大夫宜復於君侯諸侯為盟可也乃遂自為盟高甚矣其無君也夫桓文之衰杜丘翟泉兩役是政連大夫之始也悼公歿而晉平始會諸侯即授大夫以柄是列國之政終建於大夫而不返也故泲梁以諸侯會而以大夫盟終其事張氏以為著世變之益降也若齊君臣之惡即其不列於會而可知已

春秋左傳卷之六

九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高曰會于泲梁為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告於晉悼公將為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位遂成父志然諸侯有罪執之以歸而不歸京師已則不臣而以討人非正也故稱晉人

齊侯伐我北鄙

高曰齊既叛晉問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是時齊益強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聽命使世子仇禮出會蓋有輕諸侯之心故前年北鄙之伐為莒伐我邾實附齊故亦伐我南鄙晉會泲梁以討取莒邾晉往會而齊獨不至晉

執二君以歸齊乃益復伐我三年之間齊師五至於魯矣

夏六月齊會

五月甲子地震

正曰自戊午年梁丘之戰至九年而復有地震之異陰陽忽休君臣失節皆為無道之孽矣故書以志其變世之心以言平適則早覺登見生成有虧以言平遠則八年之內日食六見天變應之大水為災民食乏絕皆非常之變也而見偏於晉平即位之年所感微矣自是積衰諸侯遂自來事晉之事實復益植民命其何以堪之叔老會邾莒魯為假高晉知宋人伐許

高曰許與宋是兩遠於晉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大夫同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卿不先諸侯先書鄭君也宋稱人蓋微者

春秋左傳卷之六

九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高曰去年伐我圍成而壞其郭今春再伐此又圍成甚之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趙曰言齊之伐也故十八年晉率諸侯圍齊晉故也

己未年 十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孫曰前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此書邾子輕卒者晉人尋救之也孫子同此

宋人伐陳

參曰宋在朝微者也書人非貶解書伐責陳之從楚也與伐

許義同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祭曰孫廟因田而被奪自取之也則欲伐曹石買宜有以止之反與之同伐蔡孫氏也故春秋置孫氏不書而專罪石買曹人之惡寔深也如此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丘

祭曰齊侯未得志於我故伐我北鄙之役改命圍桃以桃為可取也孫殿魯辭曰甚矣高厚自漢梁逃歸急欲逞志於諸侯故不從君於桃而別師一軍以圍防將使魯人兩不相顧勝之必矣春秋兩紀之以著其惡且以見高厚之專多行不義始將及也

九月大雩

春秋集傳卷之十

宋華臣出奔陳

杜曰臣華元子問之弟暴亂宋室懼而出奔

冬邾人伐我南鄙

杜曰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高曰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為首所故既歸而卒嗣子在喪而復興師伐我者叛晉與齊齊人使之修先君之怨也此祝柯之會所以復執也

丙申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劉曰荒服者世一見於天子謂之來上諸侯不得而通也故春秋書白狄來而不言朝不與其朝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杜曰因其為使執之故書行人○張曰石買之執有三失焉書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法二也不歸於京師三也三者有不得為使而為使之者

秋齊師伐我北鄙

杜曰不書齊侯齊侯不入境○亦曰四年之中六伐邾而四圍邑又疑邾當以助其志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之甚者也是以劫人下之正說區其因

又十月晉荀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

杜曰晉荀息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鄭氏玉曰莒邾晉病荀矣滕薛小邾皆屬齊安今圍齊莫敢不同者晉人以大義擊之也○王氏樵曰齊環恃其桀暴虐殘民四年之中六伐邾而四圍邑不道甚矣為諸侯所共疾也晉討得其罪與

齊同欲而非為其私也故書同圍以與之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祭曰楚子使公子午伐鄭鄭子孔召之也問諸侯之圍齊而出師已不光明況逆臣之私謀以云修先君之業不亦誤乎徒肆其虐於鄭之郊邑卒之天寒大雨師徒多凍無功而還何足以於晉也

丁丑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杜曰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祭曰不書同者齊不與盟也圍

齊之後復申盟約平公此舉猶足以宗諸侯也

晉人執邾子

許曰以伐我故執之不言以歸舍之也執之舍之奪取其田不以上命雖當罪非正也

公至自伐齊

正曰剛而以伐彼者齊之有罪當伐也若言至剛則齊之未服見矣非所以示義也

取邾田自涿水

杜曰取邾田以涿水為界○高曰邾之病脅信有罪矣魯以諸侯之力前既執其先君此又執其嗣君取其田蓋已甚矣書取田於至自伐齊之後明公獨取之非諸侯取之專罪公之意也自涿水者隨涿水以為界蓋著其取之多也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十一

季孫宿如晉

吳曰陽討齊且取邾田也

齊人執邾子

夏高曰十四年林父逐衛侯衍奔齊故獨伐齊逐君之賊伯主

所當討而與之會伐則首平伯業可知矣○正曰不書樂勛林父志也若書樂勛則不見罪林父之意故獨書林父主兵以罪之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伐齊至穀問齊侯卒乃還

杜曰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王氏曰春秋之時侵伐四出或背殯師師或冒喪伐人者眾矣而士匄奉命出征既

至齊地間喪而還善矣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案曰高厚嘗分兵以攻諸侯之剛又從召廢嫡為公子身之傳故光立而殺之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案曰嘉嘗知西宮之盜之情而不言又問諸侯伐齊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鄭伯歸自祝柯而殺之

冬葬齊景公

城西郭

案曰說者謂書城為完善則此西郭非無郭也蓋有不完故城之以備難齊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十二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案曰士匄何為至于柯齊及晉平盟於大陸故士匄叔向既盟而過柯也叔孫豹會之所以固晉魯之交而察齊人之情也

城武城

案曰穆叔歸自柯知齊難猶未歇也復城武城以備之說者多以勞民為諷其實城壞而亦不可但已也孟子言鑿池築城亦禦暴之一事要必得人心以效死守之爾

戊申九年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晉人盟于向

杜曰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復自共盟結其好○高曰向本莒邑宣四年取之者也莒會魯結好

自是十五年不交兵遂伐父為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禮○宗曰會者為志營人有望於邦故來向修平遠會而盟之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高地

蔡曰齊莊新立尚無異志兼以晉人不伐其喪由是威服遂從晉而與諸侯盟也書之以見平公猶得諸侯可以為復伯之資矣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許曰邾利之會既執知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讓已甚也且重爾在彼何以盟焉

蔡其大夫公子變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其大夫公子變蔡公子履出奔楚

正曰蔡文侯欲使晉而不果公子變欲追成先君之志以利蔡謀國之善者也當此時楚之使蔡無常從楚豈久安之計乎蔡人不悟而殺之以媚楚其母弟履既與變同謀謀敗而懼禍適晉可也乃出奔楚是蔡人固與楚矣書之者為楚之禍蔡起也厥後殺般用有滅國楚之禍蔡亦慘矣因失其親洵不可宗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正曰鄆之會二虜使楚執黃以殺陳侯今又殺黃之偏僂楚於楚欲因以除之然則黃固忠於公室者也書曰陳侯之弟黃所以明親也母弟之親而出奔權臣之妬寵陰驕之亦可見矣然黃之所以奔楚者自理於楚欲因以除二虜也此與

華元奔晉同春秋書之見陳哀從楚而其臣因楚以為亂厥後楚因陳亂殺其行人滅其國楚之禍陳不滅於齊光端於此平陳楚從楚楚豈為計之得哉

叔老如齊

杜曰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不復繼好息民

冬十月高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蔡曰國無事報向成之聘也

己亥朔日有食之

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闕丘來奔

杜曰漆闕丘二邑以邑出為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

蔡其大夫公子變蔡公子履出奔楚

高曰庶其盜地以叛其君來奔於魯其罪大矣時公在晉而季氏遂納其邑受其叛臣是謂以利主通逃惡自見也○正

曰庶其邾大夫書名不書氏小國大夫之稱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高曰盈不能防閑其母遂為范句所逐既取奔匹復有作亂之志故特奔於楚焉以楚鄰六今日可恃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黃氏震曰欒書賦君而免於討欒緊汰而以內亂區其家盈奔雖非其罪而情惡有自來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許曰此年食又此月食自是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

許曰此年食又此月食自是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

許曰此年食又此月食自是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



曹伯來朝

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勅者後以定范缺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  
卒與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為古今至戒

春秋卷之十九

夫

春秋卷之十九

襄公下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高曰此叔勝之孫齊伯之子是為子叔齊子其子弓嗣為大

夫是為子叔敬子

冬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沙隨

正曰樂盈以今年秋去楚適齊晉復會于沙隨以劍之齊侯

在會蓋親從而心違也平公信譏為一匹臣至於兩與諸侯

失霸王之義矣齊侯窺其不足以有為也終保樂氏送之復

國使生內亂隨加兵伐之春秋書商任沙隨二會晉晉之所

出失伯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正曰追舒字子南楚殺追舒傳謂其寵觀起而多為之故此

其精口之辭也觀楚王殺之之辭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

夫曰不能則實謂其不能有事於諸侯也豈止患其多為哉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剋卒

高曰自杞桓公與晉悼為婚姻國侍以興而魯禮有加焉

高曰自杞桓公與晉悼為婚姻國侍以興而魯禮有加焉

高曰自杞桓公與晉悼為婚姻國侍以興而魯禮有加焉

夏邾界我來奔

杜曰界我其地也其地之罪來奔故書

夏邾界我來奔

宋曰尊陳侯以叛晉即楚者二慶也奔母弟黃於楚者亦二慶也楚人討而殺之則黃於陳二慶之誅黃之復楚皆尊之春秋書法如此若陳人之自殺之自復之不與楚之專制也

○正曰言及兩俱有罪之辭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高曰二慶死則黃之歸易矣譏誣不釋則忠良不顯奸究不誅則淑善不遂君子小人相為伏見故陳討二慶而公子黃返也

襄公下

二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杜曰兵敗奔曲沃厥曲沃眾還與晉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曰叛○胡曰復入者甚逆之辭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盈所食也當是時權貴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也故間欒滿子者則或泣或歎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綱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鑿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陳曰其書遂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衰婁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褊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侯之憂也○正曰言

遂者齊以伐衛出師晉人爾未知其伐已也齊侯自衛將遂

伐晉安嬰灌師皆以為不可明始出之時未嘗明言伐晉也齊侯知欒盈亂乎內故既伐衛決意伐晉乘其不及備而取則其意於夫行少未聞則亦偷一時之捷耳及趙勝以東陽之師來追遂不能保嬰灌若晉禦一至魯師倚之其不大謫也鮮矣故經書遂著其與欒盈合謀且先以伐衛售其詐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劉氏綸曰晉有欒盈之難重以齊侯之伐魯命豹救之義也豹忘棄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于雍榆卒不能救豹罪明矣已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純出奔邾

襄公下

三

杜曰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書奔罪之

晉人殺欒盈

杜曰自外入而犯君非復晉大夫

齊侯襲莒

奈曰襲之者掩之也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罪之尤者也凡用兵皆聲言彼罪執辭以伐若乘人不備掩而取之則盜賊之為耳齊侯還自晉以莒有同圍之憾齊師攻之反致傷敗聖人書襲與前書遂相應所以譏齊侯者至矣

壬寅王二十有四年

春秋孫豹如晉

仲孫綽帥師侵齊

參曰為晉故而伐齊蓋受晉命也



齊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許曰崔子之志鄰國知之而齊莊不悟人將戮其躬之不  
而務伐國之功故利令智昏外競而內傾自然之符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高曰崔杼不能防閑其妻以淫於家又不絕其妻而行大逆  
於君齊莊尚諸侯之盟數行伐崔杼因民之忿遂以宜淫  
之故弑之○程氏端學曰齊光自為世子出與會盟伐伐或  
駢蹇序於諸侯之上及其即位則背喪出盟遊盟伐衛遂伐  
盟主嬰莒伐魯莫非悖亂之舉春秋歷書崔氏之世卿崔杼  
之專權又書齊光之悖亂而終之以此亂臣賊子懼矣人君  
鑒戒昭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襄公下

六

子于夷儀

杜曰不書伐齊齊人逆服兵不加也○高曰晉會諸侯以伐  
齊齊以莊公既弑為解因納賂以求成焉故不書伐夫以義  
會諸侯而以衰終之有以知晉平之不競矣○黃曰齊取朝  
歌者晉人之私憾也杼弑其君天下之大惡也今晉會于夷  
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弑君說而遂釋之是知有一  
己之私憾而不知有天下之大惡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正曰鄭伯在會舍之以七百乘伐陳報井陘木刑之怨非君  
命也非伯命也齊突入之蓋乘其無備也書之者若鄭鄭齊  
諸侯之會之威勝從楚之陳有伐叛之功猶愈于夷儀之眾  
置賊不討無所事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張曰同盟之書獨重丘為罪之深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  
賂而釋之且列弑君之齊於盟天下之惡孰大於此即其所  
同之實而觀之晉侯之罪亦一齊也

公至自會

衛侯人于夷儀

正曰晉人逆衛侯使衛與之夷儀蓋憫其不當失國也夷儀  
亦衛地入何以不名猶未得國之辭也則猶君衛諸侯已列  
諸會衛雖入一邑國猶割之國也故止言入不言歸不書名  
聖人於統緒相承之際何容心哉然則何以稱衛侯原是衛  
侯也與突之入機不同者忽雖正不能君故聖人不得已而  
以得國之辭與突也

襄公下

七

楚屈建帥師伐陳

容曰滅國忍書者齊強大吞併之罪傷毀滅繼絕之無其人  
也不書敗吳重滅國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正曰鄭雖入陳子產猶執臣禮未嘗肆虐於陳也如是  
則陳宜修平於鄭以復舊好乃陳人置而不問故鄭既執捷  
於晉子西復伐陳而取成焉春秋惡陳之從楚不悔也故兩  
書鄭人之伐以見罪之在陳然鄭於此時亦不懼楚由子產  
善為國故弱而能強所以取貴於春秋

十有一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陳氏宗之曰十二年楚圍巢至是巢屬於楚矣吳伐楚至巢  
巢人誘之吳子果親門焉見射而卒○正曰不但曰吳伐楚

而稱爵稱名者為卒書也書卒則但言吳子也卒而已必言  
俊楚門下樂者言吳子不得以正終也以是知國君不可以  
輕身犯難

御十五年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張曰或問甯喜弑剽納衍既有其父之命矣經於衍之出不  
書名是其位未絕也曷為書喜之罪不從未滅乎曰人臣夙  
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可以二者也殖既從林父逐衍共立剽  
而臣事之十餘年矣豈可以反易天常而命其子乎君臣之  
分一正如天冠地履不可復易者也殖之命其子可謂悖矣  
故太叔儀責其視置君不如奕棊而知其身之不免以及其  
宗也甯喜輕徇父命而不知隸躬袒大罪當以弑君不可得  
而辭矣故春秋書所以定天下之大分示萬世臣子之法不  
可不審思而明辨之也

襄公下

九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杜曰衍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為叛也○正曰難作之  
時林父在戚何云入乎此春秋明大法示臣子不得專地也  
以戚加晉非衛臣矣故曰以叛凡叛必有為之援者林父逐  
衍立剽晉人為之定其位甯喜弑剽納衍林父懼而以邑叛  
衛歸晉不特林父有必誅之罪而晉人黨亂國大失盟主之  
義矣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正曰剽見弑而衍始得國書曰復歸則衍之宜有國也明矣  
書名者始復有衛也

夏晉侯使荀息來聘

家曰林父據戚以叛晉人以兵伐之黨叛臣也衛人伐戚殺  
晉成三百人晉不知自反乃會諸侯謀有討於衛侯使荀息  
來召公當晉平之世強臣僭橫例行逆施卒以此失諸侯  
公會晉人鄭以齊宋人曹人于澶淵

家曰所貴於前者主張名分而已晉自悼公獎大夫以仇其  
君而下陵上替之禍幾遍列國晉亦坐受其弊矣林父逐君  
悼公為之定篡立之位今剽死獻入晉平受賊臣之請而止  
獻公因喜取衛田以益林父平固甚愚亦何利而為此出  
晉之諸臣各為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交起為亂以為彼  
剖分宗國之地而其君不悟良可謂也晉室三分悼平實有  
以故之耳○正曰晉人貶也獨稱夏齊以其先宋特著其貶  
仇志亂本也於貶之中又有可貶者故書名以見之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襄公下

九

家曰宋寺人伊戾內連宮禁外結大臣共造譏而殺太子宋  
平尋知其子之無罪也僅烹一伊戾而芮棄之寵愛向成之  
權任不為之衰更立棄之子為太子此人道之大變春秋謹  
而誡之直稱君以著其殘骨肉之惡也

晉人執衛甯喜  
高曰弑君之賊人人皆得討之晉執甯喜非討其弑君也討  
其伐戚而殺晉成也故稱人以著其罪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參曰甯卒于楚言死非其所並著其請帥伐鄭之過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正曰楚為討伐鄭子產以晉楚將平不禦寇使遲而歸似為智矣乃聖人書法與二十四年不異謂楚既得其志也

葬許穆公  
乙未年二十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杜曰景公即位通討也○趙曰齊自開成之役歸魯久矣今莊公見其景公即位而修好於四鄰首命慶封來聘齊魯復通自慶封之聘始故聖人書之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奭鄭良霄許人曹人子宋

杜曰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物勝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與盟可知故雖惟序九國大夫○陳

襄公下

十

曰此晉楚同主盟之始也晉楚會盟矣會於瑯琊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士燮會公子罷盟於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特相盟也兩國之好而非天下之大變也以諸侯分為二國之從交相見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矣天下之大變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孫氏覺曰喜欲刺而納衍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而衛侯殺之不以其罪矣昔里克殺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王氏樵曰書弟奔罪衛侯亦以罪鱄也衛侯依鱄以入國既與甯喜有成言矣復背信而殺之致鱄不能安其位衛侯

失其兄之道矣其罪何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則既立矣

言其義也欲堅其意無君臣之大義可指陳以感動之

則寡人之云此信不近義言之必不可復者也彼重於失信

而不知兄弟之視尤重也不忍背甯氏而不知君之尤不忍離也為子鮮計初決於出以明無信者不可與居及獻公感悟而止之則可止矣夫亦念國之無人公之無恆也而與

太叔儀竭力以輔之勸公立甯氏之後亦無負於其矣乃決於自絕止使者而盟於河終身不向衛國而坐不已甚乎

秋七月辛巳約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鄭曰漢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不與諸侯之大夫宋之會

襄公下

十一

諸侯不在而書諸侯之大夫蓋諸侯在會大夫盟人固知為諸侯之大夫也故止書大夫以乘其臣諸侯不在會而大夫盟人將不知為諸侯之大夫也故書諸侯存其君○王氏樵曰鄭陵之敗鄭叛吳與楚少備矣而悼公之亡晉亦不在諸侯故二十五年趙武告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期然則合

相南北以苟數年之無事晉楚有同心也使楚欲劫盟豈

先使晉知之蓋形示而使我權則可以獲所求耳使晉誠不長慮豈苟從之乃欲晉楚之從交相見則計之爭長則讓之一一不較趙武向氣候而無謀矣猶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慮也諸侯稱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虛為大語耳孔子相夾谷之會謂有文事必有武備

聖人制事待人為何如趙武信楚而以晉為軍使楚乘其無

備雖左還入於宋不亦晚乎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辰十七年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參曰無冰之書按梓慎之言上以應乎天文下以關於民命故春秋謹志之以示遇災而懼之意

夏衛石惡出奔晉

參曰逐蒯氏之黨也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高曰春無冰秋旱此皆人事所召而僭用大禮以祈之不亦悖乎

襄公下

士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王氏貫道曰崔杼弑君慶封與之爲比乃乘其家亂而滅之以當國欲不亡得乎魯敢受命是召亂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陳曰列國之君旅見於楚始於此舉魯以見其餘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胡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魯閏月明

殺恩之非禮也

丁未年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高曰公在楚晉之矣閏朝止之禮亦不少矣但書公如齊如晉而義自見也今書公在楚聖人之旨深矣前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乃不爲君臣之義

特於朝禮之書公所在正月日經書春王正月公在楚自來傳正書不得其義獨高氏以爲聖人之旨深應義得之而其說猶有所未盡愚謂書公在楚外楚也亦外公重楚晉王

是與周相抗也公爲周臣當朝正之期躬爾於楚是自外於周之正朔也故春秋之義外楚以存周外公以存晉言是周

之侯服也存魯則存列國矣宋公之返也可無議也公而楚以送葬天王喪葬問不及焉是違何義乎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襄公下

士

仲孫吳子餘祭

胡曰用越俘爲閏至於見弑亦邇怨之失也○正日謂之弑則其君也盜殺蔡侯申書殺此稱閏故曰弑也不日其君以其爲越俘也試而書君得明越俘不可以爲閏也

仲孫羯會晉栒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侯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參曰宋之盟霸勢分矣晉之君臣宜早夜圖維補周宗之闕抑刑蠻之橫則文襄悼公之業猶可復也今苟盈一出而前

侯之大夫會者十國豈非有爲之資乎乃不能極天下之重

輕副請姬之望率諸侯之大夫區區城杞夫杞爲悼夫人之

母家晉平即念則成遣一大夫助之城足矣何為煩列國  
宜禦備諸臣皆以為誠也聖人列序十一國之大夫而終之  
以城杞說者謂晉之已細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高曰謝城杞且使我歸杞田也

杞子來盟

正曰杞自桓公在位日久國勢稍衰屢從會盟今其廢二十  
餘年孝文相繼不能自強於治以致不能自城借晉之力合  
諸侯以城之則杞亦式微者矣魯承晉命少少歸杞侵田而  
杞亦不能用諸侯使大夫蒞盟之禮至於親來則杞亦即安  
於荒夷之俗而不得與侯伯齒故貶晉子以著其禮之失也  
吳子使札來聘

襄公下

古

杜曰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見魯以六月到魯未  
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正曰諸侯之會吳者  
屢矣吳之通使於晉亦屢矣猶未聘魯也至是餘祭祠位四  
年其來聘也亦非止通嗣君也與隕諸樊吳之仇楚深矣今  
使其弟賢季子通好於上國將復與楚為難報舟師之役  
先君之恨固當見貴於春秋其稱爵者行聘禮固當備述其  
君命使臣也其稱札不氏者如秦術楚椒之例荒遠蠻夷下  
國之卿不得稱氏春秋之常也諸說何須辨乎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許曰君放大夫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  
奔書也○參曰其曰北燕以燕在極北說者以為從史文者

是也

冬仲康賜如晉

成紀三十三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薏罷來聘

張曰魯以君行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  
者故自宋之盟楚人行伯主之禮非晉平趙武之責而何哉

○正曰楚卿稱氏自莊王既霸而已然矣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參曰固雖失君父之道而般之逆不可以無誅也故書不曰  
脫之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許曰王化始於正家者及魯國雖以宋共姬為婦道之表

襄公下

古

故詳錄焉

天王殺其弟倭夫

杜曰稱弟以惡王殘骨肉○張曰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  
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周景王初立僭括謀  
亂而免倭夫不知而死所厚者薄本心以矣所以終欲黜  
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吳曰僭括為亂倭夫實不知謀而  
尹劉諸人乃殺倭夫書王殺者罪王不能免其弟也

王子瑕奔齊

杜曰不言出周無外括不書賤也○參曰子瑕書者括廢  
為亂子瑕知謀書奔以見罪之在瑕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杜曰共姬從夫也則其葬事禮過厚三月而葬速○陸曰



為災而死高其志行使卿往會所以書之

鄭良書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書

張曰良書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公孫黑專伐之罪而罪良書何也曰皆酒而不恤政法侈而好爭伯有之所為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豈能免於死乎既已而不自省又人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以討賊之辭也○參曰華元書歸正也良書書入逆也逆而亂國則是賊也故不言其大夫而曰鄭人殺良書

冬十月葬蔡景公

正曰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蔡景公身獸之行也因是以死故春秋書弑以誅世子般書葬以絕蔡景公言其有死之道也桓公弑兄後賊於齊春秋不書其死而書葬又何

義舉存墓考

六

疑於國之亂倫乎說者連下文解之不知春秋一事自為一義聖人初不為從旁影射之辭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洧淵宋災故

正曰大合諸侯之大夫必其有關於天下之大故而以義行之也然後免於貶今為宋災謀歸財以恤之雖亦義事也而何以會為晉為伯主首倡之列國必將慕義而副從之各齋其財以歸於宋如是則宋受賑救之實德而列國之師徒亦不煩矣不務出此而大合諸侯之大夫于洧淵求其所以為會之故宋災而已晉之舉已細矣為細故而煩諸侯一見於城杞再見於宋災然城杞猶以卿序洧淵止以人書城杞猶卒事乎城也洧淵之恒宋災何有乎為細故而會已可貶矣

欲施惠而不成不重可貶乎故內卿不書以削之者貶之也

列國書人以微之者貶之也是會也何貶之深也聖人慮人不知所以深貶者復明示之曰宋災故見晉之不修伯業藩屏周室而徒以細故會諸侯也見宋災之甚亦所當恤而始謀歸財既而無有也匹夫猶不可以無信況列國之卿大夫乎晉失其義莫甚於此會也而說者猶以為左傳不足以盡其義倡為責不討賊之說豈知聖人書宋災故固不予人以別生異說也

紀景王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何曰公朝楚好其宮而作之故名之云爾○杜曰不居先

義舉存墓考

七

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杜曰不書葬未成君○孫曰襄公太子未踰年之君也名者襄公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王氏樵曰案居喪毀瘠不形者先王之禮也毀不滅性者先王之教也子野喪致乎哀損乎至性豈不賢哉而不能輔之以教開之以禮以保其躬使至滅性大臣之罪也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許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程曰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與展與非親弑也故齊國人  
○家曰黎比公虐國人作亂而弑之展與既廢於父而見立  
於國人使展與能討賊於既立之後庶乎可免矣○正曰傳  
紀密州事與庶其略同愚說已見庶其下彼稱國而此兼稱  
人者太子僕去而展與為私君者所立故與宋鮑有同責也

襄公下

襄公下

六

春秋集

傳註卷之十九終

江都郭夔校

春秋卷之二十

部垣集古傳註

高曰此會乃楚公子圍帥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宋之盟  
齊人不預焉今齊又從楚矣晉伯之衰可知也○家曰向戌  
持弭兵之說斯言尚存目前之安俾諸侯咸北面於楚庭始  
曰弭兵而合晉楚之成既而楚盛兵以臨諸侯滅陳滅蔡滅  
潁芟夷小國憑陵北方所謂讀舊書不敵血者楚再為長而  
晉不敢與爭也○正曰讀舊書則楚當先晉今晉仍先楚者

存中國之術也宋之會蔡先衛仍用周班也說之會衛先陳  
蔡以晉楚之從書也先晉故先齊宋衛後楚故後陳蔡鄭招  
實陳侯母弟稱公子者以卿也後楚稱弟譏罪之辭也序  
爵則稱公子譏罪則稱陳侯之弟此春秋權衡之持垂法萬  
世者也

三月取郟  
參曰直書取郟所以著魯人逐利之罪也魯之  
立非但無輔導之術且兼鄰國之亂而合諸侯以長君之  
惡叔孫出會又不顧尋盟之信而伐魯致怨幾陷使臣於死  
故書取郟於會說之下著季氏之見利而忘義上累主德之  
請下失同僚之睦且以見晉之無政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參曰滅以有寵仇君至不安其國而出奔固有罪矣然春秋  
書曰秦伯之弟則以罪秦伯夫秦伯之不能容一弟也宋  
之會齊秦亦交相見是也秦也今滅之會齊至而秦不至是  
病此秦也秦子預諸侯之會宜其自強於政治乃不能保其  
手足之既以自強於仇國徒使無道之名都國因是而知  
之則秦亦春秋之所鄙矣

六月丁巳邾子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趙曰僖文之世齊宋魯衛皆罹狄患文十一年晉敗之于鹹  
成十二年晉敗之于交剛其害遂息今諸侯未受其患而荀  
吳敗之于大鹵大鹵即太原在晉之東北無乃為晉邊鄙之  
患而晉敗之歟十五年吳又伐鮮虞十七年復滅陸渾之戎  
則吳蓋亦好武功者也於時六卿曰張各立功以固寵晉卿  
書帥師者其無復愛諸夏之心而從事於拓土之謀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陳氏宗之曰案於次去疾為長木當立者也密州舍之而立  
展與既立展與而又險之國人患其虐而欲之展與因而即  
之國本去疾之國也故春秋止之曰莒去疾入于莒不與密  
州之舍去疾也不與國人之君展與也

莒展與出奔吳

胡曰展與立踰年是莒子也易為不書爵為秋君者所立既  
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問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  
故舉人不與其為君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杜曰春秋鄭今正其封疆高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嘗帥  
師而城之復為莒所取今乘莒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其田  
必帥師者以不義得之懼不服也疆之者澤封之以別乎莒  
也何以書誠其乘亂牟利也

齊悼悼公

高曰入春秋來邾始書葬甚邾滕薛小國也秦遠國也皆至  
邾公而書葬是魯發其矣小國如大國遠國如近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卒

陳曰聞弑其君晏然赴於他國如恆解猶鄭駢也而其臣子  
聽焉相與設慶為後之辭甚矣無人紀也從而書卒所以誅  
楚之臣子聽賊之所為也聞之未弑也魯蔡鄭之大夫固知  
之矣會於申以齊慶封拘於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

莊公之子比出奔晉

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  
君兄之子慶而代之以盟諸侯史見其事春秋著其心則後  
世有考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高曰靈王既弑其君之子而自立比為右尹力不能制是以  
出奔春秋書之為十三年乾寤事起也

晉五年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黃氏正憲曰晉自趙武與楚押王盟諸侯出此不專事晉  
韓起代武為政欲致諸侯故親來聘晉起可謂有志於治者  
矣惜乎人心已散勢不易同而德又不足以服人卒不免於  
示威平丘耳

夏叔弓如晉

趙曰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天國聘焉也薛起之來聘通嗣君也故叔弓如晉以報之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參曰黑有死罪三宣伏誅久矣今因其疾作而過之使給書曰殺殺有罪也且不嫌同乎無罪者有罪無罪存乎其人而其為殺則一施之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正曰公始如晉而見解文疏之微也公以知禮聞其交於霸國也不俟其無事而往朝以結好乃因少姜之疾而致弔焉毋亦不審於禮而過於恭乎首以非仇讎為辭猶謹於禮公之始而如既而復將不勝其自失之悔矣觀始以知終亦何

春秋左傳卷之四

四

以善其後平季孫荃從君而往者也公返而使季孫致服焉惜其先不使季孫自上也季孫不能以禮輔其君故至此爾聖人答可敗之問則曰知禮作春秋則首彰其不知禮是之謂謹嚴

士景王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杜曰卿其小國之葬禮過厚葬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欬出奔齊

參曰燕伯欬去請大夫而立其寵人行事與晉厲公略同

不見弒有已而已晉君以奔見國已立君燕伯不能復也然諸臣比而逐其君其罪庸可逃乎書君奔者罪臣子也

魯十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胡曰雹戾氣也陰陽臣傾君之象當是時季氏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歸咎於蹇冰之失夫蹇之周而用之偏亦古者本末俱舉變調之一事耳謂能使無愆法等災則誣矣豐蓋黨於季氏不肖端言其亦遂使昭公不知遇災而懼卒陷於禍亂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春秋左傳卷之五

五

程曰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為霸者之事○家曰宋之盟號之會晉楚同之猶以秦內外之辨春秋譏焉今楚度新立逞其狂悖從晉人求諸侯晉之君臣輕以許之楚遂合十有三國而為此會會盟之一大變也○正曰胡氏謂推執君之賊為盟主在會諸侯皆王法所當斥此憤激之辭也五代之際能禁梁之稱帝乎書申之會晉平公也程子家氏論極平允然猶幸其用齊和問禮於向戌子產循周班先蔡侯曰猶為周之諸侯也故書楚子以主之

楚人執徐子

趙曰楚子將以諸侯伐吳徐既聽於會矣而楚疑徐子出於吳而執之此豈新討哉故稱人以執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杜曰因會申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勝小邾不在故也  
高曰諸侯以楚之盟而從之然爾不能使魯衛  
曹薛邢杞至伐吳之役則北方之諸侯皆去惟屬楚者從之  
爾人心之向背可知也

決齊慶封殺之

張曰慶封有與弑其君之罪楚子殺之宜也不曰殺齊慶封  
而曰執齊慶封殺之者楚靈有請已而非請人是以慶封不  
服而春秋亦不得純以討賊之法書也○家曰始向成合晉  
楚之成以弭兵也楚處既得諸侯運動兵伐吳晉之為政者  
略無所問春秋書會盟伐國宣晉之失霸也或曰殺慶封  
非討有罪乎曰楚慶封之未討者也春秋之義不以亂治亂  
也

春秋左傳卷之六

六

遂滅賴

家曰遂滅賴著楚之暴也齊桓侯蔡遂伐楚遂事之正也楚  
度情其強橫劫諸侯而滅無罪之國書遂所以誅也遂之為  
義要當隨事以求經意執一例則拘矣

九月取郟

黃曰春秋國言滅邑言取郟國也自襄六年見滅於莒遂為  
莒邑至是魯乘莒之亂而有之故言取也書取郟著魯人貪  
其地無與滅繼絕之義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許曰豹卒而毀中軍則公若寄矣以是知豹之有力於公室  
所聞到之无咎者歟

御景王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兼曰李氏言自承行父為政即城背以保障从家為竊據之  
計而後... 未期年而改吏前制廢公室以歸私家利昭公之猶有真心  
而穆叔既卒魯遂無人春秋舍中軍之書著堅冰之已成也  
○家曰前作三軍非公作也三家作也此舍中軍非公舍也  
三家舍也作之非公舍之又非公國人盡屬於三家公室其  
貧乎高是時諸侯大夫狂恣犯上未有若季氏之甚者又曰  
舍中軍非復為二軍乃析三軍為四季氏有其二孟叔各有  
其一而孟則歸匹纒始立叔則約卒婚未安於位皆惟季氏  
所欲為昔作於前書舍於後變更軍制之罪見矣左傳申公  
室也得書法之旨

春秋左傳卷之七

七

楚殺其大夫屈申

參曰前年楚伐吳屈申僅能克朱方執慶封楚子以其不致  
命於伐未得大進也遂謂其貳於吳殺之蓋將復伐吳以此  
示威也御將之道亦慘矣

公如晉

參曰二年如晉見辭此又三年復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  
失禮晉侯善之其臣女叔讓其習儀以亟而不能以禮為國  
洵知言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家曰襄二十一年公如晉庶其以地來奔季氏納之今公如  
晉在行牟夷復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季氏乘魯君之出招  
納邾莒之叛人叛邑以為己之私有不顧古人致烈公幾為

晉所著蓋置其君於陷奔者也其無君黨叛人也有如斯

秋九月大雩

其後叔弓帥師敗晉師于蚡泉

宋伯卒

家曰史失其名春秋因之非貶也

冬楚子蔣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正曰吳報朱方之役入棘櫟麻春秋削而不書謂楚方驕悍

吳雖入其三邑不足以撓楚也聖人之釋吳而不責意可見

矣今楚復以諸侯伐吳報其人棘櫟麻始敗於訶岸終阻於

近憂然後可以逞志於北方其惡未知所底故雖無功亦書

春秋集傳卷之三十一

伐吳以著其積怨之深也越來助楚是助寇也其書人者從

小國大夫之稱與合戰之吳人同也有他義乎

九年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高曰即襄二十九年所書杞子也今復稱伯其後蓋復振歟

夏齊侯如晉

高曰前年取魯牟夷叛邑蓋高既伐魯則魯有辭是以晉

受魯孫之聘而不見討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家曰伊戾與柳所以譖太子與右師皆坎用性埋書以售其

檢謀後先如出一轍而惟亥之比柳與向成之比伊

合而其謂乃售伊柳成亥之事後世往往有之可不戒哉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許曰敗楚師者非薳洩也而洩伏其謀故書薳罷伐吳以正

之楚再不競於吳乃移兵有事於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

冬叔弓如楚

趙曰諸侯兩事晉楚季孫宿如晉則不得以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家曰齊侯伐北燕將納其君魯爵書伐師出有名也不書所

以伐貶也仗義而在納略而還是以不能成功也齊景賢君

每欲有為輒阻於近倖小人優游不斷以遂終老而國非其

國矣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高曰齊魯世為婚姻至襄公時齊靈數侵伐魯自是盟好中

絕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魯方附楚而齊亦與楚睦是以與

之平齊欲平而我與之之辭也○正曰變及言暨字義必有

不同者恐謂當作既及之義蓋齊方出治燕先來修平於魯

魯既與之平矣明是齊志也

三月公如楚

高曰楚靈非彊君也數會諸侯皆微國又且多叛而吳人之

窺未艾也亦奚庸必朝哉蓋晉平不能修文公之業使我不

能自安而玉帛駟馳成不逞暇以是知主室不制而霸主猶  
有功於諸夏也○趙曰魯文事首楚前年公如晉則今不得  
不如楚耳

叔孫姑如齊泚盟  
許曰始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參曰此言日食據士文伯之言魯衛惡之應在秋冬為災近  
也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侯公

丁未王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孫曰陳哀公二子太子偃師次子曹公弟招與大夫過皆愛

曹欲立之哀公疾遂殺太子偃師以立之曹庶孽也偃師家

嗣也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殞冢嗣以立庶孽致楚

滅陳皆招之由也故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甚

招之惡也○正曰前已稱公子招此云陳侯之弟者罪招並

罪陳侯也哀公有雙龍之私招廷君之惡至親為逆戕其國

本故再舉陳言禍及宗社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金氏賢曰哀雖窮猶未有立之之意也無意立曹則無殺偃  
師之情矣何以知之以開招之亂而自縊知之也

叔弓如晉

許曰昔曹國國貨役煩則民叛稱權離陳輸突之攻  
儉施之德衰矣此之謂可弔而諸侯賀之是以人君  
危而不白知蓋諷之者眾也當楚之隆勢傾諸國而晉弗

意圖惟宮室之榮以為安樂平公可謂志卑矣

楚人欲陳行人于微師殺之

家曰陳殺太子罪在一招行人何罪而以為戮乎蓋因陳

亂以為利殺人以行其詐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杜曰曹為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孫曰公子曹已立復稱

公子者以曹公弟招殺世子偃師之罪且明曹之不當立也

成二十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王氏治曰內朝聘皆言如今楚子在陳不可言如陳故以會

為文春秋不與楚滅陳故上書葬哀公下書陳災此書叔弓

會楚子于陳皆以存陳也○正曰四國之大夫胤見於楚子

春秋獨書內卿則他國而不序以示義有所不可也

許遷于夷

杜氏謂曰許自成十五年遷于葉至此又遷于夷春秋詳錄

以見許之微弱不能自守矣

夏四月陳災

胡曰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成為公

矣必不遺使告於諸侯言凶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史

乎當是時叔弓會楚子于陳自擊其事雖彼不來告此不往

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書之聖人存而弗削其  
示典滅繼絕之義說者以為存陳是也。正曰存陳之義  
得經行抑知聖人所以存陳乎陳未至於卒滅故聖人於其  
既滅而書葬書會于陳書災以示存陳之義存陳以示陳將  
必復之義若後不能復聖人亦無緣而存之矣苟說成有意  
聖人亦何事以意為之哉

秋仲孫獲如齊

杜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修盛聘以無忘  
舊好

善好

秋蒐于紅

劉曰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  
然則曷為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三家專之也。陳曰蒐

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  
各一皆盡征之而供於公蒐于紅也革車于乘皆三家之師  
也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  
昭定之蒐不言公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家曰過與招同為亂招委罪於過而殺之招與過但首從之  
不同自書其殺過而招之求脫可見矣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徐氏說曰楚莊入陳先書殺者彼乃楚子行義故先書其殺  
今楚子託義討賊書在滅後見其本懷滅心也。陸曰招殺  
世子之賊也有而放之與招之黨也執而殺之楚子滅人之

國又為淫溺惡可知矣。家曰陳自晉悼郟之會逃晉過三  
十國于謂楚可託國今乘陳招殺太子而掩版其國故義  
以行其人不義也存秋自春徂冬八七書陳事閔陳而罪楚  
也

葬陳哀公  
杜曰安人哀克葬之。孫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此言葬陳  
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所以存陳也九年陳災同此

冬築郎周  
張曰以左傳觀之有以見意如逢君以百目之娛而竊其權  
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於此可不戒哉。俞氏臯曰創立  
例書築園有垣之苑勸民力以為百目之娛故書以為後世  
戒

己景王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參曰齊樂施高彊與陳氏鮑氏爭至於伐虎門欲劫君此大  
逆也而魯受其奔見當時之叛臣與為援者眾矣不書高彊  
從樂施者也書其首者一人而已矣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獲師伐莒  
杜曰三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為主二子從之。王氏滄曰  
三子伐莒皆書者惡其朋比專國而公不得為政也。陳曰  
舍中軍矣為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為意如貳也襄  
十年作三軍而三分公室三家各得其一昭五年舍中軍而  
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於是伐莒叔弓佐意如

經 143-174



仲孫履之上而叔孫厪守自是迄春秋魯有四卿而權歸三家也

次子晉侯虎卒

九月叔孫厪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孫曰此年無冬者脫也

極原上十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高曰蔡般弑逆之罪雖義當討而楚子亦弑逆之賊也以賊討賊何辨曲直況楚子非真治般志在滅蔡也故春秋書楚

子虔蔡侯般同斥其名以見其罪同○正曰蔡侯死矣當書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昭公上 十四

名楚子猶未死也何亦書名蓋不書其名則是以天子殺諸侯之辭與楚也故亦書其名以示敵體相殺若云不以討罪

之義子楚則固於其不稱楚人而見之矣不待書名也聖人

斷楚子之罪何在平曰誘殺也

楚公子集疾帥師圍蔡

陳曰滅不言圍此其言圍所以病晉也韓起合八國之大夫

于厥憇以謀救蔡而蔡卒滅於楚言圍所以病晉也前年棄

疾奉孫吳圍陳已而滅陳曷不於此焉病晉合八國于厥憇

而不能帥甚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劉曰大蒐者何大比也大比之禮均土地閱老幼物六畜會

車馬齊賦治器械三年而修之者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  
也喪不事夫人歸氏薨夫蒐于比蒲非禮也晉叔向聞  
之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

仲孫履會于盟于岐

家曰喪不事也事既畢復會皆繫五月之下所以貶也○參曰

邾自魯取其田至今微弱時晉方召諸侯為厥憇之會邾不

能自往供役欲因魯以通其意故則會于岐雖而仲孫履出

會之也肯賓行禮扶世苟且之法爾書以譏之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惟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

杞人于厥憇

杜曰不書救蔡不果救○許曰蔡能嬰城以不下楚此易助

也厥憇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

驕有以量諸侯之力而卒滅之此韓起之罪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正曰此昭公之母胡女歸姓者也齊其諡也左氏以齊歸為

敬歸之婦而輕無葬敬歸之文說者遂以齊歸為嫡不知經

書子野卒則昭公之非嫡已明矣敬歸之不書葬必魯人

之忍心害理不備嫡小君之禮以治其喪故史亦不書何可

輕疑左傳乎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孔曰父既

○師氏協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聖人詳其

始末而記之書誘書殺書圍書執書川蓋深疾其暴也○趙

氏與權曰楚度滅陳誘殺蔡君而圍蔡頓兵八月蔡城守不

下則以世子有痛父之凶不可為之服也城陷就執度念其  
流楚師也執歸用之經詳其事窮楚惡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上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一

江都郭夔校

春秋卷之二十一

郟川集古傳註

昭公中

平景王十有二年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杜曰三年燕伯出奔齊不言于燕未得國都○高曰三年北  
燕伯出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果欬播越在外十年矣不  
能自復而藉齊之力僅能納之於別邑而已失國之難反如  
此○正曰不書名者未得國而君之也齊之納雖正而僅能  
于陽則齊之欲有所為而不終亦可見矣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高曰鄭去中國即楚久矣至於簡公乘晉悼之方興以國反  
正逐息諸侯之兵子產相之蕭然慈仁民蒙其惠詩為春秋  
之賢侯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高曰公始以卿其平公之葬故宋元公嗣位而即使來聘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家曰魯受莒之叛臣叛邑敗其師伐其國又取其地然皆季  
氏之所為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輒  
為所御豈晉之諸臣曲為季氏之地公有辭而不能以自伸  
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參曰楚茂素暴又以信讒而殺無罪之大夫葬之以見其葬  
將及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然出奔齊

高曰季氏之臣南蒯謀去季氏而立懿不克而以費叛懿遂奔齊是以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也

楚子伐徐

高曰徐吳之姻國也楚人疾吳故遷怒於徐既執其君又伐其國也

晉伐鮮虞

正曰襄林之役救者不力徐遂為楚所敗然猶救徐也至是楚子伐徐以懼吳晉之君臣不念通吳疲楚之本謀與救徐之師而別圖鮮虞失伯主之義矣夫晉已得志於肥而未得志於鮮虞復與此役已可貶矣於貶之中又有貶焉者故特

稱晉而削其將帥讓失伯也

王景王十 十有三年

春秋六年 十有三年

陸曰酒間於師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人之名蓋家臣微賤名不令登於史冊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罪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以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家曰或曰家臣尊公室可乎曰可請侯之臣皆天子之臣也大夫之臣皆請侯之臣也當時有謂家臣不當言疆公室者乃亂賊之黨之悖辭而傳者有取焉不敢謂然也○參曰費季氏邑而叔弓帥師圍之叔弓附於季氏也書圍費著其叛也費胡以叛邑宰南蒯欲弑季氏而不能也書之而季氏之惡著矣又以見陪臣之為亂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高曰觀從楚乘疾之命以召比於晉故晉未嘗納比而言自歸于楚明比非始謀為逆也蓋比奔晉十三年矣其能一日自外歸而欲其君乎誰自內作故不言比復入及其既至乘疾而立而自縊而死若比不從乘疾之命則虔未必死乘疾不得比則無以濟其亂此見利而動違欲為則成度之驗者比也比較死不立則可矣既立又焉得避是名哉若使人之受其名也已盲其利則後世姦人苟有以藉口而濟其私者莫不實力焉故聖人正名比之弑君所以絕後世姦人之禍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杜曰比雖為君而未列於諸侯故不稱爵殺不稱人罪棄疾

春秋集傳卷之三

○高曰比復稱公子不以討賊之辭加之者非討賊也殺而代之也謂比隨棄疾之謀以深罪棄疾也棄疾本罔位而齊立比比既立遂殺而篡之改名曰居蓋弑君之人名在諸侯之策故公子聞改名度公子棄疾改名居○張曰公子比已為王棄疾為司馬則君臣若已定矣及棄疾殺比乃不以弑君書者君臣之分未定而棄疾請殺之也比貪為君之利不能殺死不亦不勝不服首惡之罪若夫分未定而以請殺之於曖昧之中日之以兩下相殺可矣未可稱弑君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知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張曰晉平王盟內惑志於嬖寵外侈麗於宮室故楚彘盡召諸侯而肆為宗主吞滅規媚坐視不救及平公卒昭公立而

楚度楚乃幸楚欲立威以服諸侯而不知大勢已去徒治  
親雖本末倒置內外離心諸侯益試此平丘之會所以益廢  
霸業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正曰會盟不異時劉子亦與故不言諸侯重丘書同盟晉楚  
猶未成也白會于宋諸侯兩事晉楚無復同盟之可言至是  
楚國內亂晉昭復合諸侯諸侯猶能從之又將有可為之幾  
矣故平丘之盟復書同焉惜乎叔向諸臣不能以義匡其君  
懷撫諸侯一改晉楚之從交相見之陋而信和莒之怨絕遠  
兄弟之國治兵示威諸侯由是益貳然則平丘同盟之書謂  
一脈而不可復合晉不能為諸侯盟主矣自是所書於經者  
皆列國分亂之事

春秋左傳卷之五 昭公中 四

公不與盟

正曰前年公如晉見解以莒人之怨也今年平丘之會晉人  
距公不使與盟亦以和莒之怨也夫伐莒取郟固為非義晉  
若以伯令令魯反莒侵地皆知其罪既不失盟主之義亦以  
全兄弟之好烏用於講信修睦之時大肆恥辱於有國之君  
乎直書公不與盟以著晉人之無狀不能以禮義服諸侯而  
徒侈甲車四千乘且以見季孫專國陷君於辱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參曰伐莒取郟季孫所為晉執之可謂得其罪矣其稱人何  
貶其徒恃威力以專執也晉若明正其侵小之罪令反其地  
平魯及莒則方伯之職修矣乃遽執意如以歸使魯之臣子  
有後言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則晉之執毋亦

逞臆示威而非討罪之義歟故稱人以貶之

公至自會

吳曰公雖不與盟然已與平丘之會矣故以會致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劉氏曰陳蔡者先王之封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故書  
歸言歸言二君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二君名者  
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高曰楚靈不道暴滅陳蔡而平王  
始依陳蔡之國藉以發難今既即位遂復陳蔡以報其功暴  
靈之惡而歸恩於己春秋不言歸自楚者見二國之復乃自  
當復非楚得滅而復之也○廬蔡靈之孫隱太子之子吳陳  
哀之孫悼太子之子

冬十月葬蔡靈公

春秋左傳卷之五 昭公中 五

陸曰國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

公如晉至河乃復

汪曰公之如晉蓋以請季孫也即不得與平丘之同盟而猶  
欲託躬朝之禮以請其巨其失進退之義亦甚矣宜其見辭  
於晉而不得入也

吳滅州來

參曰吳乘楚亂而滅其屬國春秋志吳之嘗楚因不得逞志  
於北方也

於景王十 十有四年

春意加至自晉

孫曰大夫執則至至則名不稱氏前見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家曰蒲餘侯與公子鐸比而為亂殺意恢逐郊公逆庚與於齊而立之意恢之死為君故耳繼莒子卒而書意恢死受託孤之寄而不能其事者也○正曰小國之卿不得稱族春秋之書意恢意在國之宗親而君之所善者也故曰其公子則與大國之卿稱其大夫又稱氏族者異矣宗親見殺則君不能安其位而庚與以叔姪姪春秋所惡郊公之罪不當失國故不書莒君之奔而但書殺其公子則莒亂可知矣

景王十有五年

春秋集傳卷之三 昭公中 六

春王正月庚子夷未卒

正曰夷未既卒吳之大臣宜明三君遞傳之意推季子而立之縱季不立宜依序立闔廬則爭端無自而起乃聽僚之襲位其何辭以平閭廬之憾乎故僚之見執春秋稱國焉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僑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杜曰略書有事為叔弓卒起也武宮魯武公之廟成六年復立之孔曰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于鉦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當僑始入叔弓暴卒故於是去樂不用而終卒祭事也叔弓之卒當僑入之時故舉僑入也及其去之則鍾鼓管磬諸樂皆去故云去樂非獨去籥舞也○胡曰禮莫重於當祭雖大夫有變而不以間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存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

於宗廟大臣蒞事僑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

可以言也也深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間樂不樂緣孝子之心也○武之儀必不忍輕撤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禮合禮者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記禮之變也○正曰○言有事僑入之安不可以類書於策也武公之廟不在王廟之數今書其祭明非禮也叔弓之卒必書而適當此時故並書於策也去樂卒事權變之宜亦足以示教也一書而有善有不善無不各見如此皆足以為後世取衷矣此春秋之情善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正曰蔡之所以能復者朝吳之力也朝吳與觀從比而亂楚成棄疾之為王棄疾德之使仍處蔡朝吳必能治蔡矣其所

春秋集傳卷之三 昭公中 七

以出奔者蔡人逐之也蔡人所以逐之者楚之譏人賈無極傾之也無極之所以去吳者朝蔡之翼也棄疾始德之而怒其去繼間蔡必速飛之言遂聽之而不之罪也動於欲爾春秋書之著蔡之終於不振也家氏蔡不能國之言得其旨矣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參曰傳載王子壽卒於是月是王室亂之本也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正曰晉無愛請侯之心祇聽其臣邀功於戎狄之國此大夫專政之尤著而晉室就較之明驗也晉室衰則中國無盟主宗周益微矣故春秋每書之其稱荀吳者吳不自知其非所伐而譎然自市於眾曰不邇姦不賈忘示民知義當時或因而賢之聖人直著其罪於克鼓之役使不得師虛譽也

冬公如晉

吳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大夫被執公既往朝而不見納辱亦甚矣至此又往朝焉蓋畏大國不敢以辱為恥也

九年 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

許曰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既不能遠略以齊之疆務德修政以通天下之志則合諸侯復霸可也而區區務爭徐莒之利志亦卑矣○正曰傳載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春秋不書嫌子齊以新也書曰齊侯著其爭霸也叔孫昭子有諸侯無霸之歎經書伐徐意不出此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春秋左傳卷之九

國之君非諸侯所得殺也考之於經小國之君彼害而不名者有三邾人用郈子邾人戕郈子及楚子誘殺戎蠻子是也稱邾人削其爵也稱郈子著其爵也若復書名則據於討罪之爵也春秋於小國之君多從略故可以變書名之例以正邾罪今楚子誘殺戎蠻子亦當書人而書爵者著楚以國弱之故而殺戎蠻子也傳言無質蓋蠻子不專事楚而貳於晉也故楚子誘而殺之春秋以其列於五等之爵故曰戎蠻子以著楚子無王擅殺其守臣也若書其名如蔡侯般則亦必書殺者名如楚子虔然戎蠻楚之屬國也又不當示敵體之義故不書蠻子之名以免書楚子之名而諸侯殺諸侯又未嘗不彰明較著也此春秋嚴名分辨等列無微不至者也若謂書名之例不可變蔡衛等國則然矣故有楚殺蔡般之書

法而春秋之略小國其稱也君于邾子曰執而不書其歸是其證也

夏公如晉

參曰公去冬如晉而今夏始至晉人稱以取邾之故而止公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辛酉昭公

西歷二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春秋左傳卷之九

參曰周之六月即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伐鼓之禮平子不從祝史之請昭子知其有異志不言君矣遂君之惡其萌於此乎

秋邾子來朝

家曰周魯俱衰與章闕壞而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蓋錄之也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家曰書名書滅謂之非此不可也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

之戎於伊川非戎人侵犯王略自外居內也荀吳忽襲滅其

國慘矣若謂其於楚則諸侯莫不皆試何獨於陸渾有依

乎

冬有星孛于大辰

杜曰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孔曰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辰為明故曰房心尾也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大火也心在中故明故時辰主焉○許曰星字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正曰自襄十六年地震至此凡三十二年而復有星字之異越二年而地震隨之君子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知咎徵迭見禍敗因之以言乎邇則諸侯其有火災乎以言乎遠則周室其有二王乎然葬所以除舊布新也數年亂定王室其少靖矣蓋吳楚方爭不復向北方而圖諸侯雖無霸宗周亦無恐焉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正曰楚鄭書人見楚弱矣書及吳來伐楚而楚應之也楚實大國何以爲吳弱乎吳爲周之宗族數進而撓楚使不得逞志於北方則吳爲有力焉故長岸之戰勝負相當書法如此聖人審於天下之大勢者精矣

景王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剋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杜曰來告故書○參曰前年星字大辰申須梓慎皆知四國之將火今夏五月丙子風梓慎又知七日而火作古人之於災祥前知如此四國豈其無備特以天之所爲無如何也春秋志四國同日火其於弔災恤病之義不待言矣

六月邾人入郟

參曰邾郟子之藉稻而襲其國盡俘以歸邾之肆虐已甚矣邾宋邾也其能免於宋伐乎

秋葬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杜曰自葉遷也○參曰邾人仇許楚遷許於葉所謂引而近之也今慮鄭滅許而楚喪地復遷之於白羽所謂推而遠之也春秋義不于楚之遷許故以許自遷爲文然國而數遷其何以能國乎此許見滅之由也

景王二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高曰天下無窮而宋元於此一正入邾之亂是以春秋錄而進之○正曰稱爵稱伐子其討罪也不書取魯胡氏所謂釋

其取邑之罪善善長惡惡短之義也傳載邾人邾人徐人會

宋公同盟于茲而經不書嫌于宋以霸也小善而大成之豈

春秋之法乎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正曰春秋書弑最爲謹嚴說者以爲止不嘗棄故加弑焉何

無據也止如以毒斃其父則當立乎其位何以棄爲止不以

毒斃其父則雖皆之而止無害也止無害而悼公必將飲之

矣飲之而亦必死也蓋世之遇瘡而不可教者往往有之何

獨悼公爲必可治也則亦不知命之論矣且太子適藥待者

未嘗傳其不嘗國史未嘗書之於冊安知其非既嘗乎然則

不嘗棄之說但因飲太子止之藥而卒臆揣言之耳不知以

此爲說而春秋別嫌明微之義隱矣凡春秋書弑非聖人之

此爲說而春秋別嫌明微之義隱矣凡春秋書弑非聖人之

書弒也春秋原書弒也聖人酌其事而裁訂之然後為聖人之書弒也越原書弒聖人因之書弒以其間弒而反也莒僕原書弒聖人因之書弒以其見弒而奔也許止原書弒聖人亦因之書弒以其進藥不由醫君飲之而卒已逐奔晉徒知畏罪不顧親喪謂之以藥斃其君心惶惑而遠逐其何辭以對乎苟不書弒君則後世姦人實進毒以害君陽託於未嘗操刃者皆得以去解免也故書止為弒君使後世臣子謹於君父之疾以醫視疾以醫進藥已執嘗藥之禮如是而君飲之猶不幸而卒也則當創巨痛深親喪自盡烏用逃之遠方不立乎位以祈免於弒君之名乎

己卯地震

正日地道安以承天者也上二年星孛大辰此年地震陰陽

春秋集傳卷之三 三

乖舛見於天地之大如此固非一方之災而有關於天下之故者也春秋書之所以傷世運乎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參曰齊景欲與晉代興十六年伐徐今年遣卿伐莒春秋書之傷晉伯之衰譏齊侯之亟爭也不聞令政而但聞有事於小弱抑末矣

冬葬許悼公

正日賊未討不書葬許悼公何以書葬安悼公也悼公以瘞卒非關於飲藥之故也即不飲藥悼公亦卒也如是則悼公可以安於地下矣君子所貴乎有侯命之學而不必苛於臣子也然則止之書弒毋亦過乎非也止自陷於大惡君子欲赦之而無從也為人臣子遇君父之患進退不以禮則大惡

及之矣書止為弒所以立臣子之大防書葬悼公所以弔疾終之為正

己景王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孫曰鄆公孫會之邑也言自鄆出奔宋者以別從國都而去爾○參曰會之奔傳無其事經言自鄆謂不專其邑能潔身而去也曹人逐之可知矣曹之無政亦可知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張曰縶以有足疾不得列於公而廢是以縶公得立則所以事兄使全其身者必無所不至親愛之而使不得有為於國此舜所以盡其恩於兄弟也縶公乃聽其無禮於大夫且俾

春秋集傳卷之三 三

之預政而又不能防閑其母以制其禍亂使盜竊殺兄死身危幾亡其國故書盜殺衛侯之兄縶以深罪之也○正日書盜者齊約捕師圍等作亂殺公孟至於射公中南楚公奔死烏則是早盜作於內也亂作於外為寇仇亂作於內為盜賊以為賤而稱盜者誤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參曰華向三卿誘殺羣公子奔八大夫至於公取太子為質悼亂極矣公將有討而出奔書以罪之其奔陳欲因讎國以為亂也然宋之臣子死傷奔逃紛紛四出其為亂原者誰乎是則無信多私之主亦與有責矣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庚景王二十四年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士鞅來聘

正曰來聘之志有善惡焉非空書也如士鞅此來季孫欲因以惡叔孫而使其有司降其半禮及士鞅怒而責之加半有過禮焉以致後數十年吳人借以為口實孰非權臣越禮以行其私意之為乎故春秋謹而志之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正曰傳載華多僚譖華軀軀將行遇多僚軀之臣張句等怒而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以人春秋不書但書華向三人者誅首亂也凡以邑叛者不繫國此南里繫宋者是宋城內之里名也華向人時非得樂大心等禦之則宋其覆矣華氏未盡得宋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屬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春秋集傳卷之三

歸公中

古

是華氏與君分國而處矣故以其地繫之宋而書其叛所以誅討亂賊者其嚴乎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正曰朱見逐於國人是不以為君矣其稱蔡侯者立踰年也春秋成宋之為君以正蔡人逐君之罪出奔楚者愬於楚也書名以奔楚楚人不是其愬而命東國代其位也楚人擅廢置其君蔡何以能國乎

公如晉至河乃復

家曰叔孫為政季氏惡而晉士鞅怒卑已故公為所卻蓋季氏外交強國大夫脅制其上也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一終

江都郭夔校

昭公下

辛丑王二十有二年  
存齊侯伐魯

魯曰齊北郭故伐魯猶可以疆事也魯敗其師齊侯怒而親伐魯是志在於爭諸侯也故往年書高發此書齊侯其義同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胡曰三子據南里君臣日戰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成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皆罪也故諸侯之大夫救宋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諷宋之佚賊不能討也日出奔楚楚人亢不衷英亂人之惡見矣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二

大蒐于昌間

許曰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為書不時也今此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主刺大夫彌盛公失其政兵戎是講而禮防不修也文王之時人倫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庶類備殖而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逆亂極矣而惟蒐田之是務是故屢書以刺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卓曰景王太子壽早夭猛與句皆為母弟子朝庶孽也猛幼而貴朝長而卑王愛朝將立焉未及而崩子朝恃寵爭立諸大臣不服于是劉子單子欲附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欲附立子朝彼此相持皆未即位所以三月即葬景王者蓋劉單

欲使子猛急成懷以行事也

王室亂

高曰春秋記事必指其實下書王猛子朝之事自是見王室之亂聖人乃於此不隱其辭何哉前此者王室衰微猶未至於亂也故聖人每扶而尊之言王則曰天子不混稱於吳楚也言周則曰京師不曰天子列國也王敗于鄭而曰蔡衛陳人從王伐鄭王與成戰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以至襄王出而書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召王而書天王狩于河陽王臣雖微者亦序諸侯之上則所以嚴其名分者至矣故凡王室可譏可貶者皆婉其辭而為之隱避今景王不能正家而至諸子爭立於是劉單立猛尹氏立朝遂以干戈相向迭勝迭負五年之間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為甚故特書之于頑于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二

帶之亂不書景王之亂乃自取之是王室自亂有甚於惠襄也○參曰未及悉書其事而先揭之曰王室亂言亂之甚而未幾定也戴氏溪曰憫周室之衰微嘆桓文之不作為有以也夫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正曰稱猛者嗣子未踰年對君言之故當稱名也繫王者明已為王也已為王故言居于者能左右之有夾輔之力者也于皇者辟子朝難去王城而次于皇也一書而猛之正與劉單之忠無不各見如此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高曰王城天子都而子朝之黨在焉故言入○陳曰居于皇言失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胡氏曰生則書王則實為制死乃崩于正未逾年未成大子之至尊也家曰景王不及期而葬夫得以先君既葬為說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存王正月叔孫然如晉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行人其實則為士鞅來聘以魯為卑已故也

春秋左傳卷之三

正曰知周邑子朝在焉書圍郊著其助王討罪之功也功在

王室則其但書晉人何也責晉侯不親其事也勅王不力是

明祭之為楚所制而東國死非其所也又不書葬義益明矣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杜曰庚與著丘公之弟郊公著丘公子十四年奔齊○高曰

庚與不正而立又不安其國而出奔與鄭突同

戊辰吳敗頓胡沈棠陳許之師于離交胡子完沈子逞滅陳

夏協

杜曰國君社稷之主致宗廟其共存否故稱滅大夫遷故

曰獲獲得也○噉曰凡戰而死者若曰滅言與國滅同也生

禽曰慶大夫生死皆曰獲諸侯滅則書名以其死也○正曰

春秋之治罪有等每見有加等者聖人必異其文焉如雞父

之役楚師六國之師以與吳戰者及其敗也書六國不書

楚豈非以楚人擊六國之師於終鋪以致敗歟其罪有獨重

焉者其敗不足恤也序六國先頓胡沈君將也後蔡陳許大

夫將也六國從楚以致敗其師皆於其君有罪焉爾於敗之

中又有甚焉者胡沈之君死於戰君重於師不可言師敗而

遂沒其君死也書滅者君死之辭也書名者諸侯死而書名

也陳大夫夏濬亦死於戰不可以君死之辭施之也則言獲

而已矣又以見頓蔡許三國之帥未死也輕重有等名分有

別此春秋權衡之精胡氏所謂雖顯顯必於是者也是殺也

毋亦罪吳之虐乎豈以為聖人實不罪吳也楚陵諸夏又欲

兼吳若非吳疆足以制其後則楚人之欲豈但已哉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杜曰書尹氏立王子朝明非別入所欲立○孫曰敬王也辟

子朝居于狄泉曰天王居于狄泉明正也立者其辭嗣子有

八月乙未地震

杜曰經書乙未地震魯地也傳言丁酉南宮儀表周地亦震也為屋所壓而死○正日五年之間地震是禍亂相乘之兆也於周則西王之大臣震而死長司短天之子朝王室之亂將發矣于魯則叔輒既死而食而死仲孫儀子叔孫昭子百魯之良也相繼而死國將安恃乎忠臣既盡旱乾頻仍君失其位權臣主守皆非常之變也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參曰為叔孫故如晉遇疾而反邦文疏絕君臣際孤然則昭公其靡所依倚者乎書有疾苦其窮也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儀卒

春秋左傳卷五十五

稽至自晉

正日一事而不冉書氏常例也說者何紛紛淆亂乎

夏五月乙未朔有食之

秋八月大勞

丁酉杞伯佛薨卒

冬吳滅巢

趙曰吳先謀楚故先翦其與國滅州來滅巢滅徐滅沈滅頓皆楚之與國也與國盡則及於楚此入郢之漸沈尹成知之而楚平不能戒也

葬杞平公

甲辰三十有五年

春叔孫始如宋

正日婚聘于宋書者著宋魯有交也為平子逆則宋與平子有私視矣及昭公出而宋元為之如首是以公義為重而不顧私視也故見貴於春秋

夏叔孫始如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小邾人于黃父

趙曰王室之亂至是四年諸侯無一念及成也昔晉嘗閉却而無功遂置不復誠今以太叔一言而報然內慚趙鞅於是合九國之大夫于黃父謀定王室然是時諸侯之政類出自大夫大夫各謀弱公室以為己私志不在王事也徒聽從人言為此會以示勤王之意實何補於王哉○正日黃父之會無貶辭以其謀王室也然以其時考之晉自二十三年圍郊二十四年使士伯泄問周故則得其情實矣晉侯不於此時

春秋左傳卷五十六

修方伯之職合諸侯以綏定王都是怠於王事也又一年而始為黃父之會又弗躬親而使大夫糾合是委王事於大夫矣當是時大夫豈復有忠於公室以君事為己事者哉期以明年怠亦甚矣故春秋止書其會而終年不復書王朝之事義自見矣

有鸚鵡來巢

正日鸚鵡鳥名似鴨身首皆黑翼有白點飛則見俗謂之步鶴也又謂之八哥傳曰鸚鵡不踰濟注曰但在濟西魯所無也今有來巢者故以為異而書之且依師己所引重諸之言以為昭公出之徵或曰木屬穴居或曰不止昭公出奔之兆皆未確也

秋七月上辛大勞季辛又勞

胡曰左氏以拜季為早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  
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南雷阻震西見於經早乾為  
處相繼而起有鷓鴣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雪災之甚也考  
請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存顧之心未終棄也  
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雉  
升鼎百異亦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  
長久宣王之時旱魃繼降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  
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  
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杜曰陽州齊魯竟上邑未何直而故次于竟○呂曰使叔孫  
昭子而在則昭公必不至孫也○季曰意如逐君無復臣禮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昭公二十一年

而傳皆歸咎於公若季氏本無罪者大失是非之正矣○正  
曰昔公孫于齊次子陽州皆情欲泣季氏之惡彰魯國之亂  
探矣曰食地雀鷓鴣來巢於是乎應之似亦非人之所能為  
也而實無人乎起而為之也後世臣子懷忠憤者讀此有不  
蹶然者乎此春秋所以教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高曰凡唁皆造其所居其曰于野井齊侯將唁公公自陽  
州逆之蓋為恭也○家曰昔齊侯唁者再非與其能唁也禮  
其無救災恤患之實徒行虛禮而誠意不在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季

家曰叔孫氏之司馬嚴反助季氏昭子必不與聞所以內歎  
所死即死繼公孫而背言婚之為公死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家曰齊晉二大國坐視季氏逐君恬不加省而宋元特為此  
行將以其前日逐華向者而討魯之疆家其能視天下之惡  
猶已之惡豈能及此存秋書其卒于行錄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郕

呂氏本中曰齊侯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郕以  
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忌遠略可知矣○家曰是時晉政已衰  
弱權未有所屬齊其有志修桓公之業當請命天王號召與  
國勅昭公於魯其意如以示天下而勸政舉矣乃以取郕為  
首務姑奪已責勇於義者不爾或謂其取郕故爵之此目  
其人而貶之爾矣其爵

己亥王二十有六年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昭公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郕

杜曰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家曰居于郕志公之  
失位也失位矣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魯君而抑亂賊也自  
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郕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  
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鄭魯境故言居乾侯晉地故言  
在

夏公圍成

王氏治曰齊侯謀納公若齊侯自行當書曰公及齊侯圍成  
善伐叛也反惑於幸臣之說使公子鉏帥師圍成公失國之  
君無師取亦當書曰公以齊師圍成今直書曰公圍成惡者  
受季氏之賂雖得其師不足以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紀伯盟于鄆陵

正曰鄆陵之盟以齊侯主之以其謀納公也納公義事也齊侯以是召諸侯而三國從之盟可謂有行義之資矣會者外為志公雖有求入之心不害及而齊會存秋將以兩事責齊也乃齊景為善不勇終不能納公下書公居于鄆則知鄆陵之盟亦徒然爾

公至自會居于鄆

正曰公行書至常義也公失國矣猶書至自會者不以失國而有改於常義也季氏自無君爾國猶公之國也但居于鄆則不得入國亦明矣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春秋集傳卷之九

九

李氏瑾曰晉人納王之善無一言及之何也罪晉不臣而哀周之衰也晉為同姓大國爵為侯伯主盟於時不能即逐于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圍郊而亟還坐視成敗驗五年然後與師納王原情實實不忠不臣之甚者也若以納王之功而善之則蘇蘇觀象不忠不臣者勝矣○正曰言入有爭也于時王室亂矣亦不諱言入也入于成周亂定矣猶有言未得王城者子朝既奔誰復據王城耶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王氏浴曰子朝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其罪不容誅矣然由三子所黨助故書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言于朝之罪由三子所致也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于朝奔楚天子反正然後罪人咸服也○家曰書法一以字在劉單為廢在

尹召為誅其所輔者正不正而已○正曰奔不言出者本非其所當原也

兩敬王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濟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胡曰此公子光使專諸弒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諸樊餘祭夷末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為君故稱國以弒而不歸獄于光其稱國以弒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于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之所以安爾周諸葛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

春秋集傳卷之十

十

不審其序而惟意所欲立以致禍亂則其罪有所不赦矣○正曰方夷末卒僚襲位之時必為吳大臣所翼戴故光亦無如之何觀狐庸所言有吳者其在今嗣君乎可以見其情矣胡氏所議甚當但未後有羣小間寺二語又似羣小所為而大臣袖手旁觀者自亂其旨故為正之以全其美啖子曰稱國以狀自大臣也此確不可易罪大臣亦非釋光也宋欽梓曰稱人豈遂擇鮑乎

楚殺其大夫卻宛

家曰殺無罪之大夫且夷其族楚是以有入郢之禍○參曰傳稱卻宛直而和是楚之反也譏人諍而殺之是燒楚之棟也吳方有亂而楚亦殘害忠臣宜其不足以禦吳矣秋晉士鞅宋樂祁犇衛北宮喜齊人種人滕人會于扈

趙氏孟何曰宋元公為公故如晉次于曲轅衛靈公欲以其  
公子及其大夫之子質於諸侯以求納公於是樂祁犁北宮  
喜同請之則宋為猶知有晉臣之義也士鞅取貨于季孫辭  
二子與曹驪之大夫而以雜質與季孫同惡州術者也以  
宋衛君大夫奉季於納公而公卒不獲反國則晉人為之也  
家曰齊景為郵陵之盟而梁丘據入季氏之綿首頃為尾  
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惛然無知以為晉之休戚無  
關於己孰知田常驅禍於齊六卿伏憂于晉厝火積薪而不  
悟使二君能為魯討賊亦足以時內盜之勝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家曰邾庶其昇我來奔季孫宿納之今邾快又來奔意如復

春秋集傳卷之三十一

十一

納之宿及意如世濟其兇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叛其君  
而已為之通述主罪可勝誅乎快邾之賤者不足錄也春秋  
所以書之而無遺誅季氏之無君也三十一年黑肱以盜來  
復受之而不疑推其無忌憚之心亦何所不至春秋詳書之  
非但誅叛實誅季氏也

公如齊

杜曰禮君宴大夫使宰為主獻今齊使宰獻比公於大夫也  
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魯公子怒十二年謀逐季氏不  
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媾也

公至自齊居于郚

高曰公以齊之卑我也遂歸而明年如晉據范獻子之言曰  
季氏有齊楚之援然則齊固助季氏安有納公

晉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孫曰公如齊者皆不見歸故如晉其言次于乾侯者不遠  
入于晉也○參曰次于乾侯亦猶次于陽州之意也晉為新  
國宜正君臣之義納昭公而去意如公以是望之晉故次于  
竟而不遠入其國都以待晉侯為之謀而無如晉之君臣不  
不復計也故明年返于郚

夏四月丙戌鄭伯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卒卒  
冬葬滕悼公

春秋集傳卷之三十一

十一

成王二十有九年

晉公至自乾侯居于郚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孔曰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書公至自齊公  
雖未至齊都既入齊境得見齊侯故書至自齊往年公如晉  
次于乾侯雖入晉境未得見晉侯故書至自乾侯○高曰野  
井齊地也乾侯晉地也故唁皆書地郵魯地也故稱來焉內  
辭也○汪曰齊侯始現唁猶有懼患之意今使高張來而  
其至晉不見受且比公於大夫適以恥公而已書之者著齊  
侯之無意於納公而漸殺其禮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家曰野井之唁虛禮也郚之取成之聞郵陵之會虛惠也公  
猶弗悟及使宰獻請安於是悟其卑己至高張稱主君以致

命公始去而之晉其去已後矣諸侯無為魯討賊者桓文之  
德迹掃地盡矣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鄭潰

杜曰民逃其上曰潰潰散叛公○孔曰公自二十六年以來  
常居于鄆此時公既如晉必留人守鄆鄆人潰散而叛公使  
公不得更來當是季氏道之使然○家曰論者多咎公之失  
民此季氏凶威所脅非民之罪亦不可盡責魯君

己敬王三十年

存王正月公在乾侯

春秋左傳卷之五

上

陸曰此時鄆潰公無所容寄在乾侯既非其地不得寄居故  
每歲首皆書所在○胡曰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所以存君  
不與季氏之專國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正曰徐乃吳之桐國地在江淮間實句吳通中國與荆楚之  
道也楚管執徐子伐徐所以絕徐吳之交而徐亦遂服屬於  
楚矣至是執吳之囚公子吳怨之深遂滅其國志在併其土  
而通伐楚之路也故徐子為乞憐之狀吳子寧唁而送之亦  
不與存其祀春秋書滅著其暴也徐子奔楚名者楚人城夷  
而居之則徐子猶為有土也故書名以著其始居於夷此與  
穀伯鄧侯州公書名之義同前古無聞此說者故後儒紛紛

也欲求其義之安也得乎

敬王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參曰晉侯本欲納公於井范鞅之私於季孫則季孫特刑戮  
之餘爾何會之定云惟范鞅蒙君以售其姦故意如敢於來  
而逃其死適歷以合晉譏晉之助亂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殺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到曰會于適歷矣則易為唁公唁公使之入也○參曰荀躒  
既會于適歷以君知之飾辭復於晉侯晉侯因使荀躒唁公  
勸之歸國是不能討逐君之賊而納失國之君也故但書其

春秋左傳卷之五

上

唁公以著其空言而無實德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杜曰黑肱邾大夫不書邾闕也○許曰邾快黑肱用繼來奔  
季孫當國以類至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敬王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家曰闕者魯墓公墓之所在公不得率宗廟祭祀而先君墳  
墓所在以取書者賊臣據國拒君之罪所以致討於季氏也  
○正曰取鄆書齊侯見公旅寄於外非有兵取可以取地也  
今在乾侯書取闕豈復有兵力可用乎況是時季氏據國闕



人非能自叛，曷公魯人亦非能違季氏致闕於公，然則公何  
緣而取閭以季氏歸馬與衣屨之意而推之，其季氏以發誘  
之心假伊尹放太甲于桐之義以闕為祖墓之所在致其邑  
於公以供其資糧之費，聖人亦以歸閭之權授之季氏而特  
書公之取閭以誅季氏，據國拒君之罪如家氏所云者，此春  
秋之微意也。

夏吳伐越

高曰：前此越與楚子伐吳，故始用師於越而國自是亾矣。○  
家曰：吳方抗楚，越誠其後，自是吳楚越不相下而齊晉二大  
國之患在疆臣矣。盛衰倚伏，其如環乎。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驪，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

孫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一

十一

大宮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呂氏本中曰：周室雖衰，諸侯猶勤之如此先王之德澤猶有  
存者也。○家曰：此諸侯之大夫奉王命而城成周，霸政之僅  
克舉者也。○吳曰：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世居之，故  
其城完固。子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然後王入于  
成周。子朝棄王城，奔楚王以子朝餘黨尚多，故不居王城而  
遷居成周。成周乃周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圯狹，故諸侯以  
兵成之。至此晉率諸侯城成周之後，始撤諸侯之成。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家曰：昭公習於周旋，措讓之儀，當時有以為知禮者，而在位  
不感，異同姓不以為嫌，浮文雖勝於禮，何有哉？乃若忿季氏  
之專，欲一創治之，固人君當為之分，以是為過，則不然也。春

秋始終書法於昭公之討季氏，尚有取焉。胡氏謂書圍成周，  
邾為絕昭公於魯，吾不知其說。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一

十一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一終

江蘇郭慶枝

定公上

王統王十元年

卷下

杜曰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於六月故也○張曰昭公自去冬十二月薨于乾侯魯國之政歸於強臣不書正月見一國之無主而正朔之無所承也○正曰經文此二字自為一條其不書正月無疑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孫氏覺曰諸國之大夫相率而城天子之都義也仲幾不受功不義也以義而討不義當也然而而在尊者之側請命而後執可也諸侯執人而自治之猶以為不可韓不信以大夫而

春秋傳卷二十三

一

在尊者之側不請命而擅執無王甚矣其稱人以為難執得其罪不與其尊也○正曰說者又言其不歸京師蓋未深考經文于京師之義且傳稱三月復歸京師經亦書二月固不謂其不歸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參曰季氏逐君客死於外又不即以國君喪禮迎之今又廢其嫡嗣而專立其庶弟故書喪至之日以罪其緩書公即位之日以罪其廢立且以見魯之五月無君而定公無解文之意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杜曰煬宮伯禽之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以禱之○家曰公雩于外魯之大感而意如以爲獲神靈之靈為立煬宮其無忌憚之心何所不為哉

冬十月隕霜殺菽

杜曰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商曰菽大豆草之雜殺者也言不殺草則知菽亦不死也言殺菽則草皆死矣○參曰菽未熟而霜殺之是為災公始即位而九月遇旱十月霜災天時不淑皆人為感之也

春王正月

夏五月雉門及兩觀災

杜曰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災曰災○正曰天子立

春秋傳卷二十三

二

皋門諸侯立庫門天子立廟門諸侯立雉門兩觀在雉門之兩旁郭璞云宮門雙闕其上懸法象周禮所謂象魏即此處也懸象出治之所而見災蓋魯政習非已久祿去公室政遂大夫其君至於擁虛器而不克終故天出災害以譴告之使知無往不可復也公之立甫踰年而遇此其可無興復之志乎

秋楚人伐吳

參曰吳誘楚以敗其師遂克巢以獲其守臣而書楚人伐吳見靈瓦輕舉首兵之咎將至於禍敗失國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正曰先儒多以譏魯制為說蓋從新作起議想謂新作之文不可以一例求也南門為天子之制於魯有之雉門兩觀亦

以爲天子之制未爲確也諸侯代天子分治豈無懸象遊羅之所哉云爾禮記家禮則諸侯亦當有之況別名其門爲雉正所以避應門之稱也且新作南門前不言南門以舊無南門之稱也西宮災後不言新作西宮以其義繁於災不繁於新作也今備書災與新作夫豈泛然記之而已以災爲一義新作又爲一義非謂其既災矣可毋新作也朝堂燬成積登谷已乎新作於災之後而工成於冬故書以十月其名爲雉門兩觀則仍舊也非徒飾觀瞻將以懸法象泄臣民也是故書災以著事故之意書新作以著鼎新之意公承昭公極壞之後而稍稍能自振刷此其兆端也

晉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程曰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

晉怒公往朝焉晉解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於皋鼈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參曰邾君新立與魯結好魯以大夫盟之而邾子自卑而受盟甘居於附庸之列所以終定公之世魯邾無爭然而何忌不免於仇國君之失矣

乙卯王十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災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子召陵侵楚

杜曰子召陵先行會禮入楚境故書侵胡曰傳書侵而經書侵者楚爲無道遷陵諸夏爲一表一馬拘虜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於晉晉人請命於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蔡行天討庶幾戡王者之師矣苟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侯止伐楚之役晉是以失諸侯書曰侵讓其徒能舉大衆踐楚境卒無功而還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正曰晉人不知舉大義而徒能助蔡滅沈曰以其不會召陵也夫會于召陵者厥矣何能爲哉沈人不合國小而逼於楚有段也若能服楚何有於沈公孫姓倚諸侯之強肆其陵虐蔡侯不勝楚忿遷戮於沈故春秋不罪蔡侯之請師而深罪

蔡之君臣加害於沈也沈子書名其尙有後於沈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鼈

程曰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家曰劉子不下與於諸侯之盟得王人與會之體

○正曰諸侯會而爲盟異時異地當書曰諸侯盟于皋鼈春秋以此盟爲不足錄也故書公及蓋公立四年見辭於晉亦未與諸侯之盟今因會而求盟焉春秋亦書其得與於盟而已義繁於公及不繁於諸侯之盟也

杞伯成卒于會

高曰不言卒于師者以不成乎伐楚也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王氏葆曰許四遷皆受楚令經悉以自遷為文蓋違害就利而願遷也然不能修德固圉而遷徙無常亦何益乎聖人詳書以為後鑑

秋七月公至自會

高曰晉以伐楚召諸侯而以會至者不成乎伐也

劉卷卒

杜曰即劉卷也○趙曰諷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赴故書之○家曰劉子擁立二君卒安宗社二百

四十年周室大臣未有其比故特書其卒葬

楚人圍蔡

趙曰諸侯侵楚不足以救蔡而適為蔡招楚今蔡受圍而晉

不救安事夫盟主哉故冬蔡求於吳以敗楚知晉之不足與也

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許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唯中山是伐晉卿與師

者咸勝不行於疆暴而行於寡弱也

葬劉文公

趙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

其葬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

囊瓦出奔郢

杜曰吳為蔡討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

也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孫曰以者乞師

而用之也晉合十八國之信不能救蔡伐楚吳能救之伐之此吳晉之事無窮之勢較然可見也故自是諸侯大小皆宗於吳

吳入郢

趙曰楚君尋反國國不絕祀故不言滅○陳曰入國不言邑

入楚也而曰入郢非得國之辭也○正曰傳曰若鳩楚竟程

曰吳入郢秦師救楚故吳不能有其地此周秦一大開會也

諫者其傷之矣

西歷五十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於蔡

杜曰蔡有外復饑乏故魯歸之粟○正曰蔡困於楚吳助蔡

復之春秋與之軍旅之後蔡困於饑我歸之粟此有無相調

之義存秋紀之亦與之也顧或者以為小惠豈春秋彰善以

示貶乎

於越入吳

正曰越稱於越陳氏以為從其舊號是也越處荒遠先代苗

裔周有天下因而封之未嘗徙其國都其舊號於越至春秋

時中國猶以此目之也僻在蠻夷未嘗與中國有爭今吳在

楚越乘虛入之必書於經者是盛衰倚伏之機也吳無持勝

之道宜其無以鳩楚竟撫諸姬於越諶其後周祚竟衰矣聖

人從其舊號而稱之蓋隱然念諸姬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敗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許曰晉以上地之故縱兵於鮮虞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

晉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高曰許恃楚以罔其國至於四遷鄭游速乘楚之敗偏師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暴亦甚矣○正曰許男書名其嗣復有許也

二月公侵鄭

正曰傳曰為晉討鄭之伐百麻也鄭助子朝之黨以作亂於周伐其六邑其罪大矣晉宜合諸侯以討鄭匡定王室伯政於是平克舉乃僅令魯討之是自怠於王事也然自是書公

自將見政權漸出於公矣

公至自侵鄭

夏李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高曰一卿將命可兼他事登可每事一卿乎故累數之見二卿為陽虎所制也嗚乎天子微諸侯情諸侯微大夫陵大夫微陪臣皆理勢然爾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張曰諸侯惟宋事晉權討而遣使善逆以快之猶懼不來而大夫賄貨助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彼者得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絕也

冬城中城

高曰中城公之所恃以為國也成九年城之矣此復城者外

有齊鄭之怨故懼而城焉

李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鄭

杜曰何忌不言何國文鄭貳于齊故圍之○高曰鄭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鄭潰遂貳齊至是二卿圍之欲復取也

成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許曰齊鄭之盟叛晉也初道廢諸侯散離盟始復志此蓋自是中國無廢會矣○家曰于鹹于沙齊景陶伯之始事也是時天王辟休廟之難出居於舊景公不能伸勤王之義乃今

日求之鄭盟于鹹明日求之衛盟于沙皆強人之從己非心悅而誠服豈能小大翕然不期而俱至乎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參曰衛侯以詐謀欺其羣臣齊侯依其詐而行之乃春秋不罪衛而罪齊以其所以國霸者非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

許曰齊衛之盟叛晉也晉定之季鄭獻衛靈叛而從齊齊可以霸而景不足聖也○高曰執其使侵其國以求盟焉是劫盟也何有於信誠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許曰夏夏諸侯惟晉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扶不思唯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德是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霸統是知時之或可  
而不知己之不可者也

九月大考

冬十月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杜曰報國夏之伐也傳言魯無軍政士無關心

公至自侵齊

一月公侵齊

杜氏曰未得志故

三月公至自侵齊

高曰公逾月之間再出侵齊禁於師旅雖小有獲非遠怨之

春秋左傳卷之九

道也故兩書侵至以見之○參曰兩役皆書侵其亦有晉令

乎觀於國夏來伐而晉救至則可見矣

晉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正曰魯言侵而齊言伐非謂齊之有言可執也著齊以爭霸

之故而伐我也

公會晉師于瓦

杜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救不書齊師已去○正曰不書齊

而書師者蓋不書師則不見救我之意書公會晉師見魯不

背晉而晉猶能救魯不于齊之圖劫也

公至自瓦

正曰不以會至者非同常時會禮且非敵體也其威於名分

如此

秋七月戊辰陳侯卒

晉士穀帥師侵鄭遂侵衛

杜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

是務而欲恃力攘服則失霸何日之有○正曰晉文公侵齊

伐衛不書遂此者遂者見晉之已失鄭衛而又遂一侵之也

伐之而未得其成則晉霸替矣

葬曹端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高曰以其為晉與師故書侵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洧

春秋左傳卷之十

杜曰結叛晉○高曰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為晉故

而士穀又曰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為此盟以固其謀

從祀先公

杜曰從祀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

親蓋故通言先公○正曰三桓之盛自僖公始故三家從僖

為獨深傳躋於閔上齊視為當然而不可易也陽虎欲去二

桓故先假正禮以彰其悖順閔僖之位祀羣公之主陰以求

神庇陽以藐三桓又恐僖公之神陰譏之也特于辛卯舉盛

祭焉聖人以其非時矯舉故不書月日以適合祀典故書曰

從祀先公以其不當復神僖公也故削而不錄此聖人權衡

之精也夫豈有漏義何待說者紛紛乎

盜竊寶玉大弓

杜曰盜謂陽貨也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黃  
曰春秋書盜不罪為盜而罪故盜也使為國者紀綱素立刑  
政素明則安有盜賊公行之事哉今陽虎以陪臣之職行亂  
於國中賊害公室竊魯先君之分器以出則魯之無紀綱刑  
政於此而矣故言盜竊寶玉大弓非徒罪分器以也其意  
刑政之為廢也○正曰陽虎專政久矣春秋宜書以彰其惡  
然而陪臣之賊名氏不合登於史冊全以其實寶玉大弓也  
故書曰盜所以見陪臣之亂國也向來一竊何由名之為  
盜乎自前十二年書曰弓聞費見陪臣之惡也此書盜竊見  
陪臣之亂國也極也自是陪臣之禍流而不可止也國都  
剛鄰以見之賤而書盜竊通論乎

春秋十九年

春秋傳卷之二十三

十一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卒

得寶玉大弓

杜氏曰魯不能保守國器以致夫今得而復善之不正其  
得之於盜也直書曰得以明其失而復得也○高曰書得寶  
玉大弓以見器之空還而不獲盜者以正典刑則幸而得之  
爾盜竊之罪於誰責而可乎○正曰陽虎歸之而書曰得善  
其歸而有所不可也

六月葬鄭駘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正曰齊侯伐晉夷儀已克其城則其但書次何也當其時齊  
侯在五氏衛侯往會之齊師克城而矯旋為晉人所敗勝負

敵爾衛又後至故但書二君之親晉而不成乎其伐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春秋傳卷之二十三

十一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三

江都邵憲

春秋卷之二十四

郟垣集古傳註

定公下

春秋王二十一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湛氏若水曰書及齊平蓋釋怨也孔子為政於魯釋怨以安民也於是再侵齊之怨平矣○正曰凡言平者釋憾結好之辭亦兩不相下之辭也故會于夾谷而齊人有要盟之事說者謂魯於此時三窺鄭衛而從齊矣殆非經旨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至自夾谷

正曰考諸全經特相會者不致特相盟者致以地此公與齊侯特相會也其致以地何以其盟也盟何以不書杜曰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聚故略不書此說是也僑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四

者疑左氏所記不似聖人舉動不知齊侯食焉其歸率爾無足異也孔子以禮拒之而齊侯為之心忤此聖人之動物也及齊人要言而孔子使無還質之初未嘗以君相之尊而與於歃血也又何誓盟焉辭享以禮不墮小人之術而適足以備齊侯之心其服從也宜哉甲車三百乘之從徵兵故事爾矣不可徵然必視齊侯之所以用之矣則未知其能率桓之功與否

晉趙鞅帥師圍衛

許曰使晉有以報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衛而不能服徒足以堅從齊之志而已矣

齊人來歸鄆讎陰陽

杜曰三邑皆汶陽田也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

○高曰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失守悔過劫願

斷不可能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素感於其人之天如于羽格有苗非任智者所能測也○家曰濟西汶陽昔取不言歸以其仗大國而得服也歸濟西歸讎及聞歸讎也不言來以其請之而後得也惟此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視其他歸讎有不得同也聖人道化所感邇暴為之革心有莫如其然而然者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郟

○家曰侯犯不肖殺公若而武叔使圍人殺之故犯據郟以叛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郟

胡曰郟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郟叛家臣不當言於冊書二卿帥師圍郟則叛可知矣夏圍之不履秋再圍之則疆亦可知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四

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請使出而後大夫疆請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疆其逆愈甚則其失愈遠三家專魯為曰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應爾也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君之疑其後也○家曰侯犯據郟以叛既而以邑奔齊齊受侯犯以歸歸魯前歸汶陽今復歸郟此聖人道化所感不然齊何有於叔孫哉

宋樂大心出奔曹

杜曰罪其稱疾不遵行

宋公子地出奔陳

杜曰貪弄馬以距君命書奔罪之也○家曰宋大夫公子母弟奔者三樂大心以讒逐也公子地以嬖臣故劫公族也公



弟辰為地請蒲不許亦以嬖臣奔也奔者固有罪宋景亦少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山

家曰前此齊與鄭衛盟盟沙矣今三月復為此會無所憚於晉矣前此魯受晉命以兵加衛今而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然請侯雖叛晉而齊亦不能因請侯之從而復霸也

叔孫州仇如齊

杜曰謝致邾也齊以致邾德叔孫叔孫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高曰夾谷之會齊歸魯田侯犯以邱奔齊齊又致邱是以叔孫如齊謝焉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杜曰暨與也宋公寵向繼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臣出奔陳

春秋左傳卷之五

三

請自悉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彊皆為國難不能匡君靖難而為辰所牽帥出奔亦罪也○家曰辰於君為同母弟而地則眾公子也景公以嬖臣之故而奔其二弟辰以地故而自絕於君兄又率仲佗石彊與之偕行佗彊身為國難有君不寧而與辰俱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此一書而並貶也

存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趙曰出奔書暨辰彊之二子有所不得已也入叛書及辰主之二子悅從之也雖乎奔而易於叛仲不固庸臣乎初而奔也則疑謀有所不濟故難以暨之今而叛也以爲事無有不捷故易而及之奔固不難而叛何捷吾於此知仲石誠書天也○正曰地之偽出辰放之也仲石借奔辰率之也誠書格

君之木而偽者致亂之由也四臣先後出奔背君之罪已大矣雖其意皆以詐偽要君之復之也夫詐偽豈能感君哉及不復運相率而入于國邑以叛此其聚黨為亂不容誅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澠盟

杜曰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叛晉也

春秋左傳卷之五

四

晉薛伯定卒

高曰春秋書薛卒者三葬者不日不月史文略也

叔孫州仇帥師墮郟

杜曰墮毀也愚其險固故墮壞其城○趙氏孟何曰州仇曷為自墮其邑除家臣之患也家臣為患之日久矣陽虎作難

仲孫師圍郟不克再圍之侯犯以郟叛叔孫與

侯犯猶在齊也時邑宰數叛魯卿患之孔子方仕於朝而仲

山為李氏宰建墮三都之議以絕陪臣之禍故叔孫帥師

墮郟郟易墮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經 143-199

杜曰強孟禁子○家曰此及十三年再書衛強伐曹者著列國無盟主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蓋因南蒯侯犯之叛而為三家忠使歸臣不敢待以叛君陪臣不能負國以跋扈而上下皆然南蒯侯犯皆以叛為季孫叔孫之害故費郈皆墮獨公敏處父方恃強以敗陽虎而孟孫用之故成獨不服雖定公聞之而卒弗克也聖人雖用於魯季孫受女樂而違孔子孟孫感於僞不知之說陰與公敏處父比成既夕命而聖人去魯豈非天哉

秋大雩

春秋集傳卷五 定公下

五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杜曰結叛晉也○參曰前年冬及鄭平鄭從齊者也齊侯因是欲與魯盟以申夾谷之好故公往會盟春秋書之見魯亦從齊齊可以霸而魯公弗能振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杜曰國內而書至者成猶若列國與動大眾故出入皆告廟○黃氏震曰三都若盡墮豈惟三家除跋扈之臣公室亦除三家之窟所謂惟禮可以己之若善行之公室可復張也耶費之墮非公之能也叔孫季孫憤家臣之叛己而自欲墮之也成之不果墮非公之不能也家臣與孟氏比而孟孫自不

欲說之也墮三都固子路之謀三都果墮亦孔子之願不幸墮不竟世因以青子路說定公而力言非孔子之心皆以成敗論也

春秋集傳卷五 定公下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杜曰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為援○參曰齊衛將伐晉河內諸大夫皆曰不可惟鄭意茲曰可蓋料晉之不及備也此僥倖苟且之計齊侯從之軍中因是或言晉師至或言無晉師齊侯為之恐動蓋次而未致伐也故書其次以見二君之窺晉亦晉衰而為諸侯所窺爾

夏築蛇淵圃

許曰魯政不修而非時動民築圃奉己而已志不及國也夫

春秋集傳卷五 定公下

六

圍成不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季曰孔子去而君臣之志

荒矣

大蒐于比蒍

參曰盛夏蒐田吾慮其害稼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高曰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而不知以禮為國故亟戰如此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高曰據土背君曰叛鞅入晉陽以拒范中行而不知投鼠忌器之義故聖人直名曰叛以著其不由君命專士與兵之罪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王氏葆曰鞅入晉陽私邑也寅吉射入朝歌公邑也三人之

罪若有等差俱書曰叛者臣之邑君所賜也據其私邑則專  
敵以周旋矣趙鞅貪憤專戮其罪宜逐宣吉射以午之故與  
兵首禍則又為無君故三臣之奔春秋俱以叛書之○胡曰  
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諸侯  
叛於外大夫叛於內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李氏廉曰晉六  
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士氏即范氏也韓氏  
魏氏趙氏荀士三家自此凶知氏春秋後凶故止韓趙魏三  
家分晉

晉趙鞅歸于晉

參曰國內而書歸言遷家猶列國○胡氏銓曰先書晉趙鞅  
入于晉陽以叛見鞅據地舉兵以拒晉也次書晉趙鞅歸于  
晉見君許之還也大夫出奔書歸者君受之也書入者臣自

春秋集傳卷之四 定公下 七

入也今鞅大惡已著但以君許之歸故書歸實在君也○胡  
曰鞅以有援得復春秋書歸見晉侯狗韓魏之請而救亂臣  
無政刑矣其能國乎

辭賦其君比

鄭氏玉曰薛比之賦傳不載其事不敢妄說

乙教二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家曰衛靈不君南子不婦比而為惡亦既稔矣公叔戌以宗  
國之老起而正之乃戌之所得為而非戌之所能為也人臣  
欲正其君必先自正其身既正而後可以格君心之非  
而措之於善今戌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舉乃欲以正君自  
任事不克而速禍宜也春秋書三大夫之奔所以著衛亂之

所從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家曰楚至是始戢諸侯無從楚者而陳以盛德之後猶比而  
從之春秋書楚結陳佗人連兵滅頓誅楚而罪陳也  
夏其宮結來奔

高曰衛靈沈百於閔以奔其世臣又及其所與是以其國難  
之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正曰五年於越入吳未必至是然後報之其書敗于檇李為  
吳子光卒書也此年以前及此年以後吳越雖有爭不書必  
於越再入吳而後書蓋吳有制楚服越之勢可以衛中夏無  
諸姬乃越人以詐謀敗其師傷其君亦周之子孫日失其序  
之敵也春秋於檇李之役能無深慨乎

春秋集傳卷之四 定公下 八

公會齊侯衛侯于泚

張曰齊景欲求霸當誅晉之亂臣以正其國乃與魯衛合謀  
救范中行氏三國同為不義矣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泚

家曰自齊景圖伯衛鄭魯既與之盟宋猶未忍絕晉至是始  
為此會蓋始從於齊也傳謂牽洮二會皆謀救范中行若然  
四國相率而預於亂也春秋初年諸侯連兵助亂及桓公之  
霸明公義以示天下此風頓革今齊景欲復祖業而率三國  
之君往助叛人彼三國之君冥然與俱而不知蕪叛輔逆之  
為非世道至此一變春秋降為戰國景公亦有賣馬聯晉一

會皆也

天子使石何來歸

杜曰石氏尚名昭祭社之內盛以厭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也孫曰天子祭社饗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此謂助祭諸侯也魯未嘗助祭天子使石何來歸也○高曰周曰王子季子來聘之後王命不為諸侯矣今敬王有事於社魯未嘗有敵愾之功而天授石何使石何忽為此舉雖天子損禮之甚而聖人於周魯魯魯如此蓋曰天子之在惟祭與饗而已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胡曰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社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書世子出奔非應責蒯聵也而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衛公孟彊出奔鄭

高曰比年志公孟帥師此衛國用事之卿蓋公疑其為蒯聵之黨而逐之屬書大夫之奔著魯公之無道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參曰入蕭以叛者五人經止壽辰來奔不詳其四書其首者一人而餘黨盡散可知矣宋公以寵魍之故至於國亂卿奔失君兄之道而辰負背叛之罪出奔他國宜伏倡亂之誅矣

大蒐于比蒲

正曰自昭八年至此凡五書蒐蒐春田之名也今魯或以夏

春秋集傳註卷下 定公下 九

或以秋或以冬是四時之田皆曰蒐而已其不能遵行古制

魯蒐夏蒐皆於此可見夫蒐不能易其名蓋因仍舊習惟其意之所欲為耳或舉或不舉也然蒐于紅粉不言大蒐而於時也謂之蒐始言大其必有制制焉當時諸侯皆疑王制如晉文公大蒐以示之禮亦一證也魯之軍政聽於三家其簡車閱兵樂名之曰大蒐故經處書之以志其失不曰公圃以見其權不出於公然不書三卿而但曰大蒐則又以其政授之國也

邾子來會公

杜曰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石曰諸侯相見於卻地曰會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春秋會禮非復古之制也今公蒐于國內而邾子就會之非禮甚矣邾非所朝之地而蕭叔朝公于穀蒐非所會之地而邾子來會公會者既非受者亦夫交讓之也

春秋集傳註卷下 定公下 十

城莒父及齊

杜曰公假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此年無冬史周文○趙曰城莒父及齊以城二邑晉也一時而城二邑勞民甚矣

齊王十月有五年

齊王正月邾子來朝

齊國食邾牛死改十牛

高曰魯不當邾牛死傷廢牛可也而改十牛是違天也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于豹歸

家曰召陵之會賴胡之君皆在曰以侵楚也是後楚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蓋吞陸小國

以使其商慙也

夏五月辛亥葬

參曰日辛而葬當在正月故於而葬當在四月今以改卜牛之故而葬以五月其遺時違制甚矣故書之以彰其禮禮之中又失之慢也

辛申公薨于高寢

杜曰高寢宮名不于路寢失其所○趙曰定公乘昭公之後政在季氏祖能收國柄親會親兵魯民粗知有君其言矣昭公之矣一則孔子曰夫不之會齊人攝服來歸後地借乎用之不久即亦人未欲平治天下乎

鄭軍遂帥師伐宋

參曰時公于地自蒲奔鄭故鄭為之伐宋中國無節各以其

春秋集傳卷之二十四 定公下 士

私意助叛臣此長亂之道也

齊侯衛侯次于棠陰

杜曰棠陰宋地不果救故書次○參曰齊衛二君不能平宋鄭之有而徒合共出次名為救宋而觀望不進名實兩無所主以是國伯不亦歸乎

鄭子來奔喪

杜曰鄭子來奔喪非禮○趙曰鄭曰昭公之世為魯所虐定公為拔之○終其世不犯於鄭知人德之故來奔來朝今又忘其卑屈而奔喪為於禮雖非而於情則甚劇矣大之比小眷秋鮮能定公有之而鄭人奔喪廢于會葬者皆貴鄭子之非而善於此只定公之仁也

秋七月壬申如氏卒

啖曰哀公母定姒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

書卒子既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王曰如氏哀公之母不稱夫人不曰薨說者以為定公之妾何無據之甚也如氏卒在定公十五年之內則史氏自不得比於稱君母之例如前所云夫人小君矣春秋嚴於道名分於此見之觀其從夫證又何疑乎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杜曰諸侯會葬非禮也○趙曰以大夫正也親會之非禮也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戾乃克葬

正曰言不克則雨甚可知矣說者責其無備魯雖小何至不能急備雨具雨太甚何物可備乎又以為乃者緩辭著其

春秋集傳卷之二十四 定公下 士

慢也亦非也葬既有日臣子豈有不急趨葬事者而甚而不

克葬不得不俟雨止戊午日下戾雨乃止於是葬故曰乃克也其悉書者以為適天之變如此蓋其初定公問季孫曰立己之言遂自壞墮先人有禱位之心矣季孫卒廢太子而立定公至身歿而葬天示之譴猶彰彰於史冊問此春秋之微意也

辛巳葬定姒

徐氏彥曰定公五月薨定姒七月卒非並有喪禮是以先葬定公後葬定姒若其同月當定姒先葬矣

冬城漆

杜曰如庶其邑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四終

江都郭慶

春秋卷之二十五

鄒垣集古傳註

哀公上

丁卯王二十五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陔隨侯許男圍蔡

杜曰隨世服於楚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

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

楚討之○正曰楚幸而不以復鳩集二三小國舉兵圍蔡以

報柏舉之怨是楚之復熾而蔡弗能堪將繼顛胡而就滅矣

直其固與吳也

譌鼠食郊牛改十牛

正曰定之季年哀之元年聖人兩書譌鼠食郊牛於此知天

意焉定之在位雖不可以言治然少能自立其過於襄昭遠

矣迄十五年而譌鼠食郊牛定遂以叛此咎徵也哀公甫立

其資開弱天鑿之矣故於元年即出災害以譴告之譌鼠食

郊牛示不享魯祭也魯道自是益衰安得明微之主默議天

意用賢退不肖以善承其後哉

夏四月辛巳郊

戴曰魯之先公猶畏天災故因災而不郊者開有之若定之

終哀之始蓋習玩既久雖天災亦不知所畏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注曰前此齊衛次于五氏伐夷儀次于垂葭伐河內蓋造備

師伐晉二君次止爲之援春秋皆不書伐非諱之也二君實

未嘗親致伐但頓兵次止以觀其可否故皆書次以著其無

名妄動之罪今此直書齊侯衛侯伐晉者著兩統之絕而受

諸侯之兵且誅齊衛之黨叛臣而陵弱國也夫魯中行首之

卿也卿叛而不能制何足爲諸侯盟主無惑乎齊衛伐之矣

然天下之惡一也不令之臣實人人之所同惡今乃無古助

臣不亦僂乎書曰齊侯衛侯伐晉者交貶之也自是晉不復

能有所爲又十二年吳人主會于黃池而春秋終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正曰前年城漆以昭邾今年出兵以伐邾蓋中國無霸列國

實均近地之小國而欲併之以自封大此春秋之終終而戰

國之所伊始也故哀公之編所書多諸侯侵伐之事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郟東田及

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胡曰定公之薨邾子來奔使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

辱焉不知以禮爲國之故也知在邦域之近不加矜恤而諸

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彌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

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邾爲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

也莫與乎季孫何獨無得益以歸之二家而已不取也○家

曰三卿自將不假他族爲帥兵皆其兵將皆其將國愈不可

爲矣書取郟東田及沂西田者魯人逐利而不知止也三家

俱出二氏爲盟見季孫滅邾乃已此春秋所以誅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

孫曰夏四月衛靈公卒衛人立輒輒者嗣續之子也故晉趙  
鞅帥師納嗣續其言于敗者為輒所拒不得入于衛也定十  
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靈公既卒輒又已立衛蒯聵之子  
世子蒯聵當嗣惡輒負國叛父逆亂人理以滅天性孔子正  
其名而書之也○正曰蒯聵當嗣之說朱子亦嘗疑之蓋當  
時程胡諸大儒有告諸天王請於方伯立公子郢之說故遂  
據以為正而不信明復之言也愚竊以為聖人之撰事自有  
輕重之權衡銖兩不爽非大賢以下所及知況後儒乎蒯聵  
欲殺母今將也將而必誅彼雖畏罪出奔靈公宜容諸宋而  
殺之立公子郢為太子則名正而言順矣乃靈公置而不問  
是救之也及老將至而以私命命郢郢辭而靈公遂不果以  
公命立之是未嘗未命廢太子蒯聵也今日告諸天王天王

家乘有傳錄卷上 王

久不與諸侯之事矣曰請於方伯奔宋而晉納之是有方伯  
之命矣曰立公子郢郢辭立於父在之日而忍受之於臣下  
是以讓為爭也郢不言乎君沒於去手若有之郢必問之是  
臨終無成命也若是則郢不可立不可立衛可以無君乎非  
蒯聵之國而何哉使晉納蒯聵而輒猶有人心焉必將迎其  
父則蒯聵不失其奔喪之時悔罪於夫人之前朝於廟而嗣  
乎位其前愆靈公既不治之豈今日臣子所得治乎夫子曰  
必也正名乎蓋為此也若疑明復之說則世子二字聖人何  
難削之春秋謹嚴正在於此何邪深考也若蒯聵立而依然  
無道則衛祚之不靈長也大福之不克荷也豈當時所可預  
計乎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郟師敗績

家曰鞅國范中行鄭罕達以師救之鞅為主達來戰客也晉  
及所以所主客謂鞅為兵首而書及其不然歟晉國盛時兵  
行天下莫之敢撓今鄭人以偏師至幸而勝之書晉鞅帥師  
戰言其敵也卑晉而罪鄭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驪

正曰前年春楚師圍蔡既罷請遷于吳今冬始遷者中悔而  
不欲遷蓋公子驪止之也及吳師入而無以自解殺公子驪  
以說公子驪可謂暗於大道矣楚豈可託之國乎柏舉之役  
吳子躬擐甲胄敗楚師以雪蔡恥又為同姓之國此豈可背  
乎遷國雖勞民重事然既與吳有成言矣何得君臣異慮以  
啟危疑哉今遷于州來迫而後遷也殺其大夫公子驪君臣  
不能同心之禍也

家乘有傳錄卷上 四

己未壬二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許曰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  
子圍父以是命於為侯君子是以知齊之不霸而將有亂也  
○正曰先齊次衛自是常序豈可借此為說其事自有罪何  
待先書而後見之不言衛敗之說更為生事

夏四月甲午地震

正曰自昭二十三年地震至此凡二十七年幾閱世矣復有  
地震之異此雖陰陽之事亦世運靡寧之象也故謹而志之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杜曰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故孔子問火知其必

桓僖○正曰五廟之宮不稱諱故宜之宮曰新宮其稱諱者皆別立宮也桓於隱為弟其終末當易世隱未嘗遷故別立宮以祀桓謂之桓宮僻於閭為兄與隱桓同故別立僖宮此其權宜未為非制但隱之視盡而祧桓宮亦宜毀矣閉之親盡而祧僖宮亦宜毀矣今不毀者三家以其私意存之也且桓之得國有悖德焉僖之為君成風有隱德焉皆足以干天之怒且而久存其廟豈其德厚流光乎夫災見告君子於是知有天道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杜曰魯黨范氏故禮晉比年四城

宋樂髡帥師伐曹

許曰宋始窺曹曹不量力而好逞國不修德而圖大功適足

義集高傳卷五 宣公上

五

以取以而已此年樂髡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圍八年入而以曹伯陽歸○參曰中國有霸則得列於諸侯中國無霸則宋起而圍曹矣其所以伐者曹奉樂大心入蕭以叛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隨于夷

高曰放大夫者國也而稱人獸人逐之也○正曰稱國者以君臨臣之辭也故雖放殺不當其罪而亦不稱人也稱人者非其君意而獸人擅放之也蔡之遷吳乃其君意而非諸大夫之所欲也故殺公子則必告諸大夫公孫隨之放稱人公孫隨蓋從君者也罪惡而放之於此知蔡之君臣共國而不同心亂之作無日矣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許曰句釋之盟論年而論之帥圍其國雖云邾政不修有以致邾魯之棄信亦已甚矣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家曰弑蔡侯者公孫剛非賤者而書盜討之也試其君以求說於楚是盜也首惡者不名亂黨眾不容悉書概目之曰盜也○正曰凡稱弑者皆對異國而言闕弑吳子餘祭稱闕小臣也此稱盜者以其不與君同心與楚通也如此則非蔡臣故稱盜稱殺稱君皆極其誅討以警人臣之私通異國者

義集高傳卷五 宣公上

六

正曰弑君者書盜而奔者以卿書則非盜黨矣春秋實其不能制盜使君見殺被逐出奔固所宜也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許曰天下無窮故宋人得以執小邾子伐邾入曹而無所忌○趙曰小邾子國微爾微國必不敢犯宋宋執之非罪也書人貶可知矣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宿

正曰姓與宿皆屬族也嗣為盜姓宿連坐而誅蔡大夫者罪其為國卿而從盜也文之錯殺之不稱人而稱國以是為國刑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胡曰：侮人者罪晉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界宋人。此云歸于楚，與歸于京師者無異。文公主夏盟，久矣，不旋至此，春秋所惡。○家曰：戎雖適於楚，亦嘗服焉。請夏盟十六年，楚乘其亂，誘其君而殺之。楚實無道，戎雖叛之，宜也。於是自叛歸晉，晉人侮畏楚之強，拒而弗納，其侮他國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于楚，晉之罪大矣。故古人以貶之。

城西郭

杜曰：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杜曰：天火也。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程曰：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為後戒，故但屋之，則與遷之無異。既為亡國之社，則自

春秋左傳卷之七

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使為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災。此制

計之必始於湯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平公十五年

春城毗

杜曰：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汪曰：定十四年，齊宋會于洮，今忽與師伐宋，蓋以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恃強陵弱，故託是詞，以圖霸也。

晉趙鞅帥師伐齊

其時齊侯在也

齊侯在也

齊侯在也

齊侯在也

齊侯在也

齊侯在也

齊侯在也

齊侯在也

齊侯在也

齊侯在也

齊侯在也

齊侯在也

齊侯在也

齊侯在也

齊侯在也

齊侯在也

齊侯在也

齊侯在也

齊侯在也

齊侯在也

齊侯在也

齊侯在也

齊侯在也

齊侯在也

天○張曰國高為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頓命力不  
上委君而逃書奔以罪其不忠也

于祖

叔遂以吳在祖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參曰陳蔡從  
往往會志吳之得諸侯也

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參曰楚昭卒于城父何載其不移禍於股肱不越盟而祭河  
聖人稱其知大道賢矣哉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茶

杜曰弑茶者朱毛與陽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茶

見秋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于家悼老皆疑於  
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秋主○孫氏覺曰陽生入齊而

義集有傳卷之九

九

陳乞弑君則是陽生與秋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

乞召之茶之弑陳乞為之加陽生秋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  
不明書陽生之人而陳乞秋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

焉○正曰公子乃世族之稱故凡以臣稱者皆曰公子某楚  
比之稱公子左丘不云乎其官則右尹也陽生於次當立其

棄在景死茶立之時固不得以稱臣者稱之也程子謂稱齊  
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故亂正謂此爾何文定不達而遽

謂不稱公子誅不予也張氏洽又從而文飾之乎齊小自又  
將何說乎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曰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即位以來四用兵於邾積  
明年入都之亂

宋向樂帥師伐曹

高曰宋是伐之附未服故向樂復伐之且為入曹起也

春秋王二十七年

春宋皇戾帥師伐鄭

家曰宋連歲有事於曹意鄭為援而伐之也

晉魏曼多帥師伐衛

且以五年晉伐衛至八未服○高曰衛輒抗其父至今六年  
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於衛故書

侯

夏公會吳于郕

高曰吳欲蒞諸侯魯先往會之○參曰先之以叔還繼之以  
親舍魯之所以遠齊晉而通吳好者亦未為失也故聖人書

於經使兩君結好之後能善治其國以固邦交又何憾焉乃

待以伐邾致吳師吳以遠攻近患二國之不靖後事之失  
也與此會何預哉

義集有傳卷之十

十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人邾以邾子益來

陳氏曰文陸而獲其君則曰獲入國滅國而以其君歸則  
曰歸於諸侯則曰歸於魯則曰來○薛氏季宣曰伐邾本

三家而公自為之不得已也公內迫於三家三家歸過於上  
也○正曰書入者後歸邾子未嘗有其國也邾子得復此何

以書者謂邾子雖藉諸侯之力以復之而實不能有其位也  
故於此即書名以著其義非逆探於未然也以其無道勢有

所必至也

宋人圍曹

宋人圍曹

鄭駟弘帥師救曹

鄭曰列國無盟主諸侯擅侵伐更相存亡不奪不廢存秋書宋圍曹罪未也書鄭救曹與鄭也與鄭之能救所以愧齊晉諸大國之不能救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六

上

春秋卷之二十六

鄭坦集古傳註

哀公下

甲辰王三十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正月傳稱曹伯好田弋鄙人公孫強以田弋說曹伯說使為政因言窮此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如此是小之圖大自取滅亡之道也宋人俘而殺之是曹之君臣亦有罪焉然春秋書入書名後復存其嗣也孟子之書有曹交說者以為曹君之弟非其證與

吳伐我

正曰吳伐魯以救邾直言伐我不言四鄙者著吳師深入內地受兵我有以致之也不書救邾我與吳成猶不歸邾子吳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六

師遂還不成乎救也

夏齊人取讎及闕

正曰齊人者何謂鮑牧也凡力得之曰取不是其專奪所以貶也言以私憾而取我二邑故書以著其罪說者舍左而以爲正言豈邾茅夷鴻請救於吳又請救於齊乎是殆不然

歸邾子益于邾

正曰不書於吳伐我之下而書於取讎及闕之下蓋齊人取讎及闕怒猶未息於是假復邾之義請師於吳將以伐魯魯間之而懼故歸邾子益也貪邾地而俘其君畏大國而復歸之豈誠知義之不可而舍之者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謹及闕

正曰魯已歸邾子益而與齊平齊已逆季姬以歸無憾於魯矣故歸謹及闕其取其歸皆以私意為之故不言來不言我

乙辰王九年

春王二月葬紀伯公

宋皇後帥師取鄆師于莊丘

杜曰左傳例獲而敗之曰取某師謂威力兼備若網羅所掩覆一軍皆見禽○許曰春秋之季曰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譎惡其盡也鄆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夏楚人伐陳

齊宋事齊晉事

二

參曰前此晉楚有爭陳蔡不免焉今此吳楚有爭陳蔡亦受其禍經書楚人伐陳所以罪楚也然則陳之即吳不猶愈於即楚乎

秋宋公伐鄆

參曰此春秋之季世也其書宋公非復子之之辭矣若宋公之爭鄆也存取其師秋又乘勝而親伐之招兵者固鄆也而宋公之伐其亦知進而不知止者矣

冬十月

丙辰王三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陳曰吳人討邾奉太子為政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是為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敵國猶以自致

之文書之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杜曰以疾赴故不書弒○參曰陽生之卒實弒而以疾赴蓋齊之奸惡乘亂而陰圖之弒之於眾所不見之地陽以疾卒赴於師冀其聞有表而退也其弒君之謀蓄之久矣非徒懼吳而弒也以意度之其陳氏乎

夏宋人伐鄆

許曰惡其修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高曰齊帥請侯以貳晉可以弒○趙鞅加兵於有喪之國聖人弗與也故書侵異乎士句矣○參曰晉之欲伐齊久矣

以范中行亂乎內故未能遠攻也寅吉射於五年奔齊晉卿

齊宋事齊晉事

三

由是伐衛伐鮮虞再侵衛今年伐齊諸大夫請卜豈以齊方有喪而疑之乎趙鞅決意與師取邑毀郭春秋書侵齊謂其無救於失霸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參曰定十四年公孟彊以蒯聵之黨逐今蠆立九年彊歸于衛其從輒而棄蒯聵可知矣然則彊固候人也書其歸而衛之亂益著矣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正曰陳之從吳以楚虛之甚也今楚欲復圖北方先自陳始故再伐陳吳使季子救之季子請退以風助楚人息爭安民是亦當進兵也而春秋書救豈非深察其意乎善吳救則惡楚伐可知矣

春秋三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參曰鄭之師吳人主之齊以魯與其事與帥以報書伐我者見齊人畏吳然而陵魯弱也不言四鄰見齊師已入境加於國都也不書戰者勝負敵也時諸侯多從吳不獨魯也齊國書猶昧於一來以快風慄不知其敗亡之端在此役也

夏陳轅頤出奔鄭

參曰轅頤貪而營私當是時吳楚爭陳徵役繁多供億不足

春秋左傳卷之五 哀公下 四

轅頤知有己而不知有國故見逐而出奔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杜曰公與伐而不與戰艾陵齊地○參曰吳欲主諸侯故為魯伐齊齊之帥敗將獲皆由於郊賦佳兵不祥其事好還有國者不可以不戒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正曰傳稱衛莊公復之然則世叔齊蓋意在彌賈者也故情洩而被逐出奔

庚辰王三十七年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正曰田謂一井之田賦者兵車芻糧之總名成公元年作丘甲是以丘賦也計丘田賦十六井之田出二十五人馬牛芻糧視此而增已變古甸出二乘之制矣然猶不計其田也古者井出一卒準乎什一之法也魯自宣公稅畝什取其二成作丘甲增三之一猶未及乎什二也哀公時以丘出一甲為未足故又計田以賦之使一井之田出二卒焉馬牛芻糧視此而增比丘賦之法又增七人一丘出三十二人比古什六人之數為加倍矣蓋準乎什二也故不以兵名而謂之田賦稅畝者計畝而出稅也丘甲者計丘而出甲也田賦者計田而出賦也制既變而名亦變各從其所取而命之也謂多於什二則過矣書曰用謂其盜取於民也軍旅之征繁重極矣夫子曰以丘亦足矣言以丘已重也非謂其為正法也用田賦則愈重矣民何以堪之蓋魯勝齊而懼為彊兵之計也

春秋左傳卷之五 哀公下 五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杜曰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春秋不改所以順時○王氏孫曰是時季氏當國孔子與弔而季氏不繞孔子亦放經而拜是知當時不以小君待之矣○正曰孟子非夫人則不當見於經孟子見於經則知是夫人其不曰夫人者為其實同姓而例之也既不曰夫人則不可以言寤故書卒也其不書葬者魯人親先君不以禮葬之也或曰葬當書姓諱故亦不書葬子非姓乎既曰孟子卒何獨不可曰葬孟子蓋禮有所不備故不書也昭公娶同姓不可以見於宗廟故春秋深貶之聖人於司敗之詰則引為已過而作春秋則不曰夫人寤

經 143-211

其謹嚴如此

公會吳于棠皋

王氏係曰吳欲等盟非衛賜之言不可卻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正曰吳於此年微會所以視諸侯之從而欲主盟中夏也故公往會之使大夫歸而告諸侯明微矣故公使子貢歸之書以起黃池之會也

秋公會棠皋宋皇瑋于郎

正曰郎吳地也衛侯宋皇瑋何以在郎而公會之乎宋衛之從吳可知矣吳以強爭致諸侯之從春秋猶書之者將于吳以勦也至於吳不能善持其後大失聖人之望而拂其尊周之心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其不言二國會吳者吳人將執衛君而于貢解之其會不足書也故書公會以見之

春秋左傳卷之六 哀公十四年 六

宋向巢帥師伐鄭

參曰宋自雍丘取鄭師復伐鄭者三不至喪師于鄭不止也故書以為顯武之戒

冬十有二月

家曰十二月孟冬也宣十五年冬螽生與此記同左氏所錄疑非聖人之言也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密

參曰宋師圍密鄭罕達覆而取之其殺傷之殘為已甚矣春秋之末兩志取師傷主伯之不作列國皆殘民以逞也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正曰黃池之會單平公在焉而經不書者以吳晉止知爭先不知翼黃天子故沒王臣而不書也不列序而書及者晉實未嘗先會而先吳也猶先書晉者不改其舊也言及吳子者吳始主會也吳處蠻夷而可以主諸侯乎聖人不絕人以爲善晉固周之宗族而吳亦屬在諸姬均可以匡輔王室緩靖諸侯也故如其下先之事而書之以著其主會於一時其不書盟者言斯盟之未可信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正曰陳即吳而楚伐之再未得其志今乘吳子出會而伐之書以見其互爭之勢吳不能成乎霸也

於越入吳

薛氏季宣曰吳子不戒爭中國之諸侯而越卒入吳所謂無

春秋左傳卷之七 哀公十四年 七

遠慮有近憂矣吳子不共戴天之恥而求諸侯於外此越之所以乘虛而圖吳且因以爭霸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多帥師侵衛

參曰黃池之會既罷晉之諸卿不以失霸爲恥輔其君以修德息師復文襄之業乃各自帥師侵接近地之諸侯其志在於怙權自私故釀成分晉之禍也

葬許元公

九月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正曰自昭十七年星孛大辰至此八四十三年中間地震者

三諸侯散亂無統王室替靈益微是其徵也吳人奮心抑楚

窮晉不可謂非興周之機乃越人伎焉思啟封疆敗吳入吳是諸姬之靈中夏之憂也故人見其象邪亂之者者于東方下臨吳越之墟誠者知越將滅吳也聖人修辭至此觀東周之不可為故書以志世運之遞降亦由於在天而春秋將終不復悉著其事矣

盜殺陳夏區夫

正曰區夫之先微舒為楚所戮者也區夫為政於陳背楚從吳陳之權奸殺夏區夫以說於楚春秋稱盜所以誅也

十月三日

許曰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於二月三益見其重賦害民傷和致異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五 哀公 九

神十九年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杜預云盟曰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正曰春秋終於獲麟說者紛紛皆非為論也蓋不獲然其深意竟何在乎韓子曰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蓋聖人出也此一言可以思矣麟於此年見獲麟之生不知其於何日也生有異形性秉仁厚當春秋時道於魯澤不見稱於有識引為嘉瑞此何異生有聖德窮居僻處乎乃世運愈降世道益衰麟亦不能久隱畏約長存於世間於是隨就其之氣數出而見於魯人據傳所載仲尼知其為麟然後取史官因其取之而後書此所以謂聖人者必知麟也然休徵嘉瑞而以死狩間盛治其何日之與有越二年而尼

父亦終此詩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也戰國之亂更甚於春秋此其見端云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五 哀公 九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六終

江都郭裝校

先曾大父嗜古成癖甫食飯即棄舉子業而肆力於經學所坐處典籍環繞如擁百城其學一以篤實爲主家居以孝友稱刻意備行言動皆可爲法歿後當事採士林公論開於朝奉

旨入祀鄉賢祠所著毛詩集古序說十六卷正義或問亦十六卷申明纂註之義小序正義二卷論語參古今註十卷論語摘鈔十大疑前後著述共七十六卷而於春秋一經則博綜羣言取歷代先儒義長之說折衷一是至義有難通處開出己意以正之參之示有所宗而不膠於一故曰集古傳註書成藏於家塾鄉人士時從問難而借鈔焉乾隆年間

高宗南巡府江左右以

卷之八

一

召試起家者指不勝縷而公猶孜孜矻矻研討弗輟邑令孔公傳樞索而觀之謂春秋集古傳註允足羽翼經傳徑詳諸大府以進呈爲請先後經親雙兩學使面詢疑義條對無舛知爲宿儒而因循不果進後發回原書尙缺一部問爲兩江制軍雷去云公於易實時詣囑後人珍藏此書以待刊刻爲窮經助雲鶴自惟謙陋不獲覓是書之萬一特以先人手迹愛護有加逆籍後得睹

四庫全書提要摘經部春秋類一百第八卷即公集古傳註之書由兩江總督進呈乃知是書已達

天聽矣惟題作淮安人自係傳寫之誤此書蒙當代大人

先生弁以序言謂宜出家藏以公諸世而力薄不能付剞劂同治辛未謀於都轉方子族同年慨任是舉用敢付梓工既竣附識數語以明先世之苦心焉禱光緒元年仲春月上浣六日曾孫雲鶴謹識

卷之八

二



春秋或問序

春秋者夫子侍著一經以垂訓後世與天地相終始者也義例存乎筆削之間必待儒者之論說而學者始有以共明其旨苟或錯解其遺誤登徒在文字而已哉上以味聖人之用而下以平經世之方道學不傳職此之由乃自有是經以來左氏綴其事以為傳而大義固已顯然可尋已然記事之外自出論斷往往於經意有合有不合者毋亦有所傳者斯得其合而附以己意者未盡其通專首受遺經者且若此況後世之轉相傳述者乎無怪乎二千餘年之間治是經者多而貫是經者寡也愚不自量竊參究而粗有得焉爰著為集古傳註一編意存乎根柢有緣而說義有宗也鄙意以為祇求其與經意是而覽者或尤其與儒先違於斯亦極難爾繼而

春秋或問序

一

思之聖人於千百世之前作是經以訓後其必有以合乎心理之同者然則說經而果與經合當亦即乎人心之所同而前世偏蔽之言可立判於一覽之餘矣前世治是經者多醇儒故其議論可用者多然於眾說互見之中而獨取一說要必有所以可取之故此其有待於申明者也故設為問答以彰其所以合經之處而他說可無煩雜取矣前世治是經者不一家故其議論每出於凌殘守闕之餘或遇一條經眾說林立而究無一言當乎經意故必盡棄之而特著一解其所以必棄與特著一解之故尤有待於申明者也故設為問答以推明經傳之確義而摭拾相承之舊說不難割而舍之矣此或問一編所以附著而非敢強為曲解以自護賢欲並舉根由以其証也以此相輔全經之義例違礙者亦罕矣聖人

之精蘊倘由是而粗傳亦不枉窮年俛首之力也斯編所不載皆於義無可疑者故卷帙亦不繁重云  
乾隆戊辰四月壬午五河縣學廩膳生員 臣 邵坦序

春秋或問序

二

春秋或問卷第一

第一卷 自隱公元年至桓公十有八年凡四十一則

第二卷 自莊公元年至閔公二年凡四十七則

第三卷 自僖公元年至文公十有四年凡五十五則

第四卷 自文公十有五年至成公十有四年凡五十一則

第五卷 自成公十有五年至昭公三十年凡六十則

第六卷 自定公元年至哀公十有四年凡四十五則

春秋或問卷第一

春秋或問卷之一

御坦著

隱公元年

或問春秋首隱公之義先儒多以平王在位日久政教不行三  
綱九法盡散孔子作春秋撥亂反正始於是時以合孟子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既然後春秋作之語子獨以嗣立為  
言是大反胡氏首紉隱公之說而以爲首神隱公也果且於  
先聖者作之意獨據其確而不蔽於臆說歟抑欲於臆說平  
常之中而別出新異以動人觀聽歟答曰先儒謂春秋常事  
不書則春秋所書每於人所易忽者表而出之以示精義之  
至垂訓萬世則其首紀一公不應如諸儒所論泛泛然傷世  
無道而已也如但以世亂爲言西周厲王之虐不可謂不甚  
三川之震不可謂不凶況再世而後幽王復重之以昏亂乎

春秋或問卷一

是猶不足以動聖人之深憂乎若云周室東遷而雅詩不作  
黍離既降而春秋宜修則魯惠元年實平之三年其間下堂  
迎覲之事諸侯朝聘之闕皆足以寄褒貶也何不始於此要  
之孟子言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謂春秋所以繼詩也自有天  
地以來代有文籍聖帝明王道脉所傳昭然紀載至周而詩  
之興尤彬彬其可觀焉東遷之後又百年天子無採詩之史  
諸侯無貢詩之文至孔子而詩之亡百餘年矣孔子懼文教  
之遂湮而衰者終衰微者終微亂賊終無已時也於是因魯  
史而修之始於隱公蓋因隱公以居攝爲辭有君之實而不  
受君之名也夫子曰孰謂隱不當君也者春秋一書即托始  
於此所以扶而正之也以桓爲當立者是邪說也知其宜黜  
矣凡有國者以繼嗣不定啓篡弒之禍者視此爲鑒可也若

夫祖所逮聞之說既屬游談而猶用賢猶有詰命猶來朝之說更屬舉一而漏百也其棄九族不撫民之論又何其刻於平王而寬於幽厲也愚所舉出不書至以上等項實前人之所忽也

或問春王正月宋儒謂以夏時冠周月其為曲說固已屢經先儒辯解不待再論矣而以爲寫行夏時之意子亦不取何也曰行夏時乃夫子與顏子私論權制之語至筆削春秋則著之於公一以奉公爲主無暇他及也又問加王於正程氏端學以爲諸侯之史理當有王字似爲舊史所有矣而子以爲聖人之心法尊周之義與公羊大一統之說若合符契果且確不可易乎曰程說乃臆揣之見何不尋出他國之史有王字者以証之儒者滿懷雜亂聚訟安得不與乎

春秋或問卷一

二

或曰歸則節程子之說自應全載今刪去十數句文理便不貫經文惠公仲子四字極有意味如何全不說起此四字豈衍文耶且屢以已說列程子前位置亦未安 答曰經云惠公仲子是明列兩人也孔疏云遺則惠公因則仲子明白合經程子於二人中加一之字則是專賜仲子也經何難書曰歸仲子之賜乎若云不言惠公則妾之義不見豈稱仲子而不稱蓋又不稱夫人尚不知其爲妾乎胡氏云書名以見宰之非宰其義不允故暗用之程子云名啗以見天王不王實開穿鑿之門如何可用所以刪去也 斯集採用先儒皆依世次自說附於其後其間有列於前者或訓詁字句或係經本義先儒一端可取遂列於後爾如此條既有訓詁字句又暗用孔氏正義故列於前程子之說祇取其講天王的當爾

故列於後

或問及宋人盟前公殺皆云內之微者胡氏從之子獨主誰公何也曰此趙子所推之義例也劉氏微某氏夢得皆主之說春秋而不從趙子吾見其鮮通矣

隱公二年

或問紀子伯義不可曉子既從左氏經文何不改曰子昂作裂繡之字乎曰以子昂爲裂繡之字侯國大夫無書字之例亦無序於君上之禮時代既遠恐左氏亦無他傳記可據只曰繡而左氏者附會其解爾先儒駁之是也故寧從闕文之說而不從左以亂經例也

或曰夫人子氏薨三傳互異伊川文定取穀梁以爲隱妻今子獨斥穀梁而取公半以爲隱母何也 答曰愚著此書非止

春秋或問卷一

三

就一條解一條必合全經考之以觀聖人之書法如此條必合十二公夫人葬葬之文以審之其有書夫人某氏薨及葬我小君某某者皆君母也不然則君之祖母也惟定十五年書妣氏卒葬定如此則君之妻也解之者曰哀未成君故不稱其母爲夫人也於此知葬葬書夫人者皆自君尊稱之妣氏之卒猶在定十五年之內自定公言之故不曰夫人薨不曰葬我小君也以是數者例之此夫人既非仲子非隱母而何哉若隱妻則當云子氏卒矣此所以據經例而斥穀梁也 隱公三年

或問左氏經文君氏卒猶儒皆非之而以尹氏爲是子亦不從左豈非隨人俯仰者耶曰夫子既成春秋當時必轉相傳寫豈止一部而已公穀經文尹氏必其所傳者是尹氏也左氏

經文君氏必其所傳者非明明為尹而擅改作君也彼既誤以子氏為君仲子故遂誤以端闕為像凶事此尹字之下必有誤染如今墨枋之類彼遂誤認為君以解于解之此愚之所以不從君而從尹也然雖從尹實不可依諸家之解蓋春秋書男子之卒無有不名者秦伯勝子之卒雖不名然曰伯曰子則其為國君無疑矣惟書婦人之卒曰某氏此書尹氏卒諸家以生尹氏例之烏乎可也愚以妣氏卒例之知其為隱妻似非妄而謬解者況左傳又有公與尹氏歸之語乎但文既互異說亦紛紛姑關所疑可也

隱公四年

或問殺州吁稱人從公梁以為討賊之辭果且確不可易乎曰趙子甚明無庸疑也趙子曰凡作亂自立為君而國人殺之者皆稱人以殺言處所其棄不君之也又董子論楚人殺陳夏徵舒曰不與楚討也恐經亦有此意避借止亂之道但當時天討既不行不應聽賊之肆為暴放不得已而以討賊之義予人人也然必篡殺之極惡而後可其降於此者又不可渠論矣

春秋或問卷一

四

或曰衛人立晉公羊癸子釗原父家氏鉉翁說皆善何不採之而苦心勞思為此雲霧中語耶疑桓公有子乃是莫須有之事豈可指以為說且去其公子以明不當立程子之言也如何可以非之答曰公羊以下說者十六條皆說得一個不宜立愚若用其說設有人詰之曰晉不宜立將立誰耶愚何辭以對國不可一日無君古今之通義也完被弑州吁見殺其國亂矣不立君以靖之患可勝言哉欲追先君之命完

豈料其被弑而先適命立誰耶欲請之天子衛有大逆而王制不講於討又笑問其嗣立乎且即請於天子有不先議定立晉而後請之乎若然則依舊是立晉也若云請而立則夫子便不書立晉矣二百四十年書立者有幾乎故以立子朝例之而知其舍正立不正也桓公在位十六年何以必知其無子父被弑而子便不可立古有此制乎聖人書立晉文義已自判然范氏宵云立納入皆非正也片言居要諸說盈紙只遺得一個不宜立何以從其團團語也晉不氏未三命也葉氏夢得之確論也

隱公五年

或曰所註考仲子之宮皆先儒說過但未免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答曰融取先儒舊說意期於簡括如此條見晉者只因禮日之下無庶母一世祀之之語愚意以禮文不世祀三字已該得了讓禮禮三字凡一切啓後世借禮創立之意無所不包矣

春秋或問卷一

五

或曰獻羽之說孫莘老孫泰山劉原父程子皆善何故獨取胡氏答曰此集凡擇用先儒舊說必通前後審酌有一說足以該貫眾說者然後用之如一說無能該貫又不足以盡經意則取二說亦非平列二說也取其二意相足間有用三條四條者皆取其相足經意所應有也如舊說雖正尚不足以盡經意則自立數語以足之如經意久屬難通眾說無一可取然後參經考傳以創通聖人精義之權衡如此條獨取胡氏者以其數行之中諸說無不該貫也孫泰山借禮樂及滅用意有之矣劉原父用四倫祭羣公何可信也孫莘老之說

首數句包之矣程子之說後段無不該也惟有汪氏克廟又曰五行語語令人情使但此集意盡而止不能繁引權藉者斯集此其大槩云

隱公六年

或問鄭人來輸平左氏作淪子何以不從也曰淪之為訓變也更變前平而後修平語似支離即公殺作輸其訓皆曰墮也意亦未安以此知漢時皆訓輸為墮毛公訓詩載輸兩載不輸兩載皆曰墮也與公殺同與左氏更變之義亦且畧同如此似可從矣然從之於文義不甚順自宋儒以輸納為解於文義較妥故不從淪而從輸不從墮而從納也通輸委輸輸將皆取以車載送之義

隱公七年

春秋或問卷一 六  
或問厥侯卒不書名以為舊史書之其果然乎曰鄭衝請國敵體全經無書卒不名者厥國稱小雖赴以名而皆之之意不加焉故史存其卒而失其名公梁曰微國也其意是也或問中丘傳既用程子刪其完舊例如二語何曰經亦有書城而非完舊書案而非創始者其例未為確者故刪之

隱公八年

或問瓦屋之盟序宋為首家氏經翁以為實在宋也隱四年四國伐鄭胡氏亦以為宋主兵也子皆不從其職職參盟之說流傳久矣子並去之其何所見而使覽者無異辭乎答曰序法本有次第豈可誣經以立論乎四國伐鄭衛之謀也而經序衛於末蓋衛非君將不得先陳又班當後蔡故序於末非滅其罪也何得專罪宋乎此瓦屋之盟先宋許氏輔之論確

矣其言曰春秋之初宋公先齊序爵也其後乃以國之大小為次惟主會者為之矣觀此則以先宋起議者不誠為生事乎謹參盟之說於書曰起見孫莘老版之矣何用守其陋例乎傳稱齊侯卒平宋商於鄭則此盟齊為主也鄭不與盟而旋與齊合兵伐宋是齊淪盟而斯盟不足恃也書之者正所以譏之

隱公九年

或問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不諱公不幾與其他諱公之例有妨乎曰趙子確矣趙子曰莒小國若不書公則嫌於非公也屈禮以盟其卑者以病公也家氏說本乎此

或問隱九年十年齊魯鄭會防會中丘謀伐宋皆稱爵未衛入鄭則稱人豈非子三國之討乎而注無予之之辭何也曰此

春秋或問卷一 七

愚所謂凡會皆書爵也豈予其謀伐宋乎十年秋鞅帥師會伐宋稱齊人鄭人雖指將帥言其實與宋人衛人入鄭無異辭也冬入鄭又稱齊人鄭人何彼善於此之可言乎王命既不見于經則所書皆私相攻伐而已矣此所謂征伐自諸侯出也

桓公二年

或問會于稷以成宋亂春秋時成定弒君之亂者多矣若皆如此書之豈不甚明何僅此一見耶曰此言亦淺之乎視春秋矣諸侯之惡無大小經皆於會書盟以見之初無彼此明暗之異也如此既書四國會稷又言以成宋亂者此時宋國有亂人知之矣會者齊魯鄭衛而未嘗書宋也其地以稷而亦未嘗曰于宋也則安知其成定宋亂乎故衛經之曰以成

宋亂也則仍是書法之自然視其他非有增也洎淵會者十  
一國乃大會也若下曰宋災故明人孰知其以大會而僅謀  
宋災乎先儒謂春秋大義數十病如日星若此之類以是知  
先儒之於春秋有未逮也洎數十為類然則必以其他為未  
甚始也豈知聖人固皆一之乎

桓公三年

或問晉命之文自荀卿以為善先儒固多從之矣今子獨從劉  
氏張氏以為非善豈非苟以求異者乎曰此韓子所謂擇善  
而不精者也事出於正則以正許之何近正之可言乎聖人  
固惡似而非者也相命而信論其信果近於義乎若猶未也  
正春秋之所深議也方盟而即叛者春秋固貶之也盟不合  
義而能守者春秋亦貶之也石門之盟能不寒春秋豈許之

春秋或問卷一

八

乎今彼此相蒙而從善獨命之說則必使當時諸侯疾盟會  
如仇務晉命如寶動輒晉命而後可其事之是非姑置勿問  
而但期於信論遂成有道之世矣可乎否乎故愚謂命之名  
非諸侯所得行也即此已斷定矣況春秋之法比事屬辭此  
下雖無諸侯之事此上則公會齊侯于贏也公始立而會垂  
盟越則與鄭有好矣成宋亂則與宋有好矣盟戎于唐則與  
戎有好矣會于贏而且圖昏齊固深與為好而衛之交猶未  
固也齊故為公結衛而以之命衛侯衛侯亦無間言而倡和  
維均若亦以命齊侯此所謂晉命也春秋正以其不知所擇  
而干名號以安行何善之有

或問書有年之說乎乃不從程子胡氏於義果安乎曰自賈逵  
有異之說孔氏穎達已擊破之矣孫氏復之說更為允當其

說曰桓立十八年惟此言有年者是未嘗有年也書者著恒  
公為國不能勤民務農若是也而王氏惟台桓公十八年考  
之謂此以有年書見年為民之命國之所以存與聖人以天  
地為心之理甚是符合不宜有之說何堪令人間乎愚意正  
本此三人以為說而宣公大有年之書更極言之

桓公四年

或問料聘傳不用胡氏何也曰胡氏紛繁雜引非註經之體今  
故合張氏治趙氏恒而用之九十餘言之中經意已盡何用  
累數百言乎

或問四年無秋冬何氏程氏皆有說安知其非也曰此必有脫  
簡聖人何至削天時故用杜氏劉氏之說

桓公五年

春秋或問卷一

九

或問仍叔之子傳用蒙氏鉉翁之說少且賤者以不名為貶何  
謂也曰方譏世官非公選而復紀其名是命以官也故不書  
其名而奪爵之意所以貶也

或問大雩之書二十有一有異乎曰大約不出記災譏僭二意  
諸家之說皆善然皆不曰性命之文也是俗論也

或問州公如曹傳謂于公諸家皆非之子獨不以為非何也  
曰經書州公左氏豈不見之而猶曰于公與經左乎蓋必  
有于之稱而不書其為州公也故左氏稱之也若云在  
于即稱公則非矣以其為天子三公食邑于州故稱州公此  
與昔君密州傳謂之賈朱鉏一例

桓公六年

或問寔來三傳皆云承上州公如曹而張氏治又旁引證據以

通之子獨從程子以爲州公之召何也曰三傳雖有明文張氏治雖有証據然經無虛承上文之體況又問以年乎左氏云不返國不返國則書召也固宜來者王臣來朝之辭也或問特書子同生何也曰此聖人小天下後世以立適之意也嫡家備位定于初生禮也

桓公七年

或問殺鄆來朝書名趙氏鷹飛主一傳以失國爲言其果是乎曰葉氏夢得亦主此其言曰萬公之禮請侯分地處之而不臣然則書名以志其始居於此地宜也

桓公十有二年

或問及鄭師伐宋既云諱公則言戰亦諱敗之常何以知其敗也曰四會二盟旋與師而與戰內之惡顯然矣鄭突資其力

春秋或問卷一

十

以寡國旋挾魯而與戰鄭之惡顯然矣故貶魯鄭甚於貶宋也

桓公十有三年

或問紀侯偕魯鄭一戰而敗四國之師亦偉功也胡氏何以有幸勝逆禍之說呂氏大圭亦因之以立說子皆不用其議母亦謂其以事後成敗論人歟曰然兵刑禮樂國之大事聖人亦曰足兵足之何用乎齊合四國以來伐僞者謂紀當引咎責躬不然則效死固守又不然則上訴下告不可與戰如此則兵非禦敵之具而辭命有禁暴之能也吾見其迂濶而不近於事情矣紀之卒滅非此一戰之過也使魯桓而在紀侯何至有大去之事桓戕于齊而紀亦危矣此後日之變非今此之所致也經書四國敗績正謂其圖人國而致敗非謂紀

不當敗之也

桓公十有四年

或問五國伐鄭既敗而人之矣即不書以而序宋于首宋人之惡自見況宋非小弱又特書以何也曰所以甚宋也上年既敗于紀今復約四國伐鄭皆原於責賂之故是宋自欲伐鄭也故書宋以之若從列序之例宋常先諸侯者也豈不夫賢乎

桓公十有五年

或問突山忽歸立爲鄭君是曰昭公自此君鄭又二年而高渠彌弑之子何以云有國四月而已曰以下書突入櫟而知之也自五月至九月中間非四月乎厲公入櫟而書召昭公之卒不書四月之外春秋豈復成之爲君乎此統緒之法可垂

春秋或問卷一

十一

萬世

或問許叔入于許諸家之說如何曰無一善者蓋皆不知叔爲許君之弟之稱而嘉之賈之紛紛議論自隱十一年鄭莊入許取其國之半使公孫獲主守春秋不書滅不書取不書許莊公之奔皆所以存許而不予鄭之有許也蓋因許大夫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以弟攝兄許固有君也今乘鄭亂而逐獲入許始得正位於國都不書其名正以見其原未失許而今之人負其全業爾此聖筆之妙也

或問鄭伯突入于櫟諸說如何曰程子爲正而未言書入以見義不容也未免多事蓋凡有爭者皆云入何必逐一爲之說乎厲公前已君鄭數年今大探而又遇不能君之忽縱櫟非巖邑而已有得鄭之勢矣欲不成之爲君可乎胡氏繁稱遠

引彌幹弱枝等語徒衍說爾

桓公十有六年

或問二年兩伐鄭皆欲以納突而傳無定突之事經自此亦不

事何據以考其實乎曰當於書公至自伐鄭見之兩伐

鄭而一書至必有故事可言突曰此與忽分國而處也

或問冬既而傳書時張氏張氏以爲縱與下十一月同月亦

是建辰之月而書未畢猶爲不時何言之也曰杜氏以辰歷

推後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却節前水星可於此月而正農事

子侯此月而畢於此月戒事未爲不時汪氏克寬曰凡城未

有繫月者以其事非可月成也戒事於建辰之月而畢功於

建子故總繫以冬

春秋或問卷一

十一

或問衛朔當宣公未卒之時尚在幼小何能攝爾殺公子曰幼

小之人與母同聲攝爾或有之其後遂因此得立雖免眾

怒二公子逐之而立黔牟春秋以朔之惡當絕故書名以奔

桓公十有七年

或問黃之盟齊侯何以肯與紀盟也曰高氏聞言之矣是齊侯

之詐也

或問奚之戰我師蓋敗矣其不書公不書師爲內諱者毋亦內

有所曲耶曰既言戰以諱敗則沒內以諱恥矣其曲自然在

齊不在我也但不當復與之會深爾

或曰請諸之說子力辯之今日公卿大夫必請諸於天子又何

疑於蔡季之請諸乎啖陸劉胡邵氏諸備之說不可易也

答曰世武公盛德君子也猶在此時以前百餘年是又近若

不聞其稱爲武侯也請諸之說三傳無之始於啖子糜子雖

然所傳奉之備此一說不敢徇也蓋不敢信後儒之制古禮

爾紀載之中皆有鄂侯昭侯魏有文侯何據而知其請諸乎

必欲置秦本紀之所論論法而生端解經烏乎可也

蔡季歸蔡季所以書之之意愚之所以爲說者或且以發前

人所未發矣若然則經意亦止此爾又何取於請諸之說而

桓公十有八年

不能割而捨之乎以此知護殘守關之口急切難變也

或問汪氏克寬所論及與一字之義同爲允當然猶不甚醒冷

子亦何言之也曰及者兩俱可行之辭與者由公所舉以行

之辭公若阻之而不與夫人豈能往乎咎公之失其爲主也

春秋或問卷一

十二



春秋或問卷之二

莊公元年

或問單伯逆王姬左氏經文作送亦可從否曰可從春秋正名分別嫌疑之書也立文一無所苟者如單伯為魯人其曰逆王姬豈不嫌於魯逆之子又須分疏出來為齊逆之不祿得其半文而非全文乎逆者迎娶之辭此所以不可用也於此益見單伯非魯人矣張氏治謂築館在秋若王臣送王姬必俟館成後方至魯此言更誤若魯逆王姬豈有不俟館成而逆使人往逆乎惟是王朝送之魯雖未築館且館十內之常所於秋而築館于外以備與齊人接

或問王姬之嫁若於例當書則不止書歸齊然春秋歷十有二王王姬之歸于侯國者不悉書此書王姬歸于齊經意若有

春秋或問卷之二

特重者其說何也曰自單伯之送至此凡三書王姬欲知詳書之意當備考前後事迹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而戎桓公今年三月夫人又來齊與襄公宣淫此鳥獸之行暴著一時莊公之所宜切齒桓王之所宜絕滅者也今乃不知擇配之道以王姬嫁之又命被書之魯主其昏禮是非所以重大昏而善處其女也是若不知有齊魯之故而強使莊公親也莊公復德之志又不能堅而遂受命主昏故春秋備書以並著其惡之大者

或問齊師遷紀邢都孔疏以為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程氏迥以為逐其人而有其地今予以為並收其土地人民然則經何不曰取也曰此易知爾若取其地而驅其人地誰與制之且三邑之人又有何地以容之自古兼并者未有使于

萬戶地男俠女而他往讓出空地以與我者也胡氏曰徙其朝古曰遷三邑雖無朝然亦有都宮市肆齊以師迫魯之令改置他所不必悉奪之而可曰取也書之者所以善齊人之豐食紀也

莊公二年

或問伐於餘丘不用先儒舊說而從闕疑何也曰左氏不載其非無所據以為說許氏翰以為舍堂堂之魯國而用師伐於餘丘知莊公之無志然安知伐之非急務而為是言乎胡氏安國主二傳以為邑啖氏助以為未有邑言伐者是二傳未可主也且慶父之亂在三十年之後設此時所伐為援紀之故而伐齊帥之在於餘丘者以親屬主兵又安可以非之故凡無案據者皆不可以妄說也姑闕所未聞

春秋或問卷之二

或問書王姬之卒一經罕見此特書者二傳皆以我主之為言諸儒亦汎汎立說經意究何在乎曰此始卒備錄之意舊史只因其來赴而書爾禮弓莊公為服之說不可信也聖人修經而錄之者以其始嫁一年而旋死弗與鳥獸偕老為得其正而卒矣雖其自卒亦適合乎非嘉稱之義如其因襄公與文姜之事而葬之自殯其身則所謂舍生而取義者也宜其見貴於春秋王朝降其嫁遣魯人豐其儀節皆味然不察乎此也詩人稱其兩離春秋特書其卒其女子之德義並崇者乎註中雖未及此闕下即書會于禚應亦有此意

莊公三年

或問書溺不稱公子不稱帥師左氏云疾之將以其不稱公子乎則春秋之初固多不氏之卿將以其不稱帥師乎則

以為師少意何在乎曰溺固未賜族之卿此不待辯但齊既稱師魯不應以一旅會之況溺為下卿又無私乘此行又公家之事豈不與之師惟溺不知義而主謀會齊春秋疾之不言帥師若其自使 溺不當約魯不當以師助之也

莊公四年

或問紀侯大夫其國書法特異於其他國滅者何也曰此亦自然之書法也以為滅則宗廟尚存于師以為不滅則當書紀侯之名今不書名是亦亡國之君也但以其不待齊兵至而先去台乎見幾而作之義故予以亡國之善辭猶所云大歸于國紀本天子所封今又為王媿賊去依京師情理所宜春秋又不當明言奔京師以卑王室故但云大夫其國其所如之地蓋可知矣張氏洽之外孔氏劉氏陳氏傅氏陳氏深皆

春秋或問卷一

三

善獨其末句云異乎失地之君而不名為不合蓋原不知書名之例不足怪也

莊公六年

或曰左氏以子突為字孔氏程子多從之加名之說非也答曰古今命字者多有字子某故疏家見有子字遂以為字抑思春秋正名分之書君前臣名上有王人則是王所使也以其爵之卑恒不著其人若著其人豈得比於公卿而不稱其名乎稱名矣加子者男子之美稱也以其事之善故加子以貴之侯國之史書王臣體所可行也若王朝之史則不可矣杜云傅字非左氏

或又曰即從徐乾之說加名亦當即以子突二字為名何得云名突而春秋加子也今使加子於今人名之上順乎不順乎

答曰以今人口語論之固無加子於名之事然世遠年久一微官必無名字並傳于外史之事魯僖史但知臣當書名爾所以知子為聖人所加者以高哀亦稱子哀而知之也立文之際加一子以美其人自何不即於禮道乎非必欲其本君亦如此制也

莊公七年

或問恒星不見何氏休以參伐狼注為言胡氏遂因其法度廢絕威信凌遲之象之說于胡以不然也曰經不曾指某宿為言何氏何得妄稱宿自然是凡在天之恒星爾事應雖不可印板言之等於術士之推測然經所以書之之大指又烏可以置而不道也故自此至終篇凡異之大者皆有說焉

莊公八年

春秋或問卷一

四

或問此年三時書師先備皆以為諱公子獨以為非君將然則左傳公曰不可數言何以的知其非言之于軍中乎曰此處實微渺難尋無怪乎先儒之以為公在軍也但公在軍而書師則為變例經固有書及以諱公之例無書師以諱公之例也於此處特起一例則為曲說矣且病其失實今以經書夏秋二時正之知慶父之請公之答非親面之辭也我實不德數語乃詔命之體蓋命之還師也若在軍中言之則經現書夏猶在夏初至秋乃還足遷延三月公豈無國事而久曠於軍中乎自言之而自遲之此不近情之論也故斷慶父之請公之答於兩地則於經書夏秋既合而於書師正例亦甚安穩矣且遷之為言皆用之於臣下如士句聞齊侯卒乃還歸父還自晉若公出不書至而書還是蔑公也不止貶公矣聖

人豈爲此失實之事與無君之教哉

或問無知不稱公係先儒皆以爲胡氏子之不從何也曰春秋名分攸嚴斷無任意稱謂之理況衛州吁齊無知皆蒙先君寵愛之過待以不次未嘗授以臣職春秋豈得混加公子公孫而同於卿大夫乎

莊公九年

或問納稱子糾雖有左氏經可據然先儒從程子已固結而不可解矣朱子亦在兩可子獨斷以糾兄小白弟皆僖之庶子辨晰雖深切著明恐只可以備一說爾欲變前說未必能也答曰此等處非可以血氣用事也平心觀理與聖筆膺合而無間然後可以內愜於心已心愜而人心有不愜者鮮矣執三傳荀子史記而信之曰子糾兄而小白弟也此血氣之偏

春秋或問卷二

五

於剛悍者也執薄昭程子而信之曰小白兄而子糾弟也先儒辨証其說之是又且甚多甚悉吾宜從之此血氣之偏於柔懦者也惟執聖經而信之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糾固可以稱子也而後聖人稱子則前條亦宜稱子也況又有左氏經文可據乎經現子之而儒者不子之豈非悖經戾聖之說乎糾得稱子其爲兄也無疑此則平心之論非血氣用事者矣程子既不信左氏納子糾而又曰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既既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一罪也此等議論豈可測乎聖人豈有既明其不當立復成其爲君之理爲此莫定之見乎其他主其說者欲通之於論語管仲之功百般揄拾吾見其徒爲游談以惑天下後世爾

莊公十年

或問齊師宋師次于郕觀此書法是專罪齊宋也而子兼有罪

魯之意何也曰齊報長勺之憾而宋報二月之侵皆非無因而至者魯難勝之豈遂爲息爭已亂之道乎故書次書敗責有輕重而皆不得爲善也胡氏謂本其辭令二國去矣言之太易又謂偷擬積忿小人之道言之太過陳氏傳長謂如厥貉之次者楚霸之難此著桓之圖霸而未集志齊霸之難皆極泛濫之辭也惟劉氏微云責齊宋輕用其眾以致敗餽說爲允當

春秋或問卷二

六

或問蔡侯之敗繼起於見息媽則荆之肆禍於中國息侯引之也經沒而不書其意何也曰經所書者皆舉其重大而其細微致禍之由亦可以尋事考實而知之也如蔡哀侯止息媽而見之弗實是南面之君而狎侮戲玩蔑禮傷教有敗公之道焉息侯因小忿而輕引虎狼之國以入冠幾何其不淪胥以亾也故息之折而入於楚爲最先然則此役息蓋不足書也特書荆敗蔡師弱蔡侯以著其遷陵中夏之始焉或問胡氏所稱收滅諸例及孫莘老所分見滅者罪有三科合乎否乎曰其所論者皆有淵源故李氏廉備述啖子以爲胡氏本此今不可遽非之但善名之例未明於前代一誤無所不誤試以愚所纂集之例正之其不在取用之列者皆食不下咽者也即如公羊所云滅者亾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此二語豈不如嚼蠟乎國滅矣何善之有又何同力之可見乎

莊公十有二年

或問紀叔姬歸鄭杜氏既云賢之其曰初嫁爲文何也曰此不

可用也大歸曰歸復歸曰歸皆可以初嫁解之乎此條諸儒之說皆情而胡氏尤為完結然尚少繫紀一府當看劉氏敵之說而陳氏傳以曰存紀也國滅而復見善辭也何等精當

莊公十有三年

或問北杏之會齊侯而外四國皆稱人或者以為眾辭言眾與之也引曹南稱人城濮稱師邢丘稱人為例曰此曲說也曹南稱人貶與此同城濮稱師戰用師也邢丘稱人尊晉侯也何得妄舉為說此會之書聖人傷王道之衰楊氏所謂貶之于始確不可易獨書齊侯舉其王爵以示顧名思義之意正以愧其侈然自尊為伯主而不由於天子之命也何與之有呂氏大圭吳氏微之說皆善其他不可用也

或問柯之盟公羊所稱曹子事及史記所稱曹沫於齊桓公果

春秋或問卷二

七

可信乎曰此為可信其辭則粗鄙而不雅其狀則急迫而無文其事則荒忽而難稽全無君與大臣之度何可雜之經傳中

莊公十有四年

或問三國伐宋胡氏極口稱道桓公大約本程子意子願反之以為貶何也曰此春秋不白之冤也惟胡氏銓之說是其說曰惡其據諸侯以伐諸侯也程子云未嘗與大敵伐國舉兵可謂之不與大敵乎且一國不足而又會陳又會曹尚不謂之與大敵乎又云其據於諸侯亦寡矣齊亦東海之侯封爾安得賦於諸侯而以寡為美乎又云至于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彊致也案傳齊侯並無謀及秦晉之事何得憑空為此說是時秦晉各安其國各子其民齊以其遠而未嘗變動爾

安能使之不競乎三國稱人貶之至矣何將單帥少之云為之曲護其愛乎

或問左氏以單伯為王臣子何以知其可從也曰明齊桓之請於王譏不修其至而使之信行無意不到而說者猶多辯以為魯臣魯何得有伯爵之臣乎惟侯伯之伯可以父子同之若字若名則每人各異自莊元年至文十五年計八十年已經四世尚得謂一單伯乎既非一人則伯為侯伯之伯可知矣

或曰子必欲以單伯為王臣非魯臣與諸儒相反何也 答曰

主王臣者從左氏也左氏此處有取成于宋而還後單伯有因王寵以求昭姬既有事迹不可違也諸儒以為魯臣者據經文書會書至也愚以為王臣者亦據經文書伯不書帥師

春秋或問卷二

八

不書卒故的知其為王臣也一單伯不能斷何怪春秋之魯然而列于孤經乎若以為魯臣則會伐當稱帥師如單之會伐鄭會伐宋固皆稱帥師此不言帥師以王朝公卿視列國諸侯君將不稱帥師之義也且內大夫卒皆書于冊此單伯如是命卿則既歿矣而不書其卒何也即此失書而文公之時內大夫之卒無不書者單伯之卒又何故而不書再考春秋之稱叔季皆諸侯之弟也叔者其次弟也季者其又次弟也此稱伯是何公之兄乎伯長也既為長何不立以為君乎若云繫之以單則是單之長也魯之單邑在何處單叔單季又是何人所居何官而長兄得稱單伯乎越八十年又見單伯有弟乎無弟乎祖父之字可同乎不可同乎凡此皆儒者強作解事以能闢左傳自詡不知其流弊至于悖經亂例

愚故盡言以質之

或問書荆入蔡必有義例子但欲人考左傳而知其事何也曰蔡侯之事君子之所不屑也春秋亦但書荆之復爾蔡兩其誠意亦不書矣何說乎

或問經書單伯會齊侯等子鄆劉氏做據一會字極論左傳之誤子以為王臣來會諸侯亦可會果不嫌子內辭乎曰會之一字何傷內可用乎單伯襄遂會諸侯圍許和子來會公會王世子會吳于相會吳子向不皆云會乎劉誤以此欲成主會抑知書會正不欲成主會兩若成主會則當云單伯齊侯等會于鄆矣此乃齊侯主會而單伯來從會之辭也其推以為伯也若云左傳有誤試一詰之曰單伯不書卒經不有大誤乎吾知其必爽然失矣趙氏鵬飛憤從左而不悔者欲聞其說惜其不得聞說爾

莊公十有五年

或問三國伐鄭齊序宋下似未成乎伯之辭而范氏以宋主兵為言果足以盡其義乎曰傳云諸侯為宋伐鄭自是宋主兵但齊桓之世而主兵者即先序亦有不合會鄭既先齊侯此時亦不可以未成乎伯為言歟因鄭是附庸小國宋人憾之鄭出自和必有不禮於和之事而和亦憾之故從宋伐之然齊為伯國常有以平之今乃為之興兵釋私憾虐小國非義舉也故序法如此亦所以貶也

莊公十有六年

或問三國伐鄭序法並伐鄭同鄭之背會侵宋非但如鄭而曰正伯主所當治者何亦序齊于宋下曰宋鄭仇怨相尋齊桓

隨人俯仰非伯主所以請諸侯也故因宋主兵而序於齊上真伐鄭同意

或問同盟之書美志也公會之何故諱也曰齊桓多行不義而強魯使王氣遂微伯事始興春秋之所惡也莊公又主納子糾者故諱公之與盟於其始然合諸侯以同獎王室亦衰世之所倚賴也故列序諸侯而書同盟又不得已而與之之意兩者各成其是皆聖人之所見者大也

莊公十有九年

或問滕陳之說程子以為鄆之巨室嫁女子陳人結往滕之儒者多從其說子獨不然何也曰是膠粘于鄆講故生出此說其實此條經意陳所娶何國結所嫁何人皆不必論惟論其行滕事而矯命專盟非陳國之道既失臣子奉使之禮又啓

春秋或問卷一

十

鄰國聲罪之隙故書以善西鄰之伐兼由於此也孫明復得其大旨其辭義則無人指出故于鄆二字膠連上文以為滕之于鄆如此則愈求愈不可通矣不知鄆乃齊侯宋公所在其為會為盟亦不可確知大約謀魯也結滕之于鄆而適問其事遂矯君命而與之盟若不矯君命二君豈肯輕與大夫盟哉若知其為滕而往又豈肯與之盟哉魯君決無以盟事與滕事並命之理結即知齊宋之謀我亦當請復于寡君待命而行何專之若是乎愚以為滕陳人之歸讀于鄆一讀及齊侯宋公盟者盟于鄆也若是則于鄆二字仍注在下文聖人因連滕而書故挈盟地于上筆妙如是也其曰陳人之婦者滕必送至嫡所從嫡而往以婦為主故書法如此稱兩國稱夫人稱女皆非文也況其曰陳人之婦是陳人為子娶

者也若陳君為公子娶亦可如此稱也孫氏曰媵不當書故  
畧言之是也若以媵所娶之婦在鄭則齊宋二君亦似送媵  
者矣豈可訓乎若必欲過求以鄭為衛地陳娶于衛亦屬無  
據不足信也

莊公二十有二年

或問殺御寇稱人似為討罪之辭劉原父所以有病御寇之說  
三何以知邵氏之說為是耶曰陳侯在焉而國人得以殺其  
太子此豈晉人殺士殺宋人殺大夫之例其君不得自主者  
乎經稱人而有其文故變世子為公子是亦下賊上之辭也  
此邵氏之說所以為得也若疑御寇有罪則完固賢公子也  
而以御寇之黨逐春秋不書其奔則均之無罪也明矣  
或問是年以五月首時何休禮娶婦女不可以奉祭猶五月不

春秋或問卷一

十一

宜以首時其說如何曰此奉合不可信也杜云闕繆瑒明復  
云五月之下蓋有脫事是謂闕繆也

莊公二十有三年

或曰祭叔為王朝大夫非王命而來聘故不言使陸氏濟曰不  
言使者原其來意非天子之命爾今日祭伯之弟為其兄來  
聘又詆曰庸臣誤國何所據耶 答曰凡親來者朝也使入  
來者聘也故祭伯祭公之朝魯皆言來此書聘者以有使之  
者也若出於王使何妨書天王使祭叔來聘乎惟其非王所  
使故不稱使若祭叔自行則但言來而已又書聘者明有使  
之聘者也非祭伯而何哉祭伯使之何以不可言使自王朝  
而來曰祭伯使非統一于尊之義也知其為弟者王朝公卿  
視列國諸侯諸侯之弟得稱叔季祭伯之弟稱叔又何疑哉

凡此皆見春秋之書法情確不可易所以詆之為庸臣者趙  
子云王臣無與列國交往之禮也

或問荆人來聘諸家皆祖二傳以為進之子為抑之何也  
曰是時楚成初立侈然自志於諸侯之事先迎聘于上國行  
大國交往之禮也春秋若不抑之于始不幾於張蔡夷乎故  
來聘之書實與大國等荆人之稱名與齊鄭異汪氏克寬所  
謂不可言則來聘故謂之荆人實則畧之者是也而猶不能  
脫進之之說舊解之細人如此

莊公二十有四年

或問大夫宗婦注云左傳單提雙承何謂也曰首言公使宗婦  
說用幣是單提宗婦乃經之本意也下承以御孫之言謂男  
贄宜用幣女贄宜用果脩今男女同贄謂女同乎男贄何嘗

春秋或問卷一

十二

謂男女同贄俱見耶杜氏誤加俱見二字後儒遂因之謂經  
書大夫是大夫親書宗婦是宗婦親不知經書用幣止謂宗  
婦用幣不以大夫之用幣夾雜於其中其言大夫繫宗婦於  
大夫見其為有位者之妻也聖人每因微而示之以著即一  
用幣之無別足以啓無別之大患此經之本意也

莊公二十有五年

或問陳女叔之稱殺梁以為命大夫子以叔為諸侯昆弟鄭祭  
仲則以為名單伯則以為爵似不相符曰單伯之說據左氏  
也祭仲為名據杜注也此稱女而繫之以叔杜注以為氏則  
與仍叔榮叔之稱無異矣夫春秋道名分之書豈有侯國之  
臣儼然同于王朝大夫之禮若云命大夫例稱字則齊之國  
高固曰天子之二守也何不一稱字乎故知命卿之說誣也

君前臣名既稱陳侯則所使行聘者固當書名也今不書名  
杜氏云季友與原仲有齒二十七年經書公子友如陳葬原  
仲合此兩處觀之知是陳侯封其弟比於附庸之君違禮之  
大者也

莊公二十有六年

或問曹殺其大夫春秋首書專殺大夫者而不紀其名使人何  
從而推尋其義乎曰殺無罪之賢大夫而春秋紀其名旌之  
也陳殺洩冶是也殺有罪之大夫而春秋紀其名言罪之在  
也鄭殺公孫黑是也殺無罪之大夫而不紀其名以其人未  
為甚重而國君濫刑不可不成宋殺其大夫曹殺其大夫是  
也二十四年書曹亦事此書曹殺其大夫亦之忌嫉擅殺可  
知已

春秋或問卷二

七

莊公二十有八年

或問齊人伐衛乃奉王命何與衛俱貶稱人更無差別耶曰此  
亦自有輕重之權衡曰衛人及是責衛深也高氏問趙氏賜  
飛家氏鉉翁說皆善

或問三國教鄭此桓伯之始事也聖人既書教以善之矣而猶  
稱人似非美辭此先儒所以有將卑師少之說今予不用其  
議何也曰自有將卑師少之說而春秋貶損之例亂矣貶損  
之例亂而聖人作經之義隱矣桓伯北奔以來已有諸諸侯  
之號十五年間其尊周王之實歸安在哉今一會魯宋  
教鄭而夫子遂與許之不幾于合王室而與諸諸者乎況其  
教鄭一事始無王命而師無入觀于王告荆人逆亂之  
罪請命致討之舉則其約諸侯救鄭是亦但知歸功於已而

不計及於匡輔王靈之道也夫始不請命猶曰不及請也既  
而不告王正典刑是使天下不知有王而但知有齊侯矣故  
教鄭雖善而夫子猶必以大義裁之使人知勦功之狹不若  
王道之洪也孫明復以為自代宋至教鄭凡十一稱人以切  
責之雖不可易儒者見論語稱管仲之功遂附會以將卑師  
少之說不知論語已自有不必附會者天子既稱之曰如其  
仁如其仁之名固甚美矣何以又曰管仲之器小耶是知  
義有各見非為矛盾也

莊公三十年

或問次成之書從左氏無師字義固勝矣但杜氏以為齊將降  
郭故設備夫設備於境內亦非過舉何至書于經又何至諱  
公以示讓曰凡書者必有關於大故者也謂郭為紀附庸之

春秋或問卷二

七

國緣先年援紀之意欲以救鄭此論迂矣蓋紀且不能存鄭  
且入於齊郭何能獨立至今乎意紀滅之時郭因近魯而附  
于魯齊今欲降下之故魯駐師于成以備之齊疆而不能與  
之抗故聽郭之降齊爾然則降郭之書與滅遂遷陽同責大  
成之書不止與次滑同譏也以其久屬于魯而忽降于齊也  
故諱不書公

或問魯濟之遇左氏以為謀山戎故梁曰及者內為志然則山  
戎之伐魯主之乎曰非也不書及何以成文可曰公遇齊侯  
于魯濟乎此其所以不足信也

莊公三十有一年

或問來獻戎捷稱齊侯是親來也孔疏云獻者下奉上之辭遣  
者敵體相與之辭釋言獻捷傳言遣俘因其來辭見自卑也

以說以辭命來者果何主也曰經既言齊侯來又無使文非  
親來而何主氏保云有介功夫節之也故禮之而稱爵其說  
是也傳言遣俘者謂晉俘且無其禮况親來獻虜乎

莊公二十二年

或說梁丘之禮或曰大齊桓也今不善齊桓之執謙定伯而  
善宋公之執伯不亦偏乎答曰齊桓與宋公皆將欲劫也宋  
公請先見然則此遇乃宋公請之至僖元年而後會諸侯于  
盟此時不遽劫也殺梁云梁在曹邾之闕去齊八百里與  
注注在曹平昌邑縣不合蓋張大之也若兼美齊桓是無權  
而矣張氏博執謙定伯之說未免太獎以爵為序禮之常也  
或曰公薨于路寢但云以正終也恐非經旨啖子趙子胡氏范  
氏前之說皆善 答曰不于路寢既云不正其終既于路寢

春秋或問卷二

五

又不欲以正終了却如啖胡四濫之說豈莫于路寢之所致  
乎莊公有失於他處有因而說起可也

或曰慶父如齊之說劉氏飲張氏洽甚合情理何不用之 答  
曰劉張之說辯論繁多非注經之體故本二家告立君之意  
以明奸人之舉動如此蓋經以恒辭書之自當以恒辭解之  
張氏後段有齊桓明知慶父弒逆縱容歸國說成齊桓黨惡  
桓何以遂至於斯乎觀其於閔公請歸季子則許之仲孫高  
子相繼來魯姜氏惡極則誅之猶不害其為正而不論也慶  
父之如而歸弒逆之迹未著也

閔公元年

或曰齊人救邢諸先儒之說皆歸功管仲與論語稱管仲之功  
相合今又譏桓公立說不亦苛乎 答曰伯者渺渺之功若

不抑之於始是王霸之異祀為一途無惑乎識者識之也況  
狄忠自前年起至城楚丘而甲經意一聯貫去如何說得不  
相照顧狄今遇救而去再來幾至亡邢此亦有甚厥功

閔公二年

或問此歸于莊公所配何禮曰趙子得之趙子曰此歸于莊公  
蓋用禘祭禮物爾不追配文王也  
或問孫祁稱姜氏孫齊不稱姜氏說者皆以此較量輕重是乎  
曰非也姜為齊姓與襄公宣淫又孫于齊蓋言姜也此孫于  
祁何妨稱姜氏乎言係其罪已顯矣不待制姜氏後致夫人  
制姜氏明姜氏之不可致也

春秋或問卷二

六

春秋或問卷之二終

丹徒莊忠誠校



春秋或問卷之三

邵坦著

僖公元年

或問次新北救邢三國稱師左氏經曹師作曹伯今誰適從其義安在曰稱師者著伯事之有功也說者以為著兵力之有餘則專為譏大而書師於救邢無著矣自此以前凡無關於伯事者則先宋凡有關於伯事者則先齊雖有救患之功而險隘不足乎揚則書人以畧之此書師漸進之矣以為既貶之於始後此但就伯功而衡其輕重曲直此春秋用意之次第也左作曹伯下作曹師不成義例不必從也此條列序三國之師於伯無譏於次譏之於救則予之矣一事而美惡不妨名著也若執例以求則書師不得為君將然齊合宋曹以卻狄救邢且助邢城夷儀未可謂桓不在軍中而號令若

春秋或問卷三

一

是之捷且整齊也及其衰而杜丘譏用大夫此時方盛不當有此可無疑矣

或問會于權傳言謀救鄭鄭伯已在會矣何須救耶曰以所書之月考之知楚師已退也然諸侯之會以楚伐鄭而謀仍不害其為謀救鄭也蓋謀救鄭制楚之長策家氏鉉翁曰將伐楚召陵之師權與於此其說是也

或問公敗邾師繼會權而曹毋乃討其以大夫從會之罪乎曰此意無傳不可曉然言虛丘之戍則公固有憾於邾言將歸則因會權而後歸師公出其不意而敗之且擯之永不使與會以此告于齊桓亦未可知但既列于會而旋敗其師非恒小之道也

僖公二年

或問城楚丘請說如何曰大槩皆不離專封意若專封可言左氏所謂封衛者周屬之諸侯也則專封者眾矣諸家惟係明復不言專封餘皆主之不思方中之詩乃衛人所作其言作于楚宮作于楚室者固自序其事非序諸侯之力也春秋言城同言諸侯城之亦不謂衛不自城也但言魯助之城如三師擊齊而魯人全不自用力乎左氏言封亦不止此一處如復而封曹棄疾復封陳蔡復全其國皆曰封焉今除却專封不言看何等淡洽硬填一意經意隱矣

或問虞師先晉小國亦可先大國乎曰此春秋書法所以甚虞罪也既受晉賂假道又與之合兵取下陽故既先虞又書滅所以見滅二國者在此一舉故後此滅虞不書而但書執庚公所以戒人君之愾然於喪亾者也此與邾先鄭同為兵始諸家多以四國伐鄭先宋國夏曼姑圍戚先齊為說甚不倫也

春秋或問卷三

二

或問賈之盟據二傳似舉齊宋及二小國以包中間諸國矜言其盛子之不從與齊何也曰桓公積威二十餘年遠近服從者眾固於此盟見之然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桓公之德禮未至而得遠國之來以之成服楚之舉則可矣以之圖久安之計則未也故吾謂江黃二國亦昧於一來爾爾發於楚其因反速徒以與齊而不見聖人書二小國之意非却經者也彼曷嘗四方皆傾心哉注氏克寬云舉此以見諸侯之服從者眾是二傳之意不可謂其皆至誠者毋以解官意其說甚善

僖公四年

或問屈完來盟不言使先備以為權在完今何以陋之曰不言

使者因楚子不來故削其使以却楚仇也今言權在完則是  
獎臣之專也豈可以爲臣子示法乎既曰于師又曰于召陵  
分明兩地而公羊一之是齊桓退舍召陵以禮楚使之意從  
此漣沒矣故爲分虛之

僖公六年

或問新城之役亦是伐圍並書何云無誠乎曰春秋褒貶視乎  
其事既合義不必去其圍以失實也言圍正以見鄭之不  
服爾

僖公八年

或問鄭伯之盟曰杜氏以爲未與會諸家皆不敢言其得與盟  
惟注氏克寬言之今主其說確乎否乎曰孔氏穎達已言乞  
得其盟但猶謂既盟之後別與之盟未免多費周旋不得其

春秋或問卷二

三

實注氏克寬雖決知其得與盟而不能以逃歸不盟爲比觀  
言或未能了然也愚以逃盟乞盟兩處書法衡之則得與于  
盟釋然矣注氏謂不言如會是一證也愚謂逃盟亦後書是  
又一證也

或問用致夫人自劉向本穀梁立妾之辭以爲成風諸家並無  
異說今子獨主左氏以爲哀姜於心果慊然乎曰人生世間  
不過數十年爾誰肯竭心血以闡聖經乎無怪其姑從對說  
也愚於此條心力亦苦矣發明左氏無餘蘊矣諸家之說有  
不碎者吾見亦罕矣

僖公九年

或問奚齊見殺自是已立爲君春秋不成之爲君穀梁曰國人  
不子也今何以不用其說而主家氏乎曰春秋聖人筆削之

微權著筆之時固曰非聖人莫能修之而成文之後其義易  
知然猶有不知而妄說者如國人不子也聖人哉之以義一  
書而書臣父子之間罪戾無不各見其詳矣猶按其權於國  
人乎曰君之于雖不同乎世嫡遇弒即當稱君然亦承嗣之  
在喪者爾故愚謂弒君之變文也聖筆之妙可以思矣

僖公十年

或問卓稱君以踰年也春秋固有不當立者雖踰年而不成之  
爲君此又何說也曰踰年而不放之爲君者篡立之賊見討  
者也卓有先君之命有苟息奉命之輔豈篡立之賊可比乎  
張氏此條說得義正辭嚴無微不至

僖公十有三年

或問鹹之會左傳云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今經不書成周

春秋或問卷二

四

明年書城緣陵殺梁曰諸侯城散辭也范甯之注甚明安可  
輕詆爲陋乎答曰此會鹹之諸侯也一事而不序但以  
凡舉者一經之通例豈若會扈盟扈但以凡舉而前無目者  
乎穀梁曰有散辭也孰有之而孰聞之於諸侯二字上生議  
豈若於城字緣陵字上發議爲得其質乎

僖公十有四年

或問左氏有闕之說亦無足取何也曰杜云器用不具城池未  
固此皆微末之論非大義所繫且經現書城則非不具之

辭如道淵謀邇宋災既而無歸則經止言宋災故不言賑宋

災於此可見經意無不到矣如其有闕尚得曰城乎

或問春秋書杞部之事子皆以危亡之兆端言之不幾于彰魯

女之惡乎曰聖人之教以修身正家為先務故明君不使婦

人預國事今杞伯姬部季姬皆參預國事二君之所以正家

者安在乎故杞曰微病而即東夷部被祁虐而見越于莒始

卒彰彰春秋之垂訓至矣哉

僖公十有六年

或問公子友卒兼書季說者以為生而賜氏今子改為卒而賜

氏何也曰公子友原稱季若以為生而賜氏則其曰季子豈

賜之者乎但大夫卒書名曰公子友卒可也曰公子季友卒

則記注之時必非任意增加其出於君之賜氏可知矣若然

是亦既卒而議定之爾故趙氏孟何之說最為精確愚取之

以移入張說之內

僖公十有七年

或問滅項之書內辭也又有左傳足據雖有他說可無取矣但

諸家皆云公不在國權臣所為子獨以為前定乎其謀是有

公命也其果然乎曰用兵大事也公雖不在國或先有成謀

或乘伯主遠涉皆必由公命也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固謂其

出於公意也前年冬會進今秋夫人會齊侯于下齊侯之入

于外明矣九月公至自會公之後齊侯而歸亦明矣必言公

不知謀此時魯之卿未有不令之臣閉宮泮水之詩頌暨交

作豈可矣謂權臣專恣乎然滅項之書與宋人伐曹之意同

皆不畏伯主之辭也桓公之衰益見矣

春秋或問卷三 五

僖公十有九年

或問欽勝子書名註中所言書名不書名之意皆前備所未道

三年有前而云然乎曰據經之書法而知之經之所以號為

難通者莫大乎此此愚之所以不敢避借而特立諸侯書名

之例也縱一道破而豁然者多矣使有他據前儒寧不言而

待愚言乎

或問曹南之盟謂與北杏同議是則然矣謂兼以其卒致敗也

而議之果何所見乎曰聖經無雷同之筆故文簡而義類各

著若宋襄繼伯而不致敗也則聖人書其始伯必有以異乎

齊桓不僅僅以制伯為譏謂齊桓已見義矣後起者富有未

滅之辭今書法全同是宋襄更深有可譏者也

或問齊之盟胡氏謂謹盟會之始子謂以其引楚而與乎中國

之會盟異耶同耶曰同文定亦是此意但未說得出爾

僖公二十有二年

或問公伐邾取須句須句非邾有也何如此書之曰邾滅須句

公伐而復之故左氏以為禮經書取於魯不能無責也向

得為禮乎故高氏問使為我附庸之說得之

或問經書四國伐鄭無貶辭而左氏載子魚之言曰禍在此矣

是當時之伐鄭未為得也又何說歟曰經所書者只論天下

大勢不僅衡一時之利害也天下無伯鄭之歸楚如流水此

義之不可者也宋公雖被執辱志猶不推猶行伯者之事三

國之君猶能從之公義猶在故聖人書法如此豈有謂宋不

可伯乎

或問莊之戰宋公傷焉何以但書師敗績曰汪氏克寬得之

春秋或問卷三 六

說曰不言宋公收績猶爲宋諱辱爾若楚君傷則直書之矣  
僖公二十有四年

或問天王出居于鄭諸家皆有貶辭獨趙氏鵬飛以爲不得已  
如何取衷曰趙氏極論三傳天子無出之說爲非其言甚正  
但以爲於王無責則偏矣王不聽富辰之諫而使頰叔桃子  
出狄師以伐鄭其後頰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天子如  
播越在外復諫一失也用非其人二失也居尊不能制命欲  
使諸侯圖之三失也經書狄伐鄭而不書狄伐周豈非以召  
狄伐鄭爲已過乎書王出居非因狄難何由出居乎經書出  
居自是謂王出國都乃大亂之事若以不得已爲言則天王  
之輕身避難以存姑息之愛反爲合義之舉豈理也哉  
僖公二十有五年

春秋或問卷三

七

或問衛侯滅邢書名引朱子之言而駁之何也曰朱子見解此  
諸家又高其爲此說蓋亦不信滅同姓則書名之例然謂傳  
寫之誤則益滋後人之惑愚編考全經書名之義知此書名  
非關於同姓之故聖人之筆出於自然非他說所可夾雜也  
以楚虔例之一洗前古之誤

或問宋殺其大夫不書名蓋無徵矣何獨爲此說曰今年殺其  
大夫而明年楚人伐宋越一年而楚合諸侯圍宋前年傳有  
宋及楚平經不書爲宋諱也書殺大夫非晉楚之故而何哉  
若槩欲闕所不知祇見其不審爾

或問書楚圍陳納頓子說者皆謂一事其義安在曰公羊曰兩  
之也是兩意也經所書者絕無間筆皆有關於天下之大故  
者也前年書楚伐陳此書圍陳蓋圍而取服爾故二十七年

圍宋之役陳首從楚前年傳言城頓而還此書納于頓而不  
書頓子之名頓子蓋未失國也楚城頓而納頓子是遷頓爾  
春秋不于楚之遷人因故不書楚人遷頓而書納頓子于頓  
是置頓以逼陳非因陳滅頓而納之也如陳有滅頓之事則  
經必書之以他年書陳人圍頓而知之也然此兩事皆于王  
生事邀功彼因循秦師不及而爲此則亦非有成命矣  
僖公二十有八年

或問內殺大夫曰刺似用公羊語而意實背之何也曰彼言爲  
內諱實非經旨他國言殺者下有其大夫字則專殺之罪著  
矣吾史亦可曰其大夫乎若但云殺某人是討罪之辭也故  
變殺言刺則知非當殺矣春秋立文婉妙如此儒者或且謂  
恐無只些曲巧的意思何其多疑也

春秋或問卷三

八

或問執曹伯畀宋人據傳似畀以曹田據經似畀以曹君其何  
說耶曰專畀宋人以曹君不過宋人爲晉守曹君爾猶未足  
以激楚當是以曹君並所分之曹田俱以與宋人使收掌之  
然此時宋方告急楚圍未解安得遽以畀宋之君臣但以畀  
宋出使之臣爾爲詐於一時豈可終畀哉

或問城濮之戰晉書晉三國書師說者紛紛子置而不論何也  
曰於此起議皆不深考於經文者也戰在四月盟在五月一  
月之閒齊侯宋公在焉戰不書二君者二君以師聽命於晉  
侯躬不與行間也盟不書秦者秦以師助君未至也春秋皆  
據實書之有何異說楚稱人貶也貶楚則子晉矣

或問王所者踐土之宮也王來踐土勞晉侯策命爲侯伯春秋  
不書天王錫命而但書諸侯盟于踐土說者皆以爲諱子獨

以爲非何也曰若云諱則不當落王今日朝于王所則是不諱王之至也所以書于盟後者亦如首止之會先列序諸侯而後曰會王世子所以明尊也廢土之盟諸侯共爲盟天王何嘗臨于壇坫之間而曰諱耶傳言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經且不書謂敷書之辭不列王子虎也晉侯爲有禮矣王自處于踐土之宮何由書乎諸侯先以皆祭王室爲盟而後相率以朝王此尊尊之常禮也故吾史不必誇大之而但書我公之朝以見諸侯之皆朝策命不書亦如召伯廖賜齊侯命不書之義二君先自國伯王朝因而錫命非盛世之典章不足錄也故削之

僖公三十年

或問元咺訟君輒自立君不臣甚矣何以言衛殺其大夫曰元

春秋或問卷三

九

咺無臣禮固有罪矣原其始乃衛侯所使率叔武者既無厥命之事又無篡逆之謀固衛之大夫也衛侯失祭而殺叔武惡得無罪春秋所書極爲平允

僖公三十有一年

或問三十一年如取田卜郊三望之說一反前儒毋亦求異乎曰前儒彼此相蒙互有違礙不得不依經求據一洗違礙之處豈苟以求異乎或曰三望之說公羊最近理汪氏克寬尤明白曉暢若之何駁之答曰公羊從齊生議汪氏克寬釋之全不合僖天子之禮與經書猶字之義相去遠矣若之何信之

僖公三十有三年

或曰殺之役陸氏以權變禮之說今皆從之不可議也家氏

翁之說最精何不因之而別立迂論乎答曰此條經左殺皆作秦師劉氏胡氏張氏謬從公羊無師字遂致紛紛異說愚於此雖長篇多辭實非以口舌爭也按經字已至矣已僅十有二月葬期已定可加矣博其輕重以立言俱從左傳中看出以合經文稱人之義蓋是時秦師滅滑欲還非正來致伐者宜急盟之也晉之臣於文公曠時因其極有聲而言將有西師擊之必大捷蓋昔是謀者久故借以惑眾爾今一遇秦師至惟恐其或失之遂大起而敗之不顧葬期豈知無窮報復從此起乎若葬畢而伐之以取其成必無報復相尋之事矣晉臣以爲開隴之固蓋難圖也此皆急功謀利之私見且毒見也何得輕以聖人之所謂權者許之先儒之說可徇其名而信之乎高氏問論葬晉文公曰此見襄公父死未葬

春秋或問卷三

十

而尋于戈也一言而經意故然不顧葬期之說亦非愚之私言矣

文公元年

或問書天王使會葬錫命說者有貶辭子皆不用獨主家氏無貶之說何也曰以時事考之知所書無不善之意襄王在位二十六年僖公從齊桓有勤王之績一也又爲魯之賢君二也文公初即位尙未有可貶之事三也稱天王而不削非隆重之辭而何哉偏於此索垢求瑕非聖人尊王之至意也

文公二年

或問作僖公主三傳言不時皆以其緩也今註所云似以爲太早是前說皆不可用矣何謂也曰作主之時在聖人百年之前聖人何由知之以史官書于春秋也苟非駭人之事何以

記注于史冊間故吉禘于莊公作倍公主大事于大廟禘  
公皆魯所制見之事故史官謹而詳誌之聖人於此存而不  
削前後皆有深意豈僅曰時日少差而已乎吉禘之書權奸  
欺敵幼主也作主躋倍之書刺變禮逆祀也由逆祀者之意  
而推之實欲過崇其先君豈復有緩慢之處當作主而過時  
始作乎諸傳所述喪祭廟主之名曰於古必有所傳獨其所  
以合經者無當爾

或問垂隴之盟晉討衛也晉侯不在會士穀為盟主矣序於諸  
侯下說者以為春秋不與然乎曰士穀主盟自是一大變然  
謂序於下為不與則非矣禮當序於下爾雖序於下而主諸  
侯之罪自見此不待貶削而知者也晉襄亦大輕諸侯矣授  
其權於士穀而大夫遂自此專政矣

春秋或問卷三 十一

或問齊僖公一條所用皆先備之說果皆是乎曰此條前用趙  
氏匡吳氏澂後用趙氏鵬飛融成一片經意盡矣至大事以  
論言則劉氏敞之說也但其言或四廟或三或二既不恆見  
又屬笑亂諸侯之大事句脫去于大廟則空滑可憂矣不可  
用也世與昭穆孫氏并得之其說曰世與昭穆云者據父子  
之正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矣至于左氏  
子不世父之說杜注云僖嘗為臣位應下說得甚圓若謂即  
以閔為父則執滯而不可通矣

或問四國伐秦稱人子於殺之役既言晉當葬畢而會諸侯伐  
秦今晉會三國伐秦何以貶之深也曰非其時矣不有殺之  
師而會諸侯伐秦孰得而議之視彭衙之役秦師先動即於  
晉無貶今晉與秦成爲報復相尋之事矣有何義乎況又

有委政大夫之失大夫又苟有所得以爲功此其所以貶也

文公三年

或曰經書雨蚤與雨水雨木同義今云蚤飛過未遇雨而降  
非其旨■答曰凡言雨者皆自上而下之義水與木不能自  
動之物忽有于地則以爲天之所降也故曰雨蚤蝗也大曰  
蚤大則能飛即自上而下亦是從他處飛來不得曰天雨之  
也王氏樵亦曰蚤非上際之物今經書雨則以雨雹雨木來  
例之而知其不離乎雨也後段所引甚悉

或曰孫氏復說伐楚以救江太刻自當遵用四傳不必阿附孫  
說答曰此條最是難解竭力以玩經傳審思既久然後有悟  
見孫說較妥故用之於前而又不能盡經意復從公羊一說  
字發出此段議論若胡氏之獨遺一單既遺卻王叔桓公

春秋或問卷三 十二

張氏之不能諫討無君父尤非齊救本旨唯汪氏克寬既不  
能伐又不能教特起伐以救之文以罪之說得允當然其文  
單弱空滑令人無路腳處蓋此條經書以救江而明年江滅  
矣書處父帥師又三年而處父見殺矣誰知此意乎

文公四年

或曰書逆婦姜于齊聖人惡其納幣于喪中而成禮於婦家也  
殺梁之說最善不可妄替之■答曰稱婦爲有姑之辭不止  
此也何又生出成禮之說豈凡稱婦者皆成禮于外乎其曰  
親逆而稱婦宜公夫人成公夫人皆稱婦豈親逆者耶此曰  
何其速婦之彼亦可曰何其速婦之耶似此說這一面背那  
一面初出解經取可也傳之既久一指即破矣若左氏勉  
不行之說何從而破之先儒說他國來魯逆者曰逆者非

則書歸而已以志其禮之失也非此一証乎此何獨生異說乎此雖於禮之外

或問伐秦情晉侯胡氏謂不讓晉侯所以善秦伯說本程子張氏治又謂派罪晉侯不討楚救江子皆不用其議何也曰春秋夷貶豈有誦僻之理秦屢伐晉押住盟主以致楚狄肆橫秦之罪也今書晉侯伐秦分明子首謂其無失伯也何用別生異說

文公七年

或問扈之盟獨主吳氏激之說然則左氏公後至之說非乎曰雖有後至之事而經所書之意不在此也晉靈公雖在抱趙盾既立以為君矣猶當效周公負辰之禮奉以從會則春秋必書曰晉侯齊侯等盟于扈而不主書大夫矣既之盟書齊

春秋或問卷三

三

大夫以有無君也此書晉大夫晉有君而無君矣非趙盾之不君幼君而輒自主諸侯之罪乎故主吳氏之說而愚未後二語所以足其義也

文公九年

或問僖公成風之說自有弗夫人而先備皆因之孫氏復謂天子不能正而秦人能之劉氏敵謂母以子貴故妾母繫子為重以公羊杜氏兼賙之說為非謂母不可殺子下自子言之稱成則無庸稱夫人歸祧以死之先後為序不妨母序子下前說甚無謂矣曰似此種於一偏者甚多不得不正之

文公十年

或問狄秦之說子以未嘗狄楚被之固是然春秋之初亦曾稱荆非以號舉乎曰春秋所書惟憑告命狄之飲食衣服不與

華同其告命亦不與中國通凡書皆被侵者來告也故但書曰狄以其名爵不相通故從畧晉之亦所以辨內外也荆之始入春秋亦未與中國交通故稱荆以畧之若秦之入春秋固嘗稱秦伯矣從貶損之例稱秦人足矣何至稱國以為狄之乎聖人作春秋亦使人易知爾何至迂曲若此乎且即有狄之意而人或從而詰之曰秦固嘗稱晉則非狄矣今何以忽變為狄也聖人將何辭以對褒貶予奔在稱晉稱人不稱晉不稱人如徐如吳皆因其僭號寓以貶削之義至於秦晉鄭非有僭號之可貶也而亦有時不稱晉不稱人者皆因事制宜以示貶斥之義以為狄之則斷有不相假借者矣或問厥貉之次著楚之圖伯而未集何以知其然也曰楚以爵書者其圖伯也不書陳鄭會息不書伐宋而獨於中開釋一

春秋或問卷三

十四

次厥貉而書之用見聖筆之妙次者止宿之謂亦無名爰動之謂舉兵以出猶在半上不落之間非事有未集之意乎

文公十有二年

或問鄭伯之稱劉氏敵之說何以知其然也曰觀左傳序法何以悟矣先說太子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然後說十二年可知十二年以前太子已即位也如未即位其安于夫鍾何預于國人乎其言春鄭伯卒蓋有錯誤左氏欲敘鄭人立君故以鄭伯卒起之而不覺其年月之錯遂致許多不合經不書鄭伯卒而書鄭伯來奔于正月劉氏之說洵不可易

或問叔姬繫子不繫杞或以為未嫁為杞國夫人如何曰叔姬繫子之義有謂先君之女有謂時君之女甚至齊高固來迎叔姬不從左氏經文添一子字此等處可晒愚謂繫子者



見絕于彼國或不成彼家之婦以父母國言之故曰子叔姬也其有絕而不繫于者不終絕者也舍左而訟無怪其紛紛矣

文公十有四年

或問新城之同盟序諸侯而終之以趙盾家氏言春秋異之豈與趙盾主諸侯乎曰與諸侯之從晉也所謂春秋雖惡盾未嘗絕晉也天下大勢所關豈可以不序諸侯乎豈可以不書同盟乎晉侯實未與會不得不書趙盾書趙盾而其罪自不可掩矣晉靈己立八年尚不可奉以從會乎趙盾為有無君之心自扈之盟而已然矣

或問晉納捷菑一條既說貶人之又說善其不遂非中間又說秦納不正末後又說祁能以禮義節取頭緒毋乃太多乎曰

春秋或問卷三

夫

皆是經所應有之禮善人非貶而何善弗克納豈真謂晉力不能納乎以齊之疆而宋襄尙能納孝公何況於晉又豈謂祁之力足以禦晉乎謂其辭順也順非據禮義乎此晉人趙盾也趙盾不替阻秦之納雍平今身為秦人之所為而不可犯祁之順當時令狐之役豈非自己致之而又自己結怨乎春秋重立正故善弗克納以揚祁抑晉也

或問宋子哀子不以爲字恐屬臆揣其何以僣於人心曰士生千載下說先聖遺經而不能四通終屬臆揣無怪乎人之不信也但二百四十二年之時事景象非有左氏以傳之縱有遺經其不成爲黑闇之象者幾何矣謹按左傳云宋高哀爲蕭封人如其是字何不曰高子哀耶又豈有名哀字哀之理耶旋說以爲卿即說不義宋公而出可知方用爲大夫即解

位而去不可成之爲大夫矣若爲大夫既久豈復有可去之義此家氏廷翁所以有臨難苟免之責也彼特不知高哀乃不受位之封人可以去者爾聖人必不自亂其例書曰宋高哀來奔則是成之爲大夫而負罪以逃也書曰宋哀來奔則是成其爲宋賜族之大夫而苟免以去也書曰宋哀來則未詳其來省視耶來行聘耶來流盟耶書曰宋人來奔則又知其爲誰耶是皆不可豈不令聖人作難乎觀左傳自說高哀又說書曰子哀賁之也分明是聖人加于哀上如子突季子高子之子非子同子野之子也蓋不加子則來奔爲有罪矣何以表其見幾而去乎加子而去高又成其辭卿之志矣不如此解吾恐出門即面牆也

春秋或問卷三

夫

或問單伯如齊分明是魯臣往他國之常辭何得曰王臣耶曰如此說即斷其非王臣乎州公如曹亦可曰魯臣往他國之常辭乎  
或說齊人執子叔姬當主程子胡氏之言稱人者不獨罪商人兼罪舉國之人不討賊也曰凡執多稱人況執君母乎又生出刃議只是枝節爾

春秋或問卷三

丹徒莊忠棧校



春秋或問卷之四

文公十有五年

或曰行父如晉先儒皆謂四晉以求齊何據而云合諸侯以討之晉雖強豈能討齊乎 答曰左氏云為單伯與子叔姬故未見有因晉以討之意以體統言之晉為伯國齊有大惡義不當道而不問被言者來告之豈僅求其說人情哉若云不能討齊今年冬扈之盟非謀伐齊乎自商人弑君經書魯齊之事聯絡不絕直至盟穀而止豈可各自為說前後不相照顧耶

或曰宋司馬華孫來盟一條全與諸儒之說相反何也 答曰

稱謂之間乃其慎也我有事矣來盟者為我來也自我致之豈可直稱其君使稱其臣名而不以客禮加隆乎故以齊仲

春秋或問卷四

一

孫高子例之而知其稱華孫者自我稱之之辭也以上書如晉此書宋司馬而知其奉晉令盟討齊也又徵驗之於自稱其祖弑君之事必非無因而云然如此說來覺諸家之說如捉風爾

或曰歸放逐之說與諸儒不合何也 答曰諸家之說只是不

明左氏國故二字故舍其大而論其細國故者國之大故也且為齊魯兩國之大故而歸放逐不惟為孟氏謀也註中所用左氏杜氏之說而以國故為重孟氏謀為輕末二句叫明經意方合書齊人歸之之旨不然則但曰公孫放之喪至自齊矣徒依諸家之說差毫釐而謬千里

或曰單伯至自齊大夫被執則至經之常例也子猶以以為王

臣王氏謀張氏治趙氏鵬飛之說見之否耶 答曰三說固

見之矣莊元年已詳辨之矣此下復引齊二卿以証之管仲

曰天子之二守也經皆以名氏書有何不信於心乎

或曰盟扈不序諸侯左氏既云無能為故也又發例曰公不與不書何也曰趙子已非之不必復論聖人總諸侯之妙有可言者前扈與新成皆靈以幼而不出今一出而受齊賂不討罪若序則必自晉侯起是猶得為盟主也故總曰諸侯晉之為盟主淹沒矣家氏吳氏之說所以為精確也

或問來歸之義曰杜氏劉氏所說來歸直是子叔姬來歸爾今經文來歸在子叔姬上何其不察也在下者言見絕而來歸爾在上者言齊有使臣奉之以歸爾猶有尊國母之意不敢聽其自歸也用以自解於王與諸侯如來歸汶陽田之來歸不比邾伯姬之來歸也

春秋或問卷四

二

文公十有六年

或問以楚之力自能滅庸何又會秦人巴人曰觀傳未始叙秦人巴人從楚師是二國附楚以滅庸非楚會之同滅也春秋書二國之意見楚曰此得秦之助而益與晉爭矣

或問宋弑杵臼稱人或曰君無道或曰罪舉國之人或曰赴告不實指其人故聖人懸案以懲惡將主何說曰罪君無道而弑人是於弑君者有知辭也失經意遠矣罪舉國之人誅之不可勝誅也亦太寬矣懸案懲惡似聖人不能核其實也後之人更無從而核矣惟以為凡與弑者皆有罪則懷惡者可不寒而慄也設有能舉法者黨而盡誅之亦不為過矣

文公十有七年

或問四國伐宋稱人陵氏之說如何曰彼云不命之卿例書人

非貶也誤矣微者稱人次卿亦書名苟庚御缺非平諸侯有  
貶亦且稱人况大夫乎謂當貶於會不當貶於此時傳云  
簡立文公而謂此非可貶之實乎會歷之不序又以貶其君  
也

文公十有八年

或曰齊人弑其君商人一條說得未甚合法不加胡氏孫氏汪  
里之說為得也 答曰此說宋弑梓曰書法同然雖與弑謀  
而元不與弑則此條但當以微賤名氏不合登於史策言人  
字與書宋人文同而意異也三家之說一曰自以私非討賊  
也一曰誅亂黨微於此人字透出助商人弑君者一曰齊人  
因惡商人而微其幾也皆牽合無理

春秋或問卷四

三

初阻進臣之謀至冬而以應君命見殺臨有公冉務人之諫  
不足以動其心此其忠貞為何如春秋以諱國惡而不得書  
書卒又不足以顯之故從諱君弑之例而沒之苟不表而出  
之非闕微之義也或者猶欲指其失吾見其廟中所得者無  
有矣

或問弑賊庶其左氏直謂太子僕弑君吳氏微卓氏爾康一云  
以字當作之字一云以已二字通用皆因其與經意不合故  
如此說甚為明通子皆不用說左氏誤聽而記之仍是欲廢  
傳矣何以言之曰二家只顧欲改以字季文子之言如何改  
之此皆照近不照遠之論也季文子與魯僕同時尚且謂其  
弑君况左氏乎可知因國人以弑紀公是當時實有此傳說  
一入季文子之耳遂不察而信之爾使加察焉既與國人合

謀國人焉有不立僕者何用純實以奔乎聖人於察者而  
能察之故書國以罪當國大臣而釋僕之無與也

宣公元年

或問稱婦妾為罪破厥子不然其說矣此何以用趙氏鷹飛之  
說末後亦有此意乎曰經固有文同而意異者諸家皆如此  
說亦無害於義如書即位是也故即依此例以用之  
或問邾子來朝朝嗣君也經未書他國之朝子何以知朝者非  
獨邾也曰近魯小國如曹滕杞薛固皆朝魯豈有嗣君立而  
不朝者乎今此年不書他年亦不書故知非不朝而不書無  
甚見義處故不書爾書知者以起十年有爭也

春秋或問卷四

四

此益見筆削之妙書棠林不書北林是扶晉抑楚之意  
宣公二年

或問大棘之戰孫氏復說惡鄭趙氏鷹飛祖其說高氏張氏皆  
言罪宋以前年晉宋書人之意觀之高張之說亦有理何以  
獨主趙氏曰鄭受楚命以伐宋向有可揚乎鄭人報怨爾豈  
誠討宋罪乎高張之說不辯而知其非也胡氏只論稱將稱  
師累數百言何與於經豈有不用師而二將相搏者乎謂  
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故敗獲並書吳敗六國之師又書二  
君之滅亦可曰與師等乎牽引高克得臣為說甚無謂也  
書趙盾弑君者盾有今將之意諱於事後董狐斷之孔子因之  
惟胡氏此段得其平餘皆未善

或曰用胡傳刪去司馬昭弑高貴鄉公一段而聖人歸獄於盾

誅千萬世亂臣賊子詭計獲免之心隱矣 答曰義盡於前  
段而復引史事以証之朱子所謂作對策者已註經者只  
完其本義而觸類旁通則以俟乎人之自領也故直經之  
或又曰所論越竟乃免之意將欲為趙盾出脫耶趙盾劉氏  
做朱子呂東萊孫莘老諸大儒皆以左氏越竟乃免之言為  
非孔子之言辯之極明今反以諸儒為不達而妄議不亦悖  
乎 答曰正欲勘倒盾罪非欲為盾出脫也三代而下識古  
書之正偽者韓子為稱首固雖樂望於諸家如左傳所載孔  
子之言惟此條及河陽條真是聖語餘皆未確趙子劉氏所  
以駁左氏者自己語中尚且有疵況能駁倒左氏乎二家只  
照越竟而還諱仍是未明越竟二字烏足以駁傳言此一大  
儒尚且如此何況其他此一案歷代有辨紛紛盈紙大抵皆  
未看透聖言爾

春秋或問卷四 五

而猶謂不可免乎孔子筆此條一因董狐孤之言尚有可替  
乎然亦有越竟而不能逃弑君之名者許止已進藥矣君飲  
之而死止遂奔晉此雖越竟不能逃惡也豈趙盾之謂乎翻  
駁此條者向其息口  
宣公五年  
或問高固逆叔姬何以不當繫子也曰他處繫子皆見絕之辭  
如齊君舍見弑則君母失位矣故經其為內女而繫子此處  
繫子殊無義例莒慶來逆叔姬何不繫子乎若左氏經無  
子字徒增人疑亦無從而辨之是宜從左下文繫子者以其  
未及乎三月廟見之期也諸家未說到然經書逆書來必  
不專為高固娶許之是非而書繫子於夫廟見之婦以著昏  
禮之所重以訓天下後世此聖人作春秋無微不至者也  
春秋或問卷四 六  
或問宣公之編楚伐鄭者五或稱衛或稱人諸家無甚妥適子  
皆依左傳說之經所不書亦牽入之可乎否乎曰傳既有之  
說來皆成義例始見聖人筆削之妙音自靈公以來伯業積  
衰楚五伐鄭皆書而不削危諸夏之意可見矣  
宣公七年  
或問黑壤之會不書盟諸家皆主謹見止之義為說子獨以為  
賁晉成公而不書何也曰晉成為會于黑壤亦是感舉鄭伯  
新附王叔桓公來臨修禮諸侯復振伯業之時也乃不勝其  
貪忿之私執辱兄弟之國終以取賂是向足以宗諸侯乎不  
書其盟一為公不與而諱之一為盟不足恃而削之也  
宣公九年  
或問晉成公立七年春秋並無美辭今會扈伐陳旋卒于扈事

雖可予然亦未終事矣何為書乎曰累年所書皆楚狄肆橫之事伯統之不絕益亦如綫矣而首成臨終忽然一奮身死是役豈可不一書以見伯統之猶在晉乎然書卒于屈則書會書伐亦為卒起之常例也首成之事業仍在不足數之列也

宣公十年

或問濟西既本魯田取不云我歸云我者何也曰舉先祖之上田以行賄我自割之不當齊云我矣若云我是猶有不能自置之意齊人果強奪之乎今齊人歸田以示恩固以為制在彼矣然其質本我田也我不當與齊不當取尙足以示惠乎一我字直判齊魯之罪惡矣呂氏大圭或問說不言我見內無惜之之意是則然矣說言我見內有欲之之意未為得解

春秋或問卷四

七

胡氏說相親愛惠遺之意更隔一層以之說歸可也汪氏說我者私己之謂皆出於相與之私語更腐矣

宣公十有一年

或問辰陵之盟書爵書盟是成楚伯矣何謂非予之也曰楚莊疆盛威迫二國以盟聖人書事書之在楚自謂為盟主矣在春秋則未許其為伯也前者主諸侯盟而不復叛然後成乎伯既盟辰陵矣今午入陳明年圍鄭是二國從楚而旋叛也惡在成乎伯也故聖人書辰陵之盟以變諸夏登于楚乎說者求其書爵之義而不得遂將討夏氏牽入抑知楚伐鄭及櫟鄭子良白云不願信而從楚以盟此盟又安得信也

宣公十有四年

或問此年書晉侯伐鄭與襄公伐衛伐秦同辭然傳稱告于諸

侯蒐焉而遷則伐鄭亦備爾何足于耶曰傳不言示之以整使謀而來乎晉師敗于鄭當將疑其不敢再出矣乃以伐鄭告諸侯而整軍經武自如此晉侯之氣方自此始奮也豈必待其窮兵掠地而始知其可畏耶聖人方惡夫承戰者故伐楚次陘則與之今首景此舉何不可予耶未幾鄭人果懼而從楚之志亦不甚堅矣故楚使于晉過鄭亦令其不假道以試之

宣公十有七年

或問險道之盟有謂盟討齊者子以為繼事何也曰諸侯往闕道之時豈料齊侯不親至乎故知同外楚者正事也說者又謂兼盟討齊若然則明年春之伐宜五國同之矣何故僅一衛耶卻克怒齊請伐之晉侯一再不許矣尙得謂此盟為討

春秋或問卷四

八

齊平惟晉微會而齊侯不親至使四大夫聽命高固又及欽孟而逃歸則齊之慢已甚矣晉於是解齊人執三大夫明年存借衛伐之齊侯會晉侯盟于楡已結此案矣鞏之戰又從伐魯敗衛而起非緣此謀也說者不察爾趙氏鵬飛家氏鉉翁所議皆正

宣公十有八年

或曰左氏云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先儒皆以為善之今必欲搜求之曰此長亂之道非靖國之計持論不已列乎 答曰左氏斷語固皆有據然就其所見之變禮而斷者有矣就其浮文末節而斷者有矣如斷宋司馬見殺司城來奔曰司馬攝節以死司城效節于府人而出書以官皆貴之也司馬華孫來盟亦謂其官皆從此等處登經意乎如此書還書奔當若

竟危難之際豈徒違其禮文而已哉抑倣之問關係不細故詳書以見逐之者之罪而陰謀定者亦不免於貶也且公于遂以協謀弒逆而得位實歸父與之召終而見逐亦足以彰其罪矣

成公元年

或問齊師之盟以大夫而仇諸侯非善也今反以為善其能不善乎 答曰諸家說大夫不得仇國君皆常論也斯盟當切時事以為言成公喪未及期可毋親出求晉援以禦齊楚又目前之急務善卿又無仇晉侯之勢盟固不嫌也宣十七年同斷道之盟此亦棘尋盟也昔齊楚而從晉是為反正君在喪而大夫出盟是為權宜可以免於貶矣

春秋或問卷四 九

或問新築之役衛師將侵齊傳無救魯之文何以云將救魯也 曰齊師伐魯而衛師乃出若非志在救魯則師出無名甚矣 衛非齊敵而侵齊益攻其必救以解魯困也魯衛同斷道之盟宜其相救衛世子臧又從晉伐齊衛固不憚於仇齊也經文不言交兵之由而但曰及齊師戰齊之帥師者誰耶其象上文齊侯伐我北鄙也明矣

或問蓋之職內古四卿皆舊有四軍耶曰胡氏之說是其說曰當此時舊制猶存一民尺土皆屬於公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而滅孫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行使於軍中預議爾木不將兵此論甚善

或問諸說如何曰諸家皆從婦人笑客起見將國家大務置之不論成何修聖左傳不云乎以救魯衛道師舒亦責齊侯伐

魯敗衛侵伯國諸家何憤憤也

或問書及之義云何曰曠曰及戰盟曰及盟自是文法當如此極論其義不過著四國之以力服齊爾齊肆虐於鄰國不當以力服之耶若云以德思難遠得之於春秋時也胡氏云反以晉及之不成可以因作及之耶

成公二年

或問公會四國伐鄭左氏曰討鄭之役也今用高氏自去冬說起是討其從楚以伐衛似與左傳不合曰鄭從楚以伐衛其罪當討自去冬之役說起是為切近但鄭之從楚自鄭之役始謂之討鄭之役亦可也書伐而不書敗存晉伯抑楚鄭之意皆可見矣說者猶以宋衛未葬稱爵為言蓋不知除年稱君之義也

春秋或問卷四 十

或問此年鄭兩伐許一稱將帥一止稱鄭儒者有狄鄭之說子既辯之矣畢竟不稱將帥作如何解方為義之安曰夏稱鄭公子去疾冬止稱鄭可知仍是去疾帥師也聖人從畧書之惡鄭可知矣

成公五年

或問蟲牢之盟用趙氏鵬飛之說予晉能合諸侯然則諸家責九國不奔于喪而為會之說不可用乎曰喪在十一月安知其不於本月已赴天王之喪耶但於次月即為衣裳之會是為不賊故孫明復亦責之然春秋之書同盟皆關於天下之大故同心外楚鄭既來服即不容少緩須臾此趙氏之說所以有合於書同盟之正義而胡氏本程子說以見其皆不臣趙氏恒駁之曰非特為此而立同盟之文也說甚平允

成公六年

或問立武宮左氏所論先備皆非之何也曰左氏原無可非杜氏誤釋為武軍又引楚子邲之勝為先君宮告成事之言以謂其解遂成備者之議豈知左氏所言立武宮未嘗不以立武宮之意欲以彰其武功也借用立武二字正左氏巧處何嘗謂李文字案武軍平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氏豈不知為武宮之宮而於此以為武軍致後備非之乎凡此皆左氏不白之冤也

春秋或問卷四

十一

或曰梁書救鄭書以善之自是不易之論何為別生異說答曰此條未嘗不善救鄭也高氏開善的直截胡氏將統角之過聯過而以柔隱入講則非善救鄭之本旨矣家氏分出先後庶幾清醒而以統角與柔隱平說又從欲賊者說起是亦因左傳之所詳而誤於立論不察經之所書與所不書之意也

成公七年

或問晉用申公巫臣通吳以罷楚宜吳兵去中國而向楚矣此其伐鄭何也曰記吳之始用兵今年秋巫臣請使于吳此時尚未通吳也其稱吳而不稱將帥孫明復曰惡其僭號也蓋僭號則稱謂之間宜有以削之矣

或問將言猶二望而先言不郊作此一見杜氏謂間有事故書不郊范氏謂言不郊以起三望此說相沿久矣子獨從時月看出不是如此說其果然乎曰左氏云望者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是望因郊而舉故傳三十一望三牛書猶三

望皆不繫以時曰此書在夏五月之後則其特言不郊非泛設以起下文是魯人因屈傷牛角之事並收錄之邲亦不行而又以其時三望也諸家徒費周旋皆不參考於時月故爾或問五國之君既救鄭矣復盟于馬陵疑其責也春秋書同盟何也曰傳言晉服于馬陵疑其責也春秋書同盟何也曰傳言晉服于馬陵疑其責也春秋書同盟何也曰傳言晉服于馬陵疑其責也

成公八年

或問侵蔡之役侵楚獲申驥侵沈獲沈子指初傳稱其從善有功亦偉矣經止書侵蔡不書二役子謂未足以為功何也曰晉方來言歸汝陽于齊諸侯自此離心紛紛用兵以侵人又未能服楚何足錄也此所以獨書侵蔡也

春秋或問卷四

十二

殺也曰信莊姬之譖而殺之未為國刑也況連殺二卿雖有罪不至於此聖人聯駢書之不稱及不見兩俱有罪之義著晉政之日非也狐趙二勳晉國同休戚之臣文六年狐氏出奔此年趙氏以譖誅晉之股肱廢矣欲毋失伯得乎

或問三傳說勝于以為似皆不可信何也曰去古既遠說得無甚証據有一不可信則其餘皆不可信矣說者固謂送女曰勝左傳異姓不勝之說先儒既非之公殺一嬰九女之說又安見其必可信也衛晉既勝齊又來勝齊豈爭犯非禮而勝之聖人書三國來勝豈專為齊人不當勝而書之故三傳說勝存而不必深論可也以為賢伯姬故書其事說得有理是亦立教之意也

成公九年

或問經書記伯逆叔姬之喪家氏因疑無子而出之禮孔氏不喪出母之禮由此推之禮文之不可信者多矣似未可訓子承取之何也曰春秋聖人之精義存焉由春秋而推之知其不可信此家氏之特識也彼眾人雜記之下所得有淺深所傳聞有真偽何可遽信豈奉為律令也

或問同盟之書一也有能合諸侯而書同盟者此易知耳今蒲之盟諸侯信不可知亦書同盟者所以有惡其反覆而書同之論子之不用其言何也曰同盟之相保盟之得者也同盟之旋叛盟之強同者也故書之無異辭其信與不信則存乎盟主之行事得失爾當其時固不禁其用同盟之禮也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知其無濟也范文子所言乃強制約束之辭此盟視羸牟馬陵相去遠矣

春秋或問卷四

吉

成公十年

或曰書晉侯者左氏以為太子州蒲啖氏非之曰若然失禮之甚經當有貶既無貶文蓋傳妄也子何以信左氏之為實乎答曰左氏之所記聖人之所書其不合者安在乎晉景在厲疾中立太子為君未聞其為羣臣之所為也非晉侯命之而何故攝君以伐鄭事畢晉侯若愈太子仍居儲位不愈則遂為君當伐鄭之時信如啖氏將如何書之書曰晉世子則現受父命為君矣書曰晉子則晉景未死其不可也必矣其云當有貶文者如何施之然此一事其咎不在啖氏仍在杜氏彼誤云生立子為君父不父子不子故啖氏因謂失禮輕議左氏豈知制命者晉侯受命者太子名正言順何謂父不父子不子也因疾為此適合權宜聖人因而書晉侯彼一偏

者其通權應未及此故為異說爾愚於此事參之於求醫之於辛巳至丙午知病在膏肓之晉侯必俟醫于國中必不能扶病而行伍太子又非有奪之私其稱晉侯也宜哉人或疑此事不可以訓後愚見直觀聖人之神通廣大以為千百世而下苟能如此之至公無私則不妨生立子為君也正以權示人而垂訓萬世權豈易言哉

成公十有一年

或問周公出奔晉左氏云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杜氏解云自絕於周書出以罪之今云書出奔言背君也是罪在周公矣又云周公無大怨是於周公有怨解又云等于天王之居鄭語太不倫其故何也曰說春秋者貴平其辭則義理自通不可有所軒輊於其間如自周無出何緣而有此說蓋因

春秋或問卷四

吉

書王子瑕奔晉王子朝奔楚皆不言出故傳言自周無出是時之天下周之天下也負罪而奔亦無所出不書出者深罪之也知不言出為罪之深則知言出者尚有可復之理也何也天王居于鄭亦云出豈謂其不可復乎三公為天子股肱有居中輔佐與元首為一體之意故其奔亦得言出故云等于天王之居鄭其書出既與王同與逆亂之瑕朝異則其背君之罪猶為差薄視王命復之之愾是猶不絕其歸也自絕于周之說豈經意乎亦豈左氏意乎

或問瑣澤之會傳與經全不相合儒者所以有據經非傳之言今用家氏鉉翁之說亦只說晉楚為成如何浹洽曰儒者之非傳皆由於誤讀之過彼將鄭伯如晉聽成連下會于瑣澤讀之則經無鄭伯且其非傳也今將鄭伯如晉聽成讀任下



兩言方是解經則經傳各得矣觀書不仔細遂出悖言惡乎  
可耶宋曹門牙之盟四國之大夫也聖人削之矣鄭伯如晉  
晉侯朝于其國中也經不當書矣魯衛晉侯于瑣澤外地  
晉侯之待晉衛視鄭伯為優矣其所以會者申成好于諸  
侯也諸侯兩事晉楚實由于此故家氏曰其殆實兆于此書  
之者不與晉為此會也是為得解

成公十有三年

或問獨書公如京師豈他國之君不道過京師耶獨書公自京  
師遂會諸侯伐秦豈他國之君侯公于外不自京師而西耶  
曰吾史也書公如京師則是朝于平若書公及諸侯如京師  
公及諸侯自京師伐秦則定旅朝天子受命伐秦得禮之大  
者諸侯果足以當此乎彼但知有伯主其朝于亦但因便道

春秋或問卷四

圭

而行此禮豈可以久不朝王之諸侯遽予其不誠朝者為得  
禮而容無貶損乎故但以吾史而書公之朝以見諸侯亦朝  
也以吾史而書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以見公不專為朝  
王諸侯亦莫不然也存朝王之禮責不朝王之罪皆見之矣  
有說不書朝者失之遠矣劉康公成肅公皆與伐而不書亦  
異於尹單之伐邲矣家氏之說是也

成公十有四年

或問公子喜伐許而敗似可不錄此其書伐許何也曰許之所  
由遷鄆屢傷之故也子罕為國重臣而輕議起師以挑釁是  
春秋之所責也雖敗而鄭伯復伐取許申叔之討許曰此而  
明年遷葉楚亦伐邲非子罕之咎乎

春秋或問卷之四終

丹徒莊忠誠校

春秋或問卷之五

邵垣著

成公十有五年

或問製齊公孫歸父之弟而公子遂之子也其卒不稱公孫謂  
稱仲說者不一何也曰此易知曰公子遂卒稱仲遂其子卒  
如之何不稱仲製齊則說者徒自擾爾

或問成之會傳云討曹成公也然則同盟之書豈止為討曹伯  
乎曰觀晉厲之舉動似不安於晉楚為成而遂已者故伐秦  
而歸復為此同盟所以約束諸夏之國也故執曹伯以示討  
罪曹宣公從伐秦而卒其太子被殺宜討賊也左氏但就所  
行之事而記之不及推明同盟之本意今說經者不可不知  
之

或問宋殺其大夫山不稱氏果聖人削之則凡有罪見殺者皆

春秋或問卷五

一

富削氏矣何僅此一見耶曰此特筆也與夫人孫于齊不稱  
姜氏同彼惡其同姓宜淫此惡其同姓殺害左氏言背其族  
此之謂也又問良霄之罪大矣何猶稱族曰彼惟罪大故不  
稱大夫稱族無他說也此稱大夫與規君之賊不同矣故止  
去族以明其害公族之罪也

或問列國會吳既云吳為周之族姓又云以客禮待吳何也曰  
此諸國之卿特會吳也彼所求於吳者重故不憚遠而往會  
之吳雖同姓實隸蠻夷與中夏諸國非有歲時相見之禮非  
有同方岳相朝會之事一旦出從前所未有合諸國往會之  
非有主客之勢乎但曰吳者稱君爵則似諸國之朝朝宗于  
吳也稱吳人則似以尊從卑之辭也故但曰吳使人知其僭  
號之不可稱也春秋稱謂各極其妙往往如此又問結吳罷



楚重臣說謀聖人亦許之乎曰權事之宜尊周損楚既為急務則斯謀固有取爾

成公十有六年

或問 子會伐鄭子乃大反前說何也曰前說之不善厲公之惡也 故姑勿論其他即厲公一身有書有不善可以見春書之惡矣 秦不書劉成若以為善則伐秦何善之有伐鄭書子若以為不善則伐鄭何不善之有伐鄭既善則書子子為善之可知矣前說何憤憤也

或問 曹伯歸而不名有碍於一經之通例今以自京師為言於經不加一字而義已明矣此說從何得來乎曰春秋愈說愈惑者莫大於書名以罪之之說如曹伯負芻謂之無罪可乎今反不書其名又何以解之愚於書名之例既言之矣此條

春秋或問卷五

二

之下又詳註之聖人之精義不昭然在目乎若自京師而歸亦書名則入朝者亦謂之失國也可乎

或問 舍之于若上幽之乎抑竟之乎曰執而寬縱之惡無此情事必待改館而後見禮之禮故晉惠見獲始舍諸靈輿既而改館晉侯饋七年焉今舍季孫于若氏既而釋之不即盟于若上而盟于扈焉

或問 假未為卿何亦稱公子曰假賈公弟若不稱公子不見親屬之義故陳世子禦寇可曰公子成公弟假亦可曰公子又問 刺之為義諸家皆主假有罪為說今獨用吳氏未知確否曰假為姜氏所指若圖大事者豈肯如此輕率故知公子假無與也因姜氏一言而輒殺之豈有當乎故無論先名後刺先刺後名皆在不諱之例惡用刑之過也

成公十有七年

或問 此年兩伐鄭皆曾王臣以行先儒之說豈無一得乎曰高氏閔姚氏辨牧之說皆善但皆不脫杜氏一假字則於經不協矣假之善聖人必不如其意而書之今除却假王命之說而用其餘則於經意有合也

或問 公孫嬰齊卒于鍾張十一月既無壬申然則此壬申前月乎後月乎曰若以為後月則公至而嬰齊亦至不得卒于鍾張矣若以為前月則現書於十一月之下穀梁云致君而後錄臣陸氏謂駁之謂失編年月之實公羊云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劉氏駁駁之以為嬰齊已為大夫不待于其卒而命為大夫自愚論之駁者皆未是如陸之說拘於紀月先後之例豈有君已告至而大夫猶後死於路之事若謂病積在路則

春秋或問卷五

三

傳所言固猝然而死也如劉之說硬添為大夫字於公羊語中則安知公羊之所謂待君命果是待君命為大夫耶抑是待君命史官以書耶以後月丁巳朔正之此月定無壬申謂是史官待君命而書之雖在公至之後實按日而可稽非執簡在路書之必循其序也若依一家之駁則此條萬不可通矣若云經有誤字則又支離不通之論爾

成公十有八年

或問 州蒲見弒不稱臣名疑於深淺其文何也曰書僂主弒既無首從之可分韓厥又弒三子不能事君是此外尚有人也稱國以弒言自當國大臣及其黨與其弒其君也書一人不足以該之故稱國大臣僂國稱國而其罪自見矣非深淺其文以諱其人也其人孰不知之乎

襄公元年

或問問彭城紫宋左氏謂逆書以成宋志劉氏謂不與楚之等其地趙氏謂正名分說皆有理何不於魚石復入之時即紫宋乎曰彼時彭城為宋之有人皆知之既云宋魚石復入則彭城不待言宋矣此時已為楚戍所據魚石等所居宋人請諸侯之師以圍之是欲獲叛臣而復得故地也未幾彭城果降五人果禽則不但空名紫宋而其實亦復為宋有矣故必顯紫之宋以正先王之封域見春秋之予奪焉

或問代鄭次鄭與上圖紫彭城自是兩役何用分別言之曰因胡氏聯說着一遂字似說成一役故特為分別言之

或曰註中窮兵遠略不能得楚之服義無足取三句不合聖人美其得問罪之義答曰以鄭之師侵楚及陳傳既有之不如

春秋或問卷五

四

此說何以見聖人筆削之妙乎而獨者得為純王之政矣

襄公二年

或問侵鄭之役經先言宋何言齊殖實為乘伐鄭之謀曰侵鄭者以其伐宋也經不著宋帥之名而獨著衛帥之名前此衛侯速卒鄭人侵之今此鄭伯喻卒晉合宋衛侵之衛豈不以師從而實殖獨書名可知晉宋之將非鄭而衛獨使鄭彼固有所憾於鄭之伐其喪而欲報之而不知其失禮之罪大也故春秋推見至隱以責之所以重責制而教以忠厚也

或問兩會于戚不言侵伐終之以逐城虎卒予之之辭乎曰自是予之之辭春秋惡攻戰今設險以扼鄭制楚亦計之得也故趙子曰城虎卒可以安列國息征伐非強取他國之邑而城之之比也趙氏鴻飛之說正本乎此

襄公三年

或問同盟三國之說如何曰皆備者稱立之辭于洗王人亦與盟何不曰同盟耶此王臣與盟之說非也盟以結信何盟不惡其反覆耶此惡其反覆之說非也今以為大盟而兩主得用之又分異時異地與否之說則與一經之通例始合而書重辭復之俗說方不得此入矣單頃公奉王命而與於同外楚之盟與尹單會伐鄭正相照應何嫌之有彼時鄭不服而王臣與伐此時鄭服而王臣與盟又當天子新即位杜氏說又何疑乎

或問戊寅之盟既用趙氏鴻飛之說又刪去闕穀梁大夫專盟之說何也曰此不待闕而知其非也故刪之

或問苟蓄伐許用趙氏鴻飛之說有不與之意何也曰張氏治

春秋或問卷五

五

譏其欲速甚得經旨故用趙氏之說取其意同而詳明也

襄公五年

或問取之會序吳于列胡氏以稱人為進之公羊謂吳人云則不辭于皆黜之何也曰謂之不辭則是聖人祇順辭順而稱吳人也何為道名分乎如此見識安可以說春秋吳使大夫來聽諸侯之好其大夫自應從曹邾之例而稱人列序于會非往會于近吳之境何得云會吳也進之者俗說也非為主之說更支離也或又問何謂雖盟而不固曰傳言盟而經不書則知盟不足善矣成陳之命亦非良策鄙人與會旋滅于莒皆足為悼公累也故削而不書

襄公七年

或問七年冬書陳邾事諸說如何曰皆未為得解左氏杜氏趙

氏之說俱在故據以釋經意不必他求矣否則差毫釐而謬千里

襄公八年

或問鄭侵蔡用王氏沿之說毋乃太深乎曰觀子國之子產曰爾何知則鄭之秘謀非王氏不足以發之

或問邢丘之會書法如是參差何說為善曰諸義無不包於左氏矣杜氏預杜氏謬陳氏傳張氏洽皆善而卓氏爾康九精確其餘皆非也

襄公九年

或曰盟于戲會于蕭魚桓文以降於斯為盛先儒皆善之子何信鄭人反覆之言以為要盟也答曰鄭人當向說要晉人不能掩其口非過信也知武子說姑盟而還可知此盟不足恃

春秋或問卷五

六

矣况既盟而復伐之晉人之義安在乎悼公三駕而後服鄭聖人于戲且書同盟以見其為義舉也不書至以著鄭之未深服也

襄公十年

或問晉悼於此年春會吳夏滅偃陽伐秦秋伐鄭冬戍虎牢毋乃太多事乎曰此晉悼復霸之規模也東結吳以撓楚所以益楚患也楚患吳則不能致力於鄭矣西却秦以弱楚援則楚不得恃秦以伺病諸夏矣南伐鄭以討其從楚之罪雖未能得鄭之深服而主謀從楚之三卿已被盜殺往年所城之虎牢叛兵屯戍以迓待勞故鄭懼而請平雖楚救輒至而鄭復為楚然而疲勞已甚矣此知武子之詠之一驗也

或問何謂說者論鄭論救皆傷于鑿曰諸說繫鄭之義皆不如

左氏之平其曰晉將歸焉蓋合鄭及晉平而言之故曰言已得鄭也當鄭及晉平之時豈得不謂之鄭虎牢乎書於救鄭而爭鄭爾何善之有說罪諸侯者固非引救陳陪說者亦生事惟陳氏宗之嚴氏故隆說皆妥協

襄公十有一年

或問作三軍之說不用胡氏專用杜注何也曰周禮大國三軍不待引時為証也此胡氏之說所以為泛泛也杜氏注與左傳合孔氏正義疏解甚明陳氏宗之更清白何必他求乎

或曰以齊世子光為仇將必列光於眾小國之下方為不仇禮乎恐未有此意答曰此指燦若列眉睨如指掌世子出會必書其名以在會諸侯無大小皆南面之君也君前臣名禮之大者光初會于戲會于祖皆書于末此得禮也繼會于虎牢

春秋或問卷五

七

列滕薛小邾之上則漸進矣此會于北林列莒邾之上則大進矣悼公右之光偃然受之仇亦甚矣此不能善其終者也呂氏大圭程氏端學皆言及此若謂無此意聖人豈信手書之或又曰以不書諸侯為有齊世子光之故恐亦非經意答曰會盟異時異地而不言諸侯者以有不可概言者也王臣在會與世子在會皆不言諸侯聖人稱名之謹其精意無不到如此愚為之顯之其孰不謂然哉又孰不知禮之當謹者哉

或問蕭魚之會不用程胡之說而獨用趙氏鵬飛豈以其詳畧異耶曰程胡之說非但畧也其言謂鄭不可信說鄭太無狀其言悼公推至誠以信鄭又言至誠誠之能感人何言誠之易也晉悼竟可以當至誠乎晉悼復霸其類能任賢和戎息

民肆楚服謂之功亞桓文則可矣謂之至誠焉乎可也桓  
桓之誠而仍使東政齊天子光復時之徒而降其序列然  
則節亦純鮮左見者爾節與會伐而文書會諸家皆以為序  
節之辭是楚不敵救晉之制楚有功矣節之從晉非復子  
期之徒謀國能民者矣子展前人言姑從晉以紓一時而猶  
懷從楚之志者哉故隨即使行人具書告絕于楚而聖人之  
書法亦特異曰會于蕭魚見其已集事也曰公至自會見其  
會為成事而不必以伐致也

襄公十有一年

或問救台人卿之說全不用舊解何也曰春秋明橫逆抑烈暴  
惡首惡者也晉人數伐我東鄰暴亦甚矣諸家何憤憤然責  
宿也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故吾邑也吾人

春秋或問卷五

八

取之已非今又圍台又將取台也若非宿救台而兼破其鄆  
則苦之暴橫何日而已乎左傳言取其鐘以為公盤未嘗有  
罪宿之言亦未有取鄆之說備者又何據而云宿取鄆也若  
依公穀安說公不得為政使公得為政將讓台于莒乎云惡  
季孫宿將害莒人乎此等惑人之說不悉除之皆聖經之累  
也故思之為說惡莒人之以小城大自取其禍也明此義則  
各守封域足爭寡怨矣

襄公十有四年

或問向之會齊宋衛稱人據左氏云亦如伐秦林注謂情慢不  
攝今云三國非卿於何見之耶曰左氏於伐秦傳帶言之亦  
非有甚確據彼不濟溼可云倚今會吳人何情之可云耶既  
無褒貶之可繫則稱人即非卿爾非卿而序鄭上亦非甚微

人也大夫而已

或問伐秦之為是於何見之耶曰傳言報櫟之役晉方服鄭于  
蕭魚春秋子之素人旋與救鄭之師敗晉師于櫟其撓弱國  
為春秋之明惡可知已故伐秦為是而不濟溼者為可貶也  
襄公二十一年

或問蔡公子處無楚何謂蔡人固與楚曰彼不能安於蔡者以  
其為變之母弟必知謀也不奔晉而奔楚祇知有楚也家氏  
謂履不與兄同志書所以貶故云然也

或問陳黃出奔書弟說者或云罪陳侯或云罪黃無可去之義  
今云黃忠於公室與華元奔晉同何也曰左傳所載出奔情  
由最為明白言非其罪也又記其嗾於宮之言甚是忠實夫  
復何疑

春秋或問卷五

九

或問庶其書名傳皆言重地又言三叛人名子獨以為常例何  
也曰春秋於小國之大夫例書人今以地來奔可曰知人耶  
故必書名紀裂繡宮慶半更皆是也然書名而不氏視大國  
之卿有辨矣何前此皆習焉而不察也

或問商任之會傳言錮樂氏果然乎曰然許氏論曰是時列國  
無事晉無所發政以承會諸侯則知徒以樂氏信不誣也

王氏樵曰樂益實奔楚楚非晉令所行也然則合諸侯而錮  
之何益哉蓋益入楚必歷諸國還而求入亦必歷諸國晉知  
益必求入故預約諸侯使皆勿容其踪跡所向以杜其還爾  
襄公二十有六年

或問澶淵之會書得如此差異左氏之說劉氏說既以為不足

信今以爲重貶良霄果於義爲得乎曰如云母公則良霄亦當書人矣惟以書人爲貶則良霄亦可知矣公亦可知矣宋後至始當依次而序今序良霄於其上是上會者右之而書之仇不著矣良霄後爲亂於此會見其微故夫子修而書之如此教後世人臣以禮自守以良霄爲鑒也

襄公二十有八年

或問無米之書以爲當遇災而懼何也曰梓慎言之聖人豈有異乎乎歲星過次宋鄭必饑陰不暄陽地氣發洩大旱之兆今觀春秋所書八月大寒魯亦遇旱豈止宋鄭乎

襄公二十有九年

或曰公在楚之說公穀董子胡氏皆言今獨用高氏而又節去

春秋或問卷五

十

昭公數語恐未合經旨晉曰仲舒爲公羊之學故本其存君以爲說忠孝隱惻之意溢於言表胡氏又本其說而暢言之固足以垂世而立教矣愚寧非人情乎而故異之也但此書公在楚與昭公在乾侯不同昭公失國襄乃朝楚公在乾侯一國之辭也公在楚天下之辭也天下忽分爲南北大義不可一日而不明宗周不可一日而不懷無從著義則亦已矣今春王正月公如楚未至故特書以表之見公之所以闕朝正者身限於異域也所以明楚之不可朝者至矣所以愛戴於其主者亦至矣故曰天下之辭也諸儒之說爲公在乾侯言之可矣以其書法同而亦以此言之惜其不審於時勢而泛然以出也公如晉見止者有矣臣子獨不當思之乎故不用董胡之說而刪去高氏昭公辭語殺梁閔公金氏賢非公

杜氏陳氏非常之說庶幾近之

或問杞君來盟稱子以爲貶止晉先儒皆不敢信人以爲此也曰聖人因事立文明善與貶左氏於此屢有說矣桓公一身稱子稱伯文公一身又稱子稱伯若不如此說寧聖聖如此此外耶當勿復疑

或問吳札來聘說者紛紛今以數行盡之果無漏義乎曰此秦伯使術來聘無少差異何得別生臆說但秦欲撓晉爲春秋所惡吳欲撓楚爲春秋所與爲不同爾

襄公三十年

或問殺侯夫者尹言多劉毅等五人何爲坐殺於天王不幾失實乎曰景王已立二年僭括於此時謀亂欲立侯夫尹劉等欲殺侯夫以絕其望必告諸天王即不先告既殺而王安之

春秋或問卷五

十一

則是王欲殺也如何不曰王殺至子瑕與括履同奔則是同謀也其罪自不可掩矣湛氏若水又爲交讓之說誠爲生事或問蔡景書葬一反前說何也曰前說皆無據之言何可從也說春秋者據事以論其義據例以申其旨有不合經者辭矣如賊不討不書葬者所以責臣子討賊也今雖臣子爲逆豈無諸臣與鄰國之可責而遽書葬乎胡氏反謂遍刺天下之諸侯豈不舛歟聞不書葬以責討賊者矣未聞書葬以責討賊也今故據蔡景之事與葬魯桓之例說此條前說不爽然失乎

或問澶淵之說一符左傳又增出宋災爲細故之意何也曰自入春秋以來皆大會盟大征伐然後動天下之衆矧有是非在其中以寓其褒貶今晉平昏愚以無關霸政之事輕煩列

國故春秋惡之者宋災故二字本有兩意若曰為宋災故爾見其非修伯事也又若曰既為宋災故奈何歸而忘之耶經意本自傳神非善類增之也特左氏知其一未知其二而已若諸儒之說只是無字挿入爾

昭公七年

或問齊平書於今年正月齊伐燕在去年冬何謂齊方出治燕先來修平於魯乎曰齊於去年冬出師今年正月癸巳次于燕二月戊午與燕盟受賂而還足伐燕未卒事而來求平故云先來修平於魯也

昭公十年

或問高強與樂施同奔易為不書高氏曰此高氏非高固之族此與樂施皆出自惠公非高固之族為正卿者也故不書

春秋或問卷五

十一

或問伐莒之役易為三卿並書曰此意無人會得自愚論之案之役四卿並書彼憤齊之數侵請師于晉與衛曹共伐之四卿並出蓋傾國而戰也此時平子始為政憤莒人之屢侵屢愬故三卿並出亦傾國而戰也故有取鄭獻俘用人于亳社之慘故聖人並書三卿以著其暴且以見平子能為出君之惡者也

昭公十有一年

或問首伐鮮虞不稱將帥說者不一今以為深貶不救徐從未有此說得毋因上交有楚子伐徐而附會之歟曰上交既有楚子伐徐此解即不得為附會此事屬辭何以云也齊桓救徐春秋詳書其事豈謂徐不當救耶況前此依侵列國春秋屢書之今數十年來不一書則是狄患已息也戎狄既不敵

縱恣而晉將伐之不已直是貪其土地爾徐乃吳晉往來之道楚伐之而不救是不恤患也是亦置吳也晉之君臣所以其國者舍其大而治其細伯事尚堪問乎故聖人畧言晉以當國者之天算也

昭公十有一年

或問周賈傳家氏鉉翁謂家臣可以尊公室語似未安子取取之何也曰家臣雖私屬實公室所置也今謂家臣不當尊公室必使各為其主而後可設其主據國以弑君家臣當唯命是從矣孔子何以云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且九經言官盛任使固附列於公者也勤於職亦公室之事也苟知有公而不知有私出其才力一正公義豈不其善家氏之說洵義精仁熟之言也復何疑乎經書國者謂其以勢力相傾軋非善

春秋或問卷五

十二

其剛也季氏苟不以私害公而剛何至以賈叛乎

昭公十有六年

或問楚子誘殺戎蠻子何用遍考經例然後立說曰楚處誘蔡般兩書其名楚子誘戎蠻子兩不書其名若不遍考經例如先儒之說終不得其合故以郢子例之知微國之君終固有名彼時郢雖未亡已有日就滅亡之勢故以亡國之君書之此戎蠻子後有赤之名則非亡國之君矣然亂而無實厥後又有執歸于楚之事亦微國之可鄙者也故以書郢子者書之楚不書人者然丹誘之楚子殺之若書楚人則疑於然丹而首惡者不著故書楚子也然皆蠻夷以大小相殺害故不得如楚之於蔡矣

昭公十有九年

或問許止不背藥之說傳之久矣今一併抹煞何也曰此條說者紛紛皆不背藥之說誤之也夫謂之不背則非真背母手藥也明矣如何即加以弑君謂之直真毒于藥以弑其君則不當背母矣如何又背母故知欲藥而卒左氏之說是也太子奔晉自當情論之可不謂其弑君矣自聖人察微論之彼不出奔人亦未見其背藥何由加之以弑惟其奔晉是陽托于非藥立以自掩其進藥害君之罪也故國史有弑君之書而聖人因之亦謂其自蹈于法網爾所以杜後世後人逃罪之門也其書葬者惟公實有疾疾非無疾者比也

春秋或問卷五

西

或又問晉僕之奔子既以為非弑矣許止之奔何又以為弑也

昭公二十年

曰國人弑君而僕奔奔者非弑明矣許止進藥而君卒遂出奔晉非奔者弑之而誰乎

昭公二十有七年

或問曹大夫不以名氏書一經之通例也此其曰公孫會何也曰傳無其事則無從考其出奔之是非又何由知其變例以書公孫之意乎姑闕所未聞

或問入宋南里經書華亥等三人準猶既不書矣註中必從此說起何也曰三人之入由雍召之也不然二卿在陳何遽得入乎  
或問蔡侯朱之名人猶以殺梁作東而疑之何以見朱之無可疑也曰下有東國卒于楚故疑此朱之為東未可定也曰觀左傳所載原原本本甚足分明出朱立東國皆由於費無極

之讒故以成朱為君解之書名者不反國之辭東國已亡

昭公二十有三年

或問難父之戰吳以詐勝兵禍亦慘矣子以為不罪吳何也曰不書吳伐州來則憐吳可見矣傳言楚師大奔而經不書楚則憐楚可知矣

昭公二十有四年

或問幣至自晉公羊經有叔孫何以決知左殺之為是也曰一事而前稱族後不稱族一經通例何得於此處不避左殺而別生異說乎故以左氏經文為正

昭公二十有五年

或問次于陽州杜云未敢直前今改云未肯意何在乎曰如是未敢則何如弗孫于齊當時列國君奔某國皆直造其國都受其寓公之禮然後徐言求納故往往久羈於其國今昭公欲去意如而不能至于出奔意在速反魯不欲直受其寓公之禮故次于魯以待益魯為望國昭性素傲不肯屈辱遠就其國都食其寓公之祿觀齊侯請致于社而子家獨言於君而弗受意可見矣

春秋或問卷五

左

昭公二十有七年

或問晉士鞅會五國之大夫于扈許氏胡氏皆以能成周為說子皆不用何也曰晉之勤王納王且不書況成周乎列書諸國大夫者正以彰其有討罪之實而不討也許胡之說誤矣季氏本之說可取焉季氏本曰扈之會令成周齊魯鄭皆不至五年後始城成周可見晉霸令之不行而諸侯勤王不急也

昭公三十年

或問徐子之葬書名何以遺廢諸家之說曰諸家皆因徐子類名而曲為說者也愚初考其義亦覺難通若非左傳有城廢而居之何由得其解乎以此知左傳之為功於經者大矣又例以穀伯鄧侯州公一經書名之義帖然

春秋或問卷五

六

春秋或問卷之五終

丹徒莊忠誠抄

春秋或問卷之六

定公元年

或說春王二字當連下三月作一句正月二月無事故首書春王三月下繫以事一經恒有之日如此說是將聖人明正之經可以憑聽更訂也考左氏經文春王二字自為一條古時昭然先儒皆謂此時皆無君不書正月不與季氏得承正朔也何至明儒而強合之淺妄度古為可存其說也即昭不正終定不正始之說亦屬支離杜氏云公即位於六月故不書正月孫明復謂是時季氏專國不與其承正朔所以存公室義正辭明無可疑也

春秋或問卷六

一

或問執宋仲茂傳言以歸又言三月歸諸京師經何以書三月豈不沒晉人執以歸之罪乎曰杜氏云知以歸不可故歸諸京師觀此則是未嘗以歸也故但罪其執之于京師京師王之所尚不稟命而擅執故不以城為王事而遂畧晉大夫之罪也

或問昭公喪至書月書日定公即位書日皆有義乎曰有先儒高氏家氏說皆善註語本其說昭公於去年十二月薨何待今年六月喪始至定公已自壞墮入又何待喪至五日而始即位乎此皆季氏所制悉書之而其罪自見矣  
定公二年

或問雉門兩觀書災書新作先儒皆以設借制為說子何以知其不然也曰未見得天子之門其名為雉則借制之說已無根矣若云惡其新作竟可以無門觀乎雖孔氏有云天之所災不可以意卜但此門觀乃出政令之所以魯政為說正見



聖人之所習者微觀變之議大遇災而當知省懼也定公初  
年詳書災變後書天王使歸服中間定公之於政治視前數  
君有不同者矣

定公三年

或問公如首見辭之故先儒以為未有確據程子乃制為不告  
天王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之說子取而用之於義果安乎  
曰以下書公及諸侯盟之言觀之知此說為允蓋公非當  
立者也晉惡之而辭其朝亦情理所有公見辭矣四年何遠  
得與於會季氏必有調處於其間晉所以不終責也

定公四年

或問畢離之盟書公及一經無此例趙氏屬飛云變文以見義  
而之所以為說者曰季魯侯之得與盟亦未為允協今云此  
盟蓋不足據也蓋書公得與於盟何以見之曰凡諸侯立於  
與於諸侯會盟定公立不以正又朝晉而見辭雖得與於召  
陵之會然不得與於畢離之盟今得與於盟是晉志也故書  
公及然公之得與於盟視諸侯為會之本意其輕重大小蓋  
可知矣乃於大會而未言之亦如今人評議擇其小者以為  
說而其大者由此湮沒蓋其大者非義不足為言故舉其小  
者猶可道也聖人修之之妙如是無非示人以精義之學爾

春秋或問卷大

二

或問相舉之戰下即書吳入郢此正吳為三軍登山拜楚之時  
何以書蔡侯以之也若置乎吳之圖楚者曰此春秋重復  
之義也王氏推言之詳矣王氏推曰楚馮陵諸夏陳蔡尤  
被其毒蓋書滅而夷之為縣其於蔡也猶殷而殺之用墨太  
子於闕山逐朝吳出朱東國客死至其後以義瓦求美蔡

與拘於南邱數年而後歸之晉極矣故蔡侯吳發憤請師  
於晉晉不足與請師於吳吳士為之與師大敗楚兵於柏舉  
靈瓦奔鄭於是蔡人累世之憾憾少仲矣春秋書蔡侯以吳  
子所以仲蔡也

定公五年

或問歸粟于蔡諸家皆以小惠為言今獨主左傳周粟之說何  
也曰諸家於此殊失計較謂諸侯皆歸粟此是想當然爾如  
經書晉人歸蔡粟或謂侯歸蔡粟則彼說為長矣今但書歸  
粟于蔡左氏又無諸侯皆歸之說豈可遽云貴義不肯惠耶  
況粟必非無緣而歸者蔡人告饑民命倒懸莫急於此時曾  
歸之粟正得周粟於無貨之義故左氏以為說確切至矣不  
比修城遺戍可以舍大務細言之也如諸家說此條亦為刺  
讓之實則是聖人以民命為見慮矣曾可謂平

春秋或問卷大

三

定公六年

或問公侵鄭高氏問以鄭保盧瓦滅許為言於經為順今置之  
而用左傳討其伐齊庶恐伐齊非二月以前事曰杜氏云  
鄭伐周六邑在伐鄭取匡前序於四月後者為成周起也不  
然左氏豈不知滅許在此月前平而以伐齊庶為說六邑獨  
言齊庶者晉城齊庶是齊庶被兵尤甚也義瓦與許之事晉  
自召陵後已弗慮爾矣不可以為說  
或說晉人執樂祁晉固非矣而樂祁未將事而飲酒獻桶先私  
後公亦不得為無罪故稱行人以罪之曰此支說也晉大夫  
以爭權禮賄之故請執列國之使所謂政方在家故春秋  
之以見其失諸侯若樂祁者固知晉政多門而此行不能

也見酒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將以永貽也其罪先在簡子矣何暇罪樂耶

定公八年

或問從祀先公如傳疏所言指閔僖無疑胡氏何以又引馮氏之說謂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曰此以時俗之語而論聖經者也時說從祀某廟特以某廟為重而後有可祀者從乎其列此以隨訓從然亦必指言某人而後言從祀今此從訓順古傳文多有之作順祀非誣也從祀之上未嘗指言昭公何據而云昭公况從祀之下即曰先公是祀先公也何得不論先公又况祀昭公自有一宮何得混稱先公且彼云昭公之主始從祀太廟經何不書曰以昭公從祀太廟凡此皆馮屬而造叛傳誣經不可以不斥者也愚解此經亦多所更訂要必據傳之事跡或傳無其事亦必考經之義例未有若此之因葬昭公于墓道南而遂謂其至今不祔廟也曰葬曰我君諱曰昭公豈史官俟至此年而書耶

定公十年

或問夾谷之會左氏所記先儒皆駁之以為附會之辭子猶信其說何也曰全經証據惟馮左氏所記事跡隱桓遠年尚依其事以為說何况定哀之遠乎後儒馮臆而駁之以為必無使萊人以兵劫之事若有之是魯用孔子反召外侮也抑知歸女樂齊人尚尚為之女樂淫荒之極歸女樂車汗之極載在論語可信之極儒者能駁之乎而謂非用孔子之所致乎若視歸平齊侯行法斬優施等語誠為侈大附會之辭而左氏廼曰士兵之未嘗如其所云也儒者何得混一之而駁之

春秋或問卷大

四

平又謂其於汶陽田要而得之非聖人之正不知汶陽田難言也成八年首侯使傅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蓋因齊侯不得此田幾于廢飲食今言反于魯非天下之至難言者乎而聖人敢言之蓋因彼要三百乘汰侈已甚故舉其義所當反者雖他人不敢言亦不能言而聖人言之也若三百乘之從聖人不自拒之者萬一齊侯信起能修桓公之業則伯者召兵鄰國固當應命也幸之景公圖霸不成魯亦未嘗以兵從爾

或問侯犯以刷叛傳言叔孫使殺公若而弗能杜氏云以不能刷馬止叔孫必知其能殺而使之也今但言使殺而弗能直是不能強其殺爾下即據魯人之言是魯人與叔孫言承其意而為是言也魯人尚能殺之况侯犯乎非不肯殺而何哉侯犯不肯殺其長此義事也及魯人殺之侯犯寧不懼叔孫而能安其位乎故叛也

春秋或問卷大

五

或問安山之會傳無其事當作何解曰鹹沙一盟衛鄭與齊特相盟也今會于安甫三國之交合矣然衛以君會而鄭以大夫非禮甚矣齊侯乃不知所擇而與之會豈曰無所苟而已矣平書之者所以諷也

或問州仇如齊杜云謝致刷披傳言之也今復用高氏兼謝歸田何據乎曰歸田重事也不容以不謝夏歸而冬謝未為晚也傳言封疆社稷是以非指歸田乎奈何不論也

定公十有一年

或問及鄭平傳言始叛晉此時夫子用於魯叛晉恐非其所忍

言曰迹其行事前年反齊平今年及鄭平侵齊侵鄭皆奉晉  
令今與之平是叛晉矣晉不能為諸侯宗主近地邦交亦不  
可離絕也平亦睦鄰之道曷嘗顯其背晉哉觀魯之不被晉  
兵則其不絕晉好可見矣次年黃之盟亦如是

定公十有二年

或問平侵之次與九年五氏之次同一書法說者謂不忍絕晉  
然乎曰是有此意但五氏齊師伐夷儀衛侯未及致伐垂葭  
議定伐河內傳末言乃止未嘗言伐河內之勝負是亦不果  
伐也故據晉書之亦所以譏二君之妄動也

或問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據此書法是真叛矣而高氏注云  
不知投鼠忌器之義不猶在疑似之間乎曰趙鞅專殺鄆郕  
午已有叛之實矣荀寅士吉射伐之彼所帥者固晉兵也鞅

春秋或問卷六

六

懼而奔訴於公未必不可脫乃入已私邑以拒之是明知殺  
午為有罪而與兵以拒問罪之師也况荀躒告公之言曰三  
臣始禍而獨逐鞅是公家已知逐鞅荀士一家以其罪告于  
公而伐之也可知矣鞅之叛又何疑乎高氏之說謂其所拒  
者范中行爾意不在公也而其實鞅罪自不可脫春秋持衡  
平之至矣范中行亦未嘗待君命而伐之專伐之罪本不容  
掩故荀躒以始禍加之也况敗而奔朝歌以自固不顯然叛  
乎

定公十有四年

或問胡朔欲殺母劉氏劉氏極辯其誣張氏洽亦是之今  
何以仍用胡氏說曰一劉之辯特欲合夫子之書法雖亦有  
理然傳中疑胡言之不可謂其必無也但從後而論則實不

必為之洗冤傳中所載猶屬曖昧雖靈公一怒之後不窮極  
其罪而治之亦若因其事在無據而姑置之者及其將終立  
後又未有成命然則胡朔之以世子出而以世子入也奚不  
可哉輒之立子貢斷曰夫子不為也當時止父子爭國爾不  
為此則彼之宜有國也可知矣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是以輒  
之立為名不正也輒立不正則胡朔之正也可知矣後儒創  
為立郕之說乃列國必無之事而何言之易也彼父子相爭  
立一郕而兩人皆使之就戮然後可以無爭也天下又焉有  
一人焉殺是兩人者乎吾見諸儒析義未精而輕於置議不  
知聖人之權衡已審而後如此書於春秋也

定公十有五年

春秋或問卷六

七

牛災小風塵牛傷皮膚無有不死者

或問所論胡氏以定十五年為言無可疑矣何仍用咬氏之說  
以哀未踰年為言似與本意不合曰用其說者為其足以破  
眾說之非也然亦足以與本意互相發其曰哀未踰年非猶  
在定十五年之內乎但未能指出爾

或曰雨不克葬自是責臣子無備經文無甚字何得云雨甚又  
以為定公有竊位之心身歿而天示之譴此與聖人稱昭公  
知禮不相背耶且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聖人身仕定  
公之朝而以曖昧無禮加於君可乎 答曰甚字從不克字  
看出家氏鉉翁亦如此說聖人稱昭公知禮意不可以說  
也經乃不刊之書由不得聖人當書不書聖人答可敗之間  
乃是自己身上事施行其心之所安及被人難倒則受以為

過而已若此等天人交感之道來到面前復引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禮以爲之掩飾則先君之當尊豈有異於時君乎新宮災何以言葬故城過雨又何以言書之何意乎至於定公可以身仕于其朝而私之乎

哀公二年

或問邾微國也何用三卿帥師伐之聖人又何爲侈陳三卿之說也曰此定公歿而大權復散之徵也去冬何忌自伐之而未得其志故今年三卿並出而伐之取其田者不一而足季孫返國而叔仲要邾君以盟三卿張而且仇者也公室益微矣

春秋或問卷大

人

者胡氏說稱世子葬衛人之拒之既如此說又何得二三其見大抵儒者論此一事皆惑於立郢之說而不知郢必不可立天下亦必無可以立郢之人何也曹負爲逮繫于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可不謂之告于天王方伯乎乃子臧執節卒不果立衛野豈異乎蒯贖雖有罪靈公既不討他人又何形據而討之如是則蒯贖固依然立于天壤之間也善乎胡氏有一言曰靈公未嘗有命廢大子蒯贖也祇此一言允當聖人一則曰世子再則曰世子固與鄭世子忽同一辭也孰謂可以二三其見會得罪於父不可立乎立郢而蒯贖之爭誰能止之是又將教齊小白取子糾殺之也備者橫議徒師心以悖經爾可勿復留載籍

或問蔡遷於州來諸說如何曰諸家皆不原其始末混爾欺也

誑吳不知戰于柏舉者蔡昭侯也此困于楚而請遷于吳者亦卽蔡昭侯也諸大夫易嘗與之同心哉於此想見且且且今庸庸碌碌見利忘義同設私謀牢不可破之態如孟德至江陵吳之諸臣言降者洵蔡之請大夫欲與楚亦如是而已豈復念其君累世之讐而爲之忠謀哉諸家說蔡事失聖人所言之意遠矣

哀公三年

或問圍戚之說先國夏戚不言衛自殺梁以來備者莫不從此生議今以齊衛爲常序戚不言衛爲生事其說可得聞乎曰春秋征伐有一役衛在齊上者則彼說可通矣然而無有也何得謂此役以齊爲主兵既非變文則不得借以爲說矣衛人圍戚圍蒯贖也齊人助衛者也言圍戚而衛人以子圍父之罪著矣齊國夏與之俱齊之罪亦著矣今云先齊以著其罪然則次衛是滅其罪也如此說可乎彭城繫宋者以其爲楚所奪圍而克之復遺於宋故繫之宋以明楚不當奪也今戚爲蒯贖所居蒯贖非衛乎而可贊加衛耶凡此皆造言生事以誣正經前後相蒙不覺其舛故特爲斥之以復聖經至平之本體

春秋或問卷大

九

或問公孫獵杜氏以爲子駟之黨今以爲從君者也則非其黨矣於何信之曰杜氏因子駟見殺而獵被放故云然也不知殺駟者蔡君而放獵者蔡人乃欲弱君之翼故昭公由此見殺經意井然何得誤認以亂其旨

哀公四年

或問盜殺蔡侯申宣十七年蔡文侯名申昭侯不應與祖同名

疑有誤字因此並疑不稱弒亦有誤何以說也曰二甲或有  
誤姓若並疑其餘有誤則非矣以盜爲文尙得謂之臣乎故  
書殺言寇盜殺之也大抵說蔡事者惟家氏此條精確其餘  
無可存者

或問公孫辰奔吳傳言逐之何不與姓霍同殺耶如皆與聞乎  
試一迷一殺用法頗矣今云非盜黨何以見之曰卽於其逐  
而知之也辰爲國卿必其慢無可否於其間故逐之也如是  
公孫豈敢奔吳哉

或問殺姓與霍者文之錯也蔡又無君經不稱人不幾失實乎  
曰春秋扶正綱常之者也文之錯得爲國討賊之義豈復書  
人以微之故稱國以殺而又書葬蔡昭公

或說亳社爲周之亳社曰昭十年三聘伐莒傳言始用人於亳  
社則魯有亳社明矣何得移其說  
春秋或問卷六 十

哀公六年

或問齊陽生之事說者多矣何以獨用孫華老之說曰陳乞擅  
廢立開將弒茶而涕泣是欲避弒君之名也抑思已不如此  
做茶妄得弒乎故取孫氏說以其該括無遺也家氏之說亦  
善家氏鉉翁曰陽生實與弒而歸獄于陳乞者蓋弒茶立  
陽生乃乞之本謀故專罪陳乞陽生於諸子爲長以序當立  
景公黜茶立幼以是召亂春秋不坐陽生以首惡之罪示人  
君立子以長不以愛其富戒之意深矣

哀公八年

或問宋公入曹傳言滅而經言入諸家說者不一意子皆不用  
而亦不以滅言將謂傳不可信耶曰諸家之說皆多作周旋

而無當於經意傳言滅者實滅也與狄滅衛同也俘虜一空  
殺其君大夫非滅乎經言人者實人也雖破其國殺其君大  
夫不終有其地故云入也曹伯書言不返國之辭以其見殺  
也如曹滅而有其地則當日宋人滅曹如實滅而曹有其地  
後尋復之則當日宋人滅曹以曹伯陽歸殺之今不言滅是  
狄人而之例也不言殺是執滕子嬰齊之例也宋書爵者豈  
子之乎若其來無霸而爭諸侯虛小國以爲威也

或問吳伐我不言四鄰以爲吳師深入將及國都是固然矣其  
不書與吳助胡氏以爲深諱之爲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  
義自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凌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其說  
如何曰春秋魯史趙子云示諱以明禮我師敗而止言戰諱  
敗也若伐我而書盟有是禮乎胡氏強引國佐華元以爲說

春秋或問卷六

十一

是全不遠國史之體也謀國之士等諸魯專爲南宋言其說  
經也甚矣

或問齊人取讎及聞不言伐杜氏以爲兵未加魯與之邑程子  
以爲入邦以其君來齊怒魯賂之以邑家氏以爲兵端非以  
女故齊取二邑要魯以存知今子獨主左氏說蓋非耶  
曰雜用公殺之說似是而實非彼見下文歸邾子至冬而齊  
歸二邑故主一傳爲說於經甚順不思左氏所載之事曲折  
詳盡若挨次依經傳說去自見恰合彼二傳者甚不知其事  
而祇據經文次第想像以爲說也後儒見其於經頗遠尋而  
信之一經愚說以指破只如嚼蠟爾魯方受吳兵齊人乘約  
而伐之魯豈復能禦故聽其取二邑其爲李姬而與師左氏  
詳載其緣由兼以齊侯陽生之爲人負性兇狠得國而逐茶

斯亦已百乃必殺兼又殺胡姬又遊鮑牧而殺之以致數年  
之間遂有見弑之禍孰謂其不以女故而怒輒師取地耶如  
齊有政勸於邦之意若成子何故舍近而遠求於吳乎經書  
齊人取二邑下即謂歸邾子益于邾冬又書齊人歸二邑各  
隨其時以紀事此是作經之體不比作文章取其一氣貫注  
也其各條緣由左氏始分明載之舍傳以說經吾知其難通  
矣

哀公十年

或問陽生之卒傳言試諸家皆不敢信子信之何也曰諸說皆  
隨度之辭謂齊之大何至弑君以說不知弑君皆非一朝一  
夕之故陽生之弑豈徒以有吳師乎乘有兵亂而弑之其赴  
於師自是以疾卒未有明徵故書卒然觀吳子三日哭于軍

春秋或問卷六

十一

門之外想亦微察其為弑也其還歸只因循海之師敗故爾  
亦非聞喪而還也

或問趙缺伐齊書侵毋亦譏其伐喪乎曰非也齊助范中行晉  
宜伐之久矣畏其疆而不敢加兵今乘吳魯伐齊而亦伐之  
始得取其犁轅二邑毀高唐之郭侵掠及賴而還既無執言  
亦無取成故書侵而已若陽生之卒雖以偽赴缺豈有不察  
其情實者雖不可以討罪言亦不必以伐喪言也

或問公會吳伐齊在春三月陽生卒吳師還矣公以五月至泅  
何齊之境上何為者也曰陽生卒時吳子未班師也徐承帥  
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而後歸當延數月之期公安有  
不待吳子還而即歸者故至以五月也

哀公十有一年

或問齊國書伐我傳言為郕故胡氏家氏皆從我字生讓子獨  
皆齊國書何言之也曰我者內辭也只當魯字用爾二家言  
反躬之責何淺俗之甚也且胡氏從人知以邾子益來說起  
將八年事後叙一遍已亂經傳次第矣尚何足以說經表也  
愚之所以獨件國書者謂其不當伐我也則之役吳人以其  
請師師師怒其反覆而要魯以伐之魯亦來問而伐之國書  
欲報當在吳首矣乃舍強而陵弱卒致吳魯復合大敗之于  
艾陵孰云此役我當得報耶

或問艾陵之戰書法有可異者若依傳為郕戰故則當云公以  
吳子及齊戰今伐書公會戰不言公又以國書主是戰其故  
何也曰吳知魯與齊有郕戰之怨故協魯伐齊其實吳亦為  
郕之役未嘗得志於齊故復伐之也觀齊人將戰之言固皆

春秋或問卷六

十二

知必死而與吳戰陳僖子又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是欲  
戰者齊也故春秋以齊國書主是戰其獨書吳而不言公者  
見吳人好戰雖伐齊克博至贏與魯師俱而艾陵成列則不  
假魯帥而獨當之以邀其功也此一戰也諸侯之權吳在此  
矣封豕長蛇之稱亦在此矣齊由是而祚移于田氏吳由是  
而折入于於越聖人書公之會伐而不會戰也以爲是一國  
之毀端也其所見有甚遠者矣

或問世叔齊之奔傳言恥是一者則是為尊妻奪軒而奔也今  
云意在聊賸情洩而奔無以見之曰若為淫縱之事而奔齊  
秋將畧不書今書其奔而傳言衛莊公復之故知魯起於君  
臣之際

哀公十有一年

或問田賦之說諸家皆言其數不可考予何以決知其數也曰  
居今日而稽古制徒徇說恐彼不盡力以研之而我踵其  
說紛紛者伊于胡底如田賦之說諸家多蒙杜氏田財以爲  
言則是又加於稅賦也抑知古者謂兵爲賦此用田賦雖軍  
需亦增然所重仍在益兵也故從一成之賦推之知是如此  
哀公十有三年

或問黃池之會書及吳子說者以爲兩伯之辭聖人何不抑吳  
也曰若抑吳則當列序矣晉不足以主諸侯而吳又不能成  
乎伯故書法如此盟不書者既不可以兩伯主盟魯之外諸  
侯又莫有至者斯盟亦何益哉

哀公十有四年

或問獲麟之說除却取論稱引韓子觀韓子之作若非爲春秋

春秋或問卷六

孟

解者曰此自是諸家不察爾題是獲麟文中祥不祥字又是  
從左傳中來非春秋之獲麟而何哉愚故因其言而說到麟  
之生益麟畢竟是感德之應雖不爲聖人在位之祥却爲聖  
人師表萬世之祥其獲也雖爲聖人將歿之不祥亦爲世運  
大亂之不祥故聖人修春秋至獲麟而輒止亦不竟一年之  
事其意無窮矣他如感麟而作文成致麟之說皆粘滯附  
會之辭爾就如韓子之悠然神遠乎

春秋或問卷之六終

丹徒莊忠棧校

春秋集古傳注二十六卷或問六卷

兩江總督 孫進本

國朝部坦撰坦淮安人是書成於乾隆乙丑首爲纂  
例十五篇末爲或問六卷言所以去取諸家之意  
經文皆遵左氏不遵左氏者惟紀子帛改從伯君  
氏卒改從尹鄭人來渝平改從輸三條耳其事迹  
亦據左氏其所集傳注多用杜預孔穎達啖助趙  
匡陸淳孫復劉敞孫覺程子許瀚胡安國高閔陳  
傅良張洽趙鵬飛家鉉翁吳澄十七家之說而別  
採宋元諸家以輔之在說春秋家亦非純尙空談  
者然持論亦多深刻又時時好出新意而不盡允  
協如改君氏爲尹氏以爲卽公囚於鄭之尹氏沿  
襲金履祥之說殊爲附會又如趙盾弑君越竟乃  
免趙匡劉敞孫覺朱子呂祖謙諸儒皆以爲必非  
孔子之言而坦於或問中則云越境而不返乎晉  
國董狐又何言以正其弑於集古傳註中則云去  
國不返然後君臣之義絕越境乃免之言爲無今  
將之心者開一門路云云夫春秋作而亂臣賊子  
懼會謂聖人而爲後世開一門路使姦雄藉口乎

至於城楚丘之說其傳注本主劉敞而或問則以  
爲王孫復二書之中不免偶傷牴牾猶其小節矣



讀左補義五十卷首二卷

(一)

〔清〕姜炳璋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序

春秋史而經也左傳史而翼經也其義一也始前漢諸經立  
 學宮公羊穀梁各有博士而左傳不與張蒼獨好是書賈誼  
 劉歆之徒皆傳其學而集成於杜預其後諸家紛起穿穴場  
 摧殆無遺蘊然而或長於經或長於史分門別戶不可合井  
 而得乎以史翼經之義者或已渺矣且夫左氏非一家之學  
 也上自天文下及地理中合禮樂兵刑陰陽律巫醫卜祝  
 之流胥綜核而條貫之而要領則在乎發明經義此吾友寧  
 郡姜君白巖先生讀左補義之所由作也其書詳考於兩漢  
 以後歷代諸家之說而搜羅也富研練也精折衷也當多暢  
 前人所欲言而發前人所未發者於是乎傳之義明而經義  
 讀左補義

張序

大若寧化雷聲庭師督學兩浙嘗亟稱白巖之經術予耳熟  
 白巖之名也久師亦嘗稱予於白巖神相契者已數十載而  
 獨不得一晤君把臂上下議論也已丑白巖與其徒毛君寅  
 谷來越予得晤君因出所著示予予曰此真得乎以史翼經  
 之義者矣寅谷復於白巖所未言者發其緒餘是白巖既於  
 傳補義寅谷又補以文家之法而左傳乃更無餘蘊鈞左氏  
 功臣也天下後世不乏力學之士必有能信好是書奉為枕  
 秘者豈獨予也乎哉山陰同學弟張嗣益頓首拜序

讀左補義序

春秋因魯史以示義而發明春秋之義者則自左氏傳始左氏聖人之徒也身為國史親見策書因博採列國之記載皆萃為傳以發明春秋之大義使聖人之引而不發者昭然於簡策間班氏所謂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然則即事為經者聖人之義也論本事而為傳者左氏發明聖經之義也皆不欲空言說經也後之學者以實事為空言譁然於一字之褒貶曰此春秋之例也始求於左氏而義不可通繼求之公穀二家而不可通者愈甚則又自為一例故釋例之書不下數十家例愈繁而義愈非用此例以誅人又用此例以賞人朱子所謂大類後世舞文弄法之吏之所為

讀左補義

自序

而非大中至正之道也抑知春秋無例左氏亦無例或曰左氏言例詳矣杜征南因分為正例變例而謂之無例可乎曰傳之例皆史氏之舊例非左氏自定之例也傳曰來告則書又曰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豈作春秋時告於夫子乎曰辟不敏者豈夫子作春秋而辟不敏乎傳明言例之愛於史官矣蓋史官之例有五有舊典禮經至春秋而猶有存者例也即義也有東遷後列國相沿之例則名存而實亡也有魯史自相傳受之例則得失參半也有霸國更定之例則勢利為進退也有魯君臣私意自定之例則詳畧無定理也其例本於史氏其義不可深求而杜氏謂凡例皆周公之禮經變例皆聖人之新意則謬也或又曰左氏奚不直指聖人

之義曰不敢也春秋本朝之史宗國之書聖人但記其事以

明王法未聞顯斥當時之君相而誅之猶且自聽於知我罪我而謂左氏敢乎哉或又曰史氏之例既未可以義求左氏何弗去之曰若盡去之則學者直以為聖人手定之例而其誤轉甚隱桓以來兵加於魯者君大夫將皆稱人至文十五年稱齊侯襄十七年稱齊高厚小國之君忽伯忽子會盟之序忽升忽降秦鄭曹邾皆伯魯而或書大夫或不書大夫蓋史不一人則文非一手事非一朝則史非一例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及書傳書人書國書名書族去族之屬是非或謬於聖人曾聖人手定之例而有此而卒不一為之刊正者存其文也紀其實也著其失也左氏臆列

讀左補義

自序

史氏之例而瑕瑜各不相掩使學者深思得之夫然後不得混於聖經之義乃所以發明聖經之義歟嗚呼春秋非聖人不能作之非左氏不能述之作者即事而為經述之者論本事而為傳事舉而義存焉豈徒以其文而已哉後之躁心嘗者嗜其文而不求其義而好學深思之士又為例所蒙并其事而疑之母乃與傳經者之心相刺謬乎因成讀左補義五十卷且志其大畧弁諸卷端俟識者正焉

乾隆三十三年歲在戊子余月設旦白巖姜炳璋石貞氏書於石泉縣署之字民軒

序

左氏之傳春秋以經為綱而傳為之目無傳則綱舉而目不張傳之所以輔經也左氏學於聖人發明聖經之旨而不失聖人垂訓之義故三傳皆有功於春秋而素臣則獨推左氏漢魏以來學左氏者劉賈之後繼以服杜至隋而杜獨行服義遂微杜蓋以例釋左其說有正例變例非例之分而為例之情又有五自是言經傳者鮮不循其涯淡矣姜子白巖獨以為聖經無例左氏之言例從舊史氏也杜氏舍其義而專言例以致是非或謬於聖人非左氏傳經之義也爰作讀左補義一書因傳以釋經援經以立義發其微於博記之中會其神於文字之計如交質之發明春秋托始桓王之義如諸

讀左補義

彭序

侯赴皆稱名之引舊典如仁而不武之謂鄭靈不謂歸生如齊懿之死由於公子元不在耶狀閭職諸如此類意為糾見理極自然所謂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吾蓋於白巖見之春秋以經為綱以傳為目而讀左一書則由目溯綱而無不相合此真發前人之未發深得左氏之義而闡聖經之微者也豈徒摭摭泉說尋章摘句自號一家之書已哉是不可以不序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孟夏長洲彭啟豐序

序

詩書聖人教世之書也春秋聖人治世之書也教則從平言而治必按諸事教天下之公也而言即聖人之言治亦天下之公也而事非聖人之事言即聖人之言故言在即教在事非聖人之事故事不備即治不彰何也春秋之法遇事直書善惡自見而不能無筆削必有削乃有筆故欲探春秋之意者求其所筆不可得參觀其所削而知之矣若是者舍左氏無由昔止齋陳氏之學深於春秋獨宗左氏為有功於經能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作左傳章指樓綸序之以為自有春秋以來所未有可謂知言矣竊嘗譬之於日月日月之光無所不燭物失好醜日月不言而物自呈之然日月之光必自其麗於物而始見左氏其光所麗之物也光之所麗又必有所不麗者而借之以呈其象左氏又其光所不麗之物也而世之攻左氏者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夫左氏之言固

讀左補義

錢序

有過語且失實者然觀其言當思其所以言而推見其不言之隱且吾所取於左氏者謂能備其事而可循是以求聖人筆削之跡也非即以左氏之是非為聖人之筆削也癸未之秋余試金華姜子曰巖方主蘭谿講席訊畢來謁問所為曰有讀左補義若干卷未及卒錄敢以前數卷先余未及觀及下處州中途無事乃悉讀之反覆數過歎曰姜子之善讀左也夫左氏之書通二百四十年之書為一篇者也其脈絡貫通本未咸備讀者類能知之若其離合變化以斷為續以抑

爲揚則有不得盡知者矣。姜子之讀左也，通其言并通其所不言。其言在此而意在彼，與言如此而意不如此者，皆一一深思而得其故，而要以是非不謬於聖人爲宗。學者循是而探索之，而聖人筆削之意乃可窺也。則謂自有左氏以來，未有此書可也。爰序數語，寄之以函索其全帙。

友人錢維城題

讀左補義

錢序

二

刻讀左補義例言

讀左補義一書，吾師闡發先賢釋經之義意，詳辭簡其中用杜者，什之六七。先生嘗曰：杜解精確處一字一珠，任後人更張百變，細按終不可易。故用之獨多。杜所未明採之孔疏，疏所未顯採之諸說，或稱某氏或稱某書，友朋相遇輒爲商榷，一言之贈亦著由來。諸說未明補以已說，用按字別之，其不載姓氏者皆杜解也。

春秋無例，左氏之例原非釋經。故凡杜氏云見某例者，剛經傳解複見者，剛有無待註而自明者，剛有戾經旨違傳意者，並剛杜於地志水道最核，今姑畧之一遵。皇輿表便人易曉也。東萊呂氏著博議集傳，傳說數種，并文集中雜

讀左補義

例言

一

記今引用者，並稱呂說。趙東山作補註，中有陳氏曰者，採止齋之說也。與陳後傳小異，而大同。其左傳章指則未之見。今統入陳傳，以便省覽。篇中兩說並存，備參考者已析表於綱領也。

是書起事於乾隆丙子二月，至丁丑五月中，較先生初有事於詩經脫稿，未經抄謄，復加訂正。至己卯竣事，庚辰理春秋舊業，祇有總評未遑及註疏也。癸未掌教蘭江書院，示諸同志次君瑜，侍因抄其總論若干卷，就正芝庭。稼軒兩師皆謂自有傳以來，未有此趣。卒業因命隨傳釋之，而附評論於後。甲申先生謁選入都，長嗣棟從得蜀之石泉縣。此書置行篋中，至邑百廢具舉，暇則談經，長君復取前稿續鈔。凡註中有按字者，皆先生指授而兩嗣手錄者也。

就稿購書人繕寫遂有清水焉戊子先生謝病歸象山過  
郡昇力贊此書之成明年奉先生居越之山寺先生寢食  
其中增刪稿本時張百斯先生相過從商權明年至昇家  
同人重集又易稿至壬辰而書成

是集引用說春秋諸家書目一百數十種已刻於徐氏通志

堂見於朱氏經義考可覆按也其在二書外如王子長左

翼按經義考云烏程王震作左氏系同四十三卷又別有

也薛文介三古字春秋辨疑萬充宗春秋隨筆學禮質

疑何義門傳讀書記宋可亭春秋鈔方望溪春秋直

解通論比事目錄義法舉要徐健菴乾讀禮通考董次公

左傳簡秀姜上均北錫胡傳參義全謝山望經史問答齊

讀左補義何言二

河洲南春秋傳質疑及無名氏管見於李友立撰得管見

詳義畧文是書之旨恐學者專以文求而義為之掩也昇謂

使絕不言文無以厭讀左者之心請用評文之語細書其

端如選家例何如先生曰吾老矣而有志而其為之昇勉

承師命因稽之諸選質之同人參以己說開有餘文刺義

亦時補綴之而折衷於先生時正友素山出其尊人雨亭

先生左評相示融會馮天閑周聘侯二家之長書中多

所採用鈔成先生喜曰是亦讀左者應有之事也

是書初意藏諸家塾昇以為先生十餘年之精力萃於此書

自當嘉惠後學諸同志遂仗助開雕至癸巳而竣事先生

下榻舍間者十年於酉同領鄉薦明年先生成進士昇連  
講席者幾二十年今復侍側得與參校之列誠幸事也因  
識其顛末如此云

受業毛昇謹識

讀左補義何言

三

同學恭閱姓氏		倪承寬 <small>教</small>	仁和	紀昀 <small>曉</small>	獻縣
朱筠 <small>竹</small>	大興	范家相 <small>洲</small>	會稽		
茹敦和 <small>三</small>	會稽	宋弼 <small>泉</small>	德州		
宋鑒 <small>牛</small>	安邑	彭紹觀 <small>鏡</small>	長洲		
湯莖 <small>茶</small>	仁和	任基振 <small>崇</small>	高郵		
雷定淳 <small>蕙</small>	寧化	魯仕驥 <small>非</small>	新城		
齊世南 <small>園</small>	天台	鮑吳係 <small>南</small>	餘杭		
范永澄 <small>村</small>	寧波	曾一貫 <small>誠</small>	邵武		
屠可堂 <small>湖</small>	鄞縣	柳秉禮 <small>承</small>	蘭谿		
徐水禮 <small>之</small>	寧波	呂儀表 <small>特</small>	梓潼		
讀左補義					
後學恭閱姓氏					
蔣學鏡 <small>望</small>	鄞縣	盧鎬 <small>月</small>	鄞縣		
董秉純 <small>鐵</small>	鄞縣	史節音 <small>帆</small>	象山		
萬維翰 <small>江</small>	嘉善				
讀左補義					
後學恭閱姓氏					
王鋼 <small>夫</small>	鄞縣	林學木 <small>樹</small>	鄞縣		
汪國 <small>籍</small>	鄞縣	邵寶階 <small>庭</small>	杭州		
邵鑿 <small>安</small>	鄞縣	袁鈞 <small>國</small>	鄞縣		
門人恭閱姓氏					
董秉鼎	鄞縣	柴可安	鄞縣		
李立楨	鄞縣	倪佈湖	鎮海		
魏登龍	寧海	林鈺文	蘭谿		

張應鵬	漢州	馮學颺	鄞水
馬士進	溧縣	李思理	新繁
金渭	鄞縣	倪象占	象山
周紅南	象山	王憐	江汕
張邵猷	浮山	段烈	石泉
毛政	寧波	陳琦	鄞縣
岑元鈞	餘姚	宋嗣燮	鄞縣
林士蓮	鄞縣		
後學恭閱姓氏			
倪沛綸	鎮海	毛忠棠	鄞縣
洪桂芬 <small>俱</small>	鄞縣	宋肇經	鄞縣
讀左補義			
後學恭閱姓氏			
黃定豐	鄞縣	盧雲鸞	鄞縣
盧雲鵠	鄞縣	毛忠勳	鄞縣

讀左補義目錄

卷之首	例言	綱領上	綱領下
卷之一	隱公一	元年	至四年
卷之二	隱公二	五年	至十一年
卷之三	桓公一	元年	至七年
卷之四	桓公二	八年	至十八年
卷之五	莊公一	元年	至十六年
卷之六	莊公二	十七年	至三十二年
卷之七	閔公	元年	至二年
卷之八	僖公一	元年	至七年
卷之九	僖公二	八年	至十五年
卷之十	僖公三	十六年	至二十二年
卷十一	僖公四	二十三年	至二十五年
卷十二	僖公五	二十六年	至二十八年
卷十三	僖公六	二十九年	至三十三年
卷十四	文公一	元年	至六年
卷十五	文公二	七年	至十三年
卷十六	文公三	十四年	至十八年
卷十七	宣公一	元年	至七年
卷十八	宣公二	八年	至十二年
卷十九	宣公三	十三年	至十八年
卷二十	成公一	元年	至三年

讀左補義

目錄

一

二

卷二十一 成公二 四年至十年

卷二十二 成公三 十一年至十五年

卷二十三 成公四 十六年至十八年

卷二十四 襄公一 元年至六年

卷二十五 襄公二 七年至十年

卷二十六 襄公三 十一年至十四年

卷二十七 襄公四 十五年至二十年

卷二十八 襄公五 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

卷二十九 襄公六 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

卷三十 襄公七 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

卷三十一 襄公八 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

卷三十二 襄公九 三十年至三十一年

卷三十三 昭公一 元年

卷三十四 昭公二 二年至三年

卷三十五 昭公三 四年至五年

卷三十六 昭公四 六年至七年

卷三十七 昭公五 八年至十一年

卷三十八 昭公六 十二年至十三年

卷三十九 昭公七 十四年至十七年

卷四十 昭公八 十八年至二十年

卷四十一 昭公九 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

卷四十二 昭公十 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

讀左補義

目錄

二

卷四十三	昭公十一	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
卷四十四	定公一一	元年至四年
卷四十五	定公三	五年至八年
卷四十六	定公三	九年至十五年
卷四十七	哀公一	元年至六年
卷四十八	哀公二	七年至十二年
卷四十九	哀公三	十三年至十六年
卷五十	哀公四	十七年至二十七年

讀左補義目錄終

三

讀左補義卷首

白巖 姜炳璋 輯  
綱領上

春秋書法有義有例有定者義也故定哀之微辭即隱桓之大義無定者例也故隱桓之定例非閉僖之成法左氏魯史也其所稱凡例前史所傳於作傳時復朝事而類推之使學者考見其得失而但於敘事申發明聖人之義也史官之例有五因約畧指數以例其餘

一西周舊典九則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周公制禮手定典章宏綱細目皆備大史內史小史

外史之屬避而守之大雅所謂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也東遷後猶存什一于千百史官紀事為成例焉春秋踰年改元即位萊石林曰有喪次之位有南面之位喪次之位所以繼體也一年不二君故雖即位未成其為君由見羣臣于寢門之外天子稱予小子諸侯稱孤是也南面之位所以朝羣臣也曠年不可無君至明年正月朔朔廟見以所受命者告而稱元年是也白虎通曰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即位改元而未嘗號令也三年除喪乃即位踐祚南面朝羣臣稱王以發號令也兼此二說其禮始備胡傳謂凶服不可以入廟引伊尹祠於先王為冢宰攝行之證然曰嗣王祇見厥祖豈得謂攝乎朱子曰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也



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猶以為己私。服此定論也。告廟之後仍反喪服。諒開三年三代同之。春秋實王求金于魯。不稱王使宋襄在喪出會。稱曰宋子。其西周之舊典哉。又說葬稱君當時之亂制也。諸侯薨以名赴於王。即述赴於王者以赴同。詳見僖十年。盟春秋告終稱嗣以名赴。猶古道也。故夫子存之也。詳見隱七年。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書天王崩。乙未書楚子昭卒。甲寅距乙未四十有二日矣。繫於十二月則閏也。喪不數閏。史因而不書閏。禮也。故夫子因之也。成三年新宮災。三日哭新宮。宣宮也。三年喪畢而後新主入廟。亦猶行古之道也。春秋隱莊閉僖四公。不書即位。不行即位之禮。無可書也。即位而著于策者。舊典也。其不書者。禮之變也。隱之不書攝也。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莊閉僖則繼弒也。桓宣亦繼弒而書即位。自同於遭喪繼立者。不以弒告也。然踰年朝正。改元則無異夫朝朔之禮。行于正月。則為朝正。行於常月。則為告朔。不獨即位。改元而後行之也。詳見文六年。注僖五年。傳曰。春王正月。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為告朔之禮。登臺為日至之禮。皆舊典也。至文六年。書閏月不告月。以閏非常月。故闕其禮。公之情也。十六年。書公四月不視朔。則公疾故也。而魯廢告朔。逾自此始。然而文以前皆告朔可知也。文以後亦非遺廢告朔也。至哀公之世。而餼羊致既矣。然告朔廢而朝正則十二公行之。故襄之篇。書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也。諸公在外。闕朝正之禮者不一也。特於其尤甚者存一事。以示法。且

以見在國之未有不朝正也。若即位而朝正。改元則王朝列國皆行之。又不獨魯為然也。

春秋之世。惟桓王親將伐鄭。三國以師從。雖一敗不振。然不可謂非天討之正也。諸侯黨衛朔而伐黔牟。王人子突救衛。雖無補於衛。然不可謂非救無辜。伐有罪之師也。齊桓伐宋。請於王。王以單伯會之。雖志在圖伯。然不可謂非司馬臨成之制也。王命伐衛。敗其師。雖受賂而還。不可謂非元侯受命之舊也。晉之文襄徵兵討貳。未嘗請命於天子。厲公伐鄭。始以王臣會。楚強而伯不足。以制。故假王命。一諸侯以伐之也。然不可謂非周室聲靈之裔。故也。僖公二朝襄王。不於京師。非其地矣。然志在於朝。不可謂非朝王之舉也。成公一朝簡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王於京師。禮也。而志在會伐。并不得謂朝矣。故曰如京師而已。然不可謂非愈於如晉如楚之屈辱也。王人而下盟。王臣而見執。諸侯之放恣也。然史猶以內辭書之。如書會伐。書會書執。書至書卒。皆同。內大夫不敢外王朝而言。周不可謂非大一統之義也。昭之篇。大夫城成周。諸侯不躬親。傲矣。執人於王都。悖矣。然不可謂非列國勤王之舉也。敬王人于成周。晉定觀望五年而納之。其罪多矣。然不可謂非諸侯敵愾之功也。若夫莊公敗宋。而遣使弔災。僖公援楚。伐齊。取穀而不廢喪紀。晉士句伐齊。而聞襄而還。楚卻宛伐吳。而聞亂而止。雖功利擾攘。多行不義。然不可謂非古道之在人心也。即以爲西周之遺意。未亡可也。

五等諸侯。公侯伯子男書皆稱爵也。春秋朝聘會盟之國。朱為公。晉齊衛陳蔡邢紀滕薛杞鄭為侯。秦鄭曹穀滑北燕為伯。吳楚徐越莒邾小邾鄆郕沈胡頓為子。許宿為男。此三十四國最著者。邾小邾封於周襄王之世。餘皆西周舊國也。其後侯爵而降。子爵而稱王矣。降爵猶可言也。僖王不可言也。然而春秋之初。祀與滕薛雖弱。猶以侯書。荆強猶以號舉也。至荆改號楚。始稱人。及陵夷日甚。降爵者如其自降之爵。而楚吳越三強國。即進而稱爵。一稟周京之舊。而從其淫名。舊典未亡。其大端也。若五等以下。為附庸。附庸不得謂之諸侯。胡傳附庸之君。例稱字。據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之文也。杜解附庸之君。例稱名。據莊五年鄭黎來來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四

朝之文也。董子曰。附庸書字者三十里。書名者二十里。其或然歟。故蕭叔書字介葛廬。書名其殆。舊典歟。諸侯不生名。諸侯之世子稱名。故僖七年甯母之會。書陳世子款。鄭世子華。附庸之世子稱人。故桓十五年書邾人牟。人。萬人來朝。君生世子必書。而不以太子之禮。舉之則否。故子同書而子惡不書也。世子猶太子也。後儒以誓于天子為世子。則楚商臣書世子矣。未聞楚人而誓于天子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繫之公者。不必太子之母。弟。尊在父也。即母弟亦繫之公。統于公也。二語本。其云庶弟不得稱弟者。先王為立儲言之。如景王既崩。大子壽早卒。悼王為母弟。而子朝庶孽矣。蓋周之舊典也。春秋諸侯母弟稱弟。以

其任用而見經者。皆母弟也。行葦之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適。苟知有母弟之親。而不知有父。程子以為禽道也。豈先王之典法哉。

王世子不名。如首止之會。稱王世子是也。王子稱字。如王季子來聘是也。必見殺相殺而後名。如弟使夫王札子是也。爭立則名。如王子朝是也。王朝必冢宰而後。弟稱宰。如宰咺宰周公宰。宰伯糾是也。王朝大夫稱字。如南季仍叔家父榮叔叔服是也。傳稱內史叔服。內史於周禮為中大夫。吳氏曰。王朝中下大夫。四命無封邑者。以字配氏也。王朝之士稱名。如劉夏石尙是也。而王朝卿大夫並稱王人。如翟泉之盟。王子虎稱王人。則知叔衛之子突稱字。大夫也。謂為下士之微。而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五

嘉之不知。嘉其救衛不在。稱字也。畿內諸侯。卒不稱爵。從天子之告命為文。如王子虎劉卷是也。葬則舉諡。稱公同於諸侯也。王臣之見經者。祭伯凡伯毛伯召伯單伯尹子劉子單子。皆畿內之卿。而或以為大夫者。非也。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尊無與敵也。其嫁女於諸侯。亦然。逆后使卿公監之。逆書后重。天子之命。歸稱字。申父母之尊也。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故紀季姜以主婚。書尊天子也。諸侯之娶元妃。以其乘盛。納徵曰納幣。逆夫人曰逆女。至則稱以夫人某氏。至有姑稱婦某氏。而未聞親迎於其國也。程子以為躬逆於境內之館。即禮所謂。冕而親迎也。春秋諸侯。有躬自納幣。親迎於其國者。則莊之於哀姜。過也。有

逆不以卿來不迎於館。入不告於廟者。則文之於出。姜也。不  
及也。一殺於齊。一大歸於齊。舊典其可喻哉。君之世子及卿  
大夫皆當親迎。鄭世子忽逆婦於陳。鍼子不以爲譏。是世子  
親迎之證也。楚公子圍告於莊共之廟。逆於豐氏之祕。是卿  
大夫親迎之證也。故舊慶齊高固皆請於其君。以自逆禮也。  
程子以爲皆不親迎。非然也。諸侯嫁女於敵國。姊妹則上卿  
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  
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適諸侯。稱女  
適大夫。稱字。卿爲君逆。稱女自逆。稱字未嫁而卒。不書歸寧。  
曰來歸。內致女曰致女。外致女曰聘。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  
歸於某。大歸亦曰歸於某。父母在曰歸寧。沒則使卿寧也。皆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六

禮經也。禮之至微者莫如媵。媵不書而有以繼事書者。如公  
子結媵陳人之婦是也。有以來媵書者。如三國之媵。未伯姬  
是也。天子一娶十二女。三國媵之。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  
宋爲王者之後。故得備十二女之數乎。然姪婦一夫吾猶以  
爲非先王之制也。天子諸侯嫁御唯左氏九女十二女。爲得  
一人當九女。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少九嬪。九人當一少三夫  
人。當一少。當一少。當一少。當一少。當一少。當一少。當一少。當一少。  
石豈淫慾不道之君不至此。會是則公輸成王以此事之哉。  
非進御於王者也。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王制也。春秋內城二十三。春城四。夏  
城七。冬城十二。左氏城於冬者。曰書時。非是日不時。不時者  
病農事也。書時者。雖時亦書。重勞民也。亦有於冬而曰不時

不於冬而曰時者。汪氏曰。傳云龍見而戒事。則夏之九月。周  
之十一月也。水昏正而栽。則夏之十月。周之十二月。正當役  
民之時也。曰至而舉。則夏之十一月。而周之春正月。不宜與  
土功矣。城築之事。通歷三月。事畢而言之。非獨指首月也。正  
以久役而違先王三日之箴。故曰不時。其曰書時者。役猶未  
久也。然猶曰不得已也。莊公忘父讎而築臺者。三。是謂樂憂  
成築鹿囿。昭築邱囿。定築蛇淵囿。一國而爲囿者。三。厲民不  
已甚哉。史悉書之。不敢諱也。凡創立曰作。改制曰新作。易舊  
曰新。自毀曰壞。故壞曰毀。已毀而更作曰立。春秋有不當立  
者。如立武宮。廢宮是也。有不可壞者。如太室屋壞是也。有不  
必毀者。如毀泉臺是也。而脩舊則不書。如楚宮之作。不見於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七

經是也。其勝民而但憂其欲楚其實未嘗創立也。皆以西  
周之舊法。正當時之得失也。  
書有高宗形日。詩有大小變雅。陳災異。爲人君脩省之助。春  
秋於災。祲如告繹。無麥苗。無黍禾之類。不絕書。而書有年者  
僅二於天。變如日食。大雨震。大雨雪。恒星不見。星隕。星孛  
隕霜不殺草。隕霜殺菽。雨雹。雨蝨。隕石之類。於地。異如地震  
沙鹿崩。梁山崩。大水。木水無水之類。於人事。如御廩。雉門兩  
觀。西宮。臺社。桓宮。僖宮。災及成周。宣榭火。陳宋災。四國同災  
之類。於物。類如梅李實。螽蟃。蠶。城多。麋六。鷓退。飛鷓。鴉來  
巢。獲麟之類。悉書於策。皆西周成法。歷世守之。不敢踰越者  
也。

一東遷後列國相沿之例六則

平王棄豐鎬徙國東都。號令不行。諸侯僭竊。越四十年。為魯隱公之元年。入春秋。其間禮樂征伐。朝會聘問。非復王朝之舊典矣。史官載筆。相沿為例。固無待桓文之變制也。

朝者。諸侯見天子而行臣禮也。六經言朝禮詳矣。而春秋獨言諸侯自相朝。周官言朝覲宗遇。詳矣。而大行人邦交之禮。獨言世相朝。賈公彥曰。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本襄元年。知武子來聘。傳曰。小國朝之。大國聘之。文竊以為諸侯自相見。不可言朝也。故魯朝伯國。諱之曰。如先王之制。伯子男為小國。非臣於大國也。伯子男之立。既朝于天子。又必編朝。讀左補義。卷首綱領上。

方岳之列國。將比年不得周是率。小國諸侯而路也。何以貴三年之報政。王者省方。諸侯同盟。方岳之丁五服。皆相見。而又煩後此之朝乎。故特見曰。會。殷見曰。同。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皆所以事天子也。春秋列國不朝於天子矣。滕薛以侯國而朝魯。是如隣以臣禮也。穀伯綏。侯吾離。以遠國來朝。又不止同方嶽也。而魯皆受之不報。儼然天子自居也。迨晉霸興。而坐受天下之朝貢。文襄且為定制。三歲一聘。五歲一朝。子太叔猶以為其分不煩。悼公平邱之會。定朝聘之數。其後一歲不朝。微朝之使出矣。再歲不朝。問罪之師至矣。又何怪申之會。率天下諸侯。朝於楚。賦。臣哉。吾故以為世相朝之說。非周官原文也。否亦指當時附庸之君。朝於所屬之大國。

國如孔子謂。顛火為社稷之臣耳。而註疏誤解之也。然則東遷後之朝聘會同。其名存其實亡也。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春秋書伐者二百十有三。大抵諸侯據諸侯以相伐者也。傳曰。有鐘鼓曰伐。無曰侵。遷曰襲。小雅六月之詩云。鉦人伐鼓。晉語云。趙盾伐宋。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皆為有鐘鼓之證。侵與襲皆潛師而實不同。侵有率與圍者。如齊桓侵蔡是也。有用全師者。如魯莊侵宋是也。襲則猝然偏師掩取。僅齊莊襲莒一見而已。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破。大崩曰敗績。得僑曰克。覆而敗之曰取。其師皆陳者。兵交之謂。彼來而我應之。兩軍相楚。如城濮之戰。鞞之戰是也。若敵未成列而我敗之。如晉人敗秦師於微。讀左補義。卷首綱領上。

也。或彼成列欲戰而我故緩之。如曹劌之敗齊師於長勺也。或敵雖成列。猶未欲戰而我以詐誑之。如越人之敗吳師於檇李也。未嘗兵交出其不意。皆未陳之例也。克者勝敵之謂。止。鄭伯克段一見。此克而彼大崩矣。然不書戰。不書敗。之敗。續而為此文。君臣之分。非必盡如二君相敵。聖人之特筆也。春秋書滅國之條甚矣。而尤甚者。莫如曰。取某師。取之者。威力兼備。網羅掩覆。一軍盡禽。如宋皇瑗之取鄭師於雍。鄭罕達取宋師於圍是也。晉伯已帥。殺人無忌。幾同於戰國。始知伯者之有關於民命也。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勝國者。大帥陷敵。絕其社稷。有其土地。為我所勝。而有之之國也。通以滅為文。獲大都得而弗有。如狄人之於衛。秦人

之於滑。以人為辭而已。故又曰弗地。曰人。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又曰凡書取言易也。而或以為國稱滅邑稱取。然春秋唯以難易為辭。其國邑非所論也。用力難重。雖邑亦曰滅。如虞師晉師滅夏陽。吳滅州來是也。不用師徒。即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如宜取根牟。成取郭。襄取郭是也。或謂既書伐而又書取。安見其不勞乎。不知用師伐國而以餘力得邑。則猶以為易也。如倍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孫歸父伐邾。取澤是也。或以為諱魯之滅國。故曰取。不知滅項不諱。此何以諱也。且宋人取長葛。齊人取濟西田。徐人取舒。書取邑。取田不獨魯也。或云諱其取。故不稱公。春秋魯史也。但言取則魯取之可知矣。猶項言滅。則魯滅之可知矣。然取國與滅國。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終有異。蓋魯為附庸。令其屬已如取。須句。根牟。郭郭之類。非必盡夷其社稷也。若夫君死曰滅。大夫生死皆曰獲。能左右之曰以環而攻之曰圍。聚兵守之曰戍。敵去而蹙之曰追。徒其人民曰遷。脅而服之曰降。民逃其土曰潰。諸如此類。不能悉舉。皆東遷後相沿之史例也。周官大司馬九伐之法。賊害賢良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其曰青曰壇曰刑曰正曰殘曰社。皆各當其罪。而春秋列國互為併吞。其名例多於古。而青壇六者無文。大抵以侵伐為營私作亂之謀也。昭定以後。欲求桓文而不可得焉。春秋安得不作歟。

義莫重於君臣禍莫大於弑逆傳於弑君者謂凡青君君無

道書臣臣之罪說者以為害義之甚而不知東遷後史官之例也。弑君之賊本國太史書於策。即以名告列國。列國之史亦以名書。如宋督晉趙盾齊崔杼楚公子比是也。若行弑之意出於新君或新君有心庇賊而董狐南史不常有其赴於諸侯謂君無道國人殺之。史氏因立稱人稱國之例以為彼國弑其君彼國人弑其君書國書人一也。無所主名之辭耳。獲麟後二年續經之文也。二十四年夏四月齊陳桓執其君寘於舒州。此記者之特筆。執君為恆。弑君非恆而誰。至六月書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不書陳桓。則史官從告之文而記者因之也。可知例出于史氏而非聖人定之矣。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此東遷後之變例。如蔡季自陳歸于蔡。紀季以鄒八于齊。齊仲孫來之類。以其事為賢否不係于字與氏也。有謂大夫賜氏稱公子公孫不知君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是繫也。非氏也。公孫之子不得言公曾孫。以王父字為氏。因為族如叔牙稱公子。其子茲稱公孫。茲之子得臣。乃為叔孫。叔者牙之字。所謂孫以王父字為氏也。季友酈牙立叔孫氏。可知僖公即位。俱立三家之後。蓋友向未卒。即賜其孫之氏。世為魯卿。所謂生而賜氏也。若夫公子公孫則繫耳。夫何待於賜哉。聘大夫特書名者。如秦術楚椒吳札是也。或以不書族為貶。則楚遠罷伐吳書族。未知札于吳何罪。罷于楚何功。且叔以聘而貶而罷以伐而褒也。說不可行矣。弑君特稱名者。

四州吁無知公羊曰當國也穀梁曰弑而代之而齊商人亦當國而何以稱公子也其於宋督宋萬穀梁曰萬宋之卑者督為太宰胡為不稱族或曰未賜族也傳明有華父督南宮長萬之文非無族也殺大夫特書名者二得臣宜申是也或亦以為貶也彼公子側成能諸人固書繫書族矣何以于三子而獨去之也然則特稱名者之非貶可知矣或曰史氏之例凡殺大夫皆謂有罪書名何也曰從告也如衛殺孔達以悅於晉辭曰寡人有不令之臣達既伏罪矣政告可知當時雖賢大夫之戮必文致其罪而史氏因以罪書名其出奔者則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而史氏因以出奔書名有但書殺大夫而不名者傳之篇宋殺其大夫莊之篇曹殺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士

其大夫文之篇宋殺其大夫史官有無罪不名人衆不名之例而聖人因其舊文據事直書或名或否無義例也杜氏謂聖人書法名卽有罪而於孔父仇牧荀息洩治之死祭加貶斥則杜之謬也春秋凡殺罪臣及討弑君之賊與殺忠良無罪人之特筆也凡殺大夫三十二皆筆此西周盛時諸侯有罪方伯奉命討之執而歸諸京師聽命於王無擅執之而歸者也傳曰凡諸侯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蓋強國諱其所以執之故而以不道於其民告人者衆辭以為衆人討之爾書執稱人者二十五皆是也若聖人書執未有不惡之也謂恃兵力之衆如晉人之執虞公宋人之執邾子爾執當其罪者惟晉厲

討曹負芻之弑君故稱晉侯然晉文執無罪之曹宜亦稱晉侯可知不以書爵為衰矣其反國或書人或書歸傳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日復人杜氏曰此條所以明內外之援辨順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例而有不盡合者如衛朔入國係諸侯納之何以不書歸國人方立於卒未嘗逆朔何以書入也逆臣如孫林父叛臣如趙鞅皆書歸何以不書復入也蓋當時諸侯納朔自嫌抗王而托於國逆之例以告也晉臣繫於林父鞅不以爲大惡故不以復人告也夫國復歸並書名史官之慎以有二君也有不名史氏詳畧之異也若以名爲有罪則滕子嬰齊被執何罪而書名以不名爲無罪則曹負芻有罪矣何以不名也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士

天子之喪赴至遣上卿奔喪共弔贈器幣至送葬六服諸侯親赴京師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執畢至是也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若不親往也弔遣大夫送葬遣卿諸侯之夫人弔遣士送葬遣大夫此弔喪會葬之禮經也春秋歷十有二王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遣使會之也平桓惠定襄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而宣如齊奔惠之喪成如晉奔景之喪襄如楚奔康之喪昭如晉且奔少姜之喪史氏據事直書以及贈時含祔之屬無一畧焉而周王之崩從無列侯入都門而就燒聖人之所傷也列國之喪亦多不循五月之制史於過

期者書其緩不及者書其速不赴者不書亦有來赴而不書葬者如昭十四年莒子去疾卒則意如積憤而不會也大夫書卒不書葬亦有遣上卿葬外大夫者如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是也

一魯史自相傳受之例七則

春秋列國皆有史官而魯史尤著志本國之事則有臣子之道焉如諸侯各以其爵而內稱公諸侯皆稱卒而內稱薨不成喪不書葬合葬隣國曰葬某公皆國初相傳以至春秋無異也然世有升降執政有賢否史官或與為俛仰而其尊君規上彰善癉惡之意自有存焉者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古

春秋魯史也大事無不書而不書者有三不告廟不書非君舉不書隱諱不書此史氏相傳之凡例也公行一百七十二而不書其至者九十七夫人之行十二而不書至者十有一此不告廟者也隱元年費伯帥師城郕公子豫及邾人盟于翼皆不書此非君舉而不書也善則歸君惡則歸己蓋言諱也若每事皆諱則為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故諱惡為禮無隱為直兩者通之亦史例也公羊乃曰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不諱然莊之篇公娶讎女大惡也何以不諱而諱戎之來侵僖元年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辟難而出為事之大既出而入則常事矣何以諱入而不諱孫公羊之說未安矣蓋諱之法不一端有隱約其辭

若有諱諱其名者有全隱其事絕不見經者傳述史例曰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諸如此類皆隱約其辭也諱奔曰孫諱殺曰卒諱殺大夫曰刺諸如此類是諱諱其名也諱在外則不書其事如宣九年晉人止公於會盟於黃父公不與諱之也成十年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魯人辱之而不書也他如文二年適晉不書昭十年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皆諱之也此全隱其事而不見經也雖於聖人之義有合有不合要皆魯史自相傳受之例也

馬氏

史官多諱辭而魯史則終異於列國諱君非其志也詳見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古

年有所制而不得伸則諱之然大義亦自見焉公之薨於齊氏也討弒君於齊氏矣繼弒君而不行即位之禮者隱之也大書曰公即位則公無隱先君之心矣即其無隱先君之心而知其與聞乎弒也桓之葬於齊也莊不書即位隱之也而夫人忽孫於齊知夫人之與聞乎弒也子般之卒也公子慶父何以如齊聞公之薨也夫人姜氏何以孫慶父何以奔也則其卒其葬知姜氏與慶父為之也子惡之卒也夫人姜氏歸於齊非弒何以大歸也季孫行父又何以如齊謀之於齊也宣公儼然即位而使公子遂逆女於齊不問而知公與遂行父之行弒也雖其屬解聖人問有筆削而大槩則史文也

以是知弒君雖諱而實未嘗諱也淫惡至文姜而極矣從母

之命而忘其父至莊公而極矣。史官於會。防諸城跡。歷書八事。蓋君舉必書。夫人一出一入。必書。後成例以著其惡。而公及季孫以為夫人會。享其兄弟常事耳。使悟其書。姦有不如崔杼之殺太史乎。魯史策書遺道。猶存此其徵也。列國皆有史官。他國之事。苟非赴告。莫知其故。若傳聞所得。即據而書之。是列國無信史矣。故會盟侵伐。亦放殺殺死喪。災異諸大事。非其國告。命。則吾大夫親蒞其事。亦有書有不書。齊氏履謙以為春秋不從赴告者。謬也。隱十年傳述史例曰。告則書。不然則不師出。城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文十四年云。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怒不敬也。此赴告之例之大綱也。故有雖告而不讀。本補義。卷首綱領上。六。不以其實者。如文十四年。晉人潛師夜起。敗秦師於令狐。而以敝告。史無由知其未陳也。有告之而異其文者。如宣十年。齊崔杼出奔。而與族以告。史無由書。崔杼也。有全沒其事。不以告者。如僖二十四年。秦伯納重耳於晉。殺懷公於高梁。而不書。文六年。楚人滅蓼。滅文仲。情之而不書。襄十年。王叔奔晉。而不書。皆未告故也。惟哀元年。吳人越。不書。傳曰。吳不告。慶越不告。敗學若疑之。以為夫差方爭伯中原。自喜其功。而置之不告。無是理也。不知經書越敗吳於檇李。吳子光卒。斯時吳告諸侯。謂越王殺其父。志在復讎。勾踐一日不殺。父讎一日不報。是以有立庭之呼也。一旦與師破越。入其國都。為宰諂所愚。而報讎之志頓墮。夫未入越。而逸讎猶可說也。既

入越而赦。不可說也。荷誇入越之功。適貽忘讎之恥。故井入越而不告也。左氏與夫差同時。豈有不得其真者。而以此攻傳誤之甚也。若夫天王十二而不書崩者。三楚十二世而旅以前。並不書卒。邾莒薛宿。問書其卒。鄧息申。唐蓼六。肥鼓之滅。皆不見經。諸侯侵伐。會盟奔放。諸事有傳而無經。不能更僕皆不告不書之例也。傳曰。凡祀啓。祭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也。啓蟄。建寅之月。閉蟄。建亥之月。龍見。建巳之月。始殺。建酉之月也。蓋月分四時。間之以問。其節未必恆在其月。故四者以中氣言之。自此以迄來月。三句之內。皆為祀限。故如月猶可郊。而子月猶可烝也。禮不卜常祀。卜其牲日。而魯以郊為常祀。非禮也。不卜而郊。尤非禮也。蓋相沿而不自知其失也。郊望詳見。凡設壇祈雨曰雩。用盛樂曰大雩。禮天子大雩。帝用盛樂。建巳六月。祭於天帝。遠為百穀祈膏雨也。諸侯雩於封內山川。經稱大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者。八。昭二十七年七月。上辛雩。季辛又雩。則旱甚也。雩而得雨。喜而志雩。雩不得雨。則書不雨。為災。昔旱雩常禮也。魯書大雩。則併也。宗廟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魯以周公為始祖。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太室。卽世室。杜氏作太廟之室。公羊改太為世。無庸也。羣公曰宮。則以諡名宮。如桓宮。僖宮。襄宮是也。廟。廟曰新宮。若夫四時之常祭。祈禱烝嘗是也。經但言烝嘗。而不言祈禱者。或曰。采周公之典。裁約以為文。非也。得禮則常祀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七



不書桓公八年之兩書烝以禋祀而書也十四年之書乙亥烝以御廩火而書也不然十二公烝皆多矣豈獨此二年也哉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傳曰魯有禘樂晉有禘祀則借禘不獨魯矣魯儒托為成王康周公以自表異乃作明堂位祭統而其言不然也先儒之論禘祫者曰天子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趙東山謂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魯用天子禮樂故以禘代祫如閔二年吉禘於莊公文二年大事于太廟晉人亦曰寡君之未禘祀此喪畢而第一禘也自此而五年再禘八年又禘傳八年禘於太廟宣八年有事於太廟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六

廟定八年從事先公喪畢之第三禘此其徵也唯第二禘不見經以無他故則不書也常事者之不勝書必過禮而後書故書蒐狩與攷魯併郊禘自僖始而潛禘最先閔二年禘於莊公然但用於未入廟之主猶未今乎禘也至僖公以禘代祫用於太廟則真禘矣嗣後大祫之日皆為禘曰魯進有禘無祫而禘為常祀夫子因史官之文待存二禘以志僖禘之始而不係於哀養之致與不致也後凡書禘皆以常禮削之至文二年禘祭紀躋僖公此人倫之大變故書大事若曰舉大禮而大無禮如是乎若仲遂卒猶釋叔弓卒樂去此事變之小者故曰有事因事之大小為文之詳畧也從祀先公其云順祀則正閔公僖公之位云祀先公則合已統未統之主

而禘不待言也其不明言禘者蓋無俟乎屢舉禘之名也故魯僖八佾但書初獻六羽而後此之書高書簡其為八佾可知也此兩書禘而後此之大事有事從祀之為禘可知也仍不設其實矣蓋魯史相傳而聖人筆削之者也或曰郊禘等耳何以屢言郊蓋魯郊無以屬辭也若云有事于上帝舜益彰矣且嫌混於大零之祭故直曰郊也或又曰經云有事得非時祭乎不知經同大書已卯烝乙亥嘗矣未聞言有事也且時祭及於五廟不得專書太廟政官也唯五年大禘之說終不見經意者魯有三年之禘而無五年之禘始僖僖所穀之郊而未嘗僖日至之郊乎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九

春秋大國之卿書於策而小國無聞大國公侯之國也小國伯子男之國也然曹伯伯何亦伯何亦伯何以曹無大夫而鄭卿屢書亦伯何何以大夫俱見於經滕薛侯爵也何以滕薛無大夫或曰強弱之分也先王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安有強弱之懸絕哉舉以勢力兼併論而不論先王之封國夫豈尊王之義而抑知春秋之無王久矣史不得不因其勢力而詳畧之也鄭之強也始於莊公平王末年敗於交貨桓王初立敗於伐夷或合諸侯以舉諸侯或聯諸侯以伐諸侯而交親於魯故死驢助田而鄭大夫見經自此始迨桓文與楚爭鄆無虛日書名之大夫或執或殺矣鄭之同於大國非鄭之幸也秦自穆公始通中國齊桓已沒晉伯未興一置晉君使中國無弱而有弱自此而秦大夫之文

於中國者常見於經書無大夫而公子首以駁較書公孫  
會以待放書郝莒無大夫而三叛人特書鄒世子孟以如晉  
書而踰時自同於郝並屬於宋君會稱爵臣會稱人此歷世  
史文相傳夫子安能備共封國之舊考其名氏而書之故時  
會所流世風之變皆史官以爲例而聖人因之也

魯史諸侯嗣立先君木葬書名如子般卒子野卒是也既葬  
書子如子卒是也踰年稱公十二公皆同公羊著以爲例而  
左氏不言例者畧經所已明也微獨魯鄒皆然桓十一年  
鄭莊既葬而世子忽書名鄭伯爵公侯降名稱子則伯子男  
稱名可知也僖二十五年泮之盟衛侯稱子皆未踰年也當  
是時降服稱子以自通則主會者書子以告如宋襄陳共陳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于

懷是也不然則從其恆稱如宋共衛憲衛定是也而其時列  
國又有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之例如晉獻未葬而奚齊稱子  
既葬而卓稱君左氏屢著其例所以示失禮也元凱誤以列  
國例魯史又以列國例鄒衛故於子卒則曰魯人諱弑以未  
成君告不知傳言諱弑書卒非諱而書子也於鄒忽之奔謂  
鄒人賤之以名赴不知例應稱名非賤之而名也於衛成洮  
之盟謂降名以承父志不知喪自降名非爲承父志也僖九  
年傳曰公侯在喪稱子喪者三年之喪未踰年而稱子也杜  
氏曰在喪未葬也明既葬免喪則稱君矣不知此春秋之亂  
制鄒衛猶不其然魯史更可知也若諸侯書卒別於內也大  
夫書卒終其事也內女爲夫人書卒爲之服也許嫁書卒成

其喪也王姬書卒主其婚也然以齊襄之婦而魯爲行服其  
何以誌喪車者之靈則魯之儀也若外則從告凡喪赴以往  
日者書往日平王之喪是也以來日者書來日靈王齊桓公  
靈公是也所赴而異日者再書之陳侯鮑是也不以時告者  
卽告時書之僖四年冬晉殺太子至五年春來告卽書春是  
也皆魯史自相傳受者也

一春秋霸國更定之例五則

聖人之重霸不得已也魯周懷楚不無小補然自此  
而禮樂征伐係於霸國矣變周之舊章去周之典籍  
每一令行諸侯風從而史官因以爲成例魯史所書  
皆從霸國來告之文也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三

五霸桓公爲盛其所定之例高出晉之世霸不獨首倡伐楚  
之謀已也莫重於王世子之位而桓以外藩定之天下不敢  
搖國本也於世子殊會於宰孔不盟而晉則上盟于子虎於  
翟泉矣莫大於哀姜淫殺之罪而桓以至親誅之天下不敢  
有弑逆也而晉且爲臣之訴而執君矣侵伐不與大師大衆  
故史屢書齊人而晉則無從不連諸侯矣會盟不困小國故  
小國闢焉晉自文襄以後凡聯薛莒杞邾小邾皆奔命矣莊  
僖二公書如齊未嘗朝也而晉則魯衛皆屬國矣會于野進  
陳侯於衛上以尊三恪遂終春秋之世而晉則諸侯之進退  
任意爲之矣張氏溥謂桓所存者中外之大防桓所持者上  
下之大分有王者起必任之以方伯如唐虞之四岳成周之

二伯焉雖揚之太過然跡其行事亦幾幾近之矣

自隱至僖凡會盟戰伐之大者皆諸侯主之然十世希不失矣自僖之末以至文宣則諸侯之恣而大夫之張也自言之末以至襄昭則大夫之恣而諸侯之微也諸侯之權歸於霸國霸國之權主於大夫於是晉卿制為大國之卿而小國之君而公然會伯子男考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是侯伯之卿同命於天子爵不甚懸安得侯之卿同於伯之君也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是三卿為察采其於上卿不過如論語所謂閭閻與言而已未問輒以君禮事之且次國之君七命小國之君五命而大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三

國之卿三命安得以三命之臣與七命五命之君比肩為耦耶然則春秋何以有是禮天子之卿受田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晉僭天子之禮而晉卿亦自同於天子之卿故謂可以當伯子男之君而諸侯之趨晉卿甚於晉君而或執戎廢遂懸於霸國卿大夫之手矣是故荀偃會鄭伯而傳曰為夷故也史例也澶淵之會不書趙武每公也趙武德公故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詳見二十七年宋之盟曰書先晉晉有信也此皆魯史承霸國之告命而變文以書也夫子脩春秋以大夫不當先諸侯則荀偃自居鄭伯下宋之盟趙武先至會則會先趙武史例則非史文猶順用其文不用其例也澶淵之會不為刊正者存其文明著其失也

西周諸侯無有弒立或有之施即伏法如魯伯御弒其君懿公而自立宣王即殺伯御是也周官大司馬九伐之制放弒其君則殘之殘者非徒殺之裂其肢體如宋人之醜南宮萬齊人之轅高渠彌之類也大慈何至漏網哉東遷後弒立之君輒倚強國為援如魯桓弒立與鄭伯會於垂盟於越以固其位然猶未定為例也故州吁兩會諸侯伐鄭其殺也史不書君追晉崩與而定為成例矣弒立之君列子會則諸侯不復討觀成十六年晉人曰若有罪君列諸會可見此例行而宋鮑弒立晉靈定之衛林父逐君晉悼定之而亂臣賊子接踵於天下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三

舊以大夫稱人為貶而以書名為無貶先儒謂桓文之霸盟有大夫但稱人以為其國之人耳必世子始得次於小國之君大夫未張也自晉文翟泉之盟則列國大夫上干王子虎矣然猶未主諸侯也大夫主諸侯自晉襄垂隴主士穀晉靈新城主趙盾始而晉大夫橫其無怪定十年安甫之會君大夫並列矣據事直書其義自見何待稱人以貶哉若以稱人為貶則隱桓以來外兵非君將皆稱人齊桓之霸伐宋伐鄭伐鄭伐英氏皆人之其皆以為貶乎殺之役謂以晉子主兵而稱人以貶則凡在喪出會盟而君書爵大夫書名皆褒也昭十一年厥慙之會大夫皆名是撥兵不動坐視蔡大子為僇而春秋猶褒其功也蓋君將稱爵大夫將稱名或稱人若君將或稱人則不以親將告知僖三十年圍鄭晉秦晉人是

也。如稱人貶君復稱人貶大夫是上下混也。被殺書名為罪而會盟書名為榮是褒貶亂也。且以貶君者貶大夫是尊之也。安見為貶以大夫之級君罔上豈一書人而足蔽其事乎。謂此成公二年以後之史例也。晉卻克率四國七大夫戰於鞍齊人敗績自侈其功而大夫皆書名以榮之。魯四卿並書齊公子首具列焉皆從前未有也。是冬楚人盟十二國大夫於蜀列國之史。隱盟畏晉不敢張其事皆稱人自是遂有稱名為褒稱人為貶之例。曰蜀之盟何以知非從楚告命之文也。如從楚告蔡許二君必不以失位削之矣。晉悼之季賊臣荀偃為政士句趙武士鞅繼之所定之例更為謬戾。當其意者雖小國之卿亦書其名而與之為伴。雖上國大夫不以名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告左氏作傳遂以為禮泉以來凡會列國大夫者人者皆史例有意抑之而豈知成公以前何嘗有是哉。諸侯有會同侵伐之事王人序諸侯上畿內諸侯之卿序列國士大夫各序其班無越次也。魯以周班後鄭遂有鄭之師然其叙三國來戰仍以周班故傳曰先齊衛王爵也。雖衰世而古道未盡。武矣。自桓文主會霸主序諸侯之上而有子男序侯伯上男序子者如同盟于幽許男先於滑伯伐楚以後。桓先曹伯會淮則先于邢侯同盟。莊中邢子先於杞伯同盟。馬陵莒子邾子先於杞伯以後。莒邾恒先於杞是也。有世子序小國之君上者。襄十年齊世子光序滕子薛伯之上。十二年序莒子邾子之上。傳以為先至也。蓋齊為大國而每貶

於晉故悼公因其先至而進之以說於齊也。在喪稱子有居本班者有降其班者如蒍邱之會宋襄稱子在本班也。會溫陳共稱子班鄭之下。定四年陳懷稱子班鄭之上。杜氏曰皆主會者所為也。諸侯之角攝位受盟稱子衛序鄭之下。則信八年會踐土之叔武是也。許卿序齊宋上自僖二十九年魯泉之盟始也。齊卿序宋卿上自襄二年成之會齊崔杼始也。然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王臣蒞盟其載書有與會次不同者踐土之盟齊宋先也。而載書則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濟宋王臣莒期召陵之會蔡先衛也。而傳稱莒先告劉子乃先衛侯皆王臣以周班為序也。楚卿序諸國之上蔡卿序陳上秦卿序宋上則楚主夏盟而尊其所驪也。於是而晉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伯思矣。一魯君臣私定之例五則。史官載筆時而受命君相而詳畧異焉。鄭子產為政。燕隧之盟公孫崇強與之命太史書曰七子而不敢問。故昭三年鄭被黑以大夫書然則君相之意旨史官不得忤之也。魯自強臣專國君如寄生史有承其命而書者有畏之而不敢書者無君而托為尊君媚晉而時為尊晉例益謬矣。入夫非君命不出竟而或書名或書人有當書名而不名者如高侯將南陽之甲以靖魯難而曰高子來盟魯人喜之也。陳初聘魯而云陳侯使女叔來聘魯人嘉之也。皆不書名也。

天子之卿。桓稱爵大夫。書字。皆不書名。有不當名而名者。如歸惠公仲子之賈。而書字。桓王越禮而賈。且緩而豫。凶事故名其字也。桓篡立而天王不討。又下聘焉。故渠伯糾稱名。或曰。仍叔之子。家父。皆聘桓也。何以不名。曰。宰任國政。王有過舉。則失其職。宰冠六卿。奉使下國。則發其尊。魯與疾而名之。若大夫奉命。其職也。無可責也。顧以為大夫。褒貶而書字。書名。則又非也。使女叔如字。頤之書名。夫子何以知其字。使字。如女叔之書字。夫子何以知其名。也。衛蒯賸出奔。父逐之也。如晉殺申生之例。稱世子宜也。鄭忽之奔。弟篡之也。何以不得書世子。蓋突即位。而不以世子告魯。復黨突而仇忽。故不謂世子也。猶之曹爲赤。篡立踰年而出奔。不稱世子。赤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美

不以告。而魯史承之也。帶一人。而或稱公子。或不稱公子。而兩卿可知也。陽處父一人。而或氏或不氏。而外卿可知也。春秋於爵次名氏。一仍舊史之文而已。然則宋昭公之大夫。俱書官而不名。或夫子之特筆乎。曰。亦史官之例也。公子鮑上結君祖母。下交六卿。公族以及國人。盡殺大夫之忠於君者。書宋殺其大夫鮑殺之也。而告於魯。曰。昭公無道。殺大夫之多也。其告司馬之殺。司城之奔。亦猶是也。於是華孫奉鮑之命。結接於魯。襄仲陰附之。而戡成矣。昭公之後。四國伐宋。而魯獨不與。知華孫之來。有力也。以官書者。承告之文。皆以暴其君之無道。而聖人因之。則以見被罪者。昭之臣。而來盟者。鮑之黨也。宋子哀出奔。而不名。亦猶是也。

事非有關於天下。一國之故。則不書齊鄭朝王盛典也。齊鄭納王。及晉文勤王。大功也。而皆不書。非夫子削之也。魯王之義。不明。魯人以已不與。而不書也。鄭昭弒於渠彌。子亶殺於齊。襄子儀結於傅瑕。而史不之書。魯黨於突。以突爲君也。雖齊人之討賊。大快人心。亦不書也。滑抗宋以納無虧。無虧見殺。魯人恥之。故無虧之殺。孝之歸。皆不書也。叔仲彭生。不從襄仲之弒。逆仲殺之。而理於馬矢之下。是忠義之士也。而史不書。季林願氏。比之匹夫匹婦之自經。而聖人削之。何以孔父仇牧。之以節書也。望溪方氏謂聖人削之。發後人之疑。以旌其忠。則慶父何以不書。卒於密。而魯柔溺結。何以不書。其卒也。則又曰。慶父出奔。故也。故亦出奔。一請於齊。一請於莒。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毛

何以赦書卒於齊也。又謂魯柔溺結。皆隱之臣。臣於桓。爲其黨賊而削之。而叔仲彭生。又以其不黨賊而削之。得毋自相背乎。公子結於莊十九年。始在使命。未知其生於隱之世。桓之世也。桓弒隱時。未知有公子結否。及卒而追治其黨。桓之罪。不已苛乎。先儒云。春秋闕文於桓。獨多。正月不書王。諸臣不書卒。皆闕文也。杜氏云。彭生不卒。史官畏道不敢書也。說皆不易。而不必過求其義也。成之篇。齊侯伐北鄙。取龍。襄之篇。季武子取下昭之簞。晉爲杞取成。皆不書季孫。不欲書也。魯政主於季孫。季不欲書。執則書之。而事者以爲出於聖人之意。則愈求愈遠。而不得其說也。文宣失政。權奸用事。此後史例。夏曆文八年十月壬午。公子

遂會晉趙盾於衡雍乙酉會維戎盟于暴兩書公子遂傳曰  
珍之也蓋魯人不知其人而珍重之非聖人珍之也宣元年  
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姜至杜云出入稱名氏所以  
尊君遂不言公子替其尊稱所以尊夫人成十四年叔孫僂  
如齊逆女僂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稱族尊君命也  
舍族尊夫人也夫逆之首婦則夫人益尊豈有辱其逆者而  
夫人反辱乎此義甚顯而或以為後人增之理或然也昭十  
四年晉免意如意如歸自晉傳曰晉晉罪已也統之盟叔孫  
豹去族傳曰遵君命也季孫欲媚晉故平即之歸去族以媚  
之若就盟之君命乃季孫假之以令叔孫而叔孫不從因命  
史官去族以示進命之罰史氏承謬而不敢更也夫子作春秋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元

秋以為史文非大經大法所係者如兩書公子遂順文也於  
義無傷也上書季孫意如叔孫豹下但書意如豹省文也於  
辭無害也則從其文而已於豹無礙於意無礙也  
閱信以前魯君主之文宜以後三桓主之而史聽命焉故夫  
人有不赴不附而稱夫人幾非小君者如信公以夫人逆哀  
姜也魯人迎合信意以桓殺之太過而大義昧矣其後成風  
敬嬴之卒並稱夫人君以為夫人史安得不書夫人也魯之  
文十二年卿太子來奔而公以諸侯逆之安得不書齊伯也  
有非卿而書獲者如公子友獲孳嘉獲之以張其功也外相  
如不書而齊鄭如紀書之者魯為紀謀而紀告之也來不見  
公而亦書如介葛盧來公在會魯人喜能來遠人先儒謂魯

頌何懼彼淮夷來獻其琛即其事也是君主之而三家附和  
之也諱君國之取史例也惟成十六年沙隨公不得見昭十  
三年平即不與盟未嘗諱方望溪曰魯至成喪季孫威重過  
於君沙隨之役行父見執平即之役意如見執季孫之執不  
得不書也則公之不得見不與盟亦不敢諱也其說是也夫  
至於欲諱而不做則其情苦矣或曰何弗并季孫之執諱  
之曰季氏方以代公之執為忠而有功於魯史敢快之乎非  
公命不書邪庶其以邑來奔時公在晉而宿愛之昔年夷邾  
黑肱以邑來奔公一在晉一在乾侯而意如受之安得有君  
命而史書於策者季孫重其地也不奉君命又文宣以殺之  
史例也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元

吳楚徐越以號舉其伍稱也不從其伍稱而人之爵之則魯  
人為之也夫豈聖人進之哉倍以前楚侵伐皆書刑而來聘  
獨稱人魯人以其有禮而人之非聖人謂其有禮也倍文以  
後楚日益強與晉抑主齊盟故列國之侵伐少則稱人衆則  
稱師君將則稱君卿大夫將稱人而楚亦同於列國焉其於  
會盟亦然自成二年戰於鞍列國之卿以名見而六年楚公  
子嬰齊伐鄭亦以名見矣自是列國之卿帥師悉書名而楚  
卿亦同蓋諸侯之視楚猶齊晉故魯史之記楚事亦同齊晉  
也徐勢未張吳越後起故魯以號舉而徐為齊取舒伐英氏  
五年會戚吳人與焉故稱人栢舉之職敗楚救蔡故書爵皆  
魯人私書之也入郟之役使從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

之例。當稱爾。然魯以齊晉視楚。而吳則外之也。使從楚。嬰齊伐莒。楚人入郟之例。當書入。則疑於夫。策等帥師。而君駐於柏舉也。故既得於前。文後則仍其恆稱。以號舉而已。昭五年。楚子率諸侯伐吳。而越常壽過稱人。重楚也。重楚不得外。越也。黃池之會。兩霸也。兩霸不得不爵吳也。吳楚徐越皆外。商也。而於楚則內之。三國則外之。而或私喜之。則稱人稱爵。立書其事。則從其恆稱。皆魯人私意也。嗟乎。楚強極矣。晉日趨於弱。使非吳為之議。其後則泗上十二國。安能終春秋之世。故柏舉入郟。謂有功於中原。諸侯可也。然則外吳而內楚。夫豈聖人之意哉。前中參用通論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三

讀左補義卷首

綱領下

讀傳者莫不曰左氏之傳。史家之宗也。馬得其奇。班得其雅。韓得其富。歐得其婉。有其一體。皆赫然文名於後。而抑知傳非文也。傳聖人之經也。文極其工。正以發經義為工。傳非史也。傳聖經之義也。事極其備。正以開明經義為備。貌取而遺其神。可乎。綜其十有二善。臚列於篇。非敢謂已盡乎左氏也。學者因是而類伸之。則左氏之善。有不能更僕者。亦讀左者之一助也。

一躬承聖教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劉子駿云。左印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與親見。詳畧不同也。自漢迄隋。無有異說。集解序所謂受經於仲尼。不其然乎。至唐啖氏助。趙氏匡。據傳有不更庶長二官。皆商君爵級二十之內。以為秦人在戰國之後。不知二官。秦先有之。後增至二十。非商君倡之也。朱子據傳云。虞不臘臘為秦祭。亦謂秦人說者。援應劭風俗通義辨之。又疑為楚左史倚相之後。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不獨楚為然。即以官為姓。當云左史氏。如司馬司空之類。不當舉左為氏。夫宣王時有左儒。魯有左師。展孔子弟子有左人。邾安必其為楚人乎。蓋左氏春秋時人也。其文雖汪洋奇變。而不失三代渾穆之遺。黃氏澤曰。真春秋時文體。全無戰國

意。思。破。國。書。戰。伐。如。所。謂。拔。某。城。下。某。邑。大。破。之。即。急。擊。等。語。皆。左。氏。所。無。則。項。平。甫。所。謂。魏。人。王。荆。公。所。謂。七。國。時。人。皆。不。攻。自。破。矣。趙。氏。仿。猶。以。稱。風。稱。魯。領。商。頌。為。疑。不。知。皆。聖。人。編。詩。手。定。故。記。述。孔。子。兩。引。國。風。孟。子。亦。言。魯。頌。受。經。仲。尼。此。其。徵。也。太。史。公。以。為。魯。人。劉。向。別。錄。亦。以。為。魯。人。其。云。左。印。明。授。曾。申。申。授。吳。起。權。弓。曾。元。曾。申。皆。曾。子。之。子。史。記。謂。起。為。曾。子。之。門。人。趙。氏。經。因。謂。從。學。于。曾。子。雖。未。必。然。然。與。曾。子。同。時。可。知。也。通。義。又。云。印。姓。魯。左。印。明。之。後。朱。氏。經。義。考。云。史。記。左。印。失。明。厥。有。國。語。是。左。印。為。複。姓。周。人。以。肆。事。神。孔。子。既。卒。弟。子。諱。師。之。名。故。但。書。左。氏。傳。而。不。書。左。印。理。或。然。也。夫。事。必。徵。其。可。據。國。史。非。史。官。不。能。見。夫。人。以。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二

為。然。者。也。左。氏。非。世。為。史。官。安。能。得。如。此。之。詳。非。真。命。于。君。安。敢。以。國。史。示。人。非。親。炙。之。久。信。聖。人。安。得。如。此。之。篤。師。說。本。皆。事。理。之。確。鑿。可。據。者。非。因。藝。文。志。謂。左。印。明。魯。史。官。也。是。也。其。云。仲。尼。思。存。前。聖。人。業。以。魯。周。公。之。後。史。官。有。正。樂。必。法。故。與。左。印。明。觀。共。史。記。則。左。氏。為。魯。史。官。可。知。正。樂。必。謀。之。總。官。倫。春。秋。必。謀。之。史。官。史。官。欲。成。夫。子。之。志。諱。于。君。為。之。偷。哀。公。使。儒。悲。學。士。喪。禮。於。孔。子。也。亦。然。不。然。夫。子。安。得。而。見。國。史。且。反。魯。後。不。過。歲。月。間。其。成。之。能。如。是。之。速。哉。左。氏。之。言。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春。秋。雖。經。聖。人。之。筆。削。而。藏。之。太。史。氏。人。不。能。盡。見。故。欲。其。君。相。宜。布。于。國。中。使。大。義。彰。著。為。萬。世。法。信。于。左。氏。之。為。魯。史。而。篤。信。聖。經。唯。恐。其。不。昭。明。于。天。下。也。

或。曰。續。經。二。年。門。弟。子。為。之。非。也。高。弟。雖。多。未。見。國。史。且。二。傳。必。共。聞。之。何。以。俱。止。於。獲。麟。竊。以。為。左。氏。續。之。也。欲。顯。聖。師。之。卒。續。經。而。為。之。傳。傳。者。釋。經。者。也。無。經。安。得。有。傳。哀。公。十。七。年。以。後。家。氏。以。為。印。明。既。卒。其。子。孫。續。成。之。是。也。世。掌。國。史。述。前。人。之。事。故。王。守。溪。氏。以。哀。公。後。文。頗。不。類。竊。意。國。語。亦。續。傳。者。哀。集。以。補。內。傳。所。未。備。故。陸。氏。以。內。外。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之。筆。也。然。則。左。氏。魯。史。而。得。與。於。聖。人。之。春。秋。猶。師。學。為。樂。官。而。得。與。於。正。樂。乎。師。學。未。經。執。費。于。門。牆。左。氏。安。必。入。室。而。稱。弟。子。故。史。公。以。為。魯。君。子。而。不。入。弟。子。之。列。傳。也。然。未。嘗。不。以。師。禮。事。吾。夫。子。時。相。同。必。年。相。若。若。榮。事。斯。經。篤。信。之。久。即。以。為。愛。經。于。仲。尼。可。也。左。印。明。昭。之。某。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三

一。親。見。策。書。史。官。紀。事。之。體。有。二。曰。策。書。曰。記。載。策。書。者。提。綱。挈。領。辭。簡。而。該。諸。侯。以。是。告。即。以。是。書。而。聖。人。有。因。乎。史。文。者。有。不。從。史。文。者。有。刪。去。史。文。者。晉。董。狐。書。趙。盾。弑。其。君。齊。太。史。執。簡。而。書。崔。杼。之。弑。而。經。無。異。詞。則。因。乎。史。文。者。也。溫。之。會。晉。侯。名。王。而。書。曰。天。王。符。于。河。陽。甯。確。謂。其。子。曰。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叔。孫。昭。子。謂。意。如。亦。曰。子。以。出。君。成。名。經。乃。為。自。奔。自。孫。之。辭。則。聖。人。自。為。立。義。不。從。史。文。者。也。其。餘。多。據。策。書。之。文。而。刪。其。禮。之。常。者。事。之。不。足。為。法。戒。者。班。叔。皮。所。謂。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是。也。記。載。者。窮。源。竟。委。



辭繁而不殺如周志晉乘鄭書楚書之類與春秋之體迥不相侔杜預曰仲尼皆承策爲經謂但據策書而不雜以記載也左氏親見當時策書而知聖經大義所在因以列國記載之事詳叙於編以闡其義杜預所謂博采衆記是也

一尊王重霸

左氏之義首在外王尊王不得不重霸而讀者據孟子而曰聖人黜霸夫以萬世之心而論則霸者當黜以春秋時勢而論則霸者當尊霸之當黜也爲其於仁義而假之陽爲尊周室之名陰遂其自私自利之實也故孔子以爲器小孟子以爲三王罪人然假乎仁義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也陽爲尊周室之名者猶知周室之當尊也嗟乎東遷之後天子之喪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四

求購求金不能應至王室不能以喪赴天王帥諸侯以討寤生不朝之罪而射王中肩此時求一假仁仗義以尊天子者其可得乎官受方物脩其職貢使衰周猶繫乎人心霸者之力也猶夏者楚也有霸以後止有一楚無霸以前秦晉齊宋皆楚也小國日就夷滅矣齊桓創霸存三亡國義聲震於天下而諸侯不敢肆自是晉文至悼世爲盟主博尊周恤小之美名不敢貪諸夏之尺土也受小國之懇而時合諸侯以討之執之也雖楚之橫暴猶挫其鋒憐憫恐霸者之讓其後不然而旅何人斯肯存三國而不有哉迨襄二十七年宋之盟而南北分衡定七年鹹之盟而天下無霸於是七雄起小國滅而周鼎亦侈然則桓文於三王爲罪人而視春秋之諸侯則

功臣也管仲於聖賢爲器小而視春秋之卿大夫則仁人也此孔子所以仁管仲而孟子亦稱桓公爲盛也

一寢兵息民

左氏叙戰具有六陷三累之奇故古來名將無不熟讀左氏杜征南軍興芳午取以自隨非無意也讀者幾疑其爲兵家者流此明人王長民陳錫元黎美周宋尚木諸君左氏兵法之所爲作也不知左氏之義不貴用兵而在寢兵不忍殘民而在息民於州吁則云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於宋瑒公則云十年十一戰民不唯命於陳桓則云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去草焉以親仁善鄰爲寶以構怨殘民爲惡與春秋無義戰之首腦合故春秋猶爲近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五

古使當七國方以首功多者爲上將安得開斯言也故讓楚者霸者之烈也而以名陵爲盛服鄭者爭霸之事也而以三駕爲優蓋予其不嗜殺人也僖十九年宋襄求霸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義士猶曰薄德而舉文王爲法吳師救陳延州來季子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遂退師以爲其名此其當時所未有傳兩書之爲春秋之法信乎拍擗以禮懷遠以德止戈爲武不殺爲仁蓋寢兵息民春秋之志也

一羽翼六經一則

目三易行而龜卜之說微而傳曰筮短龜長自周易行而連山歸藏之制廢而左氏猶存三易之說自王弼註易而京房焦贛才虞翻之說俱微左氏則占主三易而兼用雜占之

辭於引書可知古文尚書之為後出於有窮滅夏而知史遷夏紀之疎於命晉以唐詰命魯以伯禽而知周書之未備於引詩可知鄒風二十一篇絕無怪女之譚恨於朝廟典章可知武王周公之大禮大樂未盡民於春秋傳且為功於羣經所謂五經之餘派而古聖人之羽翮也

周衰禮廢聖人作春秋以維之傳之發明經義者皆所以維周禮也田制喪矣傳述夫子之言曰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敘從其薄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而知稅畝田賦之為厚敘也軍制壞矣傳載晉初一軍繼為三軍五軍六行而州兵而崇卒齊為先聖中邪貳廣駟乘楚為左廣右廣鄭為先偏後伍宋為鶴鵠心久則深惡三家不能守周公之典而知

讀左補義 卷首 六

邱甲作軍舍軍之為亂法也講武之田不時矣傳曰農隙以講事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而知大蒐大閱之非時制也朝覲之禮不行矣傳曰非天子不稽首朝以重班爵之位帥長幼之序諸侯罷於朝會加一等公當饗卿當燕而知朝於王所雖出入三覲循非禮也九伐之法不振矣傳曰以王命討不庭諸侯敵王所愾則賜以彤弓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諸侯不相遺俘而知擅與擄伐者之非道也司徒之封疆廢矣傳曰天子一圻列國一同以降而哀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海塗相限不使戎車是利而知取田歸田疆田之非制也十二荒政不修矣傳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而知告糶之為未務也司爇之禁不修

矣傳言出火納火不得其節則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水火交而致火宋占星而為火備鄭修德而不復火而知成周宣榭火及內外災之由於人道也大行人之邦交不明矣傳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周之宗盟異姓為後七姓從王賜之駢旄之盟而知春秋之書會書盟皆非古也宗伯之典不著矣傳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有取於楚昭若晉祀夏郊亦有禘祀魯以禘樂賓祭宋以桑林饗賓而知吉禘卜郊之非禮也馮相保章之職不修矣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言置閏也三辰有災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又曰伐鼓於朝用幣於社言救日也而歸其要於慎政一日

讀左補義 卷首 七

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而知日食星變之務修省也五禮六樂之教不明矣傳載周公之辭形鹽眾仲之論舞佾甯武不拜彤弓穆叔三拜鹿鳴以及子太叔曼平仲周倫秦醫之徒皆暢言其所得傳備錄之而知凡變禮易樂者之必誅也他如力役則非時而書雖時亦書焉馬政則日中而山日入而入水政則北陸藏冰西陸頒冰諸如此類不能悉數其有功於周禮者大也

一表裏論語

聖人之心法具見於論語而左氏無不與之表裏微獨桓之正文之諷景之無稱武子之愚武仲要君之類班班可考也而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三致意焉然後知禮讓之可與為國

備揭小人之情狀。然後可與知言。變患之來。以天為斷。不用屑與小人爭得失。然後可與知命。治人必先立本。用民必先教民。而書戰敗。則不盡其情。本之節愛敬信。時使以論政治。本之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品騰人物。孔子志在東周。世莫之宗。春秋所由作也。凡低回於周之德。三代之治。如季札如韓起。即佞如祝鮀。猶必備錄其文。蓋無一不以聖人之心為心也。或謂左氏熟習史事。以求合於論語。則又不然。於弗狂之叛。無名孔子之文。於齊景公。無君君臣之對。不載太宰之問。後世因不知其為吳為宋。不載南子請見。後人因誤為南蒯。於陳無絕糧事。於宋無向魋欲殺事。於齊無歸女樂事。其他遺漏不可勝計。而七十子之附見者。落落如晨星。誠以

請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八

春秋者天子之事論語者一家之書例不同而文亦別也

一屬辭比事

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敘也。屬辭者聚合其上文下文之辭。比事者連比其相類相反之事。孔氏以會同褒貶分言之。非也。左氏本此義以作傳。如周鄭交質。大書王崩。又曰王未葬也。觀其屬辭而知取麥取禾。宿生伐天子之喪也。晉悼服鄭而驕。楚共臨沒而悔。越武之新政。偷安屈建之新政。敏肅北於比事。而知楚強晉弱之故也。若夫經之屬辭比事。顯然可見者。傳每舍其大而論其細。如天王歸賂。不言賂惠。則仲子之非以屬辭已明。而但以緩急為非禮也。澶淵之會。不以不討蔡般。弒君為非。以比事已明。而但譏其無歸也。若一傳之

中彼此相形。而得失見一人之事。前後相照。而是非昭。晉楚俱用夾寫。傷楚強之山於晉衰也。魯鄭每為並叙。傷季孫之不如鄭臣也。快盛衰之關。立事為之矩。莫不舉一例餘。而旁通四達。桓與文相比。襄靈厲悼與桓文相比。而升降可見。伯未與之前。與有伯相比。有伯之後。與無伯相比。而世變可知。條理燦著。脈絡貫通。觸處皆屬辭比事之旨也。

一文緩旨遠

東萊氏曰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而意獨至。唯左傳為然。則杜氏所謂其文緩。其旨遠也。蘇籀雙溪集。載張嘉父以春秋義問東坡。東坡云。惟印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求之。故不敢輕論也。此深知左氏

請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九

之用心。得其文緩旨遠之趣。張氏本此作通訓。一書必有先得我心者。惜乎未之見也。蓋左氏之傳。或長篇而餘情自永。或隻字而函蓋無遺。有似刺而實褒者。如洩冶之傳。引詩之類是也。有似褒而實刺者。如宋之盟。號之會是也。有補經所未備者。如曲沃兼翼。晉鄭納王之類是也。有略經所已明者。如北杏諸會。皆不叙列國之類是也。前有綱領。後有歸宿。各為數十年之始終。本為見而必舉義精仁熟之言。以為圭臬。其尤要者。則在無文之文。如齊人之弒商人。由公子元。而通篇絕不言元。宋人弒杵臼。由公子鮑。而通篇絕不言鮑。而元與鮑已隱躍於字句之間。諸如此類。其可以輕心掉之乎。蓋奉二百四十二年之經。而疏之導之一以貫之。使人悠然會其

旨情所謂其文緩其旨遠而不肯盡言者也

一善善從長惡惡從短故其辭多恕

或曰左氏論人多溢美之辭故范氏以為詆昌黎以為浮夸其信然乎曰溢美之辭蓋述史官之意也第就其行事之迹而不論其從來之心但執其偏端之是而不求其錯見之謬如鄭莊之人許以為有禮而不計其利許之心也楚莊入陳予其存國而忘其置二虜之惡也諸侯朝聘往來昏禮納幣遊女之類俱謂之禮蓋當時以玉帛相見為禮而以干戈相接為禍故文九年傳大書曰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善善從長惡惡從短身為國史史例所在從而述之其於聖經之義兩不相與也安得盡以義法求之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十

一言有不驗事有未詳故其說非詎三則

或曰左氏之億中未必可信而其記載安必其可據乎三頁殉死知秦之不復東征乃至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季札聞齊風謂國未可量而齊篡於田氏聞鄭風以為先亡而鄭後獲麟一百四年滅於韓號之會公孫揮以國弱齊惡為召憂而二子無憂昭四年渾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勝先亡而勝滅於宋王偃於諸姬最後衛遷於帝邱下曰三百年而衛至秦二世始廢蓋歷四百二十六年也魯三家至戰國無聞知已滅也而云季氏亡則魯不亡若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而傳不能知其入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宣公昭二十七年邾快來奔傳不能舉其事在二

十六年經自為經傳自為傳後二二年往往無傳予謂其不驗可以知其驗者之非妄也有其不能盡知可以知其所知者之非無據也

左氏好言前知然其為前知者不外見乎筮龜動乎四體二語亭林顧氏曰天文五行之學愈疎則多中愈密則愈多不中春秋時言天者不過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驗之日食星孛之類五緯之中但言歲星而餘四星古不之及其簡也而其所詳者往往在於君卿大夫言語動作威儀之間及人事之治亂敬忌故其說也易知其驗也不爽其他則筮龜而已言筮不過貞悔互變之象言龜不過雨霽蒙矇之常則其所謂前知者非猶後世穿鑿之論也且城濮之戰其兆在郊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十一

可知楚成子玉卜吉而凶也衛侯將過五氏卜之龜焦而卒受齊邑是又卜凶而吉也史多載其驗者不載其不驗者而說者以為事後之附會夫自漢以來卜筮奇中者多矣而春秋卜筮獨不許其一中乎

左氏之論事往往歸之天道後儒多議之夫王曰天王亦曰天子則天命天討天若付之矣周之盛也天監在茲上帝臨汝君即天也及其衰也蒯伯凡伯冢父之徒作詩呼天非呼天也呼君也東遷以後雅詩既亡無贊天之謀格天之事而亦無能呼天以入告者人事日益微而天事有權天方授楚致毒中原天將興晉遂為世霸皆天之厥周德也他如陳氏篡齊兆先伏於桓鄆季孫寤魯占已見於莊信凡當時之言

星言卜筮言夢率多奇中而於諸福善禍淫之天道有不  
爽者有甚爽者晉弱之衰也卿大夫宮殖私家其於當為之  
事多援天以遂其媿情甚而般之弑父。虔之弑君。拱手以待  
天誅。陳蔡復由需之天數。則居天位而食天祿者何為乎。故  
春秋之世有天事而無人事也。其實開劣如魯昭。即無季孫  
何必不齊。昏庸如齊景。即無陳氏。何必不亂。亦人事耳。否則  
晨門沮溺之見高出聖人矣。豈其然哉。蕢叔欲支天而賊臣  
殺之。聖人欲回天而列國沮之。迨三蟲疊見。西狩獲麟。聖人  
告終之兆也。故經以獲麟終。而續經以孔子卒。止嗚呼春秋  
之天亂世之天也。天之為亂世之天者。春秋之君相為之也。  
左氏傳以天為樞紐。其大旨如此。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主

一小疵而大醉

左氏受經於仲尼。非即仲尼也。春秋。夫子晚年之筆。夫子既  
卒。左氏乃為作傳。非一字一句。而承聖訓為之也。其於大者  
不謬矣。而學問之小疵。詞旨之失當。不能免也。子產。聖人以  
為惡人。其將卒。告于太叔之言。大非聖人居上以寬為本之  
旨。此誤採鄭書而失之。首許僖以為而縛。啣璧。賴子亦以為  
面縛。此誤採楚書而未經刪去者。魯哀姜與閔乎弑。齊桓討  
之。而傳以為已甚。宋元公革厚葬之僭侈。仲幾不能將順。葬  
如先君。而傳以為有禮。黃池之會。吳語云。吳公先歿。則淫名  
去也。而傳猶據晉乘之文。丁背。上曰叛。上背。下亦曰叛。如王  
坂。王孫蘇是也。背盟。主曰叛。背蠻夷。亦曰叛。如諸小國。舍楚

歸咎皆曰叛楚是也。一字不慎。大義有乖。如此類者。不一胥  
失之也。亦有左氏本未嘗誤。而簡編遺漏。劉歆補苴之而  
失者。韓之戰。穆姬登臺以請。而晉君朝以人。婢子夕以死。數  
語。古本俱無。以稱公子為稱族。稱族為尊君命。以去公子為  
舍族。以舍族為尊夫人。史墨蔡龍之說。與范句相左。鸚鵡之  
語。絕不類。西周氣象。而其文俱工。使人有魚目混珠之憾。至  
韓魏多。嘉予之詞。趙鞅多。隱約之語。或其子孫當七國之世。  
避禍而潤飾之。未可知也。然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後之言春  
秋者。不能出其範圍。其立論與聖人實相符契。豈可以一節  
之疵。而疑其全體之粹。

一闕幽而微顯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主

文中子謂三傳作春秋。散退之附虛全詩。謂春秋三傳。東高  
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不知不讀公穀。猶可以意逆之。不讀左  
氏。是猶入室而不由戶也。蓋經有無待傳。而明者屬辭比事。  
無不可見其隱也。若州蒲之弑。自成九年。伐鄭之後。樂書並  
不見。經至十八年。忽書晉人弑君。微傳安知弑君之為書也。  
鄭伯如會。卒於剌。微傳安知為駢弑也。楚子麇以疾卒。微傳  
安知其為圍弑也。他如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微傳則相傳  
為佞人也。僖十四年。季姬及劄子。遇於防。微傳則或以為自  
媒也。文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微傳則且以為導淫也。定四  
年。吳入郢。微傳則以為攝平王之篡。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  
手抉目。而且辱及昭王之母也。家氏鉉翁曰。使左氏不為此

書後之人何所考據以知當時事乎不知當時事何以知聖人意乎故左氏傳為聖學之階梯實全經之表繪

讀左補義綱領終

卷首綱領下

函

讀左補義卷之一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 彙

男 培 球 校

春秋左氏傳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孔子明王道論史記 直故成左氏春秋杜氏經傳 序人異論各安其志 其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時之政達四方之志 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春秋一也韓宣子通魯見易象與魯 轉日周禮在魯之春秋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 書成文法其存春秋昭明也告策書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 將來之法其真偽志其曲禮上以遵周公之典制下以明 其餘則皆用舊史文之所存則列而正之以示勸戒

受經于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 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身為國史 射也鄭無仲曰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然理順司馬侯 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謂春秋之傳其大子楚語申 對也鄭無仲曰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然理順司馬侯 禮不存推魯春秋之法亦云春秋之傳其大子楚語申 已春秋子筆削之春秋也後春秋與曰三傳所載經文左氏 為優蓋公羊穀梁直以其所傳入正編而左氏則 是左氏傳中之矣 隱公一子以平王四十九年即位周書法隱拂不成曰 隱公一子以平王四十九年即位周書法隱拂不成曰 言之故端之公 傳 惠公元妃孟子 始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孔 也亦有適而非始若哀姜之長也始而非適若孟死不得從夫 類是也配匹也如方非反孟子卒 孟死不得從夫

先儒始事 始門則剛 詩首則剛 義

之龍社母  
為夫人此兩  
母兩子平仲  
叔子忍子仲  
子忍出夫人  
二子却作開  
雖信樂出開  
正感隱桓二  
傳伏維情樂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治內事值不得稱夫人故謂之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  
繼室宮記志隱公之為次正也  
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  
容有似之者按仲子手有魯字文宋武愛之曰是當為魯夫  
人史記索隱謂有魯字文非也  
今河南商邱縣魯公非其道也按宋生桓公而隱公薨言解  
生男也公不以隱公立而奉之以隱公繼室之干當嗣世  
為桓尚少是以立為太子帥國人奉之為經元年春不  
書即位傳志惠無子桓之命奉之者乃在隱公也  
仲子有文在其手季友亦有文在其手桓則躬蹈絨逆季  
則世擅國命其所謂端乃天之降孽於魯者也故傳首揭  
此以為鑒或謂左氏好言嘉瑞又謂三家子孫飾言皆非  
也古者諸侯無再娶之禮孟子為適夫人則聲子仲子

皆妾也且繼室以聲子攝內政則隱為庶長矣桓母安能  
貴桓安能以母貴乃宋武以祥瑞之故寵異之而公亦求  
接大國故宋以夫人歸公以夫人娶觀後歸賄不及聲子  
知已聞於王也當時諸侯妻在猶再娶如衛母為夫人子  
不為太子乎然非禮矣惠公志在立桓而不以告廟者以  
桓尚少耳左氏逐一清出蔽罪惠公正亂本也  
經元年春王正月  
邾儀父盟于蔑  
邾儀父盟于蔑孔疏凡盟必有牛耳以血祭以盛耳將  
神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故得耳以告日月山川將  
當於者令其血既飲乃次其特加書於上此天子會諸侯  
使聚盟之禮也按春秋列國私盟皆始於此蓋盟非所貴而  
彼善於此有之胡傳言之詳矣邾魯附庸國得姓今山東鄒  
縣有姑蔑故城○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云戰勝其師得

請主補義

卷一隱公

二

一周年所法  
謂魯王正  
月春正月  
補字五得隱  
公十一年心

其能傳者魯國姬姓宣王母弟友之後宋子詩傳則本在  
都畿內成林之地武公得號鄆之地乃徙其封是為新鄆按  
今河南新鄆縣鄆地○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  
子之貜之說以明所歸眾妾不合蔡夫當以字配姓其聲子  
嘖嘖有反明也○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凡盟以國三亦與  
盟按此魯盟之始宿小國○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為王  
國伯也按此王臣封交之始宋者宋魯也公曰宋奔殺  
祭伯也非今河南開封府東此有祭伯城○祭伯豈反傳  
祭仲○公子益帥卒  
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攝也杜預曰攝君政不修即  
補注蘇氏曰古者君薨而世子生則大夫奉攝主于西  
附南面攝主謂攝姬之子次當立者故隱公亦攝主也  
人君即位之始年曰元年此史氏之成法非大義所寓也  
何休云必天子然後改元說者因謂開卷元年使見諸侯  
請主補義 卷一隱公 三

之僭愚按春秋魯史非天子之史也以魯為主而王朝列  
國之事因告附見故君稱公國稱我皆本國臣子之辭三  
代王者特重正朔而無年號春秋大書正朔明天子一統  
之尊自記元年識本國一君之事何氏所云秦漢以下之  
史非所語于三代列國之史也魯史曰春正月夫子增王  
字尊王之大義也傳加一周字以發明聖人尊王之義王  
周二字連讀後世皇唐皇宋皆本此春為周春正為周正  
子月一陽始主可以為正即可以為春其義甚明何休之  
熱周王魯及胡氏之夏時冠周月蔡氏之改歲不改月皆  
可以此一字正之 穀梁氏曰先君之欲與祖非正也邪  
也又謂隱之讓為成父之惡黃楚望曰先君之失禮再娶





下段爲母子  
上十分宜  
伯謙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爲文明鄭伯志在  
而之奔可見○附注難如字  
遂實姜氏于城穎  
河南鄭地今  
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  
谷封人良漸明悔不特存子心且形于口觀下開之可見  
本一登到庚  
而傳以經  
伯謙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爲文明鄭伯志在  
而之奔可見○附注難如字  
遂實姜氏于城穎  
河南鄭地今  
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  
谷封人良漸明悔不特存子心且形于口觀下開之可見  
本一登到庚  
而傳以經

伯謙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爲文明鄭伯志在  
而之奔可見○附注難如字  
遂實姜氏于城穎  
河南鄭地今  
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  
谷封人良漸明悔不特存子心且形于口觀下開之可見  
本一登到庚  
而傳以經

讀左補義 卷一 鄭公

以死段也於兄弟之情猶未盡  
魏冰叔謂提出死字使  
母嫌疑不欲者非也姜猶不省爲之請京段甫入京凡舉  
動深中莊之所忌而克段之志已決故三子三諫極張皇  
而莊三答極冷淡是鄭莊有死其弟之志也及反謀已露  
曰可矣從前積怨盡洩後來隱禍俱銷先發制人別無他  
議云公問其期夫人將啟想見京城內外夫人左右皆密  
布私人動靜消息莊必知之較梁罪其處心積慮夫豈誣  
之乎子封伐京而莊以一軍邀其去路難之者難乎其出  
奔也四面皆兵投生無地段雖因歎猶克之者已無緩  
追逸敵之心矣段是日出走莊卽于是日逼母出宮而已  
俟諸城穎單車至白髮頽然毫不休心生無相見遊字  
遙接出奔十九字作一氣讀而莊于是乎如其志或云上  
一截是克段下一截爲真母總以姜氏始終不知左氏釋  
經者也經但言克段而已母子如初而段不敢歸母不敢  
請兄弟已不能如初也試思考叔之子公公之于姜及段  
孰親而叔能以一言悟主公乃不能積誠以悟母宛轉以  
訓弟且純孝如考叔其調停母子曲至而公不能使爲段  
傳令其多方開悟設法補救以至子融融洩洩傳特爲教  
字作一樣子而鄭伯失教之罪乃無可辭或云段非可教  
然則將不教而誅之乎或曰祭仲子封三論是欺非欺引  
詩言爾類以見諸臣皆莊公之類從無失教之言但有勸  
除之策皆有媿于純孝之封人也爾爾公也類兼二子也

有一字涉漏乎

前段似事後即斷解已活大意下乃詳言之開文家無設法門焉天則曰既無從得天子七月而葬同執畢至謂天子之喪諸侯不得越

汪云非禮也總收

秋七月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助。喪之物公羊曰車馬日賜按春秋齊景公二年葬及宰嚭背宰宰也死以為宰夫非是方氏實解項斤名謂孔子既之非也使舊史如仍叙以行次書宰嚭以爵書子事變而論無從得天子七月而葬同執畢至謂天子之喪諸侯不得越其名境而葬先儒非之多後顧命為據或又疑成王崩於乙丑距西康王即位僅九日五服豈能畢至恩謂康王九日即位而葬國之諸侯可知天子諸侯五月同盟至盟疏云昭三士甲大夫送葬大夫三月同盟至土踰月外姻至此言赴遠近為差因為葬節疏云踰月通死月亦三月也彼同位言同為大夫者外姻謂他國有婚姻之好者故雖記有大夫土赴於他國之君之禮此同位外姻原兼他國言賵不及尸之若大夫土有官守則大夫遺陪臣土遺僕隸賵不及尸尸未葬用生不及哀按杜解既葬則城麻除終喪司馬之通稱用生不及哀按杜解既葬則城麻除終喪司馬

卷一隱公

八

傳聞之誤謂仲子薨豈不入魯境而不之察耶或曰如云兼謂當云惠公及仲子偕公及成風此何以不言及惠公死者也仲子生者也死不可以及生也偕公子也成風母也子不可以及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按之書法有所不得施也如曰歸惠公夫人仲子之賵止見賵仲子而不見惠公之賵也成風已稱夫人如歸祿曰夫人成風不見為傳之母也本隨以春秋大義言之微特仲子為妾王不當賵即隱公之立未嘗請命于王天討不加而反賵其先君故賵惠賵仲子交失之魯史深惡其事以一緩一急為言若曰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天子七月而葬一段已為三年天王崩武氏求賵作斷案仲子未卒天子命賵改葬惠公

卷一隱公

九

中點六子二  
字是承應公  
立而奉之來

衛靈公孫而  
伐鄭而後王  
師而後侯請  
和奉魯會於

鄭多俱以節  
舉出之姓云  
非公命也  
鍾巫之祀  
馮三精師丁  
和過為將謀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弗臨故不書

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孔疏有宋師是報黃之  
于大子故有闕按黃氏澤謂得見惠公在時桓衛侯來會葬  
已稱大子非也傳見隱公立奉桓為大子也  
不見公亦不書文王子康叔封之後今河南淇縣

改葬惠公不為喪主者以桓為大子當主喪蓋為前傳  
攝字證也衛桓會葬以公非大子不主喪無以相見成禮  
故不見公蓋為公不臨喪證也皆所以明隱讓之實公但  
不為喪主耳至葬事則竭力經營否則不必改葬矣或譏  
其畧者謬也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之子共叔殺出奔衛按賤者奔不書衛人為  
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補注傳見鄭為鄭上私號師號

讀左補義 卷一 隱公  
衛國也按今河南陝州補 伐衛南鄙請師于和按使和和子  
注畿內封國與王師同 使私于公子豫魯大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  
于翼和地按今山不書非公命也

叔段奔共其衛邑閔二年狄人衛傳云益之以其滕之民  
即此毛氏條賈以為鄭邑謬也段奔于衛故其子滑亦奔  
衛衛桓遭州吁之寵幾致奪嫡乃入公孫滑之言為叛兄  
之段報讎伐鄭又何怪他日州吁率數十亡命人國乎鄭  
欲報衛結邾邾欲附鄭牽魯兵聯禍結皆衛桓啟之請師  
非禮也請于公復私于豫公不許而豫遂行固豫之逆命  
亦公之無刑

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史官載筆君為重故君不臨喪實不見公帥師非公命與  
作不出于公史皆不書非聖人不書也若史書於策則聖  
人莫知其不見公非公命矣至三家專政大夫之命即公  
命而悉書于冊

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幾內諸侯不知有王列國所以無王也諸侯無王大夫所  
以無公也三書非公命而此曰非王命權之下移由來漸  
矣

衆父卒公子益師字公不與小斂故不書禮葬之喪小  
臨之宗衆百終公不與小斂故不書禮葬之喪小  
恩厚也

不與小斂見公恩誼之薄按公穀皆以日月為例而左氏  
僅一見于此比事觀之猶未合也左氏熟知史例間有以  
臆度舊史之意失之者

經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社解魯地近戎按戎今山夏五  
月莒人入向孔疏莒國已姓諸云莒姓少昊之後村云向小  
親將也師少故不稱師杜又云或稱師或稱人史與師無  
也按此人國之始莒今山東莒州向今江蘇連雲港縣西  
駭帥師入極無駭魯地極附庸國按今山東秋八月庚  
辰公及戎盟于唐魯地按今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

十月伯姬歸于紉伯姬魯女嫁紉所紀子庸莒子盟于密  
按此外相盟之始密莒邑山東昌邑縣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隨傳子  
也何以知之由三年喪畢考官告祭也按杜曰桓母也蓋隱  
以桓為惡之大子其母之薨以夫人告廟也諸侯也然猶不  
敢反哭爾姑盡同于嫡何以見不反哭也于不書也○  
政何以見不反哭也于考宮知之魯乘周禮此其後也○

人伐衛凡師有鐘鼓曰伐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莒子娶于向姜不夫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國桓  
十六年冬城向宣四年伐莒取向則向  
為魯邑明矣然卒為莒取○音旋

莒子娶于向邑大夫以兵入向取向姜還未嘗有其地也  
駁明書入不書滅之義

司空無駭入極費序費伯也序青琴勝之

本父城即早已窺極意極為莒之與國報其入向之怨歟  
自此極不見經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按程了云君逆於其所館有  
親御投級之禮豈有委宗

請左補義卷一 禮公

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其說是也哀公問言見而規  
迎亦迎於所館耳若文王之親迎為世子時也韓侯之親迎  
人較而至瑛里也皆不得為此卿為君逆得其常禮以後  
此國亡君去而望於鄰國可閉也故其逆其歸皆書之猶七  
年之書紀叔姬之歸也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陳編杜云子帛裂繻之字名  
與字稱豈有鑿空撰此字耶

杜氏曰莒魯有隙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  
子帛為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史稱字嘉之也趙木  
納曰終隱及桓無東鄰之侵子帛之功也愚按紀為魯平  
莒故為魯之盟諸儒俱謂大夫不先諸侯杜氏比之內臣  
似牽合意莒來盟者亦大夫耳當云紀子帛莒人盟于密  
子字或入字之義

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杜解治元年  
取廩延之亂

廩延之取鄭報之伐其南鄙未得志也困率邾魯之師然  
邾以小國魯無公命但為與之盟而散至此鄭人聲罪伐  
之呂氏曰於伐國見無王之弊于討幣見不忘之怒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杜解今釋例以長歷推  
史失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崩太子煇父早  
四月辛卯君氏卒隱不敗從正君之禮故亦不為相禮  
武氏子來求聘王喪在職新王未得行其爵命故不稱使魯  
武氏天子大夫武氏以名來而其子行之猶也○八月庚辰  
宋公和卒外諸侯書卒從也赴日卒謀葬也○冬十有二  
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齊國姜姓太公望之後今山東臨淄  
今長清縣地○癸未葬宋穆公魯使大夫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周太史所記是壬戌而魯書庚戌從赴也史官以赴書於  
策聖人安得改之不書葬魯不會葬知天下諸侯之不  
葬也

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  
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杜解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反  
于正殿所謂反哭于寢二也卒哭而耐于祖姑中自墓反則  
書曰夫人某氏薨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其或不起  
不祔則為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葬今葬于三禮皆我小君某氏  
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今葬于三禮皆我小君某氏  
可赴於同盟即不反哭亦不稱夫人葬我小君故也  
哭者葬而不起不反哭亦不稱夫人葬我小君故也  
三禮皆闕如君氏真孟子不稱夫人葬我小君故也  
祖祔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故也杜云曰君氏以別凡

請左補義卷一 禮公

聲子也一頓  
稱也此禮公  
稱也此禮公  
仲子故禮曾  
則為仲子為  
則為公一毀  
皆攻知見

趙東山曰仲子再娶解夫人而啟于書子氏卒既無以異於衆婦姪且嫌於適夫人之不成喪者如妣氏孟子而名實亂矣禮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女君之黨服此攝女君之明文也女君稱小君攝女君稱君氏或曰氏猶姓也蘇氏曰詩云母氏聖善又曰伯氏吹塤禮曰汝哉叔氏又曰哭於賜氏皆非姓也金仁山謂氏猶家也詩曰母氏劬勞然則將謂母家劬勞耶諸侯稱其母曰君詩刺衛宣姜曰我以為君君小君也母也劇噴稱母亦曰君母君氏卒猶云母氏卒耳不言母而言君既稱夫人以其攝元妃內政故以君尊之不言子氏元妃為孟子其姊姪為子姓可知也孟子定姒不稱夫人不書葬或葬或不葬所以著季孫齊君之惡君氏不書夫人不書葬所以著隱公讓國之賢

不葬所以著季孫齊君之惡君氏不書夫人不書葬所以著隱公讓國之賢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之執政者王貶于號西號公王欲復專任鄭伯按今陝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西賓鄭縣有號國城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負音致為質于鄭鄭公子忽鄭莊公子為質于周至崩周人將界號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按此謂取穀之一云取以為牧園用以備月用正周鄭非交熱禾成之候也溫今河南溫縣成周今洛陽縣周鄭交冠君子曰信不由中實無益也明想而行寡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開之苟有明信澗澗洽止之毛也小魯也池也  
 有質誰能開之苟有明信澗澗洽止之毛也小魯也池也  
 有質誰能開之苟有明信澗澗洽止之毛也小魯也池也  
 有質誰能開之苟有明信澗澗洽止之毛也小魯也池也  
 有質誰能開之苟有明信澗澗洽止之毛也小魯也池也  
 有質誰能開之苟有明信澗澗洽止之毛也小魯也池也  
 有質誰能開之苟有明信澗澗洽止之毛也小魯也池也  
 有質誰能開之苟有明信澗澗洽止之毛也小魯也池也  
 有質誰能開之苟有明信澗澗洽止之毛也小魯也池也  
 有質誰能開之苟有明信澗澗洽止之毛也小魯也池也

神可羞于王公也蓋進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承祭承積取取于不嫌薄物雅有行軍酒酌詩大取難行取可以共祭祝也昭忠信也薄物皆可為用  
 武氏子來求購王未葬也  
 天王未葬爾君儼然衰絰而諸侯稱兵肆掠取取未此天下大變中主所必誅者况鄭為卿士當為天子治喪而乃悍然伐之乎斯時告喪之使徧天下而齊與鄭盟會宋葬曾無一外臣人而唁弔且至挺戈京邑更有天子諸侯此後便緊接武氏子來求購王未葬也比事讀之齊桓晉文烏可以不與歟春秋惡交質而君臣交質尤為奇變王政雖衰何至於於是故傳專答平王而鄭不足責也

神可羞于王公也蓋進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承祭承積取取于不嫌薄物雅有行軍酒酌詩大取難行取可以共祭祝也昭忠信也薄物皆可為用  
 武氏子來求購王未葬也  
 天王未葬爾君儼然衰絰而諸侯稱兵肆掠取取未此天下大變中主所必誅者况鄭為卿士當為天子治喪而乃悍然伐之乎斯時告喪之使徧天下而齊與鄭盟會宋葬曾無一外臣人而唁弔且至挺戈京邑更有天子諸侯此後便緊接武氏子來求購王未葬也比事讀之齊桓晉文烏可以不與歟春秋惡交質而君臣交質尤為奇變王政雖衰何至於於是故傳專答平王而鄭不足責也  
 王曰無之四字畏首畏尾舍却交質無可明心君臣之名分久置矣安得不言二國澗溪四語已含下引風雅然俱西周之詩以見周室盛時雖藉繁儀暫行革洞酌皆可使諸侯承祭天子燕賓何等虛信慈惠今故宮黍離世變已極溫麥周禾徒供木息耳兩相映照傳有餘憾焉平王之世中外帖然至桓王嗣立而其勢大難矣楚橫于南晉亂于北秦據其西戎狄復藉魯宋衛集結盡見而鄭莊又跋扈于王畿肘腋之間結魯盟齊魯宋聯賊臣為一氣而陰與王室抗至繻葛之戰而天地傾矣春秋可無作乎陳止齋曰春秋托始于隱公實托始于桓王其說是也蓋前此平王當大有可為之勢而知母忘父反難為思其受

病在大本不立癩情五十餘年以致日廢月削至交臂而  
陵夷極矣桓王從此而不禮鄭而伐鄭寤生從此而伐喪  
而敗王師周之衰鄭為之桓王之不振乎致之此篇其發  
明春秋托始于桓王之意歟 僖二十七年齊孝公卒公  
有齊怨不廢喪紀傳以為禮也杜云喪紀者弔賻之數是  
于鄰國猶然况天子而待其求且求之而不應乎

此宣公之  
讓因二意  
作而傳在  
先其傳出  
立德無所  
移正形各  
其也

結說若不  
知有華若  
何也與與  
深德公本  
如此來難  
非云私德  
汪云私德  
結與內公  
先君字私  
生動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湯公焉曰先君杜解穆公舍  
與夷宣公之子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  
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  
寡人雖死亦無悔焉按世拂之言出于至性使人油然而生孝弟之心對曰羣臣願奉  
馮公音恐也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

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言不讓則先君之  
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先君以廢賢為功我  
為一已之名而為先君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  
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  
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禮  
有兄弟相及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按引詩言與英固荷此  
百祿而深惜其不然私考馮與夷皆非美德縱使立馮與夷  
亦必不靖失在不知鄭莊奸雄使馮居其國

左傳開卷識讓國兩人一魯隱一宋穆隱為桓所弑恐于  
心跡未明或有以致之故于不書即位不臨喪仲子聳子  
之卒逐一清出以著讓國之誠宣與穆各成其讓而與夷  
與馮化讓為爭或穆之讓處稍有依回則亦有以啟之故

于屬殤公事高得極詳明以著讓國之決稱宣為知人非  
表宣也正以表穆之賢耳論者必窮亂本歸獄二公過矣  
宋華督弑君傳于孔父不下斷語細讀此傳孔父受命明  
知衆心不屬生死以之其忠類荷息而無斯言之玷者也  
冬齊鄭盟于石門齊盧之盟也杜云齊鄭盟在春秋前盧庚戌  
鄭伯之車債于濟孔疏齊鄭盟在春秋前盧庚戌齊地按今山東長清縣

鄭莊挾馮以讎宋因滑以讎衛且以交臂之故陰欲抗王  
也非黨強齊不足以勝之故齊僖侯于境內而莊急赴焉  
杜云既盟而遇大風車覆于濟水之旁見鄭伯冒險遠出  
幾危其身而不顧陳止齋曰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杜解齊太子也之妹曰莊姜

讀左補義 卷一 隱公  
之立春秋前二十五年齊僖公之立春秋前八年莊姜  
姜是莊公之女僖公姊也得臣為大子早死故得臣之  
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杜解陳國嬀  
按今河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  
桓雖為莊姜子然大子之位未定按先儒謂莊姜地位高  
可方后此而傳中未盡表章不知莊姜賢行已見于詩錄衣  
燕燕諸篇故賦碩人一語若曰公子州吁變人之子也  
其詳已見衛風耳于戴嬀亦然 公子州吁變人之子也  
也 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碭衛大夫諫曰臣聞  
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  
寵祿過也按自由也四者邪心所由起而將立州吁乃定之  
矣按莊公明知不可立而為四者所由起也將立州吁乃  
大教子封可以執鄭莊而欲立夷齊石碭失言非也欲真  
里克不封晉欒立言固因于其人若猶未也借之為禰夫  
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珍者鮮矣降其身則

只附之為禍  
且夫賤功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  
○ 恥之忍反重也  
○ 加六附注小加大以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  
○ 孝兄愛翁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  
○ 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  
○ 不可背不以義方教其子 桓公立乃老 青州吁其君政  
○ 以始

此篇明桓公所以立州吁不敢肆惡之故蓋母夫人調護  
于內賢宰輔捍衛于外而亂臣賊子竊發無因不然呼之  
又何待遲之十六年之久哉上段惡之下段乃老為通篇  
眉目惡之者不止嫉其人惡其有寵好兵將有篡奪之事  
也桓公一日不立石碻一日不請老明寫石碻之諫而莊

讀左補義 卷一 桓公 九  
姜維持于內可知且確之諫語諸注著桓公又若為莊姜  
惡之作左券一以見兩人保護之功一以見兩人先見之  
明也此時儲位未定嬖寵睥睨確名為諫寵州吁其實欲  
公使子完早正位東宮耳故以將立州吁一縱隨以階廟  
折轉驕奢淫泆適以啟其邪心邪心者弒兄篡立之心也  
夫寵以下是邪字注脚又分別六逆六順將孽子怙寵嗣  
子孤危嬖妾席尊夫人失位皆在其中並未提出桓公無  
字不射到桓上結出桓立乃老隱然與母夫人始終保全  
大子也按史記桓公立絀州吁想石碻與有謀焉吁既納  
故石子可以安心退老後此死灰復燃確與姜皆不及料  
也

○ 桓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桓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桓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



一夫字... 知非偶之述

叛親離難以濟矣。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州吁弑君。列國不聞問罪之師。而宋殤首與之會。伐鄭。由鄭欲納馮州吁。以此投其欲也。傳提清此旨。發明聖人罪宋之義。又補叙陳蔡見助之故。為首為從。罪狀分明。州吁書弑于前。不必復斥于後。而眾仲再斥州吁。何也。曰。即以斥三國也。州為賊。便見三國皆竊賊之人。公不言賊之當討。而但卜其成。知情之過。已與宋謀。將必乞師于魯。故極言其無成。以逆折公與成其亂之意。兵猶火之喻。隱與好戰之宋。務相照。見其言不可從也。

讀左補義 卷一 隱公

于

乞師是呼而... 轉注却從過... 徐退谷曰以... 伏師起以... 鄭給見州吁... 欲以亂成為... 上下篇過厥... 尤而起

細善抄呼自... 以呼為主... 却將厚為引... 總即從厚... 手而擊其... 似較重... 故愈懸... 州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陳僖見外乞師。不辭之從。仲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宋魯燕呼而督尤而起。索惡也。專兵也。強君不義也。一疾字該之。然書翬帥師而疾之。義自見。非因疾之而去其公子也。與無駭溺扶同。程謂再叙四國重言其罪。以傳再伐為妄。按經始伐在夏。再伐在秋。初伐時。但圍鄭東門五日耳。能至秋。耶。程說非也。州吁水能和其民。厚問定君子。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有左氏進書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國福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

呼三生... 義親亦收... 人惡呼中而... 正不後在... 視也... 分別... 細商... 斷之不可... 斷何言... 惻然必... 唐... 使字凡... 三

之八十口。繫補正大夫七。陳人執之。而請泣于衛。請衛人。身九月。衛人使右宰視澶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備。侯反羊。肩泄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或曰。使陳桓而如齊。惠碯將若之何。予謂首云。未能和其民。便為謀。呼主。蓋未和之故。不特踴躍用兵。民怨入髓。亦公行弑。逆眾憤所歸。給之入陳。碯復以忠義感激。使人人有討賊之志。萬一陳不能從。併力拒守。別立嗣君。必不使其再入。此碯之運籌千萬全也。呼甫離衛境。使已間道先入陳都。云。衛國福小。明示以衛國臣民皆為我用。又云。此二人者。明示以通國仇之。必不肯為其臣子。想見眾志

讀左補義 卷一 隱公

三

成城便足。者制陳人不為呼用矣。夫子書衛人殺州吁。以表衛國臣民討賊之心。以著石碯至公無私之美。口于濮。則陳人之功亦著矣。石厚問定君。想見石子家庭間。不露聲色。故畫策而深信不疑。王覲為可。晉武得此四字。便已收拾故翼。此亂賊之常法。可以使其子之信。二月。弑君。九月。授首。一紙誅亂。不必傾國之師。大義滅親。獨創人倫之局。傳以純臣許之。而孫華老猶以書于濮。為譏遠地。責衛之臣子。豈通論哉。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眾討賊。聖人所予也。賊討自應立君。傳曰。眾也。明其為眾人



所欲立然立于眾人而不立于王則悖也衛人既誅州吁當告于王即以諸子當立者請而後奉王命立之名正義順矣春秋列國諸侯之立無不告于同盟亦自必告于王然既立而告猶弗告也故賊未討而立君如宋殤之弒馮立晉靈之弒黑臀立是也賊既討而立君如宋閔之弒御說立是也史官悉書于册夫子樂從刪去特書衛人立晉之文以見諸侯放恣擅自置立習為固然若曰諸國立君不過如衛人立晉而已

讀左補義卷之二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 瑋 參 埴 棣 校

隱公二

經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孔疏使陳捕魚之具觀其取魚以爲樂按棠魯地今山東魚臺縣有觀魚○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稱師疏云郕國文王子邾叔武之後今○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成仲子山東寧陽縣○音成○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宮安其主而祭之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別立宮○邾人鄭也按齊有于羽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翟羽也○邾人鄭人伐宋邾主兵○嶼食苗心者爲○冬十有二月辛巳公

兩層俱順於

傳伯首二句  
起點出老字  
隨順在君子  
一語貫起全  
神而下而矣  
是說來俱始  
宿于此文極  
庸恬語帶錄  
稜想見古大  
臣隱善閉邪  
氣象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公字隱也諫曰凡物不足以及講大事以王父字爲氏今加臧于僖伯之上傳追言之也凡物廣言諸其材不足以備器用之器則君不舉焉君將事物講習也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按度審度也軌法度也量猶分限也禮運月以爲量禮儀之采飾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及所獲也○數所主反昭文章旌旗明貴

月遊等來住  
支命孫宗

取鷹南翠字  
命筆世日八  
君往往推  
所飲而希  
智復明則  
私忠諫之士  
所以讀也

賤辨等列等列順少長前選則在後習威儀也鳥獸之兩不  
登於俎祭宗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以飾法則公  
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用澤之器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  
司之守非君所及也物以資器備是小事有司之職射食  
亦公曰吾將畧地焉行之名遂往陳魚而觀之大數捕魚  
之倚伯稱疾不從按想見大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  
遠地也矢亦陳也棠實他竟故曰遠地按矢魚俞氏成引周  
去射之如漢武帝親射江中鯨之類補注引  
淮南子時則訓云親射魚觀者不射句可見  
按周禮天官甸人春獻王飾月令季冬始漁夏之季冬周  
之仲春可漁之時然有司之事也倚伯將君身看得極重  
當納民軌物安得不以軌物自處反覆開喻俱就大槩說

讀左補義 卷二 隱公

未段方實指觀魚復以阜隸官司與君身對勘稍知自重  
當廢然反也季氏謂民事多端以未及省耕讓倚伯不知  
篇中農隙二字最著眼當周之春農功方暇偶爾遊觀何  
至病民此公之隱畏然公所謂暇日即幽風于貉獵武之  
日也劉炫氏曰捕魚獵獸相類然獵之坐作進退可以教  
戰獸之齒牙皮革可克器用而捕魚則否故人君可觀獵  
而不可觀魚隨手點出農隙蓋遊折其乘時佚遊之心而  
明示以時當為之事耳公雖遁辭心實內愧故後此猶  
勤沒後之恩歟錄此諫章凡治兵大閱大蒐皆準此  
曲沃莊伯杜解成以鄭人邢人伐翼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  
者都今王使尹氏武氏周世族助之翼侯奔隨按沃翼木末

晉地今介休縣東有古隨城補注缺公末年晉  
魯告命始通前是告命不行非作經時制之也

春秋十二王惟桓王尙有與周之志思振九伐之威觀其  
後以秦師執蒍伯以三國伐鄭即繻葛敗後猶與虢公立  
侯緡合五國伐沃晉之臣民為故君效死皆王師風之也  
成師弒耶侯其子莊伯弒孝侯又率二國伐翼王何至以  
二大夫助沃乎如果助之何以忽而叛王或曰沃不堪王  
之求也不知武公定翼猶盡以寶玉賂僂况此時欲伏王  
靈更亟乎吾意莊伯不能定翼使人反諸翼侯于王王誤  
聽之如桓十年詹父訖虢公王遠伐虢而出虢公耳因命  
二大夫助沃逐翼侯命立其子光主晉祀叛王者莊伯自  
取之不奉王命而并逐其子也于是王怒命虢公伐沃取

讀左補義 卷一 隱公

故翼而立哀侯或曰哀侯在翼莊伯何以不殺曰二大夫  
至翼早有立光之命故不敢也  
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葬補注十四月乃葬明其非慢呂氏  
四月鄭人侵衛牧衛邑按今以報東門之役東門衛人以  
燕師伐鄭按傳見鄭衛連兵不告故不書燕鄭祭足原繁洩  
猶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長鄭三  
軍而不旗制人北制鄭邑一名虎牢按把水縣西六月鄭二  
公子曼伯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按補正子元疑即厲公  
鄭莊公城櫟而真子元焉使耶公不立蓋莊公在時即以櫟  
為子元之邑故出奔之後取之特易杜以為別一人非也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初寫戰事只數十字而兵法皆具鄭莊臬維善為攻瑕之

法衛拔燕師伐鄭曰燕人則燕自有將不徒以師屬衛也  
觀破燕將頗怯故令先犯燕師軍其前者燕師之前也軍  
其後者燕師之後也一明一伏布置已定三臣并出燕先  
落騰轉戰至制伏兵突起出其不意而燕師驚走燕敗而  
衛亦走矣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取翼伯而立哀侯名于翼  
按明年翼侯立千郭疑哀侯請于王避位號公  
伐沃履奉王命可知謂知義矣不背史無交也

衛之亂也鄭人侵衛故衛師人鄭國也疏云史記鄭叔武武  
鄭伯因之為利無人心矣因侵得  
人得不借失足為小人不後之成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舞也 公問羽數於眾仲問執羽  
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諸侯用六六六三大夫四四四士

前列叙四節  
魯當用六已  
明復以數八  
字將用八極  
力處高以一  
下字包括諸  
條三句而終  
之辭亦其重  
簡而重也  
而不似  
正云分經  
於首尾作敘  
以用六兩字  
總收法入  
春秋之世禮崩樂壞僭樂者不止于魯傳述眾仲之言絕  
用之唯在仲子廟用六  
六宮四擇而  
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份也周公廟得  
用之可也  
用八而他公迷因仍僭  
春秋之世禮崩樂壞僭樂者不止于魯傳述眾仲之言絕

此叙宋魯成  
之始於魯  
交兵供樂  
公正辭謝祭  
不詳詳正詳  
鄭伯以至簡  
一以字及終

大名分凡肆夏形日歌雍八份皆聖世所必誅也又三節  
八音而行八風見大樂與天地同和晉之歌鐘齊之康樂  
鄭之淫樂皆聖世所必絕也十二公所載樂官樂律樂舞  
皆以是為準 廟無二道故仲子別廟桓未為君故聲子  
有諡而仲子無諡考宮何以不稱夫人夫人生稱也何以  
不稱小君其子未為君而無諡不反哭不耐廟猶未全于  
小君也然公以夫人赴王以夫人顯六份未為晉禮初獻  
者見羣宮之用八如故也叙眾仲言正釋經初字之義  
十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岡嗣位云文王廟鎮卒林日諸侯  
不得稱天子而青廟非也始封之君謂之康伯會為  
文王之孫天下無祖考之人特立一廟以祀文王也據  
祭用生者之禮則文王廟亦當用六况其地不與公是日  
呂氏春秋云惠公使宰海請朝大禮王史角止之其  
後在魯實為聖聖之學如成王有賜則天朝定制眾仲何

不述以對公也八介僅詳初用  
于文王廟後遂及於羣宮爾  
宋人取郊田郊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釋憾  
年再見鄭人以王師會之不以吉也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  
之役也 宋人使來告命公問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  
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云使公知而故問編正杜說非人情改  
實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  
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為七年公  
郊人欲報郊田之役而以釋憾于宋告鄭中其欲也宋使  
請師公欲以救宋市德而飾詞以對拂其意也六年傳大  
書云鄭伯始朝王此時未至周也天子郊遠之民慮宋之  
以伐國夫魯為弱國猶以宋使一言兵止不與而王欲禁

不能亦可見王積怒于鄭久矣傳點王師二字而鄭之罪不勝誅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魚不聽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命。葬。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人鄭之役也。

經：六年春，鄭人來渝平。不盟曰平。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艾，春秋前魯與齊不盟，今齊魯結好，艾齊地也。

秋七月，具四時以成歲。冬，宋人取長葛。乃告也。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孔疏：渝，變也。變即更之義。成，之好也。杜云：公之為公子戰于狐，獲為鄭所執，逃歸，鄭以前伐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鄭因此而來渝平。日執音向，宋長葛，既取，鄭魯從宋而歸，蓋魯欲救宋，魯欲救宋，魯欲救宋，魯欲救宋。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莊解：翼，晉舊都也。始封唐叔，受懷氏一姓，九族五正者，五官之長。於殷時，為五行官長，翼寵唐叔，故以其家族賜之。迷世為晉，強家頃父之子。嘉父，晉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侯之子，千重，故不得復人。大夫也。

翼別居鄂，按鄂今山西沁寧縣。

九族，舊臣五官之長及大大嘉父，皆逆晉侯于隨，想見遺臣故老不忘君國，一成一旅，有志中興，成則為少康之廢，不敗則為漢之翟義劉崇，宋之張陸，或以為止嘉父一人非也。

夏盟于艾，始平於齊也。

齊鄭一黨，宋伐鄭而齊不得救者，以魯為之隔也。于是鄭使反命，而齊即為艾之盟，因鄭而求好于魯也。說表水納。

讀左補義 卷二 隱公 六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按傳：無大獲，往，殺鄭伯，請成也。于陳侯，不許。五父，公子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

陳桓方有寵於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也。止也。從也。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易：鄉，去聲。其猶可撲滅。不可。周任：夫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蒿艾夷，蕪蕪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艾，刈也。蕪，粉也。崇，聚也。

善鄰，息民善之大者也。構，怨。殘，民惡之大者也。篇中責陳桓者，喻兵以火，又喻以草，務使絕其本根，斯殘民之惡去而息民之善生，聖人無義戰之大旨。傳于此，首發明之。以見春秋所予在親仁善鄰而戰伐圍入皆聖人之所惡也。

秋，宋人取長葛。莊解：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乘長葛無備而取之，故或云圍之。莽，年是年鄭方侵陳，大獲。豈不救長葛乎。

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莊解：告饑，不足旁請，鄰國傳見隱之賢。

定五年，輪粟于蔡，有所輸也。此為之告糴，無所輸也。王不命糴于魯者，以往歲螟災，魯亦困匱也。傳以為禮者，不以無王命真之也。史不書者，不致以為已功也。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莊解：桓王即位，周鄭交惡，至是乃朝。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故曰始朝。周鄭交惡，至是乃朝。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故曰始朝。周鄭交惡，至是乃朝。

鄭周王不禮焉。周桓公，今吹西岐山縣南。言於王曰：我周

傳曰：引商書，言惡之易也。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易：鄉，去聲。其猶可撲滅。不可。周任：夫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蒿艾夷，蕪蕪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艾，刈也。蕪，粉也。崇，聚也。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按傳：無大獲，往，殺鄭伯，請成也。于陳侯，不許。五父，公子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桓方有寵於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也。止也。從也。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易：鄉，去聲。其猶可撲滅。不可。周任：夫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蒿艾夷，蕪蕪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艾，刈也。蕪，粉也。崇，聚也。

善鄰，息民善之大者也。構，怨。殘，民惡之大者也。篇中責陳桓者，喻兵以火，又喻以草，務使絕其本根，斯殘民之惡去而息民之善生，聖人無義戰之大旨。傳于此，首發明之。以見春秋所予在親仁善鄰而戰伐圍入皆聖人之所惡也。

秋，宋人取長葛。莊解：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乘長葛無備而取之，故或云圍之。莽，年是年鄭方侵陳，大獲。豈不救長葛乎。

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莊解：告饑，不足旁請，鄰國傳見隱之賢。

定五年，輪粟于蔡，有所輸也。此為之告糴，無所輸也。王不命糴于魯者，以往歲螟災，魯亦困匱也。傳以為禮者，不以無王命真之也。史不書者，不致以為已功也。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莊解：桓王即位，周鄭交惡，至是乃朝。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故曰始朝。周鄭交惡，至是乃朝。

鄭周王不禮焉。周桓公，今吹西岐山縣南。言於王曰：我周

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莊解：告饑，不足旁請，鄰國傳見隱之賢。

之東遷晉鄭焉依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善鄭  
以勸來者猶懼不莪其至也况不禮焉鄭不來矣為桓五年  
傳伐鄭

鄭伯王卿士也八年傳云魯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則以  
前皆鄭莊為之為周室輔秉國之鈞而三年始朝可乎斯  
時君臣之隙已成周桓以為前之晉鄭乃心王室而今日  
之晉自救不暇鄭伯泉雄東結強齊為黨王欲鋤鄭勢有  
大難不如因而善之庶不至于決裂也

經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紀解叔姬伯姬之姊也至  
與嫡俱行張注駭不書此特書者後必不忘紀之五廟歸于  
克宗謂叔姬紀季之配則當如莊二十七年書宮慶栗○勝  
逆叔姬直五年書齊高固來逆叔姬此不然其說非也

侯卒按滕國姬姓文王子錯叔繡○夏城中沂州有中邱  
功之始○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按此列國○秋公伐邾○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正以歸凡伯周卿士伯  
也伯言以歸非執也凡國今河南輝縣楚印衛地今山東曹  
聘之始楚師亭此王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  
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杜稱告亡者之以繼好息民謂  
之禮經曰不書于策明禮經皆書于策仲尼修春秋皆承  
策為經印明之傳博采眾記始開凡例特顯此二句他皆  
做此按左氏謂葬以名赴為周禮經耳而杜以為凡例皆  
則誤也

諸侯薨稱名以赴之例諸儒多非之謂即位之初以名赴

我我因其卒郎以名書于冊者孫氏覺也謂嘗同盟未必  
皆名不同盟未必不名者劉氏敬也謂臣子當制痛深  
之口必不忍稱其君之名者趙氏匡也謂禮備書名不備  
不書者呂氏大圭也然左氏亦有說焉凡諸侯卒必立  
嗣君嗣君之立必請于天子曰某侯某卒當嗣子某立王  
立為君然後請先君之諡于王諡定而後葬其赴也不可  
以稱寡君寡德謙詞非可以加于先君也初薨無論又不  
可以稱某公若但言先君則祖考以上皆稱之國不可一  
日無君故赴于列國上言某侯某卒當嗣子某立述其皆  
王之辭故亡者嗣者皆稱名如必天子命下而後赴則恐  
違五月而葬之期如不待天子之命而直赴列國則無王

也故述其所以告天子者若曰侯天子之命耳不敢贊言  
嗣君之必立也同盟者同方嶽之盟也告之同盟不敢煩  
遠國之赴用此皆成周有道時之禮經也東遷以後諸侯  
不守臣節立君則竟不請命輒赴同盟約其辭直曰某侯  
某卒嗣子某立吏官即以其來赴書于策夫子作春秋于  
其書某侯某卒謂猶不失古初之意皆存而不削而其云  
嗣子某立則但存衛人立晉之文而餘皆削之惡天下之  
無王也杜氏求其說而不得謂盟以名告神故薨以名赴  
夫告神之時即知其名又何待他日之赴則村之誤也其  
有同盟而不以名赴不同盟而以名赴者春秋之盟非復  
方獄之盟事益變遷聽其所為耳如曰備禮則告喪何禮

讀左補義卷二二公  
九

諸侯薨稱名以赴之例諸儒多非之謂即位之初以名赴

之仇也。至楚以淫名赴于諸侯。而曰。趙子某卒者。或聖人之特筆。採史官之舊文。又豈特不書其葬。謂其號之不可。登于策歟。

夏城申邱。書不時也。

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若以同母為加。禮近於禽道也。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按不書以宋鄭終不為宋討也。

隱公拒宋而與鄭平。及宋鄭平而懼。鄭交未固。宋好已離。恐合以謀我也。故伐邦以媚宋。五年。鄭鄭伐宋。宋報鄭而未及。邦者以馮故。繼鄭更深也。然鄭實主兵。宋所怒也。

而力弱于魯。公毅然伐之。於我無挫。屺之憂而於宋有。洩忿之德。君子不為也。

初戎勦于周。務幣于公。卿。試。如。今。奉。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邇。戎。伐。之。于。楚。邱。以。歸。從。伯。圖。未。與。惟。魯。為。尊。月。聘。七。年。至。桓。八。年。周。人。疊。五。聘。之。勤。魯。君。無。一。介。之。報。周。始。悔。不。自。重。自。此。王。臣。不。下。聘。者。七。十。四。年。

請左補義

卷一 隱公

十

范香溪議左氏謂戎執凡伯由朝周不賓之故。則聖人之善果安在哉。愚謂不然。傳以為不賓。失禮之小者也。輒敢執天子之命使。則戎狄陵中國之甚。衛人不能救。凡伯不能死。諸義皆括其中。二年潛之會。戎請之也。請盟公不許。唐之盟亦戎求之也。戎猶未強。倚魯為重。至此忽伐天子之命使。蓋列國無王。效尤而起。而戎遂世為周患。

以亂子總

陳及鄭平。陳大獲今乃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泣盟。泣盟不。書。王甫及鄭伯盟。歌如忘。志不。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盟。為。重。也。鄭。良。佐。夫。如。陳。泣。盟。幸。已。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佗之弒太子。在桓五年。洩伯知佗之不免。其佐知陳之將亂。並在十年以前。此時陳桓有寵。鄭伯求昏。國勢全盛。而幾已先兆。詩刺佗曰。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先知者固不獨鄭二子也。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有王寵。故鄭伯許之。乃成昏。

八年春。宋公衞侯遇于垂。衞地。今山。三月。鄭伯使。宛來歸。勦。宛。宛。鄭。大夫。前。鄭。祀。大。山。之。邑。今。庚。寅。我。入。滅。鄭。氏。曰。受。而。有。之。呂。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人。立。辛。亥。宿。男。卒。元。年。宋。魯。盟。于。宿。宿。與。盟。也。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序。齊。土。瓦。屋。周。地。按。河。南。滑。川。縣。南。有。瓦。屋。里。

八月。葬。蔡。宣。公。葬。遠。而。九。月。辛。卯。公。及。晉。人。盟。于。浮。來。莒。按。山。東。莒。州。西。此。晉。君。特。會。外。大。夫。之。始。詳。說。凡。公。與。強。國。之。大。夫。盟。不。書。公。諱。強。國。以。無。道。加。公。也。與。小。國。之。大。夫。盟。則。書。公。以。公。自。欲。與。之。盟。也。以。望。國。之。君。與。小。國。之。大。夫。盟。而。盟。小。國。之。臣。公。替。晉。人。階。矣。杜。解。非。也。蚩。為。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衞。衞平宋。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衞。請先相見。齊命衞侯許之。故遇于大邱。有兩名。宋鄭相辭。以公子馮。故鄭衞相繼。以公孫滑。故魯鄭仇衞。

衞請先相見。齊命衞侯許之。故遇于大邱。有兩名。宋鄭相辭。以公子馮。故鄭衞相繼。以公孫滑。故魯鄭仇衞。

淺而仇宋深於平衛易而平宋難齊欲為瓦屋之盟盟  
有日矣宋公忽邀衛桓先相見也王氏謂必以去馮之意  
凶衛以邀于鄭鄭不從故瓦屋之盟不與

周禮侯曰宋  
山當有桓公  
武公廟祀  
且不能祀  
矣桓氏以為  
無王更祀  
其祭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祈易許田三月鄭  
伯使宛來歸所不祀泰山也杜解成王皆王城有遷都之志  
之已後世因立周公別廟為鄭桓公廟宣王之母弟封鄭有  
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祈鄭以天子不復越符故故以祈易  
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  
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返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  
前年鄭欲平于魯以批宋黨而魯為宋伐邾則宋黨未即  
離也鄭艷許田而又欲好魯故初以祈易既乃使宛歸所  
若曰能絕宋而好鄭則許田姑不必致蓋餌之而為後圖  
也公遂受所故瓦屋之盟鄭人不與而公與齊鄭一局而

讀左補義 卷二隱公

雖宋或謂以兵入所或以為無許田事或以為公不肯受  
皆非也

夏號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杜解周人于此遂界之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于  
鄭陳鍼子鍼其庶反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天  
婦証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杜解媯媯必先告祖廟而  
後行故媯公子圖稱告莊共  
之始鄭忽先逆媯而後  
告媯故曰先配而後祖

陳鍼子送女至鄭見忽此時方告于祖廟因知其自周至  
陳未嘗告廟而往人本于祖本不立則枝葉無所附何以  
成生育之功蓋忽質于周便道適陳而鍼子所言後竟不  
爽人道之始可不慎歟

前不詳明  
周三字而  
後注作媯  
媯而上其  
媯媯媯媯  
媯媯媯媯

玩卒字若  
已平宋則一  
會一盟也  
亦與以盟下  
八月丙戌鄭  
伯以齊魯之  
盟而正  
中法會無不  
之盟之意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補注會溫不書以  
瓦屋之盟為重併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補注會溫不書以  
瓦屋之盟為重併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魯之盟而正  
中法會無不之盟之意  
三國盟於周地而咫尺不見天子乎鄭人挾齊以朝蓋揣  
知王意而以齊魯之也前此鄭伯朝王王不之禮今又號  
公栢用于是以齊魯入覲示強國如齊吾能左右毋得輕  
言黜鄭矣諸侯朝王書曰三接至榮遇也而傳曰齊人蓋  
王知其意怨之益深并齊亦漠然處之歟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杜解二年紀君盟于密為  
魯故今公尋之故曰成紀

讀左補義 卷三隱公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眾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  
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於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三國宋衛鄭也鄭未受盟而齊遽告魯故為揚言強之使  
平眾仲不置一辨意中默會其不易平也瓦屋齊僖小

朝之始也倍以鄭莊為雄平陳盟魯相為一氣外此惟宋  
衛自為一黨皆與鄭讎故毅然欲平之非為宋衛也欲兼

收五國之用而已執其權為樓伐計也道鄭終不受平與  
其失素醜之鄭寧與新交之宋而卒與宋絕秋盟瓦屋

鄭已與宋絕至冬而齊猶倦倦以平告魯用如許心而卒  
不可得見鄭之黨馮者至而宋之讎馮者深

無駭卒羽父請誼與族公問族于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  
以辨立有德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胙之上  
以為諸侯

而命之氏命氏曰陳諸侯以字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為命氏曰陳其因氏其王父字論固以為族按鄭康成駁許叔重五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氏如鄭之國氏本字國之後鄭氏也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字為氏以氏朱解如晉上氏中氏邑亦如之謂取其邑為族皆棄之公命以字為氏諸侯之子稱公子之子稱公孫之子稱公孫氏為族也

公孫之子不得稱公官孫故禮以王父字為氏周衰禮廢氏族不明此無駭之卒有待于羽父之請也無駭卒于是年十二月即子是月賜氏猶書無駭卒者史辭畧也聲溺柔挾鄭宛楚椒吳札並準諸此豈因木賜族之故哉傳立此篇見春秋初之史例如此而去族示貶者皆後史之謬

例也 三十餘字無所不包後世氏族志不能出其範圍先儒云衆仲博物可方鄭僑

經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字也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三月今正月○挾卒春大○夏城三月今正月○挾卒春大○夏城

傳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杜解書祭酉始○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魯地也

杜氏謂經無霖字經誤劉氏做謂傳不宜革電為霖傳誤然皆不誤也自三日以往為霖今癸酉始至庚辰相距七

日其為霖雨可知經不誤也言霖以震則電在其中傳亦不誤也

夏城郎書不時也經陸郎通宋魯將比會

宋公不王其王職不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

入卯之役怨公不告命人卯在五年公以七年伐公怒絕宋

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遺使致王命也伐宋

侯于防謀伐宋也宋而齊侯會魯以謀之

王喪而魯不會求購而魯不應則天下之不共王職者豈獨一宋而鄭為焉謀伐之又以瓦屋之盟齊已告平三國于魯而與師無名且千三國之怒故假不王名色計之固以王命告魯齊魯僑為援說者謂王人不出故經無異文

不知鄭伯真奉命正宋不王之罪何必王人之出蓋王實無是命而鄭伯假之以濟其私也然其假之也以為王左卿士之故故起處點明時王分左有二卿士以右卿士與號公而以左與鄭至桓五年王不能堪并左卿士削之于是奉王命討不庭者為矯葛之職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杜徒步兵公子突如馬曰使勇而無剛者皆寇而速去之也

剛不取退君為三覆兵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退必速奔後者不

收則無繼矣乃可以退從之戎人之前遇獲者奔祝明鄭大乃甘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殲也祝明鄭大

杜氏謂經無霖字經誤劉氏做謂傳不宜革電為霖傳誤然皆不誤也自三日以往為霖今癸酉始至庚辰相距七



新友一曰... 皆受... 不敗... 必破... 務時... 伏俱在前... 伏次之... 起而前... 出而前... 一月甲寅... 春秋戎狄... 傳銘其烈...

伏俱在前... 伏次之... 起而前... 出而前... 一月甲寅... 春秋戎狄... 傳銘其烈...

經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齊人鄭人伐宋... 公敗宋師于菅... 衛人伐戴鄭伯... 讀左補義... 卷二... 其泉...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齊人鄭人伐宋... 公敗宋師于菅... 衛人伐戴鄭伯... 讀左補義... 卷二... 其泉...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

趙殺至... 制不得... 止言鄭... 謂正矣... 食其土... 鄭伯之... 討不庭... 者然蓋... 後齊桓... 蔡人衛... 秋七月... 宋以三... 既入鄭... 也鄭伯... 攻三師... 自見公... 九月戊... 屢敗至... 能禦而... 臣生心...

趙殺至... 制不得... 止言鄭... 謂正矣... 食其土... 鄭伯之... 討不庭... 者然蓋... 後齊桓... 蔡人衛... 秋七月... 宋以三... 既入鄭... 也鄭伯... 攻三師... 自見公... 九月戊... 屢敗至... 能禦而... 臣生心...

趙殺至... 制不得... 止言鄭... 謂正矣... 食其土... 鄭伯之... 討不庭... 者然蓋... 後齊桓... 蔡人衛... 秋七月... 宋以三... 既入鄭... 也鄭伯... 攻三師... 自見公... 九月戊... 屢敗至... 能禦而... 臣生心...

冬齊人鄭人入鄭討達王命也

齊鄭石門之盟固結不二謀宋齊為鄰用謀紀鄭為齊用

此則合兵陵弱而以鄭不與伐宋鄭以為違王命也

經已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薛侯相朝說云薛黃南有薛城此諸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河內南陽縣境今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人許與謀曰及後許○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月壬辰公薨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按見魯受薛侯曰我先封

亦皆諸薛庶姓也非周之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

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諒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

有禮主則擇之而行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先則姓寡人

若朝于薛姓不敢與諸任齒也君若辱貶寡人則願以滕君

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非獨也志兼矣

大行人言邦交世相朝之制漢儒依托春秋竄入周官予

別有辨即云列國相朝而曰世則一君之身一行朝禮必

非如文襄之令五歲而朝也曰相朝則彼此往還必非偃

然受之而不報也滕薛與魯等班同聲言寡人朝於薛

亦禮所當然其云不敢與諸任齒則以魯將旅見二君故

撰出非禮之禮以悅薛侯以長滕侯耳公之違禮皆小人

導之也公立十一年未聞朝王王遣使者四又不報聘傳

借羽父提出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示王朝親親大典以著

馮云主胸白  
在宗盟二句  
然直說便覺  
庶姓在寡人  
下另作樹在  
妙甚異姓為

後已所說破  
乃又預在包  
從對面翻轉  
覺心平氣和

公為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

大宮邾大夫與邾考叔爭車邾考叔挾轡

車以走邾邾考叔內授車未有子邾考叔以逐之及大遠

邾及子都邾考叔九連謂之遠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

辰傳于許邾考叔取鄭伯之旌登郟侯反

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顛而王氏臣傳以考叔

登大又以登郟登周也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王

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

敵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

讀左補義卷二隱公

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公弟以居許東偏也陳

以書入曰矣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於我寡

人寡人惟是一二父兄同姓不能共德其給德以許自

為功乎寡人有弟段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也

元年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推柔此民也吾

將使獲也公孫獲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

悔禍於許許而悔禍之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也

反惟我鄭國之有請謂也焉如舊骨媾婦之父曰昏其能降

以相從也心也無他族實信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上也

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禮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

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回吾國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

三國伐許  
鄭侯兵  
城侯兵  
久難得許

注云為魯  
突有登郟  
登字均極

安顧許叔

周三克敗已  
十年魯許  
叔同所明此  
心不安處

又云無他  
族實信處  
此以與我  
鄭國爭此  
上也

明前在而  
詳要化

馮三天子  
是也

莊莊是也  
明見其  
然亦其  
也

前口後考  
者自其  
乃為此  
盜於何  
臣亦且  
也

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於許我死乃亟去之按即上文得  
 之吾先君新邑於此今河南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曰  
 失其序鄭亦周夫許大岳神農之後胤也胤繼也疏云武  
 叔於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  
 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也  
 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  
 後人之我死乃亟去可謂知禮矣  
 鄭伯使卒出犛行出大雞以詛射穎考叔者百人為卒二牛  
 卒之行列補作爲不知使軍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敗  
 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大臣不睦  
 刑于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左補義 卷二 鄭公

此篇說者以鄭莊奸雄欺人讓左氏稱許之謬予謂不然  
 鄭莊凡事詭譎惟此都非支飾之詞其云我子孫覆亡之  
 不暇而傳云無累後人已將心事明告于人讀者自不察  
 耳莊公之子八人見于經傳者四昭公忽柔弱無能厲公  
 突殘忍多忌子廔子儀因人碌碌耳而諸臣如祭仲公子  
 呂鞏隨波逐流無一疾風勁草故乎日斃許已久墮手得  
 之不難縣許此時晉楚未興齊又最睦而從後一恐弱者  
 無以立國狡者不能相安交析薪而子弗克荷是以一段  
 雄心不覺喜極而悲耳子孫既不能他人乘閒得之反  
 足爲鄭無窮之禍不得不恃強侮弱之謀變而爲與滅  
 繼絕之計其命百里也云不敢爲功又云不能有許我之

以無易有也  
疑例

身後寧復諸許君無歸諸他族不特爲許兼亦爲鄭蓋以  
 子孫不材不能禮祀許故也其命獲也謂非不知有許之  
 利但先人逃死本無過望而天厭周德同姓弱異姓昌獨  
 提大岳之亂者許與齊同姓而齊好未必如初暗指齊僂  
 恐未必不定許也語意蓋實有不忍明言者傳云利後嗣  
 又曰無累後人可謂洞見其隱矣度德量力亦暗指後嗣  
 之德力說經書人許而不以鄭主兵以未嘗滅許也傳謂  
 其知存國之禮而取其一節夫豈諛哉唐氏  
 王取鄭劉按鄭今河南偃師縣爲邢之田於鄭爲邢二邑  
 聖之問邢城也○邢音子而與鄭人慈念生周武王之田  
 溫見原今濟源縣有邢城與一各陽與邢今武陟縣  
 少頃後文詳

讀左補義 卷二 鄭公

今修武縣北向今濟源縣盟津在孟縣州今河內  
 今懷慶府西北一隕今修武縣比有故壤今武陟縣西有境  
 名丹陸○音刑 隕音城徒回反 襄今武陟縣西有境  
 皆慈念生之田 隕音城徒回反 襄今武陟縣西有境  
 俱屬河南省 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  
 則也禮之經也巳弗能有而以與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叛王十二邑  
 王所不能有

金仁山曰鄭之伐宋取三師又八郟蓋假王命以報怨非  
 王意也桓王知其久假多悖是以有四邑之取知其長於  
 用兵是以授之專據之邑可謂以詐取詐矣  
 鄭息有違言杜預以言息侯伐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  
 而還按息國名今河南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  
 息侯不量力息侯不親視鄭息同不微辭不察有罪言謂用

復其所以謂也 犯五不韙 五鬼反 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冬十月 鄭伯以執師伐宋 壬戌大敗宋師 以報其入鄭也 宋人鄭在 宋不告命 故不書 按九年 鄭伯伐宋 不書 併於下年 傳明言 十年十一戰 則二戰非妄 不書者 以宋不告也 國初 史例 必受敗者 告人 告敗乃書 凡諸侯有命 告則書 不然 則否 師出 賊否 亦如之 而告敗 勝而告克 此皆 五言不須 兩告 乃書 按 杜氏 註明 以後 史例 也 雖及 滅國 滅不告 敗勝 不告 克不書 於策 補注 題

息侯大敗而還 鄭伯大敗宋師 宋息之康爛甚矣 故宋弑于華 督息滅于楚文

羽父請殺桓公 將以求大宰 孔疏 欲令特置此官 以榮已耳 以後 更無大宰 蓋終不立也

讀左補義 卷二 魯公 公曰 爲其少故也 吾將授之矣 桓位 使營菟裘 山泉 泗水 縣有菟裘聚 吾將老焉 羽父懼 反譖公于桓公 而請弑之 公 薨 免 都 反 吾 將 老 焉 羽 父 懼 反 譖 公 于 桓 公 而 請 弑 之 公 之 爲 公 子 也 與 鄭 人 戰 于 狐 壤 鄭 止 焉 內 諱 獲 鄭 人 囚 請 尹 氏 鄭 大 賂 尹 氏 而 禱 於 其 主 鍾 巫 所 主 祭 遂 與 尹 氏 歸 而 立 其 主 鍾 巫 十 一 月 公 祭 鍾 巫 齊 于 社 圖 名 館 于 焉 氏 魯 大 舍 也 爲 焉 壬 辰 羽 父 使 賊 弑 公 於 焉 氏 立 桓 公 而 討 焉 氏 有 于 委 反 焉 羽 父 欲 以 弑 君 加 焉 氏 而 不 得 故 討 焉 氏 之 衆 僅 死 者 有 焉 羽 父 欲 以 弑 君 加 焉 氏 而 不 得 故 討 焉 氏 之 衆 僅 焉 族 成 不 書 葬 不 成 喪 也 桓 弑 隱 立 故 喪 禮 不 成 焉 見 古 濟 之 類 亦 然 也 必 如 吳 太 伯 而 後 可 按 此 特 爲 桓 言 之 如 桓 爲 宋 穆 公 何 慮 焉

按東萊云 當授卽授 何謂將授將之一字 所以起桓之疑 非也 桓立三年而後娶于齊 則年未甚長也 獨怪弑君之

言人于吾耳 而不誅之 且聳手擡大權一言而干罪 而君 自○分○心○死○而○不○速○之○死○則○求○所○以○免○死○者○何○不○至○哉 傳 著 羽父懼一語 深爲公惜也 不成喪 故不書葬 蓋以爲攝主 也 弑君之賊 罪在必誅 必不可諱者也 故州吁無知 臣 良討之 陳佗微舒 鄭邦討之 若穆曰 考終是忘 君父之讎 而爲賊 諱也可乎 哉 或曰 諱國惡 禮也 魯取同姓 疆人乃 云知禮 故君弑 書魯乘禮之魯則然也 曰非也 君父之過 禮所當隱 故諱不書 公若君有君父而賊弑之 而吾爲之 諱其事 使臣民不知其故 隣邦莫訊其端 而賊無由問 豈 聖人之意哉 故凡事可諱 而君父被弑 必不可諱 然則春 秋何以諱之 蓋隱公之弑 桓實主之 因以疾卒 赴諸侯 而 已爲繼立 觀其行 卽位之禮 可見 史官書曰 公薨 于焉 氏 嗣後循以爲例 而弑逆皆諱矣 聖人承策爲經 既不得干 二○百○餘○年○後○追○究○其○事○而○又○不○可○沒○其○跡 故書公薨 循史 氏之文 而削去其地 以別于十二公之考終者 明著其被 弑之實也 如弑必當諱 則晉重孤 齊太史南史 皆失諱國 惡之義 夫子何以謂之良史 豈齊齊之史 以不諱爲良 而 魯史以諱爲良乎



周云一口... 已定一統之... 齊陳鄭皆有... 立督遂相宋莊...

父嘉... 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城命先宣言曰司... 馬則然則可馬使爾已殺孔父而弑弱公名莊公也... 而立之以親鄭... 齊陳鄭皆有... 立督遂相宋莊...

或曰宋弱連年... 賊臣假以爲辭者... 似其君自取于賊... 氏誤認爲女色... 而弑孔父死而空無...

立督遂相宋莊

臣民以弑君殺大夫告則曰... 立賊亂賊公行矣... 以言立立其後也... 說爲公子督爲公孫... 故逆焉而脅之立華氏... 不拘以王父字爲氏也... 里之叛宋幾亡四國之... 制其君後此莊公諸... 于此篇一相字括之... 馮何也曰馮不討賊... 夫以督之無君加以...

此頁一正一... 反文字備... 越席大爲... 昭令德以... 昭武王克... 昭達亂之... 昭內史周...

君之心二語經義自明... 夏四月取部大鼎于宋... 昭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 昭達亂之昭器於大廟... 昭內史周大夫問之曰... 昭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 昭達亂之昭器於大廟... 昭內史周大夫問之曰...

之以德伯納船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納賊賂于大廟其如祖宗怒何而哀伯不一之及但言百官義士何也春秋弑君之賊首見于術而國人未和石碯一書而二豎授首所稔識之近事也隱之讓德人無不知而魯秉周禮如衆仲申繻哀伯輩猶有存者羽翼未成桓之憂也故以許田賂鄭鄭盟而一翼振矣然而黨未衆也稷之會既得鄭又培一齊一陳更得一宋於是蟠結既固高枕無憂因以賂鼎寶之大廟以示羣臣孰敢侮予乎哀伯之諫歷舉聲名文物俱從大廟上設色而冀祖考于不言一則曰臨照百官再則曰明示百官可謂深中其隱以見滅德立違威脅臣僚而百官中有羽父並督其人

讀左補義 卷三桓公

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鼎遷于洛本非弑君也義士猶曰以臣弑君况以弑君之人受弑君之賂即不畏百官豈不畏清議乎周內史以違字坐桓公可謂一字斧鉞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杞妣姓夏禹之裔武王克殷求禹後得東樓公而封之九世至成公始見春秋趙東山口杞國貧玉帛之將不能備數又以先代之後耻自貶損偃然以侯伯成禮而還以是爲不敬也遂謀伐之弑君之賊天王不敢問諸侯不能討黨羽既盛得意而驕陵小侮弱遂出于情理之外

蔡侯鄭伯會于鄆始懼楚也杜解楚武王始懼號稱王欲害蔡侯鄭伯會于鄆始懼楚也中國蔡鄭始近楚故懼而會

八年按阮楚國手姓顛頊之後周成王封齊熊曾孫熊繹於楚今湖廣江陵縣

荆楚居國南鄉亂則先動治則後服蠻夷之一種也詩六月之序曰小雅俱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况平桓之世乾綱解紐諸侯不臣悉爾蠻荆能無熾乎故自此前之春秋天下無一人知有天子自此以後之春秋天下無一日不患蠻夷楚氛惡而天下雲擾矣傳未著其發一卒滅一國而曰始懼楚也氣賦憑陵使人不寒而慄九月入杞討不敬也按傳公時杞來朝而人杞傳亦公及戎盟于唐修葺好也往解惡之好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公穀皆言危桓恐爲戎討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按反行反自行役也飲至告至而飲酒于廟爵策勳焉禮也也舍置也爵飲置爵則書勳勞

讀左補義 卷三桓公

干策紀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有功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必有主二人獨會則其肯爲主兩讓會事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補注此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補注此魯史舊法陳氏案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杜解意取于戰仇按條首地今山西安邑縣有中條山音求其弟以千畝之職生命之曰成師千畝有功以其年又生子千畝地名今山西介休師晉大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之名有千畝原師服晉大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之名必可義以出禮禮從夫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之名言也義以出禮禮從夫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之名

民聽易則生亂則亂生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古

此于命名論其先亂從稱侯之夫人姜氏起婦人愛以子穆侯從精言亂所由生



此于國公  
其必亂後  
俱而後以  
未以伊以  
系係且隨  
之宜性不  
焉云前以  
既野中政  
服食而始  
復和  
其其其  
妻中其  
法無此即  
成片散

存此言。今君命天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晉乎  
死於非反。今君命天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晉乎  
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于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曰桓  
人君命大子之名臣下視之爲輕重漢武名鈞弋之門爲堯  
母江文遊諸侯大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  
于曲沃。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爲靖侯  
于曲沃。伯史記年表曲沃大於國晉亂自曲沃始。靖侯  
之孫欒賈傳之。靖侯桓叔之高祖父。師服曰吾聞國家之  
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立家。卿  
夫稱鄉置側室也。大夫有貳宗。適子爲小宗次者士有隸  
子弟。士卑自以其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卑以親  
疏爲分別也。喪殺也。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觀。親下不  
分位。則反衰初危反。是以前服事其上而下無觀。親下不  
上。位。則反衰初危反。是以前服事其上而下無觀。親下不  
惠之三十年晉潘父殺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  
人立孝侯。昭侯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晉國弒  
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鄂侯以隱五年奔隨其  
王舍翼。侯立其子而翼侯又立於鄂。當此段晉豈安父子分  
國據史記莊伯弒孝侯晉人立孝侯之子鄂侯。鄂侯六年卒  
立其子光爲哀侯。不載王廢立事。蓋王立光在隱五年之秋  
而鄂侯之立在六年則光請于王。雖位矣。故史遷譽之傳文  
有當補者。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有韓城。即陘庭也。  
此類是也。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有韓城。即陘庭也。  
陘庭南鄙。故曲沃伐翼。言晉之亂歷世未艾而師服所言皆  
不與。

此類是也。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有韓城。即陘庭也。  
陘庭南鄙。故曲沃伐翼。言晉之亂歷世未艾而師服所言皆  
不與。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林襄管陘十年。晉哀侯  
代立。武公韓萬。韓萬御戎。梁弘爲右。戎逐翼侯于汾  
陰。汾水。驂絳而止。驂絳於木而止。夜獲之。及樂共叔。桓叔  
獲之。子也。身傅翼侯。大夫樂氏封邑。今直隸樂城縣。  
會于蕘成昏于齊也。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文姜前欲妻鄭忽。今欲妻魯桓。忽去之。惟恐不遠。桓成之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蕘。按桓叔之舊正月不書王者  
切氏駁之。而謂以桓之篡弒故不書桓叔。曰非以桓叔一人  
師敗于鄭。鄭突。突。兒。刺。楚。無。王。甚。矣。故。不。書。王。未。敢  
以爲然也。聖人作春秋。正以列國無王。荆楚僭王。故加王于  
正。治。以。正。法。而。反。去。其。王。且。十。二。公。之。書。春。而。不。書。王。正  
月。者。多。矣。豈。皆。此。五。國。爲。之。也。左。氏。于。經。不。書。王。正  
傳。之。時。春。正。月。本。爲。全。文。奈。火。之。後。簡。編。遺。缺。傳。焉。若。脫  
山。東。齊。州。今。夏。齊。侯。衛。侯。齊。命。于。蕘。命。而。不。秋。血。也。接  
練。長。垣。縣。治。也。歷。月。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適。奪。月。光。故。月。日  
食。之。既。月。同。台。月。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適。奪。月。光。故。月。日  
先。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雖。出。皆。既。者。正。相。而。相  
奄。問。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爲。文。關。于。所。不。見  
○公子翬如齊。逆女。按禮使。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譚。國故不  
言女未至于魯。故不稱夫。公合齊侯于譚。不。趙。公。之。行。在。齊  
人。譚。地。按。山。東。肥。城。縣。公。合。齊。侯。于。譚。不。趙。公。之。行。在。齊  
夫人姜氏至自齊。齊侯送之。公受之。于譚。冬。齊侯使其弟  
年來聘。有年。按齊侯送之。公受之。于譚。冬。齊侯使其弟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林襄管陘十年。晉哀侯  
代立。武公韓萬。韓萬御戎。梁弘爲右。戎逐翼侯于汾  
陰。汾水。驂絳而止。驂絳於木而止。夜獲之。及樂共叔。桓叔  
獲之。子也。身傅翼侯。大夫樂氏封邑。今直隸樂城縣。  
會于蕘成昏于齊也。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文姜前欲妻鄭忽。今欲妻魯桓。忽去之。惟恐不遠。桓成之



惟恐不速蓋茲據君位故汲汲連姻于齊耳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按命辭命也謂以言辭相結

公會祀侯于郕杞求成也按二年入祀故今來求成也

會自此會後杞降而伯且子矣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杜絕昏禮雖奉

也必稱先君以為禮辭按稱公子史以為禮修好于先君故

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此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門凡公女

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

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

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

讀左補義卷三桓公

致女在他國而來則曰聘疏云其意言不地事宗廟則欲以之歸也

凶人而與昏禮故聲逆女而彭生乘公母弟而啟膺使命

故年席寵而無知作亂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為明年秦侵芮本按二國皆姬姓芮今陝西旬邑縣有芮故城魏今山西芮城縣河北故城是也

芮姜其密康公之母耶抑獨孤氏之惡雲昭訓耶然逐之

而別立君過矣明年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于是芮

伯在秦者八年至桓十年而後納于芮一廢一興國之所

傷已多婦人誠不足與謀或疑芮姜逐子自立然九年號

仲借四國伐曲沃芮伯在焉杜氏芮更立君之說非無據

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按郎非特地故書時

來聘按官渠氏伯糾名也不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合禮陳疆桓不義得國

地即近朱昭九年蔡昭圖遂為田獵苑圃之地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王何以三聘魯蓋隱之譏無人不知固不疑其以弒報且

桓自同于遭喪繼位意者王未聞其弒歟

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杜絕秦以芮小輕之故為芮所敗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

讀左補義卷三桓公

春秋大國為諸侯患者莫如楚其次莫如秦據史記此秦

寧公時也秦自僖十五年韓原之戰始見經蓋自穆以前

告命不通于魯而傳紀其事實始于此以其有從王討亂

之美也秦欲討芮為芮所敗請王師圍魏以芮伯歸將納

之桓十年復芮伯于芮雖其時寧公已卒繼以出子三父

之亂然不可謂非義舉也至穆公而窺中國冀鄭滅滑請

夏受其患矣

甲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弟佗殺大

鄭伯如紀杜絕外相朝皆言如齊欲

鄭伯如紀杜絕外相朝皆言如齊欲

鄭伯如紀杜絕外相朝皆言如齊欲

鄭伯如紀杜絕外相朝皆言如齊欲

鄭伯如紀杜絕外相朝皆言如齊欲

鄭伯如紀杜絕外相朝皆言如齊欲

周云庚午年  
之世于何  
何日

經書在丁戊  
鄭氏于也  
王所以若  
生之惡也  
為王師其  
子元一敗  
是博至戰  
三國之  
地摩而  
發上文字  
皆合師  
傷經不  
而傳為  
未竟鄭  
志得自  
主一西  
也

以告、大等、子、為、公、如、曹、不、書、奔、以、  
來、青、也、疏、云、州、國、名、姜、姓、按、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曹、  
姓、之、王、子、叔、振、鐸、之、後、州、國、今、山、東、安、邱、縣、有、淳、于、城、曹、國、  
今、定、  
同、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  
子佗五父也殺大子免桓公大子而代之佗非桓公公子明  
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佗為桓公鮑母為佗母以  
而其敘鮑卒則曰正月甲戌己丑陳桓公鮑卒為利公皆誤  
傳再赴之言其無據也甲戌己丑相距十有六日趙氏云此  
所以避不敬也

齊鄭忽朝于紀不待智者而知其請紀人却二國之陰謀  
不知費幾許調停傳不能詳也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按王但數其不朝之罪而秋王以諸  
侯伐鄭宋氏雍曰伐鄭而鄭伯禦之按只此四字王為中  
軍號公林父王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周桓  
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鄭公請為左拒也方陳以當蔡人衛人  
為右拒以當陳人口陳亂民莫有關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  
顧之必亂蔡衛不核固將先奔不能相既而萃于王卒可以  
集事從之集事也曼伯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  
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綏戰二十五  
乘為高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際而戰于繻葛鄭地  
命二拒曰奮動而鼓為號今復說文以奮為發石塊作發  
石車引此為證非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

詳前卷十  
鄭王之法

人敗祝射王中肩王亦能軍而不奔故言能軍祝射請  
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  
隕多矣鄭收兵夜鄭伯使祭足祭仲名仲勞王且問左右  
勞王問左右皆  
恭而無禮之辭

此與交質篇相似而不同彼則天經地義姑實不言此則  
以陵天子三字作斷從鄭伯說出即鄭伯之委書也桓王  
率三國伐鄭斯時陳佗方藉鄭力紂太子有國其從王師  
不過勉強應命否則恐王之討已也子元獻攻瑕之策曰  
莫有關心言德我而莫敢闕也觀蔡衛不支知二國猶為  
王敵憤而陳則南接刃而棄甲矣蔡衛之奔王卒之亂皆  
由于此然則王何以用陳師徵兵列國皆畏鄭當鄭無一

論左補義 卷三 桓公  
至者其不得已乎然計亦疎矣及併力攻王王卒大敗  
欲奮逐寤生思及名義斂槍收兵嗚呼陵天子至此而猶  
云不敢乎哉傳寫王分三軍儼然盛世王師氣象而賊子  
亂臣獻謀布陣寤生之罪無可容 九伐之擯出自諸侯  
大夫春秋所由作也大書三國從王伐鄭征伐自天子出  
諸侯用命二百四十二年從未有乾綱之振如此者乃至  
一敗不起先儒謂鄭不朝王罪止削地貶爵王置宋魯弑  
君之賊而親伐鄭故王不稱天非也方望溪曰幽平之後  
欲振既墜之王綱當先之以征誅而征誅之行莫急于討  
鄭鄭為王室近親甸服之伯王朝鄭士也王崩之次月與  
師以伐王都其罪乃九伐之法所未有也王固知其力之

不勝故繼序十有四年而不敢聲言其惡至魯軌之紂受  
賂而與之盟宋督之弑復衆會以成其亂此不能正更無  
以駁邦國矣王之伐鄭謂鄭莊每假禮讓以濟其私王雖  
不禮猶挾齊以朝取其私田亦未敢拒命故親率三國討  
焉冀其肩于大義而修辭請罪因而擯之以釋前愆責後  
效庶幾王靈少振不料其抗兵而無所忌也且桓王討伐  
非盡不能行也惟不行于魯宋以鄭莊怙亂而齊爲之輔  
耳莊王黜卒之立鄭齊魯抗王師而納朔使桓王初年遠  
討魯宋則齊助于外而鄭起于內王室之憂及宗社矣故  
魯桓王之不能修明德政以繼文武可也而謂其不當伐  
鄭置亂賊于不問非其實也

讀左補義

卷三 桓公

左

仍叔之子弱也補注來聘在夏釋和秋伐鄭後皆由下重言  
鄭徵兵也按譚世鄭譚父在子代使譚子將  
命俱于弱也二字見之弱也云少不更事耳  
秋大雩齊不時也凡祀敬整而郊地宗廟之事也發魯夏正  
建寅之月龍見而雩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  
祈膏雨始殺而嘗趙西之月陰氣始衰祭天遠爲百穀  
見皆見始殺而嘗趙西之月陰氣始衰祭天遠爲百穀  
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過則書節則書以講慢也  
薦者樂故孟宗廢過則書節則書以講慢也  
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杜預淳于州國所都國有  
遂不  
乙未六年春正月莒來莒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  
四月公會紀侯于成案前年齊如紀侯成也○秋八月壬午  
大閱○蔡人殺陳佗按國人立太子免之長弟躍是爲厲公

父而立之之類之類子產云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自出我先  
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父與蔡人奉其厲公此  
皆補前傳所未及也然則佗試太子倚鄭爲援屬爲桓○九  
月丁卯子同生莊公也○冬紀侯來朝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補注亦承五年  
曹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寔來不主故變文書寔來  
注記禮者曰天子曰非佗伯父寔來成二年王曰所使撫乎  
一人而魯伯寔來今曹州公曰寔來以其不復國而署之也  
按承上文曹州公雖朝于曹其實來魯耳如以實爲州公之  
名與上文不屬  
何由知爲州公

州公失國傳知其亡而不知其由亡中原小國顛連無告  
至此國危不復又別立君故聖人變文書之  
楚武王侵隨按國名姬姓今湖廣隨州有隨城補注自熊通  
無不可使遠章比解楚大夫求成焉軍于環堵以待之隨人  
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

卷三 桓公

左

使少師隨大夫董也成鬬伯比楚大夫令言於楚子曰吾不得  
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  
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問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人自  
精亮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後請羸師以張之  
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鬬伯比  
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遇一見從隨侯卒  
王毀軍面納少師之謀少師歸請迫楚師隨侯將許之楚  
也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惠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  
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士思  
利民忠也視史正辭不虛稱信也今民餒而君逞也欲祝史  
矯舉以祭詐稱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肥腍茶盛鬯備

楚人以小國... 祭以成民... 正治國... 大主... 國無... 小人... 事... 一... 也... 也... 天... 矣

何則不信... 民神之王也... 祭以成民... 正治國... 大主... 國無... 小人... 事... 一... 也... 也... 天... 矣

而修政楚不敢伐... 一部春秋不越尊周室... 荆楚兩言... 楚何以... 以其僭王... 稱夏而已... 開端大書曰... 楚武王... 而二罪... 並著... 三代天... 子皆稱王... 無二王也... 成王封熊... 子楚... 傳至熊渠... 僭王于... 夷王之世... 至厲王時... 畏而去... 號厥後... 東遷... 熊通殺太子自... 立復僭為王... 卽楚武王也... 據史記... 楚世家... 桓八年... 熊通稱... 王合諸侯于... 沈鹿... 終春秋... 未之改... 雖其間... 有子文... 孫叔敖... 子西... 沈諸梁... 之賢... 王孫圉... 觀射... 父子... 華... 倚相... 之淹博... 無能... 明大義... 守臣節... 則愈有... 功于其國... 愈得... 罪于天王... 亦何足... 取哉... 周封諸侯... 八百... 江漢之間... 大牙相... 錯自... 熊渠... 滅... 陞... 濕

滅揚與至于鄂... 八春秋滅國無虛日... 跡伯比之畫策已... 駭乎有席捲天下之勢... 夫儼然居天子之尊... 而日肆... 滅... 我諸姬此亂... 臣賊子之虎而... 蠶者也... 故赤狄白狄... 北戎... 姜... 戎陸渾之屬... 有時... 竊發... 而未嘗... 稱王... 徐子... 吳子... 越子... 雖稱... 王子... 濱海而未嘗... 殘滅小國... 如此之多... 兼之者... 惟楚矣... 而... 郝氏... 敬毛氏... 奇齡... 謂聖人未嘗... 擾楚... 不亦... 讓哉... 傳者是篇... 明其僭王... 猾夏之大旨... 如此... 人君守國民為貴... 社稷... 之故... 忠民... 信神... 已... 盡... 修政之道... 而意... 意... 重民... 隨侯... 徹... 過... 忠... 民自謂... 祭... 盛... 豐... 謂... 知民乃神之主... 神降之福... 以成民之... 故凡一牲一盛一醴... 皆成民所致... 而民之成... 在務三特... 修... 五教... 親九族也... 節節將信... 神收八成民上... 養教全備... 斯謂

讀左補義... 卷三... 五... 之成猶恐... 勢力... 單弱... 又必親兄弟... 為唇齒... 乃不為... 強暴所... 陵... 然則... 小人... 之狡謀... 未嘗不在... 君子... 犀照中... 而君子自有... 自治... 一層... 在此... 一篇... 王道... 文字... 儼然... 讓訓之遺... 而若... 巴若... 郤若... 絞... 羅... 貳... 軫... 等... 皆坐... 不知... 修政... 而自取... 滅亡也... 夏會于成... 紀... 來... 諒... 謀... 齊... 難也... 紀... 故... 來... 諒... 之... 言... 諒... 又言... 謀... 齊... 之禍... 棘... 矣... 紀... 之... 情... 至... 矣... 北戎... 伐... 齊... 齊... 侯... 使... 乞... 師... 于... 鄭... 鄭... 夫子... 忽... 帥... 師... 救... 齊... 子... 明... 忽... 為... 世子... 序... 六月... 大... 敗... 戎... 師... 獲... 其二... 帥... 大... 良... 少... 良... 甲... 首... 三百... 以... 獻... 於... 齊... 齊... 甲... 首... 於是... 諸... 侯... 之... 大夫... 成... 齊... 人... 饋... 之... 饋... 生... 日... 使... 齊... 為... 其... 班... 後... 鄭... 不... 書... 蓋... 史... 闕... 文... 曰... 說... 春秋... 之... 初... 以... 周... 班... 後... 鄭... 春秋... 之... 未... 非... 天子... 不... 鄭... 忽... 以其... 有功... 也... 怒... 故... 有... 鄭... 之... 師... 在... 十... 卷... 首... 可... 知... 魯... 周... 禮... 在... 十...



聊齊亦不及也  
康薛之自貶矣

王使厥聘于魯魯非無寵也桓侯屢謀齊難桓非不恤紀也蓋繙請之職王靈替矣齊方虎視而王欲以一言令之小釋必不能也故不得已而為迎后之計

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咸丘地今山東鉅野縣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不總稱朝者各行朝禮

七年春穀伯綏侯來朝名賤之也不足故齊名按諸侯不

生名公穀而之君失地故名穀穀陸謂越乘強楚涼朝惡人卒至城亡故名然失地出奔安得言朝魯恒歸試安知其惡蓋僻遠之國自以名地非國君之禮故史例賤之同于介葛盧侯來朝書名然行朝禮也若介葛盧則并不能稱侯矣故設其爵不著其朝皆舊史之例也經書夏傳言春者在三四月之交耳

請左補義 卷之三 桓公

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在解盟向二邑名陸十一秋鄭

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郊陽縣西有郊鄭

王以十二邑與鄭盟向與焉鄭違受之者以為己之兵力足以賈取之也而盟向不忘德氏終不能服于是鄭率二國之師伐之盟向之民嬰城固守與俱燼而必不肯服

不義之鄭王于是徙其民于王城以其地歸之

冬曲沃伯也武公誘晉小子侯哀侯殺之

曲沃既崩哀侯殺之矣國人又立哀侯之子小子侯至此又殺之孺子何辜乃膏曲沃之刃

請左補義卷之三終

請左補義卷之四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具增泰 珠 璣 校

桓公二

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

王使家父來聘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

秋伐邾邾魯之國也而來盟桓有篡逆之惡則定六年而不至今伐之至也 ○冬十月雨雪得為其可正春秋用夏正之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諸侯為天子三公者王使魯

八年春滅甄甄狄之國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隨地在今湖南黃岡縣

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鄭之望楚師楚師見季

眾曰楚人上左君楚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

敗偏敗眾乃構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王不足言對

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謂少師見隨未可克也

乃盟而還

季梁二策怒我急冠。即城濮退三舍之策也。此則楚師未至先請下之益以驕敵。偏敗眾。即雜父先敗三國之策也。此則一國而分其堅。更屬分明。墮之敗。有蘇不用也。少師寵而仇有。紫少師死而天去疾。小人之死。國祚賴之。

冬王命狄仲

王仲士 狄仲 晉哀侯之弟 繼于晉 不書 公林父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于諸侯使何姓諸侯為之土祭公來受命于魯故曰禮

按桓王以隱三年立至此十六年早能自將伐鄭今始逆后疑亦繼娶也。天子使同姓主昏早已命魯矣非逆后時方有是命也。以魯為主人則當受主人辭命祭公來者既告于廟受命于魯以逆之也。或責其不反命若反命仍

以王自主昏矣杜解其兩遂者逆遂之謂祭公來魯受命遂逆紀逆之無所為專也。故傳以為禮。公羊記逆為生事穀梁謂遂為繼事夫祭公因逆后來而遂往紀以逆本非二事而何生事繼事耶。蓋禮逆王后使鄉而公監之祭公逆后劉原父以為王輕使之是也。

經左補義 卷四 桓公 二

經左補義 卷四 桓公

戊寅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紀姓也書字者仲父母母之尊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曹伯有疾故使

共子來朝。射音亦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臣人

史舊法非魯主昏天子制之存魯主昏者以見義。

巴于使韓服行人。告于楚請與鄧為好。今四川巴縣楚子

此為楚滅鄧使道朔夫將巴客服以聘于鄧南鄧人攻而奪之

全無安法忽巴人之攻計也

及楚以事立且楚人垂夏楚使鄧廉大夫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

其言者非也

楚師居中也與鄧師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按鄧廉大夫帥師

楚師之前也巴師合攻其後楚師反擊其前擊其背夾攻因而大

秋號仲丙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梁荀賈皆國名。曲沃

皆不見傳盡為大國併吞按丙荀梁立乃亦命之共征伐耶

今山西絳州賈今山西臨汾縣有賈鄉

此為楚滅鄧

使道朔夫將巴客服以聘于鄧南鄧人攻而奪之。全無安法忽巴人之攻計也。及楚以事立且楚人垂夏楚使鄧廉大夫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其言者非也。楚師居中也與鄧師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按鄧廉大夫帥師楚師之前也巴師合攻其後楚師反擊其前擊其背夾攻因而大

秋號仲丙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皆不見傳盡為大國併吞按丙荀梁立乃亦命之共征伐耶

今山西絳州賈今山西臨汾縣有賈鄉

袁侯既弒王立侯緡又集五國之師討之蓋其時故晉之忠臣義士呼號奔告而其遺民不忘故主不肯從叛逆之沃是以王命一呼而集五國之師也侯緡支持二十四年皆遺臣之力王師諸侯之功

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其君則以皮帛。子男此周禮文諸侯朝于天子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享曹大子初獻

樂奏而款。始施父會大。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款所也。

曹小國強大見陵國君廢疾大子不得親侍湯藥而奉命

朝聘請邪至于聞樂而款其情善也施父知其有憂而不

知其心之悲非知已矣明年正月曹伯卒為太子者果得

知其心之悲非知已矣明年正月曹伯卒為太子者果得

知其心之悲非知已矣明年正月曹伯卒為太子者果得

知其心之悲非知已矣明年正月曹伯卒為太子者果得

知其心之悲非知已矣明年正月曹伯卒為太子者果得

知其心之悲非知已矣明年正月曹伯卒為太子者果得

知其心之悲非知已矣明年正月曹伯卒為太子者果得

知其心之悲非知已矣明年正月曹伯卒為太子者果得

知其心之悲非知已矣明年正月曹伯卒為太子者果得

知其心之悲非知已矣明年正月曹伯卒為太子者果得

知其心之悲非知已矣明年正月曹伯卒為太子者果得

知其心之悲非知已矣明年正月曹伯卒為太子者果得

知其心之悲非知已矣明年正月曹伯卒為太子者果得

知其心之悲非知已矣明年正月曹伯卒為太子者果得



視介飲否

經已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的終生卒子莊公夏五月葬曹  
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正弗遇。杜預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而不相遇也桃正地名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年春曹桓公卒杜預終施

號仲杜預王謂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號曷大夫曷云是曷自得加罪無詹父有辭以王師伐曷曷公出奔處  
容謂之子王山西解州東有古曷城

號公屨秦王命帥諸侯伐沃圖明于君臣之大義者何至謂其大夫于王傳云詹父有辭豈飾非支過足以壘王之

讀左補義 卷四 桓公  
地耶又豈沃忌號公假手于詹父以逐之耶以屬大夫而遠與王師王不綱矣王自棄其輔而師不再出沃益強而翼危。

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杜預四年圖魏所執者按去年借號此時或卒或奔皆不可考

初虞叔之解虞有玉虞公求旃也弗獻既而情之曰周諒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買貴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按今山西平陸

詹父逐號公虞叔逐虞 猶借王師虞獨出已力兩股並叙曷勝世道之憂

國語小傳  
晉見大將及  
先之辭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在諸侯執

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不稱侵伐以明魯自衛而退無敗績先書齊衛王爵也鄭主兵而所以見齊魯乘周禮

軌弑兄魯立十年天下諸侯從未有伐之者而齊鄭且與為黨一旦鳴鐘鼓以聲魯軌之罪則軌將何說之辭乃齊以謀紀之故率鄭衛而來而桓王右紀季姜初躋不便顯斥紀事故但聲言為鄭修舊怨傳詳叙之蓋其所以為名也然而我有辭矣適周之制安得以為罪哉惜其不為討賊之師而為私之舉也聖人如大書伐我及郎則疑于

讀左補義 卷四 桓公  
討賊故以來戰為文傳以我有辭三字釋經義約而精矣

經 庚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杜預地惡曹在魯國

上支戰即諸侯一事再見稱人○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世子昭立此即葬鄭莊公葬速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按此書突歸于鄭屬也鄭忽出奔衛忽即○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魯大夫鄭大夫段名也折地開呂氏大主曰丙公會宋公子夫鍾地

按今山東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子開魯地今山東汶寧陽縣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子開魯地今山東汶寧陽縣

三國戰魯何以又盟蓋齊鄭一黨無待于盟此盟以固衛也衛宜從王伐鄭而敗君子憤之而於魯復有桃邱之期於是二國盟衛以固其交將王不能再使魯亦不能再合





經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

曲池魯地也今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正

燕人南燕大夫欒明○八月壬辰陳侯驪卒按此左史五異

宋地山東曹州北○九月壬辰陳侯驪卒按此左史五異

正之稱公名陳侯驪之子○十月壬辰陳侯驪卒按此左史五異

公自立於人謀立踐踐之子○十一月公會宋公于

爲莊公○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

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鄭地也○丙戌衛侯晉卒

重言丙戌義文宣○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公卒子惠公朔立○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杞地也○四年苦人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邱鄭地也○宋以立

鄭師人不堪故不平按傳不古○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

人總文已明○句瀆反演音豆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

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宋公會鄭師

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履盟亂是用長

無信也

即之戰魯與忽而忽既出奔魯又與突比因欲平宋鄭

之際恐不能平故與燕人共平之宋平未可知故又爲兩

會蓋宋有功于突而取賂不已平之者今宋哀多使鄭益

寡而宋必取盈鄭難再索于是鄭聲宋罪魯助鄭討廉耻

盡矣傳之所謂亂也亂之初生宋爲之也助突之篡亂之

又生亦宋爲之也取突之賂蓋三國皆逆惡其心甚鄙傳

云宋無信也而突之以亂伐亂軌之以亂助亂皆犁然矣

經曰此依禮  
爲敘結五下  
前于未後位  
宋皆以公爲

風編爲主此  
正不在區而

卷四桓公

八

九

讀左補義 卷四桓公 公未葬也公稱侯也三月葬衛宣公劉德魯與衛戰乃會其

不志親○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關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

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足也遂見楚子曰必濟師將敗故以

諷諫楚子辭焉故拒比意不入告夫人鄧曼曰曼曰夫

夫其非衆之謂也蓋衆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

德而威其教以刑也政威莫敢使也恐懼修齊也其教毋於

蒲駘之役將自用也但快也習也備駘在必小羅君若不鎮

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以信也召諸司

而勸之以令德訓諸司見莫敢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

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楚者按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師十一年絞小而輕輕

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楚師行軍之制別有樵役以

以往今不使師南採樵者以誘之絞人獲三十人楚師明曰絞人爭

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值守也

而待之楚軍南門而北門近山故人事聚驅楚者楚伏兵

山下擊之楚軍必走北門先移軍守之斷其歸路故大敗○

又反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侯所深耻伐絞之役楚師分

涉于彭水羅人欲伐之使伯嘉夫大謀之三巡數之楚師也

輕則寡謀是屈瑕伐羅敗關而却于瑕自說出未閉門現

出一伯嘉已寓荒谷之繼

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

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紀侯大崩日敗績或稱

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紀侯大崩日敗績或稱

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紀侯大崩日敗績或稱

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紀侯大崩日敗績或稱

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紀侯大崩日敗績或稱

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紀侯大崩日敗績或稱

安邑而致也  
仲其方也  
其不方也  
拍三巡也  
定勝而名  
取早也

今何前莫敢使狗于師曰諫者有刑也及耶亂火以濟  
息縣東北  
水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  
湖廣南漳縣  
大敗之莫敢繼經于荒谷羣帥囚于治父  
荒谷治父皆楚  
州府東有治父城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所以如此強盛  
呂東萊曰盜亦有道內有鄧曼之賢外有鬪廉伯比之智

蒲騷不過偏師伐絞亦非大衆伐羅則傾國而來莫在滅  
此朝食而全軍俱覆一挫其鋒主將繼衆帥囚不敢出關  
者八年皆伯嘉之力也傅特著之以爲召陵城懼之先聲

鄧曼扼定伯比明知楚師盡行而請濟師則非衆之謂  
矣數謂字俱是伯比意中語而曼代之言總歸到天命之

讀左補義

卷四 桓公

不易有此婦人與參確幄所謂天方授楚也楚子自罪可  
方秦穆之降服出知

宋多賁賂於鄭杜立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  
戰不言所戰後也公後地期不及其戰

趙東山曰紀先鄭存爵也齊曷爲先宋以強大而易周班  
也會何以不地以戰會也戰何以不地戰于宋也公辱平  
宋鄭而宋辭平遂舍宋而會鄭伐宋戰焉勝敗相當而主  
客之情未已於是鄭連管叔宋連齊衛及燕相與刻期一  
戰以決焉不吉地崇上文也

叙宋多賁賂鄭不堪命扶出所以再戰之故已巳即所定  
之戰期也去伐宋甫一月此尤不義之甚者黃楚望曰公

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皆非也觀明年冬  
經書宋人以四國伐鄭傳云報伐宋可知則左氏之事深  
可據焉又傳謂公後地期此得于舊史者然與經異未敢  
據也自此而齊益離紀矣朔背竄從戎而國人益不喋矣  
魯懼而會襄于艾彭生之禍兆矣

鄭人來請修好

經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補修十二年武父  
無冰書時失按于五月無冰所以夏五不書月鄭伯  
使其弟諸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公親捐以奉祭  
乙亥齊先時亦過也補筮災與齊自二冬十有二月丁巳  
齊侯祿父卒子襄公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師

讀左補義

卷四 桓公

能左右  
之曰以

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儻禮也杜解熟曰

夏鄭子人爲于八氏來尋盟且修曹之會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齊齊身不害也孔疏始殺而齊八月  
先時鄭氏杜曰廟祀必十日齊享越三日而齊祭盛已出廩  
王申致齊之初乙亥齊齊身不害也杜按書不害言雖不害亦書  
不待言矣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杜解在焚梁門鄭城  
大遠伐東郊鄭取牛首鄭邑按今河南陳留以大宮鄭之  
椽歸爲虛門宋城之椽孔疏椽也四日椽方日傍杜云告  
旋失之故不告

以兩中葉  
門切星  
椽之

自十二年穀邱之盟公會宋二盟鄭一及鄭戰宋二會鄭

一此則宋人以請侯伐鄭而傳皆未明言其故惟已已戰四國傳特管宋人責賂于鄭一語乃知宋鄭之怨魯欲平之宋不肯平而兩伐之皆為此也一語而前後事皆貫

王崩杜解稱王也○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後歸于鄭許叔入于許許叔莊公弟

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後歸于鄭許叔入于許許叔莊公弟既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公會齊侯于艾地

鄭人卒人葛人來朝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也按河南西州人櫟鄭別都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

陳侯于袤伐鄭按江南宿州○袁昌氏反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車服上之所以賜下陳傳周官九貢有服貢傳未必天子不左氏之舊補注周官雖左氏亦未嘗見考傳可知天子不私求財請侯有

陳介眉曰五服五路自封同姓以下用之皆有等差諸侯有德有功則車服以庸車服器用天子所不可一日無者諸侯職貢莫至無王不臣之罪昭然諸儒專咎天王責家父非也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惡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鄭大之汪杜澠池也殺而暴公葬以出其

祭仲雖好非其婿不能殺而美者殺而不知其人豈不以其父而欲殺其父乎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惡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鄭大之汪杜澠池也殺而暴公葬以出其

鄭突多忌祭仲立突非其本心突負宋賂宋以三國伐鄭已失所援矣昭公在位祭仲備思復辟突安能禦之此突欲殺仲而不僅以其專也然突以弟篡兒使糾以摺殺身婦以婦叛夫致仲以臣逐主而突奔昭立矣傳但罪突且為忽幸而祭仲雍糾不足言

許叔八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管子明傳實其不告復延太岳之祀者二百餘年皆此一人名之

許叔由東偏人許都復奉社稷也寤生在日不特子忽子

突人人出色即祭仲渠彌原繁祝明輩亦事事稱能寤生死而彼奔此貳爾詐我虞國無人矣此所以自料不能久有許也許叔既入齊即會魯以定其位豈非太嶽之亂又將復起乎鄭氏曰許叔稱人難辭也

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鄭守櫟而遂居櫟櫟以是求復冬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注魯宋衛皆以乃大就水就濕按陳莊公林代完而立故亦同志補注實不成納

宋莊與鄭廷何又將納突曰以賂故也宋莊喜怒隨賂轉移傳于十三年戰四國傳已提清其旨齊襄不與會以黨于昭故

乙酉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

見經於其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人之辭也隱說忽奔突告之也其歸忽自告之故稱

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社解蔡在衛上

自伐鄭○冬城向傳曰書時也而後至秋七月公至

本而書之耳經書夏秋加味五月葬降成公傳云五月叔

不月被書時者言雖時亦書也○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

齊管見人道已絕

元年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社解前年冬謀納厲

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見勤勞于鄭突

王彥光曰突之未出也宋有所賣故嘗伐之既出也宋懼

無所得又欲納之始宋不和鄭嘗以鄭伐宋及突既出魯

又與宋伐鄭皆反覆小人也

突居櫟始合四國之師繼合五國之眾魯桓皆與焉獨怪

昭公居衛四年依身於朔及其復國朔反兩會伐鄭從前

奔衛之計不亦左乎兩欲納突不克祭仲有以拒之也齊

蓋于昭故仍不與

冬城向書時也

初衛宣公蒸于夷姜社解莊公妾宣公生急子屬諸右公子

為之娶子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左右勝

以爲號云二公夷姜繼失獲而宣姜急子之妻與公子朔

構急子構會其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莘衛地按今

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盡其旌以先盜

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

命事世曰念無所屬明父壽愛兄也形爭死之烈也

也

也

也

也

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有公子職立公子黔牟黔其

反惠公奔齊

此為朔奔傳二公子之逐朔其迹似逆傳首叙宣公屬以

急壽便見二公子奉先君之命而國非朔之國也中列朔

計殺二兄使千載下猶憫急壽之冤于是立黔牟逐朔請

于天子復讎討賊之義非出于衛國臣民之公憤哉竊得

二公子公忠為國大義凜然方見王人之救非無名之舉

而五國之功惡真不待敘而諒者也容齊隨筆宣以魯隱

辛丑十九年姑以即位之始即行惡風而急即以次年生

勢須十五年然後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此決無之

事也惠公傳史記宣為桓公之子莊公廢子知夷姜莊公之

妾也惠公傳史記宣為桓公之子莊公廢子知夷姜莊公之

有新政之舉十九年開復舉二子急使齊之日知壽朔之

讀左補義卷四桓公

已賈也或曰桓公之世宜為介弟安駁奄其父安公然生

而而立之孔疏云晉去衛其那晉何以去衛蓋以鳥獸之

行爲桓所惡故擊妻奔那耳衛人立晉經不省公子其以

此平若史又以夷姜為宣公夫人毛西河主之南周豈氏

又疑急壽為同母皆非也嗟乎壽竟免其兄以身代之急

亦見殺壽不及料也壽不黨母弟安知始之不諫其父又

安知朔不思急併及壽春秋與急後先媿美者有晉其世

子而與壽合樣無

人安得輕議耶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魯地○越夏五月丙午及

齊師戰于奚魯地按今山東滕縣南奚公山○六月丁丑蔡

侯封人卒侯侯○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季蔡侯○癸巳葬

蔡桓侯稱侯蓋諱三月而○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

以書例

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紀衛逐其君

及邾儀父盟于越茂盟在

夏及齊師戰于奚戰事也驪也驪界也於是齊人侵魯驪更來

告公曰疆場亦音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度也不虞猶

魯欲平紀于齊故為黃之盟齊襄盟而背之因以怨紀者

怨魯故有奚之戰夫桓欲存紀亦一節之善也謀衛則黨

篡而已

蔡相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

也社說嘉之故以字告何休云蔡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

讀左補義卷四桓公

怨心年卒無

劉公是曰道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蔡季

是也胡康侯張元德葉石林陳子微及朱可亭並云蔡人

望之陳人奉之而讓而不有且謂賢與季友等乃杜氏以

獻舞蔡季為一人先儒謂獻舞執于楚不能拘節疑非蔡

季或又謂季雖賢不能保其見危授命也愚謂獻舞舉息

媯導楚滅息而虜其妻因以禍蔡固大不類者豈獨不能

死義哉何氏謂封人不欲立弟而愛獻舞則獻舞為封人

之子顯然昭公之篇云劉子摯無子單子立其庶子益則

古人所云無子無適子也又無賢子亦云無子叔向云胙

又無子知封人非真無子矣且傳不言立季其曰嘉之也

與季友同友亦未嘗為君也蓋蔡人以季之賢來告于魯

故魯史書之非如曹豎獨篡立不以子滅之入告也莊十

年獻舞為楚執世季已卒歟

伐邾宋志也社說邾未平極魯從宋志昔越之盟也邾魯七

凡伯主齊盟之外不復受

盟于魯者百六十五年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趙氏曰此非也或史

何謂日天子有日官請侯有日御社說日官日日官居卿以

底日禮也從日天子學歷者不在六府之數而位日御不失

日以授百官于朝日官平歷以曉諸侯諸侯

初鄭伯將以高棠弒為卿昭公惡之因諫不聽昭公立懼其

殺已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慶昭公弟按魯人君子謂

讀左補義卷四桓公

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遂魯大夫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復重也本為昭公所惡

而後弒君重為惡也

說者以昭公之弒仲與高棠弒共為之不知突之立迫于

宋人使仲與昭有隙當厲奔之日子廛子儀皆君也而迫

昭仲不忘昭且有功于昭昭又未嘗有雍糾之謀仲何為

而弒之據史乘弒與公獵射殺昭公于野變起倉猝仲不

及防君既弒仲即與之立君仲之罪也而以為弒則謬也

故傳但歸獄梁彌按魯魯突以突為卿君故名庶儀

以三君之弒告而已之入

國疑為固然亦不以告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社說桓公本與夫人俱行至齊公與齊



之謀也。王室內亂，凡四桓王子克、惠王子頹、襄王子帶、景王子朝、傅紀、辛伯，數言前後之亂，俱不出此。魏水叔云：告王中有許多間謀，在逆與王殺中有許多作用，不然弑王之謀必密。辛伯何由知之？黑肩世卿大有權力，豈易殺哉？觀辛伯初諫，則知胸中時時慮此一事，著著辦此一舉矣。古人定大難，往往有費盡心力，而史未詳其本末者。

讀左補義

卷四 桓公

辛

讀左補義卷之五

四明 姜炳璋 輯

愛棠毛 昇增泰 填 校

莊公一 乳 莊王四年即位，法勝敗克壯曰莊

子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子齊 也魯人賈之故出

奔內諱奔謂之 夏單伯送王姬 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

孫猶孫而送女 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為尊且別

不敵陳傳惟王人則以內辭 秋祭王姬之館于外 魯侯當

不敵陳傳惟王人則以內辭 秋祭王姬之館于外 魯侯當

不敵陳傳惟王人則以內辭 秋祭王姬之館于外 魯侯當

不敵陳傳惟王人則以內辭 秋祭王姬之館于外 魯侯當

不敵陳傳惟王人則以內辭 秋祭王姬之館于外 魯侯當

不敵陳傳惟王人則以內辭 秋祭王姬之館于外 魯侯當

不敵陳傳惟王人則以內辭 秋祭王姬之館于外 魯侯當

不敵陳傳惟王人則以內辭 秋祭王姬之館于外 魯侯當

不敵陳傳惟王人則以內辭 秋祭王姬之館于外 魯侯當

不敵陳傳惟王人則以內辭 秋祭王姬之館于外 魯侯當

不敵陳傳惟王人則以內辭 秋祭王姬之館于外 魯侯當

不敵陳傳惟王人則以內辭 秋祭王姬之館于外 魯侯當

不敵陳傳惟王人則以內辭 秋祭王姬之館于外 魯侯當

不敵陳傳惟王人則以內辭 秋祭王姬之館于外 魯侯當

不敵陳傳惟王人則以內辭 秋祭王姬之館于外 魯侯當

不敵陳傳惟王人則以內辭 秋祭王姬之館于外 魯侯當

不敵陳傳惟王人則以內辭 秋祭王姬之館于外 魯侯當



桓之弑由于姜之出而姜實與弑莊公枕戈復讎既制于勢絕姜于廟又牽于情一時難言之隱皆此五字盡之姜何以又孫子齊魯人創鉅痛深通國號姜不自安為自全之計也不書姜氏人受生于父母則有姓氏以別于禽獸姜氏經于同氣而賦其夫削其姓氏人道絕也說本猶書夫人魯親之而不能絕之也以絕不為親為禮知親之而不能絕者之非禮矣魯之臣子可以大義曉其君而行而深惜其不能也公羊史記謂文姜尚在齊杜氏謂文姜當絕齊不當復齊皆謬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與其禮得禮之變

此極魯人忍辱之事王不能諒魯不能辭皆失也穀梁子

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而傳俱寘而不言但曰為館于外猶為得禮之變無可奈何僅于內外間別之也呂東萊曰欲與主昏內則畏清議而不敢與外則畏齊之強而不敢絕相商一個兩不相妨道理夫不知不其戴天之讎一朝良心頓回則其發不可禦既知而欲委曲回護則終于此而已萬充宗曰人情怨讎難于初合自王姬一歸與齊暱就而後此之會夫人遂得託國計以遂其姦矣

經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社經魯往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耳國名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秋七月齊王姬卒魯為之主北之內女疏云檀弓齊告王姬之喪魯為之主北之內女疏云檀弓齊告王姬之喪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音灼乙酉宋公馮卒公境立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書姦也

濼齊地泲汶水而會之載驅之詩所由作也不必諱直曰書姦

經庚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杜預謂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邾八于齊季紀侯蒞紀故告魯魯人齊為附庸先紀不廢後紀人貴之以字冬公次于濼地按河南睢州有濼亭鄭戶圭反

三年春朔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朔之會公使之也疾者疾魯之忘讎非疾朔之專命也衛

胡奔齊衛已立於牟朔之母宣姜為齊襄之女召魯助伐之主之者文姜也

夏五月葬桓王後也杜預以桓十五年三月

春秋之緩葬多矣未有遲之七年之久者蓋不克葬也赴喪而諸侯不聞求賻而諸侯不感至莊王傭王之崩經皆不書并不赴矣王室之微至此天下尙知共主乎桓文興而官授方物聘使時至周室以尊管仲之力也

秋紀季以邾八于齊紀於是乎始判附庸始于此凡師冬公次于濼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在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背輕也言凡師通君臣紀季之請為存宗祀奉紀侯之命也故聖人閱之自伯姬

歸紀後魯君臣為紀謀者三世桓不能平紀于債莊豈能  
平紀于襄鄭突方自櫟厚結于齊明年為奚之遇矣莊猶  
次滑待之不亦愚乎。

經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齊地

三月紀伯姬卒隱二年製緇所逆者內女唯諸

侯鄭伯遇于垂按鄭伯突也三國遇垂或紀也卓氏謂突

垂而謀紀也或以鄭伯為子儀則子儀之殺祭仲穉穉紀

奉子儀會即且魯黨突以突為鄭君其書鄭伯必突也紀

侯大去其國言誠大去者不反之謂六月乙丑齊侯葬紀

伯姬齊侯飾為加禮附庸○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羊齊侯稱人諱與謀狩也其重於其與隨狩也何以不

諱公如不書公安知與狩者之非大夫不足以顯人之為齊

也侯

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于焉以伐隨楚

也更為楚陳兵之法揚雄方子著將齊八告夫人鄧曼曰

戰也然則楚始于此參用戰為陳

余心蕩將授兵于朝故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

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楚為小

在夷至此武王始起其衆潛流稱王陳兵授師志意若師徒

盈滿臨齊而散故鄧曼以天地鬼神為徵應之符若師徒

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禍也王薨於敵王遂行卒于櫟木之下

櫟木木名令尹鬬郈莫敖屈重除道梁澆營軍隨隨人懼

○櫟音即令尹鬬郈莫敖屈重除道梁澆營軍隨隨人懼

行成按除治也梁橋澆水名今在湖廣隨州東南營軍築軍

水築營軍也臨澆示為持久之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

計故隨懼而行成澆側嫁反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

請為會於漢納而還濟漢而後發喪附性詩高物之四毛傳

云蒞之言內也杜蓋依用其說請會在漢西據傳言漢東之

歸而後發喪也與傳及突陽二年濟濟注云水之隈曲則

是也按曰臨隨則已發喪而人共竟矣曰入盟則楚使入盟

隨濟漢而還也

曰余心蕩心自動散也曰蕩王心若有使之者矣以師徒

無虧王薨為福鍾氏曰此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說愚按楚

之僭王自能通始居尊自大志氣驕盈而散溢若鬼神

視其魄者鄧曼之言庶乎知幾矣而或謂不滿楚子之窮

兵欲諫不能則伊子滅申滅息且殄及母家曼猶在乎何

以不聞慈訓也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紀侯不能降屈事所盡夏紀侯大

去其國遠齊難也紀侯所以不齊齊

殺梁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民之從者四年而後舉

也公羊曰不言滅為襄公諱也哀公烹平周紀侯帶之襄

公能復九世之讎故為賢者諱夫擬以太王固已不倫而

復讎之說即褒假之以為兵端者也黃楚望曰漢武執此

一語遂開西南夷殲財喪師流血千里然則春秋果可易

言哉紀侯連姻王室倚魯鄭為援桓王崩突復黨齊遇

垂以齊紀故妻棺在殯委之而行聖人變文書之閉紀也

惡齊也傳云遠齊難發明經義盡矣

經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杜預書姜氏云

師○秋鄭率來朝附庸國也鄭來名按今山東○冬公會

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五年秋鄭率來朝名未王命也杜預其後數從齊桓以

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讀左補義 卷五 莊公 四

讀左補義 卷五 莊公 五



鄭三甥之勸殺楚子是也此皆不知保國之道而無補于亡者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地。○夏四月辛卯夜。

恆星不見。月此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夜中星隕如。

雨。○秋大水無麥苗。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冬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穀。齊地。按今山東東阿縣治。故穀城。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後渠。杜氏曰。春秋志。文姜之惡極矣。莊公擅一國之命。怡。

然從之。古未有也。論者失其情。而衍于詞。蓋欲制其僕從。

胡得為通論哉。淫邪之迷。不惜其夫之禍。奚有于子之廢。

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狡矣。而何僕從之制。夫為子。

者。利害不較其等。全其仁者。存亡不酌其取。如莊公者。痛。

父復難而已。宅無所忌焉。

合防而曰齊志。言齊有是志。而魯從合。惟謹也。時公年已。

二十矣。猶差之。詩曰。頌而長兮。言非若曩時之幼弱也。又。

曰。射則臧兮。言有川武之才也。胡為不乘此復讎。彼不以。

為難也。曰。展我甥兮。彼固篤渭陽之誼。而視舅最親。是以。

名之無不來而令之無不從。誠我之甥。而不以我為難。

也。此詩人之意。而傳以齊志。括之隱而彰矣。

夏。恆星不見。夜明也。隕如雨。與雨偕也。按。恆星。常見之星。

夜明。字夜有日光。故星隱而不見也。偕。同也。與雨同言。如雨。

之多也。此天變之大也。乃釋氏之機。反以恆星不見為證。是。

危新節也。豈以沙流崩為辭也。其然哉。

續左補義 卷五 莊公

續左補義 卷五 莊公

九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宣十年秋大水。年饑。此年秋大水。但。

言無麥苗。而不言饑者。以黍稷可更種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秋。師還。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秋。其君諸兒。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廟。義凡師行。必告于大廟。而春。禮。

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其功故欲伐之。公曰。不可。我實不。

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齊曰。卑陶。道種德。德乃降。齊也。稱。

子。是以善魯莊公。

八年以來。公與齊。齊公會。伐術。夫人慶如齊。幾不知乃父。

矣。然公固不等術。朔之庸庸也。或者包羞養晦。如石碯之。

于州吁。石厚者。然一旦出人。不意此亦凡為人之常理。

也。至是忽焉。曰。師次于郎。全軍俱出也。以俟陳人蔡人。率。

率與國也。又大書曰。甲午。治兵。蒐乘。妻士。欲背城一戰也。

三月。駐師。積年。呼槍。將于是。俾而無如意。在得郕。竟忘國。

心。仲慶父。後來之賊。臣也。詎知大義。乃于齊之獨受。降。

也。勃然。請伐齊師。斯一請也。五廟之靈。爽所憑。依而桓公。

依泣而默啓之者。公乃以脩德待時。謝之大書曰。師還。鳴。

呼。無復望矣。越四月。而諸兒死。安所得。離人報之。哉。連篇。

俱削不書。公傷之也。然則。何以善之。春秋于本國。皆曰。

我此云魯莊公蓋述他國評論之詞此君子如荷嗟詩人之類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在齊皆齊大夫戊守齊地按今山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成公聞不至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太襄公紂之二人連稱管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問公何公之曰捷吾以女為夫人捷克也之冬十一月齊侯游於姑蔡遂田於貝邱姑蔡貝邱皆魯地東博與縣東有薄姑城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見大豕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捷立者作人公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徒人費也林解

弗得讓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切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費我何祖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亦鬪遂人殺孟陽亦小於莊公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三人夷吾召忽皆子奉公子糾來奔齊齊桓公齊桓公出奔莒亂作通篇以無知為主八手先叙賊黨而無知來歷却用另敘為夫人于是連管之言得達于從妹從妹之謀得致於無

知而游獵而歸宮而伏賊互謂交構內外之賊通矣此無知布置于事前也公田貝邱歸宮之後已將遇賊又得徒人費一番賺賊伏公多少急智于門于階于牀多少替身而諸兒之足已見此必急欲為無知之夫人者為賊指得之也一路並不提起無知處處暗藏以發明蔽罪無知之義然公為人君弑之何以甚易中間捕貝邱一段見天倫滅絕無路可生羣軍隊車如同一轍于是助我者舍生無益謀我者唾手成功而無知儼然位也未點出無常二字將此民意收入以示失國喪身之由復以二公子出奔祁兩又以無知虐于雍廩折轉為殺無知張本結全篇主腦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莒齊地公伐齊納糾糾齊公子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時齊地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其主以防後患流青豈不遠哉○冬浚洙洙水伐齊納糾桓公自莒先入桓公小自莒云子糾之黨小自莒自有黨須伐乃得入桓公曰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降戎降乘車乘車秦子梁子二

管子曰一  
管子曰一  
管子曰一

管子曰一  
管子曰一  
管子曰一

管子曰一  
管子曰一  
管子曰一

管子曰一  
管子曰一  
管子曰一

管子曰一  
管子曰一  
管子曰一

管子曰一  
管子曰一  
管子曰一

管子曰一  
管子曰一  
管子曰一

管子曰一  
管子曰一  
管子曰一

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  
削也懼有伏焉恐詐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桓殺子糾甚矣而又討納糾之罪暴矣齊師之不義不待  
言也然乾時之敗公幾被獲斯時歷境幾於與明愕眙曹  
劌知君臣之亟于用士也故自媒而請其見也先審君德  
其戰也一鼓而勝而所以得勝之故于事後著明雖老于  
行陣之宿將不能易此也此真可以振衰魯之氣愧肉食  
者之心矣然傳之發明經義者不以此莊公事讎以齊與  
魯勢不能敵也妄動而蹶社稷以殉是以忍辱待時而苦  
無可乘之時也豈知長勺之役齊桓立國仲父行師較之  
諸兒何止百倍乃一朝不坐燕不與之曹劌以一乘從而

讀左補義

卷五莊公

五

輒亂旗靡望風而奔使當諸兒之時為莊公者桃戈在子  
以大義激臣民之心絕文姜而復薨車之讎用曹劌為師  
義旌所指一鼓而覆諸兒之魄矣不此之務今日曰待時  
明日曰脩德這貝印田而時不再來豈非莊公終天之恨  
歟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蓋深惜肉食者之誤公而使  
公不得為孝子也運籌決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  
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絕人本  
領然皆逢閻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  
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  
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郕公子偃魯大夫曰宋師不整可收也  
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郕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  
齊師敗走比公從之公從之公從之公從之公從之公從之  
齊先敗後勝也齊師乃還

齊宋兩大國師次于郕以禦魯魯管仲為之謀南宮長萬  
効其力猶強弩穿魯縞矣而公子偃者差為肉食之鄙且  
以長勺之捷知魯人之大可用也雖違命竊出不可為訓  
而臯比先犯已挫宋師宋師既奔齊師亦退隱桓以來未  
有克捷如斯者假以禦敵之師為復讎之舉大義凜然戰  
無不勝然則肉食中未嘗無人而無如公之不用何也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嬖也

讀左補義

卷五莊公

左

楚人八年萬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  
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  
九年人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按譚無禮乃齊譚子奔昔同  
盟故也補注齊桓圖伯忍諸侯  
楚入蔡齊滅譚彼此對舉儼然夷夏爭衡之勢  
地當在今  
○秋宋大水○冬王姬歸于齊

十一年夏宋為乘邱之役故。僕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

之敗諸部。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在勝後。謂設權弱。發其以。

志力大崩。曰敗績。績。敗也。左氏有。所。皆。陳。曰。戰。堅。而。有。備。各。得。

勝之覆而敗之。曰敗某師。謂。或。力。兼。備。若。纒。網。京。師。敗。曰。

王師敗績于某。以。曰。敗。為。文。明。一。軍。皆。見。會。制。京。師。敗。曰。

宋為報復之憤。兵公以未陳而先薄。自長勺後。魯師凡三。

勝矣。秋宋大水。公使弔焉。陳傳言外曰。天作淫雨。害于秦盛。若。

之何不弔。使人弔也。如何不。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

君憂拜命之辱。陳文仲魯大曰。宋其與乎。禹湯罪已。

其與也。悖焉。悖。紮。紮。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

稱孤禮也。列國諸侯無不。言。懼。已。而。名。禮。孤。其。庶。乎。庶。幾。

而問之曰。公子御說。宋莊公。子之辭也。滅孫達。曰。是宜為君。

有恤民之心。伯也。方敗宋于鄆。而使弔焉。以弔災之禮。為脩好之誠。公庶幾。

有息民之心。後述御說恤民。隱與弔。災。相。照。

冬齊侯來逆其姬。齊侯親迎。合禮不齊。齊仇讎之國。不可以主昏。然元年已然矣。元年襄之昏也。

是年桓之昏也。衰絰之中。猶與吉禮。况無事之時。有王命。

焉。故經傳俱從略。然則齊侯之相見。其盟柯之胎。胎乎。

乘邱之役。十年。在公。以金僕姑。矢射南宮長萬。夫。公。右。飲。

三九

孫生搏之。搏。取也。不。者。獲。萬。師。宋。人。請。之。宋。公。斬。之。地。而。相。

得。其。日。始。吾。敬。子。今。子。魯。四。也。吾。弗。敬。子。矣。病。之。為。戲。而。相。

以。為。已。病。焉。宋。萬。結。君。傳。自。定。于。齊。而。後。歸。之。至。守。節。義。以。終。歸。道。故。繫。之。也。公。半。以。

復。至。此。始。歸。者。以。齊。何。求。朝。必。不。虛。此。無。告。之。也。公。半。以。

非。其。失。于。自。防。請。多。誤。也。夏。四。月。齊。立。是。為。僖。王。胡。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於蒙澤。陳傳。隱。莊。之。秦。秋。凡。城。

連。書。及。其。大。夫。省。文。也。按。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手。故。

之。也。林。解。遇。大。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宋。公。置。公。

子。奔。蕭。公。子。御。說。奔。齊。齊。亦。來。邑。按。江。南。縣。北。有。蕭。城。南。官。

牛。其。萬。猛。獲。焉。之。帥。師。圍。毫。冬。十。月。蕭。叔。大。心。乳。疏。卿。大。夫。

人。以。蕭。邑。之。長。曰。大。夫。此。是。宋。蕭。邑。大。夫。也。以。此。年。有。功。未。

君。例。得。及。武。宜。公。之。初。則。叔。其。字。大。心。其。名。也。大。心。率。蕭。

族。後。復。為。夫。有。仍。為。公。邑。故。定。十。一。年。經。書。表。誤。記。樂。大。心。

又。毛。氏。謂。宋。有。附。庸。之。蕭。又。有。蕭。邑。亦。誤。及。武。宜。穆。莊。之。

御。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釐。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

八。日。望。宋。去。陳。二。百。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

夫。衛。大。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伯。

言。可。制。萬。世。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乘。好。非。謀。也。宋。伯。國。



何云趙盾後也陳胡公之小宗齊人者即為陳氏

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醜之謂南宮萬也宋王者之後故有大率華齊為之仇牧大夫也督與牧並死史宜書督于前即其告魯無舍督而專言仇牧者然督有弑君之惡故以全節于牧而督則削而不書傳並叙之以明聖人筆削之義也御說奔亳賊國之以人蓋所屬亟欲除之也大心兵力未盛而擊罪致計兩月間或殺或存立君以治其功不在石碯下昔夫陳始則受賊繼乃受賂故傳叙石碯子告衛人之言正以著聖人罪陳之義然受賂在陳而不以討賊予宋或曰惡宋之行賂也夫宋不行賂安所得罪人誅之豈得為宋罪哉時宋魯方惡不書殺

萬宋不告也何以知其方惡魯不合葬故知之也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在會一按北杏齊地當在今山東阿縣境○夏六月齊人滅遂在東寧陽縣○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在齊之阿○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魯桓公欲弑魯君之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戊也宋之亂賊既討齊君既立矣而桓為閔弟羣公子未之味也齊桓率諸國以平之師不臨其境大夫一列于壇坫而覲視銷國本立是其大義夫豈列國諸侯之所敢望故桓之圖弱自此始而桓之有功于中國亦自此始齊侯書爵親至也列國書人以大夫會也然而大夫與諸侯會自此

盛矣桓公求霸未成諸侯多貳故救患以昭德滅國以示威至齊人成遂而一軍殲焉夫然後知立威者幸自挫其威滅人者幸自散其泉于是翻然改悔以信義結天下之心而威力不用此召陵之役以德綏諸侯而楚服也冬盟於柯始及齊平也切聖事並詳史漢俱傳之然不見左國未可當襄之世而不能離舍襄而離桓則慎也傳曰始及齊平魯伯主勤王室恤中國雖平可也宋人背北杏之會齊有平宋之功而宋背之何也荆楚方橫鄭人懷貳宋恐桓之未必有成因以挑楚彙故親望而未即服從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在齊之阿○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假王命以示大順

前此鄭莊嘗以王師伐宋又以王命伐宋曰以者權在下也而桓之伐宋傳曰請師于周請者得不得未可知之辭權在上也於是而知桓之尊天子也單伯天子之卿二傳以為魯大夫故元年送王姬改送為逆黃東發不能決也呂圭叔云單伯周之世族諸侯大夫無稱伯者即吾大夫

鄭厲公自櫟侵鄭... 鄭厲公自櫟侵鄭... 鄭厲公自櫟侵鄭...

未有不書名然則單為畿內承地魯有單父不得為單也... 或云既稱單伯後何以稱子按畿內諸侯亦以公侯為一等伯子男為一等昭十八年叔向曰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于會其奉命出使或稱單伯或稱單子史官因所告記之耳如謂單伯為魯則伯其名也在元年即有單伯送王姬文十五年又書單伯至自齊相距八十二年其為一人不應如此久存如為兩人亦不應同一名字也

鄭厲公自櫟侵鄭... 鄭厲公自櫟侵鄭... 鄭厲公自櫟侵鄭...

猶有妖子之問已在厲公既入之後... 猶有妖子之問已在厲公既入之後... 猶有妖子之問已在厲公既入之後...

申惠孫所... 申惠孫所...

孤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勤賊而可以... 孤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勤賊而可以... 孤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勤賊而可以...

申惠孫所... 申惠孫所...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

豺狼搏噬之毒。王綱不振。無如何也。是以不能無望於桓文。

冬會于鄆。宋服故也。

杜氏曰：齊桓脩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于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為文。然則桓公之尊周室，蓋欲天下其由之也。

經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陰歷去

三夏夫人姜氏如齊。莊公夫人姜氏，齊桓公姊妹，父母在成齊。則禮有歸寧，設則使卿寧，按此行欲好也。○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宋主兵，故鄭人侵宋。○冬十月。

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弱也。始為齊侯氏。

卷五

三

北杏之會，諸侯以霸主魯桓而宋皆之。則桓猶未霸也。復會鄆，宋衛鄭畏威而來，則諸侯奉命矣。故云齊始霸。桓之先陳于衛，不徒以其備三恪也。蓋陳蔡尤逼于楚，舍陳蔡而爭鄆，是爭室奧而去門戶也。故與會則重禮之，其後晉之世伯陳蔡入楚，爭鄆較難。方知管仲智謀在知武子之上。齊桓連年合諸侯，魯皆不與，而桓姑置之。桓之善處魯也，莊忽以文姜如齊，非禮甚矣。而桓竟受之，蓋急欲得魯耳。故明年公同盟于幽，或疑國語非左氏所作。如管仲內政軌里連鄉之制，正不容略。何以一字不存。不知左傳傳經者也。國語記事者也。義主于傳經，故其敘事全為釋經而設。非比國語專識列國之事也。或作傳後其子孫

以所采列國之史，復成國語，以補傳之未備。

秋諸侯為宋伐鄭。附庸屬宋而叛，故鄭人問之而侵宋。為宋伐也。桓之于諸侯動矣。下不叛上，土不陵，不諸侯之所以安也。鄭突習見乃父，駭駭乎有爭弱之勢，今相率以盟主奉桓，故從而間之。於是而知桓弱之難也。其侵宋何也在。機時宋莊欲納之，而閉公桓公無聞焉。積怨故也。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莊公也。莊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帝也。他皆倣此。按南北爭鄭，于是始。○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滑國都費，姬姓。按今河南偃師縣南為古滑。○邾子克卒。克，魯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子，立。

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宋故也。釋宋主兵，敘于齊先之義。伐鄭而宋鄭俱安安，二國則霸成，所以安天下也。鄭伯自櫟人，四年，緩告於楚。櫟，在十。緩告於楚，鄭嘗附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鄭之向背，為伯之盛衰。始于齊楚之爭，鄭而晉楚爭，鄭繼之。緩告者，以此為名也。自此而鄭無寧歲矣。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十五年，解在桓。九月，殺公子開，別強組。二于祭仲黨，斷足。公父定叔，孫定也。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日別。仲黨斷足。公父定叔，孫定也。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其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休解數始于一，盈于君子謂張姐不能衛其足，言其不能。王故以盈數為良月。君子謂張姐不能衛其足，言其不能。

注云：編年史，叔正及禮儀。

鄭突虺蜴性成強組不能見幾而作不如公父定叔遠矣  
天下有極冤狠人却作一件最豪爽事如齊襄之與高  
渠彌是也有極殘忍人却作一件最盛德事如鄭厲之復  
公父定叔是也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或曰同盟諸侯之心一矣非也所以一諸侯之心也張元  
德曰古昔方嶽有同盟桓因舉是禮以約束諸侯自此欲  
制諸侯而脅從之者皆曰同盟黃若晦曰凡我同盟之人  
同盟之辭當時已有之非孔子新筆也此桓伯之成也公  
與會何以不書公實養穀曰大合諸侯為伯王稱尊無上  
之始故殊公不書乃春秋筆削之大而存周之至情也

續左補義

卷五莊公

五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武公伐翼初晉武公伐夷執夷  
其寶玉路王精命十六年冬命為晉侯初晉武公伐夷執夷  
武公蓋有晉地更號曰晉始居晉都  
魏諸夷采地名 蕪國夫請而免之既而弗報  
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使晉取遂以晉  
師伐夷殺夷說諸周公忌父王卿出奔虢之難惠王立而  
復之魯桓十五年經書桓王崩魯莊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  
弱不能復自過於諸侯故傳  
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

曲沃下晉受恩反噬成師弒二君鯀弒一君稱弒三君惟  
那侯令終其餘六世皆不得其死自古亂臣賊子之禍未  
有如斯之烈也王朝屢世命將討賊至僖忽愛賊賂命為  
諸侯此桓莊所必不為者可哀也侯編立二十四年晉武

弒之自立而必藉說請命于周者一則冀民不服慮生他  
變一則齊桓劍霸王靈頗振故借王命以服本國之心以  
拒盟主之討此其志也至是而忠喪之士盡矣史記晉世  
家云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  
平代晉為諸侯蓋傷之也惜魯史不載垂筆不書而傳祿  
之甚詳翼經之功大矣晉武甫得一軍為諸侯而稱兵  
畿內殺天子之命大夫逐天子之卿士傳曰子國作亂而  
助亂者為晉武也

續左補義

卷五莊公

五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恭

男 堉 校

莊公二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莊解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齊見執不稱夏齊人殲于遂康反○秋鄭詹自齊逃來詹不能仗節守死以解國患○冬多粟粟多則害五稼故以而道進苟免書進以賤之○僖王崩太子何卒子獻公佖諸立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禮諸侯于天子有朝覲宗遇之典王十二年不郊狩則六

讀左補義

卷六莊公

一

服盡朝至春秋諸侯不行朝禮于天子而行于大國桓公以尊周為己任當首復周制乃終身不見天子而且以不朝討鄭何也蓋尊周者其名也若躬率天下諸侯朝于京師則天子之聲靈震盪而弱國之威令微矣與周意凌圖伯意深鯁鯁以不朝見討此首止之會鄭伯所以逃歸也傳曰鄭不朝也以著桓為徹朝罪也 管仲富辰皆以鄭叔詹堵叔師叔為三頁而公羊以管仲富辰計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為後收故二傳皆以詹為佞人夫夷吾天下才辰亦周名臣而以佞為良乎

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饒齊成醉而殺之齊人殲焉杜解齊酒食也四族遂之宗齊滅遂成之在十三年○領鳥納友

齊以兵力滅遂而齊人卒殲于此傳並書四族予其能復君父之讎也然桓未聞以兵力滅此四族猶見桓之寬大桓自此不敢滅人之國尤見桓之能改過也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莊解不書日官失之○夏公追戎于濟西○秋有蜚蜚狐也蓋以合沙射人為蜚狐又作人在岸上投人景則殺之或謂合沙射人入皮肌其毒如芥又去生于南越淫女感風之氣所生

元年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莊解王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云不忘古飲安則命以幣物行皆賜玉助也所以助勸收之意言備設醴醴時思王新即位皆賜玉五教馬三匹非禮也○僖王為魯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為周室幸亦以見屬國既與而此禮遠也

號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道王后于陳陳媵歸于京師莊解鄭伯使原莊公道王后于陳陳媵歸于京師

讀左補義

卷六莊公

二

一書示禮 鄭王鄭伯又以齊執其鄭故末王為按皆在則實惠后後號也后寵愛少子胤則室

號公黨弒君之賊挾之以朝王逆后聖人不取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戎來侵魯人不知去秋有蜚為災也 按南越產此物魯中國忽有之故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縉縉楚大夫尹之廣當陽縣尹辛也以叛圍而殺之縉以遷權于那處南○那乃多反 使鬬教夫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鬬教夫巴人叛楚而

伐那處取之途門于楚城門闔放游漏而逸鬬教夫不能守城○鬬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罔之以伐楚

申息俱滅于楚而傳未及滅申於六年及此年帶欲伐申

此台下一 飯一進都為 期考及權所 殺之為自殺 官用作反殺 此其楚子用 刑之當下殺 乃用人之奇

又于哀十七年補叙蓋申侯召戎亡周連姬節武天子為之下成而卒不能免其西周九廟之靈假手于能賢乎傳于息詳叙以見息滅最慘而申則因事遷遇見其見滅于人之已後也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勝陳人之婦于郵遂及齊侯宋公盟莊公于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畧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郵齊宋有會禮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夫人姜氏如莒非交母國而又失陳陳之好故冬各來伐夫人姜氏如莒非交母國而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慶陳也結之至陳不日盟齊宋也而設詐辭及一敗而二事皆詐故三國均疾於魯

會前政極亂如麻一經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津在楚地今湖北枝江縣還晉舉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踐陵黃地法河南亦在還及淋有疾淋今湖廣宜城夏六月庚申卒趙人于齊好命不通齊宰赫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于經皇前申之禮未行齊宰赫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于經皇前失職經田結反初齊強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齊宰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爲大開謂之大伯若今城門使其後掌之使其子孫君子曰齊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子于善明非臣法也是能盡其忠愛所以與

君無功開門不納君死自殺以殉諫君不從臨之以兵君從之自刎以謝是一個從未讀書之人只是一腔實心任情激發而楚臣不以爲疑楚君不以爲罪君臣相與何可

得也左氏以爲愛君齊孫圃云蓋棺之定論也是也范甯譏其劫君方遜志以爲啟後世篡弒之禍則就其一事言之也

初王姚莊王姚姓也雙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爲國爲之師及惠王莊王即位取爲國之圖也以爲國也邊伯周大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大夫而收膳夫不遺之秩也故爲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攝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邑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石速氏以與鄭自以此以水不和不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石速大夫數不克出奔溫燕氏燕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南伐周冬立子頹按非衛燕之助按非衛燕之助

頹十六年殺夷仲傳爲國一大夫耳何肆橫至此及頹此乃知子頹之傳也頹有寵于莊至僭益橫故其傳公然召外兵殺大夫逐宰輔傳王拱手聽之蓋子頹主之也惠王立復周公之位已弗子頹爲國之心况奪其圖子頹作亂不克而奔見衰周尚有禦侮之臣而燕子又以桓王奪田之故衛朔以莊王立於卒之故遂要南燕敗周而子頹立矣傳似收亂之由五大夫用明寫燕衛用暗寫而主亂助亂成亂之人無不曲折傳出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魯夏齊大災告以天未日災秋七月冬齊人伐我二十二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不克不肯避位執燕仲父燕仲父之執除燕一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於櫟秋王及







媯之後。系出重華。光遠有耀。木之元德。桓公敬仲。回聽轉。移于天。而不自知也。傳以互映交結之文。寓悲涼蕭颯之意。身與同時。故其辭隱約。後世讀者。會其立言之義也。

**經**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天子大夫也。但曰來聘。王命而私交也。夏公如齊。觀社。齊因祭社。蒐。公至自齊。荆人來聘。不書。荆子使某來聘。齊因祭社。蒐。公至自齊。荆人來聘。不書。荆子使某來聘。齊因祭社。蒐。公至自齊。荆人來聘。不書。荆子使某來聘。

齊因祭社。蒐。公至自齊。荆人來聘。不書。荆子使某來聘。齊因祭社。蒐。公至自齊。荆人來聘。不書。荆子使某來聘。齊因祭社。蒐。公至自齊。荆人來聘。不書。荆子使某來聘。

齊因祭社。蒐。公至自齊。荆人來聘。不書。荆子使某來聘。齊因祭社。蒐。公至自齊。荆人來聘。不書。荆子使某來聘。齊因祭社。蒐。公至自齊。荆人來聘。不書。荆子使某來聘。

齊因祭社。蒐。公至自齊。荆人來聘。不書。荆子使某來聘。齊因祭社。蒐。公至自齊。荆人來聘。不書。荆子使某來聘。齊因祭社。蒐。公至自齊。荆人來聘。不書。荆子使某來聘。

齊因祭社。蒐。公至自齊。荆人來聘。不書。荆子使某來聘。齊因祭社。蒐。公至自齊。荆人來聘。不書。荆子使某來聘。齊因祭社。蒐。公至自齊。荆人來聘。不書。荆子使某來聘。

齊因祭社。蒐。公至自齊。荆人來聘。不書。荆子使某來聘。齊因祭社。蒐。公至自齊。荆人來聘。不書。荆子使某來聘。齊因祭社。蒐。公至自齊。荆人來聘。不書。荆子使某來聘。

禮記卷六 莊公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命諸侯有王。從王有巡守。省四以。大習之。朝之禮。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于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前年冬。往齊納幣。今夏。又如齊觀社。或謂公聘齊女。至齊觀之。此不然。齊桓豈容女。公子有婿外之窺乎。然連年大書特書。則程子謂。諷昏尙疑。故以觀社為名。再往請。為得其情。而其所以疑者。或曰。公初立。孟任為夫人。生子般。孟任之前。成風生僖公。公於納幣時。年三十有六。齊攻衛。少。既以公年過長為嫌。又以既立孟任為說。此其所以疑也。思以為不然。荷嗟之許。稱羨我明。良為快婿。孟任苟合。一言可定。且請昏于齊。諒必早。夫何嫌何疑乎。蓋齊桓不過借以為辭。其意實不在此。桓其主也。襄魯也。殺其父。而為之子者。不能枕戈復讎。反娶離人之女。以為宗廟社稷主。有人心者。必不肯為彼。即肯為桓。忍聽之乎。然桓方圖伯。有意交驩於魯。不便明言。故再四留難。以為魯國君臣。稍知廉耻。自必中止。而無如。辭之益力。請之益堅。高侯齊大夫也。身與之盟。而不以為辱。以致納幣之命也。納幣使大夫也。身親至齊。勉強委禽。使之必受也。於是又托觀社以行。殺梁子曰。尸女也。尸主也。主於請昏。意不在社也。然齊終以為疑。於是又遇於穀。又盟于厘。齊侯不得已也。

禮記卷六 莊公

而後諾。然又恐其中變也。於是親至逆女焉。自古請昏許昏。未有若斯之難也。蓋齊襄被弒。桓公有國。撫襄之女。以嫁。而莊欲締姻于齊。倚桓為重。屢以文姜遺命為辭。必得後已。豈知齊桓之意。有難以顯言者哉。曹劌諫草。想見三代盛時。禮度莊之僕僕於齊者。非朝會征伐之事也。乃欲昏仇女耳。托為觀社。盛服而行。何可為後嗣見也。言後嗣已隱。舍先君。不明自提出。有所不忍也。長勺立功後。又聞諫論。豈非挺挺者乎。晉桓莊之族。桓叔莊伯之子。獻公惠之上。為大。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蔣與。蔡公子謀。富子而夫之。以。狀。之。陳。傳。為。大。子。申。生。起。

秋丹桓宮之楹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杜解刻鐘也稱棟也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

姜氏入哀姜也丁丑入戎寅大夫宗婦親用幣大水何休曰

制陰氣盛故○冬戎侵曹曹竊出奔陳不稱世子曹史承赤

告而曹也立猶以未逾年之例名其兄故同于郭忽滅云實

達以為黜是曹君赤是戎之外赤歸于曹戎所納故曰歸

孫故戎侯曹逐而亡也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

賢君也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

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

讀左補義卷六莊公

天子之極勳諸侯之極壘其楹則天子斷之諸侯轉之今

丹刻之踰制矣何休云娶齊女以奢示之胡傳誇示健女

也然於先君無與而御孫以為納先君於大惡者何也蓋

先君凶德醜行國人共知而其人已亡眾怒亦釋今羣宮

黯淡桓廟輝煌刺目怵心者將曰何為有此非常之崇奉

也拜其下者即隲人之女天將假手以報也是先君大惡

已消而今復標識之猶納之也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親用幣非禮也杜解傳不言大御孫曰

男賁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請侯小者禽鳥御孫曰

執以章物也物別貴賤女賁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杜解小

是承上支位

男女之別

其名以示敬今男女同質是無別也按禮夫人至大夫郊

宗婦見于內不同地大夫用羔雁宗婦用棗栗棗脩不同矣

幣者元纁束帛體皮大夫用之已非禮而宗婦同之無別矣

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秋公至而八月丁丑哀姜入入者難辭也張氏曰見後公

而至之日多也又逆辭也殺梁曰宗廟弗受也蓋公自夏

徂秋不能久待姜倚強作勢分外從容公之不能制姜兆

乎此矣傳但云哀姜至一則寫莊公無限得意從前納幣

觀社經書十事皆取價于此一則寫臣民無限哀憤從前

葬車孫齊如齊十餘年通國積憤竟結局于此傳只三字

而兩向俱到樂之行申補以為男女相漬知其必敗哀姜

之觀御孫以為男女無別知其必亂二姜淫毒竟如一轍

可不畏哉

晉士蔣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亦桓莊士蔣告晉

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盡殺羣公子蓋有見于桓莊之於故晉也後遂殺申生欲

殺重耳夷吾狠心辣手至此漸熟然諸富子得士蔣之譖

出奔他國終其天年未嘗非幸也

經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杜解女叔陳鄭女氏

之始子始○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亦立○六月辛未朔日

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伯姬歸于杞不書治女逆者故按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冬公子友如陳報女叔

經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杜解

上陰日食  
鼓用牲之非  
禮下鼓言六  
水鼓用牲之  
非禮供引禮  
以明之

相魯原仲和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亦  
亦報聘流好接備卿以字為嘉則稱名其常也

十九年齊合陳宋之師伐魯季友懼甚至連姻于齊諸  
侯輯睦時原仲秉政于陳遂使女叔來聘從前之陳未嘗  
有也謂原仲為于交情嘉之令史官以字書魯遂以上卿  
報聘明年如陳葬原仲亦不名皆魯君臣之私意也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杜隱長歷推

月朔非禮也所故致月唯正月之朔應未作日有食之夏之

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  
非正陽月也應陰氣按已月純陽陰氣伏反起而掩陽此  
變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公侯用幣于社請鼓于上

傳言惟已月教之尤當意耳非請餘月可不教也詩小雅云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不日正陽為變也月官鼓人教日月則  
鼓於月猶鼓况教日月乎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

也失常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非日月之雩  
禮也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非日月之雩

春秋之世并文亦廢之十二公書鼓用牲者僅三其行于  
正陽之月者則文十五年六月朔是也其非正陽之月亦

行之者如此年之六月朔實為七月朔及三十年之九月  
朔是也餘皆廢即純陽之月如昭十七年六月朔者昭子  
及太史告之而猶廢也豈知廢之者固為不敬即鼓用牲

者亦非常禮禮請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謂之常制乃不  
鼓于朝而于社幣也不用幣而用牲濟也傳既引古語又  
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雖餘月日食以及大水皆當用幣也

非日月之青不鼓凡日月食皆當鼓而特不可大水亦用  
之也傳以古語未備而補叙如此杜氏但據古語而忘其  
末兩言遂致謬誤

晉士為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聚晉冬晉  
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卒如士

秋公殘忍皆士為成之其子孫至吉射而亡無後于晉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曹伐戎曹殺其大夫  
所殺者必皆無罪而又不止一人按此專殺大夫之始秋  
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宋序齊上主丘按徐蘇姓子爵與秦同

二十六年春晉士為為大司空社制廟官補法傳見  
夏士

為城終以深其宮終晉所都也史記是年晉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社為傳明年晉將伐虢本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衣裝之會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陳大夫原仲仲字也  
冬杞伯姬來朝杞伯來朝公會齊侯

于城濮鄆將討衛也按將討衛而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社制非諸大夫子非  
展義不巡守天子巡守所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

伯姬至澠何以不歸歸寧車去病請哀姜方快澠婦不以子女待伯姬未敢遽來而與乃父謀之其說是也至冬歸寧知公請于姜而姜許之也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按衛復此于陳鄭之服微霸烈之盛殺梁子曰齊侯得眾也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使上卿出境會大夫葬非禮也然友賈大夫為非禮之行者以原仲為友之舊于陳最睦欲有所謀也說本葉石林曰莊公未有嫡子子般長庶而得立者也慶父逼乎夫人欲舍般自立季子懼不能正託葬原仲以為之圖也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按原仲凡諸侯之女歸寧白來出曰請左補義卷六莊公來歸之禮以齊亦以歸寧之例書之非謂其當來也若氏陳皆過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晉侯將伐虢土蒞曰不可說公驕若驕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說弗畜也說戰將饒也言禮樂慈愛救其民所以預養戰勝之具也說于四者歲無所畜而以穀城為事則好春歲時將有饑饉之患

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括城濮之職示信示禮一篇春秋去古未遠雖出策士之口猶與聖人不放棄民之言暗合晉文之霸不可謂無家法也

王使召伯廖杜想王賜齊侯命賜命為侯伯且稱伐衛以其立子頹也立子頹在十九年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此謂齊侯稱人謀取勝不以親將○夏四月丁未邾子瑱卒邾子文公○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於鄆○冬築鄆鄆在魯國下邑日築鄆○大無麥禾滅孫辰告糴于齊齊人夫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前說齊侯不以王命為重而受賂則桓公所為管仲有不能盡致力者于此事可見

事在十年以前而問罪于十年以後罪在既死之笑而問罪于初立之子意者衛去年不與幽之會故王狗齊桓之私而命伐歟然衛懿當躬自引咎聽命于王乃齊師以是日至衛即于是日拒戰無王甚矣桓公親將一戰而勝數

以王命霸者之師也而取賂而還自此諸侯行賂霸者受賂恬不為怪矣

晉獻公娶于賈杜想無子系于齊姜武公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今陝西延小戎子生夷吾陝西杜云名姓之戎時來入中土安府境按陝西晉伐驪戎驪戎男其爵男女以驪姬納于其性

肅州山西晉伐驪戎驪戎男其爵男女以驪姬納于其性自驪戎城驪生奚齊其婦生卓子驪姬欲立其子路外驪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閭闔之外者東關嬖五列在閭闔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娶

寺觀聽使言于公曰尚沃君之宗也桓叔所封在蒲與二屈外之疆也蒲今山西隰州東北有蒲子故城二屈今蒲州東北有比履廢縣或云二高為地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揚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冬饑滅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經書大無麥禾於冬周之冬夏正之八九十月也詩七月篇曰八月其穫禾之早熟者十月納禾稼禾之遲熟者蓋麥既薄收至冬告盡兩禾不登民無以食故曰大無麥禾而傳直曰饑也諸備責魯君臣不能務農重穀以告糴為末務是也而以告糴罪滅孫則身為上卿將疾視民死為無罪乎魯語又以滅孫急病讓夷為賢則必疾視民死而後不賢乎傳曰禮也言國之常制耳則堂曰亦以善齊人之能恤災也

築郿非郿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杜預曰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城也毛傳先君之廟宗邑廟也凡易一君其君之

讀左補義卷六莊公亦謂之宗廟如鄭友立焉上季氏立桓公廟之類按對舉則城築有別專川則兩字相通

經書冬築郿于前無麥禾告糴于後明年又書新延廐若曰工役繁興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之時也胡氏以為費用廣故舍廐場若因築郿而致無麥禾者按魯語滅孫告糴之辭云天災流行戾乎敝邑知是年必有水旱蟲蝗之災不書者史文闕也

經書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廐夏鄭人侵許秋有蜚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紀叔姬魯國雖滅叔姬紀節守義故繫之謂叔姬再嫁于季則失身之婦天子城諸及防魯邑何為卒之葬之乎諸儒立說可怪也城諸及防魯邑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廐書不時也凡馬日巾而出日中而

人馬解日中春秋分也治廐當以秋分日

延廐名經曰新脩舊之謂傳曰新作傳寫之誤也日中春秋之分也周正改時月不收分至故至在春秋分在夏冬春分出馬者牧馬于郊外也秋分人馬者入于國中以避霜雪也脩廐當在秋分周之秋分在冬今新於春故云不時也年饑與作雖時亦謬而况不時之役乎廐有肥馬恐民有饑色矣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杜預曰伐無鐘鼓曰襲掩其不備陸氏攻傳以為行師安得無鐘鼓愚謂鳴鐘鼓曰伐不鳴曰襲言諸遺宣子曰伐備鐘鼓其非也襲無聲為襲許為鄭併穆公新臣乘鄭亂復國至此已三十三年中與

讀左補義卷六莊公之令主也齊桓削而不與于會故鄭文侵之蓋受命于桓也于是僖四年同會于召陵

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劉向曰蜚南越盛暑男女公發淫女故蜚生啖氏曰春秋紀異多矣何必為災傳失之羅願氏曰負蜚今謂之蜚盤蟲食稻花使稻不蕃又劉原父曰蜚若牛白首二目蛇尾行水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按難時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心星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于是日而罪口南至徵勝始動故土功息補注此成周遺制也周室與功或改作制時與不見時與不時與已春秋之世或備難左氏但以舊例釋之說者得議其非

大無麥禾之後有蜚為災又城諸及防雖時亦書為玩災

厲民之戒

樊皮周大夫樊其叛王

經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夏次干成

威齊使齊附按今山東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魯濟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

仲皮歸于京師

奉命討叛執罪人而歸京師

取賂矣傳特表之補魯史之闕

楚公子元歸自伐鄧而處王宮

而惜之

關殺於苑

結處點出殺於苑為令尹

盱食乎

冬遇于魯濟

或以書人為貶非也

首皆桓公尊攘之烈

孔譏桓勸遠畧原兼伐戎

戎當之豈伐楚非遠乎

桓公歸師此必有以也

燕而齊伐之故書伐不書救也

其後故伐以威之也

卒築臺于薛

秋築臺于秦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之功則獻于王

我秋散處江淮齊魯之間

十一年同伐王城可見也

親行亦以威近魯之戎也

侯不相遺俘桓何以親至營

伐鄧矣傳有語似盡而意實未了者

莊二至之動用示昵好

未三十有二年春城小

國夏宋公齊侯遇于梁

比有梁邱山

故得齊八月癸亥公薨于路

子般卒莊公公子慶父如齊

三十一年春城小

傳以爲魯邑無據

齊伐山戎以其病魯魯未得以師從而桓親獻捷公受其殊禮而有歉也適齊有城小穀之事穀近于魯故魯以師助之猶申侯賜邑而齊爲之城耳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邱

齊侯連年用師戎在魯西南伐戎以其病魯也徐介宋魯之間伐徐以其病宋也山戎在燕南伐山戎以其病燕也此桓公之勤諸侯也然桓之意則不僅此桓欲伐楚久矣惟恐伐楚之師出而諸戎或搗其虛宋魯之師會而諸戎或謀其後故以兵威之知諸戎皆服從獻捷親至魯庭

讀左補義

卷六莊公

重

梁邱遠臨宋境齊八百里蓋恤其患斯有以得其心而洽其歡斯有以致其力望溪傳于叙事俱作不予之辭而此篇特提出齊侯爲楚伐鄭之故始知從前僕僕于魯宋之國者皆爲此也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杜解地有惠王問諸內史過夫曰

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亦

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也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若

命先擊下異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自青以此類祭王從之內史過

之按過立箭不判然多此一享又何責于號王從之內史過

往聞號請命賜土田之命反曰號必亡矣而聽於神宗宗人

傳以爲魯邑無據

居莘六月號公使祝應宗區史踞享焉神賜之士田宗宗人

過之言與史

史大史應史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政順將亡聽於神求福於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唯德是信

此秋子般傳

初公築臺臨黨氏杜解魯大夫見孟任黨氏從之公不從而以夫人言許之補正夫人言公語立爲夫割臂盟公生子般

此秋子般傳

音焉音焉講於梁氏魯大夫女公子子般觀之國人華不

此秋子般傳

不如殺之是不可輟舉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補正車蓋輕

此秋子般傳

物易高投而能使之高其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

此秋子般傳

者牙曰慶父材成季季女使以君命信叔待于城巫氏魯

此秋子般傳

也冬十月己未共仲慶父使國人擊賊子般子般于黨氏補正

此秋子般傳

此爲子般卒傳般杜云莊公太子母爲夫人子不爲太子



乎。貞哀姜至而孟任黜。哀姜無子。般未嘗黜也。親圍人與其女翁。則知般年已長矣。上兩段寫出公昏媾不正。門無禮御下。無法釀成弑逆之禍。而般之宜立已在言外。然則公意立般。托孤可矣。何以問後。或曰。叔姜有子。未知齊人之意也。則謀之慶父可矣。何以問叔牙。蓋仲叔同母相比。而慶父兵權在手。出入宮闈。早疑其有異志。問後於牙。所以齊之也。而悍然以慶父對。則慶之殺般。牙之黨慶。情見乎辭矣。懾懾餘息。其如之何。既而問友。友以死奉般。是思於般也。知其忠而不敢顯。示以討賊。恐哀姜為之殘也。因將叔牙之對。述之。而討賊之命已陰授於意。象間矣。故謂友說之太早者。謬也。不討慶父。力未能也。然而慶父

讀左補義 卷六 莊公

卒。弑般。殺弑而友奔矣。於是慶父以兄翁相及之說。請於桓。而桓乃拒之也。何以知桓之拒也。下傳云。閔公。叔姜之子。故齊人立之。桓欲立閔。則不欲立慶父。而獨情桓不於此時執慶父而誅之也。

讀左補義 卷之六 終

讀左補義 卷之七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 叅

男 堉 校

閔公世族請名魯方漢景帝名啓因是而亂母叔姜諡法 在國 難曰閔

經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齊地按在山平陰縣界 季子來歸。季是女之字子者男子美稱國人賢而思之得 其還魯而呼曰季子來歸。史因其言而書之。○冬齊仲孫來。按來者有難故來魯人處而書字

傳 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在國亂不得成禮

讀左補義 卷七 閔公

狄人伐邢。在往秋伐邢 管敬仲夷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良此簡書。詩小雅美文王為西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同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管子一生尊攘大義。聖人所謂一匡九合。民到於今受其賜者。其主腦皆在此。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十一月。慶父歸魯。傳無明文。說者謂落姑之盟。乘慶父在齊為之。不知桓既立閔。慶父爾齊無益。歸魯當在葬公之日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非師旅之事 季子來歸。葬之也。

只以得之二  
字揭出諸子  
於立時望  
此是微物水

齊桓立閔公慶父頤輪而歸彼國無望於齊矣然出入宮

齊桓立閔公慶父頤輪而歸彼國無望於齊矣然出入宮  
聞恐生他變魯之老臣以為必得季友而後國可安也遣  
使至齊請桓召之為落姑之盟遂復季友杜氏曰友自陳  
請之蓋使陳侯請於桓未可知也然則慶父何以不從行  
斯時慶父方備懼桓討已尙敢與公俱哉

齊桓立閔公慶父頤輪而歸彼國無望於齊矣然出入宮  
聞恐生他變魯之老臣以為必得季友而後國可安也遣  
使至齊請桓召之為落姑之盟遂復季友杜氏曰友自陳  
請之蓋使陳侯請於桓未可知也然則慶父何以不從行  
斯時慶父方備懼桓討已尙敢與公俱哉

齊桓立閔公慶父頤輪而歸彼國無望於齊矣然出入宮

齊桓立閔公慶父頤輪而歸彼國無望於齊矣然出入宮

齊桓立閔公慶父頤輪而歸彼國無望於齊矣然出入宮

齊桓立閔公慶父頤輪而歸彼國無望於齊矣然出入宮

齊桓立閔公慶父頤輪而歸彼國無望於齊矣然出入宮

閔公齊所立也季友齊所復也其仲欲動于惡如齊何當  
仲孫之來慶父懼不免為季友者略出其醜叔牙手段與  
仲孫謀則逐慶父一吏足矣無如般之立季友之心也閔  
之立井友之心也湫則志在親國友則欲立僖公日與奸  
人周旋揖讓無所設施而反於是慶父曉然知齊之無心  
於閔而無所忌吾有以窺仲孫知友之必立僖公也其告  
桓曰不去慶父與難未已固知慶父之再弒君也桓曰若  
何去之是桓固有心于閔公急欲恤其難而湫乃過之且  
曰將自斃知友之才必有以制之也然後曰君其務寧魯  
難而親之俟閔弒僖立而後寧之也親有禮即所謂乘周

齊桓立閔公慶父頤輪而歸彼國無望於齊矣然出入宮

齊桓立閔公慶父頤輪而歸彼國無望於齊矣然出入宮

齊桓立閔公慶父頤輪而歸彼國無望於齊矣然出入宮

齊桓立閔公慶父頤輪而歸彼國無望於齊矣然出入宮

齊桓立閔公慶父頤輪而歸彼國無望於齊矣然出入宮

齊桓立閔公慶父頤輪而歸彼國無望於齊矣然出入宮

禮者固重固指信公能安重自固則成就之也問携或  
暗指閔公季携或則問孤立也覆昏亂暗指哀姜慶父故  
慶父殺而哀姜殺也湫固情見乎辭矣謂能魯之忠耶  
傳云書季子來歸嘉之也言魯人慕之書仲孫亦嘉之也  
言嘉季子倫之嘉仲孫也於是詳叙仲孫之事而兩人行  
事皆見然則皆有負於魯人之望春秋因舊史之文書之  
而謂聖人嘉之者非也立般友之忠也立僖友之功也  
閔弒友之罪也瑕瑜不相掩耳  
晉侯作二軍以禦秦秦師敗績晉侯以爲大夫王爲曰大子不得立矣  
下軍趙夙見御戎擊萬  
三國竹姓補古晉地命皆未通于晉按今選爲大子城  
山西河津縣東南有古城霍州西有霍城  
此一國兩下  
又子以首  
爲主有三  
侯所植莊  
之族不  
國同姓以  
子孫不  
其言加  
分晉之  
伏於此  
起二行  
有身  
曲沃賜趙夙賜畢萬稅以爲大夫王爲曰大子不得立矣  
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謂不如逃  
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大伯謂大王之適子知其  
猶行介名與其及也言難去猶有介名且諺曰心苟無瑕  
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爲晉殺下僖乎曰  
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散也魏大名也高城魏爲以是始貨天  
啓之矣天子曰兆民爲兆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  
數其必有衆以從從萬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三三震下於  
之比三三初九變而爲比辛庚各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  
執大焉其必蕃昌屯親密所以爲聖日震爲土震車從馬  
震馬車足居之震爲兄長之震爲母覆之坤爲衆歸之坤爲

六體不易初一爻變有此合而能固安而能殺補正國語曰  
震有成武之象故曰發按成驚百公侯之卦也比令也國中  
公侯之卦也比令也國中  
非公侯也比令也國中  
復為公侯也比令也國中

則深惜桓無賢嗣國將陳有而歸之於天魯舜德桓無如  
何也此則極寫獻公軍威所及三國立亡天道好還不仁  
之人詎能裕後其蕃昌者轉在他人也傳之所以扶世教  
也下兩截又以大子為主公與大子分將二軍與趙舉  
同誠諸國兩人之功未必過於大子乃畢萬得家利其子  
孫萬盈數也而大子先為之極魏大名也而大子將胥不

魏之名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眾歸之而大子母護其子  
弟固其兄骨肉乘離眾邪不附類然孤處而無以託足於  
晉是公侯之子必復其始而大子未卜所終寫畢萬處無  
非反托太子也士焉說到與其及也竟似歇後語蓋嗟  
咽欲絕不忍多敘一字欲大子出亡而申生不答一語吾  
知其早拚一死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東陽水南有陽都城即今山東沂水縣南有陽都城即今山東沂水縣南  
國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畢改禘死者之上于  
大祭以幣昭陽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闕時別立秋八月辛  
卯廟成而禘又於太廟故詩書以禘禮  
升公堯者皆史策諱之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邾有邾子邾  
試謀也負二惡長公子慶父出奔莒秋八月辛卯廟成而禘又於太廟故詩書以禘禮  
齊桓故不致歸齊公子慶父出奔莒秋八月辛卯廟成而禘又於太廟故詩書以禘禮

其師  
二年春號公敗狄于涓涓水出魯西水之隈曲曰涓  
舟之僑夫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邳奔晉  
號公勤王敗戎與齊桓聲勢相倚存之周室之輔也為晉  
厭所併惜哉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喪畢即吉在二十七月今距莊薨止二十二月故傳以速  
殺之塗溪曰淫遊之人所忌者羣臣百姓有先君之思故  
早用吉以變人耳目其所謂禘趙氏曰蓋用禘祭禮物耳  
不追配文王也此慶父欲修尊先公假禮物以張大之至  
僖公禘於太廟則真禘矣故僖郊禘皆自信公始詳見僖  
八年

初公傳奪卜辭莊公大夫田公不樂公即位年八歲知愛  
及公故慶父因之秋八月辛丑其仲使卜辭賊公子武聞  
宮中小門成季以僖公庶兄適邾補注傳見季友不書齊按  
謂之聞成季以僖公庶兄適邾補注傳見季友不書齊按  
其仲奔莒乃入立之公入魯立以為君以賂求其仲于莒  
人歸之及幽使公子魚也公入魯立以為君以賂求其仲于莒  
之辭也乃給慶父之異季于飲同之叔牙存五氏之族故魯  
禮成其也在邾刑其不齊補注不齊卒葬重於叔牙存五氏之族故魯  
又通君之室以看稱內魯有司將謀害焉五氏叔牙存五氏之族故魯  
之閉公哀美之婦叔美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其仲適於哀美  
哀美欲立之閉公之死也哀美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

又三前云秋  
公若與哀美  
無涉到此自  
出於前項後  
密法



而迎立衛侯  
乃在齊莊公  
子頃也  
又云許不  
敗夫人所以  
至請何者  
至請何者  
也例齊子  
衛侯到衛也

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  
齊濟共伐衛之遠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勝之民  
爲五千人衛別邑立戴公以盧也于曹衛下邑戴公名申立  
許穆夫人賦載馳驅風也許穆夫人病衛之亡文公  
使公子無虧齊桓公武孟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  
曹常按傳別見之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  
與門材歸也四馬曰乘衣重稱夫人魚軒夫人車以重  
錦三十兩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  
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匹也

此分兩大段上段說滅衛君死國亡日滅則全軍皆覆斃  
公與渠孔子伯諸人皆盡矣二守與國人將渡河東走狄  
又敗諸河則宮中府中亦散亡盡矣遺民僅男女七百三

十人及其勝二邑之民合之五千人耳奔實死亡之慘未  
有甚於衛者後段寫衛中與提出子女五人而皆賢或曰  
芝草無根醴泉無源非也康叔武公之德之盛何至不祀  
忽諸時當大劫不可無此會聚故有求公而後衛中與有  
戴公而後庸濟有齊子而後公子無虧成潰有宋桓夫人  
而後宋師迎於河有許穆夫人而後穆於大邦與齊桓同  
謀與衛可知一敗塗地死灰復燃當其穢德廢行之時而  
享屯傾否之人亦並生焉此祖德宗功之源遠根蟠而數  
天之朽尋丈之污皆不足以蝕之者也讀左者不但當  
諸視之尤當細聽之如此篤諄諄之語以好鴉亡國凡玃  
矢繡衣祭服魚軒重鎮首尾映耀將衛國一種荒涼慘楚

左補義 卷七 明公

人

此亦以殺用  
生於齊莊公  
公孫無知  
之之意而深

景狀寫得精絕及細聽句中有奔突之軍有戰敗之  
卒有徧野呼號有遺民覆覆有衣舟爭渡有車馬馳驟使  
千載下覺耳邊百刃交攢而不明叙出者蓋亡國之慘不  
忍形容也宣王之世王師敗績於姜戎駟致驪山之禍  
東遷以來戎狄逼中國春秋之初狄最強滅黎滅衛滅邢  
伐晉戎且伐周執凡伯未有能正其罪桓文疊與諸侯聽  
命於是淮泗伊雝之間諸戎皆惴惴不敢肆且北戎敗  
於鄭又敗於齊狄屢敗於晉長狄亡於宋魯西戎取於秦  
及白狄赤狄潞氏甲氏翟氏陸渾蠻氏無終之屬皆敗滅  
於晉主終春秋之世戎狄少安者盟主之有以制其命也  
鄭人恐高克杜解鄭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名師潰而歸

左補義 卷七 明公

九

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時解也則文公退臣  
杜註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他無所據以殺申侯傳知好  
利爲鄭文所惡因惡擬克之見惡亦以此耳夫鄭文殘忍  
過人如執王臣殺二子皆優爲之使克專利何難殺而誅  
之而反授之以兵耶故孔疏以爲無罪可告諸侯是也且  
文公非忌虎而假之翼也清邑之兵非其素將翔翔河上  
人心自離及師潰而歸則欲止不能欲歸不可不得不舍  
鄭而奔經變文曰鄭棄其師不書高克出奔歸獄鄭文而  
是非定矣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杜解亦狄別種里克晉大  
諫曰大子奉冢也祀社稷之案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

禮記卷之七  
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曰。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攝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夫帥師。專行謀。專謀軍。專軍旅。宜也。君與國政。正之所圖。  
 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師制。軍命。則不威。專命。  
 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  
 用之。則不孝。是為帥。必不威也。且臣聞。魯將敗。君其  
 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  
 曰。吾其廢乎。對曰。皆之以。降。民。幽。狄。教之以。軍旅。而。不。其  
 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備。已。而。不。責。人。則  
 免。于。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左。右。異。色。其。中。似。公。服。云。  
 其中似佩之金。狄。狐。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伯。行。重。耳。  
 大子將上軍。梁。餘。子。義。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罕。夷。下。軍。申。

禮記卷之七  
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龍。命。可。知。也。宋。經。今。大。子。不。得。常。服。而。死。而。不。孝。不。如。沙。  
 之。罕。與。曰。老。奇。無。常。難。色。奇。怪。之。服。金。決。不。復。則。去。故。曰。不。復。也。  
 復。何。為。君。有。心。矣。按。非。有。心。使。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也。  
 之。官。雖。在。夫。曰。盡。敵。而。反。射。公。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賊。  
 不。如。遠。也。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喪。事。不  
 忠。雖。知。其。來。惡。不。可。取。子。其。死。之。齊。然。去。之。是。取。不。忠。不。孝。  
 名。大子將戲。狐突諫曰。不可。昔。幸。伯。諫。音。也。周。桓。公。云。  
 十八年。內。寵。竝。后。外。寵。二。政。鑿。子。配。適。大。都。禍。國。亂。之。本。也。  
 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木。成。矣。備。正。驅。姬。嬖。立。可。必。乎。  
 孝。而。安。民。子。其。國。之。安。為。安。民。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  
 危。身。以。名。罪。

禮記卷之七  
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逃之一策。罕夷又從衣佩上。申明之。先丹木又從公盡敵。之言推進之。皆力贊其逃。於是狐突以為甚合。已謀束裝。欲行。已是羣山萬壑。赴荆門矣。忽羊舌大夫別開一議。以為逃不如死。正如噬。來天外非可慮。度人皆知其不可。而大子却以此為定。盜針於是乎將戰。將戰者不肯行也。其立意。在死猶冀立功倖免。不知戰而有功。其死愈速。狐突因將姬。譏齊。變明白。指破。謂即不能行。亦不必戰也。說到與其句。更不多贅一字。與士薦如出一口。

事親之道。小杖則愛。大杖則走。况欲殺乎。為吳太伯不易之法也。前篇士薦。猶以復國為望。尚寬一層。至此時勢一步。緊一步。孤突云。雖勉之。伏可盡乎。則公於賜。決時早有

詩左補義

卷七 閔公

三

盡敵之語。傳不明叙。以先丹木既述。公言則已。補足前文也。又晉語云。申生敗。伏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此傳竟無收拾。傳之意。謂申生不行。惟有一死。初不關戰與不戰。功之高與不高。深為申生惜也。

成風。任解莊公。聞成季之辭。乃事之。日事如孟子事之以皮。私事如仲義。同而屬。停公焉。故成季立之。通人臣竊交官。求得志于他時。國之巨好也。

倍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邱。邢遷如歸。

衛國志。亡之因。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其儉。機下杜云。諒問之。服非。

那如有風。有木瓜之詩。

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敏教。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此與定之方中。相表裏。美衛文中興之功也。傳附綴於此。有微意焉。蓋邢衛並為狄滅。而衛尤甚。並賴齊桓之力。以復國。不二十年。邢復滅於衛。不能發憤自強。如衛文也。故於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之後。附綴此段。為衛文幸正為邢侯惜。

此又為國亡而圖中興者。立一標準。勾踐棲於會稽。臥薪嘗膽。共開衛文之風。而異者乎。

詩左補義

卷七 閔公

三

讀左補義卷之八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恭  
男 埴 校

僖公一孔疏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母成風以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杜解次

者案兵觀以待事也聶北邢地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邢地

按今山東聊城縣東北有聶城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

有夷儀城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齊師在閔二年不言齊人殺之會通歸歸

薨于夷齊人以歸齊師在閔二年不言齊人殺之會通歸歸

二月喪楚人伐鄭鄭師宋師曹師城邢八月公會齊侯宋

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宋地按河南陳州城九月公

敗邾師于偃邾地當在山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

師于郟莒子之弟郟魯地十有二月丁巳天

氏之喪至自齊

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

惡禮也按史官

非為公出而不稱即位也公為閉弒而出君弒則嗣君不

忍行即位禮也僖嗣閉位亦嗣君也劉氏不體會文

妄加非詆誤矣

諸侯救邢莊公大夫而曰諸侯總眾國之邢人潰出奔師

奔聶北之師也邢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諸侯不書不告也邢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諸侯不書不告也邢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諸侯不書不告也邢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矣伯救患分災孔疏有災吉討罪禮也

閉元年秋師在邢齊師出而邢圍解然未嘗大創狄也粹

然入衛眾潰散而齊不及救桓公有鑒于此次于聶北知

其必伐邢而預待之也桓公用兵持重師于聶北以為擊

援狄懼而遁則師不勞而救有功也狄不畏而邢即不支

狄終不敢入邢亦逐之易也乘其易不犯其難此桓之慎

也傳于救邢之下云邢潰奔師則不與狄戰而奔赴諸侯

之師也云師遂逐狄人狄欲偃邢而諸侯逐之去也啖叔

佐猶云書次為不速赴邢未被狄而先次以待猶云不速

乎正月逐狄六閱月城畢始還猶云失救道于書次書救

書城皆予之也傳曰分災討罪發明經義盡矣

讀左補義 卷八 僖公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鞏傳注經言會謀救鄭也

鞏即偃也地有二名經至

謀伐楚而未能圍城衛也

自子元之亂楚師不出者五年子文為政國勢益強此第

一次稍戛也桓會榿謀之不同宋襄之浪戰矣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邱之戎將歸者也莊公既送哀

乃歸故要而敗之虛邱地按當在今山東費縣界

公窮則依邾得志伐之矣會榿同盟盟後則敗之矣

冬莒人來求賂莊公求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命非

卿也燕復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

按今山東寧陽縣

莒人以慶父歸魯因以責賂深入魯邊友以全師詐敗獲



之較乘邱長勺之勳。遼東豕耳乃曹劇子偃。不開上賞而友公然受邑受田。報功耶。毋命耶。不知二君之刃血未寒。賊臣之蔭。證如故國勢。墟空墟。封疆遂成私門。數十世不可拔之根株。安社稷之臣。願如是乎。傳云非卿言所獲不足重也。嘉獲之也。言公嘉其獲。故賜以汶陽及費也。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役。或妾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杜遷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按齊官時魯人有是言。故傳述之。齊桓英主也。有鑒于文姜之失。故以鄰國之君。明施天討。取哀姜殺之。吳草廬曰。自此諸侯無敢有弒君者。霸者之有功於世道也。齊齊人予討葬也。或杜云魯地。書以歸姜。得葬于魯。生不得受魯之葬。死不得安魯之土。皆所以

禮迎之也。絕妾也不稱妾。并絕之於齊也。書夫人書至。傳以夫人之禮迎之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魯邑。不言城。衛未遷也。今在濰州縣東。有古楚邱城。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反哭於夜。故稱小君。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魏地。在今河南。魏縣。故下陽城。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江。國名。在今山東。貫。縣名。今山東。貫縣。西。冬十月。不雨。三年。楚人侵鄭。

二年春。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楚邱。魯邑。死國不書所會後也。或曰。桓有全衛之功。而未嘗有封衛之事。合其功而刻求其過。為善者懼矣。予曰。非也。凡諸侯封國。王命大臣。往營

其城邑。黍苗之詩曰。蕭蕭鞠功。召伯成之。蓋申伯出封于謝。而召伯城之也。黍民之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毛公以為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于臨淄也。齊桓之為功于衛大矣。城楚邱而不請命于王。曰。城也。非封也。然與封國之事。何以異哉。或曰。城邢何以恕之。曰。非恕城邢也。桓公率宋師。曹師。救邢。邢奔于師。而徙于夷儀。即以救邢之師。助其播揚。亦猶齊城小穀。而魯助之耳。若狄之入衛。時桓公命城楚邱。而遷之。或同盟諸侯受役。或魯獨受役。皆可無辨。而其規模較。召伯仲山甫之城。齊謝則更過之矣。而無赫赫之王命。不謂之專封。得乎。曰。城楚邱。魯之也。傳以魯不及期。蓋失

之。衛遷在前。當書城衛。即遷在後。當書衛遷于楚邱。或曰。朔歌已失。亦廬于潛耳。當書衛自潛遷于楚邱。而皆不然。畧之也。後城緣陵。不書遷杞。亦猶是也。

晉荀息。杜遷言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屈地。生耳。馬乘。練出。美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自晉適公。故途出于虞。故借道。今山西石樓縣東南。有屈產。果。曰。是晉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按。府。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也。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少長於公。宮君之雖諫。將不聽。必輕其言。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為不道。入自顛。於伐鄭。三門。其國名。如虞。侯。東至。而攻其三門。其在今山西。河津縣。東。北。又。今。平。陸。縣。東。北。七十。里。有。顛。縣。坂。二十五。里。有。故。城。名。曰。音。季。如。反。丁。葬。之。既。病。則。亦。唯。君。故。道。故。葬。虞。強。以。悅。其。心。今。魏。





戰而屈人不若不戰而服故據其險要以示欲戰及楚使  
 有謝罪之言輒麾軍退舍頓兵四閱月未嘗旁掠一邑俘  
 誠一人亦未嘗超距投石以示勇取威定霸以示謀按兵  
 不動但嚴部伍晝夜巡警而已堂堂正正純以德禮相招  
 此楚人所以感之而心服也云若若以德緩諸侯誰敢不  
 服蓋感之者深也聖人至仁之心不特八國之民不忍傷  
 殘即僭王猾夏之楚人亦不忍殘賊乃全軍而還敵人自  
 服在所亟予也所可惜者仲以掀天揭地之大題目而偏  
 走狹路以扶危定傾之大經綸而僅得小成本領不優規  
 模有限夫子所以爲器小也或曰未見楚君但盟其大夫  
 何功可叙亦非也古者以城下之盟爲耻師至楚地驅敵  
 欽兵不戰使其大夫來盟則勝在齊矣夫秦師渡河晉兵  
 不出卽以爲弱况如師乞盟乎故先儒以爲楚服也嗣後  
 惟晉悼蕭魚之役差堪媲美然良霄之執終不如屈完之  
 盟

讀左補義

卷八 僖公

九

者殆探有意焉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  
 當有共給 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  
 徐夷也 申侯曰善 濤塗以告齊侯許之 許出 申侯見曰師  
 兵示威 申侯曰善 濤塗以告齊侯許之 許出 申侯見曰師  
 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其  
 其資糧靡屨其可也 屏草屨按申侯雖忠于齊 齊侯說與之  
 虎牢 已謝之執轅濤塗 陳不從其謀可也何必執  
 或謂傳于申侯語中點出師老矣三字以明師不可用而  
 召陵之盟爲倖細按之亦謬也招携以禮懷遠以德是管  
 子一生大主腦故北杏以後每事動出萬全而楚之子文  
 亦動出萬全正如夾者對局兩兩敵手自著者照應決無  
 德禮往而以強暴反者况包茅之責業已伏罪自春徂夏  
 未見致師召陵之盟仲自在掌握中矣如直欲用師何待  
 師老師老仲豈不知何待侯言執濤塗者蓋觀兵東夷甚  
 合桓心然此時楚人已服軍心已懈不比次陘之時詩國  
 俱有禦楚之志也申侯一爲指破又加供其資糧屨履一  
 語隱然見濤塗主意在此觀兵之說不過借以愚齊耳桓  
 以申侯爲忠以濤塗爲詐而執之左氏點出師老正形容  
 管仲料敵之審修禮之至也夫內政軍令齊師久練楚卽  
 不服何至八國之師爲楚所敗不然自處危道使進退無  
 據卽庸懦如趙文子猶不肯爲而謂天下才爲之哉  
 秋伐陳討不忠也以濤塗爲

馮玄申侯  
 濤塗與申侯  
 相見已說  
 相見已說  
 相見已說  
 相見已說

讀左補義

卷八 僖公

十





中山二公... 可謂二公... 必離焉... 又何慎焉... 君詩云... 如之... 危茸一國... 君故不知... 伐蒲重耳... 披斬其袪... 分晉之漸...

讀左補義 卷八 僖公

殺申生傳已見前年此只寫二公子出亡之始閱元年... 為大子城曲沃築蒲與屈當在此時此就伐蒲上追想... 焉城蒲屈時已逆知有今日也然士為於曩時如何突... 事絕不提起而風刺顯然一國三公杜指城蒲屈事固... 然為之意謂公與奚齊為一黨二公子又各有私人危... 存亂正不知其何所終極及難作公使寺人伐蒲為之... 字字左券而重耳翻曰校者吾誰將前四難字水銷瓦... 蓋父離其子子必不可以離其父說得仁孝藹然後此仁... 親為費之言即本諸此也... 士為城曲沃嘗勸大子出亡蒲屈寘薪有意勸其詰責特

止之會... 大帥... 非聖人... 惠王將廢太子... 會千首止... 諸侯會王太子... 故聖人許之以視... 惠王將廢太子... 為首止之會... 謂世子舍王命會齊桓是也... 時桓未嘗明告于世子... 桓率諸侯旅見使天下... 定于是諸侯同盟... 之先備謂晉頃擊王... 未亂之先傳曰謀寧... 陳。申。仲。解。怨。申... 邑。齊。桓。所。謂。美... 於諸侯而城之美... 美城其賜邑將以叛... 秋諸侯盟王使周公... 以晉可以少安... 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

讀左補義 卷八 僖公

下固宗子三字為太子計也而傳則又重在三年尋師... 伐蒲作引起耳蒲屈寘薪重耳不新已高出夷吾一等... 年伐屈今先伐蒲重耳尤為姬所忌傳以伐蒲叙此作結... 正見申生死而國為重耳之國夷吾不得而爭也... 夏公孫茲如卒娶焉... 會千首止會王太子... 諸侯會王太子以定... 故聖人許之以視... 惠王將廢太子而立... 為首止之會請世子... 謂世子舍王命會齊... 時桓未嘗明告于世... 桓率諸侯旅見使天... 定于是諸侯同盟而... 之先備謂晉頃擊王... 未亂之先傳曰謀寧... 陳。申。仲。解。怨。申... 邑。齊。桓。所。謂。美... 於諸侯而城之美... 美城其賜邑將以叛... 秋諸侯盟王使周公... 以晉可以少安... 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







罪虞且言易也義虞公貪賂自取滅

傳以一易字釋經義而虞之愚晉之諷皆見節節逼出易字至末方點明宮之奇首提號亡虞必從之滅號自滅也已為易字伏根因引卜僎一節九月十月之交其即虞亡之月乎丙子之旦其即虞亡之日乎號之童語虞之童語也號公其奔虞公其執也語寫號正語寫虞館於虞遂執之自古亡國未有如虞公之易者故言易也虞公而秦勝矣宗乎哉虞祀而晉脩矣神乎哉晉不以滅二國告諸侯故魯史不言滅古者諸侯各脩職貢於天子東遷後王靈替至遣使來求而不之應齊桓尊周室合諸侯官受方物二國職貢晉代輸於王者齊桓之力也

讀左補義

卷八倍公

六

六年春齊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不鄭國新城在鄭國東有故密城○秋楚人圍許許國在許州諸侯遂救許皆伐鄭之諸侯冬公至自伐鄭

馮云伐蒲於及難之時而年如是重耳尤其相繼奔伐是自古同忘也謂為之謀已見一

六年春齊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不鄭國新城在鄭國東有故密城○秋楚人圍許許國在許州諸侯遂救許皆伐鄭之諸侯冬公至自伐鄭

尊王懷楚無自利之私也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武城在許州許僖公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武城在許州其而以雙為贊手縛故街楚子問諸逢伯夫楚大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紂庶兄宋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後之後除囚之禮秋楚子圍許冬則未嘗圍許也諸侯救許乃還則楚師已還未聞及冬又至許也武城楚地豈有圍許不降而師在楚境反從而降者乎且師未入許又何用而縛舍璧之感也以上傳經之可知必無之事以此誣微子則更謬矣昭

讀左補義

卷八倍公

七

四年楚滅賴賴子面縛街壁而椒舉以為許僖公如是皆楚臣相傳之謬言以虛張國威者國亡君死日滅經祖書滅賴則賴子街壁已屬烏有况許僖乎皆傳誤采楚書而未及刪去者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解言既不能日強既不能弱又不能弱所以競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解言既不能日強既不能弱又不能弱所以競

一語若謂由中足見其病





僂果致成風則宜何以不致敬廢葬何以不致定妣昭便  
以不致齊歸死則備夫人之禮而生不合之享夫人之榮  
乎以成風本未嘗有此故至堯而後奪之也愚按此條嘗  
從左氏致哀羨為是羨於喪舉何以不致有所疑而未敢  
也蓋禮與廟絕不當致而卒致之非禮也禮必合羣廟之  
主故致哀羨之主以配莊公也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帶有大叔

王不書葬魯不會葬也魯不會葬知天下諸侯之不會葬  
也諸儒多疑盟洮之後即宜發喪何遲至冬十二月予謂  
皆齊桓致之也桓能於會洮之時率諸侯哭臨朝見新天  
子為即位發喪又何待蔡邱之尋盟乎計不出此一盟而

續左補義

卷九 僂公

三

散帶雖不敢肆橫而晚晚之心未已也故遲之久而行即  
位之意告夷於諸侯及蔡邱之會復尋前盟前盟者翊戴  
天子之盟也於是襄王安帶無所用其觀視矣然桓終身  
未嘗朝王以致重耳有溫之名皆倡始之不善也江氏曰  
安知蔡邱之會非會葬既畢歟予謂果爾魯史不應略夫  
子當大書之為萬世法而不然者知其未嘗有此也

宋公疾大子茲父公固請曰日夷茲父庶長且仁君其立之  
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  
順立庶不遂走而退

襄公之讓說者皆以為偽而傳曰因請何哉說苑云木襄  
公茲父為大子桓公有後妻子曰日夷公愛之茲父請立

子魚上三句  
茲其仁字是  
對面加轉不  
未口誠其長  
字在辭說  
明有却無款  
有否

目夷公問其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臣若終立則不可  
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可以處目夷之上  
後目夷逃之衛茲父從之桓公疾使人召之茲父乃反茲  
父立夫人在衛思之義不可往乃賦河廣詩然則襄公之  
不肯立為母出於衛而欲時時見其母也托言舅而不言  
母恐傷父之心也所記與傳略同且與詩合曰固諱殆深  
知襄公之心矣故傳持著茲父之讓而衛詩猶存河廣之

經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續左補義

卷九 僂公

四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晉侯嬴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未葬  
王在喪傳子一人劍謂亦不言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

此等補義  
之如補在

此二王後補述王朝公卿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有祭使孔  
大夫史皆不名解每詳之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有祭使孔  
賜伯躬胙諸侯曰伯躬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  
孔曰以伯躬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也對曰天威  
不遠咫尺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尺小曰名齊侯余也敢食天  
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上故言恐難應於下以遺天  
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胙於室上

上言同盟下言下等孔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  
好補注此即孟子所述五命之末句情五命之辭傳不能舉  
家感實王之立非惠王意而惠后存此伯主所當安故  
齊侯之為命宰孔先歸不與盟過晉侯曰可無會也杜預  
謂齊侯如自來其兩此耳孔

桓之勤王室也始於首止繼於桃終于葵邱定襄王之位  
而大本立明天子之禁而大法垂厥功大矣乃前此鄉厲  
勤王虎牢有錫後此晉文勤王遂啓南陽齊則槩乎其未  
有聞惟賜胙以尊之無下拜以寵之非賞薄也齊侯矢心  
王室磊落光明無有曖昧舉凡絕大經猷未嘗厚自表暴  
讀本補義卷九傳公五  
故王無制地之事桓無分外之求五霸桓公為盛於此見  
之聞宰孔賜胙之言即趁下拜正此心誠恪處而說者反  
以為偽謬也宰孔止之發揚一段天經地義在當時其得  
未曾有遂使乾坤暗而復明冠履倒而再整聖王復起不  
能點竄其一字非惟實利無所與并虛文亦不敢當以視  
鄭厲求爵晉文請隨相去何止霄壤哉孔孟交與之非偶  
然也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  
好補注此即孟子所述五命之末句情五命之辭傳不能舉  
家感實王之立非惠王意而惠后存此伯主所當安故  
齊侯之為命宰孔先歸不與盟過晉侯曰可無會也杜預  
謂齊侯如自來其兩此耳孔

言必不能西  
又言已將有  
亂於晉侯不  
可謂也

在四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向東必其王  
亂乎君務靖亂無動於行按孔謂東略之時必齊內亂之時  
後之亂可也十六年傳云且東略又云齊有亂正與此處社  
精晉亂非也然桓卒靖晉亂安能靖齊亂也孔言全誤  
晉侯乃還之戰晉侯不至  
晉獻絀國駭見而桓不之較恐兵力不敵待其自至此東  
萊之說也至是齊獨正職壹明天子之禁晉侯服禮歸化  
將與葵邱之盟其搃荆楚豈非諸夏之幸哉宰孔略遇遂  
止其行孔為天子宰不能定天子之位明天子之法已足  
內愧乃覲面未聞以德相規而退有後言阻從義者之心  
安得謂之宰乎黃東發曰伐山戎伐楚桓之大功而孔反  
以為非楚滅弦滅黃而齊不能救正由晉不協力而孔反

讀本補義

卷九傳公六

阻其行意襄王雖立而叔帶旁晚孔固或於帶者也是說  
可謂深知孔矣吾觀其從王亂命名鄭從楚叔帶堅奪嫡  
之謀王室生肘腋之變是周之罪人公且之不肖裔也此  
後不見經傳明年與齊立晉侯者為忌父想歸即就末耳  
夫不能知已與晉侯之即死尚能料齊桓之必亂乎其不  
與盟桓尊之也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大夫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由  
重耳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名之曰以是統  
諸孤也弱也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  
肱之力加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  
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構俱無

欲立文公  
下則其事  
便全荀息  
便全荀息  
便全荀息  
便全荀息  
便全荀息



以直起以  
吾利結善所  
也。以人日  
其兄是克  
誰特一則在  
初起兵之時

此論在既  
起兵之後

周云卯為言  
而知其克  
所謂如其  
可以信其  
是克二字  
本平忽用  
或能克是  
勝其也可以  
索宿負

獻公卒矣齊立齊桓荀能請諸天王正其奪嫡之罪取  
姬奚齊誅之然後迎立重耳吾知里克平鄭而舉及七與  
大夫必有與之為應者晉國數世之亂消於一旦賢於齊  
母之拒子華快於首止之定世子也乃桓既倦動仲亦無  
志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傳曰討晉亂蓋深惜其不能  
討也

晉郤芮從夷吾者重賂秦以求入  
韓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何愛而不賂秦入而能民士於  
何有從之齊隰朋夫大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夷吾按齊方  
開秦師納惠公故齊侯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特對曰臣聞  
還以隰朋一軍其納之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特對曰臣聞  
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故此時易入以微勸秦納之夷吾弱

續左補義 卷九 僖公 九

不好弄也。能圖不過制。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  
秦大夫曰夷吾生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言又曰不  
僭不賊鮮不為則也。僭過差也。賊傷害也。皆忌克無好無惡不  
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既僭難致。按言難公曰忌則  
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害焉能勝人。  
傳叙夷吾之立而深罪秦人也。據檀弓重耳之在翟也穆  
使人弔之曰時不可失。孺子其圖之。圖之者求賂也。而重  
耳以仁親為寶。哭而起。起而不私。蓋子犯以賢君待秦穆  
而不知穆非其人也。其曰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彼遠利已  
安得近利乎。郤芮早窺見其心。許秦重賂。河外列城五將

割授秦於是秦伯色動而始納。恐公及子桑以為不能定  
國以為已利是包藏禍心幸災食亂晉數十年糜爛其民  
使失其君而悼喪其親者皆秦穆賂之也。郤芮智人也  
而其對秦穆殊不可曉。蓋外內無親賂中大夫許其入國  
故穆雖納之猶以為憂。言將何所倚恃為內主也。芮乃不  
能推心置腹而飾辭以對。言前既無黨今亦無讎秦一納  
之無事矣。壹似秦穆全不知賂里平之事者。此昧心之言  
也。又言自幼老成十分持重始終不渝以見所賂秦者必  
能踐言。壹似秦穆全為已賂而有此一問者。此負心之言  
也。故子桑以為忌克忌者忌秦而不使其情克者好勝  
而不肯示其瑕也。或謂文公不行賂但以仁親為舉動

續左補義 卷九 僖公 十

遂讓呂卻先著此失策也。予謂不然。重耳事外傳載之甚  
詳。即檀弓所記父死謂何數語尤屬人子常經。身犯體段  
正大於此可見。呂卻黨逆秦穆嗜利皆不足道也。若以不  
行賂管子犯將使天下後世盡為邪行。豈所以扶世教哉。  
而國卒歸於重耳。世弱之基實立於仁親為寶一言而獨  
惜傳未經載入也。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曰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  
故魚氏世為左師。  
宋襄崛起爭霸幾不知其何恃。觀宋治二字則知國中又  
安四境饒足而當齊桓已歿重耳未興遂毅然乘隙而起  
然宋之治由用夷也。用夷雖繼桓之業可矣。不用其

言襄之所以敗也猶用其人襄之所以不亡也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張注魯朝齊始○狄滅溫溫子

奔衛在解蓋中國之狄○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事在前年書以今春從赴也○夏齊侯許男伐北戎山戎也

被獻公已葬草子故稱君○夏齊侯許男伐北戎山戎也

商戎也其類實繁○晉殺其大夫里克○秋七月○冬大雨

雪平地尺傳十年春秋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

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蘇子同司寇蘇公之

王事在莊十九年

夏四月周公忌父杜隱周王子黨周大會齊隰朋立晉侯前

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言欲

無辭臣聞命矣伏劬而死於是平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

不及平鄭里克黨以在秦

里克手刃二君惠公即位誅之而經不以為討賊殺梁子

曰里克所為弑者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可謂深

知夷吾之心而傳云殺里克以說者何也據外傳里平使

屠岸夷告重耳秦穆使公子繫告重耳皆許其得國而重

耳仁親為賢不顧也惠則重賂四出隨處乞師於是入晉

之後先誅里克言此來為二君復讎非為得國以弑其篡

兄之迹藉以服臣民之心固周齊之寵而陰以除重耳之

結二君語里  
侯所謂說也  
君何以得陸  
便是有秦之  
根

卷九傳公

羽翼也故惠以討賊告而經與專殺同特筆也

晉侯改葬其大子視解申秋狐突適下國曲沃遇大子大子

使登僕按此夢而相見狐突木為而告之曰夷吾無禮按夷

禮馬融以為改葬是章父之過實達以為為然於實者孔

疏云鬼神之意難知夷吾無禮或非一舉不可指言余得

請於帝矣夷吾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

非類民不祀非族君視無乃殄乎說也且民何罪失刑之

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至者而

見我焉新城曲沃也許之遂不見狐突許其言申及期而往

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傲於韓西韓城縣南地名韓原

改葬易名在夷吾為極有禮事且以要結人心卻芮之謀

也然却引出一段鬼神事來此狐突夢境而未嘗點明是

夢至戰韓傳云妖夢是踐竟若為此篇點睛且以見晉侯

歸國秦伯賂未人手日刺陰事幽暗如蒸於質君恍惚如

申生請帝遠在千里無微不知正大有深心也此雖為

戰韓張本亦以見夷吾行賂魯國鬼神人非不能一日居

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其苛杜隱昔

從苦重問以名之不從不與秦賂臣出晉君君納重耳夜不

濟矣補注為秦納秦伯使洽至治力丁報問且召三子

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卻稱其苛及七輿大

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左行其華右行賈華叔堅驪獻

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七子七輿大夫平鄭平鄭奔

卷九傳公

以出君起

讀左補義



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也而忌小怨也秦伯謂秦穆公也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謂秦穆公也不之黨遠禍誰能出君謂秦穆公也為明年晉伐

此見重耳應有晉國人心歸附惠以賂得者失衆心也秦穆索賂不顧名行洽至一來為臣御所窺遂至公卿屠割橫屍國中是誰之罪歟其於平約之惡語若輕重已釀戰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卸父夏公及夫人姜氏

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名無疆齊侯非禮按此齊桓公女高氏女則其間非禮也秋八月大雩過時冬楚人伐黃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卸之亂來告補注齊桓公

讀左補義 卷九 僖公

此直以亂

晉未入規而王遠錫命王命衰矣晉之情王自致之也

叔帶雅不

夏揚拒泉巢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泉巢皆戎

人滅黃黃國在河南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朔日食之夏楚

侯杵臼卒公秋立子杵臼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邱之邾懼狄難也楚邱即衛國

齊桓勤衛之至故德無倦也文公慎守其國故請之疎也

呂東萊曰附中國者未有禍性變夷者立有禍是驅天下

之人而歸蠻夷也其詞云焉能害我其心則恃齊蓋召

陵之役江黃有功於齊乃伐在去年之冬而今年夏始告

讀左補義 卷九 僖公

破國亡君死社稷而桓公仲父衰如充耳也

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高在齊

禮焉陪臣敢辭陪臣之臣曰陪臣

孰應乃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督謂齊桓公

年而高國不  
慶其休休  
有存此方  
知仲有以化  
之也

而還位之禮君子曰管氏之世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

楚賢大夫管仲之後補正史記索隱云世本管氏自莊仲山  
生莊仲夷吾夷吾生武子鳴也生桓子啓方啓生成子儲儲  
生莊子盧盧生悼子其夷其夷生襄子武武生景子耐步耐  
步生微耐步以上皆有諡是亦世祀之說但無功業可見耳

左氏習聞聖人禮讓之訓故凡辭氣謙冲受爵能讓必多  
方推許以扶世教可決其為聖人之徒 晉惠公受玉情  
而知其不長世管仲受下卿之禮而知其世祀於齊

經甲十有三年春秋侵衛杜解傳在前年春經筮以衛納溫  
庚甚 ○夏四月癸亥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于鹹杜解傳在直隸開州東南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續左補義 卷九 僖公 左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於周且言王子帶杜解前年  
齊言欲事畢不與王言不言子帶事 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息耳  
十年平不十年王弗召也

桓公定襄王之位復貽後患于帶卒召戎伐周盟主不問  
王自討之齊又受帶之奔又使仲孫為之請吾不知桓何  
愛於帶而保護如此也戎應帶召連兵以伐天子入王城  
而夷吾和戎於王又和戎於晉吾不知桓何畏於戎而周  
旋如此也力量未優凡事苟且小補之無當於王道也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秋為戎難故諸侯成周齊仲孫湫致之杜解成守也取  
侯成卒於周  
冬晉狩鹹杜解齊未皆不熟疏云連處不使乞糴於秦秦伯  
然曰春補述外鹹不肖不書

謂子桑與諸平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古不重施而不報  
損秦大與諸平

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不義故謂百里大與諸平  
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較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  
子豹在秦請伐得杜解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何罪則曰  
秦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楚共王曰其自為謀也則秦  
過矣其為先君謀也則也大哉二君之言可為萬世法也

於是平輪聚於晉自雍及絳相繼雍秦國都絳晉國都按今  
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水運  
明年閉疆即晉人無不怨咨

經乙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杜解杞邑辟惟夷遷都於緣  
陵按今山東樂昌縣東南  
○夏六月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季姬魯女鄒夫  
婦也後與姓今山東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杜解沙鹿  
縣東有鄒城

會鹹之時遷杞成周兩事並謀成周更急於城杞故夏會  
而秋成明年秦復會而城杞非成周緩而成杞亟矣桓德  
雖衰此猶見其勤也杜謂為惠不終固非林謂散辭亦非  
也云有關者傳意史氏不滿是役故略諸侯不序不知即  
會鹹之諸侯前日而後凡蓋前謀之而今城之也不書杞  
遷則略之也義與城楚同

鄒季姬來寧杜解傳兒季姬歸鄒公怒止之以鄒子之不朝  
來朝皆常事不書杜解來寧不書而後年書歸鄒更嫁  
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之文也明公絕鄒來朝而還張論  
鄒子以分別與以情則成周不朝無禮故其遇  
其使其朝皆略志也

謂子桑與諸平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古不重施而不報  
損秦大與諸平

邠季姬來寧公怒邠子不朝止姬將以絕昏姬因為防也  
之遇強使來朝俾之請已還邠罪在倍公也書及邠子又  
書使邠子則姬為邠子夫人明矣不言邠季姬省文也公  
穀二家從無季姬自擇配之說而何休造言詛之莊齊注  
穀梁已斥其妄且女子許嫁而字若身自擇配不得言季  
矣信如鍾愛其女其卒當會其葬矣即按之經文無有一  
合如姬私奔也書季姬及邠子過於防邠又謂姬許嫁  
於邠邠子奪而有之則以邠人用邠子而妄為是說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山川崩川  
妖夢鬼譎也山崩天怒也閉疆人怨也

讀左補義

卷九僖公

七

冬秦餒使乞繆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昔施無視幸  
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邠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  
之不存毛將安傅虢射惠公身也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  
皮而施毛附注諸侯稱姓大夫曰身通慶鄭曰棄信背約  
稱耳傳言小戎子生夷吾虢射非戎人慶鄭曰棄信背約  
思執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  
而厚於寇不如勿與言與秦粟不足解慶鄭曰背施幸災民  
所棄也近爵饒之况怒敵乎按言以若所為雖親近之人猶  
弗聽也曰君其悔是哉能如城道成之  
斯時呂卻宣撥斥開散故無能為君盡一策以致關十倍  
我而君貽之禽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杜預謂侯五年  
○楚人伐

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  
正地關按今山東聊城縣東遼次于匡長垣縣西南公孫  
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敖之子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楚州北有厲○八月魯為○九  
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邠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法  
不見中絕之意故若初嫁者志過也杜解本明而謂凡過  
婦人之歸即以為子歸故知姬之歸邠以為再醮季姬之歸  
是誣之也○已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  
書字震者雷電擊之方解連大夫歿雖言於○冬宋人伐曹  
○楚人收徐于蓼林徐地按江蘇  
蘇州東北○十有一月王戌晉侯及  
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晉地按  
山西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杜邱尋蔡  
邱之盟且救徐也○九年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  
諸侯次于匡以侍之  
徐即諸夏而為齊滅舒楚所深怒者伐徐在正月而三月  
齊始合諸侯已不如救邢救許之速况諸侯皆次于匡而  
遣大夫往救乎桓之志益息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伐厲以救徐也林解大夫救徐楚師不  
退故二師伐厲以救徐  
張主一曰厲在徐楚之間攻楚之必救以解徐也  
晉侯之入也杜預在  
秦穆姬中生仲秦厲君焉  
晉獻公娶  
齊姜出而姜早卒趙盾有於晉君故厲行焉之且日盡納  
驛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曰驛姬之亂阻晉者事公齊  
多實其政行

讀左補義

卷九僖公

六

周云慶鄭反  
戰於陳而一  
戰多少俱同  
會三慶鄭反  
之切號射極  
冥誤





周云公城  
金不也者  
從於蘇之  
則無伯之  
無得伯之  
無得伯之  
方云晉侯  
事而失謀  
由已道也

讀左補義

卷九 僖公

三

知其必死何也蓋離以焚木亦以涸水變為陷而封二  
回皆五離是為重離以坎而當重離之四位火炎極矣所謂  
突如其來如死如焚如焚如也一陽突起而橫直故知其為  
高梁在二陰之間故知其為高梁之虛也其者捕虎之詞蓋  
楚知子時所死之地或謂左氏後附會果爾不應自第破  
疑必當時奇驗傳為美談故史志之耳或又以高梁因此得  
名亦非也今山西臨猗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  
分縣有梁墟有社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  
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  
有筮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  
益知吉凶不能變吉凶補正言先君之敗德及今言之其可  
志歟于史蘇之言從不從皆無益也初考國語獻公勝詩曰  
國得如史蘇告以不吉然則史蘇因能以卜筮諫者與詩曰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晉背憎職競由人邪豈非天所降尊  
齊面語皆相憎疾主于號逐為惡者由人耳因以  
諷諫惠公有以此禍也○傳尊本反皆徒合反  
此之謂傾兵不書伐晉卓氏曰韓晉地於韓則伐晉可知

省文也不書以歸實之於外也傳釋經義未嘗不兼罪秦  
伯而失德名冠其曲在晉覺秦伯之猶為彼善也 此篇  
分四大段以天人兩字作線秦伯伐晉以上為第二段人  
君王地受之先君尺寸不可假人河東之地一時盡棄傳  
曰西隣責言不可償也晉雖負約秦實非義而惠公所為  
種種非復人類秦伯遂藉之為聲罪口實是伐晉者之由  
晉也獲晉侯以上為第二段以晉之強何至遇秦即敗怨  
之所聚眾叛親離韓簡我意秦晉之言盡之此時勸之謝  
過猶可及止乃諸臣或以為君實深之或以為幸而得囚  
知其必敗絕無救敗之方輒轉相誤而君執矣是獲晉侯  
者之由晉侯也作州兵以上為第三段賈禍甚易銷禍甚

讀左補義

卷九 僖公

三

勳乃諸大夫君辱而感矣穆姬以德報怨矣子桑轉讎為  
恩矣而晉侯於事窮勢盡時猛然想起平日同心營之環  
呂帥甥遂使子金出一頭地征繕輔圍絕大救時良策秦  
安得不許平傳前路驚來卻是土崩瓦解象至此人心  
國勢勃焉振起其尤得力在爰田一賞轉怨為恩可見晉  
未嘗無人由於敗德者自階之厲也嫁姬至末為第四段  
點出敗德兩字以收拾全篇先君敗德已及於君隱然見  
君之敗德將又及於後嗣然則卜也筮也妖夢也其實由  
人致之耳而顧云天降之禍此深責晉惠之義也然則秦  
其無罪乎隣國有款君之禍同盟者討賊立君理之正也  
何至彼以賂行此以賂納則失信之罪小輔慕之罪大秦

伯前番是計取便欲其出君此番與師而來直是虐取故  
傳於賂地界至點出以明伐晉之由一直貫至秦征河東  
言為此而來得此而夫也公孫之對極婉極工言外便見  
奄有大邦伊誰之力而負心如是乎故穆姬有登臺之請  
公曰以厚歸也直是探囊取物繫有請殺之語子桑曰質  
其大子猶恐過水援橋何一非貪賂致之乎當此輻輳旗  
焚肝腦塗地惠見縛於靈臺穆亦危於韓簡姑姪相從惟  
晉之殃棄家再離亦秦之恥然而傳不責秦穆者蓋惠公  
篡兄入國總無一事一言之善此師曲在晉直自在秦故  
以敗德結之所以深惡晉侯也 州兵一段竟無著落下  
篇直接節甥盟秦伯於王城讀者以為已許晉平而子金

之策可有可無否以為有此一舉歸晉侯之意益堅而抑知非也獲晉侯後諸大夫之感不過曰豈敢以至而已穆姬之請不過不以歸國而已而大夫猶請以人公子勢猶欲殺之夫何愛乎晉侯哉忽聞愛而須賞過國知恩磻子與復讎之師國人切同仇之義皆城借一保無韓簡之軀重怒難任君臣同喙皆指此是全賴子金力也而叙於許晉平之後作追叙之辭使人自會其實州兵作而後許晉平也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惡焉杜隱惡非法所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威動之劉傳紀異也限注君子知天之日變而畏其威所以事天也冬宋人伐曹討荀怨也荀怨十四年與諸侯伐宋

讀左補義卷九

齊侯之師二十餘年諸侯無不相侵伐者宋人伐曹可知諸侯之榜也宋齊皆在伐厲之師齊曹與俱宋襄不以救徐為念而伐曹以尋舊怨乎所謂舊怨者宋背北杏之會和合陳曹二國伐之事隔三十餘年蓋桓公避楚不獨為楚所弱且為宋所窺也木楚楚敗徐于棠林徐恃救也木楚傳發明經罪諸侯救徐不力為楚所敗也不能禦楚而分兵伐厲欲楚移師救厲以解徐圍也乃楚師不救而厲平不克至九月而公歸知諸侯之皆歸矣諸侯歸而徐不支遂為所敗觀宋襄之伐曹此救徐之所以無功也

十月晉陰飴甥陰飴甥即呂甥食承於陰陰今山西霍州會秦伯盟于王城秦地今陝

兩朝不和二  
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為不憚征繕以立國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

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一牛一羊一豕一犬一兔一雞一魚一醢一醢一醢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一牛一羊一豕一犬一兔一雞一魚一醢一醢一醢

既作來蓋胸中已有成竹不過看其若何置對因而分外討好也飴甥報讎報德總不離征繕二字可謂直中其隱而以有制之辭歸諸小人以知罪歸之君子以後極力推尊一正一反皆中窅要而秦伯更添一番與會矣必報德有死無二七字是對逆之藥隱然見前件重賂必不收再負而統以仁義之名動秦伯若再加一語便中所忌故只

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一牛一羊一豕一犬一兔一雞一魚一醢一醢一醢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一牛一羊一豕一犬一兔一雞一魚一醢一醢一醢

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一牛一羊一豕一犬一兔一雞一魚一醢一醢一醢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一牛一羊一豕一犬一兔一雞一魚一醢一醢一醢

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一牛一羊一豕一犬一兔一雞一魚一醢一醢一醢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一牛一羊一豕一犬一兔一雞一魚一醢一醢一醢

此七字已足斯時秦伯更加老到一面晉侯歸國一面秦  
官布置河東不肯再放賒債乃知秦伯伐晉全是為此以  
統結兩篇

讀左補義卷之九終

國左補義 卷九終

三

讀左補義卷之十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指 堯 堯 堯

僖公三

經 丁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石數之五各隨其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水鳥高飛過颶而退宋人以爲三月壬申公于季友卒  
災也於諸侯故書如仲遂叔皆名字雙舉其說也  
云稱字者賈之說云如仲遂叔皆名字雙舉其說也  
日嘗之見季孫行父之由生也而爲叔孫得臣孫而  
老慶父之孫爲季孫行父之由生也而爲叔孫得臣孫而  
以行次爲字在季友之世則命立後爲生而賜氏○夏四月

讀左補義 卷十 僖公

丙申鄆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車之 右林 邲左

隕石于宋五隕星也隕故重言星則星使石  
隕石不言隕星言日有食之不言食之者皆闕於所不見  
故曰日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鷁通迅風而退飛也  
在隕則爲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鷁通迅風而退飛也

周內史叔與助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  
叔與曰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  
子將以攻周也公不察別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  
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誠所誠故退而告人傳氏曰

言除所感必先有以感之而非吉凶所由生吉凶由於人之  
善惡所感必先有以感之而非吉凶所由生吉凶由於人之

隕星自上而下氣不固而墜也  
先註明  
古駭駭人  
結世皆極  
本爲北中  
與結通



徒問吾不敢逆君故也按不致逆君者不敢直言其不

星隕而為石風逆而例飛記異也傳只五字而公羊記開

記見穀梁耳怡旨怡該之矣叔與對不以實而其言竟驗

可知術士欺人其所以前知並不係乎此傳特識之以例

其餘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伐厲救徐俱是前年事未聞今年楚又伐徐也此採之他

書未經削去者

秋狄侵晉取狐厨受鐸涉汾及昆都固晉敗也杜經狐厨受

今山西襄陵縣也平陽府南有見都聚杜經狐厨受

王以戎難告於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十一戌伐京師

十二管夷吾平戎於王則已和戎矣十四年會于鹹謀

戊王室至此又告戎難又徵戊王室雖亦見桓之勤而養

癘憚割貶患將來勝者之於王事願如是乎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杜經終管仲之言事在

十二月會于淮謀鄭且東略也杜經為淮夷所病故

鄭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杜經

以淮夷病鄭合九國之師于淮兵威之盛使不戰而服

所謂東略也乃城一小國役人一呼不克卒役而散此時

管仲已死桓公老及志昏而收氣乘之矣然言東略則已

略定淮夷雖非心服亦自震盪魯頌以淮夷率服作頌豈

只三字而說九國之役是齊亂之滅鄭亡之妖

杜經終管仲之言事在杜經為淮夷所病故杜經

盡影響之談乎

成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杜經英氏在魯國

英滅項城項城國名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杜經

有故下城九月公至自魯○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孝公立

傳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襄林之役也襄林殺在

強楚肆惡與國受兵於霸業適增其恥

夏晉大子圍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杜經秦征河東置

惠公之在梁也杜經惠公以梁伯妻之梁廡孕過期不產懷

子日卜招父杜經梁大卜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

招日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圍女曰妾杜經

讀左補義卷十 僖公

及子圍西質秦為宦女焉杜經秦為妾陳傳

河東即秦取於晉之地也秦以愛女妻圍圍為秦媼令

其夫婦食邑於此觀後罔欲挾蘇氏以逃則知不在秦宮

矣一則官師布列規取東方一則仍歸國有飾其貧利

師滅項杜經師滅項則師可知也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杜經

在冬指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聲杜經

會同講禮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聲杜經

夫人以公故會齊侯于下杜經齊侯以諸侯公宋桓桓公

會下各有所杜經齊侯以諸侯公宋桓桓公

之也杜經齊侯以諸侯公宋桓桓公

公毅以爲齊滅之非也齊爲逐破之後未嘗有所滅也存

三亡國今又謀鄭設移師破項前功盡棄桓德雖衰不至

於此或曰。項淮夷與國也。故滅之。此更不然。桓方事東昭。賊項不足以威淮夷。而適以堅滅節之心。况項近於魯。齊不能越國而鄙。傳謂魯滅之是也。蓋公早有成謀。公既出會陰。令魯師掩取之。是時桓方以救災。郵小加惠。諸侯而公忽以滅國。聞故留於齊師。以示霸討。桓適經界。淮夷道經於下。夫人逆於途。以請逐釋之也。胡傳云。季孫主之。先儒謂季友卒。子無佚。早亡。行父稚子。焉得擅為此事也。望溪曰。凡書取者。取為附庸也。滅而書取。非其實矣。文姜會齊侯不諱。而諱滅國乎。不書公與取。郭取郭取。郭取郭取。不書公同。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羸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

武孟宮立

讀左補義

卷十 僖公

四

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少衛姬生惠公子。惠公元。邱姬生孝公。孝公葛麻生昭公。昭公密姬生懿公。懿公宋

華子生公子雍。華子女氏之。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

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囚寺人。昭以薦於公。此昭公之寵也

皆求立。精注。傳見齊桓內。前年利貫。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月八日。易牙人與寺人招因內寵。禮者。以殺羣吏而

立公子無虧。孝公每末十二月乙亥。起幸已夜。殯日乃。立

呂東萊曰。管仲卒。齊之朝業便衰。一則仲不能為齊求人。

二乃孝公無志。不能繼桓之業。又曰。蔡印未會之先。猶自

胡至望之月也。既會之後。猶自望至晦之月也。未滿有增。

滿則招。招使威公所期者不止於弱。肯至弱而滿。哉。

傳明齊之亂。管仲為之也。桓公奸內。如夫人者六人。各有

子無虧。為長。觀閔二年。桓公命無虧帥師。成。備知其長於

諸子。立子以貴。貴釣以年。年釣以德。無虧當立。明矣。孝公

之母。班三。其子又少於無虧。且無虧未見失德。而孝公未

嘗差勝。桓與仲。廢長而立。孝公非義也。桓自知其非。義故

雍巫之言。易入而更立。無虧。善於補過也。使仲能將。順君

美請於王。告於諸侯。以無虧承國。宋襄安得以前此一言

輔孝乎。國哉。仲以為更立無虧。則立孝之命自寢。桓日能

處之。豈知身死而二豎誇定策之功。宋襄市恤孤之德。而

齊以亂也。傳叙齊亂曰。管仲卒。罪仲也乎。

讀左補義 卷十 僖公 五

夏師救濟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死曹衛

邦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與齊賊。狐狡。齊子。按四公秋八

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冬。邢人狄人伐衛。八。便。文。爾

如襄五年。成之會。書吳人。歸人。豈不可曰。吳歸人也。故十四年。向之會。復書吳而已。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社。解。以

無以歸兵。楚金。故以鑄三鐘。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口

日始朝。哀桓也。為天下哀之也。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天下無有殺其君以就之而復拒之者蓋武孟之殺四公

子殺之也武孟序當有國且桓公有命今既立矣拒孝公

為武孟拒之也武孟不死則四子安得而爭國故二國師

至以說宋為名愚其國人遂相率而殺武孟何嘗欲迎孝

公乎武孟既死則四公子皆有得國之意遂相率而拒宋

夏五月宋敗齊師于廩立孝公而還

秋八月葬齊桓公葬公立而後得葬

黃若晦曰襄公自僖十五年已有圖霸之志齊桓死無廟

立孝公奔宋襄之得孝如獲重寶矣於是挾之伐齊曰是

齊桓管仲所屬於我也名正辭順雖齊人亦有不可致詰

讀左補義卷十 僖公

者幸而卒立孝公國史書之以為信不知皆証死証生之

語也夫國家未有事變早立嗣子何待屬於鄰國之君以

召外來之變此非傳之証乃不能辨証耳

桓以孝公屬襄無論其事果証也事即非証亦猶晉以奚

齊屬荀息耳然荀息不食言為是而襄公則非者何也荀

息晉臣也以君命為辱宋襄隣邦也以天下名義為重凡

桓自知非義而易之更立無虧已萬無立孝之理襄欲藉

以求霸且以孝公開弱可制陽以踐言為名而陰遂其亂

齊之實故經傳以全節予荀息不以納孝與襄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

日苟能治之嚴請從焉杜解嚴衛衆不可而後師於皆妻師

而後爾半也日并力舍死

皆真管真衛邑按今真

衛忘齊桓之德借宋伐襄以納孝此書邢狄伐衛張氏以

為應致聲罪致討之師也然狄亦邢之仇也當仇讎以構

怨於兄弟可謂知類乎衛文對衆自名再三讓國以激父

兄子弟之怒的是中興手段狄師還而邢從之進退由狄

也杜以為邢師尚留非也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而無民以實之命曰新里秦取之

經庚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勝子嬰齊宋以與及民皆

起齊及不書名皆從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與

而邾不服所以邾子會盟于邾邾之言會盟于邾

及秋而見國邾子會盟于邾邾之言會盟于邾

已西邾人執節子用之邾之言會盟于邾

讀左補義卷十 僖公

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為文南面秋宋人圍曹○衛人伐

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秋宋人圍曹○衛人伐

邢也邢在後從也○不書陳人蔡人楚人邾人盟于齊齊地于

亦與○梁亡所以自亡為文

傳不能詳其事子魚曰一會虐二國之君則知來會而執

之矣蓋滕自盟幽後不與盟會者幾四十年齊怨之而無

責桓之所以極盛也宋執之以立威襄之所以無成也

齊宋公使邾文公用節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社睢水之

齊宋公使邾文公用節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社睢水之

馬子魚曰占者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祭也

而後爾半也日并力舍死

一段論用部  
一殷論用部

論許小事不用大性孔疏謂伯使幸出殿行出大難皆不用也。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襄之齊桓公存三亡國魯衛以屬諸侯存亡繼絕。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侯昏之兒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補正得死

上書宋公盟曹人邾人下書節子會盟于邾而邾人執節子。則受命於宋顯然矣。經書邾人蓋宋襄以邾附已故張大其威以告諸侯。見從我者之可以制人之命也。傳述子魚之諫以發明蔽罪於宋之義。所謂錯經以合異也。宋襄公嗣立正值齊桓經略淮夷霸圖極盛因侈然有繼桓而起歸附東夷之心焉。東夷信鬼故執節用社以求福立。

威子魚兩層意上言用人之謬下言圖朔之難提出桓公是直揭其隱左氏謂用之為犧牲公毅云叩其鼻以饜社謂取鼻血以饜祭器皆非人之所為也。蓋邾節世世藉宋以肆虐而何休謂禍由季姬然則宣八年邾人執節子亦由季姬乎。

秋衛人伐那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也。傳莊子曰昔周微克殷而年豐今那方無道諸侯無伯也。天其或者欲使偷討那乎從之師與而雨。齊莊事懿而亡事文而興用與不用故也。然大旱與師衆心惶惑故以此愚其衆即讓國於父兄子弟之故智也。按古不倫適逢其會亦幸耳。篇中著諸侯無伯一語是前後。

莊公問其欲  
以齊桓公  
復以文王  
之切宋襄  
子魚為仁  
不用其勤  
之不終宜

以他人為子  
就在此處  
人一字傳  
陳侯欲修  
甲之好而  
已人其欲  
此處主君  
即實托主

齊桓功業幾以為更無高出其上者而子魚獨以為薄德。伐叛討賊正齊桓之事而子魚獨舉文王隱然有貴王賤霸之意。又言省德無闕而後可使人其本誠誠非管仲狐羆所及也。惜茲父負此賢佐傳特錄此二篇以見聖人之垂弱不得已也。齊桓且不足言况晉平一部春秋前。

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齊桓既沒宋襄起而合諸侯曹衛邾滕從之楚頡以為大。然可得而間也。陳蔡鄭楚之與國也。因使陳侯倡為脩齊。宋之勢孤矣。後此之盟薄戰加橫行於中國者皆此盟為之地。齊孝負德忌功。後宋開將知謬以楚為曠已而不知墮其術中也。昔人大夫會也楚後於陳蔡名為二國倡是盟也先於鄭鄭尤暉楚尊楚也。

後皆歸束於此  
九

取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其主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滑公宮滑公友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命曰新里秦取之已足為前車之鑒而梁即以秦將襲我思其民而秦遂取梁如影隨形不爽纖黍傳若曰猶彼自

送去而秦得之所謂自取之也以釋經變文齊梁亡之義已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更高大之改名高門言新以易舊

人伐隨也天火月災鄉人人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那○冬楚

周之正月夏十一月土功自此而畢無日至猶勅役也且

齊春則工役繁而遲至二三月矣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文公子洩堵寇夫帥師

傳為那危之也衛文不能報屠戮之狄僅謀小弱之邢吾

政名古

後已此發明聖人深惡滅邢之義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闕敷於荊帥師伐隨取成而還

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盡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

力不若孟子師文王之論按善敗由已已師師文王意

季梁以一言存隨楚不敢伐者四十年觀隨能以漢東諸

侯叛楚則知世守明訓而親兄弟之國也偕王之賊人人

得而誅之然當量力而行妄動則非耳楚武伐隨卒於楛

木楚成伐隨取成而還張天如曰偕東諸侯有自強如隨

讀左補義

宋襄公欲合諸侯城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之欲從衆

襄公求諸侯只一欲字子魚曰君欲已甚正與文仲之言

暗合以欲從人是弱者大本傾蓋不能無欲而屈已之欲

從人之欲其欲乃濟如齊桓之尊周懷楚存三亡國皆因

人心所欲而從之者也

許之者謂齊  
公之後也  
擊我至而盟  
齊至而盟不  
至而殺

若特備一  
層我足便無  
此種味須其  
其布蓋之妙

滿也在此云  
謂猶木也也  
許多痛矣誠  
請在內

無會期剛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林侯齊諸侯不引楚之朝  
執專釋也按薄宋地今河南歸德府治西北有毫城仰薄也  
二十一年春宋人為虎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也齊晉  
所以為弱欲弱反求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  
于楚使不滅焉者題目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  
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軍

四國就盟於齊宋公以為楚雖於齊矣而且謂已之有德  
於齊也因要齊以盟楚求諸侯於楚者非借其力也蓋齊  
桓召陵之役盟屈完而霸故邀明神以怵其心楚不攻我  
敵而霸成矣齊猶與盟者以立已之故勉強從之也經書  
人以大夫會也諫宋先歟以齊宋兩大國在會也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按杜解巫尪文巫也主祈禱而者承  
欲暴虐又欲暴巫則巫尪非十類巫主禱神能為善病能天  
哀之而雨也莊公曰天將殺之乎  
左補義  
恐雨入其鼻故早則滅文仲曰非早備也備城郭貶食省用  
附會矣○鳥鼠反以殊備為先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  
務備勤分於社稷勤分有無相資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  
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早焚之滋甚公從之是廢也儀而不  
害不傷  
害民

文仲之言使知無益自止省却多少無罪殺人莊語然諫  
為補救民牧之職故先示早備雖於周禮十二政未克詳  
明而救時濟患已勝於縣子之徒市矣儀而不害有備故  
也儀滅氏功也滅孫氏世有遠人文仲名言得之家學歟  
儀孫侯會宋公于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  
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宋彭舒晉諸  
公之師厚而公獨不畏楚曲為之  
誘意厚矣而傳者乃為魯異謬也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

儀三處至立  
案為後文張  
本是其法

結周希

以穆君二年戰泓傳

孟之會假如楚仍以宋主盟則宋弱成矣齊孝非所樂也  
於是臨期不至至者惟諸小國又多睚於楚而類之賸肆  
矣幸子魚守圍捍不可伐否則幾何而不為犧乎蓋宋公  
方挾齊為重而不知孝公之不至齊侯方妬宋之主盟而  
不知其被執諸侯以為宋楚之成而不知楚人之厚藏其  
毒也不背楚執不與楚人之執也禍猶未也以襄既釋歸  
銳意伐楚也

任宿須句顛與風姓也賈司大峰與有濟之祀杜解司主也  
國供養之後故主其祀顛顛與受王命為魯附庸自不得  
凡經傳稱來奔者皆列國也按四國封於魯亦不得稱來奔  
之謂子時時有任人則任國未滅也隱八年魯宿男卒則  
左補義  
卷十  
宿為男爵此傳云須句子則為子爵皆不屬魯杜解顛與之  
此非也任今山東濟寧州又東平州東南有須句故城與縣  
而其俱反以服事諸夏服王事邾人滅須句須句子  
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  
周禮也○明祀大廟有濟寧夷偕夏周禮也○此邾滅須句而曰  
國近近諸國也○邾夷偕夏周禮也○邾夷偕夏周禮也○  
故極言之猶夏亂諸夏若封須句是崇辟濟而倚祀行禍也  
邾傳○釋音舒

伐邾復須句而反其君此與滅繼絕善之尤者而經書取  
以其實自有之也傳叙出須句來歷以任宿顛與陪寫俱  
為諸夏之附庸顛與則魯之附庸三國非顛與之比矣須  
句為成風父母家故失國來奔而成風即以爲利是倚祀  
行禍者其名利其有而取之者其實故不意中第一封字

封者我取其地以封其君因以其國為我附庸此成風之  
教也然則信公是役何異鄭莊之於許叔齊僖之於紀季  
安在其為與滅繼絕者亦取之而已矣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男  
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言公又不言臨敗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鄭楚  
傷而書法與邾陵異蓋宋人諱之而楚則不得其詳鄭則  
晉人特誌其事也按水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莊得鄭家小  
經不書邾滅哉非於魯呂氏曰周禮之說如齊仲孫  
晉韓宣子皆言之至周禮知之者成風一人而已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補注禮叙諸侯傳子魚曰所期  
讀本補義卷十僖公 齒

晉厲公云所  
稱謂伊川  
被殘之比  
漢將亡而有  
忠而無節  
將亡而無  
節之謂也  
君稱臣民  
間衣小喪  
皆隨生亡  
兩也

初平王之東遷也杜預周幽王為大戎所滅辛有周大適伊  
川周地也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  
先亡矣彼髮而祭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允姓之戎居  
西北則伊洛而徙之伊川疏云十一年傳稱伊雒之戎同伐  
秦則伊洛先有戎矣而以今始遷戎為辛有言說者蓋今  
野之處耳

伊維之戎本為周也今又無故而遷陸渾於邾畿之地秦  
晉之無君至此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羸氏曰與子歸乎杜預羸氏  
也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秦君之  
使婢子侍執中櫛婢子婦人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

七上結上而

不敢從亦不敢言逃歸傳終史蘇之占名遂厥氏當子周  
告必不敢逃而父子夫婦  
兩全情之改義之辭也

不敢從亦不敢言處置亦妥若棄姬則人盡夫矣故知後  
來一著的是秦穆之過子圍質秦猶逃歸者以後此嗣位  
必又徵賂晉地幾何不推再索也

任云只就  
附錄給主  
并以誤帶  
焉云未得此  
蓋不是極至  
名亂乃是罪  
帶負也

宵辰杜預周言于王曰請召大叔王于帶詩小曰協比  
其鄰昏烟孔云言王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烟其吾兄弟  
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  
王召之也傳終仲孫飲之言也為二

趙東山曰齊侯之請已失之宵辰之言亦非也舜封象於  
有庠未嘗留之京師子帶志在召寇作亂與象不同有之

文仲快小  
字順逆翻  
開戶子云勿  
經小事小  
如丹勿輕小  
物小物輕小  
與文仲之方  
相對

列國可矣乃遣京師以起後患謂之協其兄弟豈不謬哉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身杜解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  
邾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詩小推言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顯明也  
命不易哉明臨下不承其言其難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  
無不懼也現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孔疏邾俗  
危謂之蠅而現國乎弗懼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  
我師敗績按傳見不著邾人獲公肩邾縣諸魚門邾城  
須句之役義利兼收故得志而驕豈意魚門之縣自求辛  
整傳首提出須句人以為是邾人與師之故不知正公敗  
績之由也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

君將與之弗可救也... 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 未既濟杜預未盡... 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 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 未既濟杜預未盡... 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 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 未既濟杜預未盡... 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

讀左補義

卷十 僖公

七

鄭文何在

之乎當是時襄離見執而三國旋且奔楚即宋陳亦離心... 誠以楚人凶詐不足庇而思中國之有賴也... 德以禮綏諸侯未嘗不可自強威楚乃急於爭鄭率三國... 伐之楚師來救宋獨與戰不待智者而知其必敗矣子魚... 提出天命不有使之惕然罷兵猶可自保今以寡敵衆即... 使阻險致之或未能勝况待其成列也猶有懼焉一層正... 指此以下節節與此反應宋襄平日執勝用節無一不為... 至逆戰時偏學起仁義來彼見齊桓伐楚以德禮為主楚... 人遂服故欲以堂堂之陣威服變夷及至敗後自明其心... 原非飾說而豈知仁義非一時所能襲取哉子魚從重傷... 二毛上儘力批駁以見公之所謂仁義乃賊已害民之仁... 義也 出東萊曰公羊子以宋襄之戰文王不是過嗚呼... 宋襄何足以知文王若子魚真知文王者也其諫伐曹謂... 文王固壘而降妙得文王之本心至於泓之戰其諫襄發... 揚激烈奮起勁悍驟與前日異若與文王不相似此真學... 文王者也則知宋襄之不善學文王矣... 丙子歲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 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 傳傳所記在師○芊氏勞楚子於柯澤... 藏所記在師○芊氏勞楚子於柯澤... 閭門不遇也女器物也... 旅百品數百也加邊豆六品... 豆邊豆食器... 穢畢夜出文...





周云子交其為亂而之耳

反誅有致

汪云凡公處懷事和為重耳伏厥

不同伐楚則一也。伐楚之利鈍不同。討亂賊則一也。桓文之霸以其功也。宋襄之霸以其志也。故戰國之世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春秋之世能言伐楚者。桓文之徒也。

秋楚成得臣和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皆陳南亳州。城頓而還。頓。陳之南。城。北有南頓。故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楚大夫曰。子若國何。以子玉不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責任。其能靖者與有。

幾言必於功為亂不可不實。空德此例句也。若曰其有幾人。未必皆有是心。子文何樂以此待天下耶。自非賊盜小人。吳草廬曰。考之經。唯見陳之服於楚。不見陳之貳於宋。蓋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陳未朝。楚即誣以貳宋之罪。其

讀左補義 卷十一 僖公

二

勢不至於滅陳不已也。頓小國。近陳而服於楚。陳嘗病頓。故為城之。取邑城頓。本非大功。酬之為太厚矣。朱子謂趙汝愚曰。當厚賞促胥。而不使預政。天理之公也。子文已知子玉敗。君用其人。猶當諫止。而使為令尹。主國政乎。九月晉惠公卒。社懷公子命無從亡人。耳重期。期如字。下音。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以不召子故。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君事之則不可以貳。雖罪也。補正。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或也。父教子。或。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巨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康有

之乃大明服。則民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為二十四年殺懷公張本

仁親為寶。父教之忠。君臣父子之間。綽有可觀。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經解謂不然。則否。謂同盟而辟不敬也。敬。猶審也。方解伯姬在杞。而杞子之卒。不以名告。辟不敬也。不名知舊史記事有詳畧。而不可以義矣。

杞之封爵。史記無明文。班固地理志。謂武王封夏後東樓公於杞。遂謂杞為公爵。不知東樓公云者。猶言陳胡公耳。陳為侯。杞亦侯。桓二年。書杞侯來朝。是也。自後降稱伯。又稱子。後復稱伯。又復稱子。傳明降爵之故。云杞夷也。又

讀左補義 卷十一 僖公

三

曰。用夷禮。相為夏先王之後。屢世連。大邦安得遠視。為夷。諸儒以晉疆杞田於魯。司馬侯謂杞即東夷。即猶睦也。東夷如淮夷。徐夷之類。春秋時最強。杞與偃處。故親暱焉。非必即用其禮。亦降爵。稱子。豈亦夷子。杜預范甯求其說。而不得。以為時王所黜。朱子曰。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教叙。復豈有並其子孫而降。晉平為於母家。何難請於天子。復其故爵也。太子述。程氏通謂春秋時小國朝聘。貢賦之多寡。視其爵之崇卑。可謂深中。當日事情。蓋國小民貧。庭實多闕。因托言地處僻陋。不能如禮。以子男之會。公侯者。相見禮者。交際之器幣也。當時弱國小國來朝。用伯禮者。以伯書。用子男禮者。以子書。春秋夷狄之君皆



一云納驪一  
步陵於魯  
為納驪用  
驪驪入特  
作直結以  
其結

汪云起結把  
忠孝大題目  
作大非窮五  
伯假之須得  
此篇張揚厲

晉公子平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遠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子欲南遊楚而歸陸於楚乃適鄭不禮直道鄭前遂為子玉  
所忌安能納之秦既絕望齊宋楚又無能為助山窮水盡矣  
適子園目秦速結秦而有拾致公子之志楚子秦伯納女五  
人懷贏子園妻為懷贏與焉秦區沃盥既而揮之也孔氏區  
也盥洗手也沃澆水也懷贏秦區澆水公子洗怒曰秦晉  
手按揮之公子揮贏使去也杜解誤○史古後反以謝之總  
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史問秦長贏無論會配懷  
公仰其未配乃穆公他日公與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  
之女便是文公之甥也  
有文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宗於海海喻秦公賦六用小  
雅道尹吉甫佐宜王征伐喻公子還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  
吾必能匡王國陳傅賦詩始于此  
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附一級辭衰曰君稱所以佐  
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讀左補義 卷十一 僖公

或曰公子與齊桓未與遇自有一番知己之論乃一語不  
載而囑囑如許兒女子言何也曰公子復國復於嬴氏  
之手篇中懷贏與焉正其點睛處也嬴氏初釐子園館甥  
四年乃棄之而逃晉語云穆公召公子於楚正在此時未  
幾欲以贏妻之而恐其有子園之嫌也於是納女五人命  
侍左右如媵妻然既而奉區沃盥文公知懷贏亦與毅然  
揮去之以適倫之可醜也亦云嬴以家勢壓服公子且訴  
於穆公降服請囚非得已也史記云地耳初傳於狄詳季  
隗之言於齊詳姜氏之事即倍負之妻莫免夫於難下篇  
又述趙姬無非反照嬴氏夫乃知嬴嬴馬觀浴不過經  
歷之波瀾為後文伏脈而鄭楚交贊二段不過為贅筆作

過遷可知秦伯以為快情贏亦以為蓋世之英而不必更  
贅一言也雖然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君子不為嬴氏為穆  
姬之女懷公之妻顧視顏以為婚媾豈非不義之大者哉  
秦穆不能成人之美而陷英雄於不義文公山窮水盡無  
以堅持初志而五臣坐失事機不能輔公子以有國而隱  
忍為此皆可惜也夫始則見親親之仁後乃勉匡王之義  
未嘗不正而本領不優內多愆德他日事業功罪相半職  
是故焉  
按外傳晉既殺奚齊卓子里克辛鄭使屠岸夷迎公子重  
耳於狄鼻犯不可日因喪得國何以導民遂謝里克人莫  
不仁公子而吾以為鼻犯之言非計也於是奚齊與卓俱

讀左補義 卷十一 僖公

弒矣主晉祀者非重耳而誰他日文公謂寺人披曰女為  
惠公求殺子汝中宿至則伏之於晉二日可入其都斯時  
里克孤突七與大夫下及奄豎莫不延頸以待公子之入  
使五臣者能如鮑叔牙以莒師從間道疾行則有國如反  
掌即惠公輾轉行賂以西師來而吾已懷甲禦秦人於河  
上矣若之何守匹夫之徑徑者耶或曰里克弒君之賊賊  
可與立乎子犯之所以謝絕也曰非也豎牛立叔孫貽子  
而卒豎牛丁公或於漢高而卒斬丁公大義所在可以  
並行不悖也然則公子之辭秦使子犯仁親為賢之言其  
亦非欺曰據檀弓秦穆之使弔也在奚齊未弒之前孺子  
因以為利是反父命而稱亂也里平之迎公子也在奚齊

均結之後是以亨屯傾者為仁其親而秦越其親則忘  
親之甚者也萬一國虛無人他人襲而有之祖宗不血食  
仁親者固如是耶至後惠公得國晉有君矣公子崎姬齊  
宋曹衛假假無稅駕之鄉予塊之辱修為天賜何始則仁  
而卒以利也且五臣斯時獨不知秦晉之已隙乎不適昏  
姻之秦而投虎狼之楚欲其置雄才大畧之晉君為已敵  
其計為已悖矣公子復以大言翹過幾齊子玉之刃是五  
臣之知在鴻門謝楚之下又在開霄失箸之下也嗟乎始  
則請因謝罪繼而絕惠珍懷其於親親之誼為何如者身  
犯人傑也乃舍仁義之師而為爭奪之計哉

經乙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秋伐鄭秋七月冬天

請左補義 卷十一 傳公  
王出居于鄭大之孝不顧天下之重 ○晉侯夷吾卒 文公  
而後告史記惠公之卒在去年九月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重耳也 不書不告人也 註  
以掩殺之迹且同於兄弟繼位而不告以秦納也及河子  
犯以璧按公子曰臣負馮緤從君巡於天下 也 註 馮緤馬絡頭  
列戶 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  
日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水之類 註 諸言有知日有知何  
也 投其璧於河濟河圖令狐人桑泉取白衷二月甲  
午晉師軍於虛柳 註 秦伯使公子絳如晉師師退軍  
於郇縣東有桑泉城其東北為郇自京今在解州西北 辛  
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王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

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 武公廟 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不  
書亦不告也 九年十五年及此杜三注稍異其實一地也  
呂卻畏偃 呂甥也 偃為文公所僑害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得釐亡  
孫子犯尚欲去之呂甥仇也文不能開誠布公 寺人披請見  
使反側自安方知漢高封雍曲是王若氣象 君命一宿女即至  
公使讓之且辭焉 辭曰蒲城之役在五年 君命一宿女即至  
即日 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 女為惠公來求殺余 命女  
三宿女中宿至 雖有君命何其速也 夫祛猶在 披所斬文女  
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八也 其知之矣 君人若猶未也 又  
將及難 君命無二古之制也 除君之惡 唯力是視 備人狄人  
余何有焉 當二君世君為爾 狄今君即位其無爾 狄乎齊桓  
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 乾時之役管仲君若易之何辱命焉  
君田而從之

讀左補義 卷十一 傳公  
自去不須辱君 命行者甚衆豈惟刑臣 披刺人故 公見之以  
難告 公宮 三月晉侯濟會秦伯於王城 己丑晦公宮火  
環期御芮不獲公乃如何上 秦伯誘而殺之 義不明為夷吾  
謀篡國 然惡懷計滅而身 晉侯逆夫人厲氏以歸 秦穆公  
制不悔 亦忠於所事者 晉侯逆夫人厲氏以歸 秦穆公  
伯送衛於晉 三千人 實紀綱之僕 故以兵衛文公 諸門戶僕  
謀之事 皆秦卒 其之按綱是 大繩繩是 細繩侯者 使用之人  
也 言大小事皆侯代理之 晉侯會秦伯於王城 殺呂卻 內難  
秦逆夫人以歸 至初晉侯之豎 小史頭須 見須 守藏者也  
其出也 竊藏以逃 出時 盡用以求納之 求納 及入求見 公辭  
焉 以冰 謂僕人曰 冰則心 覆心 覆則反 章昭云 冰則低頭  
謂此心 豎立 不宜 吾不得見也 居者為社稷之守 行者為羈  
起放所 謀反 常 宜 吾不得見也 居者為社稷之守 行者為羈  
綏之僕 其亦可也 何必罪 居者國君而 離匹夫 懼者甚 衆矣

此亦假借義  
行格聯五  
文德用者  
人頭須兩  
見須兩  
總分兩  
德德兩  
理會精  
午晉師軍於虛柳  
於郇縣東有桑泉城  
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王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

侯人以告公遠見之耳不一其人悲憤無親於此驗之秋人  
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伯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  
於季隗只點一筵而備詳叙叙隗並無一句迴顧起  
射起筵也子餘言晉臣同是春秋得因秋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微臣  
子餘已制晉助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  
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輕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欺  
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曰尤而效之罪又介母不求知

讀左補義

卷十一 僖公

侯人以其出怨言不食其食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  
何惟達言於文公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  
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也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  
不獲以綿上無有綿上城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也善人  
此五節為一大篇叙晉侯得國後事以君臣夫婦兩意間  
寫明寫暗寫總以趙姬斥子餘得寵而忘舊句為主首節  
就言子犯與齊姜謀醉重耳遣之及醒乃以戈逐子犯此  
可謂其安樂乎子犯急流勇退趙文子謂見利不顧其君  
非也蓋已知其必忘舊矣及朝武宮殺子圍正得寵之日  
也固以助我昔為功害我者為備從亡者為德惡懷者  
為怨方欲遠逐夫人大施報復然國勢新立秦師既歸固

不能無艱疏也 二三節當合為一大段得國之後又賴  
岳翁削平內患故親逆新昏分外加禮而却以寺人頭須  
兩番危厲之言叙在前後以見怨不必報而深慨晉文之  
不然也 第四節是寫季隗事復國之功秦厲第一披則  
錄其告難之德而赦其斬社豎則予其求納之功而忘其  
竊藏公於報施可謂明甚若狄之季隗為公元加請終待  
子固有德無怨者也乃聽其自歸而以視夫人嬴氏炎涼  
迥別因借趙姬之斥子餘者曰得寵而忘舊遂為晉文之  
斷家 未節述介之推事暗照齊姜殺驪姜警懷安與  
子犯謀遣公子高出季隗一等其肯向得寵忘舊者享一  
日之庸福耶桓公既卒孝又不材齊不見歸晉不之逆而

讀左補義

卷十一 僖公

美終老齊官明人詩云精練之妻何如此貧賤之交可知  
矣能不察介推之心耶蓋上節專言夫婦已照起君臣此  
節專言君臣已照射夫婦推言復國由於天命於貪天為  
己力者一番痛斥又云且出怨言不食其食語為齊姜  
吐氣然則晉侯賞功凡寺人豎子並樂自獻而變然物表  
者一介之推晉侯歸國凡君臣患難絲羅相締者無不漸  
至而夷然不府者一齊姜篇中血不明點姜氏但將其事  
之子犯入手一寫令人想見與謀者何人末節詳述推事  
恍然筆墨中有一無字之齊姜也總歸到得寵忘舊木直  
綿土志過之言怡與白水之誓相感而終寂然於妾月謂  
忘舊也 傳每以今事補前事寺人求殺於此方說明文



前檢作二人  
之誤

極高喻也  
左

王替廢陳氏。叔桃子曰：我實使狄，其怨我，遂奉大  
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周禮王之御，將禦之。王曰：先后，其  
謂我何？寧使諸侯圍之。王遂出及坎。飲。周禮大威反。國  
人納之。秋，顏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  
思父原伯毛伯富辰。原毛皆宋也。補註：夷狄犯京，雖獲大臣  
而當以其屬死之。王出適鄭，處於汜。襄城縣南。音凡。  
大叔以陳氏居於溫。

鄭不從王命，又執天子之使臣，其罪大矣。然何至使顏叔  
桃子出狄師伐鄭二千者？叔帶之私臣也。請滑伐鄭二事。  
皆叔帶使二子為之。朱氏睦釋曰：二子將欲叛王，皆為叔  
帶謀也。若果出王意，豈伐鄭而復出居於鄭耶？其說是也。

蓋滑久服於鄭，屢為衛文所誘，反覆不常，為衛請滑，知貪  
戾之鄭文，必不許也。伐之而鄭交離矣。因伐鄭以立陳，又  
替魄以怒狄，而叔帶於以坐受其盛。襄王仁孝性成，其  
於叔帶嫌怨，悉捐愛以心腹。故富辰兩次進規，皆所不納。  
辰諄諄於兄弟之國，曰：外禦其侮，又曰：民未忘禍，已陰如  
其誠而未敢顯斥，故危言刺之。而王不能喻也。叔帶之罪  
浮於象，其罪播王室，甚於管叔，兵已犯關，衛士欲闕，猶曰  
先后，其謂我何？幸而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譚伯指軀  
赴敵，王可適鄭，然其將貽以衛極之刃，鄭昭之矢矣。而  
曰：上慰先后，下傳書，以獲於王出之上，為王危之也。幸  
友至，雖而極，然其於象也，封之有庠，未聞長處，宮禁也。源

讀左補義

卷十一 僖公

五

字著眼

好云屏屏

前云三八律  
歷年長久故  
歷年長久故  
歷年長久故

王使來皆難

源而來未聞，諱於庭內也。襄王為於友愛而不能制之，以  
禮卒使好宮，禍國匪曰愛之其實害之。此非孝友之過，幸  
友而不知道，則不得為孝友也。

鄭子華之弟子，咸出奔宋。好聚鵠，冠聚鵠羽，以  
之服。疏云：鵠，鳥也。其羽，非法。使盜誘  
之八月，盜殺之於陳。宋之問，君子曰：服之不衷，猶身之災  
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彼人之德，不稱其服。子臧之  
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詩小雅，詒，遺也。  
遺，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下相，術為宜。疏云：此書大禹填文  
地，位，紇，不，伯，宜，鄭，伯，之，怨，也，引，書，天，地，喻，父，子，即，管，仲，子  
之，說，也。

呂東萊曰：鄭伯之怒不在冠也，特遇冠而發耳。已萌於子  
華賣國之時矣。按宣三年傳云：子臧得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人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  
子。鄭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事，祭  
賜以祭，胙之。有，喪，弔。喪，弔，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  
宋成公，賢君也。何至忘不共戴天之讎，而輕身朝楚？蓋齊  
桓既沒，晉霸未興，新敗之後，不得已為安宗社之計，共如  
楚也。不知若何吞聲飲泣，而強顏將事也。迨晉文初立，翻  
然歸晉，而楚遂為緡之圍。

冬，王使來，皆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按言母弟子  
之有寵者，子







命三日權便  
為示信之地  
國原信則  
國也為取人  
語耳誰信之  
取焉

何作為而深惜晉侯辭之不令一展其才及讀至過析圍  
商密機詐橫生遂虜子儀子邊夫乃知秦伯為之有其不  
及無或過也雖然以赴王室之難來以囚楚臣去辱周禮  
楚能世守之豈非霸者之羽翼哉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杜解問也出曰

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

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也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賈周守

夫於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狐毛為溫大夫

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杜解問也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

餒而弗食言其難且仁也故使處原從後

齊霸正盛多魚海師晉勦方新勃鞞預政柳州西山諸公

之論自是不刊或曰魏之對勃之以豆粥麥飯之感也不

知於翟於齊姻好看作等閒蓋驗何有子餘為從亡功臣

又為公增原守之問胸中已有成竹魏特箇小善稱之並

不說起大功若說大功則功臣不少何必得原當處其塔

蓋公唯其塔欲避其名此魏之巧於迎合也

讀左補義卷之十一終

讀左補義卷十二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恭

男 堃 校

僖公五

丁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向杜解齊地今山東莒州○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

弗及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齊之鄙齊○夏齊人伐我北鄙

見齊師之可畏而書簡可知書人齊君更文詳累不同大

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不可必全得歸本不可謂之假

借成皆以乞為名○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楚同姓國

城○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盟于向尋洮之盟也前年○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齊人怨之

宋納孝而公拒之又與楚為薄之會未聞遣一使於齊也

政齊孝來伐以此二盟為辭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詳洮之強大

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詳洮之強大

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詳洮之強大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讀左補義卷十二

創入太公以  
起桓公  
注云周子  
小人與王  
城桓桓而  
中開為無  
始者如以  
是以犯為  
抹云不許  
無以保  
以為不保  
委而齊之  
不加於  
則

王趾將辱於敵邑使下臣執事言執事不齊侯曰魯人恐  
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  
恃而不恐如商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  
請如當訓似也魯國語作齊魯注府藏對曰恃先王之  
室處但有積聚如懸磬也於幣古字通也  
命昔周公大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  
世世子孫無相害也哉哉在盟府大師職也之師兼主司  
官相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  
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共率桓之功我敵邑  
用不敢保察用此昔盟故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  
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齊伐西鄙公追齊至鄆故齊侯怒公前至魯境靡傲景况  
讀左補義 卷十二倍公 一

乃不敢以不肖子視君耳孝公如有血性定當發憤自雄  
為齊國繼嗣之主矣仁人之言其利至博非徒解魯難亦  
以訓齊侯尼山宋鍾大聖東魯先有至人此夫子所以痛  
恨於蔽賢之域文仲也  
東門襄仲城文仲如楚乞師注襄仲居東門故以為氏城  
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豈可  
荆舒是德矣斯作頌於前今誘荆伐齊是引封豕豺狼而  
噬我姻親也齊亦擾盟府之言復之和聖不深恨乎蓋退  
師則受命乞師不與知即此便是文仲蔽賢之實前不親  
謀柳下而使展喜是與君子臭味不親今乃身隨襄仲而  
獨見子玉是與小人氣類相合 齊宋絕無抗天子事而  
讀左補義 卷十二倍公 三  
云不臣大抵告難諸侯時二國未嘗奔問官守故辰以此  
為辭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社稷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  
封故亦世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軾有疾鬼神弗救而自  
竄于夔熊軾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夔子豈  
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子鬬宜申西帥師滅夔以夔  
子歸  
或曰經夔子不名夔無罪矣然則經書名者豈皆有罪而  
應滅乎不名告辭畧不知名也劉公是云衛頑東叔不敢  
祀后破魯祖周公不敢祀公劉祝融魯后稷鬻熊魯公劉  
寧可復責此二國耶楚特利其上地耳

楚系此也  
可無城之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楚師馬耳之出也。叛楚即晉自一十。四年朝楚為平至是叛楚即晉按先儒謂。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絳。

宋被圍六越月。嬰城死守。內外接應。必不肯與楚平也。觀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想見此時玉帛皮幣。整載八晉。而於秦於齊。又不知凡幾也。蓋殺父之讎。創鉅痛深。宗社之外。皆非所計。至城潰戰後。頑不敢出關。卒死於絳。而襄公嘆矣。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杜預左右謂。實桓公子莊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接使居穀。以逼齊。楚申公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孝公族。

都為城侯

魯之不讓。莫大於此。發仲為之也。然穀何嘗為魯有。蓋真雍於穀。以納雍者。誘雍以援魯者。誘魯伴與魯結。特著申叔一軍。伺其動靜。如奕者。閒閒置子。到後來。無非要著也。下篇狐偃曰。齊宋免矣。以成穀與圍宋。同觀。可見子犯。窺見楚人底衷。桓公六嬖之子。皆不材。七大夫桓餘子也。並仕於楚。可見名陵之盟。不特諸夏頌桓之功。即荆蠻犬豕。不服桓之德。

左補義 卷十二 倍公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立公。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而葬述。乙巳。公子遂帥師。八杞。地。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孔疏傳云。楚宋是楚子親來也。明年執曹伯之下。始云楚子。及諸侯圍。子玉去。宋是楚子去。後子玉獨留圍宋。耳。按此則圍宋者。皆

國運更無所主。名族。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疏云。魏檮。檮。侯。一。而。再。見。者。前。目。後。凡。常。例。也。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說見二十三公。申杞杞不共也。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在解前年。不廢喪紀禮也。不有廢。秋。入杞。實無禮也。共也。

倍公前趨於齊。今趨於楚。其於杞。則春來朝。而秋殘其國。煽強侮弱。何以安伯姬之心乎。公於天倫薄矣。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郢。杜預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且及食時也。子文也。子玉復治兵於蔣。子玉為令尹。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解以矢圍。

左補義 卷十二 倍公

老皆質子文。杜預謂老。知大夫。致子文。仗之酒。為賈伯。蘇。父。尙幼。後至不質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質子之。傳政於子。王曰。以靖國也。此舉其前。言以非之。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王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質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質何。後之。有。三百乘。二。下。五百人。按入者。戰勝而歸也。左。傳。之。役。以。後。勝。又。檢。入。二。息。大。子。不。謙。而。今。又。謙。楚。以。快。子。玉。而。說。他。語。也。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數。患。取。威。定。伯。於是。子。在。矣。馬。之。施。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衛。已。聞。是。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於。是。子。玉。於。彼。處。皆。地。言。常。以。春。蒐。禮。作。三。侯。使。役。以。備。於。是。子。玉。於。彼。處。皆。地。言。常。以。春。蒐。禮。作。三。



萬字... 城... 許衛侯欲與楚國人...

月已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城濮地楚殺其大夫得臣...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

襄牛... 晉楚之勝敗耳出居不過悅晉之辭... 自北至城濮本一篇文字以原軫將中軍上德也為綱篇... 末德攻正與此應先軫以下軍在拔置中軍出自獨斷無...







後用  
幼君子謂是盟也信也  
信  
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以文德  
教民而

踐士王宮之庭踐士別於京師要言曰皆喚助王室無相害也有諭變此  
盟明神神也之俾也使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宜孫無有老  
幼君子謂是盟也信也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以文德  
教民而

斯時楚氛益急周室及列國諸侯岌岌矣又不比齊桓之  
世止爭一鄒也城濮之戰楚師大創而二百餘年不受其  
非吞者皆一戰之力傳中語語歸重先軫軫為元帥晉文  
尊攘之功所從立也通篇以我可戰彼肯戰二意為主細  
分之為六大段自圍曹至分曹田為一段殺顛顛以上  
為人曹事以下為虐處曹衛以怒楚事區區之曹不能節  
克備侍與人為遷葬之謀管人兵力畧見一斑况從亡之

讀左補義

卷十二 僖公

南

臣奸命熟官則晉之諸將懼不可用後登有莘之虛晉侯  
及此慮以與楚戰能必勝乎便有不能無藉於外援意然  
齊秦兩大安能與我於是先軫定計使二國忽怨楚德宋  
晉宋齊秦遂合為一此在我有可戰之具也楚子居申  
至從晉師為第二段先軫以為楚愛曹衛必不釋宋之圍  
而楚子忽居于申且使子玉去宋豈棄曹衛不顧耶不知  
晉分田界宋之時即齊秦受賂晉楚之時去宋者從齊秦  
之請也即以復曹衛者使齊秦要晉晉或不從則齊秦之  
怨不在楚而在晉矣蓋楚子意在不戰故晉之謂矣之下  
定有一番命子玉之辭傳點明楚愛曹衛又點使子玉去  
宋則已緊括之矣而子玉意主於戰使伯楚復命以為撤

宋圍而請復曹衛曹衛未必復也吾愛曹衛不如濟師有  
之倘或不許即可決戰其意與楚子不合而不能難也故  
怒而少與之師不然楚成豈不足以制得臣哉觀子玉使  
告晉曰君復曹衛則臣亦釋宋圍固知早以此謀告楚子  
也而先軫又定計曹衛皆絕宛春見囚使子玉怒不可忍  
則無不戰也晉師退至次於城濮為第三段知子玉肯  
戰矣至此不妨故作紆回不敢忘楚君之惠退辟三舍其  
實明示之法以堅子玉之心且以我有禮形彼無禮陰激  
四國將士之怒觀下子犯云曲在彼子玉云今日必無晉  
可見楚師背鄙至詰朝將見為第四段在我可戰矣而  
晉侯怒而與諸將怒而楚惠忽而噩夢情恐于慮一失子犯

告以得天又云表裏山河必無害也蓋子犯為從亡元身  
言臨計從故先軫使之力承當可見晉侯審慎與剛愎  
之子玉正相反也晉車七百乘至癸酉而還為第五段  
蓋楚人據險而陳苟非誘之出不可以猝敗也晉師精銳  
在中軍元帥帥之而與公族皆為伏卒於是晉臣以下軍  
直衝陳蔡楚右師潰子玉進軍接戰孤毛豎二旆與之敵  
伴北二旆者中軍公族之旗也欒枝曳柴作大奔狀子玉  
基師煙塵漲天不見二旆以為公與原軫皆走麾師急馳  
猝然伏發原軫卻添起而橫擊之左師及中軍分為二首  
尾不顧而二狐以上軍夾攻子西欒枝復以下軍回擊楚  
遂不支子玉收卒不敢收左師亦潰然則將戰以前著著

讀左補義

卷十二 僖公

主

遂不支子玉收卒不敢收左師亦潰然則將戰以前著著





結得正大才  
專上三罪

厚之氣齊相與未齊者亦有所結矣。傳云：民服詩云：惠此者，德服其殺有異。若下篇則為臣。君命常沖矣。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詩大。

文刑三罪，顛頤何以獨載前篇。蓋顛違命在入曹時，則首段違命之誅，正映照後段無人不用命也。若晉楚交鋒，方寫兵力之盛，何處插入亡族好命之事。故另作一篇，而從前未到者，俱收於此。引詩以綏四方，正與下篇元咺之訟相對。殺士榮，刑滅莊子刑，及無辜擅作威福，四方所以不服也。覺晉自城濮之戰，獻俘校敵，受賞策勳，衛自城濮之後，死生罪獄，流離顛沛，兩篇並列，功首罪魁，一覽可見。冬會于溫，討不服也。按此為下文。

衛侯與元咺訟，莊子為坐，士榮為。寧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

一氣貫來如  
許殷勤手執  
衛侯却不言  
替人不與言  
人之執也

大士，而對官則合人合歸，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正。若今長吏有罪，衛侯不勝，子榮別鍼莊子謂衛侯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諸探室，別為衛子職，納案館焉。案不實，館厚也。案以盛本亦可盛食。案以元咺歸于衛立公子殺衛侯。

此討衛也。本元咺訟衛侯，而曰衛侯與元咺訟，猶天王狩于河陽之義。先叙為輔，為坐為大士，復叙殺士榮，刑滅莊子，免衛俞執衛侯，一似天子之庭，大司寇決獄，不待六聽入議而生者，死者死，忽插歸之於京師一語，方知決此獄者為強國之諸侯也。竊生殺之權，奈君臣之位，其惡與用節子同，其罪在國，陽樊之上。

此以國討為  
法以中律  
法以中律  
法以中律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待。王曰：「王侯，晉侯大合諸侯，得聖臣之禮，按補正云：行禮幸也。非也。傳加一且字，則此待自是田獵之謂。冬獵，日行，冬行之典，而諸侯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按：梁曰：諸會天子也。金天字。故書曰：天子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河陽實以屬晉，非魯有常所。故河陽非當狩之地。且明德也。王待地，天子待若云：恐守則不得言非地也。且明德也。以明晉之功，德接尊月之德也。王申公朝于王所。

河陽去京師不過百里，諸侯駐師於溫，至洛朝王，豈非東周盛事。齊桓初霸，秦人未嘗與衣冠之會。今既在列，同詣京師，使西郵雄長，知天澤之嚴，何至臨周北門，趨乘而過乎。乃重耳不明大義，軫僂不能以道齊君，徒知率諸侯見天子為尊王，而不知會天子為不臣。故魯史直稱晉侯召王也。夫子以天子自狩為文，一則全天子之尊，非諸侯所得會。一則諒其尊王之志，而深諒其名王之名，傳之釋經精矣。溫晉之賜邑，溫原還周，乃後日事。若此時，則孤溲方為溫大夫，蓋河陽之地，有賜晉者，有木賜者，泛舉河陽亦諱言溫也。總來地曰河陽，指一地曰溫。木通。

丁丑，諸侯會于平丘。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獲貨，歸史。豎侯，晉外史也。史使曰：以曹為解，按使之告晉侯曰：當復曹以自解。免則曹恒公為會而封異姓，封那。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君文王之子，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曹衛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衛已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合此三者，君

此以國討為  
法以中律  
法以中律  
法以中律

此以國討為法以中律法以中律法以中律

將若之何按隱然見解然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此討許也以圍許為主天王下狩陳蔡及鄭久服于楚者

畢朝許復不至宜伯主之間罪矣乃合十一國之師許終

從楚先備責諸侯之不用力非也伯主服諸侯禮刑信耳

三者無足視許以為一旦從晉不為弦黃之亡則為曹衛

之辱耳是以不服也中段詳叙曹事以釋經不予圍許之

義呂氏云桓文先破楚之黨與是故桓先有事於蔡文

先有事於曹衛左氏於蔡則曰為蔡姬故于曹衛則曰觀

裸與塊故毛舉細故而二公安攘之烈不章予謂非然也

曹衛非大惡晉交原只披楚之黨楚敗則可以復矣況已

告絕於楚乎乃衛則欲殺之也曹與衛同執不與備復

也其刻酷之心非有夙怨必不至此左氏灼見其故以著

其假公濟私之實至齊桓之於蔡姬乃假以為名使楚人

不覺非可以一律論也或謂衛侯歸國經以殺叔武名

之曹伯歸國以行賂名之豈知鄭世子忽衛侯衍其復歸

豈亦以殺弟名乎衛成之歸亦以賂何獨曹也夫不責愛

賂之晉而專責乞命之曹以臣子不得已之苦衷而適貽

君父以斥名之辱恐朱必然毛西河謂出奔歸國例當書

名至何以例稱名竟未之及愚按出奔歸國危疑之際所

當慎也故特書名宋真宗初立時宰相呂端平身殿下請

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即此意也否則衛太

子至闕下成帝子在民間鴻鵠易勝言哉

讀左補義卷十二信公

三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

行徐經世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

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擊二音計

讀左補義卷十二終

三







案德一層虛  
說功一層

澗于魯泉無役不從晉侯自衛在策命後威福由已其龍  
過于天子得志于諸侯穆皆親見之忌心已不可遏晉侯  
伐鍾獨與秦偕其實昏姻之好已離也燭之武戲破秦伯  
之意言亡鄭于秦無益有害其最得力處在行李往來數  
語蓋秦伯有志東畧主盟中夏東道主三字正中肺腑又  
以前日之晉一證既修其雄心又動其夙怨秦伯聞之覺  
從前無役不從大非爲己之策固與之盟結鄭好也且爲  
之成圖中原也自此秦晉交兵七十餘年晉失秦援反增  
一敵秦師暴骨毒遍生靈非均失策哉末叙鄭公子蘭事  
不忍與固宗國晉人不奪其志使之待命於東皆有古人  
之風焉鄭人逆蘭爲太子而求成于晉可知鄭本服晉此

讀左補義

卷十三倍公

五

行殊可不必也此端結全篇以發明聖經罪晉之義  
穆卽此一事主鄭祀者非穆而誰左氏凡爲人立傳必于  
其根本處說起至穆公奔晉之由及所以得國皆于卒時  
敘明

冬王使周公問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醴。昌歆昌蒲道自然  
形醴虎○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  
敬其上聲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  
象其德薦五味恭嘉穀醴醴虎形以獻其功嘉穀熬稻黍也以  
象武也按象德獻功分書之者吾何以堪之  
疏云五文也獻謂旌表之也  
天子享諸侯之禮而魯用之享賓此與歌淮露彤弓同故  
周公言已不敢當而魯之失禮自見杜解既不甚明而孔  
疏誤引周官掌客王巡守主國之君供膳百官從者之禮

與叙斷法相  
配

遂致傳旨全晦不知昌歆卽醴人所謂昌木是也嘉穀形  
醴卽籩人所謂曰黑形醴是也王者祭祀賓客皆用之諸  
侯不得僭也諸侯但朝王所王遂使三公兼冢宰者下  
聘朝主兼及與朝之列侯周室陵夷極矣周公爲天子大  
臣叩命至魯亦自知其非禮乎齊桓之朝王禁明而王臣  
不下聘者六十年晉霸之不如桓也豈一二數哉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隱桓以來王臣聘魯者凡六皆不報聘也周公至而襄仲  
往見魯周有人諸侯不敢肆然公不親行非禮也聘周聘  
晉皆初事也襄仲兩事兼出傳著一初字于聘晉而周言  
將不言初晉近於周也傳蓋體經遂字之義

讀左補義

卷十三倍公

六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稱膠三十八年晉文討  
是乃以使滅文仲往宿於重館地名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  
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  
於齊曹地也文仲不書請田而已非聘享會襄仲如晉拜  
曹田也  
或疑晉侯既執其君安得復分其田况魯無功於晉安得





盟主而與頻交可乎駭乎為向成交相見之漸矣傳  
特嘗之世也春秋楚與秦皆為中國忠然秦可平  
而楚必不可平秦足以禦楚平楚則無王矣文公志驕  
而意致有此失後之構怨于秦而置楚不問使楚得接秦  
以傲晉皆此平基之也

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不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在晉國也曲沃有晉官地故為空棺禮諸侯五日而殯據經文公以已邪卒下棺十有聲如牛鳴呼口反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狄我擊之必大捷焉自偃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大曰鄭人使我掌其柩

讀左補義 卷十三 僖公

門之管也若謂師以來國可得也秦楚曲不在晉穆公訪諸秦叔夫秦大秦叔曰勞師以冀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按遠主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恃心謂此兩句得精審按恃心謂一時恃之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昔亦如之公辭焉其言曰孟明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世族稱百里名視字孟明也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雨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在手曰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疏按補正淮南子以中壽塞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今河南水寧縣北有殺山殺有二陵焉曰陵其南凌夏后皋之墓也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

此也

師途東  
此為滅滑敗殺張本當連下二篇讀皆力寓蹇叔也春秋凡講信修睦不忍殘民構怨者聖人予之蹇叔之言聖人之所予者也穆公不用兵連嗣結夫子錄秦誓一則為梅過用人之法一則為懷諫棄師之戒左氏謂此義故處處歸注蹇叔而此一篇首段秦師欲東其謀甚闕而極已有蹇偃已先覺諸大夫已知而杞子乃曰潛師而來也秦欲伐鄭鄭尚不聞而蹇叔提出晉人禦師必於殺明見于里之外而秦伯則曰爾何知也南陵北陵說得蹇叔可

讀左補義 卷十三 僖公  
據一以感動秦伯使止三帥之行一則明告三帥使鄭不利或可欲兵而歸也秦師遂東在三帥自是與會踴躍在蹇叔心目中已注殺尸

甲申三寸有三年春王一月秦八人滑性變滅而書八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戲補正及者疎夷狄之辭已齊晉文公秋侵齊公伐邾按以大將特告故書人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取晉冀後州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今山西太谷縣公薨于小寢丙申也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傳誤甚不之此也從於推正月朔月分大小非壬亥日則於十一月明矣此以經詳也

實時失也周十一月九月補正九月十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日而附霜不設草字悔實此洪範所謂恆煇者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三十二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北門左右免胄而下兵

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

勇○輕遺政反○釋則寡謀無禮則脫也入險而脫又不能

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

十二犒師必有以先之釋以輕先重故獻牛而以四韋先

曰寡君聞吾子將步也師出於敗邑故犒從者不勝也

邑為從者之淹也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

且使遽車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夫之舍

卷十三傳公

秣馬矣使兵武士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

資餼章竭矣謂牛羊家為吾子之將行也示知鄭之有

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問微邑

若何使秦成自取麋鹿以為行資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

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

滅滑而還

此為八滑傳事厲兵秣馬以上所謂鄭必知之也奔宋以

上所謂遠主備之也孟明日以下所謂必有悖心也一似

為蹇叔之言字字左證而以北門起乘起何也曰亦寫蹇

叔也三帥如憶蹇叔臨行一哭自當分外持重雖伐鄭無

功何至二陵暴骨乃恣睢自由無有天王何况盟主遂助

此篇屬蹇叔

笑於孺子之王孫由其狎侮老成之蹇叔鄭知秦師由

弦高告之是用明寫故視客辭客奔字字實實下假知

有秦師是用暗寫故下假何以知之並不提明然其暗寫

處却用明說云有西師云擊之大捷絕不作一含糊語蓋

不如是不足以一諸大夫之心其明寫處却用暗說弦高

犒師並不說其襲鄭皇武辭客並不指其內應使之自會

不如是安能談笑而使之奔也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在解

朝馮臣問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為公如

看原曰秦違蹇叔而以食勸民天奉在解

得最良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遠天不祥必伐秦師

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子言以君死

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謂諸侯秦則無禮何施之為

施不足顧已吾聞之一曰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

死君乎謂背君言不可遂發命遠與妻戎子墨衰經晉文公未葬故

服從戎梁卻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

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後遂當以為俗文晉文公始適秦秦穆請三帥孟明日彼

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

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

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也卒而

忍字校前明

忍字校前明

陽虛父追之及濟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使

以遠遷叔結 秦伯有爭朝之心杞子戍鄭為規取東

免諸國陸既也。軍實而長寇離亡無日矣不願而睡公使  
陽虛父追之及濟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使  
孟明謂曰孟明謂曰君之惠不以戰也。臣雖欲戰血塗  
而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待之鄭師而哭  
曰孤遠遷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  
夫何罪。按前惟停止也言且言不以一責也掩大德  
此釋經敗敵之義歸重寔叔以深罪秦伯也故以遠遷叔  
起以遠遷叔結 秦伯有爭朝之心杞子戍鄭為規取東

南之計猶楚申叔戌救之謀也然東距於晉動見擊肘至  
晉文已卒謂襄公在堂握中一軍取鄭東諸侯皆可畏  
寔叔之謀所以不用也孟明恃勇貪功之徒過周越乘見  
其無王無故滅滑見其不義三年拜賜見秦穆得怨殃民  
皆由此輩後思此秦之所謂良臣孟子之所謂民賊苟非  
般之敗將觀兵問鼎何獨楚旅哉故文之弱在城濮襄之  
繼弱在穢

滑為文王之後齊桓時同盟於幽後鄭膏八滑蓋近鄭而  
降於晉者秦滅之而盟士不問則禍業荒矣故敗之是也  
則縱學將事亦是也而吾為先抄晉者以其處之之道未  
能盡善也滑兄弟之國秦不得而入之晉亦不得而有之  
也齊桓之存三亡國義聲震於天下乃秦人之晉有之是  
滅滑者不在秦而在晉矣惡足以服秦穆之心哉夫伐秦

師公義也報秦施私恩也公義既伸則亦當憶其私恩  
三帥而歸之予以文告如後呂相所謂懼社稷之隕而願  
故罪於穆公者行諸實事夫何待文嬴之請也夫秦晉喪  
惡公矣穆姬登空履薪而惠公平歸麻之請夫亦有自也  
且先軫誤矣楚吾寵輝也秦吾昏姻也昏姻而及此吾之  
不幸也既敗秦師而猶視為寇讎不至七十年兵連禍結  
而不止也吾視為寇讎楚轉為昏姻以謀我而晉卒為楚  
弱謀及子孫者顧如是乎迫不願而睡自討而殉雖曰補  
過更為吾者失一良佐矣先軫曰數世之患吾於先軫亦  
云 敵之敗公毅云匹馬雙輪無反者而傳於前篇曰余  
收爾骨焉下取王官曰封穀尸而已必不以全軍覆沒等

語經入簡編一則恐啓嗜殺一則不忍形骸也  
狄侵齊因晉伐也伯主時後整頓如何成中國  
公伐狄取晉妻以報升陞之後十二年 狄人不設備秋襄  
仲復伐狄 晉亦曰晉喪

因晉喪也一語為兩傳主勝傳若曰魯猶狄也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自狄于  
先軫曰夫逞志於君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胃  
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首面如生其有初自季季使過  
齊巴按今山西河 見莫缺據也其妻籠野饋之敬相待如  
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  
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承事如祭敬也仁之則也

公曰其父有罪可乎  
公在二十四年  
對曰舜之罪也  
其舉也與禹  
子不祇兄不支弟不共不相及也  
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  
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  
先茅之懸賞  
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黃  
先軫恐不願而睡強敵之患未除無君之慚已伏入狄死  
之以明國有常刑一若烟知後此六卿專政而豫杜其幾  
也故殺之役先軫定議而履世之霸基立箕之役先軫捐  
軀而百世之臣道明使得聞聖賢之道則文襄之業豈止

讀左補義

卷十三 僖公

七

是哉 文襄之用卻缺有齊桓舍射鈞之風焉然鮑叔於  
管子信之平生而胥臣於卻缺得於俄頃較勝一籌矣當  
是時勳舊才望之臣衆矣而中軍之將獨使且居襄職非  
有薦剡出自心其後生新進遂躋居子犯子餘之上而子  
餘且為其佐是孤趙之公衛心私正與高國同  
先軫大功偉節凜凜生氣與欲弑晉侯者不啻天淵之隔  
而二子皆賢均為簡用君無成心國無異議此其所以相  
繼而世霸也 狄之強壯矣中原無不受毒自邢衛黎之  
滅且助叔帶以伐天王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宿辰身與其  
難相文不能加以一矢也今乘晉告喪有秦師遂伐晉至  
箕箕晉地也而晉侯率師大敗之其後狄遂備備震聲此

一役也紹桓文之業而有功於天下者大也傳故力表先  
軫卻缺之功以發明聖經節取是戰之義善人不可以規將  
告也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就所安不  
終于寢

讀左補義

卷十三 僖公

六

魯頌信公諸善政無不緘惡豈載有其過之無不及也故  
諸事皆不必善即僭邪禘亦未嘗善始郊始禘也其書者  
因事變而紀之耳然則先君之過未嘗不諱而先君之善  
夫豈忍沒之  
晉陳鄭伐許討其賊於楚也  
襄公繼厥敗秦敗狄復伐許以威楚許自是不貳晉文可  
謂有子矣書人君不親將也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環  
楚門于栢扶之門取覆于周氏之在也水外僕堯屯禽之  
以獻穀以文夫人欲而葬之鄆城之下言穆公所以窆有  
國鄆城古鄆國按今河南  
密城東北○鄆古外反

煨以楚師求國。今尹乘勝至鄒，不難唾手得也。乃博得一  
坏乾土，可爲千古炯鑒，以視不忍伐宗國之子，藹相去霄  
壤，歟而藹享國於此見之。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水名而軍。陽子  
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  
吾退舍，子濟而陳。」欲辭楚使渡，速唯命，不然紆緩也。我老師  
費財亦無益也。師久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  
人無信，牛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楚退欲陽  
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謂子上曰：「受  
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  
夾泚而軍，彼此各不敢渡。師老財匱，皆非所利。處父實畏

續左補義

卷十三 僖公

九

楚師故與之相要而楚不敢渡，渡焉以待者，示以欲薄之  
形，使其必出於紆我。一策豈知楚師竟退，即硬坐以遁之  
名，此卑瑣之計，令人賤感，軫假所不爲也。侵蔡之役，經  
何以不書？蓋晉既無功，楚未得志，未嘗來告，魯史不得而  
詳也。

葬僖公。緩曰：「葬僖公，今年十一月，葬文元年四月，作主，非禮也。  
劉原父曰：當以緩作主，爲何此傳文？年二月，作僖公主之。  
義卒哭而禫，禫而作主，過期之期，故曰緩。緩作僖之緩，無  
人不知。作主當於葬後，凡君薨，卒哭而禫，而作主，特  
遲至明年，則尤緩。當於葬後，凡君薨，卒哭而禫，而作主，特  
祀於主，附於父母之喪，無時既虞，乃卒哭，謂卒此無時之  
成云。諸侯五月而葬，葬後，凡君薨，卒哭而禫，而作主，特  
之後，明日爲卒，哭之祭，三年，卒哭，又太，乃皆同於吉，讀禮通  
考，爾後練，禫之祭，特，死者於主，至除喪之後，乃始遷主。

於新廟而行，亦嘗禫於廟，其所謂廟，乃喪畢遷主之新廟  
也。核此，述魯史相傳之例，其實禮不王不禫，王者禫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非三年喪畢之祭也。且禫於大祖之廟，  
非禫於新廟也。左氏以經有吉禫，莊公之女，據魯禫言之耳。  
杜預欲伸其天子無三年喪之說，謂卒哭之後，四時常祭，  
如舊，此與王制喪三年不祭，小記喪者不祭，曾子問兩言  
總不祭，論語三年不爲禮樂，無不相戾，其謬夫人知之矣。

其云新死之神，附之于祖，而木主特用喪禮祭於寢，此本  
服虔鄭康成之說，先儒多從之。讀禮通考言之甚詳，然終  
不如萬氏之以經證經也。大意謂禫廟後，如遷主於寢，傳  
言特祭於寢，可矣。何以言主已禫廟，言主則在廟中可  
知也。且反寢爲禮之大節，士虞記自虞至禫，無不縷述而  
獨無遷寢之文，又檀弓收練而禫，周卒哭而禫，孔子善殷

續左補義

卷十三 僖公

十

亦以既禫以後，親日以遠，周之遯，不如殷之紆也。若主仍  
反寢，則孔子何必善殷？又曾子問已葬而世子生，大宰大  
宗從大祝而告於廟，三月乃名於廟，云已葬，虞禫之後也。  
禫廟，廟也。主禫乎祖，即將來之禫廟，故云告於廟。若主猶  
在寢，當云告於寢耳。安得言禫乎？朱子從鄭說，謂主反於  
寢，猶目上食，以展孝思。夫上食不徹几筵，乃殯宮朝夕之  
奠，反哭之後，不奠，夫既不奠矣，主猶在寢，得毋襲乎？檀弓  
云：虞而立尸有几筵，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  
故而諱，新傳曰：周人以諱事神，若反寢而朝夕上食，仍以  
人道事之，非以神道矣。孔氏謂卒哭則不復饋食，是也。公  
羊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栗主藏主也。何休謂明年練祭。



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粟。也。蓋。惟。虞。主。在。廟。故。埋。之。於。廟。中。之。兩。階。練。主。亦。在。廟。故。祭。畢。而。藏。於。廟。之。西。壁。皆。廟。中。也。非。寢。也。故。未。葬。有。反。哭。於。寢。之。禮。耐。廟。無。反。主。於。寢。之。事。此。皆。以。經。釋。經。也。然。謂。當。耐。練。時。即。遷。廟。亦。未。盡。合。陳。氏。曰。耐。者。附。也。言。耐。祭。於。祖。也。士。虞。記。曰。耐。耐。爾。於。爾。皇。祖。某。甫。明。日。以。其。班。耐。又。有。兩。告。之。文。是。耐。主。時。祖。主。未。遷。之。明。證。也。則。廟。猶。祖。廟。而。非。新。死。者。之。廟。新。主。既。不。可。與。祖。並。居。又。不。可。旁。列。以。失。其。尊。當。別。為。一。室。以。奉。耐。主。期。年。易。以。練。主。皆。在。廟。中。若。後。世。之。同。堂。異。室。者。其。自。故。處。而。遷。于。新。廟。則。既。禫。之。後。也。遷。廟。必。於。既。禫。之。後。者。耐。祭。之。後。有。大。小。祥。禫。三。祭。小。祥。不。旅。剛。大。祥。無。無。算。爵。

請左補義

卷一三

三

冠服雖趨於吉而未純乎吉。禫後則純乎吉也。故賈造服。度。范。寧。呂。與。叔。謂。三。年。喪。畢。而。後。遷。廟。也。是。杜。云。三。年。遷。廟。皆。同。於。吉。其。說。之。可。從。者。也。

請左補義卷十三終

請左補義卷十四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恭 堉 球 校

文公孔名與僖公之子。夫人聲姜。所生以襄。乙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即位不可噴年無君。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毛伯來錫命。命毛伯。伯。侯。為。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得。臣。如。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戚。邑。孫。開。川。北。有。之。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賴。商。臣。立。夏。倫。反。玉。

請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公孫敖如齊

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夫。魯。大。開。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食。子。視。供。養。者。也。收。子。難。也。豐。下。方。必。有。後。於。魯。國。奔。莒。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惟。步。歷。之。始。以。為。術。之。端。首。春。之。日。三。百。六。十。有。積。而。為。閏。故。言。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四。時。無。事。無。悖。亂。正。於。中。民。則。不。惑。不。失。其。常。故。無。疑。或。歸。餘。於。終。事。則。不。悖。一。歲。三。百。六。十。日。常。數。也。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是。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是。為。朔。虛。以。氣。盈。朔。虛。之。

以二子收也。叔服曰穀也。見其異日矣。

餘日積而成閏。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也。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閏月有節氣。無中氣。閏月之前中氣在晦。閏月之後中氣在朔。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為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為閏。然則隨斗所指兩辰之間。即以為閏月。不必定歸於十有二月也。春秋時。歷法尙疎。不論中氣有無。但積其餘日。至二年強半之後。輒歸之於歲終。十有二月置閏。故凡經傳之文。言閏。不言月者。言閏。則歲之終可知也。今置閏。在三月。或者在兩辰之間乎。然非當時歷法。故史以為非禮。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莊公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見知僖公未年傳宜在此下

王使毛伯衛來錫命。命命以錫也。是役而進命之。此年則諸侯繼世。必命之天子。喪畢以士服。是也。叔孫得臣如周。拜命。見天子錫命之。載是也。以錫是也。叔孫得臣如周。拜命。在喪非錫命之時。未朝無錫命之禮。然則公將奈何。遺得臣往拜辭。服闋。以士服。受命而歸。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大夫衛侯鄭伐。衛侯及匡我今河南扶溝。齊襄公既祥而小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衛侯從告。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今不朝。于效衛。致禍時王。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在溫。故勸之。且子餘反。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溫。先且居。晉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大夫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凡伐求和。不說大甚。故使報伐。示已力足。衛孔達帥師伐晉。以距晉。林解之。謂我為衛。衛求和。衛孔達帥師伐晉。

經書衛人伐晉。可知諸侯之說其詳。

結句括全

君子以為古者。越國而謀。按古者事機未明。則往謀於人。於謀。但言衛成遠謀之不必。若今日時勢。惟力相向。何待而陳共。盡策之不載可見。

天下諸侯無朝王者。晉一行之。欲以此服諸侯。當來告。而經制之。可也。傳曰。晉侯祥。則三年之喪未終。非介圭入觀之時。東萊又以伐衛而行。朝王非其本意。然此猶非聖人所深求也。傳曰。朝王於溫。溫者。晉之賜邑。在南陽之內。去王都百里。杜註云。時王在溫。王何以在溫。蓋晉侯新立。王欲結歡於晉。聞其至南陽。而欲親勞之。故臨其賜邑也。襄暉乃父之故習。不朝王於京師。而朝於溫。不得為朝王矣。君子以為古。蓋發明聖人交罪晉衛之義。周初盛時。諸侯行朝禮於天子。晉衛皆侯爵。無相朝者。今則盟主是崇矣。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論時不朝伐其與國。非取禍之逆乎。一則譏晉喪全昧古道。而刻以求人。一則譏衛成不識時宜。而違欲反古也。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商臣少。而又多愛。然乃亂也。楚國之舉也。恆在少者。且是人也。雖目而射。聲忍人也。不能忍。行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商臣而然。大子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成王妹嫁於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發也。役夫。稱。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職不能事。曰。不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謂。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

周云楚成有七失。宗社大計欲行之。不人失一不勝。其言使潘崇。先三及欲。立失因以。去五使江芊。以潘崇為。師失七。





侯是霸主無諸侯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逆祀也

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

鬼大故鬼小

順也躋聖賢明也

不順祀國之大事也

久矣也

后稷也

皇美后帝也

親而先帝也

讀左補義

卷十四文公

於姑姊問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意按此以此詩證之

者三下展禽也

居三不知也

魯秉禮之國忽為逆祀

湯文武引頌引詩

皆發明經文躋字之義

縱之文仲經之也

其事者為夏父弗忌

一逆祀也 結字已盡 逆祀之由 明之於中 正其明於 順也躋聖 非祀之禮 足動君子 禮也躋聖 交指防子 信也躋聖 上祀禮字 闕者闕不 陳于傳

之君子篇中引證與故夫豈肆業而忘之而竟為小人所

惑則餘子何誅焉通篇未嘗提出文仲至夫子斥為逆

祀躋字刺著文仲且將文仲一生罪案托出千載下使

竊位者無可容身弗忌意在迎合時君而文仲以為新

鬼果大而奮鬼果小也故與居蔡祀爨居同一可鄙若謂

仲亦弗忌之心宜不至此故夫子不以為不仁而譏其不

知也

買公彥曰文二年躋僖公謂以惠公為昭隱公為穆桓公

為昭莊公為穆閔公為昭僖公為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上

為昭以閔為穆故云逆祀

高抑崇曰凡人君以兄弟為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為

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者

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之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

則以兄弟治之人民土地則歸之已而父子之禮則恥不

為豈所以重受國之意也

徐氏讀禮通考云公羊謂先禘而後祖穀梁謂先親而後

祖是明指閔公為禘僖公為父矣左氏子雖齊聖不先父

食其義亦然而杜預范甯孔穎達諸家皆不明其義何休

楊士助得之而亦未盡惟賈公彥家人掌公墓之疏最得

三傳之意蓋僖離閔之庶兄而既承其統則降而為子矣

閔雖文之從父而既子平伯則尊而為祖矣王侯之家臣

子一例當其生也既可以諸父兄弟為臣則其死也豈不

可以諸父兄弟為子故弟而繼兄之統弟即子也即兄而繼弟之統兄亦子也今文公躋僖於閔上是躋禘於祖上矣若如杜范諸子之解與三傳祖禘之義不相刺謬哉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說本孔疏然考之春秋則兄弟自異昭穆隱桓兄弟也如兄弟同為一廟丹楹刻桷何獨桓宮則桓雖狀而居隱於禘也閔僖不分祖禘則僖何以為閔服三年之喪是僖雖兄而自安於子也說者泥大事太廟一語遂謂閔僖同班不過合食時升僖主於閔主之上耳是昭穆原未嘗紊則國語載魯有司何為責弗忌以非昭穆也蓋大事太廟之後僖主歸祖閔主歸禘素君臣之分亂父子之經其悖逆莫大於此故曰逆祀也或又慮

讀左補義 卷十四文公

兄弟而降為子則諸弟諸孫當並降而廟中子姓之前後亂矣曰所降者止繼統者耳僖為閔嗣文為僖子文之諸弟諸子仍以其班為次而不得視繼統者為升降蓋族人

也兄弟六人為君亦六代祀祖禘矣假如非六人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即如此言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上繼先君而五君終為無後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哉王者上承天命諸侯上承天子與士大夫不同心無窮而義有所止崑山通考本之僑先其說為甚允也或有謂僖父未立而桓王嗣若桓王之崩仍居孫之昭則僖父未嘗為君似未可入廟若居穆廟則禘其祖矣又何誅乎衛出公此議禮者一大公案按本甲為揚孫而伊訓曰祗見厥祖又曰明言烈祖之德何嘗以揚為考而奉於廟廟也蓋當時桓王宜奉僖父於廟春秋母以子貴之

讀左補義 卷十四文公

說即從此起不然以祖為禘是無祖無父也而虛其廟亦有祖無父也雖桓王繼世為君不同開初然僖父儼然平王太子宜有天下同非宋濮王明與獻本為支子不得妄承大統者比也以洩父八廟廟豈非天理人情之至哉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任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彭衙秦地觀前年秦師伐晉晉侯邀於彭衙列陳與戰大敗之今年晉伐秦至彭衙設使秦師邀擊何至二邑見取而堅壁不出恣其逞欲而去明年秦取王官及郊晉師亦不出蓋秦伯有以感其心也不以克捷制勝為能此即悔心之萌轉慕為仁之機而晉之苛讎不已可知矣故傳節



官及郊。適符前。示晉以易從之勢。晉兵不出。莫凱西旋。進年伐晉之東。遂於此。結局傳云。遂新面戎。據其後。日且以見其無心東略也。于是從前晉師之哭。破涕為笑。炫耀張皇。若已敗晉師者。然蓋深有感於楚叔之言。而有釋兵保民之心。焉其歸功孟明。并歸功子桑者。乃穆公告國人。及誇西戎鄰國耳。全神則在求賢保國。不在乞乞之勇。夫也。自此晉侯伐秦。而不禦不報。斯真能改過矣。昔錄秦誓。大其改過也。傳體聖人厭兵之義。而贊歎湮泯。亦以其能改也。全謝山曰。宜從史記秦誓。作於封敝尸之後。聖人取之。正以其閉關息民。不與晉較也。

秋。雨。益。于。宋。隊。而。死。也。益。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

請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公羊云。何以書記異也。正與左合杜註。隊而死。不為災也。故不書宋災。殺梁曰。茅茨盡矣。徐逸曰。禾稼盡矣。又食屋之茅矣。甚之也。

楚師圍江。晉先侯伐楚。以救江。陳。傳。伊。人。冬。晉。以。江。故。告。于。周。之。威。以。成。定。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恒。公。周。叔。文。公。之。子。桓。公。書。示。成。名。不。親。伐。故。云。王。叔。文。公。不。知。何。王。之。子。桓。公。也。以。叔。為。氏。桓。公。也。王。叔。文。公。不。知。後。門。于。方。城。過。息。公。子。朱。江。之。帥。而。還。兵。解。故。晉。亦。還。先。儒。謂。救。江。遣。大。夫。明。年。伐。秦。則。君。親。將。比。事。以。觀。責。襄。重。于。報。怨。而。輕。于。救。患。襄。不。能。辭。也。若。胡。傳。罪。襄。不。能。合。諸。侯。以。救。江。不。知。江。偏。于。楚。非。鄭。宋。之。比。安。能。曠。日。待。諸。侯。之。集。又。云。秦。甲。出。武。關。時。秦。方。與。晉。為。敵。其。能。遠。出。耶。

一樓中伏後  
三樂字

只以賦詩歸  
樂字

孫氏責其不急救江而先伐楚。不知伐楚正救江也。不然子米安能解圍江之師耶。趙氏謂江滅于明年秋。則江之圍期歲矣。不知楚之伐江。正如泰山壓卵。江能守之一歲耶。吳氏謂揚言伐楚救江。而無其實。經書代楚以救江。知其有救江之實矣。夫楚之滅黃。齊桓不能救。而襄能致討。攻其方城。子朱旋師自救。知江圍之已解也。安得謂無功于江耶。至明年楚復滅江。而晉不能救。斯則其罪安得以明年之不救。謂今年之非救耶。

請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樂如之。初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登成。拜。皆。臣。君。降。階。再。拜。君。帶。之。乃。升。成。拜。公。賦。嘉。樂。取。其。騶。馭。拜。而。晉。侯。亦。降。階。辭。公。乃。俱。升。成。拜。公。賦。嘉。樂。取。其。騶。馭。

前及處父盟。詩不書公。而此如晉及晉侯盟。復至之者。見晉襄之能改過也。傳述其賓主辭讓。彼此賦詩。懼其無禮。卒歸于禮。以發明于晉侯之義。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註。明。婦。○。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宿。命。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人。方。歸。葬。稱。夫。人。葬。稱。小。君。仍。齊。史。之。文。而。不。可。知。先。儒。貶。稱。人。之。禮。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註。二。年。衛。獻。公。死。○。孔。達。歸。于。衛。○。衛。侯。欲。殺。之。○。孔。達。曰。○。我。之。死。○。衛。侯。不。能。免。之。○。故。免。之。



孔達以說晉帥傳夏衛侯如晉非禮也

傳亦嘉晉襄之能改過也不告故不書垂隴之盟魯衛受成魯既改盟衛亦釋憾孔達既歸衛侯拜嘉與魯之賦詩燕好相照

曹伯如晉會正公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

周官宰夫職歲終令羣吏正歲會月終令正月要註云正定也會正者一歲定額以為貢賦自齊桓官愛方物使自貢于天子晉文繼霸則效于列國而代之貢故諸侯于歲終皆朝晉會正舉曹者見小國皆然曹獨於春有他故也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社則使卿逆有君子是以知出

姜之不尤也信於魯也始來不見魯費故終不見魯人所以費也

左補義

卷十四

六

此處與前同論者不同

聘而賤逆之是身素信而壞其主也。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于楚保福。

春秋逆夫人。惟此年最略。胡傳謂譏同于喪昏則宣公之昏更速。何以書之。特許公羊以不稱夫人為娶大夫女。何以魯公之女亦適大夫。而書於策。穀梁以書婦姜似成婦而歸。謂公成禮于齊。故諱公。然宣公成公亦稱婦姜。未嘗成禮于齊。莫大于娶仇人之女。莊公親逆。姜未嘗諱公也。如果公自逆。而成禮于齊。致之莊公。初有間矣。而獨諱公子細按之。當以左氏為正。蓋不以鄉逆自卑。其配故不書夫人也。何以不書逆女。書逆女則當書婦姜。至矣。不

親迎于館不告廟不可以書至也。故于其始逆之時。即據其至之稱曰逆婦姜于齊。以明其簡禮之甚也。婦者對姑而言。如杞伯婚來求婦之類。非既婚而後謂之婦。姑在稱婦。文宣成三公皆奉母命行之。故皆云婦姜也。文公凡事誘于襄仲。而仲與厲氏比。時宜公長矣。故舉其小君而欲廢之。其于君之娶事。使之不敬。信于魯。仲之志也。殺惡及視兆於此矣。

罪晉也

便見何不移

皆秦穆之罪

秋晉侯伐秦。圍郿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王官役在前年陝西陰城縣東北有古新城。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郿。亦當在陰城。秦伯也。出次郿。正寢不來。去陰城。郿圍之。大不舉。過數日。秦伯過之。滅云。郿圍之亡。盡三日。哭大。夫練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於乎。吾自懼也。不肯故不

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七

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道又究度於四方之國。以求民莫引。詩正重秦伯之能。

晉伐秦。楚滅江。一時事也。經書滅江。干伐秦之前。見晉襄坐視江滅。不為救患之師。而為報怨之師也。傳稱滅江。干伐秦之後。而備記秦伯降服。出次。是秦不邀擊晉師。且有哀矜同盟之心。一若晉不伐秦。秦或救之也。若晉不能救。而復致秦不能救也。若皆發經深罪晉侯之義。晉侯盟主也。當知孰則晉王。孰則其君父。毒中原執慘。脩怨救患。孰急。晉襄正坐不能究度耳。傳以究度與秦伯。蓋患所當矜。怨不必報。民莫宜求。嗚呼。可懼。一一稱量得之。與

只執二時分  
斬而于六禮  
自見  
朝正天子獻  
功於王久不  
見此制則傳  
之使臣制見  
成則之禮不  
死復與

晉之合當務而樂禍奇仇者大相徑庭且以見寢兵保國  
天之所予而窮兵殘民將為天棄也

衛寧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淇露及彤弓在彤非禮之常  
示意故言為賦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私問對曰臣  
以爲肄業及之也賦詩子伴不知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  
教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淇露則天子當陽謂正德而治諸侯用命  
也諸侯敵也王所憐也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

彤弓一形矢百枚弓矢千以覺報宴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  
歌形弓以明報功今陪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君辱賜  
也之其敢干也大禮以自取戾也

魯自禧公偕邾禘用天子禮樂文公之世習爲固然寧子

來聘大樂以既嘉賓而一經評騭天經地義截然云敢干  
大禮以自取戾一切邾禘大路皆嘯破賦詩時不辭不  
答一似樂工對客肄業全不爲已設者然及行人之私然  
後說出不辭不答之故淇露彤弓分寫意在主不當用而  
詞則客不敢當可謂嚴而婉

冬成風覺爲明年王使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合且賄賄解珠玉日合合  
賄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及天戌喪故王使召伯來會  
葬名伯天子孤也夏公孫敖加晉秦人人都秋  
楚人滅六國名按今江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錫我立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合且賄召昭公來合葬按史謂

帶防歌六  
注著中原諸  
國  
王三十三  
一爲

王朝之殊禮也然施于成風王失甚  
矣疏云稱王稱天子一也  
初都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都  
定六年傳楚令尹子西遷郢于婿則婿終併於楚矣是時  
秦不滅之者亦以都鄰于楚不能越國而鄰也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仲歸子家帥師滅六冬楚公  
了變滅蓼國名按今在河南滅文仲間六與蓼滅曰泉陶  
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也傷二國之君不  
能建德結樞大國忽然而亡附注說云庭堅泉陶字馬示鄭  
日若庭堅即泉陶則文仲不應建言之庭氏易村謂庭堅鄭  
季文子語昭十六年錄叔孫貜子語皆見中國無伯識者

六夢偵近荆楚至今尚存一則其君猶能立國一則桓文  
繼霸楚不敢肆迫楚人滅江襄不能救商臣窺破自秋及  
冬連滅二國文仲善款二國無賢君而晉襄無霸志也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處在解遂之南獲嘉縣西北  
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厥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  
謂之周書附注漸書作潛音潛沈而潛退當剛克也夫子壹  
之其不沒乎陽子性天爲剛德猶不干時相願現在人乎且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華而不結實犯而聚怨剛則不可  
以定身按不能使身安而無危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爲  
處父傳

一以剛之正直猶恐聚怨處父陽竊剛之名而無其實則  
以剛濟慾是偽君子也安得不敗先從處父見殺趙盾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雖之之故叙明於此故殺處父傳將無授二字一點自足

晉趙成子傳世新上樂貞子樂枝下霍伯先日居中白

霍伯為先且居註不詳其本末意晉文之世以霍賜先軫  
乎且居將中軍五年不失為令子至其子先克則弗類矣  
云皆卒見老成彫謝朝局一更遂廢二軍權歸趙氏晉自  
此多事矣

經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杜解行父○秋

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驪卒明年子靈冬十月

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制也三月而葬○晉殺其大夫陽

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子狐孤○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讀左補義卷十四文公

六年春晉蒐于夷杜解合二軍五軍今合二軍復三軍之

制前年四卿使狐射姑將中軍且居趙盾佐之趙也

處父至自濕今始至改蒐于董晉地接今山西易中

且謂趙盾能日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

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賈佗不在五人之數

呂東萊曰晉之中軍帥秉國政如後世兼將相者初襄公

欲使士穀將中軍謀既定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乃

使狐射姑及處父至又以趙盾襄公全無所主頃刻間三

次改易大權何有喇致六卿分晉公室之衰兆於此矣

射姑為優之子其襲職中軍授且居與軫之例觀辰羸雙

于二君之語則榜材大任必至誤國陽子處大傅之位請

于公而黜之可也然以盾為能由黨於趙氏之故則不足

以服射姑之心矣制事典以下長言盾才大抵嚴刻之意

多平恕之風少祇以威制同官何嘗恤及民隱授之陽子

私其黨也又授太師賈佗文公以長事佗素有賢名使法

行而人服也夏之日於此見之

欲缺才德並優當時無出其右以缺易賈季則人心服而

晉國振實卿士殺先都輩皆有川之才可以不殺受顧命

舊好謀娶于陳故也

秦伯任好補綱穆卒。傳見秦卒以子車秦人夫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從死者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三子與

其廉反响似俊反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詩

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

死而棄民先王遺世猶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詩人雅言善人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

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以司牧民樹之風聲

樹立其風分之承物旌旗未暇以司牧民樹之風聲

律度鐘律度量所陳之藝極準也傳曰貢之無藝又曰貢獻無極

引也之表儀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先王教之防利與利

讀左補義卷十四文公

委也之常秩常道之以禮則使母失其土宜

後則命馮氏曰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

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征討東

以者穆公以之也蓋遺命使殉康公從其亂命耳詩及左

氏史記專罪秦穆風俗通謂任好因是證曰穆非末滅康

公以康之罪不待言也孫明復罪康而怨穆謬矣又應氏

蘇氏責三良輕於一死詩黃鳥云臨其穴惴惴其慄三良

本不肯死而移命於前康起于後惴惴其慄如生納瘡

中者然大三良非懼死懼死不得其所也秦穆有賢名而

此篇論生而水論死後

臨歿乃為此策紂不為之事故傳從王者誥法身後高一

層說而秦穆之罪莫可恕秦穆在位三十九年有罪四

焉食賂而舍重耳索賂而執惠公使晉臣弒逆登見晉民

肝膽塗地一也懷羸妻重耳迫之以不得不從遂使文公

亂天屬之大倫二也誤入燭之武東道主人之說二陵暴

骨三也死以三良為殉四也趙東山以秦穆為中國之罪

人是也而棄瓊取瑜則有大功二焉大義二焉納文公使

中原有繼霸之主與戰城濮楚師大創大功也師於河上

將納王會于踐土與朝王大義也

秋季文子行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開晉侯其人從

日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

讀左補義卷十四文公

八月乙亥香襄公卒盛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連年素

伐與國趙孟趙孟曰立公子雍弟杜邲之子好善而

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善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

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杼矣

變於二君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也在九

人其子何震也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

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

加後伯之以君故讓媿姑而上之世子故杜那讓使在已土

為國名地開以狄讓季隍而已次之故班在四文公託秋

時秦改後讓之然則社稷本在二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其  
賢於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  
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道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  
陳趙孟使殺諸郟與山西垣曲縣界○鄭支反

古之賢君宰輔得人托孤寄命委裝而天下治盾棄先君  
顧命而舍嫡立庶求君遠國固孔父荀息之所蓋稱也自  
此殺樂拒雍挑釁強國走士會先蔑後日開君臣之隙種  
種禍胎皆伏於此首段盾意已定追射姑遣使立其所私  
盾殺諸郟亦見立雍其本意也射姑之言童子羞之然得  
此一難將從前文公傳未盡之事叙出皆以後事補前事  
也 晉文閨門多賢婦齊姜杜祁尤人所難不比齊桓之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雷

如夫人者六人也儲位早定雖以文嬴之寵不為少動可  
謂知本矣而不置公子樂于秦者以秦之強挾其自出保  
無如宋莊之於突乎其預杜禍機事與齊桓相反使能  
如齊桓之壽考則秦楚無由乘機趙盾無由攬權而江滑  
六藜諸國至今存可也天不永年惜哉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杜解本中軍之帥易以為佐而知其無援於晉也  
少族九月賈季使續鞠居孤氏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  
侵官也易之故曰侵官

襄公已卒靈公未立當國者趙盾也當君薨聽於冢宰之  
日而射姑公然殺一大臣盾僅討操刃之鞠居而於發縱  
指使之元克縱之使逃又送其幣於所奔之國將使亂臣

夷之亂也

以忠為暗出  
忠未以勇知  
暗忠其言  
正極力為  
之也也  
所固知之  
矣反照可  
之戰不用

賊子授意於人事敗而已無與焉此大亂之道也處父剛  
而好犯盾未得志倚之以為一時之黨援權既入手除之  
以息將來之顧忌故殺一鞠居而其事已畢傳下無援二  
字已灼見盾之隱衷矣侵官者盾之所以告諸侯謂以國  
法討之而史以國殺書之也賈季將中軍處父一言而易  
盾將中軍保無有指執政之過而不利於盾者故於賈季  
殺處父以侵官告為後來者鑒使無敢發吾私也

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備伯杜祁不告賈季奔狄宣子使與  
驍送其幣同也故疏云杜祁者細弱之號 夷之蒐賈季戮與  
驍與驍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與驍曰不可吾聞前志有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雷  
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  
仇報有怨於彼不可釋彼人之子孫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  
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也豈可因其能在我以報私怨也  
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殺季家欲以除怨宜以私  
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蓋具其幣與其器用財  
賄親帥扞衛之送致諸竟

或謂盾知與驍怨於賈季有意使之令殺其幣因而殺與  
驍非也夫不正其罪於在國之日而誅其幣於出奔之時  
盾必不為然亦足以見盾之疎矣與驍不失為忠一則曰  
夫子之寵再則曰事夫子又以見驍不負盾後此盾實負  
驍也



如

此

正喻

八公族皆  
公孫固公孫鄭子公宮  
昭公即位而葬書  
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衆不名無罪

此段軍在  
公下而傳  
遂按先君  
立爲初而  
死起乃見  
勢若伏直  
殺文身

子爲司城以武公名廢華御事華元爲司寇族昭公不親信  
 之昭公將去羣公子死而遂改其道也始樂諫曰不可  
 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萬萬猶能  
 庇其本根附其傳以爲故君子以爲比九族兄弟喻况  
 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日尋所以量木  
 謂君之庇而縱放尋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  
 也誰敢搆或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  
 襄公之子孫昭殺公孫固公孫鄭子公宮二子在公宮故六  
 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印昭公昭公即位而葬書  
 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衆不名無罪  
 不名之例非  
 聖人褒貶

公族理不當去而勢亦不能去也昭公諒闇中欲如晉之  
 無畜羣公子是魁之亂也樂豫言以德則皆股肱也誰敢  
 搆去之則皆鮮仇也何但搆哉乃世之公族未嘗去  
 得一人而親厚之公孫先已尊矣兩人矣六卿和公室是  
 非名分皆造不言但求嗣君無事而已成公宋之賢君身  
 死未幾而嗣子不能存府傳有餘慨矣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人也無術故有呂卻之難  
 此解借二十乃多與之徒衛善晉不肯穆襄公母日抱  
 天子以啼于朝日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  
 求君將焉安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千宜子日先君奉  
 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愛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

卷十五文公

二

與二三字

任云假隊  
氣區下有  
昭公時之  
爲人不能  
者傳

此與極極  
言相對正  
罪趙所也

罪先與正  
罪所

怨欲使位子今君雖終言倫在耳而棄之若何宜子與諸大  
 夫皆忠穆且畏倫畏倫人乃肯先殘而立靈公以禦  
 秦師箕鄒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且居佐之射姑栢林父佐  
 二軍其將居守趙盾將先戎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  
 爲右及華陰行君之成車亦行故御右在職也按其先殘  
 俱不在軍而云先殘將下軍何以見也三軍將佐林父而外  
 足爲所模功君新立如秦師外至此時三軍將佐林父而外  
 諸將任宜子曰我持受秦秦則實也不受寇也既不愛矣而  
 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奪敵之心善謀也逐  
 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辱食早食於潛師夜  
 起解解解使柳按無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於刻首已丑

先殘奔秦士會從之從則先去也從則在河東當與利相  
 可見納不正者秦人之謀不孤充殘之使也栢林父止之日  
 今山西栢氏縣地。栢若胡反充殘之使也栢林父止之日  
 夫人大夫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  
 及栢將栢柳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察吾嘗同察敢不盡  
 心乎苟聽爲賦板之三章板詩夫雅其三章義取又弗聽及  
 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察故也栢伯  
 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先其其人口能亡人於國言能與  
 子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如用士季曰吾與之同罪公子與  
 國之非義之也將何見焉之言而從之及歸遂不見爲正刺  
 而不匡諫也出奔從石  
 此篇處處責重趙盾先提出秦送公子雍兵衛加盛而盾

卷十五文公

三

讀左補義

卷十五文公

四

之反恩爲仇不待言叙出言猶在开省却一大篇晉襄托孤文字而盾之負心不待言然傳不實盾於立靈之時而責盾於迎雍之日叙荀林父之言正以見盾誤國怒鄰而且及先蔑士會也傳蓋無一不刺盾而尤着眼在畏僂二字穆麻之啼豈足感動其心所懼雖怨甚多大義見討通國皆敵矣或以盾有悔過之心者誤也夫秦以昏姻之國文公所藉以伐楚者自彼之役兵連禍結至此秦人已閉關矣而盾忽爾挑釁並不告以立君而潛師敗之遂令僻晉益深楚人反得接秦以敝晉終春秋不解皆盾貽禍之烈也或曰安知晉不以立君告秦而康公不曉歟傳曰乃皆先蔑立靈公以禦秦師知盾之立意戰秦矣然則秦無過歟秦晉相去千里而葬有常期秦當令雍速發居襄公喪豈有求君於外八月遣使九閱月至晉猶保其無他變乎十月葬實諸侯會葬秦豈不聞之蓋康本喜事之主度會立君之功故固其不古立君遂挾雍而來歟然則盾之坐待其來而不豫爲之所尤不容誅孰謂可分咎於秦哉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買季問鄆舒杜預曰且讓其伐魯也趙宣子問於買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許氏翰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侵魯侯齊使宋衛晉襄既沒莫之忌矣趙衰以元勳父執佐且居卽此便見存容可愛盾則日長炎矣其烈正未有

附云襄公一  
開行已心折  
正子夏曰  
以見此人  
原不其快  
問來謀不得  
以爲對伐魯  
可畏

艾也買季立公子樂之言葬土也論趙盾之言月且也公私之異也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鄆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  
應侯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  
也其列公侯及卿大夫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杜氏曰公  
也其列公侯及卿大夫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杜氏曰公  
也其列公侯及卿大夫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杜氏曰公  
也其列公侯及卿大夫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杜氏曰公

讀左補義

卷十五文公

五

往可知矣

穆伯杜預曰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也教其婦聲已生惠叔戴已辛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爲襄仲杜預曰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杜預曰穆伯如莒治盟且爲仲逆及鄆陵莒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牙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

平二使仲舍之杜預曰舍不杜預曰公孫敖反之杜預曰復爲兄弟如初從之

爲明年公孫敖奔莒傳

放逐鄭子皙于南之先聲也子產能並罪之鄭所以治季文子方以事權假之魯所以亂

可云亂危凡  
皆原逐有







箕鄒父等之殺先克猶射姑之殺處父也盾不討射姑宜箕鄒效尤而起

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乙丑正月十九日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天子不私求不書王命未葬也日以年及葬雖已葬未葬年不得稱君項王求金不稱天王是也葬為葬雖年未葬亦不得稱君項王求金不稱天王是也

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公不親往而遣使共葬事非臣道矣杜以為禮非也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鄒父士殺刑得杜隱樂公耳人者衆爵據傳箕鄒父為首惡而經書及其義云何蓋先都士殺相繼就戮後始知箕鄒父并誅之則知鞠獄非一人定獄非一時而盾之黨盛矣蓋靈公方幼盾威福由已

讀左補義 卷十五 文公

無以駕馭人材而立功有用之器變為騁楚逆命之徒自是三軍將佐皆盾所置而晉勤益衰

范山杜解楚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鄒陳莊伯謂為伐鄒援也囚公子堅公子龍及樂耳三子鄒鄭及楚平

公子遂會晉趙盾朱華晉衛孔達許大夫救鄒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悛若會師雖伯國之卿亦稱人按卿不名成公

夏楚伐陳克壽邱陳邑在今河南以共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息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穀陳惛乃及楚平勝大故陳而請平也傳言晉君少楚中圖明年所以有厭難之會故不書○被扶廢反

連驚驚晉為秦寫宋幾忘繭目射蓋之楚至此忽起一峰使人驚愕城濮後楚不改窺北方者十五年於是而知文襄之功晉君少執政無志而寇辟戎心於是而知趙盾之罪盾將救鄒至鄒而楚師已平然是月伐鄒即於是月與師雖口緩不及事猶勝于侵陳而不之較也并記陳平以明救鄒猶有取焉

夏侵陳秋復侵陳而陳人能以敗獲見功盾能救陳則楚師大創按兵不動陳所以懼而平也

冬楚子越椒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傲不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傲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傳曰先君之幣若傲氏言傲其先君也為言四年楚滅若傲氏也

讀左補義 卷十五 文公

楚子商臣之罪大惡極覆載不容至是備君臣之辭使聘魯畏其強而以聘我為喜故回于列國聘問之典書之非聖人褒之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捷也杜解秦襄公與秦穆公并及諸侯相弔也不常事尚有禮焉書也以無忘焉好成風僖公之從九年成風六年秦人何物不可以將情而僖公之從也其意自見也僖公之幸且僖公之歸成風之

秦與晉仇魯時於晉者也時晉室多故故托為歸禮至魯以窺諸侯之聞方氏時不當事敘凡云禮也俱以此為大旨而學者必深求之殊失傳意



隨以謀罔極詩大雅也人無正心者是亦非辟疆也敢  
愛死以亂官乎言無畏借楚之威以爲己名使如厥緒之  
會廢了逃歸子夜廢傳

商臣駐師厥務聲言伐宋而不帥伐者懼晉故也久之而  
晉救官然華御事不得已獻開門揖盜之儀不爲所滅猶  
恐晉乘其後耳夫宋鄭之君爲左右孟與其左右司馬爲  
班假然王矣故無異逃惡敢辱上公入春秋以來陵夷未  
有如此之甚者乃廢子者國小於宋鄭而義憤所激驟然  
竟去明知力不能敵而不忍臣事紕逆之賊禮義廉恥之  
所以未盡消亡也嗚呼趙盾棄國而使文襄之業掃地罪  
可勝誅哉華氏自督以來久不見傳至御事首獻逆楚之

謀傳於廢子之有志正形容御事之無恥  
乙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楚始嘗君時俱倫反夏  
叔仲彭生會齊御缺于承筐宋地按今河南城州西有故  
秋齊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  
得臣敗狄于鹹魯地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解成大心  
孫伯也所滅麇地懼榮復伐麇至于錫穴麇地今屬湖廣  
按今爲湖廣房縣懼榮復伐麇至于錫穴麇地今屬湖廣  
康近楚小國伐麇而商臣親至知康之善守其國楚不敢  
易視也兩敗不服知廢子之能自強不爲楚辱也  
夏叔仲惠伯會齊御缺于承筐諸侯之從於楚者九年陳  
夏十年宋

晉不忘諸侯魯不忘盟主其意足嘉也  
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不朝京師而朝大國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齊也  
將以伐宋

諸侯之卿出奔反國者皆青歸如宋華元衛孫林父之類  
是也此何以不書服虔云施而不德春秋所善疏云衛侯  
鄭之歸衛侯朔之入邾子益之歸皆受魯施並書於經豈  
皆施而德耶杜氏謂史失之夫魯史載其本國之事應未  
失也蓋意諸之奔官屬皆來避宋亂也使意諸有靖亂之  
才印爲司馬已爲司城當銷患于未然何至印死已奔明  
知無益于國而假魯之請再居其位戀棧而無見疑之明

者也故不言其歸削之也昭公弑意諸與其難此則孔父  
仇牧之節也則其歸與其節可以並行而不悖何以不書  
鄭不以其也  
鄭厲侵齊杜預曰厲國在防風之後姓疏云秋是北夷  
至魏之其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氏之君守封附之山首也在大次客曰防風氏何山也曰汪芒  
世氏於周爲長秋不曰大人○鄭所求反遂代我公卜使叔  
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得孫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  
乘四人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善長三大不書  
鄭厲侵齊而長狄僑如爲一僑如僑如僑如僑如僑如僑如  
鄭厲之君說木曰所以不書其氏以鄭厲僑如僑如僑如僑如  
爲一種故敗秋之下喪僑如僑如僑如僑如僑如僑如僑如  
之君也富父終甥僑如僑如僑如僑如僑如僑如僑如僑如  
如長狄富父終甥僑如僑如僑如僑如僑如僑如僑如僑如  
之君也富父終甥僑如僑如僑如僑如僑如僑如僑如僑如





傳蓋為桃園張本也河曲之役盾將中軍三軍將佐無趙  
穿名以盾之威重何有于穿况殺人棘手誰不知之乃元  
帥定深墨之謀而穿遂其節制以其屬出校之軍法可勝  
也盾遂從穿幸而交綏否則喪師辱國皆所不計是穿為  
重而三軍之命為輕也及史駢有薄河之策主帥定謀而  
穿披胛甲一呼而止夏日之日炎威安在無他盾素與穿  
比心倚之也  
城諸及野書時也

丁未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共公  
公平○邾子貜陳卒○定公服且立○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  
月○杜預與○大室屋壞○穀梁云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  
續左補義卷十五 文公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子香地○秋侵衛○十有二月已  
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子栗鄭地按今河南新  
十三年春晉侯使荀息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杜預處嘉  
邑介帥衆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漢謂按今  
陝西華陰縣以東河南孟津縣以西皆是疏云秦在南河之  
南乃從秦道以東河南通晉縣以西北是疏云秦在南河之  
應更交餘國故守此以斷其來往也○悉代反

趙盾于晉功小罪大而惟此一著為晉百年來絕大之功  
想亦史駢之謀也秦首接東南皆晉境惟潼關一路得  
與周通命使往來之所必經也瑕即桃林秀邑其處險要  
可守使嘉屯卒於此即以瑕賜嘉為持久之計後呂相絕  
秦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之絕我好正指此也藉非然  
者始則聘列國以離盟主之交後且圖諸侯以肆東封之

陸然圖趙盾  
六則句受諸  
持一夏公為  
士會

右月可以歸  
以侯妙能

略大為中國也乃自有此成秦使不能出關轉從巴蜀通  
楚而東諸侯不愛其害然則趙盾之功不獨在晉而且  
天下不獨在一時而終春秋之世也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澤趙盾子曰  
隨會在秦買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  
父信二十年始將曰請復買季能外事  
中行故以為氏曰請復買季能外事  
能知秋情得且由舊勳有無勳都成子  
殺陽處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不可犯  
也日無罪乃使魏壽餘之使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  
毒餘于於晉使夜遺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許受士會之  
足於朝魏士會足秦伯歸於河西魏取魏人在東今河北  
續左補義卷十五 文公

河之毒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可言者吾與之先欲  
晉人在秦者共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  
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辭行示已秦伯曰若背其  
言所不歸爾幣者有如何子必歸其妻乃行魏朝夫大贈之  
以策馬驅駝則校之日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  
情既濟魏人謀而還士會得秦人歸其幣其處者為劉氏上會  
身無所恃則魏復秦為劉氏未知何意計乎上下其文不類  
其初左氏不顯於世旋立旋廢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  
魏其明劉氏為秦者而左氏所不顯明矣  
或謂秦伯明知故縱之使其臣代言之康公似無此人君  
之度然繞朝何以不告於君觀其言曰吾謀適不用知朝



已告于秦伯公方利令智昏士會明白言之猶不為動况其臣乎然盾之歸士會非謂者之舉動也使繞朝之謀行且累及士會而終不得歸不如荀首之請知罃遠矣自此晉人之言秦益不信而楚交益固

鄉文公卜遷於繹陳傳凡自遷其國都者皆繹而不利於君鄉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

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

鄉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

遂遷於繹釋左右以一人之命為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為卒君子曰知命

文公在位凡五十二年當衰暮時而循理守正更難能也

春秋得二君焉鄉文公命在養民楚昭王祀不越望傳一

以為知命一以為知道深與其不以死生亂也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段宗廟使至傾頹

冬公如晉初且尋盟林疏八年衛侯會公於春請平於晉

公還鄭伯會公於紫亦請平於晉陳傳見諸侯公皆成之

鄭伯與公宴於紫于家賦衛侯於紫與晉故因公請平於晉

曰寡君未免於此微弱之受文子賦四月論時思歸祭祀不

賦采薇之四章承微詩小雅取其意欲引大國以救文子

一語寫出中

危懼

供養精仁然

內云鄉文公

讀左補義

卷十五文公

重

公其拜按不見公再如晉

公朝晉而衛鄭之君皆因公以成於晉始知厥略之次迫於彘命世有桓文何為至此觀鄭伯賦詩文子答賦斯時之諸侯亦可哀矣春秋所以責趙盾也

讀左補義卷十五終

卷十五文公

重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泰

男 球 直 技

文公三

經申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在解告下○邾人伐我南

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昔五

月從赴日參葬公名昭而潘又諡昭非禮也子舍立○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晉趙盾齊國盟于新城宋地按今在河南商邱縣西南○秋七

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等也既見而移人北斗非○公至自

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讀左補義 卷十六 文公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宋子哀來奔貴之故○冬單伯

如齊單伯周卿士為魯如齊人執單伯諸侯無執王使之齊

人執子叔姬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不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

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杜預存亡禍福不敬也

邾文公之卒也在前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

惠伯伐邾

子叔姬如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桓公驥

施於國驥數也解注驥施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

糴之家財盡從公及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之有司富者貸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商人與宋鮑行同一轍其驥施聚士原為弑潛起見幸昭

意何為

公早卒得保首領觀下元日爾求之久矣可見齊昭殊屬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

定公捷菑奔晉其反

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從楚者且謀邾也捷菑

從楚者服為晉幸為列國幸若曰可以同拒楚矣晉會晉

趙盾是時靈公差長而盾不使主盟諸侯盾之專也欲納

捷菑盾之悖也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商人見齊惠公元口爾

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晉憾將免我乎不為君則

謂不能免我也爾為之按爾可自

讀左補義 卷十六 文公

此與僖九年殺夷齊異蓋里克之弑二君乃本國臣民告

之列國者故先君未葬稱子已葬稱君若商人七月弑舍

秘至九月始告晉蓋以他故赴而不敢明言已弑觀叔姬

未嘗大歸于魯可見而單伯之請叔姬直曰殺其子顯暴

其惡故怒而執之也豈知叔姬魯女舍為魯錫齊魯接壤

其于弑舍年月日時絲毫不爽夫未踰年稱子緣孝子之

心而為之稱也若以邾國之史臣昔現在之亂賊無論已

葬未葬已踰年未踰年直書曰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而

已此所以與晉突齊異也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

將死後三年宋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七年晉弑靈公

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固非未學所得詳言





一親字伯  
下惠伯兄弟  
親安一辭正

釋經已完

名  
汪云似二子  
之死為從已  
氏結局

玉帛相見亦邦交之禮而不同于日事兵革者也古之制  
東遷後之制非西周也

齊人或為孟氏謀杜弼孟氏公孫叔家慶曰魯爾親也飾棺

與諸堂阜堂阜齊魯地也飾棺不須示無所歸孔疏鄭氏

君大夫加文章焉魯大夫加文章也魯必取之從之十人魯十邑以告惠叔

猶毀以為請年而猶未已與遷喪禮立於朝以待命許之

取而殯之殯於孟氏之寢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

喪為孟氏且國故也為惠叔數請且國之公葬視共仲制如

皆以罪降注趙鞅之誓曰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

已惠叔不視帷堂而哭魯大夫加文章也魯必取之從之十人魯十邑以告惠叔

不惟今聲已恨穆伯故朝夕哭仍惟堂襄仲欲勿哭其妻

讀左補義卷十六文公

惠伯叔彭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

兄弟致美各盡其美救乏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母

絕其愛親之道也禮雖不同謂內相怨恨不能和同當無絕

其愛是相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

親之道也所生孟獻子仲孫蔑愛之聞於國或謂之曰將

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

聞不亦遠於禮乎遂不如死一人門於句窺一人門於辰

邱皆死之而死句窺辰邱魯邑有寇攻門二子禦

放義與國絕不許歸葬非過也備特者聲已不視葬視其

仲又云喪歸為孟氏且國故皆所以正教之罪然與教爭

室幾欲稱兵者道也放固不材遂豈善類乃教則三年不

出遂則獨乘國鈞始不許迎喪繼不許入哭假大義以報  
私怨而操縱由已無君甚矣謂二子或謂遠謂之非也遠

使人譖之也使人譖之然後可以動獻子之聽蓋仇故因

仇已氏并仇已氏所出之子途之惡實居穆伯之上慶

父與教皆凶德而孟氏代有偉人傳于其交關處叙明以

見穀蠹之類有賢嗣也齊人為孟氏謀惠叔孝思哀感行

路雖齊人亦為之謀也卞人既告仲猶不許惠叔哀父露

視并無以割乃兄付託之重故居喪既久猶骨立泣請於

朝幾至滅性禮衰經不人公門可見者其形容毀瘠之甚

耳寫得孝子請喪無不感動狼如襄仲亦為意移而下文

聲已之哭惠伯之請諸兄弟之哭皆惠叔之誠有以感

讀左補義卷十六文公

之也二子莒女之子惠叔之弟也他年惠叔卒獻子嗣立

之年也獻子為文伯之子宣九年始見經傳並叙之以為

穀也食子之證亦表孟氏之家世也獻子之賢未必聞諸

而怒乃二子自謂遠禮以死明心執父前驅沒為國殤孝

子忠臣聚千一門而獻子盛德大賢為魯社稷臣以後如

莊子倍子至誥子教叔受業於洙泗雖誥子頗不類然叔

孫已不逮矣何有于季氏之文武平桓世濟其惡者哉此

周公魯公之遺澤獨鍾於孟氏而戰國之世亞聖為生讀

此傳而知孟氏之源遠流長矣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禮也按于社用鼓日

有食之天子不舉去盛伐鼓於社謂擊也諸侯用幣於社





唐李元通注

楚子盟見楚。遂滅庸。所以與。

是傳三國滅庸。當以庸為主。庸為楚所虐。乘其兵荒。因而叛楚。非如戎人伐楚。庶人將伐楚也。楚所伐者。皆在戎。庶然。戎不易伐。康善守國。伐之無功。惟庸可以計取。故為買定。伐庸。威衆之策。師出而糜百。候俱退。則戎之遠去可知也。遂專致力于庸。然欲滅庸。非揚惡之逸。不知虛實。不可滅也。即知虛實。而不誘之。使無備。亦不可滅。即使無備。而非遣使約秦。令秦會巴。合三國。併伐一庸。仍不可得。而威也。籍中絕不說。明秦已只於未處一。一似庸甚危急。而二國之師。忽從天降。乃寫得滅庸。分外精神。夫秦從巴。通楚。而巴為秦出。以見秦為功於楚者。大得罪於天下者。亦

讀左補義 卷十六 文公

經若果人欲... 傳若果人欲... 宋公子鮑... 年自七十以上... 之物加而進也... 不事也... 公子鮑美而... 施昭公無道... 元為右師... 師... 司城公子朝... 意謂來奔之前... 請使意諸子... 為之既而告人曰... 君無道

宋公子鮑... 年自七十以上... 之物加而進也... 不事也... 公子鮑美而... 施昭公無道... 元為右師... 師... 司城公子朝... 意謂來奔之前... 請使意諸子... 為之既而告人曰... 君無道

欲全不... 馮且也... 孟諸而殺之... 能其大夫... 納我且既... 使行也... 夫人王姬... 夫人至殺... 而不得... 道與... 以無... 卷十六 文公

馮且也... 孟諸而殺之... 能其大夫... 納我且既... 使行也... 夫人王姬... 夫人至殺... 而不得... 道與... 以無... 卷十六 文公



與鮑爲黨。意諸而外。通朝皆賊也。公孫以死義命其子。可謂鐵中錚錚。夫人將使公田而殺之。公何以知。意諸洩之也。公與意諸。自分一死矣。將田孟諸。驅而納諸死地。身方及郊。刃已加首。試思夫人之使。使者何人。帥師之攻。帥何誰氏。有王者起。一班卿佐。駢首市曹。以謝昭公。地下孰從而宥之哉。亂臣賊子。多以厚施慕國。陳氏用之。數世。然後得志。而鮑乘機施惠。不過七八年。間遂使通國之人。如趨慈父母。君弒而猶告于諸侯。曰君無道也。君受不聽之名。而賊若置身事外。傳盡情叙出。以發明聖人討賊之義。

**經**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莊解自開倍以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合在衛丁傳不。下終于春秋陳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夏四月癸亥。葬我左補義。卷十六文公。

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文公以秋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香侯于宋以無功不序。

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傳**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在逐不書謂也失所言失其所討之人也。

上年冬。齊宋人弑君。次年春。即齊伐宋。明明討賊矣。聖人不輕予人以討賊之名。受賂而還。安得爲討賊乎。蓋靈公既長。君臣已隳。前厄之盟。失之於齊矣。今伐宋之役。未嘗不欲親蒞也。肩貨抑之委之林父。是四國之君皆欲討賊也。兵臨宋都。曰何故弑君。春秋討賊之師。未有大聲疾呼。

如斯者也。故大書曰伐宋。正其賊之爲鮑。而非赴告之所能掩也。書人討賊之辭也。魯史即是。沒與伐齊無異。故魯人討賊之而鮑不名。聖人之意以爲皆人也。

而盾已授意林父。以討賊來。以受賂去。明年靈公會諸侯于黃父。猶欲伸其前討而盾乃定賊。而還。其會之盟。也故不列與。于是靈之惡盾益深。傳歷敘盾事。俱爲桃園張本。使盾義因釣于弑君。必討于赴穿。無嘔則弑在穿。安知其由于盾也。而竟不然是無待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而已。知其有弑君之心矣。

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之。五月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不能救齊侯。斃于黃父。莊解一名。黑壤善地。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傳不列。

**左補義** 卷十六文公。

言復合則如上十五年。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刺復不能。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或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就訊通訊問之。曰寡君即位三年。魯文名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朝。晉敝邑以侯宜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既立。移十一月。克滅侯宜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誠也。難未盡。朝十二年六月。歸生。子家。佐寡君之嫡夷。名。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蔡君又朝以蒞陳事。初也。物成前好。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往。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通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齊也。謀敝邑之事。君何。



此其意也  
齊國之  
右有池  
今在山  
反扶較  
曰與則  
竹中  
所畏齊  
人無齊  
家則堂  
皆在不  
謀根連  
君子于  
賊國不  
左補義  
卷十六  
文公

妻而使職。乘。陸。夏五月。公游於中池。齊南城西門名中門。有池。疑此即是。按。二人浴于池。歌以拊。職。也。欲以相。擊。今在山東臨淄縣西。二入浴于池。歌以拊。職。也。欲以相。擊。反扶較。乙反。賦。怒。歌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則。為。病。恨。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林。樛。納。懿。公。于。中。池。之。竹。木。是。也。歸。舍。爵。而。行。飲。酒。說。乃。去。言。人。無。齊。人。立。公。子。元。桓。公。子。惠。公。子。家。則。堂。曰。胡。氏。謂。公。卿。用。事。皆。有。黨。賊。之。罪。可。也。謂。國。人。皆。在。不。赦。無。乃。非。春。秋。之。用。法。乎。漢。人。每。當。諸。侯。王。有。反。謀。根。連。株。連。徧。及。國。中。此。借。經。義。以。殺。人。不。可。不。辨。君子。于。齊。商。人。之。弑。而。不。得。不。於。元。是。問。也。商。人。弑。君。之。賊。國。人。不。服。三。月。而。後。定。元。起。問。罪。之。師。而。殺。之。則。元。之。左。補。義。卷。十。六。文。公。左。國。也。即。受。商。人。之。國。而。誅。之。亦。討。罪。之。義。也。今。事。之。至。五。年。則。既。君。之。矣。或。曰。鄙。歌。聞。職。弑。之。元。不。與。聞。也。吾。蓋。于。弑。之。前。知。之。謀。國。不。受。取。賢。名。也。齊。人。以。為。子。賊。之。節。曰。夫。已。氏。竊。其。惡。也。齊。人。以。為。獨。夫。可。誅。其。心。即。宋。鮑。篋。昭。之。心。而。鮑。以。陰。傾。之。近。則。明。暴。之。也。吾。又。于。既。弑。之。後。知。之。魯。仲。遂。欲。弑。太。子。請。于。元。非。弑。君。何。以。律。律。其。情。欲。親。魯。以。為。援。元。非。弑。君。何。以。使。人。弑。君。而。立。庶。且。出。姜。為。齊。女。惡。視。為。元。甥。元。非。弑。君。遂。何。敢。弑。其。二。甥。而。不。之。忌。元。何。忍。殺。其。二。甥。而。不。之。顧。此。皆。元。與。于。弑。之。證。也。且。傳。固。明。言。之。矣。申。城。在。齊。城。南。輪。蹄。驅。騾。士。女。聚。會。之。地。也。豈。知。太。康。之。由。于。洛。汭。知。信。之。遠。出。于。邾。哉。有。大。臣。侍。從。

一。變。于。六。期  
通。不。見。行  
父。而。行。父。已  
在。個。中。改。如  
齊。不。必。另。傳  
年。遂。與。父。傳  
行。父。語。中。語  
出。於。通。立。應  
以。補。此。傳。未  
唐。云。只。十。字  
便。任。死。然。聖  
咽。光。景

有。軍。士。護。衛。稠。人。環。視。而。僕。隸。小。臣。安。敢。取。而。殺。之。即。或。弑。之。必。如。解。諸。刺。條。而。披。已。當。胸。翻。殺。蔡。申。而。身。已。受。首。胡。然。君。既。死。而。人。不。之。問。納。之。竹。中。而。人。不。之。覺。舍。爵。而。行。從。容。自。在。而。不。虞。齊。人。之。討。夫。固。有。主。之。者。也。主。之。者。元。也。而。元。遂。自。立。為。君。絕。不。問。懿。死。何。故。出。之。竹。中。何。時。二。賊。之。奔。何。地。元。固。以。為。國。人。之。討。賊。也。而。左。氏。則。以。為。元。之。弑。君。也。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襄。仲。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文。公。二。妃。敬。嬴。生。宜。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宜。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宜。公。惡。太。子。視。不。書。書。曰。子。卒。諱。之。也。按。不。書。諱。之。非。仲。以。君。命。召。惠。伯。命。以。子。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惠。伯。死。不。書。者。史。畏。公。冉。務。人。奉。其。幣。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不。絕。夫。人。姜。氏。歸。於。齊。大。歸。也。惡。視。之。母。出。出。者。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不。允。于。魯。諸。侯。必。踰。年。改。元。正。位。既。正。位。而。書。公。若。未。踰。年。一。年。無。二。君。不。得。稱。公。此。惡。之。弑。夫。子。不。改。書。公。薨。也。不。名。先。君。已。葬。也。不。地。弑。也。母。弟。視。與。其。難。史。狗。仲。遂。之。意。畧。而。不。



總束一節  
周必借史  
充其之乃能  
盡教非此見  
考証非此見  
據其法不隱  
有人也

臣堯為堯賓於四門關四門達四聰流四凶族案四凶罪狀  
渾敦窮奇桀桀發投也棄諸四裔也遂以聖嗣也使當靖之  
吳氣所生為人者解其桀章前曰據山博經曰其經呂氏  
春秋所記則渾敦等也獄名蓋四凶之號皆取象於惡獸杜  
氏以義理釋之非也說文禽文四也俗謂四反也亡備反謂  
之四裔傳中裔夷裔子之類皆敬其也納反也亡備反謂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心藏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  
去四凶也故虞書載舜之功曰慎教也五典也五典克從無  
違教也此八元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八愷曰  
我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流四殛有大功二十而為天  
子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  
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盛稱文子之功一論一維其季氏  
也徒

讀本補義 卷十六文公

僕因衆以弑父便應得國如何來奔國人惡庶其何復立  
其所愛趙匡氏曰僕因國人以弑紀公句改以字作之字  
則經文了然因有二義此因緣之因非因附之因也僕見  
國人弑君恐已得禍竊竄玉以奔苟為利而已愚按趙氏  
之說自允行父以國人弑君即以僕為弑君以甚宜公納  
僕之罪不足據也如果僕弑則文子必命史以僕善於策  
且史克黨於行父比僕為四凶而痛詆之其於策筆時自  
當直書其事而不然者天良難昧終不敢以弑誣之也但  
據舊人赴告之辭以為彼國有弑君之事而已此篇為  
文子自己供狀言見有禮于君事如父母何以惠伯之死  
埋之馬矢之中未聞一言即襄仲卒後未聞改葬惠伯史

無董狐不敢書于策微左氏不能死乎惡無禮於君如庶  
鷓逐鳥雀乃今日必授今日必出有此事君之禮耶僕為  
盜賊器則袁兆而殺適立庶者獨非盜賊行路者獨非姦  
兆耶此誠季友之不才子世濟其凶有王者起何止如四  
凶之投而曰免於戾其誰信之季友以來三家鼎立然  
政自上行猶不至視君父如弁髦也自行父立宜操縱由  
已宜但拱手聽之馴至宿之卑公室意如之逐君而君如  
寄生矣故傳於季氏擅魯之始特錄此篇曼衍凌厲無復  
大臣談語之遺亦非羣臣奏對之體以視二滅之諫革御  
孫申孺輩之敷陳判然忠佞之別也蓋已籠罩後六公季  
孫擅魯等篇

讀本補義 卷十六文公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弟文公以作亂文公統  
欲因其子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  
以作亂 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  
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戴莊桓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  
道出武穆之族穆族黨於使公孫師之孫為司城公子朝卒  
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樂呂戴公曾孫為宜三年宋師圍  
深生須須生大司寇  
呂今云官孫誤也  
呂東萊曰昭公果無道其子孫豈有剛足之地武氏逆昭  
公子為亂雖不克成數年而後已使宋果憾昭公安能至  
此宋文公純以仁義籠絡國人及得國則不仁不義殺  
母弟恐效尤也及昭公子斬其兩也滅武氏出穆族翦不  
附已也然後知禮于國人者之為賊也文公嗣位人人

以爲得君。而武穆二族。伺燭其姦。距弒君一年。而謀討亂。賊立昭公之子。豈非忠義之舉哉。奉公子須者。須爲鮑母。弟有心故君。故奉之以聲罪。國人信之也。爲鮑先發。並受屠戮。惜哉。

讀左補義卷十六終

齊文公

三

讀左補義卷十七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堧 堧

受業毛 昇增添

宣公（孔疏）史記名後或作按又作委文公之子也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劉向）公即位也

女（傳）齊不識喪者不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婦有

史闕文（傳）齊孫行父如齊（傳）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傳）放者

之以遠（傳）公會齊侯于平州（傳）齊地按今山東萊蕪縣西有平州城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傳）魯以賂齊齊人不（傳）秋邾子來朝（傳）楚

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讀左補義卷十七宣公

會晉師于裴林伐鄭（傳）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

鄭地按今河南（傳）冬晉趙盾帥師侵崇（傳）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

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補注）公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

法成十四年僖如襄二十七年約也同陳傳言逆釋支以

君爲尊至稱夫人以夫人爲尊成十四年傳曰稱族尊君命

也（傳）無以公子爲族之義

出姜既歸恐如戴嬖之愆而陳侯爲媿之執也恐如叔姜

之歸而齊侯爲夷之戮也如齊逆女而壻於齊姜雖善哭

可以哀感路人必不可以義勸齊惠篡逆之謀其罪大於

注三遺說齊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傳）在歷宣公錄立未列









齊無公族

補義

卷十七 宣公

八

會而殺盾也。遂自亡也。以上先迷祖慶之事。或謂表盾之忠。為弑君出脫非也。此正坐實盾弑君耳。使盾與靈初無怨惡。穿之欲靈變起倉猝。盾或不與聞乎。故乃如慶求殺于前。盾密防護已如。雖敵及飲酒將攻。而提弼明知之。甲起而靈輒免之。試問何以知。能免。知公徒皆盾私人。而靈為孤立。故公極力逐盾。從容公方。歷厲殺盾。而盾已命駕出國門矣。百忙中。叙靈輒受恩。輒以私恩廢公義。不告自亡。尚有廉恥。正以反照宣子不出山而復也。未段桃園之弑。雖出於穿而消息相逼。早有成算。弑者穿命之弑者盾也。大史實以越竟討賊二事。公羊專重討賊。左氏專重越竟。其實凡弑君者。即越竟亦即歐開職之舍。

爵而行也。反即殺穿以自解。亦司馬師之誅成濟。朱全忠之誅蔣元暉。柳燦也。何解于弑。惟就盾言之。出亡他國。則從來無弑其君而讓位不居者。越竟出奔之謂也。而況不越竟而反是偽遁也。不討賊而且用賊。逆君使他人不敢討。是同為賊也。盾為正卿。非首惡而何。引仲尼之言。一以見越盾之惡。所由著。凡賊無主名者。由國無良史。故也。一以見盾良心未死。為法受惡無辭。凡書國書人。以疾卒者。由賊臣矯飾以赴也。而諸弑君皆準諸此。

初驪姬之亂。詎無音羣公子。自是音無公族。公族之子。故官頌云。公族之官。及成公即位。乃宜也。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爲公族。為公族大夫。又宜其餘子亦為餘子。也。亦皆餘子。

前是無公族

借以報恩

之政疏云。主牧卿。其庶子。妾為公行。不效庶子。卿大夫之妾。亦庶子。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不見周禮。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括。趙盾異母弟。趙盾曰。君姬氏。成公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盾外孫也。姬氏逆之以也。趙盾為旌車之族。旌車。公行之官。本卿也。其子當為公。列謂之公行。車皆建旌。謂之旌車。而使之括。以其身為愛子。故使其子為愛子之官也。原同長而使括。括以括為姬氏愛子。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屏季。使為愛之適。

晉自士為殺羣公子驪姬之亂。詎無音羣公子。惠公不納羣公子。文襄以來。雍在秦。樂在陳。成與悼迎於周。伯僚叔劉居狄。晉無公族久矣。盾立公族大夫。亦扶公室之大權也。無如賊臣謀國。止知利己。未反公族一人。而但立公族之官。以卿之子為之。於是。有公族之名。而公族。永廢。夫公族大夫。為教公子設也。應選之公族。即用異姓。亦不必卿子。統務音梁。何德可師。而使之敷教也。盾以趙括為公族大夫。自是。卿之適子。餘子。庶子。皆官於朝。成公德其立已。遠從其請。而分晉之局。基焉。

經乙卯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死。乃不郊。猶三望。葬匡王。而葬。四月。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余氏。光日。赤狄。陸渾。姓別。為一種。在山西潞州。齊。莊。遠。今。其。侯。亦。始。見。于。經。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公夷立。葬鄭穆公。

元年。王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

楚可也

胡氏云禮為王服斬衰。周人告喪而未葬也。祀帝於郊。夫豈其時其說是也。而杜謂不以王事廢天事。考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祀社稷。則越縞而行。又豈魯之所得。僭乎。又東發云。僭郊而天不從。今宜欲僭而天又不從。可與也。非也。蓋僭郊不書。有故而後書也。僭郊不書者。一則無以示訓。一則為君諱惡。

晉侯伐鄭。及鄭音。鄭地。鄭及晉平士會入盟。為夏楚。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水觀兵於周疆。陳鄭楚魏周室。

觀兵周疆。假定王使王孫滿。周大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輒重焉。示欲逼周。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世。

讀生補義 卷十七 宣公 十

遠方圖物。物之而歸之。賁金九牧。使九州之鑄鼎象物。所。國物著。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後國鬼神百物之形。使民。之。于。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後。國。鬼。神。百。物。之。形。使。民。不。可。見。天。神。功。德。不。在。鼎。也。昔。灼。龜。得。逢。白。雲。之。兆。此。說。未。知。其。審。故。民。八。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逢。也。鳴。魁。兩。嶺。山。神。獸。形。魁。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則。土。築。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歲。文。唐。虞。日。載。夏。日。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遷。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言。可。天。祥。明。德。有。所。底。止。底。音。也。成。王。定。鼎。於。郊。鄭。鄭。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於。郊。音。也。成。王。定。之。鄭。古。治。及。郊。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毛。氏。奇。齡。駁。之。曰。何。以。朝。從。晉。則。朝。褒。晉。從。楚。則。暮。楚。當。應。之。曰。朝。尊。王。則。朝。褒。晉。從。楚。則。暮。楚。從。賊。則。暮。楚。

一連字何解

此為藍水

陸渾之戎。秦晉遷于伊川。逼近王都。然未聞為中國患。楚戎之弱小者。而楚以遠國。忽其君自將。舉大眾伐之。晉窺周也。至雒。武周境。其未入周咫尺。問鼎輕重。示欲取之。東萊以為傲然有篡逆無君之心。是也。傳于楚莊。盟列國之先。特著是篇。以見其平陳服鄭。皆聖人所深惡也。或云禹鼎所載。必九州風土。實賦有關天下後世之故。而王孫泛引神姦不若何也。曰陰斥楚旅也。三代受命。皆由明德。明德者。由仁義行。其言皆從躬行中流出。其得天下。天實命之。心事如青天白日。無人不見。楚旅遠目豺聲之子也。口為仁義之言。躬蹈亂賊之事。晚周鼎欲取。卒不敢遂。取觀兵卒不敢用兵。而其欲逐逐。萬難措辭。周鼎一。

讀生補義 卷十七 宣公 十

問心甚曖昧。正螭。周兩之伎倆也。提出天字。明僭竊不臣。必不為天之所容。後段示以下世三十。確實可徵。而或曰。昏暴自取滅亡。已足落螭。魁之胆。東萊又謂辨論日高。實政不瘳。滿為作俑。然衰周氣象。得此一二臣。亦足生色。明儒又謂問鼎不過向蔡之私欲。一見之耳。然則靈之欲得周鼎。其亦向蔡之私哉。夏楚人侵鄭。鄭晉故也。胡傳春秋大改過。許遷善。善楚人侵鄭。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毛氏奇齡駁之。曰。何以朝從晉。則朝褒晉。從楚。則暮楚。當應之。曰。朝尊王。則朝褒晉。從楚。則暮楚。從賊。則暮楚。







書以  
示過

宣公倚齊蔡國受制於齊齊惠恃強陵魯請昏其臣皆過  
之大者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刺自逆也杜  
謂書曰爲新例按不言凡者或聖人緣文特  
書或史官隨時更定非皆聖人之新例也冬來反馬也  
禮送女適于夫氏謂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于夫若被出  
則時乘之以歸至三月廟見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  
示借老不復歸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高固固叔  
是歸寧遂親自反馬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謙也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衛使陳傳  
討賊聖人所予楚但猶夏故不予其討賊也救患聖人所  
予晉救弒君之賊故不書救也

經六年春晉趙盾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彘○  
讀左補義卷十七宣公

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盾見於經兄晉不能討盾也盾乘政如故而弒君之賊皆  
不能討獨爭此服楚之陳未矣

夏定王使子服周大求后於齊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邲邱按今在河南晉侯欲伐之中行桓  
子曰使疾其民駢則數戰以盈其冀將可楚也附注桓曰

盈以繩穿物謂之貫言射之爲惡周書曰殪戎服周書康誥  
如物之滿于貫也殪殺也此類之謂也爲十五年  
耳吉泰傳以爲殪滅大服是也名桓公王卿士事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不關齊故不書  
楚人伐鄭取成而退九年十一月傳所稱厲之役蓋

結出魯以贈  
免卿鄭將早  
入于也破  
許之乎此竹  
尾互應之法

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蓋楚取成于鄭欲盟鄭伯而逃歸  
不盟故明年鄭與晉有異壤之會而九年楚復伐鄭也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桓大夫伯廖告人曰  
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三離下震之離三三豐上六變而  
上六曰獲其邑而共其尸問共無人三歲弗過之矣過  
不觀而獲取德而大其邑不過三歲必滅亡弗過之矣過  
三開一歲鄭人殺之

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衛孫桓子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讀左補義卷十七宣公  
九  
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謀議利害計成而行之故以相連  
及爲文若不得已則命而出則以外合爲文皆據魯而言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用桓子謀殺緡狄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謀從晉以求  
各盟於黑壤王叔桓公周囑之以謀不睦監臨諸侯不

之別也晉侯之立也在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  
止于公會盟于黃父即黑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  
書諱之也編傳說者多以沙陘平邱此傳爲妄今知非妄  
故諱之按沙陘平邱以  
季孫之執不取諱也

晉靈之弒大史大書趙盾回欲諸侯之討之也諸侯以盟  
主尊晉而盟主弒于賊臣臆然不顧烏在其尊盟主哉列  
國皆盾也所望成公即位如能取盾穿戮之勝于宋莊遠







以楚莊之雄鷲。又得良佐輔之。非晉與之相持。則泗上大河諸國。靡捲而周室危矣。今者晉成客死。宮車出。者與視。歸可哀也。魯德齊而絕晉。不見討者。以此時禦楚。無暇及耳。凡晉卒于會。方會而卒也。舊地會畢將歸而卒也。冬宋人圍滕。因其襄也。陸子師曰。或者事晉之霸。而齊宋魯皆橫。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杜解二。通於夏姬。鄭穆公女。帥皆畏。其相服。相服近身衣。以戲於朝。洩諫曰。公卿宜淫民無效焉。且開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治。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匹亦反。無自立辟。法也。其洩治之謂乎。詩大雅言邪辟。世不可立法。

讀左補義 卷十八 宣公 四

納之謂常納其諫。故公從納字。換出一改字來。杜云。納藏。相服。非也。引詩言上下邪辟。人臣無由立法。蓋傷之也。昭三年傳云。伯石之汰也。一為禮于晉。猶荷其祿。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或譏傳以立辟。貶洩治之諫。則將以遄死。貶伯石之禮乎。楚子厲之役。故伐鄭。杜解。六年楚伐鄭。取成于厲。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蔡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敗固就滅。勝更可危。蓋以晉霸之衰中夏無可倚也。春秋之楚。其令人眼不帖席。 經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杜解。元年。

齊國受之。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不書朔。已巳。齊侯元卒。惠公卒于。齊崔氏出奔衛。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徵舒陳大夫也。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齊惠公歸。父喪。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鄭及楚。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者。公之母弟。然則字季子天子。公孫歸父帥師伐鄭。取經。鄭大夫釋字。按周禮。止此。公孫歸父帥師伐鄭。取經。鄭大夫釋字。按周禮。止此。公孫歸父帥師伐鄭。取經。鄭大夫釋字。按周禮。止此。公孫歸父帥師伐鄭。取經。鄭大夫釋字。按周禮。止此。

讀左補義 卷十八 宣公 五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龍於惠公。高國。齊正卿。畏其偏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遠也。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上某氏。其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玉帛之不然。則否。思好不接。故亦不告。按家氏謂自是。至梓故。君蓋五十二年。使好得年七十。此時方且弱冠。不應權勢已盛。固與傳妄。不知能行便。使生。弱冠。已捷。捷也。質疑云。或高國與崔氏。相父有怨。乘此逐之。其說亦是。又據成十七年。子始為大夫。此時未仕。不知彼就反國。言之日有龍。已為大夫也。

凡史書某出奔某國者。則告以名。不告以族。以其罪告也。書某氏出奔者。則告以族。不告以名。不以其罪告也。蓋罪止一人。而放者通族。安得以罪告。非謂梓木無罪也。梓後挾族歸齊。不書不告也。公如齊奔喪。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公如齊奔喪。會奔喪。書如不言其事。史之權也。

康寧于不  
可必之  
之取而  
取之

微躬  
可傷

子公依然  
之取而  
取之

公之趨走齊惠自初立以至于死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女

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其子多似以爲微舒公出自其廢射

而殺之二子奔楚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蕞爾小國乘喪圍之又伐之宋鮑蕞實盈矣

鄭及楚平前午敗楚師楚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秋劉康公來報聘報于天子之聘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采

天王母弟敵一侯國大夫袁周陵夷至此

師伐邾取繹爲子家

李文子初聘於齊齊侯初

讀左補義 卷十八 宣公 六

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侯以不討陳之捷不知宋師會宣

皆賊國武子來報聘報文

滕人事晉竟爲宋虐魯人虐邾專向齊告皆晉霸之衰也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穎北按穎水諸侯之師戍

鄭何起宋木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

其族以四年其皆不使從所改葬幽公諡之曰靈諡法動靜

士會將兵迺趙林父逐趙頰北殊足緣也而聖人削之高

氏曰雖得鄭而不能有也非也聖人豈必保其將來鄭之

弑君歸生業已漏網而陳之弑君微舒未奉天誅豈背日

趙盾專晉固無望其能聲筋討也景公新立卻缺爲政士

季主兵四方想望風承急宜率師入陳得微舒誅之則窮

計彰而文襄之業可繼乃舍王法不容之陳而亟于爭鄭

且鄭亦弑君也斲棺改葬鄭人自討而晉無聞焉是以討

賊之師爲恤患之師也故五年荀林父及此年士會救鄭

皆不書傳叙討幽公之亂于救鄭之下此旨也既死而削

其棺何如未死而正其罪非襄公之能討罪國人歸惡于

歸生宋亦宜其罪以自解免也以卻缺之主敬有禮稱

說詩書而不明大義置陳不討先人之所以難也士會無

論矣

經 丑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如伯盟于辰陵

辰陵陳地按今河南○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

狄于欒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爲會主欒地宋鄭地方

讀左補義 卷十八 宣公 七

癸○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楚子而稱丁亥楚子人

陳不有其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

陳師也晉師主盟

陳侯成公也辰陵陳地十年五月徵舒弑平國即立成公

凡因弑而立必與會盟共位乃定是冬楚伐鄭鄭既與平

明年正月徵舒奉陳侯要楚子帥伯爲辰陵之盟則是盟

所以服鄭伯亦以定陳侯也徵舒儼然廟壇坵之間何嘗

有討賊之志哉不然師次辰陵執徵舒甚易何待踰歷三

時始討夏氏乎聖人書之一以見黨賊而後之討賊非其



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按周官百家之內曰細疏云計夏氏每鄉取一人歸楚而成一州故謂之夏州今湖廣江夏縣故晉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嘗有禮也後共縣陳本意全以討亂存國為文善其得禮

楚子為辰陵之盟陳侯伯與焉陳侯即微舒所立者也弒君已匝年矣楚子欲合諸侯微舒欲定陳侯之位孔寧儀行父又為之締合遂為此盟則楚之黨賊可知也豈知

陳鄭二君復朝於晉乎傳于殺微舒後孟孫陳侯在晉在晉者往朝于晉也莊以貳晉晉二克而二克鄭罪于微舒

且誘以利于是莊色動遂誅微舒而入陳何以見二克誘之以其卒納二克故也向使陳侯服屬微舒不貳則楚方

微舒之為德也然則討賊者其名討賊者其實而罔以利

請左補義 卷十八 宣公

之耳聖人書楚人殺陳夏微舒者何也斯時弒君垂見絕無一問罪之師有能取賊臣轅之則不必問其為何人其人為何心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雖楚人亦得而殺之也夫何去其一賊納其二賊賊挾楚以制其國之命使其

君拱手聽命于淫昏之賊臣而陳之從楚者二十有八年討賊之功豈足償納賊之罪哉二克不書陳以其為楚之鷹犬非陳所得有也劉公是謂陳賴二克而存豈不謬哉

莊將入陳下令曰陳人無動不必拒戰也將討少西氏罪止一人也可謂王者之徵于是陳人開門遊莊入國忽

接因縣陳因者乘其勢之謂也乘其君不在國民不拒敵

因而取之黃東發曰是乃賊盜之行始而取之也是也

行始而取之也是也

陳矣何以卒舍之蓋陳終不為我有與其以興滅絕之名乎晉不如以誅亂置君之與乎已如盜已贖珠捕者將至不得不取諸其懷而還之也傳以微舒當誅存國為禮但微舒侯在晉一語所以殺微舒之故已明下篇云鄭既受盟於辰陵又邀車於晉知楚子之何以圍鄭知楚子之所以殺微舒矣

屬之役鄭伯逃歸蓋在六年秋傳所謂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於辰陵又邀車於晉為明年楚

鄭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在楚城討國復二十二月然後

及楚子城于郟晉師敗績東有郟城○鄭音郟○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宋附○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

盟于清邱衛地按今直隸開州東○宋師伐陳衛人殺陳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

陳於大宮如祖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國人大臨守

楚子退師鄭人佈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其將不戰而退

日三月十日按晉師獨出救鄭何入自皇門至於遠路九秋

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



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下坤之師三三上坤初六

變而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也

成爲臧逆爲否今取子進命不順衆散爲弱

壅爲澤以爲川今變爲兌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

竭也附注當讀有律爲何以如已也故曰律又自爲句言師

從帥爲臧否臧猶不臧也不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

水過天溢不得而敗矣杜非不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

整流則竭淵也子之進謂師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

隨孰甚焉命亦不可行此之謂矣果遇必敗敵斃于尸之此

禍雖免而歸必有大咎爲明年晉韓獻子厥謂桓子曰斃子

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

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子以偏師陷故曰亡師事之不捷惡

在魏師之圖

待之叔人莫敢參帥王必告焉而使之自改其前命管今河南

鄭州北有晉師在敖鄆之間澤鄆西北也鄭若女反鄭皇

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戒心楚師驟勝

而騎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嚳之鄭師爲承也楚師

必敗斃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變武子言曰楚自

克庸以來在文十其君無日不討也國人而訓之于日民生

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

軍而申微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

放紛買皆楚先君之策路柴藍縷傲以啓山林言此二君勤

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言說楚君臣自相不可謂驕先

讀左補義

卷十八 宣公

我曲楚直不可謂老

親兵補正傳氏曰廣楚乘車名以其親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兵分五部故名三廣或車也二十五人為兩兩車二十五

爲五部今廣十五乘亦用舊法後以二十五人為兩兩車

爲五部今廣十五乘亦用舊法後以二十五人為兩兩車

爲五部今廣十五乘亦用舊法後以二十五人為兩兩車

爲五部今廣十五乘亦用舊法後以二十五人為兩兩車

爲五部今廣十五乘亦用舊法後以二十五人為兩兩車

爲五部今廣十五乘亦用舊法後以二十五人為兩兩車

方云隨季

志之軍政

志之軍政

志之軍政

志之軍政

志之軍政

志之軍政

志之軍政

志之軍政

志之軍政

志之軍政

讀左補義

卷十八 宣公

我曲楚直不可謂老

親兵補正傳氏曰廣楚乘車名以其親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兵分五部故名三廣或車也二十五人為兩兩車二十五

爲五部今廣十五乘亦用舊法後以二十五人為兩兩車

爲五部今廣十五乘亦用舊法後以二十五人為兩兩車

爲五部今廣十五乘亦用舊法後以二十五人為兩兩車

爲五部今廣十五乘亦用舊法後以二十五人為兩兩車

爲五部今廣十五乘亦用舊法後以二十五人為兩兩車

爲五部今廣十五乘亦用舊法後以二十五人為兩兩車



楚五公何能  
制多門則人  
心不一號令  
不行

楚成子之  
或楚子兩  
成楚子兩  
成楚子兩  
成楚子兩

已有日忽  
三子致師  
許師者亦  
許師者亦  
許師者亦

國云趙師  
純師命而  
往下當復  
楚軍曰言

楚越括趙同曰車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  
從彖子知季莊子疏云荀曰原趙師之徒  
趙曰樂伯子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  
少幸名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憂以不能文聞二先君  
之出入此行也  
二三子無淹也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  
夾輔周室母廢王命今鄭不車也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  
辱侯人望敢拜君命之辱彖子以為解使趙括從而更  
之曰行人失辭對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也  
楚軍不日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  
人許之監有日矣有期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

讀左補義 卷十八 宣公

及樂澤見六麋射一鹿以顧歐按是魏曰子有軍事欲人  
無乃不給於辭散獸于從者一其不知楚也  
命去之曰已歸趙師趙子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  
者請挑戰弗許請名盟許之與魏皆命而往  
敗晉師人皆仰其不可御歐于克曰二城往矣弗備必敗  
子曰錦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  
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求有  
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也  
季使索別韓穿帥七覆於敖前為伏兵故上軍不敗趙嬰齊  
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  
此二事則  
法改故因  
魚子不肯  
備連類預  
則改後三  
得以加相  
矣  
周云其舟  
於子命為  
於子不肯  
備不問已  
之也視下  
亦安實可  
知改而先  
不止醫齊  
人  
趙師命而  
三字主帥  
等次  
陳而不放  
師權歸一  
戎車在  
前也  
片乘以先  
啓行先人  
也  
乘在前開  
道先人為  
備

讀左補義 卷十八 宣公





山崩地陷  
而加晉師  
衰

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孫叔敖楚亦世不競  
故也殺一驍楚巨能損其強耶林父復用卒未有以難楚不  
殺何為秦不替孟明與晉新乎日不類秦修食利而棄其師  
非將之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  
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  
位

晉人全軍救鄭義也鄭人已平猶欲楚亦義也所恨元  
帥不得其人而喪師辱國故傳楚經義處處敵罪林父人  
謂晉之義在先殺等五人然先殺力主戰楚失霸不如死  
壯哉斯言可謂大義傲發斯時士會御克荀首樂武俱在  
行間即既敗之後士會以七覆拒敵荀首以反戰見劫而  
况全軍在搥士氣奮揚又何以畏之如虎也自知無能便  
當知難而退何以隨先殺濟師隨季之對何以先殺得更  
之皇成規軍楚子求成之說林父何以信之士會請備林  
父獨不之信既欲其成何以不使荀首知墊而曲從二憾  
之往故傳寫諸人借事皆所以罪林父也先儒謂義正雖  
敗不辱可以論晉侯而無解于敗軍之將之刑也 城濮  
之役先軫利於戰而偏說不戰以使之不得不戰然後一  
戰勝之此孫叔亦主於戰師之以不必戰使之俱不欲戰  
然後以驍戰勝之先軫步步英鷲奇謀登出臨陣却小心  
詳審四面布置孫叔步步開眼不動聲色臨陣則疾舉鷹  
擊迅速不停兩人似不相上下然先軫雖語退則明告以  
退戰則明告以戰且曰戒爾車乘敬爾君事倘是弱者之

讀左補義 卷十八 宣公

三

日錯時釋恩我徂惟求定美武王能布政陳也時是也思陳也  
求安定其六六曰綏萬邦履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德  
子孫無忘其章辭注典今我使二國暴骨矣觀兵以威諸  
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  
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發  
幾危也○暴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年荒則武有  
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官告成事而已視先  
戰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大魚名喻不義  
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晉  
犯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  
讀左補義 卷十八 宣公 三

官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  
分節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役僕叔及子服石制孔疏入  
師於鄭國分鄭國以半予楚君子曰史佚所謂母怙亂者謂  
以半立魚臣而已擅其寵也楚師言入楚  
是類也詩曰亂離也疾也矣爰於其道歸詩小雅  
憂病于何歸於怙亂者也夫亂則鄭伯許男如楚房十四  
所歸于何歸於怙亂者也夫亂則鄭伯許男如楚房十四  
鄭楚南北分界所不書以二國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  
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滅濮之役晉師三日殺在舊  
年八文公猶有愛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愛春  
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  
王得公喜而後可知也春見於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  
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今天或者大晉晉也而

宋以一期一  
晉相形

有惡也以此  
不從其說  
請使馬讓而  
探候斯之為  
不皆不知用  
法實明頗

師若孫叔聲聲說盟息鼓設戈而忽然掩其不備如鬼如  
 或蓋偃王之盜賊又先軫之所羞解者也篇中關鍵在盟  
 有日矣一句楚人口中用此四字晉人心中只此四字而  
 楚勝晉敗全在此 通篇分五大段第一段圍鄆盟鄆寫  
 得楚子操縱固心不參旁議便與林父反照此時孫叔全  
 未出相早見帷幄中大有人在 夏六月至師遂濟為第  
 二段是專寫晉林父將中軍一軍之主然自文六年救鄆  
 伐陳連年帥師未嘗逢一大敵蓋素與趙盾比膽識并出  
 盾下又新將中軍無以厭人望故必實畏敵傳從隨武語  
 中提出孫叔為宰寫得軍法井井德立刑行正反射林父  
 諸般敗局蓋諸將之不欲戰者正以元帥之非共人先數  
 之病病在不知桓子耳桓子猶豫未決而中軍佐忽下令  
 先濟元帥安在哉知莊明言軍律欲以刑威先殺而未嘗  
 交鋒先思敗績誤入韓厥六人分惡之說遂爾濟師此林  
 父不能裁決於未濟之先也此段已伏不知所為之根  
 楚子大邲至敗而先濟為第三段是專寫楚晉為霸國楚  
 戰安能全勝必晉人無備而一鼓可殲也先使其騎令其  
 易我此迎先殺諸人之意也後何以成令其信我此迎桓  
 子諸人之意也易我謂不足備信我謂不必備下段云乘  
 晉師即乘此無備之師也先遣鄭皇戌驛晉且探虛實傳  
 連叙隨武樂武極寫楚師之勦一則反照晉師一則便伏  
 下段楚師之進銳不可當皇戌歸又使少宰如晉御將不

和俱不出伍參所料厥後又使人明白求成約以盟日乃  
 許成者定盟期而致師者欲搏戰射糜獻麋遊戲三昧逆  
 知主帥不綱妄夫技癢而後得以倖然乘之御獻子云弗  
 備必敗魏子不可桓子遂亦不可也預透出土季與齊有  
 備正深著林父無備之罪 潛黨逐魏錡至終夜有聲為  
 第四段是專寫晉敗斯時在郊諸將俱將釋兵卷甲振旅  
 歸晉不過待盟日與飲血耳輓車逆之恐二子不善台盟  
 或至恐楚欲迎以俱歸耳晉之三軍全然未動乃潛黨望  
 塵偽告晉師之至於是孫叔出令師遂急馳晉輓車方在  
 道而楚師已入晉軍矣傳著兩遂字一疾字云乘晉軍直  
 如飛如輪從天而降林父若能躬冒矢石麾軍亟進猶可  
 爭鋒否則按兵不動上軍七覆互為聲援猶不至敗乃從  
 軍中望見楚師遂湧錯愕不知所為迺車先走且走且鼓  
 曰先濟有賞先濟河者速走之謂也于是晉之中軍先奔  
 下軍隨之前奔轉後後勁反前後者楚軍殺之前者自相  
 殺至爭舟指可掬而林父已駕嬰齊舟登岸矣方知傳叙  
 伍參之言字字痛詆林父且傳于楚軍著懼王入晉軍句  
 想見乘晉師時君臣俱率先陷陣於桓子著軍中二字想  
 見楚師已至而元帥猶然安處一勝一敗于此已分工尹  
 以右拒逐下軍潛黨唐侯從上軍不言中軍奔無可逐也  
 而上軍猶全楚人合兵聚攻七覆疊起應接不暇故士會  
 之上軍獨不敗晉零星敗卒廣陳馬旋亦是平日訓練之

疎正與上面二武之言相應遂使父子不救見弟同死萬  
骨皆枯屍成京觀嗚呼林父之肉其足食乎魏絳先歸至  
師趙盾失車在後至此方見末寫莊子善射以明晉自有  
人耳言宵濟是風聲月照草木皆兵終夜有聲是傷痛叫  
號無復部伍 上段層層布置而孫叔總無一言兩段紛  
紛饒舌而桓子絕無一語疑疑兩人胸中作何成竹至此  
點出孫叔一鳴驚人方知從前賺晉皆渠詭計而益見其  
謀之毒點出桓子舉足無措方知從前紛取皆彼狐疑而  
愈形其罪之大 第五段丙辰起至末是專寫楚戰勝事  
說楚子極得意處正明林父之當戮也楚子以武王為法  
猶曹孟德之以周文王為法耳彼亦思二國暴骨其誰暴

讀左補義 卷十八 宣公

之何不各守其國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其誰死之何不各  
子其民親兵以威諸侯其誰威之何不奉盟主以共獎王  
室且城濮之戰楚軍既敗子玉收其六卒未聞先軫又驅  
四國之師而萃於子玉也邲之戰晉上軍未動楚子柏唐  
侯之肩令其鼓勇而復在以濟黨游闕四十乘合攻士介  
是一卒不盡必不肯休設心更毒矣晉軍已覆積屍遍野  
連斬林父懸之國門猶不足謝三軍之命反聽其黨淫濁  
邪說稱為社稷之衛石制黃國而刃及其頸鄭何其明林  
父喪師而使復其位晉何其謬傳引詩斷以怙亂收拾全  
局所以激射晉侯之庇林父也 通篇以河為界限晉前  
及河欲還以先穀言師遂濟河楚師將飲馬于河而歸聞

此篇莊子  
魏絳先歸  
明晉自有  
人耳言宵  
是風聲月  
照草木皆  
兵終夜有  
聲是傷痛  
叫號無復  
部伍

晉師既濟乃留及戰桓子曰先濟者有賞前濟是濟河而  
南今濟是濟河而北也於是徐軍背濟楚子祀河並以河  
為眼目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能相宜僚及公子  
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二申公  
巫臣曰師人多寡王巡三軍拊而勉之勉之勉之勉之勉之  
皆如挾纊也言說以忘 遂傳於蕭還無社 蕭大夫與司馬卯  
言說申叔展無社 蕭大夫與司馬卯 言說申叔展無社  
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有山鞠窮乎  
言故 蕭大夫與司馬卯 言說申叔展無社 蕭大夫與司馬卯  
入水如河中之魚久在冰中起引反 河魚腹疾奈何  
則生腹疾無藥奈何曰目於管井而拯之無社 蕭大夫與司馬卯  
是寒前楚莊  
是寒前楚莊  
是寒前楚莊

讀左補義 卷十八 宣公

傳著楚旅之殘暴也蕭為宋附庸宋以蔡救故戰勝而囚  
二子蕭人何敢殺楚臣宋殺之也師人多寡想見積穀  
脛裂膚豎指光景只寫楚軍一面而蕭人之城守宋蔡之  
駐軍無不如此耐而勉之軍如披縵寒者使之煖病者使  
之起百道俱進三國遂不能支蕭潰後不言滅蕭但叙還  
無社事叔展欲救一故人於不死甚是費力可知蕭之臣  
民或殺或奔已盡也即無社之室家亦且離散死亡莫可  
訴也河魚腹疾性命如懸不以鋒鏑死便以凍餓死而國

滅君殉城爲之洗是楚莊一言而楚之三軍有生氣蕭之  
三軍皆死氣兩邊對照莊暴不仁淪于楮墨黃東發譏傳  
歸曲于蕭歸美于楚則未嘗細讀傳文也述莊之智極  
其於陳鄭宋皆先代之後必不可得軍奔之於前若蕭甚  
弱小滅之而已故中原諸侯得終春秋之世者惟晉之力  
與之相較楚爲吞谷晉猶陽春

晉原穀采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於清邱孔疏充軫或稱原亦其上市所食於時曹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曰恤病討賊於是病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賊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氏以書人爲晉罪亦非也又左氏于明年楚人伐宋傳云趙惟宋可免則此兼罪三國說不可行蓋趙趙史例而失之爲盟故伐陳討賊于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

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善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爲十四年衛狄孔達傳  
宋人不能伐陳于弒君之日而伐陳于既定之後蓋以蕭滅于楚而移禍于楚與國之陳也亦以陳鄭既服楚必謀宋而自結于晉也宋救蕭不書以蕭不恃宋救而殺二臣或未必即滅是宋無功于蕭而累于蕭也衛救陳則書以衛師至而陳圍解宋不得逞志于陳也孔達明知背清邱之盟必爲晉討而寧守垂隴之信早辦一死雖計未盡善而其救誠切其志誠可哀矣書同盟者兵敗之餘恐諸侯之貳而同盟以一之也

讀左補義卷十八終

讀左補義卷十九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堉 堉 堉

宣公三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經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爲災○

傳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蕭同叔子齊頃公之母也蕭爲楚滅頃未聞發一旅以救母族之難乃統大衆以陵弱小之莒有愧於魯僖矣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莊公救蕭在前年按又以宋爲晉伐陳也而晉衛俱不願盟以恤宋

讀左補義 卷十九 宣公

君子曰清邱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傳見晉不助宋已背清邱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名之也卿職不得志故名秋欲殺晉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名之也清一名清原按今山西懷山縣西北有冬晉人討鄭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

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其族爲宋已甚故曰惡之來也通說退師者衆人所失進師者衆人所取故曰惡之來也事而志憤激壯者反受戮按已

舍林父之罪不問而咎先穀即林父亦咎之也道赤狄伐晉乃歸罪殺之其云先穀名之即歸罪之詞夫先穀有大功于國當十世宥之而使之不祀以祝楚之報子文相去懸絕

清邱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邱之使人弗去曰罪盟以責衛

孫子見有

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九也

為明年殺  
卒公盛立○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背置其時自

十四年春孔達殺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

讀左補義

卷十九宣公

桓子位位

之乃晉不救宋而討衛之故陳使臣弗去自今年之秋至明年之春以待賢大夫之死

晉景公欲繼文襄之業銳意伐鄭四同盟皆君親之非無志於復霸也

楚子使申舟

楚子使申舟無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

讀左補義

卷十九宣公

莊欲威行天下陳蔡鄭衛已服而宋猶服晉救蕭伐陳積怒久矣故挑其怒以為兵端

見於桓子與之言魯樂





注云... 子反與呼... 不從... 利道之華... 城下之盟... 命是聽... 王退三十里... 補注... 孔疏...

于宋分兵歸用示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 無去志王從其言 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如其守 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 將左右謂者門者舍人之姓各因而 利道之華元蓋用 曰飯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也 雖然 此術得以自適 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 去我三十里 唯 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 其後已與元盟而以毒吉 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補注平則不書盟兵交禍結以平為重 孔疏是兩國平後其盟而楚人為此辭

讀左補義 卷十九 宣公 不救宋而明告於宋早與楚平猶免生靈之塗炭而曰晉 師悉起欲其國守退敵因以為已功也中段寫解揚稟 忠義可以薄青曼而買金石揚不救反其言致其君命晉 顧反其言以欺與國易子析骸晉實使之寫解揚所以斥 晉侯也楚莊假無畏一死作伐宋引線原非為無畏復仇 申岸叩馬慚不能答因以虛聲喝喝而宋卒與之平皆晉 人為之也 春秋晉國人物如伯宗師曠女齊史趙之屬 皆當時所謂君子也迹其居心忠恪時進讜言而伯宗乃 為荀林父言不救宋師曠為荀偃言不討衛女齊為韓起 言必事楚蓋為權臣所脅忤意則赤族是賢如叔向猶 委曲迎合趙武謬云楚為晉細况其他乎雖不可謂非諸

此與上篇... 子反與呼... 不從... 利道之華... 城下之盟... 命是聽... 王退三十里... 補注... 孔疏...

人之玷然此日之時勢已兆分晉之局矣 趙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妹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 傷趙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倚才 倚絕異也言有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 使亦林父狄 才藝勝人者三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 有五傑倚才雖多何補滿不祀一也 黃酒二也 棄仲章而奪 黎氏地三也 今山西長治縣西有黎侯亭 虐我伯姬四也 傷其君目五也 怙其倚才而不以茂德茲益肆也後之人或 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回其命 政令若之何待之不 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人之惡惟恐 其不盈伯宗幸人之亂也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 故滅也 天反時為災 寒暑地反物為妖 羣物民反德為亂

讀左補義 卷十九 宣公 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 宋解象文背書蓋在狄矣晉侯 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從趙按 隸承年縣有曲梁故城 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趙木訥曰外不能制楚而內滅狄雖若總小功之察然猶 勝於總小功之俱廢也終春秋之世不復有狄患者晉之 力也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 三人皆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 伯簡日嫡王命而殺二卿也 卒立召襄 謂周人卒立戴公 與札之亂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 輔氏晉地按今山西朝王午 晉侯治兵於稷以畧狄土 畧取也稷晉地晉時新破狄土境 未安陸秦師之禍故別遺魏顯距









齊成公  
子入質所  
執者曰  
歸懷矣

秦天如曰  
交公用節  
定公戰節  
立節自為  
方伯無討  
再試而不  
也

族卒杜解與楚之養而不同故絕而不書同之與○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然遂奔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齊其能以禮退楚魯也故不言出十八年春齊侯衛太子滅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於綰以公子疆為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此齊晉盟守者解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無婁之後公既不朝卿不往聘齊頃有嫌然未足之心至斷道之盟公至晉境與謀伐齊於是頃公以為負乃父助逆之恩得魚而忘筌也遂欲與師伐魯魯懼齊之甚此乞師于楚之故也楚師不出以楚莊之卒且與齊好也

讀左補義 卷十九宣公  
秋邾人戕節子于節凡自虐其君曰戕戕者殘也自外曰戕戕者殘也而戕者戕者殘也秋邾人戕節子于節凡自虐其君曰戕戕者殘也自外曰戕戕者殘也而戕者戕者殘也或曰人微者當書盜殺節子或曰邾君當書邾人入節先節謂邾大夫之在節者乘其無備猝然而戕之皆晉伯之衰故小國誇行無忌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按蒙上文知楚既而用晉師於成二年戰楚於是平有蜀之役在成二年冬獨魯地也楚莊以桑雄之才有并周室朝同列之志大約與後世魏武相類毒害生靈窺伺神器其心術同也臨機應變仁義之言藹如飾為大度謙讓之容可掬其作用同也俱善治異國明於用人舉孫叔敖以為相用潘黨養由基以為將

與公孫一結  
之主  
想見初齊  
足之狀

與公孫一結  
之主  
想見初齊  
足之狀

與操之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者同也舍解揚以歸魏武之禮壯繆不殺陳琳也滅庸滅蕭及舒蓼無遺類也則與魏武之滅袁劉同觀兵周疆而不敢動於德入陳鄒宋而不取則與魏武之不取漢鼎同望溪謝旌在楚為勤政之賢君在春秋為犯上作亂之大盜旨哉斯言實獲我心乃公穀二子極力護莊近日備者曾以不取三國為有道氣夫周鼎且將取之如其可取而無患則豈惜此三國哉而或又謂聖人以弱爭莊則更謬也

讀左補義 卷十九宣公  
公孫歸父杜解襄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與公謀而勝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或謂歸父欲倚晉以去三桓季氏誣之也行父三聘晉襲仲未嘗一至歸父初聘安敢違及此非也行父三聘俱在文公之世宜瞻齊而籓因而媚齊遂與晉絕十八年間行父未嘗一至晉晉人未嘗不以為憾也此時士會御克登

欲親魯歸父即以實達君命者歸罪三桓猶鄭子華之欲去三良正不嫌其交淺而言深也况斷道之盟晉魯同好歸父早有成謀乎乃方人晉都宣公即位左右與聞其事行父陰刺得之而歸父逐矣家氏云晉大夫驍告季氏亦謀之比又謂謀洩而為下所先也此時晉卿非後范鞅苟則經書公薨于路寢非弒也然不以欲去三桓罪而身受弒名何也蓋乍聞其事憤極而驟出之也口中切齒於仲意中實切齒於宣使已與乎弒君而轉欲逐已使已失奮援而轉援晉以害已負心至此加使我二字自鳴其功轉似操刃者之為行父傳述其憤極之辭亦以顯行父之與聞乎弒也如使以欲去三桓誣之何不即以欲去三桓罪之而必身受弒君之名哉歸父不奔晉而奔齊以晉欲

讀左補義 卷十九 宣公

末

親魯而齊謀伐魯可以報行父也 殺適立庶直斤之不顧先君獨不畏于新君之怒耶知行父之無君矣末寫歸父盡禮正形文子之薄於先君曰善之善歸父正惡季孫

讀左補義卷二十

四明 養病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恭 堦 校

成公一位孔疏魯世家云名黑敗母穆姜以定王十七年即至此始十八年二年傳稱公衛為質於地公衛成公子也

辛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水

社無則二月今之十○三月作工甲朝傳益兵也古者九夫

二月而無水書冬澁○三月作工甲朝傳益兵也古者九夫

法一或之賦也書李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

十有八人積四印而共一乘今作印甲者印出一甲是一印

甲增三之一耳曰作者不宜作也○夏滅玁狁許及晉侯盟于

赤棘地○秋王師敗績于茅戎戎別地按當在山西平陸縣

○冬十月

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經平文十七年如垂之

單襄公士如晉拜成謝晉為劉康公王季微戎將逐伐之

伐共國耳以既平戎必無備叔服周內曰背盟而欺大國此

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

茅戎陳傳見言王師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也說不

猶不足貴况敗乎

晉侯趨王事似有禮王與戎平又伐之似失信然皆霸主

之罪也茅戎授王室當率諸侯正其罪何可言平平者和

解之謂自桓文以來皆言平戎于王而不知其非也

平戎以成何  
等鄭重  
必生一策停  
謂得奇  
論高明快逐  
出將何以勝  
視起以類  
以經反  
一平一拜







陳勇克曰... 幸屬也... 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兩君若奔時

伏二師却亦... 衛師免之... 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

不徒免乎曰... 齊侯見保者曰... 齊侯免之

若以匹敵則... 子非他寡君之母也... 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

魯衛請曰無令與師... 幸屬也... 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兩君若奔時

免之齊侯免求丑父... 齊侯見保者曰... 齊侯免之

不徒免乎曰... 齊侯見保者曰... 齊侯免之

若以匹敵則... 子非他寡君之母也... 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

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 不孝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 實有闕失四王之命也

不徒免乎曰... 齊侯見保者曰... 齊侯免之

若以匹敵則... 子非他寡君之母也... 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

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 不孝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 實有闕失四王之命也

不徒免乎曰... 齊侯見保者曰... 齊侯免之

若以匹敵則... 子非他寡君之母也... 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





只帶言之明知必不可行而故為此洩憤之語也國佐傳  
命義極正大然其責晉之詞曰若王命何無乃非先王之  
命何以爲盟主從前結楚虐鄰不服盟主已將天澤大義  
置之腦後至此師徒擄敗窮而反本不得不援引周天子  
聲靈壓服大國又不得不以盟主尊周之美號發動羣鄰  
曰畏威曰徼福曰繼舊好是一篇乞盟表文雖帶風獲其  
中實極晉惟欲其共拒蠻荆已耳克之許平又何待魯衛  
之諫哉魯賂三帥如其命服想見慎重名器亦以見晉太  
夫皆恪守王命無求多于魯也正與曲縣繁縷相對晉  
爲勝師而爲晉處元帥傷于矢張侯賈于肘既勝而後猶  
述其左越車下右斃車中備極狼狽齊爲敗師而爲齊處

讀左補義

卷二十

十

君不介馬臣能築石三出三入不遠之禽丑父國佐正論  
挺挺說者遂謂郤克僥倖成功齊頃到底弱而抑知傳  
固大牽之功也以一晉敵一齊加以魯衛曹狄之師傾國  
而從且至于鼓聲欲絕幾殞于危力病忍死而後得勝倘  
失此機會魯衛必亡楚得收拾齊秦宋鄭及東南諸侯之  
衆以敵一晉晉其能支乎此戰救魯衛服齊更謀楚楚漸  
次圖成霸功以立故愈寫勝齊之難愈見戰功之大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屨屨益車馬始用殉  
埋車馬用人從葬云云屨屨多車馬始用殉  
當是泥爲車東茅爲人馬益多常鄭元云殺人以衛死  
者曰殉重葬備多也梓有四阿梓也棺有輪榘上飾皆王  
禮云言梓有棺有是木不常有周禮匠人註云阿榘也四  
角設棟榘云榘榘也榘榘也榘榘也榘榘也榘榘也榘榘也

齊魯周安非  
其若備用  
者也宋文則  
罪其臣欲  
之賊不足責  
也

總厥後傳  
其自生至  
死無非爲  
不止一事也

衛侯從死反  
昭來喪之佳  
門內之與遠  
映棺室之奠

汪云築維  
亞區一則全  
神總爲夏姬  
僑是飾事色  
迷至此可爲  
千古才人不

兩次懲劫  
有自爲謀三  
于在內  
阿公不爲夏  
姬臣不至  
成於子及不  
至葬命以死

會之處皆有此物明是其飾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  
皆王之禮也○禮古外反○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  
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  
謂文十八年死又益其後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用若何  
諸侯皆無用厚葬者宋始爲之中原從無用人殉者宋始  
殉之文不足責其何爲者華元樂舉何爲者文盡禮於國  
華元以下無不以爲有道故弒昭立之及其即位至于如  
此固築宋也豈直盤已哉華元與閔乎弒種種不義皆元  
成之所謂縱其惑者也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  
弔之未復命衛人逆之設喪位婦人哭於門內哭於堂  
在門外故送亦如之送常以葬喪禮有送無送故  
後在門內送亦如之送常以葬喪禮有送無送故

讀左補義

卷二十

十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  
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食其色也食色爲淫淫爲  
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  
謂也慎罰務去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  
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不可是不祥人也是天  
子也鄭公夏姬之殺御叔也早死之夫弒靈侯陳靈夏南  
夏姬子出孔儀行父喪陳國陳何不祥如人生實難  
微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傷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  
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邲戰在直  
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使歸如又使自鄭召  
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臣對



汪云先殺  
師之由次殺  
用師之喪而  
於非齊國  
之禮及祭  
許之地位  
以明言之不  
晚也

謂侯何以  
國事何以  
大位上便  
是子起未段

未與齊師  
則以齊師  
公于不能  
其同心  
其後能用  
雖區民可  
法一畫齊  
之義深矣

大戶。閔氏。日責。黃。速。鯨。老。既。收。之。放。罪。悉。師。王。卒。益。行。彭。  
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王。卒。並。行。王。卒。亦。行。  
之。位。疏。云。君。朝。在。軍。君。當。車。中。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此。  
王。車。雖。行。王。不。在。故。不。立。戎。右。使。御。者。在。中。蔡。許。二。君。當。左。  
夾。衛。王。然。二。君。弱。皆。疆。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  
之。而。退。故。使。威。孫。宜。往。辭。曰。楚。遠。而。久。回。將。退。矣。無。功。而。受。  
不。膏。侵。使。威。孫。宜。往。辭。曰。楚。遠。而。久。回。將。退。矣。無。功。而。受。  
名。臣。不。敢。退。也。楚。侯。及。陽。橋。孟。孫。獻。子。請。往。賂。之。楚。侯。遂。  
孫。請。以。執。斂。之。林。反。執。斂。有。者。皆。百。人。公。衛。  
子。成。公。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  
許。男。蔡。有。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  
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卿。不。書。置。盟。也。於是。千。  
畏。晉。而。病。與。楚。盟。故。曰。置。盟。置。也。知。而。云。置。盟。者。不。敢。背。晉。而。私。  
謂。在。補。義。卷。二。十。成。公。

况魯乎師至于蜀。深人陽橋。使威宜叔求成。畏不敢往孟。  
獻子冒險如師。賂楚復以公衡為質。請盟者。獻子請之。嬰。  
齊也。楚人許平。退師次于蜀。蜀為魯地。以蔡許二君為辭。  
必欲得公為主人。故公不得已。遂會嬰齊于蜀。以俟諸國。  
大夫之至。夫望國之君會。楚大夫其辱甚矣。然宗社之。  
危。勉。強。與。會。其。與。盟。荀。庚。孫。良。夫。在。無。事。時。者。有。間。豈。得。  
與。失。位。之。蔡。許。同。日。語。哉。此。發。明。經。書。公。會。之。義。也。或。曰。  
輔。氏。之。役。秦。鋒。已。挫。鞍。之。戰。齊。堅。已。摧。皆。足。以。避。讓。楚。人。  
之。膽。何。難。戰。楚。使。服。此。不。識。時。務。之。言。也。鞍。之。戰。至。此。甫。  
三。月。楚。人。逆。料。晉。師。已。疲。而。三。月。中。厚。施。於。民。使。民。致。其。  
死。力。傾。國。而。來。且。以。救。齊。為。名。俾。齊。不。為。晉。用。而。秦。人。助。  
謂。在。補。義。卷。二。十。成。公。  
惡。先。諸。侯。而。首。從。于。蜀。此。其。勢。豈。易。挫。哉。時。巫。臣。新。奔。晉。  
如。可。覆。楚。必。為。晉。告。蓋。以。晉。之。力。不。足。以。制。之。也。然。晉。之。  
無。以。制。楚。由。於。不。能。惠。恤。其。民。之。故。使。能。行。仁。政。而。善。用。  
其。眾。同。心。同。德。周。之。十。人。可。敵。商。之。億。兆。而。况。強。大。之。晉。  
夫。復。何。畏。哉。此。發。明。聖。人。歸。責。於。晉。之。義。也。  
晉。侯。使。鞏。朝。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  
狄。不。式。用。也。王。命。淫。汙。於。酒。而。善。反。毀。常。王。命。伐。之。則。有。  
獻。捷。王。親。愛。而。勞。之。所。以。德。不。敬。勤。有。功。也。兄。弟。同。姓。甥。舅。  
親。匪。告。伐。事。而。禁。淫。慝。謂。鞏。掠。百。姓。取。囚。也。今。叔。父。克。能。遂。  
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

注云今叔父  
以下不直陸  
獻從之非再  
輔出使章之  
失  
非亦不必  
齊快進一  
作結

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王蒙朝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于天子自稱又奸先王之禮謂獻余雖欲於羣伯其辭其取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身寧不亦淫從也亦作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  
伯不能對王使委屬於三夷也。三公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  
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者禮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籍也主畏齊故私  
前年定王邀擊茅戎反爲所敗使王人告難于晉而晉方謀齊不暇及此番獻齊捷于周王心不能謙也故首言勝夷狄則當獻捷而中國則不必用此禮兩王命伐之隱然見命之伐戎而不赴不命伐齊而伐之自以爲不世出之

讀左補義 卷二十 成公 七

功獻捷於王又不使上卿是失禮之中又失禮矣齊爲大公之後以怒而伐之戎敗王師獨不怒而置之耶語語性到告難不赴上而却不明白說出覺風刺之旨嚴于斧鉞傳于楚盟中國之後特著此篇見周室聲靈未替霸國受責惟謹荆南僞天子無從厠足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鄭未解宋而稱晉以接隣國非禮也按稱○辛亥葬衛穆公衛侯不臨子稱晉皆本其接隣國之辭  
○二月公至自伐鄭○用子新宮災三日哭。宣公神上之葬○二月公至自伐鄭○用子新宮災三日哭宣公神上  
新入廟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按杜說也黃若時謂如晉之既刑則何至三日乙亥葬宋文公葬月考之知其僭禮○夏公如日哭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

師圍棘。汝陽田之邑按今當○大零以過○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庸咎如○赤狄別種○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主○鄭伐許不書將帥告辭畢呂本中日先備以不稱人者一繫論喪也  
實不在是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伯牛地許鄭之役也十二年宋見中國諸侯不忘晉國之本心矣以德撫之其不改圖北向遂東侵鄭晉潛軍鄭公子偃穆公帥師禦之使東鄭覆也諸鄭莫干反敗諸邱與鄭軍爲鄭所敗故不書皇成如楚獻捷  
前已服齊今又得宋晉霸有基矣。書伐鄭而不書其敗重

讀左補義 卷二十 成公 七

霸王也陽橋之役鄭從楚師伐衛及魯魯衛惡之故有伯牛之役傳云討鄭戰者以鄭自郊役久服于楚而無惡不與偕也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許近于楚楚許而後至鄭鄭恃楚許亦恃楚乃以其不事鄭而伐之不虞楚討者以伯牛之役敗晉偏師楚交益固也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楚之知楚楚獲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遂知楚目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誠古獲執事不以累鼓以血塗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

以楚階出德

僕極不勤楚  
子直示不憤

無怨無德已  
曰雖然必告不穀  
對曰以君之靈  
景臣得歸骨於  
晉寡君之外  
臣首稱于異國  
其請於寡君而  
以戮於宗亦死  
且不朽若  
不獲命許君而  
使嗣宗職之  
位職次及於事  
而帥偏師以  
脩封疆雖遇執  
事將帥其弗敢  
違也其竭力致  
死無有二心  
以盡臣禮所以  
報也王曰晉未  
可與爭重為之  
禮而歸之  
荀彘為後來三  
駕成楚人物自  
有一種根柢故  
預為叙出

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也  
其民各懲其忿以相脅也有故兩釋鼎鑿也因以成其好  
二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言二國本王曰子歸何以報  
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愛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  
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景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  
以為戮死且不朽對其不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  
臣首稱于異國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  
不獲命許君而使嗣宗職之位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  
脩封疆雖遇執事將帥其弗敢違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  
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荀彘為後來三駕成楚人物自有一種根柢故預為叙出

讀左補義 卷二十成公

大

以見霸佐非偶然也楚許歸帶者以歸殺臣之故乃首佐  
中軍知其必用故欲邀一言為後來口實如成王之子晉  
公子重耳也因替疑有怨釋替疑有德第一誰敢在楚子  
意中第二誰敢已是詞嚴義正而必欲責之以報也又從  
歸晉上開出死生兩路尋常報德動曰身在國報此反云  
身死則舍恩入地不朽楚德若或不死而又見用則以忠  
於晉者報楚乃見晉得公忠盡禮之臣方不負楚君釋鼎  
生還之義所以報也觀知武之對幾不知其後來若何俊  
楚然讀至後三駕伐鄭却未遺以一矢可見英雄作用非  
人所料

秋叔孫僑如叔孫得圍棘取汝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日抄

陽之邑水魯故邑今遺魯不

服畏稅歌印甲之苛政也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厲皆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晉滅  
民故討之厲皆如潰上失民也

必欲盡潞氏餘孽用心何偏刻如此且不事捷楚之功而  
邀殘狄之利故干其橫削之杜謂經闕非也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荀庚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衛侯使  
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衛侯使赤棘盟衛侯使

晉也其在三將上軍是其位在也將有三也將有三也  
皆下卿也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  
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等一小國之上卿  
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大夫二等上下

讀左補義 卷二十成公

大

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為大國侯伯衛在晉不得為次國  
衛以強弱為大小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以盟主故先之  
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禮也韓厥趙括鞅朔韓穿  
荀驪趙旃皆為卿賞擊之功也韓厥為新中軍趙括在之擊  
荀驪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置三行以禦狄今則  
晉文襄千波盧作三軍舊二十八軍今增置三行以禦狄今則  
已兆六卿之禍  
不以蜀之盟為恥但以鞍之戰為榮鄭之敗先穀旃括  
皆債事之人而旃與魏錡欲敗晉尤晉之逆臣也即鞍之  
功亦在張侯邱緩之下乃穀滅其族而旃括為卿何刑賞  
之頗乎

方加總公孫  
方加總公孫  
方加總公孫

位我侯也  
亦不免焉  
思痛有一

在楚似者於  
報見歸百天  
勤千職德實  
人無功不取  
楚子無功不  
欲其報

齊侯朝於晉將授王行朝御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  
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之來以婦人之笑非齊侯  
享齊侯齊侯視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朝  
服也言服韓厥登臺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  
也

齊頃是不強人兵敗則服服則不貳嗜御克已甚矣厥語  
足擅辭命之長

荀轅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冀諸褚中以出林云指既謀之  
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轅善視之如賈出已賈人曰  
吾無其功敢有其貨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言傳  
之賢

讀左補義卷二十一 成公

蜀之謂公也  
齊之謂侯也  
如晉侯馬  
公之與盟于  
焉也故不敬  
猶與與何可  
齊侯

讀左補義卷二十一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恭

男 埭 埭 埭

成公二

甲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暨卒○子  
立○祀伯來朝○夏四月甲寅滅孫許卒○公如晉○葬鄭  
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郟○城而為備○鄭伯伐許  
許矣鄭襄父使人與子以告從兵車之車○鄭三加兵於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  
王氏葆曰宋入春秋未嘗聘魯文十年公子遂往而宋不

讀左補義卷二十一 成公

報也華元之來其為共謀昏張本乎

祀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備

夏公如晉程茂一歲一朝諸侯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

侯必不免也後言將不能壽終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

不易哉詩頌言天造顯明受其命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

不敬乎敬諸侯則

秋公至自晉欲成於楚而叛晉陳傳積晉季文子曰不

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也於我諸侯聽地焉

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

雖大非吾族也發夷其肯字也我乎公乃止

晉連年不振一勝齊而驕公連年如晉一不敬而叛中國

便見前在

明知鄭幽許  
至故鄭一

傳言洋人必  
其得亡此謂  
于淫亂之言

所以日替也。文子直言諫止謀國之忠。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諸

展陂。許鄭伯伐許。取郟在冷救之田。按展陂在許州境。晉樂書

將中軍代。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鄭

音凡。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爭曲直。皇成攝鄭伯

之辭代。子反不能決也。曰若君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

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也。其可知也。欲使自屈於不然。側反

不足以知二國之成。鄭於楚張本。

鄭與許皆仰庇於楚。而伐許不已。是與楚爭許也。楚人何

以不悟。及鄭伯許男訟於楚。於是悟鄭之與已爭也。而執

皇成公子國。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一 成公

晉趙嬰 趙盾之子 趙莊姬 趙盾之妻 趙盾之子

乙亥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十二年子叔姬來歸 此叔姬

乃其繼 仲孫茂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 晉荀首于穀 地

梁山崩 記異也 按梁山 在陝西韓城縣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巳酉天

王崩 夷立是為簡王 十有二月巳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鄭地按今河南封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 齊放趙嬰也 原嬰曰我在故樂氏

不作我亡 晉二昆其憂哉 亡原屏必為樂氏所害 且人各

有能有不能 言已雖淫而能舍我何害弗聽 嬰夢天使謂已

祭余 余福女使問諸士 貞伯貞伯曰不識也 既而告其人 伯

既祭趙嬰使者 曰神福仁而禍淫 淫而無罰 福也 祭其得亡

子以得放 祭之之明日而亡 趙盾趙盾

原屏以嬰之內亂 不顧其親而放之 義之公也 又不聽嬰

護已之言 心之正也 或曰原屏自放之 罪原屏之專非也

嬰豈甘就放者 必請於晉侯行之

孟獻子如宋 報華元也 前年宋華元來聘

夏晉荀首如齊 邀女 故宜伯館諸穀 野饋曰饋 運糧饋之

趙嬰淫人 求福於神 宜伯淫人 求福於人 似人靈于神 然

而先後俱亡

梁山崩 經答天地示變以警人君 聖人志之以示 晉侯以傳

名伯宗 伯宗辟重曰 辟重載之車 辟重人曰 待我

不如捷邪 之速也 問其所曰 絳人也 問絳事焉 伯宗曰 梁山

崩 將名伯宗 謀之 對人問將若之何 問 曰 山有朽壤而崩

可若何 國主山川 祭所 故山崩川竭 君為之不舉 去盛降

服重 乘緩 武且反 徵樂 息八 出次 舍于 祝幣 陳 玉 史 辭

自罪 以禮焉 川 其如此而已 雖伯宗若之何 伯宗請見之

晉君 見之 不可 遂以告而從之 見晉無倫者之實

胡傳謂重人所告以六者 禮之文也 必有恐懼備省之心

主乎內 持論甚正 然重人告以六者 上面自有備省一層

觀而已 字若之何 字使人自會 伯宗依樣入告 不添一語

伯宗之咎也 請見不可 高人也 薦賢何必請於賢 需才之

際 伯宗不能舉之 與晉臣之舉 莫缺者 異矣 此毅梁譏其

獲善無積歟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一 成公

晉多君 而宗伯宗伯 晉君重人可 見與晉故亡 人無知學 豈士台 國之典 向求 及此耶



直道祖仲而  
以勢心也

許靈公愬鄭伯於楚前兩年鄭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成及子園以鄭伯不直故也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於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晉地陳鄭外君皆不背也

宋公子圍文公為質於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樂以出鼓謀以復入出入鼓曰習攻華氏宋公役之蓋宣十五年宋楚而欲攻華氏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龜之難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鄭久服楚一旦來歸晉霸將復振矣然天王計至霸王宜帥以哭臨且觀新君使曉然知尊王之義而懼王者不足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一 成公

四

與也何以一盟後了無餘事故既得鄭又將失之

十一月巳酉定王崩經在禮年盟上傳在下月倒錯補注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人自魯之攻至今無患故取鄭附庸國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作先君武宮○取鄭附庸國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鄭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王申鄭伯費卒悼公卒弟○秋仲孫蔑叔孫僑知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拔楚始○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衛王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子游公子相授玉于

東轅之東鄭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于自棄也巳祝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祝流不

鄭時不得志於楚因倚晉為援耳何嘗心服哉祝流行速心術不定成未可恃也

二月季文子以寮之功立武宮非禮也按立武宮言建立武宮之非也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按立如立德立功之立言武廟之立故立已萬充宗曰公羊武宮武公之宮也據昭十一年有事於武宮即此武宮也蓋較戰時時於武公而得勝故立其廟魯人不知其非禮且擬之於魯公之廟而為武世室明堂位

後其廟世世不毀故曰世室也武公之廟至閔公親盡而毀矣至今幾八十年中斷者三世忽然更立違例背制而猶稱世室於世字之義何居甚矣魯人之陋而記禮者之疎也朱可亭曰季氏自多其伐齊取汶田之功立武廟以示武功之當崇重也取耶言易也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一 成公

五

特霸者之賤而魯附庸以自肥三月晉伯宗夏陽說晉大夫衛孫良夫齊相鄭人伊糴之戎陸渾蠻氏成別侵宋據推書衛孫良夫以其辭會也前年師師人保衛不守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存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功止師還衛人登陴同說

武宮以武宮  
以武宮為  
武宮之非  
武宮之非  
武宮之非  
武宮之非  
武宮之非  
武宮之非  
武宮之非  
武宮之非



不以遷戮為功。武子知難而退，故不肯侵蔡之師。蔡人從，叛救不與楚人之救。

**經**七年春，王正月，鼫鼠食郊牛角，敗卜牛，鼫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祀。鼫鼠，牛未卜日免，故也。免，小。吳伐鄭，吳始見。○秋，楚公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曹不郊，則有。○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衛侯，衛侯也。今直隸大名府。公至

自會。○吳入州來。楚邑，按今在江南壽州北。嚴氏曰：得州。○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鄭。鄭成，聖人功以官名書。吳伐鄭，鄭成，鄭成也。○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衛侯，衛侯也。今直隸大名府。公至自會。○吳入州來。楚邑，按今在江南壽州北。嚴氏曰：得州。○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傳**七年春，吳伐鄭。鄭成，聖人功以官名書。吳伐鄭，鄭成，鄭成也。○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衛侯，衛侯也。今直隸大名府。公至自會。○吳入州來。楚邑，按今在江南壽州北。嚴氏曰：得州。○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卷二十一** 成公。無弔者也。夫。中國不能相。詩曰：不弔吳天，彫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上主。吾亡無日矣。○陳傳，衛見吳入。不亡矣。○陳傳，衛見吳入。不亡矣。○陳傳，衛見吳入。不亡矣。

通吳于上國，因兵以傲楚，非聖人所欲也。吳僭號淫名，聞于天下，猶之楚也。中國既有一楚，復增一吳，文子之所以懼也。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師為楚伐鄭，張木。夏，晉宣公來朝。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鄭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囚耶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葬之。

師二子，囚耶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葬之。

師二子，囚耶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葬之。

盟且苞服故也。屬齊，齊服故。昔從之。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

府。晉侯見鍾儀，張木。晉侯振矣。合九國之師以救鄭，而君親行。急於恤患，夫鄭恃諸侯之救，其臣亦有以自奮。遂攻楚師，而鍾儀囚。楚不致肆，不可謂非晉之功。然合九國以禦楚之偏師，不能毫末加於楚，反不如鄭之有功。又以見晉之怯也。

楚圍宋之役。在宣。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實田。王許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晉卿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德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楚成公玩

位。子重子皮殺巫臣之族。子闚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及襄老之子。黑髮，以異姬故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闚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髮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子反曰：子以讒害食，力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皮音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

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壽夢季札，於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按出師之制，一乘甲士三人，卒率七十二人。春秋則以十五乘為大，九乘為小。偏兩，又各有二十五人為兩。從之，所謂偏也。今欲救吳，車戰每乘各有一馬，可選者共得百五十人為卒。以適吳，故云兩之一卒。既至，與吳人相習，勤於教者，得二十五人。小偏，九乘之一。蓋一乘也。兩之明，願氏以一車為一兩，吳說更不足據。與其射御，教吳乘

**左傳**七年春，吳伐鄭。鄭成，聖人功以官名書。吳伐鄭，鄭成，鄭成也。○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衛侯，衛侯也。今直隸大名府。公至自會。○吳入州來。楚邑，按今在江南壽州北。嚴氏曰：得州。○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卷二十一** 成公。無弔者也。夫。中國不能相。詩曰：不弔吳天，彫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上主。吾亡無日矣。○陳傳，衛見吳入。不亡矣。○陳傳，衛見吳入。不亡矣。○陳傳，衛見吳入。不亡矣。

通吳于上國，因兵以傲楚，非聖人所欲也。吳僭號淫名，聞于天下，猶之楚也。中國既有一楚，復增一吳，文子之所以懼也。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師為楚伐鄭，張木。夏，晉宣公來朝。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鄭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囚耶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葬之。

師二子，囚耶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葬之。

師二子，囚耶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葬之。



晉侯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歸也

范歸之時晉侯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歸也范歸之時晉侯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歸也

蔡邕於楚自翟泉與盟之後不從諸侯者四十八年晉人使蔡邕使楚總角之役又使其與國之沈樂書用三子之謀也傳以其勳強楚之勢故與之而經以不能舉楚之罪

徒虐小國故干侵楚略焉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為宋其公夫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辯之於晉侯

殺同括當以傳為據晉世家屠岸賈欲滅趙孤孔疏已辨

無一不備

殺同括當以傳為據晉世家屠岸賈欲滅趙孤孔疏已辨

君樂卻主之則韓厥安敢言宣孟之忠也

四年冬傳大書樂書將中軍則齊固秉國之鈞也趙嬰曰我在故樂氏不作則書之欲逐趙宗久矣嬰適莊姬姬在公宮苦無下手處書乘同括之惡嬰遂與逐嬰又乘姬之怨同括遂殺同括讀首句則所謂原屏為亂明是冤獄韓厥云辟王賴前哲以免以辟宇暗加同括身上倘為同括訟冤正犯書之所忌蓋意主立後是非不必甚明又引書不敢侮鰥寡以孤兒寡婦勸之皆善于立言也

秋台桓公來賜公命周廟士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邱公莒子立於池上

為虞也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

楚之誤

冬祀叔姬卒來歸自祀故書

季孫不能理折文子而行賂文子豈受賂者不知人矣然

吳伐邾而晉不之救邾服吳而晉謀伐何以服小國之心  
文子不失事君之忠而語晉制傳特著此篇見小國受  
役於大國者宛抑無告皆如此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同姓者參骨內至親所以息陰也國語云媵已齊  
媵七國姓國少疑此禮難行蓋自大夫而後言之不可  
成周盛時如衛齊來媵苟非先王之制猶習已久安肯如此  
按齊人之媵蓋齊方睦而齊久事晉晉人來媵又以宋  
王朝則女備十二非過制矣禮王后歸於京師以媵從本  
國三人三國媵之亦以媵從各三人故為十二媵從二國  
無是事  
媵之故一娶九女願媵始行次不同共道一夫聖人制禮  
始闢之

顧亭林曰十二公之世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勝蓋宣公元  
如所生庶出之子不書生故子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一 成公

十四

致不書媵故伯姬歸于宋特書古人嫡庶之分不獨于也  
女亦然矣 萬充宗曰媵必與嫡偕行必先期而至嫡媵  
相習並效于歸兩無扞格伯姬明年歸宋而衛媵以今年  
冬至此為得禮得禮而書以見齊晉後期之失也 按程  
子胡氏以伯姬之賢聞于諸侯故晉齊來媵夫伯姬以宋  
災守節乃見其賢登初嫁之時即知其賢而三國來媵耶  
毛西河謂春秋揚美之意夫來媵常制耳何足為美耶  
經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蕭也公至自  
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宋不使 卿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 致晉人來媵也 秋七月  
女所以致成婦禮焉昏姻之好

丙子齊侯無野卒 子雲 ○晉人執鄭伯 鄭伯既死盟于蕭  
故晉執之稱人皆晉晉樂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  
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民逃其地入郕  
莒別邑也 滿廷伐齊將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  
中城 魯也 此四月城在十一月之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 杞叔姬卒為杞故  
也 遂為杞婦也 叔姬為我 也  
家則堂曰叔姬之歸以至於逆喪皆繫之於杞春秋與其  
能歸而為之書也 自此見之史傳去媵後反者多矣未聞  
既去而逆絕絕而不復者也 彼謂子思不喪出母齊東之  
說 按出者令其至母家省過俟其改  
說而後之也若已適人則與斷絕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一 成公

十五

經凡書來者彼自然而來此非有所強也如來盟來歸來  
歸來逆來勝之類 今曰來逆則杞伯自來逆也叔姬卒以  
計至杞非以勢力脅之使逆即以勢脅之何必共君親至  
哉傳云請之者杞伯請之於我而後來逆也杜以為公請  
于杞誤矣 竟者叔姬之出非其罪杞伯久而知其枉故於  
其卒請喪耳為杞故言不得與廟絕生為杞夫人沒當耐  
于姑也為我者恐魯以無罪見棄杞因躬自逆之也  
為歸汝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 晉人懼會于蕭以尋  
馬陵之盟 馬陵在 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也豈盟何  
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神以妥之  
果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于是年

范女于非不  
及魯者不自  
前此略緩師  
後書其為人

記吳人不至為厲公會鍾離傳于義三年再記吳人不至為  
悼公會成傳皆以見吳初不敢自列于諸侯而晉求之急  
行父之言本非無意交子之對亦是有心然魯不能自強  
終為勢屈晉無以服人何以主盟乎

二月伯姬歸于宋復為致女  
楚人以重賂求鄒鄒伯會楚公子成于鄒為齊人執

小國求成大國則用賂而大國求小國亦復如是是楚哀  
晉強之驗也

為出婦人  
女侍長有一  
國至性在內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夾之五章杜預韓夾  
穆姜伯姬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  
施及未亡人謂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先君猶有望也  
若亦望文行勢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詩非風  
子之若此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也取其

我思古人  
賈獲我心  
晉人來賂禮也同姓

秋鄒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晉別縣樂書  
伐鄒鄒人使伯錫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  
也明殺行人例楚子重侯陳以救鄒陳與

前此蜀之盟楚合十一國之大夫晉何能盡執十一國之  
君蓋不救魯衛自覺無顏魯衛受盟伴為不知也至此霸  
威稍振鄒伯悔過來朝不以禮接而執其君殺其使伐其  
國皆樂書為之也夫敬其君者必致禮于隣國之君鄰至  
是也不敬其君者必無禮于隣國之君樂書是也傳止斷  
其後一著以執君非禮無待言也自此楚一招鄒鄒即比

楚以撓伯主凡二十年諸侯以失鄒為憂其執階之厲耶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楚囚而繫者誰  
也有司對曰鄒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鍾儀在七年召  
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潯人也潯公曰能樂  
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使與之琴操南音  
楚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  
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子而夕于側也子反言其  
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  
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合其近事而遠  
明至誠名其二物尊君也尊君也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  
私忠也尊君敬也敬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敬以

楚以撓伯主凡二十年諸侯以失鄒為憂其執階之厲耶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楚囚而繫者誰  
也有司對曰鄒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鍾儀在七年召  
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潯人也潯公曰能樂  
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使與之琴操南音  
楚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  
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子而夕于側也子反言其  
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  
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合其近事而遠  
明至誠名其二物尊君也尊君也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  
私忠也尊君敬也敬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敬以

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君盡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  
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為下十二月晉  
晉之所以為弱主以其尊周攘夷為小國所仗也乃忽為  
平晉楚之說十二年宋西門之盟遂與楚成其後向戌為  
宋之盟實托基于此春秋一變局世道升降一大關鍵  
也前此鄒之役荷林父待盟有日卒為楚覆至此晉霸畧  
概而景公復國苟安不知楚不能以兵力服鄒而重賂使  
鄒之貳伎倆可見矣晉如惠恤其民以大義服人何楚之  
畏楚獨焉惟成是亟亦足恥矣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恐萊潰奔莒戊  
申楚入渠邱在莒月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

原云兩城俱  
備下交遊無  
備罪及又據  
開一步用備  
字反掉手法  
激發

按徐節物  
本

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八月十楚遂入  
莒無備故也終區臣之言經冬楚居州道遠于莒莒在吳  
其前魯不救其後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陳  
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決辰之間而楚克  
其三都無備也夫決辰十二日也說云決州也從甲詩曰  
雖有絲麻無粟菅蒯離有姬姜無棄蕞萃凡百君子莫不代  
豎言備之不可以已也述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蕞萃陋賤之  
得人承代晉古頗反人秋盤在位之人亦有匱乏之時須  
淵皆怪反楚在遠反

七年莒同盟于馬陵今年盟于蒲其無備也恃晉故也而  
晉方將結成于楚不救救傳深責晉之無備而與上篇  
連叙以見克其三都無地不為蹂躪天下無伯則列國皆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一 成公 大

莒也方知鍾儀之遺羅莒之使其策甚謬  
秦人自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鄭貳則執莒患不救為人窺破故秦撲白狄伐之楚使之  
也亦晉自致之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此秋晉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  
師以圍許示不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紆緩也勿亟遣使  
晉必歸君為明年晉侯歸鄭伯張本  
叔申之謀所以救時而竟以此見殺國家何以有任事之  
臣  
城中城書時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備好結成奉晉

命錄故  
楚報之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明傳黑背生公孫割  
何如耳如謂幸用他人則周公康叔非武王之弟哉○夏  
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者卜郊者四唯此年五卜疏云當  
是三月三卜四月又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二卜皆不吉乃止也○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伐鄭晉侯杜預○齊人來賂伯姬也異姓○丙午晉侯孺卒  
景公卒于州蒲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立備乃侯反備乃侯反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晉命衛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君之謀改立三月子如公子立公子縚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一 成公 大

夏四月鄭人殺緡立兒頑鄭成公子如奔許樂武子曰鄭人  
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  
有疾五月晉立天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孔疏應邵  
名州蒲或悞州蒲按太子攝行君事鄭子罕穆公賂以襄鍾  
以終會耳非生立為君也傳失之鄭子罕穆公賂以襄鍾  
之廟鐘子然盟于修澤子駟公子為質修澤地名按今在  
已鄭伯歸不告人辛  
晉人舉動一不善而立君殺君小國幾許茶毒執君歸  
君晉亦幾許周旋皆樂書謀國之不滅也晉侯有疾  
立木子為君而會諸侯伐鄭杜氏謂生代父位或曰直書  
晉侯著其惡也或曰州蒲以世子主會序諸侯之下則失  
列乃就景公始謀微會之得而書晉侯竊以為皆不然如



亦趙祖所為  
下好殺者示  
幾耳若國語  
所官杜伯射  
王此城有車  
倫理故內傳  
不詳以好殺  
致夢以多夢  
行殺心已死  
矣欲不死得  
平

或云左氏此  
等文皆有死  
倫理不知其  
公安殺趙盾  
於心結而成  
夢非謂實有  
其事也觀下  
二豎之夢

果州蒲主盟何妨書諸侯會晉天子州蒲伐鄭伐鄭在五  
月周五月夏三月也杜註景公卒於六月七日周六月夏  
四月也正旬人獻麥之時非疾五月卒亦在五月也想景  
公未會之前早已得疾而期不可爽故令天子從行至鄭  
會諸侯疾甚不能終事乃先歸晉使太子攝行君事終伐  
耳然則此行實景公主之且景公此時未卒何為而不稱  
晉侯故晉以親會告而災書之也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  
也八年晉侯殺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  
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邑統帥有神巫故名巫  
言如夢巫云鬼怒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公疾病  
讀左補義卷二十一成公

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名為之治也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  
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  
何膏也心下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  
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達公曰良醫也厚為之  
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月來始熟使甸人主為公  
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腹滿如廁陷而  
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口中負晉侯出趙則遂以為  
殉小臣以言夢自殉

君子脩德立命其于死生之際如陰陽寒暑之自然理有  
定也景公誤聽婦人讒言殺其世臣趙氏其心必有怵然  
不安者故常有懼心而人窮反本天理益明懼心益甚故

心之靈爽夢幻大厲及闕巫言食生畏死惶惶往來及其  
疾也又常有伴心神益衰伴心益甚欲于百死中求一生  
路不得故尸居餘氣夢幻二豎巫交鬼神醫知生死其言  
悉隨吾夢而無異傳述其說柔巫稔惡于終殺小臣趙盾  
于後而列葬一事與秦穆宋文而三皆天帝所不容者也  
雖有服齊之功已萌成楚之志氣皆力情鬼神乘之安能  
繼文襄之業乎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俞弟叔申君子曰忠為令德非  
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言叔申為忠不  
鄭成無道不及晉惡之於伯甥傳言非賢君不可為此謀  
况不善之人乎其斥成公至矣

讀左補義卷二十一成公

秋公如晉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穢茂未反是秦晉使  
結成晉禮也于楚故留  
公須臾復還論其虛實  
冬葬晉景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石  
林曰不書葬以  
公親會為恥也

天子之喪諸侯送葬卿弔魯侯親弔于晉是以天子之禮  
事晉而又過之也晉安然受之又不止其送葬是以天子  
自處也晉實不德何以責或晉不自反而一意陵入魯不  
自強而屈禮受辱交讓之

讀左補義卷二十一終



敘事 諸卿

至罪不察謀

蘇周初封

妙在面定俱  
不說楚師田  
只懼明而便  
田自具其策  
宜實即是策  
至願法

以為成始以  
其成終處處  
處處成則處  
處處成則處  
處處成則處

行父泄盟于晉則晉已睦矣。齊既而兼及與晉相睦之齊。聘問往來禮也。

晉郤至與周爭郤田。郤田別邑按河南王命劉康公單襄公武陟縣不奉命乃使兩大夫郤至曰盟晉故也。故不敢失。言齊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

各撫有其蘇忿生以沮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封內之地蘇忿生以沮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蘇公也檀伯達俱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內檀周邑今河南懷慶府。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十年在僖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沮。在僖二狐氏陽氏先處之侯使郤至勿敢爭食。所以亡。

襄王以沮賜晉文狐獫狁處父。皆食邑于此。後晉侯以賜。

郤氏郤溫之旁邑。郤田與沮相連。因欲并有之。故至云。沮吾故也。劉子不盾。論沮與郤田之疆界不同。即以沮論。襄王可賜今王可。然不得為郤氏之故物矣。况郤本周之境內乎。非并欲爭沮也。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蔡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成而使歸復命矣。在往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晉求楚成。而奪周壤夷之局。復景華元。皆春秋罪人也。秦晉為成。將會於合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何。次於王城。使史穎夫。盟晉侯於河東。晉欲盟秦伯於河西。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心會所信之。

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扶解所也約會之始秦伯歸而背秦每援楚以困晉。聞晉楚既成。因有為成之志。其疑不決者。以晉楚之交。可得而聞也。於是歸而謀。所以聞晉於楚。

楚。王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杜解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黃氏曰。政出一人。豈容私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黃氏曰。政出一人。豈容私比。罪人以抗天子。非可勝謀也。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

晉人敗狄于交剛。國之猶能自強也。瑣澤之會。諸儒以經不書宋鄭傳。不志魯衛。遂以西門之盟為妄。非也。春秋狄楚。為其僭王。猶夏也。晉楚之盟。聖人所惡。况盟而叛乎。不書者。為其不成盟也。瑣澤不書。宋華

其不協而討。不庭。討背叛不來。有倫此盟。明神極之。俾隊其師。無克。胙。罔。其。無。能。享。國。家。之。報。失。鄭。伯。如。晉。聽。成。焉。皆楚既成。會于瑣澤。成故也。私。考。公。羊。作。沙。澤。沙。鹿。近。水。衛。地。也。當。狄。境。而。西。進。狄。人。聞。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國。之。猶。能。自。強。也。











傳。董惡。卻擊也。兩截上。寫林父之歸。下。寫卻擊之擊。若不相。董不知下。截。即上一。截之。斷語也。林父奔。魯。從。交。卻擊。觀。定。姜。夫。婦。唱。喝。吞。聲。忍。辱。俯。首。從。命。樂。之。惡。乃。逼。及。於。魯。衛。矣。及。其。受。享。而。傲。所。其。必。亡。推。做。故。魯。曾。而。奪。已。歸。之。婦。齊。衛。而。納。不。令。之。臣。林。父。叛。君。之。臣。不。可。一。日。容。於。國。而。惡。跡。未。著。定。公。惡。之。知。所。惡。者。也。晉。侯。雖。見。而。不。可。能。堅。所。惡。者。也。卻。擊。拔。之。來。此。時。晉。厲。頗。勤。諸。侯。仰。至。相。知。大。義。明。告。權。奸。當。去。則。理。順。衛。直。晉。必。不。以。一。林。父。而。失。諸。侯。魯。昭。公。失。國。猶。云。所。欲。見。夫。人。者。有。如。何。况。賊。臣。之。奔。已。至。七。年。而。進。退。由。已。者。定。姜。徒。知。不。許。將。亡。而。不知。賊。臣。得。志。貽。禍。子。孫。者。幾。四。十。年。其。不。亡。幸。耳。婦。人。誠。不。足。與。大。事。也。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詳說如前聲聞于外合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所敗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郭  
 郭。郭。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而許田許人敗之  
 于。練。也  
 黃。東。發。曰。鄭。自。成。三。年。再。伐。許。四。年。伐。許。九。年。圍。許。今。又。伐。之。晉。不。能。救。也。  
 九。月。僖。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合。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辭。顯。而。志。而。晦。言。以。記。事。事。叙。而。文。微。婉。而。成。章。辭。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盡。而。不。汗。其。事。實。無。所。行。曲。

衛。侯。有。疾。使。孔。戍。子。之。孫。齊。惠。子。立。敬。如。定。公。之。子。行。公。以。衛。左。補。義。卷。二。十。二。成。公。  
 衛。侯。有。疾。使。孔。戍。子。之。孫。齊。惠。子。立。敬。如。定。公。之。子。行。公。以。衛。左。補。義。卷。二。十。二。成。公。  
 衛。侯。有。疾。使。孔。戍。子。之。孫。齊。惠。子。立。敬。如。定。公。之。子。行。公。以。衛。左。補。義。卷。二。十。二。成。公。  
 衛。侯。有。疾。使。孔。戍。子。之。孫。齊。惠。子。立。敬。如。定。公。之。子。行。公。以。衛。左。補。義。卷。二。十。二。成。公。  
 衛。侯。有。疾。使。孔。戍。子。之。孫。齊。惠。子。立。敬。如。定。公。之。子。行。公。以。衛。左。補。義。卷。二。十。二。成。公。  
 衛。侯。有。疾。使。孔。戍。子。之。孫。齊。惠。子。立。敬。如。定。公。之。子。行。公。以。衛。左。補。義。卷。二。十。二。成。公。  
 衛。侯。有。疾。使。孔。戍。子。之。孫。齊。惠。子。立。敬。如。定。公。之。子。行。公。以。衛。左。補。義。卷。二。十。二。成。公。  
 衛。侯。有。疾。使。孔。戍。子。之。孫。齊。惠。子。立。敬。如。定。公。之。子。行。公。以。衛。左。補。義。卷。二。十。二。成。公。  
 衛。侯。有。疾。使。孔。戍。子。之。孫。齊。惠。子。立。敬。如。定。公。之。子。行。公。以。衛。左。補。義。卷。二。十。二。成。公。  
 衛。侯。有。疾。使。孔。戍。子。之。孫。齊。惠。子。立。敬。如。定。公。之。子。行。公。以。衛。左。補。義。卷。二。十。二。成。公。

例。云。此。不。取。乃。易。者。事。以。善。氏。既。與。而。息。知。之。又。云。知。夫。人。若。口。而。爭。無。如。不。聽。  
 結。句。是。林。父。一。生。得。力。取。為。四。十。餘。年。事。蹟。也。  
 衛。侯。有。疾。使。孔。戍。子。之。孫。齊。惠。子。立。敬。如。定。公。之。子。行。公。以。衛。左。補。義。卷。二。十。二。成。公。  
 衛。侯。有。疾。使。孔。戍。子。之。孫。齊。惠。子。立。敬。如。定。公。之。子。行。公。以。衛。左。補。義。卷。二。十。二。成。公。  
 衛。侯。有。疾。使。孔。戍。子。之。孫。齊。惠。子。立。敬。如。定。公。之。子。行。公。以。衛。左。補。義。卷。二。十。二。成。公。  
 衛。侯。有。疾。使。孔。戍。子。之。孫。齊。惠。子。立。敬。如。定。公。之。子。行。公。以。衛。左。補。義。卷。二。十。二。成。公。  
 衛。侯。有。疾。使。孔。戍。子。之。孫。齊。惠。子。立。敬。如。定。公。之。子。行。公。以。衛。左。補。義。卷。二。十。二。成。公。  
 衛。侯。有。疾。使。孔。戍。子。之。孫。齊。惠。子。立。敬。如。定。公。之。子。行。公。以。衛。左。補。義。卷。二。十。二。成。公。  
 衛。侯。有。疾。使。孔。戍。子。之。孫。齊。惠。子。立。敬。如。定。公。之。子。行。公。以。衛。左。補。義。卷。二。十。二。成。公。  
 衛。侯。有。疾。使。孔。戍。子。之。孫。齊。惠。子。立。敬。如。定。公。之。子。行。公。以。衛。左。補。義。卷。二。十。二。成。公。  
 衛。侯。有。疾。使。孔。戍。子。之。孫。齊。惠。子。立。敬。如。定。公。之。子。行。公。以。衛。左。補。義。卷。二。十。二。成。公。





元帥子  
已與後  
況不長

史官去  
告諸侯

馬三不  
師一處  
却從石  
以國外

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載族也華元可城  
 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向帶魚府皆出桓公魚石將止  
 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桓公及六族魚石  
 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桓且多大功國人與  
 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桓公以宋國桓公孫其賢桓  
 怨桓氏也桓公孫其賢桓公孫其賢桓公孫其賢桓公孫其賢  
 氏雖亡必偏不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桓公孫其賢桓  
 乃反奔晉告故歸亦書自晉見其出入皆挾晉為重不復詳  
 氏謂華元不待執晉亦非也魚石止華元實畏晉耳使華喜  
 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之桓公孫其賢桓公孫其賢  
 殺其大夫山言昔其族也示其罪按初君之罪大級族之罪  
 小史官但罪其級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  
 唯小名五大夫畏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  
 同族罪及將出奔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  
 可乃反華元還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不得復右師視  
 運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邱而望之則馳  
 駟而從之五子亦馳逐之則決唯濞水涯決閉門登陴矣左  
 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桓公十八年魚石復入彭城傳  
 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佐  
 戴公五世孫也桓公孫其賢桓公孫其賢桓公孫其賢桓公孫其賢  
 且桓氏可亡也而魚石不可罪也大義誠規石與有焉  
 此體聖經之義而以討亂與華元也于奔晉下捕叙三族  
 元為戴族僅與莊族司城為戴觀下討澤即命司城率師  
 可見桓族逼六官為一黨而司馬主兵柄族橫而傾久矣

伯宗之  
伯宗之

伯宗之  
伯宗之

然三族雖分皆宋之公族也山弱公室而擅殺子肥是無  
 君也元為右師討賊者正也即出奔而約晉為援猶正也  
 山為司馬手握兵權而束身符討者以華元倚晉為援而  
 國人助之耳當是時元解宋圍合晉楚國人歸心且甚睦  
 于樂武故桓族不敢助魚石不敢謀一舉而誅之也華元  
 兩止之五人不可必有邀于華元之事臣決雖登與元之  
 止不過世故之周旋而非如魚石止元之實意蓋遂之而  
 立私暱之向戌與子產之於伯有子皙異矣然五人援楚  
 入宋以禍宗邦則同惡相濟必非善類故君子不責華元  
 固黨之私而但與其討賊之正  
 晉三郤害伯宗伯宗既死伯宗及非忌故曰初伯宗  
 伯州卒奔楚子韓賦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  
 也而驟絕之亡何待也為十七年晉殺三郤傳初伯宗  
 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  
 難傳見韓賦人  
 弗忌晉賢大夫為樂書之族三郤安能殺之必有甚不便  
 于書者故書使三郤諸殺伯宗弗忌然後并除三郤于是  
 晉君孤立而惟書所為盜憎主人書其盜首歟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始與中  
 許靈公畏伯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傳此  
 許以畏鄭故設外援以遷  
 故經不言遷之者他傳此  
 讀左補義卷二十二終







至受辱處  
若相映  
之古相映

在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設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幸也。實亦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豈圖之自殺終相惡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則政不義已不敢不愛。則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城濮之後，惟鄆陵之戰功為第一。否則楚挾鄭以窺東諸侯，其流毒可勝言哉。故以晉主是戰，所以予伯討也。樂書將中軍，力主伐鄭，戰楚，似功在書。然此時晉侯在軍，書為固壘待退之計，迂而無當。卻至策敵甚明，步步促戰，則是功晉侯主之。卻至成之，故節節出色，寫卻至然自戰後，君臣修次書以是役怨至，并怨公之不用其言也。遂至喋血。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三 成公 七

宮門又不得不寫范文子而結穴在戎馬之前數語。見卻至為楚楚之功，范文子為居功之道也。晉楚交鋒屢矣，從無趨風執轡溫文彬彬如此者。蓋卻至聘楚子反，武夫公然唐突嘉賓，卻至既以大義而折于前，復于此示以禮度。見晉臣即擾攘中猶不失天澤之防，猶守之謹。此寫卻至又須照聘楚一篇傳恐讀者不悟此旨，將樂絨與子重言于楚者點出，以見與聘楚篇相照應。而一矢加遺，適為中目之識矣。此篇分五段看，第一段有勝矣以上為統首。蓋范文子是後日之慮，卻至是現在之功，苦于兩相刺謔，因以范文子作引起，而以樂武子折轉，隱寓交相為濟之意。孟獻子語中透出一勝字，領起全局。第二段成宮至

楚懼不可用也。是專寫楚師從申叔語中將致敗之由極力供出，歸重疲民以逞，恰與卻至前所云爭尋常以盡其民相照。第三段至為外懼乎是專寫晉師文子總不欲戰，不以不勝為憂，而專以勝楚為懼，外寧內憂已灼見此。日君臣有難，以顯言者只作不了之詞，以呼起後段之意。

第四段至有德之謂是，實寫晉勝楚敗。公從之，以上是將戰時有裨於前，至見星未已，是正寫戰時。以下是既戰後，也分八節相承而下。或連類而叙，或分叙，或追叙，或夾叙，或正叙，或帶叙，叙戰無詳盡於此者。蓋子反子重親見楚莊敗晉于郊，輕視晉人久矣。晨歷晉壘，窺其無備，數而殲之，此其志也。晉人乃結陳軍中，極整不可猝入，登巢車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三 成公 八

一整倍知紀律森嚴，楚子亦為之憊。震晉君臣方從容謀議，全不為動。卻至力開一速戰之局，六間可乘，如數計燭照。公用其言已掃過樂書，費皇又為獻計，而晉軍遂出樂書有子規以三罪楚君有臣射穿七札，整暇輕窺，宛更是分明。及三遇楚子，知三軍之盡萃於王卒也。呂錡射其元王中厥目，楚人於是靡靡乎自救不暇，而晉人趨風肅使何等雍容，釋鄆不追何等謹恪。於戎馬雜沓之場，倣出一種禮度文明氣象來。幾疑左氏寫戰過於從容，忽接楚師薄於險一語，遂令通體皆震。可知晉軍鼓舞人人致死，鄭既不支，楚復危急，阨於險而無路可奔，或殺或囚，有士卒立蓋之虞。子重子反幾不知所為矣。維時養由基奮再發之





行齊  
見不致過  
之不足為

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於晉師於逆也逆者不還也  
物之介耳于時魯師在鄭從鄭向齊出於魯約必過魯乃  
云故指子為食於鄭師逆以至所逆晉師至乃食聲伯  
庚宗也為食於鄭師逆以至所逆晉師至乃食聲伯  
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之介而後食也諸侯于制  
田侯湯東有制據按今知武子佐下軍有將以諸侯之師侵  
陳至于鳴鹿鹿邑縣西南遂侵蔡未反齊衛皆失軍與軍  
于頰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諸侯之軍齊衛皆失軍與軍  
相失宋衛不書後也

晉厲一戰勝楚能如范文子所戒何愛一鄭乃侯國而役  
天子之卿率諸侯伐之遂使魯君臣罔顧家難不敢過鄭  
四日不食皆晉貽之威也鄭人突出三國失軍此日諸侯  
讀左補義卷二十三成公

尚堪用乎  
曹人復請於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重子臧反  
曹伯歸朱還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仕  
晉侯已八郟擊之言負芻之貨而藉口子臧竟歸曹伯天  
王聽之也先儒以不能君國討賊責子臧夫負芻已列於  
會天王未黜其爵欣時安得而有國唯潔身已耳  
宣伯使告郟擊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  
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由君不寧事齊楚有亡而  
已蔑也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子而殺之我斃  
蔑也孟獻子時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  
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於茗邱公還待于郟今山東郟

魯人之言  
不免愧色  
魯伯以獻子  
亦非實利一  
意折作兩層  
一季文子而  
魯伯以獻子  
亦非實利一  
意折作兩層

城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郟擊曰荷去仲孫蔑而止季孫  
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親魯甚于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  
之矣聞其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  
棄而惠微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  
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少亡以魯之密迺仇讎謂齊亡而  
魯之常隸也則魯為晉隸郟擊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  
魯之常隸也則魯為晉隸郟擊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  
請若得所請晉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樂武子曰季  
孫於魯相二君成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讓  
應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郟擊謀國  
家不貳以堅事晉國其身不忘其君先君而後身若虛其  
讀左補義卷二十三成公

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  
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成方勝經舍  
僑如方妄意季孟可除何故逐奔其義當以左為正也  
二月季孫及郟擊盟于扈歸刺公子假假與俱為妾所指  
公不忌杜說非徒則公宜僑身齊家感化其母怨母而召叔  
殺其弟可乎程氏曰僑如免而假刺焉魯刑之賊也而召叔  
孫豹于齊而立之此年七月郟擊伯使約請逆于晉問魯人將  
乃名之故張二年約始  
見經傳于此同言其終  
負芻弑君得以反國魯卿無罪乃肆執辱比事以觀經罪  
晉人之義見矣僑如諧語字字鋒動聲伯嗚破僑如止用  
一情字使人自會猶嗟之詩不堪為人再誦也辭邑一節  
尤令郟擊內愧傳力表聲伯見此番轉危為安皆其力也



出僑如而盟之共定其罪斯時文子怨穆姜而及假成公  
拱手聽於權臣魯弱而季益強

齊諱孟子齊靈公通僑如使立於高園之間位比二卿僑如曰不  
可以再罪奔衛亦問於卿僑如之使

晉侯使卻至獻楚捷於周與單襄公語稱其伐功也疏云

其功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此數自伐

軍士變佐之稱將上軍者位之韓厥將下軍者而求揜

其在上稱已之伐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

亂階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疏云夏書五子之歌

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陳傳言卻至

鄆陵之役已為樂書所忌惟絕口不言功語語推功主帥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三 成公

庶幾銷其猜忿據周語欲求晉國之政是直掩樂書而餽

其位卑喪公所謂兵在其頸者此也卻至粗知君臣大義

而以驕汰死此傳所以深惜之也

丁亥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杜解括成 ○夏公會

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晉未能服

周使二卿會之晉為兵主而先尹故假天子威

地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禮

用郊非時也蓋諱神求福耳如秦非為王病親所南

人參 ○晉侯使荀盩來乞師將伐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

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鄭未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

申公孫嬰齊卒于狸服也 申卒之何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

以文子之謀  
目不及也  
自之謀也  
也然不也  
也然不也  
也然不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履且卒公假立  
○晉殺其大夫卻術卻擊卻至 ○楚人滅舒庸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潁狂僻晉二邑潁故潁  
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按今河夏五月鄭大夫  
堯頑侯猶大為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成鄭公會尹武  
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按戲童今河南沁  
水今洧川縣  
○鄭許宜反

晉范文子反自鄆陵前年鄆陵戰 使其祝宗所死祝宗王祭祝所  
祝宗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  
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傳  
屬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辭自裁云何休清官以為人  
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遺命以積暴未聞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三 成公

既勝楚又欲服鄭且合天子二卿士伐之不知內治不脩  
罕小用事而禍已在藩牆之內也所死者欲晉君臣聞之  
而知揚耳事權不屬坐視不忍惟以一死謝君父晉有文  
子魯有叔孫昭子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成之盟也 成盟在  
楚子重拔師于首止諸侯還與楚  
齊慶克慶封 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亦為婦人服乘  
入于闕巷門闕云釋宮云宮中 鮑叔牙見之以告國武  
子武子名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人所以怪之 而告夫人  
曰國子誦我也諫責 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 高鮑處守

齊魯在通  
魯是而克即  
以其閉國為

鮑國交句須  
而魯交交  
國此而彼刑  
國得以承其  
宗室不能術  
其是兩兩相  
形不是齊國  
正是明齊之  
不知

漢書地理志  
漢書地理志

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魏魯公未入齊國閉門孟子  
 新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公國子知之秋七月  
 王寅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無咎以虛高氏拔  
 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牽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  
 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卜立宗牽施氏之牽有百室之  
 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  
 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左翼吉在為鮑國相施氏忠  
 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  
 衛其足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  
 此為齊高無咎出奔傳却隱隱歸魯國武子是時齊靈年  
 非幼矣國武為政開悟主心豈不懷中善之恥去慶克一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三 成公 七

吾懷乎從就也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取占也今衆繁多而從余  
 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音蔡  
 聲伯有功于魯乃公與季孫歸而聲伯道卒魯人之所為  
 致城于天喪善人也故誌之特詳杜以為戒人教占夢陋  
 矣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計高國佐從諸  
 侯圍鄆以難請而歸請於遂如盧師殺慶克疾克以穀叛  
 齊侯與之盟於徐關而復之請於遂如盧師殺慶克十二月盧降使國  
 勝國佐告難於晉待命于清使以高氏難告晉齊欲討國佐  
 傳東南有清城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三 成公 六  
 慶克罪不容誅而佐擅殺之則非也以殺叛更非也露昏  
 已甚而聲孟之怨倍深徐關之盟其可恃乎  
 晉厲公侈多外嬖解愛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  
 左右終如土晉益以得克之廢也怨郤氏棄得克之子直八  
 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于厲公郤犨與長魚  
 矯爭田執而梏之梏械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轆轆亦  
 戕於厲公樂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郤  
 戰於郤至欲取勝也使楚公子伐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  
 楚有六間以取勝也使楚公子伐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  
 召寡君郤至晉使楚故言至召楚君以東師之未至也齊  
 師之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將新軍乞師故言不具存  
 回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晉孫惠伯公告樂書書曰

此舉實與  
合一

盜謀謀三  
皆受其害

此舉實與  
合一

一路同謀  
假使人失

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子。謂國受辱。則君  
 也。使諸周而察之。卻至聘於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  
 覘伺之。信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  
 殺。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卻至奉豕。於公寺人。孟  
 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至。欺余。至。奪孟張豕。厲公  
 將作難。胥童曰。必先。卻族大多。怨去。大夫不。不。敵多  
 怨。有。胥童曰。公曰。然。卻氏聞之。卻欲攻公。曰。雖死。君  
 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  
 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但。死。無。用  
 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林。言。不。我。之。有。罪。吾。死。後。矣  
 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待。命。而已。受。君。之。祿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三 成公 七  
 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也。罪孰大焉。無反心。王午胥童  
 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八百。長魚矯。時無用。兼公使清  
 沸。人助之。抽戈結。安而偽訟者。二。人將訟。曲直於  
 氏。三。卻將謀於。室。請武。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  
 所坐。溫季曰。逃。威也。遂。趨。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以。賊。為。害  
 處也。威言。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胥童以  
 故曰。威言。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胥童以  
 可畏也。甲劫樂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  
 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與。臣。聞。亂。在。外  
 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德。御。軌。以。刑。刑。不。施。而。殺。林  
 不。施。德。于。三。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  
 卻而。遂。殺。之。三。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  
 軌。至。臣。精。行。也。遂。出。奔。狄。公。使。辭。于。二。子。曰。寡。人

上文雖  
從至此  
從人難  
故云

二子附門  
方見欲去  
大夫時已  
合為一滿

有討於卻氏。卻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而執之  
 辱。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  
 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大夫  
 樂書中行。偃。遂執公。召士甸。士甸。辭。不。召。韓厥。韓厥。辭。曰  
 昔吾。商。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遠。也。兵。韓厥。少。為。趙氏。所  
 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無。所。助。孟姬。也。古。人。有。言。曰。殺。老。牛  
 亂。在。八。年。按。去。兵。湖。不。持。刃。共。討。也。古。人。有。言。曰。殺。老。牛  
 莫之敢尸也。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言與韓  
 生無異見。厥句皆賊  
 此叙殺三卻及執厲之由。以樂書為主。書之怨卻至及公  
 在郟陵之捷。三卻肆橫。勢出書上。而至才遺過于書。皆書  
 所深忌也。公欲去羣大夫。立左右。書偃弒君已決於此。而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三 成公 六  
 羣。雙。尤。惡。三。卻。書。因。結。羣。雙。圖。之。三。卻。去。則。羣。雙。與。公。在  
 其。掌。握。此。書。之。本。謀。也。先。使。公。子。蒞。証。卻。至。而。已。從。旁。證  
 之。又。使。公。自。覘。之。夜。之。言。達。于。公。羣。雙。達。之。也。往。覘。之。羣  
 雙。覘。之。也。而。三。卻。危。矣。胥。童。長。魚。鞮。知。書。偃。亦。怨。三。卻。出  
 力。為。書。除。之。因。而。并。除。書。偃。此。胥。童。等。之。本。謀。也。然。書。偃  
 之。謀。胥。童。等。已。了。然。而。胥。童。之。并。謀。書。偃。者。書。偃。不。及。知  
 也。及。三。卻。既。尸。羣。雙。以。甲。劫。書。偃。于。朝。迅。雷。不。及。掩。耳。二  
 子。自。分。必。死。而。公。乃。云。不。忍。則。人。將。忍。君。矣。獨。是。卻。至。之  
 木。出。奔。他。國。皆。可。得。志。而。從。容。就。義。守。信。待。命。觀。其。正。色  
 以。拒。卻。弒。君。臣。之。義。樂。若。水。霜。傳。極。為。卻。至。出。色。正。深。惡  
 樂。書。韓。厥。士。甸。疾。視。君。死。舉。朝。更。無。明。大。義。者。如。卻。至。不

死必能討賊此樂書之所以必去三郟也

舒庸東夷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郢國藤尾

楚四邑按今鎮楚南麻州府境也特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棠師襲舒庸滅之

高抑崇曰楚既摧敗而餘烈猶足以滅國使得志於郢陵

則壽被華夏可勝言哉厲公有宏才而無令德是以威震

於外而亂生於內其身雖不終功亦足錄也

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假殺晉童以其初民不與郟氏晉童

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按晉以郟氏失民晉童童

童以甲劫書假故以怨殺之若夷羊五清沸楚六七人皆

書素與謀者不然何待悼公之返哉

讀左補義卷二十三歲公

庚申晉結其君州蒲按晉人立襄公少子齊殺其大夫國

左國武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宋邑按今江南徐州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句來聘秋祀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岡鹿苑○已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劬來乞師○房十有二月仲

孫茂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桓村同盟于盧打地闕陳衛

齊當國齊之禍益為之○他丁反○丁未葬我君成公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假使程精大夫

厲公補其君者當國以不葬之於甄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謂生時副貳之車也其葬亦宜

伏書君立新  
君兩朝形  
非但諱書  
以書公

如之故傳明不使荀偃士劬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

非天乎命相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

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君臣

之頭也敢不唯命是聽晉自靈之扶權柄下移列得厲

與惠公相反惠公路中大夫推恐不得人悼公先與要約而

庚午盟而入大盟館于伯子同氏大夫家辛巳朝于

武宮命不還不臣者七人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慈不能

辨我我故不可立旋者之候不慈蓋世所謂自處

自古無有執其君至三月而後執者願請熊蹯商臣不許

恐外收也遷延不迫諸大夫國人無一張天討其可哀已

讀左補義卷二十三歲公

蓋亂臣執逆必先邀結其民襄十四年士鞅告秦伯曰武

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是以屠同列執君父惟

其欲為然越二世而樂卻同為皂隸豈非天道哉十四齡

周子逆于清原英鋒奕奕過于淡昭曰豈非天乎示者僂

整不得侈翊戮功又曰共而從君神之所福見天命天討

已不得私使不臣者氣奪朝于武宮將厲公時所云譬大

夫者蓋驅出境雖誓僂終免斧鉞之誅而下車先視賊臣

之魄未以周子兄不慧結正為一天字作証言與晉非偶

然也或曰悼公何不取書僂誅之其後卒用荀偃安得有

此力量只做到八分已足稱也

齊為慶氏之難在後慶克故甲申解解解故字齊侯使士



惡論而悼公漫無設施魏相士魴輩俱以先人之功任用而會不為故君一敘其勤勞夫豈大公至正之心哉

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宋城邀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

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郟邱同伐彭城朝郟城郟納宋魚

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子以十五年出奔以三百乘

戊之而還書曰復入兵威還故書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

之曰入謂本無位復其位曰復歸亦謂諸侯納之曰歸謂

有在位者而納之曰歸謂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納之曰歸

內有在位者而納之曰歸謂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納之曰歸

例合者少與例違者多陳說傳言楚人伐宋以納魚石故書

以惡二字開出組西一說

宋人患之兩鉅吾居反吾音魚曰何也言何若楚人與吾

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或矣惡謂大國無厭鄰我

猶城邑已而之則以我為也然而收吾樽使贊其政謂不

之使而用政以開吾蒙亦吾患也我因而鄰我因可患也倚不

逐而反用之何吾開亦今將崇諸侯之遠而披其地謂楚今

取彭城以封魚以塞夷庚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逞茲

而掩服毒諸侯而懼吳晉也構解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

何為晉必恤之

楚共納宋叛臣于宋塞吳晉交通之路使吳患不作專事

北方此其志豈少焉者哉鉅吾謂毒諸侯而懼吳晉為天

下患非徒未之憂也可謂洞燭楚人之情矣未又進一層

楚國未成實

楚國未成實

楚國未成實

即為宋憂晉必恤我亦無足慮也可謂深知悼公之心矣

傳蓋發明經書復入之義故斤楚惡者甚詳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公朝君子謂晉於是乎

有禮之禮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德政杞伯於

是驟朝於晉而請為昏為平公不微樂法本疏云

七月宋老佐華齊圍彭城老佐幸焉言所以不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圍書不時也非土功時所望晉楚爭衡勞役日駁強臣

心本

已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在路寢得

請左補義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華元如

晉告急韓獻子為政子重代將中軍曰欲求得人必先動之

其急成而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關以救未遇楚師

於麇角之谷也楚師還與晉

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之對曰伐

鄭之役知伯將實來下軍之佐也今歲季士魴亦佐下

軍如伐鄭可也代鄭在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

之仲言

十二月孟獻子會於盧柯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

圍彭城師為襄元年圍彭城傳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

葬于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 孫 康 校

襄公一 孔 魯世家名午成公之子定嬖所去以簡王十四年即位法因事有功曰襄

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

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許人圍宋彭城 ○夏晉

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入次于郟

次郟以待晉師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

王崩 辛酉九月十五日 ○太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

剽來聘 剽黑背子 ○晉侯使荀偃來聘 荀偃未至晉未聞

諸左補義 卷二十四 襄公

此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楊氏曰禮諸侯為天子所

未至猶二十九年前當月即知子來朝冬初即晉衛來聘知計

魯故季札以六月至魯仍行聘事亦此類也

傳 元年春已亥國宋彭城非宋地也取彭城以封魚石

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按漢書彭城無代某

國之文安得不言宋彭城以傳為誤非也晉師虜取夏陽

不繫以魏齊則夏陽石邑多國威不繫以衛其上並無代

伐衛之文况此彭城已非宋有可知史本無宋字而夫子增

之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晉成也

彭城謂之宋志成宋志彭城降晉諸宋見後二十六

彭城謂之宋志成宋志彭城降晉諸宋見後二十六

也魚石向為國人歸先向宋無所歸所以抑其曲而

也魚石取而不食怒而不歸彭城晉地按今在山西曲

南齊人不合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為質於

晉 補注 傳為三

晉 補注 傳為三

晉 補注 傳為三

此晉悼公第一功也五大夫據彭城吳晉之路絕而晉勢孤且以窺宋而東諸侯之國危蓋楚已取彭城而有之故以封魚石謂楚未有之者非也悼公合諸侯彭城降五大夫執拒楚固宋逼吳啟楚而楚終不振功豈尋常哉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邾入其郟敗其徒兵步於洧上 洧水名按今在河南西華縣境 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晉師

楚納叛人而鄭爲之鷹犬諸姬之恥也不解其罪無貴盟主矣乃二將帥師敗徒兵於洧上而諸侯次郟以爲之援

又移師侵楚雋夷及陳而晉衛次城以爲之援先儒以其不盡人之力爲有制之師吾以爲示兵力之有餘而不取必於鄭之服無欲速之心尤足嘉也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 知宣 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國猶過也禮以安

晉伯甫與列國有邦交之禮講信脩睦諒然可觀葉氏引周官以紙之亦未考當日時勢耳

經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葬五月 ○鄭師伐宋 實公始 ○六月庚辰鄭伯驗卒 實公始







赤佐之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釋其難不為也

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也。不為偏也。祁奚為平。羊舌肸也。而書曰。無偏無黨。王。道。湯。湯。平。正。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祭。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府。而。三。物。也。成。能。舉。善。也。天。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言。唯。有。德。之。人。舉。似。已。者。也。

丙舉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純是大公為國之心。可為萬世法。以視文仲之抑擲下。真無能為役。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單頃公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道遠。

楚子辛為令尹。使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使僑

讀左補義 卷二十四 襄公 七 袁僑請使和。祖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和。祖父。謂。侯。使。諸。侯。之。大。夫。來。會。袁。僑。也。不。以。諸。侯。敵。大。夫。以。大。大。自。為。盟。悼。公。處。置。得。宜。之。至。而。陳。氏。謂。大。夫。強。非。也。陳。自。辰。陵。之。盟。從。楚。者。二。十。八。年。皆。孔。宣。儀。行。父。之。力。楚。莊。之。核。謀。遠。矣。至。此。放。子。來。歸。或。二。克。已。死。故。陳。樂。于。從。義。歟。

晉侯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行陳。魏絳戮其侯。物也。陳云以

罪者之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于爲戮。何辱

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

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晉侯警。將伏

絳之新侯其有以心以示

周云若若必之對信之必也

劍。服。其。上。而。取。死。也。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誓。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斯。此。臣。聞。師。衆。以。順。爲。武。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守。官。行。法。雖。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于。無。所。逃。罪。不。能。致。罰。至。於。用。鉞。斬。千。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號。與。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弟。能。教。訓。使。千。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死。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孔。宣。儀。食。者。若。公。食。大。夫。禮。以。大。夫。爲。賓。公。親。爲。之。特。饋。長。而。庶。絳。幼。而。適。也。公。說。初。疾。之。知。張。老。爲。中。軍。司。馬。代。士。富。別。爲。侯。奄。老。

讀左補義 卷二十四 襄公 八 晉侯甫十有七歲其弟更少偶一亂行僕即見戮魏絳執

法如山真司馬也僕人之書甫上公即謝過不遑君臣具

有一段勵精圖治之意羊舌赤絕口不謙而寫出魏絳全

身正善干諫者可謂不負祁大夫之舉絳不知公將殺

已故云歸死於司寇絳至而問將殺之命故將伏劍公聞

絳將死故跌而出也國之先務莫如刑賞得祁奚而無

不舉之善得魏絳而無或爽之刑兩篇並列正弱主之基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令子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許爲鄆所殖其削熾甚未聞中國諸侯之卹其患也殖楚之力遷國以存逼近楚地朝事晉少滅于楚矣悼公明主

知豎老臣自當置許于度外與大衆伐之雖曰背正節為  
此為有名然君子惡其不仁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子哀立○夏叔孫豹如  
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嬖氏薨○公母也○葬陳成公

經箋陳成歸而卒中夏諸○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定姒  
侯會葬于鄭成遠矣○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吾不知時  
不知使見當  
日入心以整  
楚為知時服  
少明大義者

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  
河南新蔡縣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  
紂唯知時也知時未今我易之紂力未能服楚三月陳  
成公卒楚人將伐陳周夷乃止受陳為非時陳人不聽命不聽命  
武仲問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

有咎而况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為下陳

戰國之拒秦其大勢在韓魏春秋之拒楚其大勢在陳蔡

晉人但知爭鄭而不加意于陳蔡猶爭堂與而不爭門戶  
也使楚師得長驅中原者鄭為之得長驅入鄭者陳蔡為  
之乃陳侯歸順而韓獻子以為時未可為其引文王事紂

更覺不倫滅武仲以為小國必有咎夫以悼公之世楚人  
所謂事之而後可者而不抗楚服陳更待何時傳曰陳無  
禮言侵陳之故為其無禮非云歸晉為無禮也楚聞喪而  
止有古人之風焉

王孫也日失  
禮之已矣  
禮是失然晉  
禮儀實成故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勝也武子晉侯享之金奏肆夏  
之三不拜身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夾九夏其一曰肆夏一

不拜者之夏  
三拜者之詳  
而五音之詳  
又詳所以地  
其然所以揚  
善也辭令固  
宜如此

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藉薦之以樂以辱吾子  
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殺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  
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伯也元長也周禮大宗  
伯是二伯俱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也鹿鳴君

所以嘉賓君也敢不拜嘉取其我有嘉賓叔孫來君命四牡  
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嘉賓叔孫來君命四牡  
君為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答問善答親為詢問親成答禮  
為度周禮答事為諷問政答難為謀問患臣獲五音敢不重  
拜

讀左補義 卷二十四 襄公

當時諸侯皆不知有天王故提出天子見天子禮樂非諸  
侯所得于當時大夫並不知有諸侯故提出兩君相見見  
諸侯禮樂非大夫所得僭此等文有世道人心之係故傳  
存焉武子穆叔兩篇雖衰世魯衛之賢大夫猶有能知大  
禮辨雅樂者

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槨不虞概親身棺季孫以定姒本虞  
過廟又不反哭按美叔佐疑定夫人稱定如此當從公羊作  
定弋補注定夫人直從大誦此乃妾母疑定不嫌相向云  
親身之槨初死即當有之將葬以殯過廟并殯匠慶既大謂  
尸于廟中也非說日中反虞于正寢謂之反哭匠慶既大謂  
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謂如季孫所議則不  
終君也慢其母是不君長誰受其咎將責季孫初季孫為已  
樹六楨於蒲岡欲自為槨東門之外匠慶請木為定如季

三項平靈蓋  
不以小君禮  
宗放別明者  
此夫子必於  
是而正美亦  
是為難易成  
也

孫曰譽不以道  
取為譽匠廢用滿  
圃之頃季孫不御  
成禮故經無異  
臣所守既正貴卿  
不能屈君子曰志  
所請多行無禮必  
自及也其是之謂  
平

成風敬贏獨非妾母乎倍宜二公母之過于夫人宜公之  
世季文子未嘗一言正其失今于定嬖忽正妾母之分以  
喪公之幼不知辱其母也無謂不豫備也魯杜註不以道  
取猶言不論誰氏之木皆用之匠慶因其言遂用季氏之  
木通篇以不成喪為主多行無禮足盡行父一生此時行  
父執政匠慶乃能直言責之于前權術制之于後可謂守  
正不阿以視仲叔昭伯之欲替季氏相去遠矣經書葬  
我小君定嬖則以匠慶之言成喪矣乃知首數語文子初

讀左補義 卷二十四 襄公

議如此君長誰受其咎以利害動之故言易入而用傾所  
以不御亦在此

冬公如晉聽政文貢賦多晉侯享公公請屬節小國也欲得  
句頗史之比使助魯出貢賦使屬魯如須  
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為之言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  
密適于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官徵無賦于司馬  
晉司馬又掌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編小國而為罪  
諸侯之職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為明年叔孫約節  
也寡君是以願借助焉借節以晉侯許之為明年叔孫約節  
周衰諸侯無貢賦人周齊桓初朝官受方物晉霸興諸侯  
輸賦于霸主而因以貢于周節無賦于司馬者以節微不  
取之而魯欲屬節則附庸也又不聞于天子晉魯均夫之  
楚人使頃闕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頃問何

此言勞師伐  
六必至其  
與楚必棄陳  
言伐之皆  
已扼定賦不  
可棄矣出  
晉以得令  
問似木交結  
筆却是中股  
提筆也

信讀於襄  
晉侯而亡其  
頃闕而亡其

說者謂陳人圍頃以怒楚非也楚人挑釁以為兵端圍頃  
伐不圍頃亦伐也 陳人之圍頃恃晉也而不知晉臣已  
立志棄陳矣春秋小國之困類如此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按今直隸正田縣西有古無終城  
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侯曰戎狄  
無親而食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  
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  
也諸華必叛戎僞獸也僕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晉有之  
曰有窮國名按今后羿后君也羿有公曰后羿何如不次故  
之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組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  
夏政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亦微仲康卒  
夏政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亦微仲康卒  
讀左補義 卷二十四 襄公

於外怨弄其民欺而而虞羿於田遊田樹之詐愚以取其  
國家樹立外內咸服信羿猶不悛七全反將歸自田羿復  
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羿從從孟子云逢蒙羿之家衆人反  
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殺之於靡奔有萬氏國名按今山  
有故城補正杜曰靡夏遺臣事羿者金仁山豈以為左氏  
之誤今按此文亦未見靡之事羿蓋后羿之將亡而靡乃出  
奔浞因羿室就其生澆及種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  
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羿





經筵論者疑成陳魯成之魯安  
放以寸兵抗楚哉諸侯同成也  
穆叔以屬師為不利使鄒大  
夫聽命于會能救楚致遠故復乞退之傳言師人所以見  
于成

楚子囊為令尹公子范宣子曰我夷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  
囊必改行改行而疾討陳也疾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  
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  
公子貞而晉人懼歸同室有冬諸侯成陳子囊伐陳十  
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  
陳為北方之衝要陳不守則鄭不固晉悼爭鄭之艱皆由  
失陳之故陳失而楚得長驅中原然悼公始則合諸侯以  
成陳及子囊伐陳即合諸侯以救之固已灼見其故而韓

請左補義 卷二十四 襄公  
厭昏菴士句失策云無陳而後可是明與魏絳之旨相件  
也不知霸者之勸諸侯非求自安也有陳非吾事將無鄭  
不更無事乎一言快國者句是也  
季文子卒大夫入欽公在位在西階室具也家器為葬  
備無衣削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謂珍寶甲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  
不謂忠乎孔疏行父以文六年見經至今為相三君也補注  
之情也行父殺適立庶世專國政傳舍大惡雖小長旋俗  
注如齊慶封適以殺身為能成其私積子賜反  
行父於魯罪大功小其罪皆為逆專君之事其功則小廉  
曲謹之善說者遂謂妾不衣削馬不食粟為傳說言非也  
文宣及襄之初傳每直書其惡豈至死慎之哉然則宿于

思於公室  
就相三君  
私欲言之  
武子舍三  
也正與此  
相

楚子囊為令尹  
公子范宣子曰  
我夷陳矣楚人  
討貳而立子囊  
必改行而疾討  
陳也

周公自季孫宿如

甲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公句立○夏宋華弱  
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鄆○冬  
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行公○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十  
二月

從告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也補注杞桓公春秋未  
赴以名

桓公在位七十年而卒睦子魯請晉于晉悼赴告會葬重  
于諸侯

宋華弱與樂營少相狎親長相優戲又相謗也子蕩樂怒以  
弓楛華弱于朝張弓以責其頭若平公見之曰可武而楛  
於朝難以勝矣何把勝宇當請平聲以遂逐之夏宋華弱來  
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  
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按射門根之也  
從我子罕之如初補注氏曰子蕩已出子罕不復逐  
樂營格華弱于朝乃逐其見結者放其格之者子罕所謂  
同罪異罰也子罕善之如初正與弱營之凶終者相反

亦逐子蕩  
子蕩而逐之  
以有其人專  
之知

汪云仲見不  
驚如初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鄆恃賂也  
公穀謂立異姓以莅祭祀故書滅胡氏本此作傳說者知  
其謬矣乃趙氏謂莒以兵破鄆而立其子方氏又謂魯惑

誤說

請左補義 卷二十四 襄公

六



於莒欲立共出後迫於公義卒立世子巫故莒人憾而歸之皆未足據也按經書齊人滅滑者多矣何獨于莒而疑之乎

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平四年魯人以節故來討曰何故亡節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父為

節見大國且謂亡節聽命受罪至氏左翼節為夷病齊桓會于維以謀之親帥諸侯而城之諸侯侯焉晉若修桓之績而

魯懲狐駟之敗不能庇節使節自輸賦于晉故威之會節人與焉則莒之滅節豈魯罪哉晉不正莒陵節之罪而乃以罪魯乎視荀林父之疆狄士立黎侯而遷殆不及也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按特守禦之謀杜謂於鄒子國

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子園聘在五年二年

四月復託治甲寅堙之環城傳于堞女堞也堙土山也堙音城

因傳及杞桓公卒之月三月乙未王休故齊人成十師師及

正與子萊大棠人軍齊師棠萊邑也三人帥別邑兵來解圍

齊師大敗之敗洙丁未人萊萊共公浮棠奔棠正與子王湫

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字桓子完獻萊宗器于襄宮齊廟

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郕孔疏郕小邾高厚

高固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按遷其民而田歸於齊

此不過前年四月圍萊至今十一月而滅兩言耳而云

子園來聘之年杞伯卒之月幾疑左氏故意眩人耳目非也蓋採之於魯舊史也楚莊之圍宋也至九月而易子析

讀左補義 卷二十四 襄公

彰楚靈之圍蔡也八閏月而君儀圍滅萊小於宋而弱同於蔡齊築長圍自四月以至明年二月閏十有一月而王湫正與子棠人尙堪一戰勝于宋蔡遠矣戰敗猶相持十二日而始破棠大夫又奉共公奔共邑守至八閏月而滅共公及棠人皆為齊殺矣遷萊於郕遺民不服恐如前戍之職於遂也故徙其民共公之論遺民為之也夫圍之如是久民不叛若不辱雖亡而不肯為其臣妾自古守國之固亡國之正未有如萊者舊史氏既筆于策書復於記載詳之凡圍萊入萊獻萊器滅萊遷萊無一不書故假魯史國子來聘杞伯來赴之事標其年月以實之欲其信而有徵也以魯事標之故知其得之魯舊史也

讀左補義二十四終



讀左補義卷二十五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球 校

襄公二

經七年春郊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杜預注：「免牲，謂不殺牲也。」  
又非禮也。○小邾子來朝。○城蕢。南遺假事難而城之。林氏注：「蕢，蕢也。」  
○秋季孫宿如衛。○八月孫。○冬十月衛侯使孫始強。○秋季孫宿如衛。○八月孫。○冬十月衛侯使孫始強。

林父來聘。王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陳侯逃也。鄭地。○于執反。鄭伯斃。頤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也。鄭地。○于執反。鄭伯斃。頤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也。鄭地。○于執反。鄭伯斃。頤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也。鄭地。○于執反。鄭伯斃。頤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也。鄭地。○于執反。鄭伯斃。頤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也。鄭地。○于執反。鄭伯斃。頤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也。鄭地。○于執反。鄭伯斃。頤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也。鄭地。○于執反。鄭伯斃。頤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也。鄭地。○于執反。鄭伯斃。頤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也。鄭地。○于執反。鄭伯斃。頤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也。鄭地。○于執反。鄭伯斃。頤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也。鄭地。○于執反。鄭伯斃。頤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也。鄭地。○于執反。鄭伯斃。頤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也。鄭地。○于執反。鄭伯斃。頤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也。鄭地。○于執反。鄭伯斃。頤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也。鄭地。○于執反。鄭伯斃。頤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也。鄭地。○于執反。鄭伯斃。頤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也。鄭地。○于執反。鄭伯斃。頤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也。鄭地。○于執反。鄭伯斃。頤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也。鄭地。○于執反。鄭伯斃。頤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也。鄭地。○于執反。鄭伯斃。頤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此節不知何意。非禮也。○于執反。鄭伯斃。頤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卷二十五 襄公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後稷以祈農事也。社，土神也。郊，祭土神也。後稷，周之始祖也。孟獻子，魯之大夫也。此節不知何意。非禮也。○于執反。鄭伯斃。頤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之不能敬天勤民自在言外

南遺為費。季氏宰叔仲昭伯伯之孫為。正。主。徒。疏。云。五。官。同。禮。之。道。人。也。華。諸。遂。之。政。令。遂。役。出。諸。遂。之。民。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請。城。費。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事。

叔仲惠伯不附襄仲行父身死馬矢之中昭伯乃求媚季氏固非繩武之孫行父相三君無私積宿乃首城其私邑

又豈象賢之子。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時報不難故不。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有廢疾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而行之懼多露之

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而行之懼多露之

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而行之懼多露之

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而行之懼多露之

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而行之懼多露之

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而行之懼多露之

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而行之懼多露之

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而行之懼多露之

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而行之懼多露之

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而行之懼多露之

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而行之懼多露之

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而行之懼多露之

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而行之懼多露之

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而行之懼多露之

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而行之懼多露之

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而行之懼多露之

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而行之懼多露之

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而行之懼多露之

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而行之懼多露之

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而行之懼多露之

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而行之懼多露之

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而行之懼多露之

卷二十五 襄公

仁。使學公族大夫師長。宣子未立無事可見與田蘇游而曰好仁則稱許於君子。即是宣子之事實。人徒知卿大夫重士不知士之能重卿。仁。使學公族大夫師長。宣子未立無事可見與田蘇游而曰好仁則稱許於君子。即是宣子之事實。人徒知卿大夫重士不知士之能重卿。

大夫如此其後韓起適魯猶知易象春秋或得力於田蘇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緩報非而尋孫桓子之盟

成三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於云碑禮公迎賓于大

先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等也叔孫穆子相趙進曰諸侯

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登體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

過困解寡君未知何所吾子其少安也徐孫子無辭亦無改

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

食自公委蛇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謂從者也

而委蛇必折衛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為十四年林

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晉侯

讀左補義 卷二十五襄公 三

屢師伐陳圍陳而不加兵於鄆者楚共君臣何嘗一日忘

鄆陳為之梗鄆不可得而圖也故圍陳者伐鄆之地失陳

者鄆或之基晉人欲救而終棄之此之謂不知務

鄭僖公之為犬子也於成之十六年魯成與子罕適晉不禮

焉又與子豐穆公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

子豐欲想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

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

以疾疾赴于諸侯傳言經所以不書弑曰說悼公方區霸業

無誠心為天下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伯公

三傳皆言弑而經書卒蓋以瘧疾赴諸侯也斯時楚方圍

陳則救陳當急乃濡滯不進述至失陳鄭僖奔命竟為駢

弑聖人變文書曰鄭伯免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鄆蓋欲

見諸侯其志可乎也未出境而卒其卒有故也穀梁曰諸

侯不生名此之名卒之名也卒之名何為加之如會之上

以如會卒也而晉受其僞赴弑逆者不見討勤事者不見

恤又何怪鄭之叛乎此韓厥授意便何贊襄荀彘戎焉而

初政遂不足觀木訥讀左不精便欲鳴鼓以攻傳與哉

陳人患楚楚國慶虎慶寅陳執政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

弟往而執之孔疏于時楚師圍陳楚人從之黃執二慶使告

陳侯于會公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

稷宗廟懼有二圖背君楚陳侯逃歸公子黃所以奔楚二慶所

讀左補義 卷二十五襄公 四

楚十月圍陳至十二月陳侯于圍城中出而告急于晉

不即救也徒留陳侯會鄆以待諸侯之師以楚之強圍弱

小之陳豈能遷延時日無怪陳侯之逃也胡傳歸罪陳侯

而舍晉不問豈通論哉陳蔡為楚僞鄭之要略楚所必

爭而二國睚楚者彼豈不知魯王之為美哉以密邇于楚

中原大國不足以庇之也自蔡哀厲于楚穆侯而後為楚

屬國齊桓創霸伐蔡伐楚蔡雖潰九合諸侯陳在而蔡不

至也晉文溫及翟泉陳蔡皆與稱極盛焉襄靈而還蔡多

從楚而陳則屬晉迫徵舒弑君晉不能討楚莊遂納二地

而陳之從楚者垂二十八年是失蔡又失陳矣悼公繼厲

陳侯來歸正服陳拾蔡之機也蔡既不至陳又逃歸自是



以紆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敝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爲盟。玉帛以講，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年會，五年會，七年會，八年會，九年會，十年會。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言失信得親，我無成。晉親，鄙我是欲，楚欲以鄰爲鄰，不可從也。言子驪不如此，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軍、中軍、下軍、新軍。也。軍有二卿，疏云八卿，名據九年，傳奇將中軍，士何佐之？荀偃將上軍，韓起佐之，樂豫將下軍，士何佐之。趙武將新軍，魏絳將中軍，遂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子展，開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驪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就也。言人欲爲政，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謀者多，皆有不。如匪行，道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道謀，謀于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補正古人有以匪字作彼字者。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敷，作匪交匪敷是也。詩從楚，驛芳井反。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駒，大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蔡蔡人不從，不從。晉令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取以行也。言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邱。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也。兵于蔡，焚我郊。郭外保也。馬也。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也。啓處以相救也。啓處也。疏云：李也。蕭傾覆，無所控。別也。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也。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見討亦不使一。

介，獨使行李。行人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爲明年晉邢邱之役，驛奉五歲幼君，朝晉獻捷，自以爲大功。晉必待以殊禮，而晉人處之漠然也。夫其君無禮於驛，猶手刃之。何有於隣國，即楚叛晉，豈預問哉？襄二十二年，子產云：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此即驛弑僖而簡公立也。又云：我先大夫子驪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於是。有戲之役，所謂無禮寡君者，即無禮於驛也。此即邢邱獻捷之時，皆補此傳所未備也。夫是以決於從楚。子展云：親我無成，鄙我是欲。益與其意相忤，蓋恐晉者深思，援楚以拒晉，而辭氣充厲，身任其咎，而不辭，未復提出獲蔡獻捷，以告晉。見晉不爲功楚實爲怨，歷叙已之愁痛窮困，無所控告。筆筆歸過於晉，舍從楚之外，更無他策。皆邢邱之不禮，有以激之。然也不然。楚師遠，必將速歸。驛豈不瞭然而待子展之諄復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謝公此，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宜子賦，標有梅。詩召南，標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與女色。其共討鄭也。季武子曰：誰敢言誰敢言，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歡以承命，何時之有。無時武子賦角弓。君小雅，取其兄弟。賓將出，武子賦角弓。天子賜有諸侯之。乘復受形。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二年。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之。以也。先君守官之嗣。

為知禮一也  
相生

也敢不承命言已嗣其祖父為先君守君子以為知禮之義  
義在晉君故范句  
受之所請知禮

宣子來聘其責請師而賦詩見志逕順自將武子答賦親  
如臭味未以匡王室者彼此交儆大義稟然晉悼銳志靡  
霸雖庸鄙如句克自奮勵如此

丁酉九年春宋災來告故責○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  
夫人姜氏薨成公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四月而○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鄭受盟可知戲鄭  
地○許楚子伐鄭

九年春宋災樂喜子為司城以為政素戒為備火之政使  
宜反

宋災一佳樂  
喜為政樂

伯氏夫宋大司里孔陶使伯氏司城內諸里之火所未至徹小  
屋塗大屋就塗之陳春拘具綆任春糞糶土糞糶汲索

綠反繩備水器盆壁之屬○量輕重計人力蓄水潔積土塗  
古杏反備水器盆壁之屬○量輕重計人力蓄水潔積土塗

使華臣為司徒具正徒使徒也司徒之所主也疏云司里夫  
役也司徒所具正徒者常令隨正官納郊保奔火所逐正當

天子之途大夫五馬為馬五馬為馬五馬為馬五馬為馬  
外屬遠郊保之民既遠故使隨火所逐奔往救之使華聞亦

左師使樂造司刑器亦如之刑器刑書刑書刑書刑書刑書  
于版號為器耳之使皇即石之後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

使華聞至  
宮一段是也

甲兵庀武守司馬命此二官出車備用兵以防非常也甲

遠不應

兵其守此武庫也使西鉅吾幸六庀府守周禮大宰掌建邦  
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治典與政典合司官卷伯

刑典掌其事載之書故使具官守之合司官卷伯  
人儆宮內之事二師左右合四鄉正夫敬享祀也疏云五

鄉正則宋立四鄉祝宗用馬于四埔祀盤庚于西門之外大  
也享編祀羣神祝宗用馬于四埔祀盤庚于西門之外大

視宗宗人備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禱火盤庚王宋之遠  
祖疏云禱也祀盤庚不別言牲亦用馬也城以積土為之

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禱此祭非鄉正所為文承二師合下亦  
是二師命之不晉侯問于士弱子莊子曰吾聞之宋災於

是乎知有天道何故知也扶知先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  
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執火心為大火陳邈古之火正掌

祀食于大火之心是或以火正配食于大火之物是季春禮  
辰之月大火星昏在南方則合民故火是謂出火率秋建戌

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祭民故火是謂內火  
透反內言納陶唐氏之火正閔伯高辛氏之子居商邱傳

今為宋星然則商邱在宋地也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祖也始代商商人閱其

禍敗之業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補正相土契之  
火是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按杜云問德數也疏

始於大火謂大火也大火也大火也大火也大火也大火也  
變必有火災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補正相土契之  
即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則災變亦  
可必知

樂喜以司城當國預知火災占得之也其占法不傳救火  
之政分作三段皆未火之前號令官屬以為備火之用此

接於東宮下  
便見類然一  
別實與長辭

就隨系辭先  
分一折轉類  
二句折轉類  
就隨系辭先  
分一折轉類

鄭神龜營梓慎所不敢自信而宋人行之無疑故晉侯謂  
之知有天道非既火而後謀此數者也自殷至宋世掌其  
占未言有道見宋平君臣伏盟主獎王重人事周詳法制  
世守而子罕之救火條理秩然亦有道之一徵也左氏叙  
火三魯鄭救之于臨時而此則備之于先事尤足異也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  
穆姜薨於東宮太子宮也穆姜薨於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  
遇艮之八三三艮下艮上艮周禮大卜掌三鳥然則筮用  
之八疏云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其爻皆以七九為老六為  
老陰其爻皆變也周禮以變為占九六之爻二易以不變  
為占七八之交此筮遇八者史氏良五爻皆不變者是八  
接八不變之爻也云此筮遇八者史氏良五爻皆不變者是八  
不三易之法此下文穆姜云是于周易晉師公子重耳筮得  
讀左補義卷二十五襄公

讀左補義卷二十五襄公  
貞屯悔豫皆八其下司空季下云是在周易也史曰是謂艮  
于遇八之下別言周易如此遇八非周易也隨其出也  
之隨三三震下兌上隨史變爻得隨卦論之利隨其出也  
隨非閉君必速出姜曰亡也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元  
孔疏動皆以變者為占若一爻獨變則得精論此爻若二  
以三爻皆變則每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當論論義辭故姜亦  
姜指言周易以折之元體之長也享嘉之會也利義之和  
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  
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言不誣  
無咎明無四德者則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  
為淫而相隨非吉事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  
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  
利棄位而嫁○戶交反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  
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傳者眼在始往而筮之一語始往者初幽東宮時也其言  
曰我婦人而與于亂四事自責固已創艾交深夫母有悔  
過之心而子無迎母之意人子之禮缺然其忍之乎然予  
於此有疑焉成十六年行父歸魯傳但云殺公子偃而未  
嘗云幽穆姜或曰為成公諱也不知宣伯通於穆姜傳明  
言之無所為諱也茲刺偃之時公不忍幽其母故行父不  
敢逞志越二年公薨襄公僅四歲於是惟所欲為而妻幽  
矣前此齊姜用其美橫定姒幾不成喪權臣心目何有幼  
君故死則魯夫人之名而生絕其養死則耐宣公之廟而  
生橫於宮夫然後使知從前之欲殺我者適以自斃也此  
行父之志也

讀左補義卷二十五襄公  
秦景公使士雅田反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  
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能舉不失選  
選得所官不易方也猶宜其卿讓於晉已者其大夫不失守其職  
其士執干教命其上其庶人力於農穡收日積商工阜練不知  
遷業不肆轉厥老矣知營稟焉以為政中軍范句少子中行  
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使何佐中軍韓起少子欒廩而欒廩士  
勤上之使佐上軍使何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  
賢而為之佐武將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勞職力競當是時也  
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國之德政本末無不備知  
此當與鄰之戰參看樂武等能歷數楚之刑政本末無不備知  
有腹心之臣互觀兩國之政所以二強國兩立百有餘年王  
口吾既許之矣難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





甚明於大義者故操縱由已而絕少顧忌也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問

月戎寅濟于陰阪前津前侵鄭以長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問

為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次于陰口而還子孔

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此傳可疑之甚十一月師還豈十二月五日復名諸侯伐

鄭一也方賈鄭之叛盟豈口血未乾而晉自寒之二也前

伐行成乞盟六卿相鄭伯並至此番行成之使寂然若非

子展則子孔且帥師拒戰反致前恭後倨三也是年十二

月後無閏月是月無戌寅四也愚謂門其三門即是前篇

三門事晉原未嘗再伐此傳得之傳聞或採之他書欲刑

讀左補義 卷二十五 襄公 五

去未及者杜氏不能指出以閏月為五日祇見其鑿也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補注公有適祖母之喪晉侯

非也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在成

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周天流云直言一

星終知是歲星者五星金木日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

十二年而一終惟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四者皆不

二年而一終舉其大數十二年而一終故知是歲星國君

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故知是歲星國君

夫曷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祿享之禮行之深謂禮也

也先君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磬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祧

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諸

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今衛獻公之假鐘磬焉禮也

周文章全  
在禮行看也  
前不過等十  
二年字後不  
進為一冠字  
那用知許視  
托知天牛未  
索評紅映碧

時公年十有三已如晉者三如會者五悼公銳志圖霸魯

則事霸最殷故晏於河上成其勤勞相為慰藉問訊致問

遂趣冠具益兄弟親親彼此關切亦示同屬英年可以協

力功名此悼公之厚意也武子說出國君冠禮因冠於衛

成之廟想見魯衛兄弟並睦於晉此中便有衛君晏好一

層總因霸主得志同姓解睦臨然行葦杖杜之仁豈如楚

子重之強冠蔡許二君哉而說者謂晉悼魯魯人相晉

又云恐其未冠生子皆謬也

楚子伐鄭成晉子剛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

未乾而背之可乎子剛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

至晉不我收則楚盟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

弗臨也質主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

之神也明神不獨也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大

夫入盟同盟於中分鄭城中楚莊夫人卒共王王未能定鄭

而歸

如晉先背盟再伐則子孔子矯不必以為口血未乾而背

之矣子剛子展亦必指出晉再伐之罪以為從楚之由而

止言戲之盟可知以諸侯復伐必無之事也當陳之服

晉也楚不敢爭鄭迫陳既朝楚楚思得鄭而晉復不禮於

齊也於是決意從楚然驂弒君之賊也舍之能取驂誅之

則內賊除而外寇禦矣乃以軍國之事委之賊臣聽其主

張玉帛待於二竟何國之能為或曰驂當國非易誅也

讀左補義 卷二十五 襄公 六

可也上重唯  
強是從下重  
要盟無質

盟云明是背  
盟之既云不  
背即說背之

鄭城  
共王

王未能定鄭

而歸

如晉先背盟再伐則子孔子矯不必以為口血未乾而背

之矣子剛子展亦必指出晉再伐之罪以為從楚之由而

止言戲之盟可知以諸侯復伐必無之事也當陳之服

晉也楚不敢爭鄭迫陳既朝楚楚思得鄭而晉復不禮於

齊也於是決意從楚然驂弒君之賊也舍之能取驂誅之

則內賊除而外寇禦矣乃以軍國之事委之賊臣聽其主

張玉帛待於二竟何國之能為或曰驂當國非易誅也



晉悼公之伯  
以是節用足  
氏因字  
城云方知和  
楚不與伯安

請之晉人予謂後此羣公子之餘黨因尉止等而尸三卿  
子辰如能討賊又何煩晉力哉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輸積聚以貸也輸盡  
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亦無困人乏不匱

公無禁利共與民亦無貪民行禮讓所以幣更不用賓以特牲崇  
省器用不作器車服從給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備

而楚不能與爭向其秋觀兵于鄧東門自是鄭遂服陳說言  
悼公復伯

晉侯謀息民知營謀之也魏絳是營絕好帮手楚知絳不  
盡未能竟其底裏而絳之於楚則深知之故彼以此謀此  
卽以是請見脩德息民不徒托之空言也位二十七年

楚子圍宋傳云一戰而弱文之教也此云三駕而楚不能  
與爭皆全提二公一生事業作結因以見悼公繼文公之  
霸而襄公以下靈成景厲皆不足言

經戊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往會吳子之故曰會吳云吳  
未閉諸夏之禮不知以爵告衆故從所稱書夏五月甲午遂  
吳也桓楚地按今山東嶧縣加口○莊加反夏五月甲午遂  
誠偪陽高氏曰公至自台○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先至  
子師爲盟主所尊故在○冬盜殺鄭公子驎公子發公孫輒  
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成鄭虎牢受晉命成虎  
稱盜以盜爲交故不得言其大夫

讀左補義 卷二十五 襄公 七

楚子圍宋傳云一戰而弱文之教也此云三駕而楚不能  
與爭皆全提二公一生事業作結因以見悼公繼文公之  
霸而襄公以下靈成景厲皆不足言

經戊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往會吳子之故曰會吳云吳  
未閉諸夏之禮不知以爵告衆故從所稱書夏五月甲午遂  
吳也桓楚地按今山東嶧縣加口○莊加反夏五月甲午遂  
誠偪陽高氏曰公至自台○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先至  
子師爲盟主所尊故在○冬盜殺鄭公子驎公子發公孫輒  
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成鄭虎牢受晉命成虎  
稱盜以盜爲交故不得言其大夫

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先至  
子師爲盟主所尊故在○冬盜殺鄭公子驎公子發公孫輒  
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成鄭虎牢受晉命成虎  
稱盜以盜爲交故不得言其大夫

子師爲盟主所尊故在○冬盜殺鄭公子驎公子發公孫輒  
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成鄭虎牢受晉命成虎  
稱盜以盜爲交故不得言其大夫

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成鄭虎牢受晉命成虎  
稱盜以盜爲交故不得言其大夫

稱盜以盜爲交故不得言其大夫

稱盜以盜爲交故不得言其大夫

稱盜以盜爲交故不得言其大夫

稱盜以盜爲交故不得言其大夫

稱盜以盜爲交故不得言其大夫

稱盜以盜爲交故不得言其大夫

稱盜以盜爲交故不得言其大夫

稱盜以盜爲交故不得言其大夫

稱盜以盜爲交故不得言其大夫

稱盜以盜爲交故不得言其大夫

稱盜以盜爲交故不得言其大夫

稱盜以盜爲交故不得言其大夫

車不復爲告命故獨○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書魯成而不叙諸侯○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莊解壽夢吳子乘服成云  
成一言此壽夢乃乘字駁聲補証○三月癸丑齊高厚子  
古其鴈反一言爲乘二言爲齊○三月癸丑齊高厚子  
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  
不書○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  
敬厚與光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十五年齊殺高厚夏  
四月戊午會于柤○經書春書始行  
傳云會吳子壽夢也見吳軍盡出其君親臨神注在滅偪  
陽

晉荀偃士句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嘗事晉而向戌  
庸荀偃曰城小而國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四月圍  
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堇子家臣堇重如役以從師車偪  
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堇攻之縣門發○林啓發之士耶人  
紇也○堇云名符字叔梁扶之以出門者門內者言紇多  
力扶梁縣門狄虎彌魯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掩  
大楨林也蓋以力大車輪象甲代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考工記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大車設長牛柯輪崇三柯是輪  
高九尺及長一丈六尺車載常崇於四尺八尺日尋倍尋  
日常則較長一丈六尺百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人爲師言其當百人也

詩也主人既布以試外勇者董父登之及堇而絕之隊則又  
縣之蘇孔述死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  
帶其斷以狗子軍三日以示勇○諸侯之師久于偪陽荀偃  
士句請於荀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句夏恐有久雨徒丙  
有歸者唯恐

士句請於荀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句夏恐有久雨徒丙  
有歸者唯恐

有歸者唯恐

有歸者唯恐

有歸者唯恐

有歸者唯恐

有歸者唯恐

有歸者唯恐

有歸者唯恐

有歸者唯恐

有歸者唯恐

有歸者唯恐

有歸者唯恐

有歸者唯恐

有歸者唯恐

有歸者唯恐

有歸者唯恐









以獻子之財  
平所制而生  
視公室之分  
不取及蓋  
民只攝使牛  
為區一語取  
之則少其賜  
明於是取者  
自在言外

詛諸五父之衛道名在魯因東南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  
而各有其一三分國三子各毀其乘乳燕往前民皆屬公國  
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為私乘已有不須更立私  
七乘之名今既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為私乘已有不須更立私  
部五分以是成三軍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  
無征謂其官力役今之丁也邑謂賦稅若今之租則也役不人  
者倍征不人季氏之役今之丁也邑謂賦稅若今之租則也役不人  
取孫氏之財孫氏之財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  
然不舍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叔孫氏使盡為臣其父兄歸公不  
家則堂曰析二軍以為三而三家各有其一為國君者僅  
權虛存於上國非其國乾侯之禍權與於此春秋書城費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六 襄公

於前作三軍於後所以垂人臣負固跋扈之戒  
賀養敬曰伯主不以為討蓋各國之強臣實陰便之也孟  
獻子魯賢大夫也畜馬乘之戒聖門實採焉然而公室之  
分身親為之則社稷臣豈難言哉  
經書作中軍誅三家也傳分一首二從詳網區別以釋經  
義三分公室孔疏最明其云于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  
屬不入軍者乃稅之即所謂父兄子弟也凡車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牛兵甲皆歸於三家而父兄子弟  
役邑之人則孟叔兩家以其五與公蓋公自征於民也自  
此車馬士卒所謂軍者公不得與焉矣有事則三家帥師  
以從是亂先王之軍制也奪君之兵權也三家有軍而魯

君無軍也雖可勝誅哉傳又曰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夫  
有地有乘即有民一軍中無入與不入之異民各有井里  
廬舍即懷季之恩豈能舍之而就居于季如公及二家不倍  
征季氏安得強使之哉蓋魯自宣公稅畝又取私畝之一  
則什取二矣所謂倍征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  
者無征作一句讀役謂力役邑謂賦稅言季氏之乘以役  
邑入者無稅畝之征何也季氏地腴人衆無俟多取而用  
足也其不入季氏而入公之五股及孟叔二氏之三則有  
稅畝之征謂之公征即倍征也何也公之用幣二氏乘寡  
不用稅畝之制則財不足此皆季氏迫之以不得不然之  
勢故曰季氏使之也魯國之民視入季為樂土區德怨而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六 襄公

俞云三執政  
皆死而晉之  
德遠已子  
前篇指出子  
於之類此則  
於一鼓作氣  
後大夫與魯  
政無然魯與  
更無然魯與  
以得伐為季  
侯

收人心一旦舉事可以一呼而集後此昭公欲伐季氏民  
皆執水而踴其所由來者漸矣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  
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言當  
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晉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  
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  
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可惡于宋使其守疆場  
宋向戌使鄧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則諸請可若我  
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  
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夏鄧子展侵宋以









何云其言  
武子乘其  
以人即即  
魏趙之得  
也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晉也已屬晉無所技陳傳秦  
不加兵於晉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  
二十年矣從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地  
武濟自輔氏從河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地  
反晉師敗績易秦故也秦而敗故不告

前傳乞旅于秦不言乞師知秦兵之少矣然秦能善用其  
少鮑先與魴戰武旁濟應鮑出其不意與之夾攻而兵敗  
絳曰思則有備無患此即不思而無備有患之一端也

經子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按山東費縣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郕莒邑按文十二年城諸及郕此  
于莒是年誰人郕而未能有之也蓋季孫宿時方屬魯後入  
昭元年季孫宿伐郕則又屬魯于莒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  
九月吳子乘卒吳立○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六 襄公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郕杜解  
見報 取其鐘以為公盛杜解食器也按季氏歸  
或謂經書述者與其能繼事也古者命將得專制闕外之  
事凡可以利國家安社稷者則專之可也十年之間九作  
同盟而三見侵我非大創何待矣胡氏曰專制闕外之事  
以境外言之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不  
敢為也

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  
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自文  
建祿建祿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於城外同  
吳始也力蔭反同宗于祖廟始封君同族于廟父廟也

高祖是故魯為諸姬臨于周廟諸姬同為邢凡蔣茅彤祭臨  
以下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  
于周公之廟支子別封為國其祖周公  
家則堂曰楚方盛而吳能與之為敵有功于中國甚大嗣  
子諸樊讓國于季弟札兄弟交讓有泰伯之遺化焉而壽  
夢之所以齊其家者可見矣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在今歸德府城東南以報晉之取鄭也鄭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  
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亦不敢  
娶如人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孔  
笑曰古人謂姑謂姊妹若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  
父之姊妹為姊妹父之姊妹為姊妹九

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周大結成之為十五年對  
王靈雖齊諸侯猶知盡禮皆霸主之力也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夏按公如  
秦處歸于楚秦景公妹為楚司馬子庚莊王聘于秦為夫人  
寧禮也謂侯夫人父母既沒歸寧使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六 襄公

秦處嫁楚有年而傳不書者齊景與吳昏而涕泣秦景與  
楚昏而得意是秦不如齊矣失其羞惡無足齒也而必書  
其歸寧者秦穆世與晉姻城濮踐土共獎王室秦景棄晉  
即楚締為姻好伐鄭伐宋無役不從是景不如穆矣驚惡  
之罪所當誅也傳叙一瑣事而前後秦師之由皆攝其中

經子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郟杜解小國也傳例曰  
取郟取言易也○晉詩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成二年大夫子昭立 ○冬城防

己城防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莊公勞

周禮王功曰勳勳功曰勞公朝于晉而獻子書勞于廟也莊公勞

諸侯以善事伯主內外無虞為勞

公朝晉慶矣何獨此書勞于廟想見晉人誇蕭魚之功且

歸功諸侯故公亦反魯書勞

夏鄆亂分為三按鄆城今濟寧川東南師救鄆逐取之魯師

不稱師不滿二千凡晉取言易也勞雖國亦曰滅敵取師

五百人傳通言之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也

之帥執事人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起睦君子曰禮

將執大政是也

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厲為汰弗敢違也

說晉國以平敷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按承上文宣子

讓為善德人之所法也苟能法善則晉國一人刑善百姓休

以平敷世賴之比例裝文法就大祭說

和可不務乎謂君也晉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示其

是之謂乎周書召刑也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

作乎謂大雅言文王善用刑也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小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

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

禮而讓慝烈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在位

其功以加也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馮也自是以

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

必由之

或曰宣子勢利之徒悼公賢主志在崇賢退不肖故讓之

以為名平公昏愚凡可以封殖私門者無不為之然則讓

善之時豈有為國之心哉而傳謂數世賴之者何也曰自

說者以數世之賴及兩一人俱指宣子而此篇之義幾不

可通蓋知武初卒善政猶存前此夷之蒐三易中軍啟成

舉髮正由不讓之故而宣子初則讓中軍佐至此又讓中

軍帥而不居覺耳目一新喧傳列國以為衰世得未曾有

故民以大和諸侯遂睦也然悼公用知能而伯盛用荀偃

而伯衰偃何附營而事事有功偃何自為而種種悖謬此

而伯衰偃何附營而事事有功偃何自為而種種悖謬此

而伯衰偃何附營而事事有功偃何自為而種種悖謬此

而伯衰偃何附營而事事有功偃何自為而種種悖謬此

而伯衰偃何附營而事事有功偃何自為而種種悖謬此

而伯衰偃何附營而事事有功偃何自為而種種悖謬此

而伯衰偃何附營而事事有功偃何自為而種種悖謬此

而伯衰偃何附營而事事有功偃何自為而種種悖謬此

而伯衰偃何附營而事事有功偃何自為而種種悖謬此

而伯衰偃何附營而事事有功偃何自為而種種悖謬此

而伯衰偃何附營而事事有功偃何自為而種種悖謬此

而伯衰偃何附營而事事有功偃何自為而種種悖謬此

而伯衰偃何附營而事事有功偃何自為而種種悖謬此

而伯衰偃何附營而事事有功偃何自為而種種悖謬此

而伯衰偃何附營而事事有功偃何自為而種種悖謬此

而伯衰偃何附營而事事有功偃何自為而種種悖謬此

而伯衰偃何附營而事事有功偃何自為而種種悖謬此

而伯衰偃何附營而事事有功偃何自為而種種悖謬此

而伯衰偃何附營而事事有功偃何自為而種種悖謬此

而伯衰偃何附營而事事有功偃何自為而種種悖謬此





成通地通籍  
全篇取音便  
是餘改

尺廣能子

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言晉教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謂正齊子叔老也杜使重幣可知矣然則非子不能厚其幣故諱言求之與

傳志悼公之怠也知武為帥而魏絳受賞君子之交不相疑貳也苟偃為帥而士句有權小人之黨彼此引重也故此會以句主之斯時鄆方服晉楚不與爭無可乘之舉矣士句何人吳人一告而輕言謀楚哉特以逼吳傲楚恃為犄角之勢滅偃陽而楚不敢救服鄭而楚不敢爭吳有庸焉吳肯敗而晉無所事吳將據此為辭故會向之舉名為謀楚豈若不知其為伐夷而敗者既會而即此以婉謝吳人傳云數吳之不德乃晉人告諸侯之辭句固不敢直斥

請左補義 卷二十六襄公 六

其非而廢之去也當會執莒公子不言滅郟侵魯而曰通楚使之故亦以媚吳也未詳駒支之言正以發明此會之故蓋恐吳人之為口實故以謀楚為名其實成懼梯相和樂豈真為伐楚之謀哉自此吳人絕好不相盟會夫差之世竟至黃池爭長是戎之懼梯依然而吳之懼梯無聞矣  
四字直注春秋之末  
吳子諸樊之長子既除喪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有是將立季札諸樊附注杜每以既葬為除服之風故說不義曹君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成十五年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故曰義嗣王肅曰適子嗣誰敢好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應附於

三篇首下

報諸侯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在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言經所以及涇不濟諸侯之度也按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飽有苦菜詩邶風也取在干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高人先濟鄭子蟠見衛北宮

請左補義 卷二十六襄公 七

莊子曰不待中行伯荀子莊子曰夫子曰命從帥樂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軍帥莊子為作故曰吾禽軍帥不稱恐多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却之役樂絳曰此彼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晉有二位於戎

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讓其室而耕乃舍之言季札之實且觀後此之爭則知季札今日之讓有山然也功利援援之世而子臧季札獨以讓國稱亮節高風千秋仰止而必為之吹毛求疵則儒者之過也

諸侯之師而勤之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以先濟之功使晉侯請于天子賜之大路可知蔡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諸侯之師而勤之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以先濟之功使晉侯請于天子賜之大路可知蔡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樂絳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台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

同通而  
又分別情  
二種

厭之次亦  
開之者不  
開也者

厭之次亦  
開之者不  
開也者

傳美祖文

下殺余之弟也弗遂余亦將殺之樂屬沈傷理通  
 于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公孫師會伐秦不書情也  
 也向之會亦如之林經阿之子齊衛北宮括不書于向情  
 誓於伐秦攝也能自攝整從子齊衛北宮括不書于向情  
 之強弱事之勃情毛之先後山崩首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  
 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秦伯曰以其次乎對曰然樂厲  
 沐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之子平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  
 樂書嚴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  
 按執以試君之賊為召公全不知有大義入謂此政為樂厲  
 樂盈出奔伏根而不知執他日為政樂厲皆於此樂厲  
 死盈之晉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殺矣而厲之怨實章將于是  
 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為得二十一年  
 讀左傳義 卷二十六襄公 六

者竟歸死者徒死公無一言方且聽厲逐鞅是假與厲之  
 弁斃其君君亦自處于弁斃也合十三國之師逐延無功  
 職此之故未述秦伯一段所以反形晉師也師入秦竟使  
 秦以一軍擊其情歸則晉師將敗于棧林觀荀偃多遺秦  
 禽句可見而秦景閉關謝晉不與交鋒明年亦不報伐正  
 與報櫟之役者大相逕庭也因以請復士鞅作結見晉自  
 勞授秦自安開彼此相形得失昭然矣  
 衛獻公戒孫文子齊惠子食勅成二子服明服待  
 日盱也不召而射滿於圍二子從之從公不釋皮冠而  
 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疏云四十二  
 子怒孫文子如成孫文子孫文子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樂  
 大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卒章曰彼何人斯大師辭  
 辭以為師曹人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  
 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  
 歌之述謂之然孫則不解採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  
 弗先必死欲先公并舒也於戚而入見選伯玉選曰君之暴  
 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  
 敢好也雖奸之庸知愈于立未始能勝于今日不遂行從  
 近關出難作欲公使子驥子伯子皮公與孫子盟于邱  
 宮孫子皆殺之孫子皆殺之於孫子孫子又殺之使往請公出  
 齊公如鄆使子行事於孫子孫子又殺之使往請公出  
 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動人執之動人反執公徒





晉非復國彭城討魚石之善乃偃句得志之晉也林父早  
有以許之矣不然晉人何憂如充耳哉傳極力寫伯玉夫  
叔儀子戩子鮮見衛尚有人奈何目觀其出晉立君而無  
人過問皆晉人陰縱之也

何云城公事  
敗于大夫  
之中其  
六卿之勢  
定不可  
觀其  
之功而  
軍以次  
能如文  
用亦也

師歸自伐秦晉侯令新軍禮也成國大不過半天子之軍  
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孔疏夏官序云大國三軍次  
世鄭伯次國而置六卿未必不為三軍也於是知胡生盈  
生六年而武子卒彘彘子幼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  
晉初一軍後為二軍文公之世為三軍後忽為六軍儼然  
天子矣傳但零星叙去不置一辭至此舍新軍而復三軍

正義  
正三晉私而

之舊然後黜出天子之制極稱其有禮而從前之非禮可  
見然晉之舍新軍非以偃天子之制故也以新軍無帥耳  
上所下叙無限感慨  
師曠晉樂大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  
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  
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  
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  
則君可出矣精注二晉太甚樂師職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  
兼風制非野大夫比故危言不忌  
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之官大夫有貳宰剛貳者士

夫子不書  
公山不書  
自一為  
有北一  
政則君  
則其技  
以喻其  
今夏者  
工執藝  
路之天  
棄天地  
子用反  
子用反

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昔則賞  
謂宣之過則匡正之惠則救之也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  
有父兄子弟謂正所謂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史為書太史  
則警為詩謂正所謂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史為書太史  
大夫規誨謂正所謂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史為書太史  
政則君過謂正所謂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史為書太史  
則其技藝謂正所謂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史為書太史  
以喻其求謂正所謂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史為書太史  
今夏者禮謂正所謂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史為書太史  
工執藝事謂正所謂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史為書太史  
路之天之謂正所謂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史為書太史  
棄天地之謂正所謂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史為書太史  
子用反本謂正所謂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史為書太史  
子用反本謂正所謂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史為書太史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在前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  
還子囊殿後以吳為不能而弗戰吳人自皋舟之險吳險所  
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  
以師經楚深謀吳者以吳為中國援而楚  
不能也則康之謀尤出夫之上可畏哉  
庸浦之役獲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  
戒故以三覆敗吳棠之役吳人不出子囊又以吳為不能  
而弗戰也故要擊而敗楚敗關正是一轍

故以此相訪而不意受荷偃之屬也然為人君言之實足  
為座右之銘  
悼公以出君為已甚固將為討賊之師也師曠素有賢名  
故以此相訪而不意受荷偃之屬也然為人君言之實足  
為座右之銘



王使劉定公劉夏傳稱賜齊侯命齊侯曰昔伯舅大公右  
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作大師以表東海齊侯曰  
之齊侯曰王室之不壞齊侯曰伯舅是賴今余命女  
環公名茲率男氏之典齊侯曰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  
朕命齊侯曰

齊靈是時方欲抗晉爭霸如狗齊意當以桓公九合之勳  
相屬乃不勉以制霸之桓公而但歸以始封之太公隱然  
見盟主有人守太公侯服敬承王命則可以無過何嘗一  
字過分傳詳書其文亦以衰周辭命猶見天朝典則

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  
之衛有君矣衛侯曰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  
讀左補義卷二十六襄公

因重而推之不可移仲虺相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  
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時冬會於  
戚謀定衛也王員道曰合列國于林父取邑如君而臣是助  
義矣自此則行歸衛有二君者十年

荀偃弑君之賊國人未討者也如君臣之義明討賊之聲  
著則禍必及已夫魯聲仲邈之罪在十八年以後鄭斯歸  
生之棺于身死之時况悼公英主也十四輸即位能逐不  
臣者七人何有于偃故凡言討賊即為齊心觀後首隊之  
慶可見其于衛事先使曠言之而已定其策所以堅公之  
信曠以理言此以勢言傳並列此兩篇以著荀偃之惡悼  
公之闕也東山反謂左氏內此定弑君無道之例則起

論三國空一  
語與前篇多  
少相異何

也  
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之析羽為旌王者旌車  
謂之羽毛宣子問而借觀之疏云周禮司常掌九旗之辨名  
全羽為旌析羽為旌道車載旌游車載旌備註道車象路也  
王以朝夕備出入海車水路也王以田以  
備傳言晉執政之貪齊于是加兵于齊  
羽毛微物而此年宣子假于齊定四年晉人假于鄒疏謂  
制作巧異故聞而借觀非也蓋以此為名而索賂耳遂至  
失與國之好為平陰之師士句之罪可勝誅乎句舉荀偃  
不及魏絳絳之直不與已比而偃之慾實與已同可知會  
戚定衛孫氏之賂並入於句矣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孫司馬公子午必  
城郢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愛公子庚因築城為郢君子謂  
子囊忠君莫不忘增其名謂前年楚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  
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忠信為  
周言德行歸于忠信  
即為萬民所瞻望

吾于楚得知幾之士二人焉一為子文一為子襄子文名  
陵受盟而成齊桓九合之功子襄不與爭鄭而成晉悼三  
駕之烈皆知彼知此憂國息民故傳並以爲忠然子文得  
夏自肥囊唯少挫于吳觀其以知過爲共則痛惜于郢陵  
之殘民也以城郢告子庚不欲其爭中國也殆高出子文  
一籌其君將死以爲辱社稷其臣將死不忘衛社稷楚安  
得不強

讀左補義卷二十六終









現身說法  
命云非特安  
國亦以安民  
非特全君亦  
以全已

後討賊甚易乃始則向賊丐命繼乃曲法庇奸飾說以愚  
其君陽驅以文其短卒之不運於左師而運於疾狗彼此  
相形勝於河晉向成傳華元衣鉢合晉楚之成使晉弱掃  
地天下無王傳以為心術曖昧自昔然矣

宋皇國父為大幸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九月十一月今子罕  
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誣曰瀟門南門之督實與我

役皇國父自督而居近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墨色而居

子罕聞之親執朴杖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憐小人

皆有陶廬以辟燥溼寒暑閭閻門戶開塞疏云月令神春倍

是閭為門戶所以開塞處閭闔註用木曰閭用竹葦曰扇

舍之門戶也○扶心乙反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

也誣者乃止或問其故于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

請左補義卷二十七襄公

本也傳善子罕分諱○誣非虛反視之又反

傳著子罕之賢也區區宋國妨農疲民祝詛並作皆不堪

也東萊以為不必分諱是也子罕所言乃士大夫處亂世

之方

齊晏桓子卒晏嬰嬰儀儀斬不緝之也絀在直經帶杖營

屨首在要皆曰經首經要經俱以直為之帶絀帶也在要經

之下杖以竹為之食鬻居倚慮寢苦枕草此禮與上喪禮

草耳然梳由古非與服正文王倫云夏枕由冬枕草

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大夫亦服各有不同晏子曰

唯卿為大夫解諸侯之制天子一尊故唯卿然後得用

大夫之禮也子自曰大夫也視士故不當用大夫之禮

父母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惟嬰盡禮故傳特書以表其賢  
至遲詞答其家老聖人則不然入太廟每事問謝或人曰  
是禮也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能行朝○夏晉人執衛行人

石買其為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秋齊師伐

我北鄙不齊齊侯○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

曹伯負芻卒于師○禮當與許男同○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八年春白狄之別名始來接故曰始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執孫蒯於純留蒯不書非屬

山西為曹故也○前年衛伐曹劉傳晉能知石買之伐

去府為曹故也○曹為孫蒯之逐君為惡也

請左補義卷二十七襄公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齊與厲公訟弗勝獻子

所執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

城○降直位反奉井勇反之巫泉巫名夢他日見諸道與

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

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

朱絲係玉二鼓○古學反而禱曰齊毀也○怙恃其險負依

其衆庶葉好背盟陵虛神主○神主民也謂數會臣處平公將

率諸侯以討焉○會臣猶未臣臣姓晉本訓重諸侯于其官臣

守官臣名實先後之苟撓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

之臣偃名實先後之苟撓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

濟信臣言故唯爾有神裁之沈王而濟○按此時晉侯將

之臣偃言故唯爾有神裁之沈王而濟○按此時晉侯將

之臣偃言故唯爾有神裁之沈王而濟○按此時晉侯將

之臣偃言故唯爾有神裁之沈王而濟○按此時晉侯將















始則鑄鐘銘伐繼則懼敵屢城傳曰懼齊也穆叔曰齊猶未也俱照願作林鐘篇。

衛石共子石卒悼子石惡之子不哀孔成子衛大夫曰是謂厲其本厲猶後也必不有其宗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齊

與太子衍可謂是君是臣。

經中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杜預向莒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衛地又近戚田秋公至按今直隸開州

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莊公燮子蔡公子履出奔楚燮母弟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明○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請左補義 卷二十七 襄公

三

二十二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杜預其好到莒邑宜四年取之者本例莒魯之怨自厲節始魯無歲不受兵速為此盟和好者迄十五年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

光以篡立內不自安求成於晉說者謂晉不伐喪齊莊誠服者吾不敢信也土句當大會諸侯暴光之惡正村之罪別立賢君庶幾不伐喪者其仁必計賊者其義而比績桓文矣乃彼以服禮為名此以得成為利遂使崔杼得列於壇坫之側而無敢討夫齊襄無道猶能賴高渠彌而晉則悼助林父平助崔杼苟偃士句之所以罪不容誅也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戰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劉氏曰晉人執邾子

又取邾田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何謂未報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

黃東發曰澶淵方與邾同盟矣不宜更伐之也莊子父喪踰月而盟莒伐邾急於掩魯爾賀養敬曰非也莊子欲保世亢宗苟不事事則叔季收之矣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楚特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與兄同陳慶虎慶寅二慶長公子黃之偪恐黃偪楚曰與蔡司馬即公同謀楚人以爲討責公子黃出奔楚自理初蔡文侯欲事晉口先君文侯父莊與于踐土之盟在僖二晉不可奔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實十七年楚人使蔡無常微發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與蔡人不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

此兩人舍傷 一旬甲合命 傳正格 焉云叔孫 以解經亦 相能也 不誠是無天也為二十三年 此兩國事而繫並起於楚傳云不與民同欲言國人皆畏楚之威而變獨不然是以死也傳蓋惡楚人之暴傷晉弱之衰從義者之不得遂其志而禍其身故稱國以殺不與國人殺之也二慶欲專陳即以與蔡同謀罪黃楚即以是爲討楚氣如此蔡人所以寧違先君而殺燮也皆由晉人之奔陳蔡故二國反正無門此合傳之意也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患朝聘絕今始復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衛師段共公子逆

見矣然皆就 一事作開闢 此獨以兩事 分敘兩頭中 謂情願書法 作極難估又 吉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稱弟罪陳 侯及二慶公子黃將出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誠是無天也為二十三年





應于西歸之

叔羅子晉大夫囚伯華叔向籍假給假上人謂叔向曰  
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誠其受囚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  
囚何若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于哀世所以研善卒  
亦知也樂王鮒子晉附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  
出不拜其人皆皆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奚也食邑下室  
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  
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  
能行所大夫外舉不棄雖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  
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晉侯  
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  
謀於是亦奚老矣族大夫公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

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書曰聖有暮勳  
明徵定保逸書卷之九也勳功也言聖賢有謀功者常明夫謀  
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  
以勤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  
禹與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  
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  
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其故八不見叔向而歸私叔向  
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謂之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  
美而不使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  
也國多大寵六知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敢也衰族  
也國多大寵六知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敢也衰族

族其相及若  
也無不與起  
餘云次次  
尚於在首  
更少味  
前段云懷子  
之至禍因  
所未嘗不知  
而不忍為王  
之大禍則  
之及君非  
天至川恩  
是反照後日  
兩端之弊

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劫掠財物辭於行人王行曰天子  
陪臣天子曰陪臣得罪於王之守臣命故曰守臣將  
逃罪罪重于郊謂為郊外所掠也無所伏盜敢布其  
死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王施惠焉國以冀戴天子其子  
靡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  
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靡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尉  
之不敢還矣故布四體所隱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  
又甚焉尤晉極盈而目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侯  
出諸糧候送迎賓客之官也轅關名  
傳見樂氏積惡有可亡之道而范何專殺有可誅之罪無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八 襄公  
如王綱不振任其肆行也有罪之靡原不足以庇子孫即  
輸力之書宮趙宗三邪并弒其君世稔其惡如此豈足以  
保族而長世天不過取償于盈而假手權臣以誅之讀過  
周一段追叙所及傳之微意隱躍可思然范何之逐不過  
出於平日之私怨非真能明正國法也故其專政之罪却  
早于涇祁口中逗出一則曰死極主而專政再則曰與吾  
同官而專之三則曰死吾父而專于國一字委書愈提愈  
醒在而蕭借以行其讒豈知斧鉞之誅即在是哉殺十人  
囚三人上大書宣子祁大夫不乘耶見晉侯但見宣子傳  
文甚明至叔向之母以下是寫叔虎之足以滅其族即知  
變叔虎者之足以傾其宗我足盈奔一層未結出王曰尤

而效之一尤字正坐真范句而筆掠歸取數語又見亡者  
自亡專者自專赫赫宗周不過如邊邑小吏送往迎來而  
已衰世之氣象如是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  
會于商任錮樂氏也樂氏不得愛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

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與也政身之守也忘禮  
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威光

晉文之世權在諸侯以諸侯而名天子則愷之會也晉平  
之世權在大夫以大夫而役諸侯則商仕之會也土句惡

樂盈勝九國之諸侯以極之于其所往故齊衛二君黨盈  
而謀行晉國大亂然則亂晉者句也叔向但知責齊衛而

句之罪不敢言

知起中行喜州綽那刺四子晉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  
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那刺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  
也余何獲焉言不為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子  
亦為子用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稱也州綽曰君  
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也十八年晉

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莊公為勇附也勇酒器設之以殖  
自比于殖綽勝而先鳴莊公為勇附也勇酒器設之以殖

綽郭最欲與焉自以為勇州綽曰東閭之役八年臣左驂迫還于  
門中誠其枚數也按云云枚數門板之數也其可以與於此乎  
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僕然二子者譬於

平不若何不  
臣無性二倭  
國學問  
武子之德不  
於家事始定  
子不能守家  
怙乃變女和  
之惡伏于  
之禮作起  
亦厥危晉國  
傳而吉射亡  
宜哉

用入之輝  
一雄字托冠  
先鳴  
陳云陰州綽  
亦以衛身知  
術術廣以行  
稱人齊何可  
一日無牙  
士然舉於此  
則謬也

度律字

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皆射  
舍射鉤而相夷吾齊桓能之王鮒言于句不知人矣然州  
綽用于晉無能免樂氏之難用于齊無能掾拊楹之危好  
勇而不知義無益人國也樂盈多勇士所以滅其族齊莊  
多勇士所以亡其身

經庚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  
辛酉叔老卒子叔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  
夫公子追舒

傳二十二年春滅武仲如晉往歷公將還魯之守卿武仲  
雨過御叔魯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武仲

讀左補義卷二十八襄公  
時人謂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  
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國之靈也今倍其賦古者家有國邑

夏晉人徵朝於鄭鄭鄭人使少正鄭卿官也疏云公孫僑  
子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魯襄即位八

月即位年而我先大夫子驪從寡君以朝於執事斥晉侯執  
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因朝

見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林  
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搆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驪又  
從寡君以觀於楚實朝言觀繁飾詞也言晉於是乎有蓋



數語直達  
心從誠服  
從皆出  
恭維之意  
以反身之  
不然  
馮云侯梁之  
明年乃後  
前用此交  
用作領  
注云不朝  
我補一草  
更補足

以為口實  
則不堪命  
則成仇讎  
則成仇讎  
則成仇讎

魚之役。在十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水。吾臭味也。  
故。而何敢差池。不秀。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  
宗。宗廟禮樂之屬。以愛齊盟。齊同。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  
歲終。正。或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實。使石與告。絕  
于楚。楚之。梁之。明年。十六年。子蟬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  
人。見於。當。耐。酒。之。新。熟。重。者。為。耐。嘗。飲。酒。為。管。耐。云  
於。君。見。於。當。耐。酒。之。新。熟。重。者。為。耐。嘗。飲。酒。為。管。耐。云  
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執。燔。焉。助。祭。也。云。間。二。年。開。君  
將。請。東。夏。謂。二。十。年。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禮。淵。二。月。往。不  
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  
不。虞。荐。至。若。仍。也。後。國。家。指。鄭。不。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  
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若。不。恤。其。患。而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八 襄公

名言與委子  
辭即取所見  
名言與委子  
辭即取所見  
名言與委子  
辭即取所見

定之則鄭君何妨朝夕在庭若意別有在而以微朝為口  
實則駱壘盈區區之鄭不怯任命矣此時楚方有志中  
原特無繫可乘耳而迫鄭使叛何難舍無禮而望澤於中  
禮者哉恐歲時賈賦將為仇讎有也通篇並不提起貨賄  
等字語語抗其微朝却語語斥其賈賈明目張膽中仍自  
隱隱使之自會子產辭命此見一斑  
秋樂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  
受細樂今納樂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  
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為敬  
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為二十五年齊  
樂盈奔楚楚不伐晉納盈如陳侯之弟黃者以晉之強諸  
侯猶睦也然楚不敢納而齊欲納之亦不知量矣  
九月初公孫黑胥子有疾歸邑于公室老宗人立段黑胥  
子而使黑胥無多齋祭以特牢殷以少牢三年歲祭以羊  
豕於黑胥也疏云少牢饋食禮者諸侯之大夫時祭之禮也祭  
川少牢子張氏祭故用特牢禮記大夫有善于君祿及五世  
有故祭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  
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  
富也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  
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  
是時世卿顯貨巨室富強不保其家遂滅其族而宋之子  
罕不食為寶鄭之子張貴而能貧皆空谷之足音實保家  
之圭臬也傳錄其文與句假羽毛宿分公室觀超有馬林



就不能立言蓋疑忌固結於中有非語言規諷之所能移者弄疾所為束手無策也

十二月鄭游販公孫之子呼板反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於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取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其子而立大叔取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以拘強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補正無昭

子展力抑強家而立賢棄否尤是經國要著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母卒弟文○夏邾界我來奔邾界我來奔其之當奔故○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君言及史與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故為楚所納○晉樂盈復入于晉以惡人入于曲沃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齊侯伐晉始於齊宣王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齊地約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已卯仲孫速卒孟莊○冬十月乙亥城孫紇出奔邾按季氏以犯

晉人殺樂盈○齊侯襲莒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間有事秋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葬公母如

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禮侯絕期故以鄰國

陳侯如楚也公子黃想二慶虎於楚楚人召之二十年二

季侯周建

從陳侯歸附楚乃信黃為名二慶使慶樂之去往殺之不政自往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致夏屈建楚真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忿其板隊逐而作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制楚勢以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誓曰惟命不于常言有義則則亡

楚為陳討二慶陳侯在師而不書圍二慶拒守而不書叛黃歸而書自楚何也傳以為二慶畏黃之偏想于楚謂黃貳于晉也陳侯與黃亦想曰二慶詐也于是楚子抉陳侯圍陳二慶畏楚遂拒守焉是楚之圍陳利陳耳非公義也二慶之拒守畏楚耳非叛君也二慶之誅由于民叛楚不

得而誅也黃由楚而歸非君命也故二慶不義也而黃亦不得為義其釋經備矣

晉將嫁女於吳按同姓為昏盟主齊侯使析歸父媵之按媵送勝非即以歸父為媵也否則公子結勝陳人之婦以藩載亦將以結為媵乎或引此為男子為勝之證者誤樂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納諸曲沃樂盈邑也補注傳公邑而此屬樂氏樂盈夜見晉午守曲沃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

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附注言樂非子之智也杜解非大所許諾伏之而勝曲沃人而飲其漿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樂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

此晉國中死女君引以嫁齊侯使析歸父媵之按媵送勝非即以歸父為媵也否則公子結勝陳人之婦以藩載亦將以結為媵乎或引此為男子為勝之證者誤樂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納諸曲沃樂盈邑也補注傳公邑而此屬樂氏樂盈夜見晉午守曲沃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

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

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附注言樂非子之智也杜解非大所許諾伏之而勝曲沃人而飲其漿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樂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樂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

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



此一段寫齊侯軍威德使人武怒各以軍之名目與一字作挑頭法又

自重下文在于君所請于君矢及君屋每提出君字以靖  
塞克第二著在強取魏氏六卿惟魏與盈通魏下既乘欲  
迎早有使命往來遲之則生變急之則易擊 四段是強  
劫魏舒樂盈入晉恰有歸父勝女一事湊機士句如公恰  
有夫人姻喪一事作合其取魏氏也起乘機創劫之以威  
執手賂邑咱之以利總見士句父子一段倉皇情景末  
段督戎殺而樂氏之黨盡箕遺黃淵等十人句殺之知起  
中行喜五人句逐之所留一督戎耳句徒知急則求人丹  
書可焚獨不知網開一面兩劍可已平督戎既死樂氏乘  
門句以死戰勉子實以大義勵衆觀下帥卒二字可見樂  
樂射之不中槐木覆車隱然天欲廢樂誰能與之寫士句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八襄公

一路以勢利擊人而勢利不能驅者又有天幸焉非盡射  
句羣小謀之具臧也百午提出天之所廢末歸結於此蓋  
樂善苟假實絨厲公偃則隊首出日天已顯示其戮惟書  
考終幾謂天不可憑乃不于其身于其子孫雖以無罪見  
逐之樂盈卒蹈叛逆死無咎類天道昭昭豈不信哉樂  
氏尸三郤郤氏束手受戮合讀兩傳方知郤至之忠樂氏  
之罪

秋齊侯伐衛先驅軍 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驅軍  
成秩御昔恒中鮮虞之傅擊申鮮虞爲右曹開御戎晏父戎  
爲右公御貳廣車 上之登御邢公盧蒲葵爲右啓牢成御  
襄罷師很遠疏爲右 左翼曰啓 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

請左補義 卷二十八襄公  
齊莊伐衛易軍名改軍制傾國與師新奇奪目真踴躍用  
兵也下接將途伐晉則伐衛其名伐晉其實而不知已之  
臣有異志矣其伐晉取朝歌也忽分二隊曰入曰登曰張  
曰成曰封躊躇滿志而不知已之大夫遺之禽矣 莊七  
月與師盈已兵敗入曲沃矣否則盈擾其內齊攻其外稱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八襄公

居反跳徒影反大殿後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  
庸之越駟乘此言莊公廢晉臣任武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  
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  
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問大國之欺而毀焉休  
開晉有樂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附述史記世家  
云孫傳見崔武子杼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  
爲脫之見崔武子杼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  
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觀  
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入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  
之於君之惡過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  
所行之義有過于君人臣懼遂伐晉陳氏曰齊取朝歌  
自直隸爲二隊分兵爲入孟門晉陸登大行山張武軍請察  
提頭烈敘與

此段申變持論之正見季孫廢立之難  
馮云申變謂子孫廢立之難  
人骨肉之關一與父安於  
於與與廢立相映照  
武仲立不立  
一節用子  
有而子  
之位定

請左補義

卷二十八襄公

大

未有艾也而晏崔二子之諫不及助盈者其專甚閔不便  
攻發其陰謀故報平陰之役亦其所以為名而應樂氏者  
其實也士甸父子惟不使曲沃與齊接應則殺盈必矣傳  
點趙勝僅帥東陽之師可知俱國俱曲沃遂使齊侯如  
入無人之境攻取適與平陰相當而句不顧也私讎為重  
君國為輕句之罪真難指數 同盟遍天下而盟主被伐  
帥師以救止有一魯不可謂非義舉也欲以敵強大之齊  
次而有待非可以逗遛之罪矣據外傳子服惠伯曰樂  
氏之亂齊人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使叔孫豹急帥敝賦  
次于雍榆與邯鄲勝擊齊之左垓止晏萊焉晏萊即晏  
不可謂無功于晉也說者以僖元年弄北為比不知彼次  
師之時狄未伐邢及伐而後救之故先書次而後救此則  
齊已伐晉豹為救晉而來次雍榆以待趙勝同擊齊師故  
先書救而後次也書次紀實也書救成乎救也何軒軒哉  
季武子無道子公彌長而愛悼子也欲立之訪于申豐  
大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  
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爾 將具敝車而行乃止  
訪于紇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 武子為長之心不從  
再訪武仲使能 季氏飲大夫酒紇紇為客 既獻  
善開邪決不敢行 季氏飲大夫酒紇紇為客 既獻  
滅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絮之 酒樽既新 名悼子降逆之大  
夫皆起 迎悼子乃族而召公鉅 復行為族使與之齒 使使  
列在下 季孫失色 出奔 緣此可知天下事惟守其正道 季氏

注云樹植三  
梧東上楚下  
此博族氏  
信有力於滅  
氏公無救直  
陳於父已知  
季孫之深愛  
已也  
秩奔下可  
直據孟氏用  
門忽極極人  
哭一敗承上  
孫雲應求以  
孫孫早給  
孫孫之孫以  
歸孫季孫

請左補義

卷二十八襄公

十九

以公鉅為馬正家司 愾而不出閉子馬 父馬 見之曰子無然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忠無所慮敬共父  
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則父寵之  
或云悼子既為適子將承季氏之後姦回不軌禍信下民可  
故謂悼子為季氏下言為孟孫亦然後姦回不軌禍信下民可  
也請甚于公鉅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也季孫喜使飲已  
酒而以具往盡舍旃 其燕饗 故公鉅氏富又出為公左宰  
氏家臣 孟孫惡滅孫 不相 季孫愛之 已志 孟氏之御驪  
仕了公 孟孫之庶子 季孫也 曰從余言必為孟孫 孫為再三  
點好錫 子秋之弟 季伯也 也 曰從余言必為孟孫 孫為再三  
云病從之 孟孫子疾豐點謂公鉅苟立錫 請錫滅氏 與公鉅  
共情 公鉅謂季孫曰 孺子秩 固其所也 固自若錫立則季氏  
滅孫公鉅謂季孫曰 孺子秩 固其所也 固自若錫立則季氏  
信有力於滅氏矣 滅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 錫為有力於  
弗應已 卯孟孫卒 公鉅奉錫立于戶側 喪主疏云 孟戶  
至入哭而出曰 秩焉在 公鉅曰 錫在此矣 季孫曰 孺子長 公  
鉅曰 何長之有 唯其才也 季孫廢錫立紇 紇云 欲 且夫子之命  
也 孟孫遂立錫 秩奔邾 孫人哭甚 哀多涕 出其御曰 孟孫  
之惡子也 而哀如是 季孫若死 其若之何 滅孫曰 季孫之愛  
我疾也 常志相願 從身之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常志相違  
疾之療 美疾不如惡石 夫石猶生我疾也 疾之美 其毒滋多 孟  
孫死 吾亡無日矣 孟氏閉門告于季孫 曰 滅氏將為亂 不使  
我葬 欲為公鉅 季孫不信 滅孫聞之 戒為備 冬十月 孟氏將  
辟 若除於滅氏 除葬道也 於滅氏 借人 滅孫使正夫助之 正  
正 若除於滅氏 除葬道也 於滅氏 借人 滅孫使正夫助之 正  
若除於滅氏 除葬道也 於滅氏 借人 滅孫使正夫助之 正

與廢長立幼  
相映

為之兄弟  
恰好與上面  
父子映照

扶出以防  
後乘案

注云一疏散  
叙起作靈味  
層出迭起通

國有人焉  
請我去無人  
矣此正季孫  
思之故言  
一便與人哭  
一段應合

氏於從甲孟氏又告季孫怒命攻滅氏見共有乙亥滅  
 士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怒命攻滅氏見共有乙亥滅  
 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魯南城東門疏云邾初滅宣叔娶  
 于鑄城縣有鑄鄉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  
 好穆姜之姨子也穆姜之姨子謂之姨姪同出為姨姪弟云  
 也嫁父言之謂之姨姪穆姜之姨姪同出為姨姪弟云  
 子效父語亦呼為姨姪穆姜之姨姪同出為姨姪弟云  
 姜氏愛之故立之叔謂為宣叔買滅為出在鑄還射滅武仲自  
 邾使告滅賈且致大蔡大龜疏云食貨志元龜為蔡焉曰紇  
 不佞失守宗祀邾邾為宗敢告不弔所弔紇之罪不  
 及不祀言廢子以大蔡紇請其可請為先買曰是家之禍也  
 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為已請窺自  
 為也為請滅孫如防已滅孫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

請左補義 卷二十八 襄公 三

言使甲從已非敢私請為其先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敢  
 但慮事遠耳據邑請後故孔乃立滅為滅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  
 不辟邑子以為要君謂陳其罪惡滅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  
 其盟我乎謂大夫以為滅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  
 將盟滅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謂奔亡者疏云周禮外史掌  
 立此而問盟首焉盟首載書對曰盟東門氏也孫在宣日  
 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  
 孫氏也孫在成公十六年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  
 謂諸公與季孫曰滅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孟  
 季孟於晉季孫曰滅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孟  
 斬關季孫用之乃盟滅氏曰無或如滅孫紇于國之犯犯門孟  
 斬關季孫用之乃盟滅氏曰無或如滅孫紇于國之犯犯門孟  
 氏衰三家益專○居音基

此滅孫紇出奔邾傳前三段是叙出奔之由後三段正寫  
 出奔時事滅氏世卿有功于國而攻之逐之盟之皆出于  
 季孫一人愛惡之私篇未提出公命公室國紀正以著季  
 氏無君之罪一段至季孫失色悼子餘隊絕少表見未  
 必勝于公鉏季孫欲立徒以私愛耳愛惡二字為通篇眼  
 目武仲一為私累絕頂人竟為小智所誤使與之齒與眾  
 庶子叙齒也斯時公鉏眾賓無不失色是季孫極得意事  
 而季孫失色者蓋廢長立少于理不順中豐逃死而不從  
 季孫再訪而不得以為極萬難事而滅氏不動聲色咄嗟  
 而辨此人向有重名又大義侃侃發我陰私一旦得志棄  
 季氏直腐鼠耳故喜懼交集不覺神銷氣沮也即此已伏

請左補義 卷二十八 襄公 三

逐滅孫之根杜云恐公鉏不從季孫主之何憂其子不從  
 耶二段至為公左宰是為公鉏傾滅氏之謀子馬畫策  
 於父子天性上感動武子立少內慙于心若有微愷辭不  
 買禍一以孝敬自勵速使季武之心且憐且悔而不覺喜  
 之深也于是致其富又致其貴父子相親而滅孫氏之命  
 乃懸于公鉏之手三段至亡無日矣是為公鉏與孟氏  
 同離滅氏之由豐點好羯欲市立少之功其云從余言必  
 為孟孫後此布置盡在個中然孟莊惡滅氏於前而公鉏  
 不敢讎者非為季孫之愛也蓋莊惡其人未嘗不用其才  
 而季孫亦知孟莊之才足以制之故終莊之世疑忌不甚  
 讒間不生滅氏得安然無恙莊死而滅氏之亡無日矣故



西三兩人同  
能中夜人同

完結天之所  
廢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八 襄公

曰疾之美其毒滋多。是明知季孫必不見容而痛哭於知已之厚我以生也。此一段為通篇關鍵。四段至奔邾是寫出奔季孫以為舉國之才無出臧氏之右而已。無以制之。此時直如芒刺在背。故孟孫直告以將為亂。又以莫須有者驗之。而季孫遽怒。蓋乘其疑忌而中之也。五段至奔齊是寫請後事。追叙宜叔立武仲。亦由私愛。方知武仲之為季孫謀者。昔之為已謀者也。臧為悼兄自為與紇之于公。弒弒之于秩。無不脗合。而衰世父子兄弟之間。人倫慚。始盡要君不下斷語。以盟辭在後。且已著魯論不必再述也。未段盟臧孫氏先叙盟首。傳非無意也。蓋季氏之專。始于行父。自襄仲殺嫡立庶。而政歸焉。自成公之

世僑如欲去行父為所逐。至季孫宿并逐臧氏。而公室益不可為。已神注昭公之孫矣。豐黜做臧孫之故。皆成立羯之陰謀。而堅牛殺丙立舍效尤而起陪臣之禍。三桓之微亦兆于此。結處作不了之辭。遙起作不順而施不怨一斷。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出奔宋。晉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則君而入非復晉大夫。晉人討臧也。三代之刑無及族。與黨有之自晉士句始。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於且于。莒邑按今山東莒州。傷股而退。齊侯傷劉。劉人而勝之。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莒州。杞殖華燧。二子齊。戴甲夜入且于之隧。狹宿于莒郊。明日先過莒子于蒲侯氏。近莒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日請有

先通歸盟自  
應向歸而對  
同後而死傳  
於莒周詳其  
知終之歸於  
犯法詳其切  
用之歸是切  
史者互見之  
法

借一風字  
釋經義一  
襲字之義  
三折股為良  
醫夫賊氏子  
一斷完結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八 襄公

盟。欲以盟要二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和梁。即萬人。行成。謀大國。益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遇極于路。必使人弔之。是男子從極。亦不得野。受弔。齊侯弔諸其室。人有禮。據孟子華周和梁之妻善哭其夫。則周亦戰死也。以強大之齊。攻弱小之莒。何至身傷將殲。無功而還。傳于未特書杞殖之婦。以見王孫揮莒恒傳等一班如虎如獅之健兒。不知知禮守義一女子也。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

伐晉對曰。多則多矣。麻。說戰功曰。多。多字多少也。抑君似之功。對曰。多則多矣。言伐晉之戰。功則不為少矣。抑君似風夫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按。寢廟有人守之。則君不敢侵。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當此。事在此。身言行事。願事。恕。施也。按。仲以廢立為他人之事。不願不怨。齊莊乘晉亂。得志而還。因士句無暇禦敵也。武仲之論齊君。可謂明矣。不順不怨。因其事之明。而想其出奔之故。蓋重惜之。此一斷。遂結出奔篇。

讀左補義卷二十八終





甚介心... 然後又... 子邦家之基... 明德則令名... 以生乎... 晉為重帶... 國之介侍... 於陳也... 正何外... 重而曰... 貳則家... 奪氣... 孟孝伯... 夏楚子... 急於伐... 齊侯既... 期請會... 將有寇... 將有晉... 師使陳... 無宇從... 遷啓疆... 如楚辭... 且乞師... 師水得

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  
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其德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下所歸思以  
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明其德則令名如與  
而行母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母寧寧也按此而謂子後我  
以生乎字則惡名也後思反此謂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晉為重帶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  
國之介侍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寡君是以請罪焉  
於陳也敢不稽首為明年鄭  
正何外丈夫也得志而驕亦賤丈夫也嗜賄無厭諸侯幣  
重而曰范宣子為政則全不關晉侯也子產致書休以國  
貳則家壞不特家壞而且身焚藥石之言安得不令貪夫  
奪氣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罰之楚無功而還為下  
急於伐吳自緩于爭鄭晉悼通吳以徹楚不為無功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  
期請會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齊社因閱教軍陳文子曰齊  
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敢也必取其族也秋齊侯聞  
將有晉師之師使陳無宇從遷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師水得

相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莒邑齊師與莒平因兵出  
見州西南  
有介根城  
諺楚使如楚辭乞楚師送楚使會皇勞擾皆從懼字生來  
然又便道伐莒以報身傷將殲之恨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報前年見伐  
齊莊為世子一意媚晉及執牙慈立晉人不討且定其位  
以素為已用而可藉其力也豈知即背之乎晉會十二國  
聲言伐齊而在會諸侯無為晉踴躍者以大水不克為辭  
是不成伐矣傳蓋發明經不書伐之義也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國傳不言四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齊  
左師故也投棘澤今諸侯遷救鄭與儀晉侯使張駘輔陳  
在河南新鄭縣東南諸侯遷救鄭與儀晉侯使張駘輔陳  
大夫○滕虎百致楚師使師求御於鄭○欲得鄭人自御鄭人  
反蹇力秋反○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  
小宛射犬○係○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  
等也欲使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已上者有常分無  
是麻我當下之大夫曰不然部婁小阜○部婁小阜○部婁小阜  
大夫我當下之大夫曰不然部婁小阜○部婁小阜○部婁小阜  
於大國異二子○張駘在○於角反○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  
之○不為之禮○使御廣車○而行之已皆乘乘車○安將及楚師而  
後從之乘○射犬乘兵車○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流云衣裝衣  
也○射犬乘兵車○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流云衣裝衣  
而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林罷射於乘  
入楚壘二子皆下車手搏楚人以投弗待而出射犬又不皆  
其車收其所獲挾囚○禽獲也○林罷射於乘  
趨乘抽弓而射○乘射楚人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

結句收字  
二下

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或志人首言志在入陣故不戰而退，言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疆帥送陳無字。傳言齊師之懈。

楚久失鄒，因深與齊結諸侯伐齊。無字請師，楚之伐鄒志在救齊也。然此時諸侯本未嘗伐齊，何待救乎？故但言伐鄒而救齊削之也。何以不書救鄒？曰：亦未嘗救鄒也。諸侯不能伐齊，安能拒楚？蓋楚人門于東門，師已臨其城下，忽次于棘澤，則鄒有以却之，而後諸侯至也。楚子有將歸之心，晉人無伐楚之志，二子致師所以速之歸也。時鄒國子展為政，子產輔之，射犬敗以私憤，敗乃公事，而子產肯以

國事付之輕躁之人，觀子太叔一戒，固以慎重者命之也。不知二子趨羣執倫之勇，射犬知之而求御于鄒以爲之導，彼即於御見作用，不肯而馳，而後人壘皆下，收禽挾囚之能，顯又不待而出，而後起乘抽弓之勇，著使二子一往一來，楚師驚歎欲絕，而師歸矣。蓋以不可陵侮者示本國有人，而以得盡長才者使刑戮發氣，皆射犬之作用也。迨既免之後，語若咎之，却是出險放心笑而置之，不失鼓舞故態，而射犬若爲不知也。夫豈羊斟之御華元，可同年而語哉。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召舒鳩人。楚國名，舒鳩人與共伐楚。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舒鳩地。使沈尹筮與師，祁犁大夫讓之舒

情難悉到

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林野皆無，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遣子馬。日不可彼肯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明年楚滅舒鳩，傳子馮持論爲戮於荒孫叔敖所不及。

陳人復討麇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齊人城邾，子故爲王城之備，由傳此後言齊人城邾者三，由不得其詳，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子宣九年，廢如京師，後五十餘年，始有豹如京師，自是不復聘矣。王城，盟主不城而齊城之，魯王之義也。經何以不書，或

周云家言  
有人奪之  
而不奪也  
而一特字

曰：齊欲媮王，以免晉討，故不書此。不然也。春秋之趨王事者，豈皆無所爲而爲哉？聖人樂與人善，必不逆其從來之心，蓋役不及諸侯，故魯史界之而齊與晉，雖不樂其事，故諸侯諱言齊功，豹之如京師，亦以助爲名，不明言賀城也。晉侯驛程，知使佐下軍，盈也。鄒行人公孫揮，子如晉聘，程鄒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也。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也。猶道平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程云非，其有亡，縶乎，不然，其有威疾，將死而受也。子羽死，其縶倫，程將死，其言善，俱是文。然明料程，知有至理，故爲子產所服，晉平所用爲軍列者

如此晉之所以日偷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結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齊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柏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結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齊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柏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結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齊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柏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結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齊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柏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結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齊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柏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結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齊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柏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結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齊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柏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結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齊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柏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結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齊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柏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結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齊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柏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結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齊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柏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結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齊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柏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結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齊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柏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結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齊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柏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結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齊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柏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結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齊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柏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結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齊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柏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結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齊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柏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結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齊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柏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結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齊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柏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結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齊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柏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莊公死子湫  
叔起見婦  
之怨

公使然明  
官事相和  
顏

卷二十九襄公

七

卷二十九襄公

八

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物者突而四落矣曰素不可要按國之六三變大過之九三  
是為棟樑之凶男女相為室家風阻棟折則家室壞而身將  
壓之何利且其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之有六三爻辭按一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人  
爻獨發故為占主一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人  
干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  
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和據以爲險而連四五之剛水  
中極剛險者惟石據於中欲濟無由故曰往不濟而九家  
二四爲巽離爲中坎爲中男似有夫婦之道而坎變爲巽  
無由五離有入宮不見其妻之象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  
之矣宋歸曰發言案公已遂取之莊公逼焉噉如崔氏解  
也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  
言雖不爲崔子崔子因是怒公又以其問伐晉也問晉之難  
自應有冠崔子因是怒公又以其問伐晉也問晉之難  
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問公輒侍人賈舉而

又近之乃爲崔子問公曰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在二十  
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乙亥  
公問崔子○疾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  
而歌○歌以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言侍人者別下賈  
舉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遠  
殺也○皆曰君之臣行疾病不能聽命○聽公命近于公宮○言崔  
近公宮或怪陪臣干攝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攝行夜言行夜  
者詳稱公命陪臣干攝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攝行夜言行夜  
封于之知他命故云說文攝夜戒守有所擊從手取夜行夜  
盜于之所擊故以干攝爲行夜官名也○干誦曰行夜行夜  
反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耶師公孫駱  
封具饗父襄僕偃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爲公所贊者  
反祝佗父祭於高唐○有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祭

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在二十  
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乙亥  
公問崔子○疾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  
而歌○歌以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言侍人者別下賈  
舉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遠  
殺也○皆曰君之臣行疾病不能聽命○聽公命近于公宮○言崔  
近公宮或怪陪臣干攝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攝行夜言行夜  
者詳稱公命陪臣干攝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攝行夜言行夜  
封于之知他命故云說文攝夜戒守有所擊從手取夜行夜  
盜于之所擊故以干攝爲行夜官名也○干誦曰行夜行夜  
反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耶師公孫駱  
封具饗父襄僕偃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爲公所贊者  
反祝佗父祭於高唐○有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祭

以此一語  
天子係  
天子係

西漢開門此  
時方啓

光乘  
立今有  
仍非天  
豈非天

能  
不能  
豈立萬

○說他 申劄侍漁者 監取魚 退謂其宰曰爾以幣免 斃之

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 反死 崔氏殺

氏之門外 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 吾死也 與

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

養不徒求祿皆為社稷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

亡之謂以公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

無為當其親愛 且人有君而執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將庸何歸 君死安歸 杜撰 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枕已股與

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虛

蒲癸奔晉王何奔莒 二年莊公黨為二十 叔孫宣伯 魯叔孫

之在齊也 年齊叔孫還 齊公納其女 伯女於靈公 靈生景

公丁丑 崔杼立而相之 慶封為左相 盟國人於大宮 大宮曰

所不與 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 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

是與 有知上帝乃歎 嬰所不與 崔慶者有知上帝 請辛

已公與大夫及莒子盟 莒子朝齊 遇崔杼 作亂 大史書曰 崔

杼弑其君 崔子殺之 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嗣也 也 前其

弟又書乃舍之 南史氏聞大史盡死 執簡以往 聞既書矣 乃

還 言齊有直史 崔杼之罪 所以聞林 南史氏齊史之在外

史執簡亦往 更大聲矣 大槓書子守正 小人雖有凶相 不能

奪傳于越 眉之 執書 孤之 直於 崔杼 之 夫 善 太 史 之 死 以

見凡 執書 不 惜 其 名 而 書 國 善 人 者 皆 由 國 無 良 史 受 制 以

成 臣 不 以 實 情 請 侯 也 凡 執 書 三 十 六 皆 以 此 兩 條 為 準 則

正論仇視與  
晏子反照

想見國人  
一呼無不  
應

邱嬰以唯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 二子莊公近臣

鮮虞推而下之 嬰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

知匿其罪 嬰親也 其誰納之行及奔中 於道 弁將舍嬰曰

崔嬰其道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 於道 弁將舍嬰曰

遂舍枕轡而寢 也 失食馬而食駕而行 出奔中 謂嬰曰 速驅

之 崔慶之乘不可當也 遂來奔 道廣衆得用 崔氏側莊公于

北郭 側 崔慶之乘不可當也 遂來奔 道廣衆得用 崔氏側莊公于

四嬰 喪車之飾 諸侯六嬰 疏云 喪大記 君棺製二版 製十

衣以白布 飾者 遺雲 氣其餘 各如其象 棺長五尺 車行使人

持之 而從 既空 樹于 墳中 方言云 自闕而東 謂扇為嬰則嬰

夫 四 嬰 云 八 嬰 者 加 龍 嬰 二 〇 所 用 反 不 障 障 止 行 人 下 車

送葬 七乘 不以兵甲 齊魯故土 公禮九乘 又有兵甲 不皆

此傳崔杼弑君事 春秋實備賢者傳于晏子 有子有奪分

兩大段 前段至王何奔莒 所以予晏子處變之宜 後段至

末 所以正晏子與盟之謬 前段以晏子之言為斷 後段以

鮮虞之言為斷 伐晉之役 行欲弑莊 說晉久矣 而未得

其間 因以姜為餌 故公從姜氏 拊楹而歌 姜已與崔氏從

側戶出矣 然莊悍然 宣淫于強臣之家 恃有私暱之人 耳

豈知侍人止衆 入即閉門 歌聲未闕 矢已當胸 先射又射

飲刃而死 于是死于崔氏之門者 八人 焉自外至 崔氏死

者 三人 焉為崔氏殺者 一人 焉彼以為殉君之義 而其實

皆下日 逢君之惡者 晏子提出社稷為重 君為社稷死 臣

安得獨生 不為社稷 臣何必共死 以視紛紛絕脛死相擁



諸水政視故  
仕四何乃見  
處置周詳

子展子美  
後對奇中問  
極陳侯數語  
乃見諸侯

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左離臣而御君女而須男難辨油其  
矣其何以脫母不若附載遠之凌氏曰如梓遇鄭師公幸脫  
共母而已與妻隨車以奔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  
諸門故禁侵肆陳侯使司馬榘子賂以宗婦陳侯免喪  
間權社示使使其家男女別而乘以待於朝祭自因係子  
展執禁而見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承賜示子美  
子入數俘而出數其所獲人數不以歸校數俘者祝社  
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政使司馬致節  
散符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致民人司馬致節  
司空致地使各依其舊詳說此入之有禮者也  
陳侯為楚虐鄭人思得一報一旦入其國都不知若何  
過分而子展命師無入公宮格脩外臣之禮安定其民而  
去大夫陳抗楚者春秋之大義秋毫無犯者王者之行師

讀左補義 卷二十九 襄公 三  
在當時所僅見者也然入人之國聖人不子故不以賢者  
怒而直書其事若再伐陳而但求其成則誠仁義之師矣  
聖人之所予也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邱齊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  
或疑齊不與盟重邱齊地未有諸侯已臨其地而其君猶  
安處者君一列于會則諸侯不敢計尤崔杼之所亟欲盟  
者也文十七年晉人受賂定宋與此正同何以彼書伐宋  
與此異蓋師至宋城下曰何故弑君猶能聲其罪也此不  
書伐齊者夷儀再會將報朝歌之役及聞崔杼弑君觀趙  
武之昔移叔下見方將乘崔慶得政之機為弭兵之地是  
重邱同盟亦為盟宋設而受賂定齊者其餘事也何嘗聲

齊之罪耶傳之釋經精矣  
齊之罪耶傳之釋經精矣

楚遂子馮卒屈建子為令尹屈蕩為其敖代屈建宜十二年  
如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舒鳩人卒叛前年舒楚令尹  
子木伐之及離城射均吳人救之子木適以右師先舒鳩子  
強患桓子提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于木吳人居  
其間七日居楚兩子強曰久將整陰陰乃禽也不如速戰陰  
慮水兩敵云慮水兩大至民將困病按傳三用墊陰請以其  
俱以病言蓋墊者濕疾陰者瘴疾也墊丁念反陰請以其  
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師陳兵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  
觀其形勢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兵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  
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  
運五子至其本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  
楚滅舒鳩及于木共圍滅舒鳩

讀左補義 卷二十九 襄公 三  
楚遂子馮卒屈建子為令尹屈蕩為其敖代屈建宜十二年  
如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舒鳩人卒叛前年舒楚令尹  
子木伐之及離城射均吳人救之子木適以右師先舒鳩子  
強患桓子提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于木吳人居  
其間七日居楚兩子強曰久將整陰陰乃禽也不如速戰陰  
慮水兩敵云慮水兩大至民將困病按傳三用墊陰請以其  
俱以病言蓋墊者濕疾陰者瘴疾也墊丁念反陰請以其  
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師陳兵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  
觀其形勢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兵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  
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  
運五子至其本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  
楚滅舒鳩及于木共圍滅舒鳩

齊之罪耶傳之釋經精矣  
齊之罪耶傳之釋經精矣  
趙文子為政范武子為政皆以兵其少明止也矣齊崔慶新得  
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明止也矣齊崔慶新得  
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屈建為令尹者因伐舒鳩  
前故服杜皆以令尹為屈建也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  
請諸侯兵可以弭為二十七年晉  
士句專政五年政以賄成雖子產有藥石之言不能置已  
也趙武為政盡革其食而重禮于諸侯新政政政觀諸侯並  
虛復桓文之勳不難也乃不為懷楚而立意善楚借弭兵  
之名遂煇安之計而諸侯益以不靖傳深惡之故於此先  
發其端 蒲諸侯之幣所以為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置之死地而後生

此楚人常用兵法以掩人不備也楚與吳爭舒鳩受晉

衛獻公入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

晉平不能誅林父廢劉立獻以幹父之壘乃納之一邑此婦人之仁徒墮亂耳而獻之入經書衛侯何也不與賊臣之出君也豈賦固衛之君也豈林父之所敢出而劉之所敢氣哉此聖人之特筆而萬世君臣之分定鄭突入櫟柯以名曰不正也

鄭子產獻捷于晉

陳之罪對曰昔虞閔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後當周之

請左補義卷二十九襄公

故不知而論其已皆特以心不奉伯者之命耳夫子所謂言為伯

君所知也東上今陳二字入本位

與閔父為武王陶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

大懼不戰而

以子之攻

帶楚楚照全

復伐陳見鄭不為晉風

可德遲也遲也遲也朱解其欲我

陳敗色心其心故得勝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

文公戎服補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八年按子產言

請左補義卷二十九襄公

趙武為政無心伐楚早握弭兵之計鄭伐楚與國之陳恐

言功并不言入陳之有禮但詳言陳挾楚虐鄭之罪伯主





江云道通... 則數十年前... 息不載... 傳解... 之神

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武公及魯九世也。補注傳記太叔儀之言及後伯玉去國見齊氏廢立賢臣皆不與。

甯喜許之與甯惠子疾傳悼子許諾相應似喜於劉為罪於衍為功而于殖則為幹蠱之子也。傳以為不然。甯氏世為上卿武子有大功于國至甯殖出君名在諸侯甯氏之罪人也。殖以復衍命喜亂命也。喜臣于劉未嘗臣衍臣子劉則始終事劉可矣。即有父命或使劉全衍可矣。安得弑劉而迎衍乎。夫但曰許之其事成否尙未可知而太叔儀斷其族滅者蓋許之而劉如之則喜死劉不知而劉死則衍必疑疑則喜亦死是齊與不齊皆死也。夫殺其身以蓋父愆君子為之若躬蹈弑逆身死宗滅而父之名在諸侯。

讀左補義 卷二十九 襄公

九

者仍不能沒其不可也必矣。太叔引舊言其終必有患引詩言其貳心當誅固不得以從親之命未滅其弑君之惡此傳先經始事也。

讀左補義卷二十九終

讀左補義卷三十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 堉 堉 堉 堉

襄公七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襄公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泚盟。秦伯車。如晉。泚盟。成而不結。不結國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宋而行。明者謂之泚。泚出故杜以泚言之。陳氏曰言秦楚固交秦晉盟而不合是以宋之役。諸夏始判。遂成南北之勢。故待出之。秦晉相仇久矣。至此為成而深惜其不結。先經總叙非傳為誤也。

讀左補義 卷三十 襄公

一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劉。劉公復歸。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按書叛甲午衛侯復歸于衛。復其位。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荀吳。荀子。公會晉人鄒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齊以晏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之。按此史例也。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其父。○澶市。楚反。○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其父。○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和蔡是晉伯 絕大德附借 襄公悼公甘 未之喻叔向 之極直過先 軫說到三 丘墓一腔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莊公會夷。叔向命召行人子員。秦命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次當行。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大夫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成晉國賴之不也。

此章之義  
謂三公之  
職也

此章之義  
謂三公之  
職也

此章之義  
謂三公之  
職也

此章之義  
謂三公之  
職也

策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  
吾所能御也林選御止拂衣從之人救之同趙叔向自謂卿

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謂二子不而力爭不務德而爭

子未為叔向所黜公義也何至撫劍而起晉之官常廢矣

夫昏闇如唐僖宗猶謂大臣相誦無以儀刑四方而况枚

劍相逐乎平公怡然以為所爭者大殆僖宗之不如矣趙

武何然也以為視楚之子木政令裁然已總其成百僚帖

服楚安得不願晉安得不願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辭不敬如獻公及子覆命之

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如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

使其與甯喜言言後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

在其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如不得止命補注傳見

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靈伯

玉伯玉曰瓊不得聞君之出敢開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

遂行從近開出或謂伯玉稱作而去禍止而反似于義有歎

無道者靈之世也伯玉未嘗為甯蓋初為大夫林父以逐

君至靈之世復行及反于衛居不仕甯喜再訪復從近開

命於先人不可以貳受命在二十二年殺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

一垂發在

國人助善子  
却已暗轉

只就林父點  
出林父而  
於此一筆全  
身俱發

取午衛侯  
是極其重  
且為下段  
筆

以道之遠近  
為之若此  
正與欲通太  
極一也

二垂發在  
以三垂發

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解博憂也而無

憂色亦無寬言猶未人也言其為大若不巳死無日矣悼子

曰子鮮在右幸蛟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

喪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殺伐孫氏不克伯國

孫氏父見皆不在齊子出舍于郊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

名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言子叔

故疏云此則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于賦公為從父昆弟則

以殺別為實不可書曰甯齊弑其君別言罪之在甯氏也然

父命納舊之孫林父以威如晉以邑書曰人于威以叛孫氏

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魏

也甲午衛侯入齊曰復歸國約之也木齊納之夷儀今從夷

之所謂而復其位大夫逆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遠者

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言行驕心易生徐錯云頷公

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夫諸大皆使寡人

朝夕問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補正在如乃心問不在

之言也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親親對曰

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縶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

也。否則夷儀人乘間誅剽可也。若奪其則父子臣剽久矣。欲其迎已勢必弑。弑君大逆也。行一不義仁者不為。況使之弑君。定姒之命。亂命也。猶之猶以復獻命其子也。一父一母。誰為厲階。而獻與縛之非義。不待言也。其最中賊臣之欲者。尤在政由齊氏。一語得縛傳命。奪齊信之。何嘗必欲踐其父之言。而失心於故君哉。亦曰專祿以周旋耳。說者以專祿專論林父。且謂不足以蔽其事。不知亂臣賊子。起於一念之私。而患得患失。遂無所不至。是林父以是而逐君。叛君者。即齊善以是而弑君也。此林父之罪。不得諉咎於獻公及晉大夫。而齊善之惡。不得歸過於公子縛也。以發明經書弑書叛之義。

讀左補義

卷三十襄公

四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愨於晉。晉成茅氏。戚東。孫氏人。今來。在衛。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孫則道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也。按言女豈惡。遂從衛師。敗之。圍。還。逐。往。韓。州。東。有。固。城。雍。鉅。孫。氏。復。愨。于。晉。殪。綽。一。戰。而。殺。晉。成。可以。齊。趙。武。之。贖。兩。愨。于。晉。皆。趙。武。主。之。而。孫。氏。得。終。老。于。戚。晉。臣。為。德。于。孫。氏。深。矣。州。綽。殪。掉。齊。之。勇。士。一。為。齊。莊。死。一。為。衛。獻。死。各。殉。所。事。之。主。鄭。伯。賈。入。陳。之。功。前。年。在。三。月。甲。寅。朔。享。子。展。孫。氏。子。展。為。之。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補。注。晉。命。士。會。傳。言。請。于。知。禮。樂。自。請。侯。王。此。不。言。請。于。手。則。鄭。伯。自。賜。之。可。出。久。矣。杜。說。非。先。八。邑。以。請。及。命。服。為。邑。先。入。邑。三。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四。井。也。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隨。

兩楚方見  
泗之計全為  
孫氏

四邑字從上  
晉公為

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夏。在。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讓。不。失。禮。失。其。班。次。之。禮。子。產。果。斷。不。畏。強。禦。却。以。禮。讓。做。骨。子。聖。人。言。為。國。必。以。禮。讓。子。產。庶。幾。焉。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名。公。為。復。測。會。晉。為。盟。主。召。天。下。諸。侯。將。討。弑。君。之。賊。豈。非。桓。文。以。來。所。僅。見。乎。然。其。討。賊。乃。為。孫。氏。故。孫。氏。逐。君。之。賊。而。為。其。討。弑。君。之。賊。豈。由。善。交。晉。大。夫。盟。會。多。在。其。私。邑。傳。著。為。孫。氏。一。語。而。前。後。皆。貫。

讀左補義

卷三十襄公

五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按今江南靈印縣。西南雩婁故城。是問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大。成。之。守。城。麇。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成。囚。皇。頡。公。子。圍。靈。王。也。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也。直。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子。圍。及。穿。封。成。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也。第。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成。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也。上。下。手。以。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說。見。圍。成。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大。與。皇。頡。成。城。麇。楚。人。囚。之。以。獻。于。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主。作。辭。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辭。以。貨。

請云地勢  
鄭子何此  
鄭子何此  
州有地名  
而從國名  
以避其聲  
政君子知命

相映照

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也... 利故謂秦不爾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 以即去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晉悼三駕服鄭至此十有六年秦楚併力爭鄭此正霸業... 興衰之機泄泄之晉不知也而晉遂失霸傳蓋為宋之盟... 張本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千澶淵以討衛驅戚... 田正威之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城今在直隸州北趙武不書尊公也... 也期會鄭先宋不失所也... 臣執君罪案

二君為衛侯... 夫賦詩却大... 賦嘉樂雅... 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 曰晉君宜其明德於諸侯... 文子文子以告晉侯... 衛侯見趙武叔向皆從君子皆取晉侯

晉侯自費... 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 之柔矣... 君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子展... 儉而壹... 子去疾也... 子非人

晉人之處衛事前已大謬至此惟有並誅孫寧以定行而... 已復因林父而執君家氏謂由晉臣羽翼諸侯之大夫使... 交相為亂以為彼剖分宗國之地是也傳于上段却不提... 明正意只開論史例而正意留在末段國子言之以發明... 聖經罪晉之義... 於魯君主之趙武以公之親至且為晉任過也故德公之... 甚其告諸侯以卿不會公侯自抑以良晉之至先宋以悅... 鄭而未則正其後期之慢春秋以來諸侯告命未有鄙倍... 如此者聖人存其文所以著其罪也然齊人何以不會宋... 人何以後至並執衛君何以獨書齊寧蓋為臣討君古今... 之奇變觀齊鄭二君皆為衛侯請國子平仲復直言於叔

臣執君罪案... 卷三十襄公... 七

家路不正

傳用一豨字

佐運量額

而棄欲殺

隱然可見

左師有疑

名保獲大子

乃其而惡之

則相與一氣

而大子危故

死左師

馮云中段

伊氏怨排人

皆曰固聞之

則罪歸夫人

左師又謂

一筆左師

而與之語則

罪又歸左

師此史家

并一路之

法

向而齊人不會之故可知矣知齊人之不會而宋人後至之故可知矣夫執諸侯而歸於京師猶知有天子也乃衛侯至晉而執之而囚於晉國之士師以快孫氏之心其驕縱敗倫莫此為甚是豈可為訓哉故夫子削之也晉臣以殺成挫威者惡晉侯陰以黨護賊臣者踏公室傳叙叔向之論子罕以見晉平之無以長世也嗟乎晉平內有四姬矣而衛侯之歸必待衛姬之入則又晉臣之憂或其君使之瑣倫荒縱而不齒於諸侯也

初宋芮司徒夫大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宋伯之妻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共姬入夕見其母也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甚姬納諸御嬖生佐公惡而婉

讀左補義卷三十襄公

稅惡而大子瘞美而狼心狠而合左師向畏而惡之寺人惠

牆氏伊氏名為大子內師人之長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

過宋不言林則嫌楚客過在他年大子知之容善相知

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氏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子對曰

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違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

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伊氏為太子內師臣請往也

按忠愛之言也出于小人之口已豈可疑且公道之至則欲

知其惡女於屏之謂不能辨由賦于夫人已久道之至則欲

用性加書微之微駭也○欲口成反而駢也告公曰大子將

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得言欲速

按較曠姬云女何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微也問諸夫人棄

選子為君更何辨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微也問諸夫人棄

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其

唐云公曰夫不惡女子何見公亦不備其子必有人

忽寫一開事

迴映前文

地名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駭而與之語也誰也欲使佐失期固說佐何以使太子不疑是在平日幸師張暗而過期想此時亦為利動也按日中不來吾知死矣何以傾太子者多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開其無罪也乃亭伊氏彭反左師見夫人之步馬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疏云氏猶家也言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聞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錦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若改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誅太子所

向成後此合晉楚之成春秋之罪人也傳深惡之故於襄十七年華臣之奔見其風首兩端心術不正然過門必聘

讀左補義卷三十襄公

猶自掩飾不敢顯然自居小人至此則情狀畢露棄詎太子欲立其子也美而狠狠戾也謂與棄不順下急接左師

畏而惡之知一狠字亦左師之徒誣之畏者畏其不能容

惡者惡其為已害大抵瘞是英斷一流人觀下文云惟佐

能免我及過期自縊可見夫人左師皆惡之而太子危矣

人臣義無外交太子享容非禮也現於野享迨伊氏獻讒

問諸夫人與左師皆曰固聞之可知左師先與夫人定謀

而伊氏不過奉意以行耳罪豈在伊氏下然宮中府中不

相關會夫人之意何以聞於向戌此中情節尙未明著故

叙左師見步馬一段以見左師夫人早有使命往來餽遺

相報不覺響弓下石異口而同聲也





其是皆也  
衝口而出而  
今又有甚焉  
校方極難  
快於上四  
既一而順  
豈無嘆力矣

復字結

成陳以當之以爲陳樂范易行以誘之樂范時中  
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夷傷也與楚之門  
及子反死之鄭叛與楚失諸侯則苗黃皇之爲也子木曰  
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  
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遺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  
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  
比叔向附注信令其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  
諸王益其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在舉逆之傳言聲子有

復字結  
復字子孫  
復字子孫

聲子之意在復伍舉但子木囑強如言舉無罪則舉以罪  
逐聲子云吾必復子胸中已有成竹故于晉大夫執賢一  
問即從楚材晉用上說八其爲晉用由楚人濫刑驅之也  
但濫刑逐舉是主政所諱善爲國者以下全不提出伍舉  
並不切定楚國只泛泛評論刑不可濫道理引詩引書大  
作鋪排歸併於有禮無政已使子木俛首悅服今楚淫刑  
以下仍不明說伍舉只泛言楚材晉用因而禍楚作四段  
分疏如出一轍使聽者不寒而慄子木明知其有爲而言  
而更不說明俟其是皆然矣一言即接今有甚於此使人  
失驚因以豈不爲患四字竟住覺上四段節節爲伍舉寫

卷三十

照而濫刑及善一大段語語爲子木獻忠也朋友之植不  
以勢利爲炎涼而執政從諫如流忠於爲國豈助臣虐君  
之晉臣所能及哉傳云晉卿不如楚實爲下中節之綱  
傳於世變之大必有一篇大文章豫設於前而於無文字  
處見其本旨明年宋之盟楚泄牛耳晉之伯業已荒傳大  
書是篇特提楚角彭城郟陵之役言晉世政楚師奪王樓  
夷以爲盟主至平公之世一蕩殆盡又叙楚奔命於吳至  
今爲患則今日時勢晉拒其東共敵其南南風差爲不競  
何至聽向成之邪謀爲苟安之末策傳所爲深罪晉平也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師不與  
孤不歸矣八月卒於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

楚子伐鄭許靈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明年  
楚王是故昧於一來球猶不如使退快而歸乃易成也夫小  
人之性暴於勇奮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  
也若何從之食名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暴勇子  
展說不禦憲十二月乙酉八南里鄭邑今在河南墮其城許規

反涉於樂氏津名今在於師之梁鄭城縣南發獲九人焉  
法於犯而歸於犯城下涉汝水南歸按林以爲獲楚門者九  
者九人於是楚知鄭有備涉汝水而歸或云當是楚獲鄭而  
人斯時楚獲鄭人多矣九人何足以言逞耶犯者凡而  
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

楚有求諸侯之心晉無恤諸侯之志子產窺破晉室不競  
我禦敵而晉救不至非鄭之利寧使之退欲而歸然楚師

此處時勢之  
言不得爲  
此處時勢之  
言不得爲

許男起許男  
止許男起許男



之來鄭卒不愛盟者則子產善守其國而晉悼三駕之勤不替也。晏身當禍而食名以小人目之仁人之言可為著。蔡史遷八子產於循吏傳不証也。

衛人歸衛姬於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言衛之衰也。按此乃釋之。未歸也。至此乃釋之。

晉平於衛其罪五執君一也以歸不告天子二也。獎賊臣三也。色荒四也。瀆姓五也。

重三晉趙  
對晉交後  
非晉同姓  
氏木是祖  
之文武子  
公同祖是  
叔廣之祖

存於六頁

讀左補義 卷三十襄公

如此類是弱者尊王實事自齊桓官受方物以來晉伯種之定其職貢代輸之周雖至晉平之昏懦趙氏之偷惰猶使韓起獻時事不可謂非衰周幸事也。韓氏昌阜於晉傳意直注春秋之末。

齊人城邾之歲在二十其夏齊烏餘齊大夫以廩邱取之邾。邾齊邑。南邾縣之新安村今山東。奔晉襲衛羊角近原。取之邳。我高魚城在原印東。北今山東。有大雨自其質入。雨水。介於其庫八。高魚。而分。其地以。登其城克。而取之非。晉命以。魯又取邑於未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官於此類而食之是

任云以讓論  
始東上起

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晉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晉侯使往。  
無用師三字此後晉主政者皆以為主。解。

孫約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賈齊許人曹人于宋按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鄭賈為私。故經唯序九國大夫陳于晉會常在衛上。衛殺其大夫甯孔奐非上。故在石惡下。與呼亂反。衛殺其大夫甯。書在宋會。衛侯之弟鱗出奔晉。秋七月辛巳。約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大夫也。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必用三字是

讀左補義 卷三十襄公

地必周也。必者來勿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故許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封。使諸侯為效烏餘之封者。效也。使齊魯也。而遂就之。盡獲之。皆從其。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烏餘叛君歸晉以拓地之說。媚士句遂殃及三國三國非不能治以晉既受之弗敢治也。趙武討之真伯者之政夫。然以晉國之大治一廩邱大夫召之立至一士師之力耳。否則明聲其罪遣一旅立誅賊臣反地三國不亦可乎。乃許許封之三國怒致之而遂執之以詞嚴義正之舉為陰謀掩取之計。何以服烏餘之心哉。蓋晉平懦弱以逸諒為安趙武偷情以無事為福。所以為宋之盟而伯業棄傳曰。諸侯睦於晉以見趙武之時勢正可為。而宋盟為失策也。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封之車不亦美乎  
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  
食不敬為賊相鼠亦不知也詩曰風不知此詩已言其  
齊魯三十年不道好此時來聘而以此等人充使齊景新  
政已見一斑

政已見一斑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夫大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  
此反國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也必勝祗也成惡名

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大夫謀  
使攻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及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

出時公孫臣之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  
父為孫氏所殺先甯喜不從改及此而石惡將會宋之盟受  
身與其難方知相玉近關以行之是

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飲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  
矣乃行行會於宋為明子鮮曰逐戎者出林久納我者死

刑不亦難乎且饋賢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  
不可及河又使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託於木門晉不

鄉衛國而坐怨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  
也從之謂治深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

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不  
傷之始按諸侯絕期無兄弟之服今獻公痛愍子鮮如士大夫  
夫之稅服也杜云獻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  
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巨

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飲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  
矣乃行行會於宋為明子鮮曰逐戎者出林久納我者死

知公慶惡恐  
獨其怒

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飲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  
矣乃行行會於宋為明子鮮曰逐戎者出林久納我者死

刑不亦難乎且饋賢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  
不可及河又使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託於木門晉不

鄉衛國而坐怨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  
也從之謂治深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

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不  
傷之始按諸侯絕期無兄弟之服今獻公痛愍子鮮如士大夫  
夫之稅服也杜云獻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  
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巨

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飲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  
矣乃行行會於宋為明子鮮曰逐戎者出林久納我者死

刑不亦難乎且饋賢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  
不可及河又使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託於木門晉不

鄉衛國而坐怨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  
也從之謂治深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

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不  
傷之始按諸侯絕期無兄弟之服今獻公痛愍子鮮如士大夫  
夫之稅服也杜云獻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  
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巨

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飲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  
矣乃行行會於宋為明子鮮曰逐戎者出林久納我者死

刑不亦難乎且饋賢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  
不可及河又使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託於木門晉不

子鮮所為君  
深信也

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飲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  
矣乃行行會於宋為明子鮮曰逐戎者出林久納我者死

刑不亦難乎且饋賢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  
不可及河又使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託於木門晉不

鄉衛國而坐怨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  
也從之謂治深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

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不  
傷之始按諸侯絕期無兄弟之服今獻公痛愍子鮮如士大夫  
夫之稅服也杜云獻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  
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巨

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飲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  
矣乃行行會於宋為明子鮮曰逐戎者出林久納我者死

刑不亦難乎且饋賢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  
不可及河又使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託於木門晉不

鄉衛國而坐怨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  
也從之謂治深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

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不  
傷之始按諸侯絕期無兄弟之服今獻公痛愍子鮮如士大夫  
夫之稅服也杜云獻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  
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巨

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飲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  
矣乃行行會於宋為明子鮮曰逐戎者出林久納我者死

刑不亦難乎且饋賢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  
不可及河又使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託於木門晉不

鄉衛國而坐怨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  
也從之謂治深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

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不  
傷之始按諸侯絕期無兄弟之服今獻公痛愍子鮮如士大夫  
夫之稅服也杜云獻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  
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巨

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飲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  
矣乃行行會於宋為明子鮮曰逐戎者出林久納我者死

刑不亦難乎且饋賢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  
不可及河又使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託於木門晉不

正死於  
不復死於

勿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迹及也公固與之受  
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或能贊大事也  
君其命之乃使文子儀為卿

此傳殺甯喜歸出奔二事分三段前二段深罪衛獻後一  
段兼罪子鮮體經義以立言也喜見殺於免餘由公授意

篇首一專字喜所以見殺非闕弒君也一患字獻所以殺  
喜非討賊也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是衛獻罪

案子鮮歸實使之是子鮮罪案蓋喜未嘗弒君而歸咎之  
弒陷喜於弒逆致喜於殞命此負心事欲想諸天下後世

而無由者然縛至此方知不可立於人之朝豈知與賊臣  
立朝者之早處於不義乎傳形容其憤恨之深正以明其

初言之謬後一段免餘之辭邑正與專祿者相反若太叔  
儀不與謀立剽亦不與謀歸獻彼此無貳可以輔君贊大

政此正與縛相反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  
名欲獲息民之名向戌傳向戌助伊及那也受賂稱大人貪也

食邪自欲而欲已人之亂妾入也備註見向戌惟欲竊虛  
非遠習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

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害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  
雖知兵不可不許弗許楚將許之以名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

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  
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

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

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

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

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

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

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

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

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

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

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

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

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

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

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

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

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

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



趙武主盟已  
行其禮道耳

力云仲尼所  
稱趙武專於  
此所稱也向  
多傳聖賢交  
而約言以包  
失之否則元雅

既而之後前  
叙晉楚公案  
叙伯也  
叙趙也  
叙孟也  
叙子也  
叙伯也  
叙趙也  
叙孟也  
叙子也

曰諸侯歸晉之德只語非歸其尸也盟也子孫德無爭先且  
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主盟使楚  
諸侯為盟小國必不有司盟主辨其楚後尸盟自同於小國  
在晉之細事不亦可從其請乎既云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  
尸其事此下楚爭先歎不爭主備殺乃先楚人請先晉晉有信  
也趙武為主有信者向成之約而先至於宋非以此正中  
也趙武為主有信者向成之約而先至於宋非以此正中  
趙武為主有信者向成之約而先至於宋非以此正中

夫趙孟為客一坐所會按補注云兼享晉楚大夫不爭其  
小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待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  
西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敵敵  
在其國故雖而重盟重盟故不背蒙門宋城門子木問於趙  
孟曰趙武子之德何如諸侯皆曰對曰天子之家事治言

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  
王曰尚也矣哉能敬神人其祭也使其神宜其光輔五君  
為大夫成公為相景公為大傅也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  
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晉苟盈遂如楚泄盟楚之好鄭伯享趙孟於靈隆趙孟曰子  
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孫段從趙孟曰七子從

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子  
展賦草蟲詩召南以趙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故可以不志降  
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伯有賦鶉之賁賁則其君性亂趙  
孟曰淋第也之言不踰閭門况在野乎非使人自謂之  
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詩伯雅四章日蕭蕭功

六師之兵  
合式成兩  
無地可容  
而為野

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賊草也日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政而不辨  
此也此也  
故若不知  
其理則必  
也但恐伯  
見及此

方字借四  
清取向皮  
難取拾既  
皆無餘餘  
則大自不  
妙在子聖  
言向成服  
兩師對

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其君子產賦歸桑詩小趙孟曰武  
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遂不謂矣中心憐子大叔賦  
野有蔓草趙孟曰君子之惠也故趙孟愛其惠印段賦  
蟋蟀詩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所以保家  
公孫段賦桑扈詩小趙孟曰匪交匪放福將焉往此桑扈詩  
因以若保是言也欲辭禍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  
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實榮雞伯有  
有其實按趙公為無真公必怨之其能久乎卒而後亡先古  
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十年餘殺其  
齊傳得文稔熟也數一文字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  
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賊草也日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不稱功加厚賞  
示子罕賞書以示樂書其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  
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  
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  
水火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  
不勳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與武亂人以廢紂廢與存亡  
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  
侯罪莫大焉和之遺蔽掩之也陳德傳左師辭邑而氏欲攻司  
也削而投之言宋之盟謀者不與左師辭邑而氏欲攻司  
城子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

請左補義卷三十襄公  
請賦蟋蟀日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  
好樂無荒  
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不稱功加厚賞  
示子罕賞書以示樂書其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  
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  
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  
水火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  
不勳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與武亂人以廢紂廢與存亡  
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  
侯罪莫大焉和之遺蔽掩之也陳德傳左師辭邑而氏欲攻司  
也削而投之言宋之盟謀者不與左師辭邑而氏欲攻司  
城子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

城子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

一是非  
然皆外

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詩賦風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昔何  
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博愛也收取也按向戌之謂乎善向  
過知其

此篇若將未段割開則傳義全晦蓋以誣道蔽諸侯是通  
篇斷結起處欲以為名是通篇脈絡微特向戌以為名也  
即趙武亦以為名佈其畏楚之實而以弭兵為名且任其  
懷番欺陵而又美其名曰守信後世史官亦以武為真能  
守信而其實皆誣道也夫寢兵息民者聖人之心敦信務  
德者王者之事趙武向戌能去楚淫名率其與國以事天  
子雖桓文不能及乃僭王如故魏周鼎滅諸姬無虛日桓  
文以來欲正其罪而不能武成兩人忽攔入冠裳之會讓

讀左補義

卷三十

三

以先歆列國諸侯未開朝王而僕僕於楚廷是率天下而  
王楚也且事晉者賦於楚事楚者賦於晉賦入晉者猶其  
職於天王賦入楚者儼然自為天子頗使魯衛曹許諸國  
忽增倍賦而取給於殘喘之民是不以兵殺之而以賦殺  
之也况申之會執徐伐吳滅賴滅陳蔡以蔡太子為犧兵  
何嘗弭哉亦名而已矣當是時諸侯大勢從楚者什之三  
從晉者什之七悼公三駕後二十年間楚再伐鄭無功乃  
不折一矢而中原皆入於楚是趙武向戌欲得其虛名楚  
則舉顯名厚實兼收之而諸侯無一不受其賁禍也弭兵  
之罪可勝言哉無他晉卿封殖私家利於無事故此盟皆  
王以大夫而君如寄生傳巫叙子木使駟謁請王一語以

見不如諸夏之亡也若向戌之志則在樹功邀賞而已又  
卑於趙武者也分七段看前三段將盟之時中一段正  
叙盟事後三段既盟之後也第一段至多文辭弭兵之

說齊人獨有難色猶有桓公尊攘餘風焉特畏受殘民之  
名卒勉從晉命是諸侯皆為名蔽也木享趙武必有賦詩  
酬酢諸文辭傳留下垂靡地步故括以仲尼之言然楚欲  
交相見又欲先歆未開以大義折之文辭何為文辭愈多  
則誣道愈甚連下文叔向兩番飾說鄭七子賦詩俱斷在  
內二段戌申至曹許大夫至即曰弭兵而晉楚之從不  
交相見則事機未盡失也趙武若曰楚倍賦吾不減賦也  
且吾亦倍賦也漫然許之遂墮其術而中原之事去矣傳

讀左補義

卷三十

三

忽撞是夜趙武與子皙盟以齊言便見趙武唯恐不盟豈  
知楚為吳敵亦欲成盟何武之愚也三段至言違命也  
盟之利在楚楚人何為執累其意為先歆地也故楚人極  
無信處却是極得計趙武極有信處却極是無能四段  
至晉有信也至此方提出楚人本意方知其前此氛惡裏  
甲皆為此而叔向以文辭飾之既曰信又曰德夫趙武即  
黨林父以執衛君者安知德信說者方之宋襄之仁義而  
吾謂殆不知也宋襄欲以服楚武則服於楚耳五段正  
寫盟宋忽言范武子事蓋光輔五君以為盟主至平公而  
霸業墮地以執政無武子其人有一叔向便謂楚無以當  
之可見楚材非甚卓越而惜趙武之不足以有為也此傳



君之強明亦其傳國用人之獨善也

崔氏之亂五年在二十申鮮虞來奔僕貸於野以喪莊公為齊莊  
鳩反冬楚人名之遂如楚為右升能言楚  
一不忘舊君而楚帥錄用子木之政高出趙武百倍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建指  
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矣十  
一年三月甲子至今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  
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開釋例魯之可歷漸失其閏至此始  
覺其差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前閏楚西後閏建戌補注劉  
氏謂司歷能正交朔而不能置閏非人情今按傳言司歷過  
哀十三年又記仲尼曰司歷過也皆指王朝歷官言與桓十  
七年傳曰官失之也意司其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  
官居卿以底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則所謂司歷與  
官非魯人明矣杜以為魯之司歷承劉歆之說而非傳意也  
稱謂周室雖衰無不須歷之理若諸侯得自為曆則齊魯大  
國當先為之而所差若此則當時所書會盟卒葬日月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使魯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鮮宜于見魯春  
讀左補義卷三十 襄公  
秋何以日月盡盡在  
魯矣此必無之事也

讀左補義卷三十終

讀左補義卷三十一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泰  
男 埭 埭 技

襄公八

經 丙二十有八年春無冰以應前年知其再失閏頓量兩閏  
無冰為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  
如楚陳傳列國之君旅見於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  
也○太子晉母弟○乙未楚子昭卒○通說甲寅至乙未相去  
而不書閏月明喪不數閏  
也○康王卒子鄭敖廢立

讀左補義卷三十一 襄公

星紀而淫於亥 庚虛星也夫星紀在丑斗牛之次元枵在子  
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次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元  
枵今已在元枵星行失次疏云按歷書稱木紀曰歲星火精  
日於天二十八宿則著天不動故謂二十八宿為五者皆右  
緯若織之經緯然也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星紀在丑元  
之辰也次之與辰土下相值故云星紀在丑元枵在子亥方  
云星紀斗牽牛也元枵虛也孫炎曰星紀在丑元枵在子亥方  
始故謂之星紀虛在正北也孫炎曰星紀在丑元枵在子亥方  
一月當在丑今以淫行故在子也○許驥反及以有時蔭陰  
不堪陽無水為陰也勝陽地氣發濕蛇乘龍元武之宿虛  
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勝陽地氣發濕蛇乘龍元武之宿虛  
宿分在四方有七宿共成一方為朱鳥東方為青龍之象  
皆西首東尾龜蛇二象共為元武故蛇是元武之宿也危龍  
星也歲星木精木位失出處危宿下龍在下而蛇在土是為  
為名歲星失而失出處危宿下龍在下而蛇在土是為



保侃而談  
開則之意  
士伎備止此

所乘也。歲星天之貴神。禍福之屬。乘勢。龍宋鄭之星也。星  
不能祐其木國之象。故知宋鄭微也。宋鄭必饑。宜枵虛中也。元枵  
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宋角。宋鄭必饑。宜枵虛中也。元枵  
虛星在其中。故以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  
三宿。女虛危。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  
常入虛危之次。時復無水。  
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

孔疏謂正月無冰。必是時於建申之後。連閏兩月。而後十  
二月仍在亥。正月仍在子。故春無冰。以見災異。義自不刊。  
劉氏啖氏恣意評駁。而未能指出經義。不足據也。連閏兩  
月者。以酉月為閏十一月。戌月為十二月。亥月為閏十二  
月。而二十八年之春。仍為子月也。孟春無冰。不為災。惟歷  
子丑寅月。而無冰。知天道之常。煥而為災異也。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  
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  
今京城大興縣胡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宋  
國在江南。領州。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宋  
盟。釋陳文子曰。先事後賄。專而後薦。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  
焉。從之。如志。禮也。孔疏考未獲。大國所命之事。但雖不與盟  
敢叛晉乎。重邱之盟。五年。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泄盟。則晉先往。楚交相見。則楚之與國。先朝於晉。楚蓋先  
施而急。欲得宋鄭魯衛諸國也。夫楚之與國。朝晉者。不過  
近楚之陳蔡。以及一二小國。遠夷之國耳。而鄭宋魯衛諸  
國。皆放見楚庭。晉之失策。未有甚於此也。  
衛人討齊。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衛。  
氏之祀禮也。石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

後  
也何以不立

禮也二字。悠然想到二百年前之石碯。  
鄭公來朝時事也。傳言宋朝非宋盟。宋盟唯施於朝晉楚  
轉起時。周稱歸時事。於春秋大國事。天子惟購而不朝。故  
朝而不聘。故子產伯朝。晉言會時事。則無異於事天子。  
乃直欲當時之制。以明其失耳。  
秋八月大雩。雩也。

蔡侯歸自晉。入於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  
不免。曰其過此也。往日至。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  
廷往也。晉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敬出其  
中。君小國事大國。而情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  
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僑聞之。如是者。恆有子。屬  
為三十年。蔡世  
子孫其常傳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  
君實親辱。而云親辱。以良齊實與也。今吾子來。寡君謂  
君子姑還。吾將使卿奔問諸晉。面以告。問諸晉。應。子大叔曰。  
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  
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也。法。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  
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有。彼。荒。之。無。故。今  
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命之有。與。朝。聘。之。政。命。必。使。而。君。棄  
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  
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  
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懼。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

禮也二字。悠然想到二百年前之石碯。  
鄭公來朝時事也。傳言宋朝非宋盟。宋盟唯施於朝晉楚  
轉起時。周稱歸時事。於春秋大國事。天子惟購而不朝。故  
朝而不聘。故子產伯朝。晉言會時事。則無異於事天子。  
乃直欲當時之制。以明其失耳。  
秋八月大雩。雩也。



六叔所出  
一段俱故之  
原自齊言

微諸入乎

諸君逸相  
鳴則

微諸天通  
宋之盟傳  
惡之甚于木

惡之欲其死  
亦同濟子

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味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平周  
 易有之在復三三震下坤之順三三震下艮上願復曰迷復  
 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其楚子之謂  
 乎欲復其類謂欲得顯朝而棄其本德不脩復歸無所是謂迷  
 復又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  
 死君往當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疏云以易有  
 十年之以吾乃休也吾民矣言楚不能禪竈大曰今茲周王  
 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島幣周楚  
 惡之旅客處也歲星紀之次客在元枵歲星所在其國  
 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  
 宋如能解龍則曰周楚王傳政備舉以示卜古疏云若  
 尾亦鳥之後故供以幣為言

讀空補義 卷三十一 襄公 四

太叔之言雖工無以服楚幾以為不如魯之奔命而傳許  
 敘之蓋有深意焉楚自鄢陵後鄭叛吳強勢亦少替宋盟  
 之時竟有交相見之約晉之自棄已甚且越于垣而往朝  
 名為安小國而適以傲之也以鄭之密邇於楚猶云棄而  
 封守蒙化霜露况宋魯曹衛之遠隔者乎宋盟既成列國  
 皆往而子太叔以小國大夫猶面折其非况趙武精堂堂  
 之盟主而兵力有餘者乎傳蓋深慨齊無子太叔其人而  
 惟楚之命是從以貽害於小國也宋盟以前諸侯之從  
 晉者每以楚為辭如云翦為仇讎寧事齊楚之類從楚者  
 亦然雖供役不辭而語有脅制使晉楚之君惟恐為敵國  
 利而不敢稔其惡宋盟以後晉楚更無他慮任其削剝而

齊魯為盟時  
在宋公自時  
以之習禮非  
非古制

兩起兩應隨  
應感

此師已伏結  
處徑官之極  
為與心所願  
補與慶政  
一語便見楚  
封賜陳舍  
舍下只詳慶

俯首無詞此小國之禍之極皆戍武之流毒也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於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  
 如楚舍不為壇至鄭國郊除地封外僕舍者言曰昔先大夫  
 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鄭至於近  
 郊君使卿用束帛勞無說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  
 壇之法按為增當時之制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  
 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荷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  
 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蓄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  
 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宜告後人無怠於德小  
 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白解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國之政共  
 其職貢從其時命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甲  
 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  
 禍焉可也

讀空補義 卷三十一 襄公 五

悼公武子服鄭極難而趙武棄鄭極易子產所為悼恨於  
 宋之盟而無如何者於是詳說五惡存其憤懣又明已則  
 苟舍而深望子孫之輔盟主無至楚廷又望晉之子孫振  
 興繼霸拊膺於晉斯之哀者何極歟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子政慶封富國不自則以其內  
 實獲物妻遷於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遂數日不已  
 國遷朝焉遷於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遂數日不已  
 之孔法莊公之堂置氏名之為以者當時雖出奔慶封名  
 命起國故言使諸逃亡之人得賊名而出者以告而悉反  
 以告於齊也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慶有寵妻之舍以其慶  
 舍之上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



正云千古名  
言一精定案

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  
人富謂之實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熾也蓋庸  
之也為昭四  
年殺慶封傳

崔行弑君慶封與謀慶亦弑君之賊也行乘政而避賊出  
奔者反得賊名慶既傾崔居然當國總無一人有討賊之  
志乃天殲淫人忽反二變而討賊有人矣更驚領洎雅尾  
怒而討賊有輔矣傳獨於盧蒲癸王何大書卜攻慶氏以  
見為故君復仇者獨有二變人而已陳氏父子以木為喻  
見齊廷無人政將歸於陳氏也 分三段看前段至可憤  
守是言慶封出奔之由封之反諸亡人蓋反崔行之政收  
拾人心而不知其聚而熾之機已伏也獨是癸為舍婿既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一

八

進王何並見寵用而以君仇為仇不顧私恩激怒雅尾使  
一時樂高諸公皆能興起而為用安得以變人少之哉雅  
尾之怒暗藏欲攻慶氏而其內結外聯樂高陳鮑可  
知也使折歸父告平仲暗藏欲攻雅尾使者樂使之也後  
增邑之賞正以獎使助封詭詞謝絕不從逆謀耳杜注自  
確傳詳叙晏郭文桓以見一時齊臣不與謀者袖手觀望  
即與其謀者亦幸災樂禍轉不如兩變人之足以在事也  
中段至如內宮此正叙誅慶舍事慶之攻崔也即以助  
崔者攻崔而崔不悟也今之攻慶也即以慶女出慶氏即  
以慶甲捕慶氏即以慶戈斫慶氏而慶亦不知也提出羣  
臣為君故稟然討賊之義 末段是正叙慶封出奔事而

正云此段結  
慶氏并結  
氏故從崔  
到慶從慶  
轉到慶從  
慶封而崔  
國法討而  
崔以家禍  
因特叙尸  
棺

正云故開誠  
道運發於  
履歷何之  
誅慶何之  
力也諸卿  
賞而二千  
間則君臣  
無討賊之  
志

以淫人天殃總收蓋慶封當國執攫其鋒而二變暑施小  
術慶氏遂一鼓而滅蓋淫人積惡天奪之魄使皆昏然如  
夢中一已授首於二變一將負鉞於楚國故以天字統結  
全篇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嘗麻經書十職也麻時已開喪  
二月甲寅 慶封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遠在燕賈在句瀆之邱  
按二十一年齊侯復討公子牙之黨三子斥逐離出於及慶  
莊公然皆行爲之效統曰崔氏之亂陸氏服之非是及慶  
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也其邑焉與晏子抑殿齊別都  
反其郕六十以郕嚴邊歸六 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  
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麻經邑多則厭足 吾邑不  
足欲也益之以抑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幸吾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一

九

一邑林解若存亡在外雖我之 不受抑殿非惡富也恐失富  
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移也夫民生  
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稍放疏云言用正  
有度也 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食多所謂幅也與  
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  
致之公以爲忠故有寵釋也盧蒲癸於北竟求崔杼之  
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治臣十人崔  
杼其有子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  
不能同心耳非以武王比杼 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  
也陸氏謀其樞於是不倫拘矣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  
大吾獻其樞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太  
寢更殯之于 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崔子秋莊公葬又不如禮  
故以莊公殯著崔子尸遷

言外見其計  
得通網

以章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以他尸代之故云國人猶識

傳叙晏子辭邑為慶氏反昭而反昭慶正反昭崔未尸崔  
於市正寫崔即遠寫慶所謂崔慶一也 春秋莊僖之世  
桓文繼興一時名臣俱以尊周攘楚為心厥功赫焉文宣  
以降晉主齊盟魯王之誼漸微而懷楚之烈猶盛至襄之  
季世晉霸已衰管仲先軫之敷陳知武魏莊之議論齊不  
可聞一時賢人動見掣肘惟有守身保來之善策以自免  
於亂賊之禍而已此又世變也

此傳謂昭  
盟交相見之  
失彼其正意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伯許男如楚公過鄭伯不  
在已伯有廷音勞于黃崖黃水名不敬穆叔曰伯有

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敬必敬民之主也而棄之

伯有在外  
戊合而魯  
從叔仲伯  
下所語者  
五國皆見  
論於起去  
受辱亦皆  
受辱亦皆  
刺在趙武也

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薄  
行潦之蘋藻言賤真諸宗室廟為宗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  
譯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為敬可棄乎為三十年鄭及漢楚康  
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  
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追也其  
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于服子始  
學者也言未榮成伯榮焉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鄭氏自謀  
馬公以來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  
始如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仲昭伯  
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仲昭伯  
若知大義當贊公以奔王喪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一 襄公

五國諸侯將朝於楚子服惠伯云饑寒之不恤向戌亦云  
然可知諸侯之奔命居楚行齊民不聊生傳所為深惡向  
戌也故每事必提宋之盟 敬字一篇之綱諸國不能自  
強而以媚楚為忠趙命為敬祇見其取辱也向戌猶以息  
民為名而速之歸何穆子榮成伯輩見不及此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張甲之賦不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微過也微告非有  
慢故於此發例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一 襄公

經已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預公在外朝朝正之  
若魯公如楚既非常比公又踰年故發夏五月公至自楚  
此一舉以明常何如傷天下之無霸也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行卒公惡立 閻絃吳子餘祭士故不言盜按弟  
夷未立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伋鄭  
公孫段晉人蒍人蔣人小邾人城柅公孫段伯石也三  
為卿不蓋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吳子使札來  
聘 吳子使札來聘 上國而後發禮以六月到魯未聞喪  
聘也三月發禮故書在聘上耳禮云札去之後吳始告喪  
告則無論先君未葬嗣君不得使命豈新有國喪而自請觀  
樂反又譏人聽樂者乎按金仁山必謂札已 秋九月葬衛  
閻夷毛氏葬魯祭已立四年非嗣君皆非也 冬仲孫羯如晉  
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北燕高厚之子 冬仲孫羯如晉  
元景王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釋

為人自傳可  
為世忌

也。昔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禁。楚人使公親視。諸侯有遺  
發。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楚人使公親視。使諸侯之  
也。今楚欲依遺使之比。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秘則布幣  
也。先使正祓殯。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茱先祓殯。鄭氏曰  
也。行使祓殯與祓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茱先祓殯。鄭氏曰  
也。行使祓殯與祓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茱先祓殯。鄭氏曰  
也。行使祓殯與祓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茱先祓殯。鄭氏曰

春王正月之下。書公在楚。知為魯之大變也。不朝正於廟  
而朝正於僖王之楚。故與昭公之失國同。傳述在楚之辱  
以發明經義。且以見穆叔之先祓而秘。不如向戌之中道  
而反也。桃茱祓殯。掩耳盜鈴。然秉禮望國。廉恥猶存。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北郭。故葬北郭。  
淫人尚富於朱方。齊莊之目未瞑。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一 襄公

十一

稱於從無  
此用者皆  
為松栢矣

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  
諸侯之大夫皆至于蕙。楚郊。敖。康王。子。即位。王子圍。康王。為  
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  
殖。言楚若弱。令尹。揮物不雨。盛  
為昭元年。回。試。那。及。起。本

魯與三國皆親送葬。是以天子之禮事楚也。上書四國之  
君送葬。及諸侯大夫至。墓以次。旅見。何等聲氣。而下讀葬  
靈王傳。炎涼迥別。使人浩歎。

知其正  
不使知

公遷於方城。季武子取十邑。以自益。按國語。宿取十公  
日。不知子之宿之事。君也。不敢不檢。使公治季氏。屬。問。公  
乃止。可知。下。極。為。公。臣。而。宿。取。之。也。使。公。治。季。氏。屬。問。公  
豈。豈。追。而。與。之。聖。印。也。此。云。周。禮。宰。貨。賄。用。聖。簡。鄭。氏。云  
泰。以。來。示。子。曰。閔。守。下。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  
之。印。獨。稱。聖。曰。閔。守。下。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

不致直斥其  
罪。故曰。或  
只一。或字。公  
已不。依入。季  
孫之。如。如。如

只。公。治。一  
而。季。之。罪  
公。之。情。見

告此。聖書。公治致使而退。致命。季氏。及舍而後。聞取十。發誓。乃  
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十。而。欺。我。言。彼。益  
音。公謂。公治。曰。吾。可以。入。乎。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  
敢。違。君。公。與。公。治。冕。服。以。朝。元。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  
入。柴。成。伯。賦。式。微。乃。歸。後。出。季。氏。久。無。君。而。終。不。入。焉。不。入。季。曰。欺  
公。治。致。其。邑。於。季。氏。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曰。欺  
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  
季。氏。稱。季。武。子。若。就。其。家。見。之。則。言。季。政。及。疾。聚。其。臣。夫  
家。曰。我。死。必。無。以。見。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實。且。無  
使。季。氏。葬。我。不。入。其。家。死。不。受。其。葬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一 襄公

十一

成伯挽之。先昭出奔矣。然成伯之賦式微。以黎侯寓衛。歸  
而興黎。非徒欲其復國。而漫然無事也。當是時。公翻然振  
厲。則如叔孫穆子。公治輩。皆足相助為理。又何患宿之無  
忌乎。乃一歸之後。耽逸樂。作楚宮。聊為晚景之娛。頓忘及  
膚之傷。夫公治為季之屬大夫。忿其無君。讎之終身。至死  
猶恨入肺腑。公為人君。受侮不少。而處之泰然。傳叙公治  
之忠憤。正深咎公之無志也。

葬靈王。不。會。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  
年。少。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  
處。固。也。我。回。事。晉。楚。乃。主。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  
上。室。也。所。以。善。屏。王。室











是後經常  
能收其變化轉移之通使未延  
君之前與札處未必不改後時於  
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  
叔向曰吾子勉之君後而多良  
將在家必厚施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傳於與衰交關處必有一篇大文牢籠後來全局春秋至  
襄之末政出私門天下無朝故述吳公子評論列國名卿  
以爲後半部張本前書穆叔告范宣子見朝功自此而  
衰名卿大夫唯有立言垂世然春秋伯功之錄非得已也  
又錄此篇以見德必如舜風俗必如堯功必如禹如湯武  
而後可稱若瑣瑣功當時赫奕久之日就陵夷所謂十  
世希不失也此春秋之大旨歸宿處聞樂而知德故前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一 襄公

半以德爲主人國而知政故後半以政爲主 論樂固於  
聲音中悟出亦卽於詩中得來三衛之時最繁而該以一  
憂字卽床第之言皆有憂思不困言猶知乘義而不爲時  
政所困也王風思而不懼不言憂而曰思思文武成康之  
業不能再振而閉周之不復西也鄭與齊正相反細者綱  
密也上之法網密而下之辟患深往往爲婦人女子之詞  
以寓其忠君愛國之意以言爲諱亡之徵也大風者博大  
無所隱問之謂雄狐諸篇直刺其君無所忌諱亦可見其  
法網之寬矣幽風曰蕩乎蕩蕩遠之意幽之得名以七月  
一篇而周公遺變將居於東作此以戒成王故謂周公之  
東也秦與王對王言周之東秦言周之舊一云思而不懼

一云大之至也代周者秦乎魏滅於唐唐滅於曲沃於魏  
則惜其無明主而於唐則深予其有遺民曲沃宛晉自祖  
及孫至七十餘年而後得之遺民之力也小雅有美有刺  
而云周德之衰以刺幽之什獨多杜以先王爲殷王者非  
也於小雅專言其變大雅專論其正亦各舉其一也商周  
之頌敷揚功德而陳於祭祀用十有四語形容不盡有手  
草神往之致至於韶舞則形容俱絕仰慕彌殷與夫子聞  
韶之嘆正相符契其出聘也通嗣君也遷接首段以東  
筆爲提筆而前半論樂已納人聘魯嗣君指餘祭孔疏甚  
明西河志意翻駁不必也適齊云政將有歸觀樂云未可  
量語似相左不知大風恢擴政教可行然發洩易盡與衰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一 襄公

難定或以爲指田齊者謬也適鄭見子產精紆之風百世  
如見一禮字爲子產終身受用適衛稱六子爲君子援鱗  
荆發皆夫子所系稱者也然一路皆叙其友朋莫逆或予  
或規而獨載聞樂去之一節見其於君子有神交而於小  
人尤嚴終終身不聽琴瑟不是言文子服善正見一言之  
贈在小人猶凜之不忘宜平仲致邑而子產叔向之書紳  
銘几也適晉說趙鞅魏武專政似無足觀而告叔向曰  
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則於三卿已萬不足而此來脩好難  
於明言且以其人非如平仲輩之善受直言也  
秋九月齊公孫蒍子孫竊子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故者  
遠以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所以示罪高止好以事自爲

功且專故難及之於好於人之善自爲已功且專故難及於其身難免有之以遠也

此必請於君放之而云二公孫放其大夫罪主使也經不書放不與其放也高止不能如平仲之遠書智不足稱未言得罪之故而二子之知能特爲陳氏除耳

冬孟茅伯如晉報范叔叔也此年夏

爲高氏之難故高豎高止以盧叛十月庚寅間印嬰帥師圍

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還邑齊人立敬仲侯之曾孫鄒高偃是也音偃頁敬仲也賢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

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絳而實旃晉人善其政邑

此可悟滅武仲要君之獄高豎說得拙故其迹彰武仲說

得巧故其迹晦

鄭伯有使公孫黑子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

也伯有曰世行也言女世子哲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

伯有將強使之子哲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

鄭大夫盟于伯有氏神謀夫大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許

曰君子厲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

而後能紓也然明曰政將焉往神謀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

其焉辟子產言政必舉不踰等則位班也于產位班擇善而

舉則世隆也高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喪其精神爲子西即

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也

不然將亡矣

讀左補義卷三十二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泰 瑤 校

襄公九

世子般弒其君固子般音班五月甲午宋災火曰災宋

伯姬卒○天王殺其娼從夫禮過厚三月而葬禮過厚三月而葬從夫

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禮過厚三月而葬從夫

葬者皆非常也劉備葬內女未有言諡者曰鄭良霄出奔

許許者酒自許入于鄭獨還無兵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

景公魯公方事楚故會其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

營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薳罷不氏爲敗則

其不可通嗣君也杜預曰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

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

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罷將與

焉助之匿其情矣子蕩素貴知故穆叔問之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

在此歲也駟子良有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成吾得見乃可

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叔向和盟于伯有氏對曰伯有

侈而復也張子皆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



已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君臣相盟故曰亂未已。

前年大夫自相盟此又君及臣盟。

蔡景侯為大子般娶於楚。通馬。大子般。景侯之子。子產也。

初王僖卒。其子栝。將見王而哭。栝除服見單公子。

復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過王廷。開其嘆而言曰。烏乎必有

此夫。必有此朝。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廢大視。驟而

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

倍恬欲立王子佞。夫。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

倍恬欲立王子佞。夫。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

倍恬欲立王子佞。夫。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

倍恬欲立王子佞。夫。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

倍恬欲立王子佞。夫。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

倍恬欲立王子佞。夫。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

倍恬欲立王子佞。夫。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

倍恬欲立王子佞。夫。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

倍恬欲立王子佞。夫。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

倍恬欲立王子佞。夫。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

倍恬欲立王子佞。夫。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

倍恬欲立王子佞。夫。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

倍恬欲立王子佞。夫。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

倍恬欲立王子佞。夫。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

倍恬欲立王子佞。夫。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

倍恬欲立王子佞。夫。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

此是蔡景侯

非倍恬能代

亦厚

讀左補義 卷三十二 襄公 四

此以佞夫弗知作主。見佞夫無可殺之罪。前段言倍恬欲

專政為亂。愆期發之。而王不信也。及王崩。嗣王即位。五大

夫以倍恬欲立佞夫。遂為王除之。而王聽之。是王自殺之

也。倍恬首惡。而使逸母弟無罪而殺之。不特骨肉傷殘。切

且是非顛倒。所以終欲禍嫡立庶。而致亂也。

或呼於宋太廟。曰。譖語。許其反。出注。引此作譖。鳥

鳴。子室。社。股。如。曰。譖。語。許。其。反。出。注。引。此。作。譖。鳥

婦。女。師。列。女。傳。伯。姬。之。宮。庭。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

婦。女。師。列。女。傳。伯。姬。之。宮。庭。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

婦。女。師。列。女。傳。伯。姬。之。宮。庭。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

婦。女。師。列。女。傳。伯。姬。之。宮。庭。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

婦。女。師。列。女。傳。伯。姬。之。宮。庭。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

婦。女。師。列。女。傳。伯。姬。之。宮。庭。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

婦。女。師。列。女。傳。伯。姬。之。宮。庭。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

婦。女。師。列。女。傳。伯。姬。之。宮。庭。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

劉原父曰。使伯姬避火而重生。不足以害其貞也。然不以

可全其生。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於性分者能之。

或叫於太廟。而鳥鳴。嗚。嗚。社。一如太廟。真若有物憑之。亦若

神靈為伯姬愛護。而宋平曾無一人護其母而出。平之

罪何可言。女而不婦。非伯姬。乃責宋平也。趙氏謂宋人

設辭。以飾其不能救母之罪。則深文矣。

六月。鄭子產如陳。位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

也。不可與。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

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放。政多門。政不由一。以介。問於大國。能無

亡乎。不過十年矣。楚陳陳傳。

宋之盟後。陳鄭偕好。故陳使至鄭。而子產亦如陳。位盟。極

讀左補義 卷三十二 襄公 五

言亡徵。一氣直注。介於大國。楚之縣陳可決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傷伯姬之遇災。故使卿共葬。歸

而。死。宋人。不。敢。加。非。禮。之。諡。

魯以卿會葬。顧氏云。共姬為嫡。出故會葬。不與凡女同也。

鄭伯有者。酒為窟室。地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

公焉。在。伯。有。為。公。謂。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窟。皆。自。朝。布。路。而。罷

布。路。既。而。朝。伯。有。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

分。散。既。而。朝。伯。有。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

質。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地。醒。而。後。知。之。遂。葬

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相。左。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

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毀。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伯

有。汰。侈。故。不。免。按。駟。黑。亦。侈。汰。而。免。者。以。三。家。同。生。故。人。謂

有。汰。侈。故。不。免。按。駟。黑。亦。侈。汰。而。免。者。以。三。家。同。生。故。人。謂

有。汰。侈。故。不。免。按。駟。黑。亦。侈。汰。而。免。者。以。三。家。同。生。故。人。謂

有。汰。侈。故。不。免。按。駟。黑。亦。侈。汰。而。免。者。以。三。家。同。生。故。人。謂

人謂子產  
開而以子  
之為所以  
子氏為收  
宛出奔事

提出兄弟  
三族

伯伯有仍  
皮為收束  
皮為收束  
注到下篇  
注到上篇

子產就直助盟時謂子產子產曰豈為我徒也言不以國  
 之禍難誰知所敵或主疆直難乃不生能言能言則可  
 方姑成吾所欲以無所辛丑子產欲伯有氏之死者而賓之  
 不及謀而趨行國謀於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  
 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王  
 寅子產入於那子石即入皆愛於子管氏乙巳鄭伯及其  
 大夫盟于大宮盟國入於師之梁門鄭城之外伯有聞鄭人  
 之盟已也怒問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發  
 丑晨自塞門鄭城之濱入因馬師謂子孫孫林解即  
 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圍帶會之宗主帥國人以伐之皆  
 召子產有伯有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故無所偏  
 讀左補義卷三十二六  
 助伯有死于羊肆市子產種之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伯  
 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陳留縣有斗城子駟氏  
 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為有禮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及復命于介八月  
 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帶盟用兩珪質於河  
 於何為信也按今河南使公孫屏入盟大夫已復歸歸也  
 延津縣北有古晉城言自外入也復歸大夫於子  
 書曰鄭人殺員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復歸大夫於子  
 蟠公孫之卒在也將葬公孫揮與裨衛長會葬過  
 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公孫曰其莠猶在以莠喻伯有  
 不能於是歲在降婁至婁也降婁中而月降婁中而五月  
 久存於是歲在降婁至婁也降婁中而月降婁中而五月  
 神窺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指降婁也歲不及此大也巳

注示子皮兩  
子產心非  
不抹地亦不  
子產心非  
伯有死子  
皮為收

不及及其亡也歲在如臂之口孔疏如臂之口皆室東壁也  
 降婁元樹亥為廿八年傳謂歲在星紀而從千元樹  
 二十八年元樹巳在元樹今三十年始在城皆三年始移一次  
 歲星住元樹二年也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鄭大夫  
 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任晉縣按今直隸在雞  
 澤之會在三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  
 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子皮以公孫  
 鉏子字為馬師代羽  
 經罪良香傳兼罪黑首段至師之梁之外叙伯有出奔事  
 伯有乘國之鈞酌酤窟室大難堪况鄭乎子皮取亂侮  
 亡與公孫揮神亂之言相合逐之宜也然黑以使楚之怨  
 不請於公而攻之颯略二年子產謂則黑之罪不在伯有  
 讀左補義卷三十一七  
 下乃罕嗚豐同母豐二氏皆有作亂之才持正僅一子  
 皮亦不能正子哲專伐之罪傳特叙出以見去伯有有身去  
 子哲難伯有禍國攻伯有者未嘗非禍國也兩人均罪而  
 獨罪伯有苟非子產執篤親親之誼故宜子皮之心折也  
 中段自外入也已上叙良香入鄭及殺良香事伯有出奔  
 本非賊也自許入於鄭志在亂鄭則賊而已駟帶率國人  
 殺之則討賊矣子產何以不與蓋七穆俱穆公後伯有與  
 三族原其始實為同父而子孫以母為親疎是知母而不  
 知父禽道也子產種之葬之哭之又子皮之所心折也感  
 其禮於死者之誼而曉然於其憂國之忠他日授之以政  
 實助於此未段追叙旁觀指之為莠莠者敗苗者也亂臣

者敗國者也。秀則必動亂臣，必討故。歎其不及降，莫然伯有為秀，點豈肅禾，敢於指伯有，而不敢指子皙者，以三族之黨盛耳。蓋三族甚，足以見非子皮授政，無以行子產之志也。又見雖子產為政，不能止子皙之驕也。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為大司馬而取其室申無字尹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也，而王之四體也。俱股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王傳：艾，廩廩反。

圖為令尹其分令尹之權，而掌一國兵政者，司馬也。司馬見殺，兵權盡歸於已，蔣掩乃心公室，不肯附圍，故傳大書。

以表其忠而申無字以善人著其實。

為宋災故，謀蔡而會也。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皮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  
勳十二國諸侯而無一如其言。金山曰：城祀會禮，則二事。謂非恤小救患之舉，則不可。蔡即楚人，皆人以爲討，懼有爭。蔡之嫌存，則兵之小信。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而忘撥亂之大義也。

周云：蓋此以信自命至此，則所信者，托之以自解，免耳。

胡傳連上葬蔡景公之文，弒君天下之大變，則會其葬而不討，宋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大而歸其財，可謂知務乎義極正大。左氏以爲比事觀之，其義自見。既舍其大，而務其小，而小者亦至失信，尤足惡也。

鄭子皮授子產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偏，通近大龍，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欲使伯石公孫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功則在我，受其利何愛于邑？邑將焉往？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爲四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歸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後國家安，始先安大，以待其所歸。其成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也。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命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惡其使次已位，畏其作亂，故禮也。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上下，有服。大夫服田有封，疆流虜也。井有伍，五夫爲井，使大人之忠，不相關。田有封，疆流虜也。井有伍，五夫爲井，使大人之忠，儉者謂之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豐卷將祭，請田也。徵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衆臣祭以子張，豐卷怒退，而徵役名兵，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逃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不沒，人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

以表其忠而申無字以善人著其實。

胡傳連上葬蔡景公之文，弒君天下之大變，則會其葬而不討，宋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大而歸其財，可謂知務乎義極正大。左氏以爲比事觀之，其義自見。既舍其大，而務其小，而小者亦至失信，尤足惡也。



印之說  
可謂高矣  
子今為子  
所殺耶

此非西陽  
公乃為公  
耳

人不得于故能再合諸侯。三合大夫事雖無當，猶有諸侯之心焉。輒起為政事，權分屬，賄賂多門，晉事益不可為。晉公室卑以下六句已發。春秋季世大槩，魯之季宿則卑其公室而強私門者，豈知公室之界私門亦替故乎。即會而意如見執。

齊子尾嘗聞印與狄殺之。蘇軾以嬰皆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齊何故伐我。夏五月子尾殺閔印嬰以說。如于我師言伐魯者嬰所為也。工僕瀝消電孔池賈寅出奔莒。四子嬰之黨出羣公子。蘇復羣公子起本。欲膏之而故使之後世小人遂傳為殺君子奇策。齊景即位六年，何以太阿授人而不自主也。

讀左補義

卷三十二襄公

主

公作楚宮。楚好其官。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諸儒疑之。范云：諸儒謂美魏馬融鄭元王肅等漢初尚書二十八篇，天常孔以爲故二十八宿，都不知尚書有百篇及東晉元帝時豫州內史梅君欲楚也。曠如歐孔安國所註古文，而書其內有大誓文。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官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壁。公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謂魯人薄之故子。公不以朝楚送葬爲恥，而轉效其宮。夫楚宮之畫棟雕梁，狗馬圭璧，豈魯所能堪。傳特叙一痛楚事，而此中充物可見也。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敬也。過哀毀性以致滅性。

趙木訥曰：季氏之專，尤非廣父仲遂之比。弒野而立昭公，以毀言於朝，而世不察耳。不然，文與般惡同，文同則義不應異也。

公薨於楚宮，則公柩當即遷於殯宮。孝子朝夕不離苦茨，豈有殯宮在公宮而喪次轉在季氏之理。十二公惟莊公薨，立子般，次於黨氏。襄公薨，立子野，次於季氏耳。公宮嚴密之地，無從行絺。惟以計賺之，出居於外，然後惟我所爲。故子般次於黨氏，而慶父之志行。子野次於季氏，而宿之志行，又不比仲遂。明請於齊公，然弒也。蓋子野有賢行，不利於季氏，宿托故延於其室，自六月以至秋九月，即以般卒告其實陰弒之也。事甚閎，記載不敢詳，而史官書於

讀左補義

卷三十二襄公

主

策當曰：子野卒於季氏，否則曰卒於喪次，而夫子削去但書卒而不地，以著其實而已。左氏得魯人之傳聞，因先著次於季氏四字，與子般之次於黨氏者同，而後曰秋九月癸巳卒，若不知其卒之故者，然於是曰毀也。上書季氏則所謂毀者，自出於季氏之口，而卒之故可思也。已亥孟孝伯卒。終穆。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昭公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則以年。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道也。失人專後卜，非適嗣，何必弟之子。言子野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





何三觀... 以位私其子... 眾所就也宜

其無恥久矣然且托為魯哀留賓不見於是盡讓館垣待... 共詰責分制所以壞垣之故又因其親願自居盟主即從... 盟主二字惟出文公之謂今日之衰文公之謂在官室卑... 岸上包無數憂動在內今日之衰在銅提之宮數里上包... 無數荒淫在內蓋辱攘之動實之嗣後惟區區一節之待... 實甚是不堪而猶自以為盟主豈不羞天下士哉趙武自... 認不德似已而粘住館垣叔向稱其有辭是已而以築館... 為諸侯賴之可知晉人所見總不出一館一垣全不喻子... 產獻規之意前後三段互相照應末乃點出如楚以趙晉... 告以見子產之意欲其發憤成楚而晉臣皆夢也

蕭左補義... 卷三十二... 公

其啓光之... 事有序其天所啓也... 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吳者悼公所藉以啟楚成三駕之勳者也今南北再兵吳... 猶欲通吳晉之路蓋不忘伐楚也而晉人忘之傳曰通路... 也無限惋惜矣

讀空補義... 卷三十二... 公

產轉不以能見。又重叙一段。乃問且使使謀乃授逐一歸。到子產。蓋休休有容。因材器使。無不如其分量。而適其性情。故不忌不爭。從容表見。各盡所長。是舉文子未言者。悉為秋明而有禮之全體。皆見。然仍以宋之盟。領起。何敢見而不憚。煩乎。晉平之世。其禮久矣。趙氏以盟會要結。荀氏以戰伐樹功。無非封建。不顧公家。苟能如子產以禮治鄭。則晉國多材。人人自奮。何至決天澤之分。潰中外之防。使鄭衛君臣。僕僕於警刑也哉。述文子言。逝不以濯。亦謂濯不救熱。同歸於淪胥而已。此傳之微意也。

鄭人游于鄉校。鄉校以論執政。論其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鄭人於中。辨議國政。傳鄉校之不可。子產曰。何為夫。讀左補義。卷三十二。襄公。六。

人朝夕退而游焉。鄉校見曰。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怨則不問。作威以防怨。即作威。豈不遠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附注。王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用壅而潰。傷人必多。漢賈誼云。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遠止。然其死可立。而待遠也。不如小決使道通。不如吾聞而藥之也。我問。數語。雖三代名臣。所言不過如此。然明曰。茂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此子產地位。位高。然明曰。茂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後聞之。子產聖人所深褒。故傳之推崇。不遺餘力。子皮授政。約舉。

第一不知承  
上言不克救  
第二不知承  
第三不知承  
第四不知承

讀左補義  
卷三十二  
襄公  
六

伯鄭之大綱。壞晉館垣。來其交鄰之忠告。上篇言其能用羣材。下篇著其取信僚友。而此一篇。直揭其根柢。處仲由喜。開過與舜禹一例。蓋開過而改。是去私第一。開雖請有大小純雜。而其於仁不悖。則一也。分兩層寫。上層見不當毀。下層取喻。言毀之害。一反一正。歸到藥字。師以規過。藥以攻疾。藥石之言。即吾師也。且大決則欲救不能。小決使通。正如藥石之投。猶可救吾之生。雨不如字。將子產誠心樂善。曲曲傳出。便是仁人忘私。虛受氣象。故不同於美言欺人者。然明一贊。猶未直揭心體。夫子許其仁。乃見子產真本領。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邑視下。吾家聽子可見。子產曰。少何。年未可知。子皮曰。應。善。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榱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也。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官於美錦。僑問學。而後入政。未問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也。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微子。

讀左補義  
卷三十二  
襄公  
六

徐云子皮... 凡三節... 八情... 子皮... 喻之

子皮... 喻之... 子皮... 喻之... 子皮... 喻之

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按前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能焉  
其可也冷而後知不足自謀其家不自請離吾家聽子而  
行子產內人必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初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  
為鄭國其至誠懇切尤在彼尹何為政前而許多事也亦不  
似道一政  
見心見意

須體會子產一段忠告之意連下四喻惟棟折榱崩一喻  
是青與已休成相開餘三喻只是未聞政學之意意登詞  
繁若惟恐不喻已意而多方指示之者又若惟恐其不  
見聽而旁引曲喻以告之者蓋無語不從心所謂危處出  
故只於意而節節曉暢只此喻而步步生新覺言有盡而  
意無窮

心之傾注者猶有未終可謂忠告善道兼而有之矣子皮  
為子產第一知己子皮之過正如負痛於身必欲其盡去  
之也子皮抽出製錦一項即衣服為喻以前後數喻不出  
乎此子為鄭國以下正對棟折榱崩將厥焉一喻讀此  
傳須體會子產之忠又須體子產心所謂危末三句又見  
上下諸篇子產之功皆子皮委政而能有為於其國也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  
君矣將有他志言語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  
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  
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

引詩一末以  
見不可有  
君之威儀也

數文王之德  
四半德說分  
提其愛則象  
既節節相生  
詩云尤奇在  
與就文王身  
上說對到威  
儀對令尹  
又云平列十  
句以板如聯

將與愛則象  
奇和在內更  
一筆總收

長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  
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  
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以  
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曰風球律宮  
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  
言攝攝以威儀也攝攝也攝攝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  
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成者披武  
邦其力小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雅言則  
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  
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傷而降為臣文王問崇德亂而伐  
而復伐之變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謂而歌釋之  
四墨而降變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謂而歌釋之

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  
在位可畏施舍可變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正可觀作事可  
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  
有威儀也音律

提出見令尹之威儀以為全篇主册首段分兩層上層從  
威儀知其似君而決其不能終下層直斥其無威儀無威  
儀者無君子之威儀也蓋有似君之威儀而荒暴之氣併  
無逆取順守手段其不能終必矣公曰善哉已繳過令尹  
何謂威儀則問君子之威儀也文子即就君子之威儀反  
托令尹分出君臣縮人有終意引文王為畏愛則象作証  
蓋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正是對証藥石

此時衛襄初立文子因問納規其主意在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句蓋前此衍剽相殘孫尊殺逆起樂皆由威儀之駁遂釀成國家之禍故君子一段續後相箴以新君剛立不堪再壞而欲其正已率物庶臣下不生心也

讀左補義卷三十二終

卷三十二 襄公

三

讀左補義卷三十三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并增 堉 校

昭公一 孔疏魯世家名朔襄公之子母齊歸以昭

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

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

曹人于說 莊公五年公子友同衛在陳蔡上先至于會 ○三月

取郟 書取言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弟歸秦伯 ○六月

丁巳邾子華卒 莊公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太原說

中國曰太原夷狄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國而莒展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三 昭公

與出奔吳 以國氏紀其實也猶林 ○叔弓帥師驅郟田

春取郟 不書結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以

楚故不書結 ○楚靈王 楚公子比出奔晉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 伍舉為

介也 將入館 鄭人惡之 知楚使人入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

舍城 既聘將以衆逆 以兵入子產患之 使子羽辭曰以敝邑

福小不足以容從者 請揮聽命 行於城外除地焉 令尹命

大宰伯州犁對曰 君辱賜寡大夫闕謂國將使豐氏 公孫攝

有而室圍布几筵 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莊王國之 其王國

臣自吉若野賜之 是委者既於草莽也 是寡大夫不得列于

諸卿也 言不得 不寧唯是 又使圍蒙其先君 而來不得成禮

此會禮分  
三以君以中  
改為主

作三層寫得  
十分有禮以  
人無加加



此取... 武之樂... 武之樂...

仍先趙武者... 氏荆蠻之陋而行親迎... 之然後號名諸侯... 子產乃唐之郊外... 州學分三層詰問... 羽明白指破... 人心共忿... 鼠之技窮... 宋之盟... 力公然如舊... 而趙武恬不為怪也...

左補義 卷三十三 昭公

武之倫... 以制... 歸... 力... 字... 實... 嚴以拒王... 忠以服... 此亦亦... 層前三層...

也欲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 其... 社稷也... 為人之有... 論... 孫魯國何罪... 無... 其... 忠... 免... 日魯雖有罪... 之... 難... 也... 孫... 其... 之... 不可... 周有徐奄...

左補義 卷三十三 昭公







完結取罪是  
餘波

月於外一且于是庸何傷統言已勞役數月在外今買而  
欲厲而惡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諷之諷畢  
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也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以倫  
季孫僑乃出見之

前篇以鄭入手非子產謀國之臧鄭將為楚滅矣此篇以  
季武入手非趙武非辭國請則魯卿將為楚戰矣而致此  
者皆由於趙武晉能自強宿何敢妄取首何敢妄認即此  
已見晉之失霸夫一楚介尹耳會中原而專戮春秋所絕  
無者且苗弒君變之大者也季取邑罪之小者也而季不  
在會幾使大慾漏網小罪受誅罪人安用無辜被戮而晉  
人恬不知恥墨者方乘機以求貨倘有人心哉叔孫死生

呼吸之際不為威揚且不使季孫取邑無君之惡無露強  
鄰貽禍本國直以季罪為已罪矣語及叔行季處心平氣  
和死無所恨斷之以忠信真義誰曰不然趙武請於楚  
如指明季孫專魯之罪正與叔孫之意相謬故趙孟聞之  
一贊最著眼其告楚也欲免叔孫又恐無以克免引三代  
命主而以盟主屬楚一請再請太阿授人矣或曰前篇設  
服離衛一段寫圍已盡此合尹享趙孟又述叔向之言不  
已替乎曰此正攝起劉子一段意來圍為令尹倚肆行無  
忌他日篡立號召天下諸侯則受殃者不獨魯鄭將天下  
晉為荆繼而趙武方賦詩得意也又是反揭起鄭伯享趙  
孟一段來三國大夫自視人於餘知楚圍已擁來遠去公

享私寔趙孟此時滿眼皆威恩之人舉念皆得意之事此  
一大段只寫趙武之樂然已想見前此叔孫受驚諸大夫  
屏息即趙武亦備備危懼至此而雍容閒雅飲酒賦詩都  
從一番驚恐中來也武之懦弱無遠畧已見於此天王  
使勞一大段蓋請免叔孫人以為趙武之功絕不知所謂  
弱晉大罪案劉定公忽觀河能歎焉功令趙武不知所謂  
然後提出弁冕瑞委以怡然有夫子微管仲吾其左衽  
之意以見中原將淪於楚盟主之輔何以救之免叔孫者  
不過小庇諸侯復文襄之業以匡周室乃大庇斯民也一  
段與會鼓舞豎起千丈而趙武一齊放下故知其生氣已  
盡而不復平也令尹享趙孟鄭伯享趙孟兩大段俱收拾

於此以見盟宋會成直是神怒民叛貞山謂其罪不至此  
非然也叔孫歸一段是歸結取鄭事實而欲贏為季孫  
極確敘事但言伐首取鄭而其自為封殖處至此補出以  
見叔孫之禍季孫利心陷之也河斥不遺餘力而所以致  
此者由於晉弱之衰或又謂宋之盟就之會吾人實不與  
何得云犯濟齊盟不知胥兵為名必有大無侵小之約若  
不與會者便可翦以自肥則不得為得兵矣自魯取鄭而  
楚遂滅頓滅陳蔡放手為之季孫之貽害何窮哉  
鄭徐吾犯大之妹美公孫楚子南穆聘之矣公孫黑又使  
巫委禽焉刑用也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  
也唯所欲與犯請于二子請使文澤焉皆許之子公孫

已碑之女公  
自持有何  
此子產姑  
其孫台北  
周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三

九



正奇知過見  
非不可救之  
人

知存

知生死

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  
 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女叔齊侯以告公且曰秦公  
 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  
 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對曰誠懼選于寡君是  
 以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  
 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絕也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言欲輔助之昔多補正言其先世必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  
 大功德于民故與天地並立未易傾也  
 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誠聞之國無道  
 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佐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趙  
 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稔自景也趙孟意衰以口  
 誰能待五稔自景也趙孟意衰以口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既歲而傷  
 於金反

左補義 卷三十三 昭公 三

既悔皆食也 日其與後何 後與知歲不我與之與  
 苦善反 言不能久留于世也

通篇是說后子之知過而上段極寫後衰幾自相矛盾不  
 知后子率車千乘徒役萬人突八人國其迹可駭故深自  
 次飭以二百乘自隨迫行享禮以酬幣為名即以前此徒  
 衆還取後車八反而畢於是八百乘之卒不必入晉此即  
 公子圍垂藥而八鄭之意而處置盡善不使人疑尤見后  
 子之令圖也 飯揭貪也 歲月非可貪謂趙孟此時增一歲  
 則享一歲之安惟受朝不及夕法焉朝露蓋盟宋之後公  
 室民生一齊擱過偷情至此生理盡矣便見后子於此處  
 兢兢危懼恐罪累之及也即此言可為知過之證  
 仁人之於弟也親之欲貧愛之欲富然有節焉非可以窮

祿過而如二君也秦人深有感於中原強家如晉六卿魯  
 三家足以制其君父故雖在至親而富盛耦國即不能以  
 相容是以無尾大不掉之患篇中以趙武相形其義可見  
 而經罪秦伯者何也蓋于乘二君者后子之過而釀成其  
 過則秦伯之罪也誠非叔段州吁之倚母亦非武姜之比  
 為之教誨自當翻然改悟何至懼選逃死傷母之心乎幸  
 其知過而奔否則將置其弟於何所是自棄其弟也杜云  
 議失教釋經之義精矣

鄭為游楚南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  
 罕虎公孫儀公孫段申段游吉與帶私盟于闔門鄭城之外  
 賈蘇陸門外道名實之者為明年予公我盟強與于盟使大  
 史書其名且曰七子自欲同于六子產弗討之恐亂國

左補義 卷三十三 昭公 三

子產每事剛明此獨以柔道行之非畏子哲畏駟氏也亦  
 非畏駟氏不忍盡誅駟氏也誅止子哲而駟氏全國亦以  
 靖此中大有操縱彼輕於一發者固愧其權宜而養癰貽  
 患者不得為口實也至其防制之方已密密周到否則作  
 亂何待異日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戎及羣狄于大原即大崇也卒也將贖  
 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過又阨地險不便以什共車必克按此  
 專言步卒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小什為數則所乘三人無  
 所屬故以五乘為率則所乘又成什數蓋得三十六什五  
 乘為三什甲士言之是什八人三什六人三什五  
 百六十人也謂以十八人為什之法當車戰之用也 因請阨  
 又克按誘而因秋請皆卒去車為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

一賦敘事  
齊河訓曰春  
秋鄭多用步  
卒陸三年陸  
合指侯散鄭  
徒兵與元年  
於海上陸二  
十有子水叔  
與徒去以獲  
符之則用  
等不給於用

先自毀其周車為步陳補注蓋古未有五乘為三伍乘車者  
此法明傳後世車戰法亡實存于此五乘為三伍乘車三人  
以五人為伍分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狗彘  
斬之苟吳不為五陳以相離而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  
以所以能立功為五陳以相離而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  
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林道阻難于用乘制  
以誘之翟人笑之失當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傳言荀吳  
襄四年無終子遣使如晉請和諸戎遂成三駕之烈至此  
趙武甘為楚役而荀吳魏舒各樹戰功為已封殖故大鹵  
之役雖亦橫夷狄之一端然知晉之無意於楚也又以見  
晉非無懷楚之人而甘受屈於楚也篇中以荀吳為主  
提出崇卒正取勝之由寫魏舒正寫荀吳也前段統叙後  
段分說週險車行不便以什當車人捷於車故知必克五

左補我卷三十三駁公  
陳兩伍專參偏也依司馬法軍制則多寡參差分前後左  
右既不可曉而既有前兩復有前拒亦似難明細按因諸  
阨三字知前後左右皆伏卒也另有前拒則誘敵之卒也  
前為首左右為中後為尾成常山率然之勢以相離使各  
自為軍不相屬也以誘之指前拒言誘之入阨耳王氏云  
欲致之於專參之間是也以一軍誘之使狄望而笑使之  
深入伏中然後出其不意伏卒一時並起亦次第接應所  
謂困諸阨也當毀車之時少見多怪人不樂用忽借嬖人  
之首作三軍之氣覺變奇奇指揮由我無非致死之士  
乃於崇卒二字十分鄭重

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夫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

事一向備起三

有疾而後記  
便見君臣全  
不針疑

子產先折二  
神類未以兩  
禁之語開兩  
非因政民展  
所關則不當  
禁况君身亦  
病全不由此  
將重臣以正  
視爲忠者一  
所備畫

去疾去疾奔齊在展與奔吳吳外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  
也此取取今正其疆界疆斷以爲利於是莒務其裕胡  
及公子滅明以大厯與常儀靡奔齊三子與與大厯常儀  
君子曰官展之不立棄人也夫奪羣公子人可棄乎詩曰無  
競維人善矣詩周頌言惟得人則國家強朱鈔展與  
傳明展與之失國由棄人之故不言欲君以未嘗與聞乎  
故也去疾之有國宜也然但知有國而不知討賊不得  
爲有父也齊人之立去疾禮也然但知立君而不知討賊  
不得爲知義也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倚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  
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也他爲崇遂反史莫之知敢問此  
請左補我卷三十三駁公

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帝有二子伯曰閼焉反伯李曰實  
沈居于曠林閼不相能也日尋于戈以相征討后帝堯不  
戚善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宋地按今河南商邱縣商人是因  
故辰爲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邱遷實沈于大夏按今山  
府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此在大夏參有蓋其  
季世曰唐叔虞孔疏此叔虞即唐人之末君下帝命邑姜之  
當武王邑姜武王方震大叔虞懷胎爲慶夢帝謂己余命而  
子曰虞帝天取唐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就邑  
而夢史記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  
封人叔焉放參爲晉星陸氏曰史記叔虞封唐由是觀之則  
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帝少昊遠也子曰昧爲冥冥師之水官

謂之淫淫而  
即之官子  
世之說書會  
者

子產胸中已  
注四經新省  
上却不明意  
以備開言子  
月四時動政

省病此則國  
安民之不便  
是熱心已病  
之方勿使二  
字實下四句  
仍兩處無絕  
注然四處無  
省快出政疾  
之由則和所  
以已疾矣

胎未之開指  
二神之下指  
是四指之  
論有無頭道  
是却口就  
出尤身  
子者及一死  
症相

生九格臺駘駘能業其官之業宜通汾洮二水名障大  
澤之波以遠大原晉陽也臺帝廟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如蔚  
黃實守其祀四國臺今晉主泐而滅之矣國由是觀之則  
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痼疾之  
災於是乎崇之禮四曰祭祭為祭用幣以祈禱神云日  
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時管其地立饋表用幣日  
告之以祈福祥也幣祭也乘草木為祭處耳○祭音蘇日  
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出  
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  
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政聽國書以訪問問可少以脩  
令施所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敬勿使有所壅閉  
底以露其體秋築也底席也露也也之則血氣集而體  
風露也云秋底音氣聚集而停滯則骨蒸露也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三 昭公  
夫  
秋子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神形則神則神則神則神則  
而感哀也既露其體則神則神則神則神則神則神則神則  
使此心不明而亂百度之節今無乃壹之同四時也按四  
節也則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病不及同姓其生不殖長  
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君子是以惡之故志  
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遠此二者古之所慎也壹四時取  
古人男女辨別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  
所慎乃也是也子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巳四姬有省也猶  
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胎未之問也此皆然矣叔向  
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哲對曰其與幾何言  
敗不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公孫黑傳  
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

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非  
鬼非食感以喪志感女色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君過故將死  
而不為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  
也孔張女之為節不可故有五節五節遲速木末以相及中  
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切梁有正有律故樂則於前  
者緩以相及推遠者急官為本羽為末聲有遲速故樂本至末  
還相為官其不可上於君角民後事羽物皆以次降投其有  
臣過君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中聲應之是為  
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克諧而可彈自五降後非復正聲  
君子於是有所煩手淫聲怡理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勿聽也  
而後思則樂聲雖奏所請樂之聲云思謂前聲罷退以  
待後聲非作樂息也統言招理謂授人之心塞人之耳○插  
理音因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  
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怡心也為心之節儀  
天有六氣降生五味謂土味甘木味酸水味苦火味辛發為五  
色辛色白酸色青樹色黑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  
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  
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酸色所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  
為四時序為五節節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  
四時以爲五行之節計一歲每行得七十二日也過則為陰淫  
日有餘則無定方故每季之末有十八日也過則為陰淫  
寒疾寒過則陽淫熱疾熱過則風淫末疾末四放也雨淫腹  
疾雨淫之氣時淫或疾時過則心改風明淫心疾明也思  
勞生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感蠱之疾女常感男多心  
夜故言時時云以女陽物故內熱以時時感蠱今君不節  
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

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非  
鬼非食感以喪志感女色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君過故將死  
而不為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  
也孔張女之為節不可故有五節五節遲速木末以相及中  
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切梁有正有律故樂則於前  
者緩以相及推遠者急官為本羽為末聲有遲速故樂本至末  
還相為官其不可上於君角民後事羽物皆以次降投其有  
臣過君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中聲應之是為  
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克諧而可彈自五降後非復正聲  
君子於是有所煩手淫聲怡理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勿聽也  
而後思則樂聲雖奏所請樂之聲云思謂前聲罷退以  
待後聲非作樂息也統言招理謂授人之心塞人之耳○插  
理音因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  
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怡心也為心之節儀  
天有六氣降生五味謂土味甘木味酸水味苦火味辛發為五  
色辛色白酸色青樹色黑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  
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  
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酸色所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  
為四時序為五節節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  
四時以爲五行之節計一歲每行得七十二日也過則為陰淫  
日有餘則無定方故每季之末有十八日也過則為陰淫  
寒疾寒過則陽淫熱疾熱過則風淫末疾末四放也雨淫腹  
疾雨淫之氣時淫或疾時過則心改風明淫心疾明也思  
勞生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感蠱之疾女常感男多心  
夜故言時時云以女陽物故內熱以時時感蠱今君不節  
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

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非  
鬼非食感以喪志感女色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君過故將死  
而不為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  
也孔張女之為節不可故有五節五節遲速木末以相及中  
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切梁有正有律故樂則於前  
者緩以相及推遠者急官為本羽為末聲有遲速故樂本至末  
還相為官其不可上於君角民後事羽物皆以次降投其有  
臣過君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中聲應之是為  
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克諧而可彈自五降後非復正聲  
君子於是有所煩手淫聲怡理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勿聽也  
而後思則樂聲雖奏所請樂之聲云思謂前聲罷退以  
待後聲非作樂息也統言招理謂授人之心塞人之耳○插  
理音因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  
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怡心也為心之節儀  
天有六氣降生五味謂土味甘木味酸水味苦火味辛發為五  
色辛色白酸色青樹色黑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  
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  
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酸色所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  
為四時序為五節節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  
四時以爲五行之節計一歲每行得七十二日也過則為陰淫  
日有餘則無定方故每季之末有十八日也過則為陰淫  
寒疾寒過則陽淫熱疾熱過則風淫末疾末四放也雨淫腹  
疾雨淫之氣時淫或疾時過則心改風明淫心疾明也思  
勞生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感蠱之疾女常感男多心  
夜故言時時云以女陽物故內熱以時時感蠱今君不節  
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



傳教一段  
文正是一  
何忌也  
仲也此以  
後之法亦  
性之法正  
以之法  
結白故其  
事如討賊  
人而分修  
心也與中  
段

趙孟之孫  
於王襄矣

不可乎。后子先來仕於晉，臣為士。史佚有言曰：非窮  
何忌。敬也。欲謀楚靈王，即位還罷為令尹，遺居廬為  
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郊，致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  
會備。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  
不數年未能也。會申傳。

經書：楚子康卒，蓋以疾卒。赴諸侯，猶鄭伯見頑齊侯陽生  
之書卒也。故傳明著其弒，復以使其赴於鄭。數語釋經不書  
弒君之故。杜云：以瘡疾赴諸侯，經但言卒，傳但言王疾。安  
見其為瘡也。蓋以髮頑傳附會之。晉平趙孟皆行尸耳。安  
望其正楚國之罪哉。傳之立獲，蓋傷天下無人討賊也。或  
曰：不以弒赴諸侯，何以知之不知號之會三邑之城明眼。

病破久矣。况比奔晉，黑肱奔鄭，未有不輸其情者。君薨不  
諡，死不成禮，葬不歸於先君之兆，皆弒跡之顯者也。夫  
陳恒厚施而不與，猶半况圖之暴乎。諸侯大國，若齊若宋，  
爰舉義旗，內外響應矣。趙孟方斤斤以比與，賊同食而叔  
向以為不，畏強暴，嗚呼！其禍哉。未以鄭臣私議作結，見  
鄭為小國，雖有賢大夫，無如懸絀之國何也。

十二月晉既葬也。趙孟適南陽，州會孟子餘。趙武之  
晉之南陽也。甲辰朔，子溫。趙武之孫也。甲辰朔，晉既  
往會祭之。甲辰朔，子溫。趙武之孫也。甲辰朔，晉既  
在甲辰之前，庚戌卒。十二月七日，終。定公泰后，鄭伯如  
言十二月月，復言大夫張諸侯，而明之。  
檀弓載趙文子退然，如不勝衣，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三 昭公

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以為賢大夫也。傳所載惟輕，  
禮使差強人意。其大于名義者，莫如為孫林父執君及盟。  
宋二事，執君無可辨矣，而盟宋猶有謂暫得苟安為其功  
者，不知貪五六年之少安，而實貽亡國之禍。愚者不為也。  
蓋大罪有九焉：失累世之伯業一也。諸侯增倍賦二也。驅  
天下王楚三也。說已以弭兵為名，而諸侯集弒，吞噬皆不  
敢問，反使楚得執言四也。楚人篡弒，不敢問，遂至無令不  
從五也。君荒於上，恣意淫樂，更無外懼六也。六卿皆安於  
無事，便其私家，而公室益卑七也。武備全弛，戎馬不駕，革  
車四千乘，錢無一卒，可用八也。公乘無人，衛軍蒐乘，君皆  
不與分晉之禍，遂至不可救九也。故曰盟宋弭兵，所以亡

晉也。賢大夫願如是哉。

三







是以二字無  
限字無限作  
下道者一等而反上道者  
釋之意自在  
吉外此婦之  
否可與也

此上叙下  
亦所偶與

卷三十四  
補義

欲使齊以遠夫執諸中都邑色按今山西平遥少姜為之詩  
入禮送少姜列也流云逆是使上類送非於逆者一等故長  
曰送從逆班云逆者從逆者之班次言當非於逆者也夫  
大國也猶有所易足以亂作按長大國之故易其常則不敵  
下道者一等而反上道者

醫和謂女室喪志晉君致疾又謂夏臣將死趙武果卒於  
濶韓起乘政痛哭陳詞莫急於此乃四姬不足益以少姜  
起躬為納幣又使須逆之繼室則起自逆之父子僕僕道  
路唯恐不承順其君之意此起之入品又在趙武下矣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晉侯使郊勢聘禮至近  
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也命于執  
事散邑引矣敢辱郊使請辭辭不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

讀本補義 卷三十四 四  
縱有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道君命則敢辱大館叔向曰  
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  
主辭不忘國忠信也齊好先國後已卑讓也始稱叔邑之安  
也祿後詩大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魯之使臣術美晉廷者前有穆叔後有叔弓然弓非穆叔  
比也穆叔不拜三夏文王提出天子及兩君大義凜然叔  
弓不過謙抑而已蓋穆叔秉節不移叔弓阿附季氏立品  
不同也 聘使往來無切實微規只是禮儀相與然猶是  
好消息及世風愈降并此風不作而貨賂有權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族也  
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駟氏族與諸大夫欲殺之

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駟氏族與諸大夫欲殺之

上如風暴  
擊一字不  
過

正云字字傳  
皆極而贊之

子產在衛聞之懼弗及乘遂傳而至使吏數之其罪曰伯有  
之亂十年以三國之事而未爾討也務共大國之命爾有  
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  
也燕隱之盟女矯君位書七子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  
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  
其助凶人乎請以印子晉為補師官子產曰印也若君將  
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  
寇將至七月壬寅殺戶諸周氏之衛加木焉書其罪于木  
賀景瞻曰黑雖欲作亂傷疾未能何懼弗及若駟氏及諸  
大夫之公惡又惡用懼曰黑之作亂應死而駟氏與諸大

夫非殺黑之人也若使死干衆人之手不但國法未伸國  
體大傷而亂亦不可長此其所以懼也子產誅黑加木  
焉明正其罪一曰大刑將至又曰司寇將至已明請於君  
而不同子哲之專伐伯有也然子產賢大夫也但知子哲  
不請之鄭伯為專伐伯有而不知鄭伯之殺子哲不告於  
天王為專殺大夫故春秋大夫之殺無論有罪無罪皆以  
國殺為義不得以其相時討亂之功為屈法原情之筆也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  
君無辱以私原諸侯所享為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請侯不取  
詞公還季孫宿致服焉致少姜之禮服公以辱諸侯始失  
哀公還季孫宿致服焉致少姜之禮服公以辱諸侯始失  
怨如晉同未必宿專擅自行也

怨如晉同未必宿專擅自行也



是此特正文  
未以因履賤  
謂貴一語而  
倒叙前之更  
它順叙後之  
復是當日  
勞事却借作  
正文注脚奇  
絕

詳舉義民歸  
陳之故

公與民是  
齊仁之木政  
在家門是荷  
亡之山谷還  
主賜  
注云然字德  
特不煩再起  
處姓宗臣  
心事如揭

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  
社稷之事，未有仇讎在絳絰之中。夫人是以未敢請。君有辱  
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  
奉臣實受其規，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許晉  
子受禮之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與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齊將為陳氏，公  
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齊，舊四壘，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  
自其四，以登于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十則  
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夫，釜加也。加一謂  
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  
此私量也。傅氏曰：三量皆十分而加一，非本四而加五也。疑  
此謂每量加一，則四升四合為豆，以次至鍾，為七石零四升。  
比公量之鍾，加六斗四升，合為豆，以次至鍾，為七石零四升。  
讀左補義 卷三十四 駱公

公命如逃寇，雠樂卻胥原，狐積慶伯降在皂隸。八姓皆歸，  
賦官疏云：五姓皆加績，伯也。政在家門，專政民無所依。君曰不  
俊，改以樂信。陳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至，諱鼎之銘。  
名疏云：陳云疾，陳之昭明，宜位云崇，鼎是也。曰昧且早，起  
一云地名，禹錫九鼎于甘，讓之地，故曰讓鼎。曰昧且早，起  
平也。顯後世猶意，言夙興以務大，况日不俊，其能久乎？晏子  
曰：子將若何？問何以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將聞之。公室將  
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疏  
羊舌氏晉公族，但不知出何公，譜又云：或曰姓李，名果，有人  
示羊頭，以明已不食唯識其舌。唯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  
存得免，柱亦不從，唯記異聞耳。唯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  
無賢，公室無度，無法，幸而得死，言得以壽。豈其獲祀，言必不  
子，說叔向晏子志同，道合之。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按此曰子  
人，則破藩，不可間隔。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按此曰子  
讀左補義 卷三十四 駱公

儲云續此難  
三缺後疑承  
若斯之哀也

注云先見三  
句是正各且  
字一觸見且  
讀沈運之妙

行於君是收  
木文與叔向  
言是繪上文

包然一合文  
有餘神

諺曰接後半截語也按宅且諺曰非宅是上唯都是上  
人謂降人反之反其舊室也  
卿二三子謂卿先卜鄰矣遠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倫非  
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請乎卒復其舊宅公弗  
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傳言齊晉之衰賢臣

此為六卿專晉陳氏篡齊一大冒前段是請晉成昏絕妙  
好辭中段是閉時憂國十分嗚咽幾於哀樂不類而不知  
前半正中段之由也二君不能自強同一病根上段乃其  
病症發現處昏禮男下於女齊景既以少姜博晉之歡復  
請經室固晉之好以先君適作交隣幣除却涕出女吳伎  
倆更無奇策可知其平日國事民生毫不經意而然無  
氣至此曠晏子薦女之詞使人顏汗晉平善子產賢和之

左補義 卷三十四 昭公 九

言而不能用舊疾未瘳死期將至其平日全副精神都注  
女龍是以富而溢尤至民無所依而強家因得自為封殖  
以肆其分晉之謀也蓋晉用六卿齊用雅尼陳氏而以請  
皆成昏等事使兩賢人往還雖辭禮斐然而含涕為歎願  
願從事彼此相視苦衷早已默喻也叔向有問晏子於知  
已之前盡情傾吐以公之棄民陳氏得民互寫却不歸罪  
陳氏蓋民之歸陳由公殿之不然何愛如父母而歸如流  
水哉有媽如許祖宗靈爽陰踞於齊寫得鑿鑿駭人而大  
公丁公立見其不祀老臣至此真無淚可揮矣叔向先寫  
公室之卑由於君之失德色荒故宮室侈役繁故民罷撤  
是一串事四語忽用對說恍見對齊成禮文詞斐然便是

伯石之依何  
以有禮其事  
可擬此處兼  
通便宜妙

飢婦餓夫怨聲滿耳寫到八姓舊臣降為皂隸可知此日  
私門更無牽制欲移晉不過一舉手之易公所謂樂吾所  
謂愛直與晏子之言同聲一哭也此特更從何處提起私  
室及晏子問及極言已有不祀之憂中間補公亦從之一  
語是將晏子箕伯直柄虞遂伯戲一段意思包裹在裏則  
唐叔以下不其儉而寵嘉云乎哉二子所云皆與上段反  
照意實一片也然晏子身相齊國叔向日侍君左右非疎  
迷之臣之比何以自擊其危束手無策蓋由二君平日不  
能任用故也未段因從晏子屢賤賤賤四字追叙更宅初  
規而公之繁刑轉移於俄頃使二君任用二子言聽計從  
則仁人之言其利甚博何至數傳而後國為他人所有無  
謂念禱壽 卷三十四 昭公 十

如景之頹情日甚其從晏子未嘗無一二事而殿民而歸  
陳氏者如故也平之盛或日甚其用叔向雖稍有補救而  
公室之卑如故也未引詩曰君子如祉亂庶盪已正歸其  
責於君身以統緒全篇其後段補出晏子全身保家之道  
暗照叔向則傳之餘意也或又以叔向正君不如晏子不  
知景猶樂愛善言晉則啓口禍及時勢固有不同而二子  
之賢不得妄為軒輊也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傲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  
授之以策賜命曰子豐段之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  
豐有勞事無所見蓋韓宣公賜女州田以酢乃舊勳伯石再拜  
欲為已代故特為之辭耳賜女州田以酢乃舊勳伯石再拜  
稽首受策以出夫賜田以出晉天子之禮君子曰禮其人之

伯石其人  
伯石其人  
伯石其人

注云此有主  
伯石其人  
伯石其人

伯石其人

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于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如  
 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伯石反，伯石初州  
 縣，獫狁之邑也。獫狁，獫狁之邑也。獫狁，獫狁之邑也。獫狁，獫狁之邑也。  
 宜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吾也。溫吾，吾也。溫吾，吾也。溫吾，吾也。  
 以別三傳矣。三傳，三傳也。三傳，三傳也。三傳，三傳也。  
 獲治之。獲治之，獲治之也。獲治之，獲治之也。獲治之，獲治之也。  
 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之子曰：可以  
 取州矣。文子曰：退。退，退也。退，退也。退，退也。  
 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微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弗知實難，弗知實難也。弗知實難，弗知實難也。  
 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故伯也。韓氏故伯也，韓氏故伯也。韓氏故伯也，韓氏故伯也。  
 起欲得州，豐氏早已心照。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韓宣子為之請之，韓宣子為之請之。韓宣子為之請之，韓宣子為之請之。

卷三十四

十一

而志小人之志，將何所不為。故讀此篇，晉卿無不言利而  
 韓起獨工言利，工拙雖異，而終必至於踏晉而後已。則一  
 也。此失廟之病根也。此失廟之病根也，此失廟之病根也。此失廟之病根也，此失廟之病根也。  
 五月叔弓如齊，齊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邾，遇懿伯之忌，敬  
 子不入。敬子不入，敬子不入也。敬子不入，敬子不入也。敬子不入，敬子不入也。  
 八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敬子從之，敬子從之也。敬子從之，敬子從之也。敬子從之，敬子從之也。  
 劉氏以忌為忌，日是也。附注云：杜解及檀弓注疏以為辟  
 皆皆說也。皆皆說也，皆皆說也。皆皆說也，皆皆說也。皆皆說也，皆皆說也。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逆，公孫蕩。勅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  
 子更公女而嫁公子。公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  
 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將來乎，寵將來乎也。寵將來乎，寵將來乎也。寵將來乎，寵將來乎也。

卷三十四

十一

此以上彌逆以上彌逆，知逆夫人也。其為繼室乃繼正夫  
 人，非繼少姜也。母子請繼室於晉，晉韓宣子使叔向對  
 一語，知晉平之逆夫人，起成之也。此子尾以已女易公女  
 以圖晉寵，知齊之請繼室，子尾成之也。而薑欺齊景，起曠  
 晉平，玩兩君於股掌之上，千寵罪小，無君罪大。無君罪大，無君罪大也。無君罪大，無君罪大也。無君罪大，無君罪大也。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  
 立王之故。立王之故，立王之故也。立王之故，立王之故也。立王之故，立王之故也。  
 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  
 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倘宋盟也，君苟  
 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

人與起處相  
感點出庶幾  
無事又說身  
求如不復相  
關也

此情再  
上韓宣來聘  
一便能倚人  
可知臣臣  
子心肝最

寡君猜也。馮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至楚可不須告君其往也。  
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左  
比年小人冀除先人之做盧，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  
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上則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張曰  
而將無事。吉庶幾焉。越言如。

子皮以上卿如晉，賀夫人，又比大叔弔葬而加重晉之失。  
諸侯可立侯也。因帶叙請朝楚事，叔向作四轉折，以在楚  
猶在晉一語輕住。極大度却極卑恭，正無可奈何之語也。  
張趯於太叔有針芥之投，小人失望，自是愛慕之誠。太叔  
借其前日之言復之，言今日無事，庶免一日之勞，爾必欲  
我馳驅西道乎。蓋聞人傾心於已，而為此親暱之辭，傳以

讀左補義 卷三十四 昭公

此作結，正與子皮如晉相應。連篇相屬，俱為晉失諸侯伏  
脉。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可。曹勝  
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謂小邾。逆  
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  
所福也。季孫從之。

自黎來受王命為小邾子，世守其國。衣冠文物之會，母  
瓊地之間，而不以僻陋自界。曹勝邾三國往往為人執辱  
亦或乘閒侵掠，而小邾至春秋之季，未聞有此。其於魯朝  
莊公、僖公、襄公者，各一至，此不忘舊好。而季孫忽欲卑之，  
蓋來朝朝公也。界其一睦而羣好以離，是季不特聞公於

唐云小人  
窮於極往往  
流出一副  
而收之  
又云千古大  
好備是愛  
種時會事

子產警微  
子產警微  
如

霸國而使之辱，亦且惡公於小國，而使之孤。夫然後齊之  
逐之，唯我所為也。穆叔河燭其奸，以天怒降災，休之季不  
敢肆。於是十七年復來朝矣。

八月大雩，早也。  
齊侯田于莒，齊東盧蒲癸之黨封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  
短，余奚能為。襄二十八年，放之於竟，公曰：諾。吾告二子。子  
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  
或寢處我矣。如齊魯吾寢處之故反其說。九月，子雅放盧  
蒲癸于北燕。恐其復。

毛氏作春秋條貫於崔慶之誅，歸功於盧蒲癸，愚謂癸為  
慶封私人，謀行者其心，謀封者非其心也。為封誅行，而王  
讀左補義 卷三十四 昭公

何因以殄封，變易視之不為備，天奪其魄也。投畀何疑。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相親  
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  
春秋君為臣逐，皆以自奔為文。為人君失道之微，如鄭突  
衛衍皆是也。此聖人手定之文，不從舊史氏者罪之，罪其  
君非為賊臣寬也。春秋發微，臣之叛逆，不待言也。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詩小雅王田  
伯共田，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之雲夢。  
齊公孫龍卒，司馬窳大，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  
惜也。子旗不免，以其始故。姜族弱矣，而嬖將始昌，氏陳二惠  
競衣猶可。子雅子尾皆齊惠公，又弱一個焉。其危哉。

當時齊國之士勤公室之憂者晏子一人惜也惜子雅也  
 殆哉殆子尾也危哉危姜氏也字字傳哀婉之神子雅之  
 識高於子尾觀放盧蒲可見故陳氏有所忌而不敢恣子  
 雅沒而去子尾易矣然猶延至樂高之世而子尾得沒於  
 齊不可謂非幸也

讀左補義卷三十四終  
 卷三十四 昭公

圭

讀左補義卷三十五

四明 養病璋 母

受業毛 升增添

男 埴 埴 埴

昭公三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壯解當雪而雹故以爲○夏楚

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

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會諸侯楚人執徐子齊人以其民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因申

滕小邾來不在故也慶封殺之○九月取郟魯邑也

讀左補義卷三十五 昭公

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莊解欲止鄭伯復

田江南前年楚子已與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

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在襄二

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言有寡人願結驩於二

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荷無四方之虞度也則願假寵以請

於諸侯欲借君之威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修

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夫可知也其使能終

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也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

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子若適淫虐楚將

弃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也其何敵之有國險而

前段如齊水  
 諸侯後以  
 所水不遂以  
 中段諸君臣  
 爲上不修德  
 較其多而  
 從令唯謹也

諸侯亦引  
志諸侯與  
三始之說如  
唐云德馬對  
至險無德之  
則滅亡  
以爲固也從古  
其務險與馬也  
疆土或無難以  
仲孫無知之難  
而獲文公是以  
滅衛故人之難  
不可虞也恃此  
三者而不修政  
德亡於不暇

又何以能濟君  
其許之紂作淫  
虐文王惠和殷  
是以隕周是以

以不獲春秋時  
見言不待自謙  
辭君實有之何  
辱命焉傳則

楚于問於千產  
簡公在楚曰晉  
其許我諸侯乎  
對曰許

宋之盟又曰如  
一也若君將焉  
用之宋盟王曰  
諸侯

多馬河漢北產馬齊楚多難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  
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  
嶽三塗在河南嵩縣陽城山名今河大室今在登封山荆  
山今在湖南中南今在陝西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天是  
至險無德之北土代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  
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也通神人不聞  
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  
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若何虞難齊有  
仲孫無知之難而獲桓公事在莊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  
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在魯九年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滅  
滅衛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

對而後前  
以少叙侯  
以用無字

而終不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  
與也求人以與人同欲盡濟申章  
此爲楚靈有申原起當以子產晉君少安數語爲主少安  
者不脩德之謂乃晉弱畏楚之本也晉自宋之盟兩國弭  
兵楚方銳意諸侯而晉已及時般樂韓起爲政才復出趙  
武下營殖私家無心公室安得禁楚之不大合諸侯然猶  
使椒舉如晉求之求者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其告子產  
曰晉共許我乎恐晉人之未必許也司馬侯不規以抗楚  
而勸趙楚命折以三殆且隨命於天知公無振弱之畧六  
卿非輔弱之人以桓文爲法以衛邢爲戒未復以文王紂  
比較言今日直如文王事紂以待後日之與而已無畏憤

讀左補義  
卷三十五昭公  
三

既得諸侯復求薦女令人難堪而既許諸侯復許送女平  
公絕少廉恥六卿總無人心未迷子產之對歸罪於君閭  
臣貪而禍實始於宋之盟復黜出魯衛曹滕諸國不忍忘  
晉方知十三國諸侯皆休於楚威而晉之不德有以歐之  
也求無不可統承上文來求諸侯求昏而更求其可如所  
云余尚得天下矣子產所爲折其逆心也

大雨季武子問於申豐夫曰雷可禦也乎對曰聖人在  
上無雷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戴冰陸道也謂夏十  
冰堅而西陸朝靄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陸道出而用  
既云夏三月又云春分之中不可曉疏雖解朝靄亦似未妥  
氏以日在昴畢二句解西陸陸道解朝靄亦似未妥





侯之禮六其禮六也宋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

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與子男會公君子謂合左師

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二

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

楚皆未嘗行禮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

請辭焉謝之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言為宗祧

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經并書宋太子佐知此言在會前

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

未見有六想見芻靈木偶全然不省而南冠臨其上者應

如劉盆子者燒欲泣字文化及戰慄不能言矣六也大體

不職奸謀有餘弭兵召諸侯而忽辭宋太子忽轉徐君在

會諸侯一似自來供其刀俎七也傳特寫出春秋絕無之

事蹟者至此憤懣已極因錄賊臣之莊語以暴其君之大

惡前以三代王霸為度極力推尊忽以策封幽王肆力摧

抑器盈則覆物極必反不過十年將共棄之不待處封一

晉而早知尺組之繫其頸矣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吳中國諸侯皆去惟屬未

大子耶伯先歸經所以更叔諸侯也時晉之屬皆歸也

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從伯久於楚未太子不得時見於

請左補義卷三十五公

封所封也傳為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

明年殺申起本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

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我乎言不肯也播揚於諸侯焉用之王

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

君見之子廢而代之以盟諸侯此楚蓋私盟不王使速

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而縛街璧王祖與觀從之造於中

軍王所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偃公如是王親釋其

縛受其璧焚其觀王從之從信言於此賊臣之言不遷賴於

還焉許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

城也

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關章龜元孫與公子棄疾城之而

城也

侯之禮六其禮六也宋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

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與子男會公君子謂合左師

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二

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

楚皆未嘗行禮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

請辭焉謝之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言為宗祧

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經并書宋太子佐知此言在會前

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

未見有六想見芻靈木偶全然不省而南冠臨其上者應

如劉盆子者燒欲泣字文化及戰慄不能言矣六也大體

不職奸謀有餘弭兵召諸侯而忽辭宋太子忽轉徐君在

會諸侯一似自來供其刀俎七也傳特寫出春秋絕無之

事蹟者至此憤懣已極因錄賊臣之莊語以暴其君之大

惡前以三代王霸為度極力推尊忽以策封幽王肆力摧

抑器盈則覆物極必反不過十年將共棄之不待處封一

晉而早知尺組之繫其頸矣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吳中國諸侯皆去惟屬未

大子耶伯先歸經所以更叔諸侯也時晉之屬皆歸也

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從伯久於楚未太子不得時見於

請左補義卷三十五公

封所封也傳為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

明年殺申起本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

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我乎言不肯也播揚於諸侯焉用之王

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

君見之子廢而代之以盟諸侯此楚蓋私盟不王使速

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而縛街璧王祖與觀從之造於中

軍王所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偃公如是王親釋其

縛受其璧焚其觀王從之從信言於此賊臣之言不遷賴於

還焉許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

城也

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關章龜元孫與公子棄疾城之而

城也

分見于子產  
向成而結六  
於兩無字

克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真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

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齊國漏網忽膺大戮快哉素乘鷄忘乎已之為賊也蓋以

疾卒赴諸侯自謂人不知之而慶封將從前賤昧事大聲

疾呼穢惡畢見使之亦同負斃而從伐之諸侯無不大快

穀梁所謂軍人衆然皆笑是也可知討賊人有同心弑廢

之日晉舉義旗則天下響應何至肆行無忌如此哉然而

申無字以為楚禍在此蓋亂臣賊子未有不人禍天刑隨

之者也楚處弑君經書楚子麇卒傳自襄二十九年鄭

子羽知之以後處處為國弑君立素而結穴於慶封之術

蓋聖經不書故昌言其顛末使亂賊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所謂結經以合異也

九月取節言易也莠亂著印公去疾○著立而不撫節節叛

而來故曰取几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不書奔者潰散而來特

自叛而

魯書屬節節為首滅其後不堪去疾之虐叛首歸魯若因

其念舊之誠為繼絕之舉擇賢而立之則大義著於諸侯

矣乃彼乘亂而來此乘亂而愛方幸從前欲用師徒而不

敢者今乃不用師徒得之也聖人以為此不義而取之也

觀女叔齊以此事為利人之難舜昭公可知季季其利而

公受其名

鄭子產作印賦印十六井皆出馬一四牛三頭今子產別賦

周子子產  
左氏所心服  
者獨不滿刑  
書印賦二事  
蓋誠美矣

注云印賦之法因其田財逼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

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然則此與彼同賦彼家資使出

牛馬又別賦其田使之出粟若今輸租更出馬一匹牛三頭

賦國有田之患所國入誇也之曰其父死於路氏所殺

已為蔓尾姓○蓋救過反以合於國將若之何子寬

夫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用之且吾聞為善者

不改其度法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

愆何恤於人言時吾不遷移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

國氏子產以父字子作法於涼也薄其餒餒作法於食

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彼四語在列者因名蔡及曹勝其

先亡乎偶而無禮勝偶來鄭先衛亡偶而無法

平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上之有子產權時救急澤平

讀左補義卷三十五

原數百年存亡與

其之迹其識甚遠

鄉國兼強兼井風俗頹靡子產消除內患田疇子弟四竟

樂業此時國用應不待加賦而不知皆宋之盟有以致之

昔日事一強國今日兼事兩強况晉則六卿賸貨楚更難

空難盈不得不向我黎庶再議加派其一段苦衷不堪為

同列告也然利社稷三字言利之小人依托之何恤人言

四字悞諱之君相依托之子產實為作俑夫救在一時禍

在後世君子不為况未必可救而頓易其不毀鄉校之心



無公之出矣

高云忽將全軍倒持一筆以住句為提妙絕在此一結

曰夫子叔受命於朝而聘於王在襄二王恩舊勳而賜之路十四年感其先人復命而致之君自乘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功也周禮可與屬夏官今司空書勳者春秋之今死而弗以是素時不盡與禮同傳見魯三卿官獨書制

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按前此不敢討牛而此番葬看公使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謂叔孫以此及下舍中軍公如晉三篇皆為昭公出奔張本也公何以出奔以舍中軍而公室卑也穆子一日不死則中軍目不舍穆子何以死以豎牛之亂季孫授意殺之也穆子

讀本補義

卷三十五

三

死而中軍舍矣嗣後季氏富於周公而昭而哀皆不終於魯此春秋列國所無之事誠魯君存亡一大關鍵也昭公即位四年年二十三矣詎不知穆子秉節強鄰百折不撓為魯國第一流人尊崇護惜禮富有加其寢疾君親臨視命使往來其疾革請其遺言咨以軍國豎雖欲亂有所顧忌不敢發夫安得有置虛命徹之事又安敢以舍中軍之議誣穆子哉公既盟若罔聞季復利於其死遂使絕世名卿斃於豎之手傳叙叔孫感愛召牛為亂季乘公之昏弱牛奉季之主使兩無忌憚故既死猶懼之未敢出謀去中軍夫乃知欲死穆子之有由也

甲子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莊公十一年楚殺其大夫屈

申○公如晉○夏莒平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被防邑今山西北有防亭○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汾泉扶粉反○秦伯卒子襄○冬楚子秦侯陳侯許男領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始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公室也莊公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共國則自以叔孫為軍五國氏不盡屬公公室已矣是年矣今舍出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賦已稅以買於公而民不復出公室獨身矣季氏曰舍中軍從事先公皆善辭也微國史無由知舍中軍為季氏專魯魯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不從先公為防虎專季氏也擊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不從也魯之計又取其命名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軍亦有季氏盡征之於公叔孫氏臣其子魯公以一軍求屬季氏盡征之於公叔孫氏臣其子魯公以父兄氏取其牛焉復以子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讀本補義

卷三十五

三

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信闕謂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受其書而投之也投柳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之為鮮帶以此言告季孫則季孫知豎牛謀殺季孫命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從生存朝季孫命杜洩使禮而又遷之遷易也按言知與禮不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善杜洩仲至自齊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按叔孫仲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叔孫仲大庭氏之虛於其



其事是自處於弁髦也。夫誅豎牛南遺葬一士師之力耳。觀昭子即位之始，立逐豎牛，不做餘力而叔帶葬不改。沮季孫不敢爭况公以人君而治一二小臣哉。仲尼之贊昭子深為公惜也。獨是山川上田附庸錫之天子，世守勿墜。何至昭公為季孫所驅而不之恤。穆子表表人物，何至為豎牛顛倒而不之知。晝天也因叙莊叔筮詞，隱然與後並。譚逸相映照，夫乃知豎牛之入夢，即鸚鵡之來巢也。前篇豎牛斃叔孫，未嘗明著季氏知之。故此篇特筆點出，仲叔帶告季孫葬鮮之辭，以見豎牛之作亂，季孫知之且季孫授意也。又點出南遺云叔孫厚季氏薄，以見仲王之殺季孫叔之也。叔孫之邑豎牛何敢取以予人，知牛與季一

氣也是一父二子皆死於季孫之手。

楚子以屈申為賦於吳，乃殺之。去北而事仇，足以致其身。而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遊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池，勞屈生于蕘氏。池，蕘氏，晉侯送女於鄭。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邱。傳言楚強諸侯，畏其使，云凡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禮於敵國，公下則下，知送之不下堂。今晉侯親送女至邢邱，是楚也。公如晉，往見而自如，勞至于贈賄，去有贈賄，無失禮之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却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夫在人不能取也。有子家，非公女弗能用也。好大國之惡。

比 晉平無說字

陵唐小國，謂伐晉，利人之難。謂往年，不知其私，不自知。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按謂三家也。民食，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公謀，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始者，民而屑屑焉，習儀以亟，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叔齊以此無諫。

昭公衆世守之人民土地讓之三家而不之省。方習儀是急，講求於俯仰，罄折之文亦未嘗思。朝覲述職，一見天子，不過為朝見，頒都之用，而抑知是儀也。非禮也。燕于巢於高厦，不知火之將及已。是其亟亟積求而實他務於未遑者，乃破家亡國之繁文而送之入於乾侯者也。叔侯之言似也。然公之咎惟不用子家，厲耳。其餘三事皆季孫為之。公焉得而禁之哉。如叔侯欲晉君薄公使公不重於晉，此全為季孫謀小人之意也。如為晉侯亦失政。故以公為諷，則猶君子之心也。然明年季孫如晉拜宮田，請徹邊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叔侯何不曰：是儀也。非禮也。取耶取耶，不奉君命，是無君也。四分公室，是竊國也。乃敢於斥昭公而不收，斥季孫者，蓋以平公昭公之類也。六卿季孫之類也。忤平可無害也。忤六卿則其禍立至也。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地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日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晉幣，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無不復。事皆可從，順而不失，僕敬而不



然奈何... 不可... 之... 可... 然奈何... 不可... 之... 可...

不... 然奈何... 然奈何... 然奈何...

失威道之以... 奉之以... 王度之以... 失威道之以... 奉之以... 王度之以...

親焉既... 欲恥之以... 召寇... 親焉既... 欲恥之以... 召寇...

不見... 起以下... 起以下... 起以下...

詩子小國... 出使... 出使...

叔向叔... 子羽... 皆... 叔向叔... 子羽... 皆...

禮稱物... 平施... 而不可... 禮稱物... 平施... 而不可...



經不獲罪

楚并數倍於楚而君耽逸樂巨盡行私有一叔向而不能  
用遂至甘為楚役而不辭傳之所為扼腕也

鄭罕虎如齊娶于子尾氏自為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  
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政子

子產治鄭之功實由于皮民之主也贊得確當晏子求一  
子皮不可得故不能有為於齊或云以諷桓子不知桓子  
方欲篡齊何能用善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尊地  
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莒人愬于晉想魯受晉侯欲止公余物也  
於往來微范獻言又不免辱矣年善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  
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

讀左補義

卷三十五

子

乃不可乎請歸之問也而以師討焉乃歸公蘇氏古史者  
季孫也季孫專國秉政見情於君而思假手於在外納叛罪在  
晉以斃之此陽以牟婁為質而陰以君為市也秋七月公至  
自晉晉人來討討受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盼泉宮未陳也  
嫌君臣與故重發例

賀景瞻曰季孫下之取幾使襄公不敢歸郟之取幾陷叔  
孫於大戮至昭公之立疆莒田取郟又納其叛邑公幾被  
止范獻為公解免非為公也為宿愛邑地也早與宿心契  
矣公方至而叔弓又敗莒師季之命而不忌公皆恃晉  
臣之庇也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稜麻之役役在  
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會楚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

三立美

臣王怒句是

馮云社稷

父云又朝一

俞云收案

于瑣楚地按今江南聞吳師出遂啓疆帥師從之吳  
也東陳傳楚常壽過始見聞吳師出遂啓疆帥師從之吳  
師也遂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鵲尼者今江南楚子以  
師也至於羅汭羅水名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蹇楚人  
執之將以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  
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目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  
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此按克能也龜兆告吉曰克  
可知也宋其若驤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也而忘  
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也盛怒虐執使臣將以繁鼓  
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備其可以息師之師  
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繁軍  
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地共何事

讀左補義 卷三十五 子

不卜言常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郊濮楚  
乃在郊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乃弗殺楚師濟於  
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遂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  
楚師從之及汝清南懷汝清吳不可入有楚子遂觀示兵於  
坻箕之山按今在江南吳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以厥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遠啓疆待命於零  
婁禮也善有

楚三路之師甚盛遠啓疆遽為吳敗則以不備之故虔刻  
期至吳一則盛怒亟疾一則懲敗濟師而犒師之使適至  
執以繁鼓微獨逢彼之怒亦惡偵其師之虛實也問卜來  
吉乎便從卜上生發觀怒為備一語是逆探其偵楚之忌

扶。出。其。致。敗。之。由。而。使。之。失。驚。殺。則。吉。不。殺。不。吉。知。楚。必。  
 殺。故。卜。以。吉。告。也。既。據。理。斷。又。引。事。證。之。城。濮。吉。兆。應。却。  
 在。郊。隱。照。前。師。之。敗。繼。此。可。以。取。勝。何。必。遷。怒。使。臣。然。却。  
 不。露。圭。角。偏。說。此。行。吳。庸。有。報。楚。之。志。厥。由。如。殺。則。必。如。  
 郊。之。報。城。濮。也。或以為暗指晉人執宛秦事非是楚。虔。至。此。氣。餒。矣。篇。中。  
 純。用。反。射。法。若。仰。面。丐。命。涕。泗。橫。流。其。於。爨。豈。顧。問。哉。  
 唐。云。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故。扼。扼。定。使。臣。二。字。愚。云。吳。以。弟。  
 椅。師。豈。甚。愛。其。弟。殺。之。只。一。匹。夫。故。特。點。一。人。二。字。結。出。  
 吳。以。有。備。而。楚。無。功。楚。璧。前。失。而。使。待。命。以。見。厥。由。之。言。  
 深。中。當。日。軍。機。也。

秦后子復歸於秦元年、景公卒、故也、終五稔  
之、言



ZW 21181000541811